致命追杀

作者：杨恒均

内容简介：

《致命追杀》是“致命”系列三部曲之终结篇。“致命”系列第一部《致命弱点》试图描写中美情报机构斗智斗勇，主角是间谍特务和中美情报机关：“致命”系列第二部则是试图解说中国国家安全和弱势群体之关系，主角是弱势群体和两岸统治者，这第三部《致命追杀》则是试图描写十三亿中国人和一个人的关系和故事……

如果说《致命弱点》是些许记忆，《致命武器》是关于眼前，那么《致命追杀》则是对未来的一点点思考。

杨恒均试图以《致命追杀》为这两年创作的近百万字的政治间谍小说划一个句号，给喜欢这类题材的读者一个交代。

杨文峰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被送进了政治精神病院？他的两本政治间谍小说是什么背景、有何目的？他又想表达什么、传递什么信息？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惊恐不安？

密码是否可以被破译？中华民族是否万劫不复？

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王牌情报员 006 为什么突然失踪？他失踪前获得的那个惊天大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终于找到一夜之间和平演变中国红色政权、推翻共产党专政的秘方——到底是什么？是否可以彻底摧毁我们稳定压倒了一切的政治局面？在十三亿人的命运系于一端的关键时刻，国家安全部派到华盛顿的情报员 096 是否能够及时找出真相？而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谁又能力挽狂乱？

《致命武器》里人物李昌威怎么会突然从虚构的小说里走了出来，出现在北京街头？“东方红，太阳升”的歌曲迷漫在天安门上空时，水晶棺材里的毛主席缓缓坐了起来……

第三次“从农村包围城市”是什么意思？长安街上那位只身挡坦克的年轻人在哪里？“新月形”包围圈又是指什么？

……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故事，这“一个人”贯穿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这“一个人”决定着全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叫法，在古代叫“皇帝”，“天子”……在现代叫“委员长”、“大总统”、“主席”、“红太阳”、“总设计师”、“核心”……

这是一本纯属虚构的故事。请允许我以曹老爷子的话小结一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

正文

引子

一

“鬼子进村啦！鬼子进村啦！”

村子口放哨的二娃子带头一喊，几个童稚的声音此起彼伏，点燃的导火线似地呼呼从村口传到仓库，集中在仓库里的村民们立时躁动起来。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语，他们知道这次动真格的，上面的警察进村了。

“小李子，还是躲一下吧。”老村长挥手让大家安静，关心地看着小李子。

“我是大家选的，怕什么！”小李子脸红红地嘀咕着。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一半人鼓噪小李子顶住，另外一半主张

还是先避避风头。然而，一个月内第三次当选村长的小李子陡然间犯了倔脾气，立意要和进村的警察评理。

老村长无奈地摇摇头。这时镇长带着一伙人走进仓库，把仓库出口堵住了。看这势头，老村长脸色都变了。见多识广的老村长看出跟着镇长一起进来的警察不是镇上的，显然是县城来的，而且带头的那位肩膀上扛着两条杠三粒星。

这时，刚刚还鼓噪的村民也安静下来，不自觉地向后收缩了一圈，小李子则跨前两步，挺起了胸膛。

镇长盯住小李子，严肃地说："这次选举也无效！"

"为什么？"小李子圆睁着双眼回瞪着镇长，不服气地质问，"这次你又带来了什么理由？我不信道理总在你那一边？"

"这次就不是由我来说了。"镇长狡黠地笑笑，让开身子，警察朝小李子围拢过来，村民们一看这势头，好像充气的气球，也忽地一起拥到小李子身边。

一时间，剑拔弩张。

警察们停下来，身体随瞳孔一起收缩，有两位悄悄把手放到配枪套上，那佩枪套显然在进来前就打开了暗扣。

紧张的气氛被走上前的两条杠打破，他清了清嗓子。“你就是村民选的新任村长？”

“是的，我就是！”小李子提高了声音，仓库里几百号村民听得清清楚楚。“这次选举完全合法，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宣布选举无效？”

“选举是合法，不过你不合法！”两条杠警察声音平和地说。

“我……”

“我不管你大名叫什么，不过小李子，我告诉你，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生于 1990，而不是你所说的生于 1989，这样的话，你才十七岁，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

“我是生于 1989 年的，我……”

“你知道个屁，”镇长插进来，粗暴地打断小李子说，“你是孤儿，是个野种，政府比你更加清楚你的来龙去脉！”

“镇政府才知道个屁。”村民中个声音说，大伙嘻嘻哈哈笑起来。

恼羞成怒的镇长脸红脖子粗地喊道：“这不是开玩笑的，国家安全部门掌握着他的资料，别以为是野种就可以撒野……”

“你住口！”声音虽然没有完全脱去稚气，然而，任谁都可以听出，小李子愤怒了……

二

武警战士小王下班后和另外两位战士排着队，步调一致腰板笔挺地行进到故宫旁边的宿舍区。自动解散后，他才发现口袋里没有锁匙，他看看宿舍门，犹豫了起来，如果同宿舍的战友已经回来了的话，他可以等到明天上班时再拿回锁匙，他知道锁匙遗忘在什么地方。但今天负责守卫天安门国旗的战友要很晚才下班。等不及了，他想着，转身朝来时的路走去，走向天安门广场，他绕道向他上班站岗的毛主席纪念堂走去。

绕了一大圈，才来到纪念堂门前。他小心地从旁边上了 32 级台阶来到侧门，看到岗哨的时候，他又犹豫了起来，按照规定，毛主席纪念堂闭馆清洁打扫完毕后，任何人不得进入。在他犹豫的当口，岗哨朝

他打招呼，他不再犹豫，走过去也打了招呼，说拉下锁匙在岗位附近。那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武警战士朝四下警惕地扫了几眼，招招手，示意他快去快回。

一口气上到二楼，他突然怔了一下，咿，怎么感到这么陌生？他想。这里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是他上班值勤的地方。但这次的感觉完全不同，竟然有些陌生，怎么了？他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呆，环顾了一下左右上下——二楼长廊，二十米的地方就是毛主席遗体陈列室，也就是自己每天笔挺站着的地方。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光滑透明可以照人的墙壁，明亮的——哦，他忽然忍不住莞尔一笑，这才发现感觉有异的原因。

灯，是水晶灯！过去两年，每次到这里，各个大厅走道都被水晶灯映照得金碧辉煌。可是现在已经闭馆，水晶灯全部熄灭，整个纪念堂都是靠微弱的壁灯照明，光线似鬼火似的，走廊两边的仙人掌更是在灯光下张牙舞爪的样子。

找到了陌生感的原因，武警战士小王故作轻松地迈着步子，朝毛主席遗体陈列室走去。离毛主席躺着的房间还有十米时，小伙子习惯性地轻手轻脚起来，锁匙一定掉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他想。今天下午自己站最后一班岗，他守卫在毛主席遗体旁边。老人家在这里躺了二十年了，他在老人家的尸体旁边站了也有两年多了。

怎么回事？他心中突然不安起来，刚刚已经知道了产生异样感觉的原因，可是那种异样的陌生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缠得他更紧，甚至让他心口有些吃紧的压抑感。

他加快脚步，尽量不看走廊里半明半暗的鬼火似的壁灯和那仿佛有生命似的仙人掌，好在他如此熟悉这里，就算是闭上眼睛，也能摸到自己的岗位上。

怎么回事？接近停放尸体的陈列室时，那种巨大的不明所以的不安更加重。他以为自己的耳朵产生了回音，因为这个时候，这里不会有发出声音的“东西”。可是……他分明听到了什么声音，在这个时候，纪念堂里应该是万籁俱寂才对……难道是自己的心跳声？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这时脑袋里突然产生了扭头下楼，赶快离开的念头，只是，好像太晚了，他的两个脚已经不听自己脑袋的指挥，已经把他带到陈列室的侧门前。

他的心跳几乎停止了，他确实听到了声音，是从毛主席遗体陈列室传出来的，是那种压抑地仿佛从地窖里传出的声音，又好像刚下飞机的人听见的嗡嗡的低鸣声。

他陡然间出了身冷汗。按照有关习惯和这里不成文的规定，夜晚不处

理任何涉及遗体的业务，久而久之，这个房间一到晚上就成为任何可以发出声音的“活人”的禁区。

可是，武警战士小王越来越确定自己白天站岗的地方传来了压抑低沉的声音，这种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在朦胧的壁灯衬托下，让武警战士小王汗毛倒竖。他脑袋里有个声音让他停下来，但这时他的手却轻轻放到了门把手上……

门没有上锁！他不知道是他紧张中无意推开的，还是门自己滑开的，他定睛看时，门已经悄然开了一条缝，房间里的声音却嘎然而止，代之飘来的是一股气味，那气味和感觉让他觉得再熟悉不过——不过，那是大队人群列队瞻仰毛主席遗容时房间里的气味，是毛主席安详地躺在那里，自己肃然地站在那里，大队老百姓沉默地走过这里时的气味。那种气味不应该在这种时候依然存在，不是吗？现在，里面应该只有一个死人！可是，房间里有人气，活人的气味，他双手微微颤抖，弯下腰，从微微打开的门缝里看进去……

房间墙上有人影在晃动，房间里没有点蜡烛，也没有风，墙上的人影在晃动，房间里有跳舞的活人！

不管是人是鬼，打搅了毛主席，我就要进去！武警小王捏紧拳头，准备冲进去，可是，这次，他的脚却无法挪动，因为他的双眼把双脚钉

在了大理石的地上，而他的双眼正盯着水晶棺——是眼睛看花了，抑或是自己产生了幻觉，因为那水晶棺的盖子分明在移动……

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水晶棺材的盖轻轻拉开，小王停止了呼吸……遗体不能暴露在空气中呀，惊恐的小王这时竟然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担心，不过，这担心稍纵即逝，恐惧立即充满了他的每一个汗毛孔——

躺在水晶棺材里的毛主席缓缓抬起头，眼睛慢慢睁开，随即好像一具僵尸一样直挺挺坐了起来……

毛骨悚然，武警战士小王浑身筛糠似地瑟瑟发抖，他想转身，他想跑，他想喊叫，他想跳起来，他想……然而，他整个身子除了脑袋还可以想之外，其他都仿佛失去了知觉。

随即，他的脑袋也失去了知觉，因为，一根铁条从他脑后勺直直插进他的脑袋，捣碎了他的脑浆……

三

“我们正遭遇内忧外患，同志们，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呀！”站在会议室前台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挥舞着手里的教鞭，转身面向墙上巨大的亚洲地图。

“所谓内忧，”部长用棍子在中国版图上沿着长江和黄河划了两条波浪线，“广大的农村地区……八亿农民……，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再也不能掉以轻心……”

北京西苑国家安全部主办公楼三楼会议室里坐在下面听部长训话的各局局长们表情严肃、深有同感地沉重地点着头。

“至于外患，”部长把手中棍子定在地图中中国国界上方的一点，然后缓缓地成弧形划下去，最后停在中国南方国界的一点上，“从北到南，这个包围我们国界的弧形，就是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新月形包围圈！美日是这个包围圈的幕后策划者，现在台湾也跳出来鼓噪……”

局长们的眼睛惊奇的顺着部长的手从他们心中相反的方向一路滑下来，然后是一阵躁动。显然他们没有明白部长的意思，显然这个包围圈和他们心中的那个包围圈大相径庭，但更显然的是，各业务局局长的反应并没有出乎部长的意料，他脸上隐隐露出一丝得意和高深莫测的表情。他没有收回教鞭，居高临下地看着局长们，饶有兴致地观察他们疑惑不解地东张西望和交头接耳了几分钟。

然后，他收回教鞭，轻轻放到桌子上，当他再次抬起头时，下面已经鸦雀无声。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部长心里想。然后他要用早就准备好的腹稿，告诉办公室里中国情报和反情报部门的间谍和抓间谍的人，那个真正对中国造成致命威胁的新月形包围圈其实是……

四

年近八十高龄的军委主席激动地“呼”一声站起来，同时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不行，决不允许这样，苏联东欧的历史不能在中国重演！”

政治局六位常委都紧张而关切地盯着老军委主席，其中由他亲手提拔的四位亲信也随着他不约而同地提了提屁股。

老人气喘吁吁地重重坐下后，他的四位亲信也随之松了口气。军委主席两年前已经把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交给了新的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他也退出了政治局。今天他是来宣布他人生中、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多次向组织表达了我一退到底的决心，可是……，同志们，我们党，

我们的国家，不能总把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次我下定了决心，我要一退到底……我最后恳求同志们今天以举手的方式表决我提出的一揽子提议！我再次强调，这次的决定关系到我们党的兴亡，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不是关于我个人，更不是针对下一代领导核心的……”

会议室中除年近八十的老军委主席外，七名常委到了六位，两年前接任党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新一代领导核心缺席会议。老军委主席讲完后，宣布举手表决。

军委主席的四名亲信争先恐后地举起了右手，总理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到大势已去，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低下了头……

年近八十的上一代领导核心松弛地叹了口气，脸上装出难过的表情，下巴下像青蛙下巴的一块鼓了鼓，说道：“我让出军委主席职务，现在他身兼三职，是名副其实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谢谢大家的表决，表决结果：四比二通过。”

只剩六位政治局常委的表决如果出现平局，军委主席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右手举起来，好在自己提拔的四位常委依然忠心耿耿，这让他没有必要去犯一次中国共产党的纪律。

“让他们进来吧。”老军委主席脸上虽然仍然挂着勉强装出的痛苦的表情，但已经难以掩饰兴奋和急不可待的表情。

门悄悄打开了，军委副主席和国家安全部部长走进来，他们身后跟着三位医生打扮的人，其中一位头发已经花白，两位戴着眼睛，三位都用口罩把脸捂得严严的。

老军委主席朝他们亲切地点点头，随即朝会议室左侧的一个小门抬了下下巴。“可以开始了。”

军委副主席和国家安全部部长扫了眼会议室里的六位政治局常委，他们都看到六位中有四位脸上带着明显的放松的表情，于是他们知道了结果。

军委副主席先走到门前，推门前，他犹豫了一下，国家安全部部长上前一步，用手掌贴在门上，然后有那么一瞬间，他也迟疑了一下，不过只是一瞬间，他知道在自己身后有老军委主席和另外四名政治局常委的眼睛。

门太重，还是他们的眼睛太火热？短短几秒钟的推门动作，竟然让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的背上出了一身冷汗，门打开了……

里面很黑。

这个黑暗的小房间里坐着刚刚得到军委主席宝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古月先生……

五

波涛汹涌……

小小脑袋再次浮出水面时，孩子脸上露出惊恐和祈求，“爸爸，爸爸，我不想学游泳了，爸……”

他透过血水模糊的眼，看见三岁儿子那天使般的脸蛋，天使正在哀求，天使害怕了……

身上的伤和腿上的脚镣让他再次下沉。下沉前，他使劲睁开眼睛，搜寻妻子的踪影，除了天使的小脑袋，除了波涛汹涌，除了渐渐远去的美军军舰，除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沉下去，却仍然不愿意闭上眼睛，这时，他看见了过去八年朝夕相处的妻子，她在海里，在深不见底的海底和儿子之间——妻子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但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刻，她让儿子骑在自己身上，让自

己灌满海水的尸体托着儿子……

他再次冲出海面，脸上是血，是海水，还有泪水，“爸爸，我听话，我不泼牛奶了……”

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惊恐的哀求中夹杂着呛水的咳嗽。他想睁开眼，最后看一眼儿子那带给他幸福和快乐的脸蛋，可他突然又害怕睁开眼睛，他不敢面对儿子那惊恐哀求的童稚的眼睛……他再次沉下去……

他想沉进无底的太平洋深渊，然而，从头顶上仿佛天堂里传来的儿子的声音让他一次次浮出水面。他再也无法面对眼前的一切……

他曾经无数次在心底发誓，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要保护妻子和儿子……

然而，妻子已经死在他眼底下，儿子正在他眼前死去！

“让我先死！！！”他狂吼一声，他要用这声音挣脱脚镣，用这吼声震破自己的耳膜，震爆自己的眼球，挤出自己痛苦的脑浆……

第一章

一

小李子愣愣地站在那里，眼见被他打倒在地上的公安哆哆嗦嗦摸到腰间的枪套，打开了套子的盖子，这时耳朵传进好几个村民惊呼“快跑”的声音，于是他条件反射般拔腿向仓库大门冲去，目瞪口呆的村民感觉一道闪电般，小李子已经冲进了渐渐低垂的夜幕之中。

本来他应该犹豫一下，想一想自己该往哪里跑，但身后传来的公安的愤怒的声音让他放开了两条腿，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跨过晒谷场，然后毫不犹豫地跳下稻田，就在他双脚落在窄窄的田埂上的一瞬间，两发手枪子弹从他头顶上艘艘划过。

划破小李村的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仍然在震颤，接着传来子弹射进稻田泥土里的两声闷响。两发子弹发出的两种声音之间大概只有半秒钟，然而，小李子不但听出了这些微的半秒钟之差，而且在这半秒中里，他竟然迈出了十几步，快过脱缰的野马，稳稳当当地飞驰在夜幕低垂的田埂上。

有那么一瞬间，小李子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但那只是一瞬间，身后的吵闹声转瞬即逝，他已经站在后山古庙的门前。

他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了多少时间跑到后山的古庙前，但他知道，那些不熟悉乡间田埂小路的警察绝对无法在半个小时内摸到这里，何况村民们也不会为他们指路，甚至不会告诉警察小李子逃到了这里。虽然小李村的村民都知道，这里是小李子真正的家。

他推开这道从来不拴锁的门，庙里已经漆黑一团。小李子定了定神，黑暗中，他竟然能够感觉到古光老人的呼吸，但他心里明白，古光老人的呼吸是从来不发出声音的。

他熟练地转身在门边摸索了一阵，找出火柴和蜡烛。

蜡烛光照亮了古庙，小李子随着墙上飘动的佛光道影轻手轻脚走进佛座旁边的边门，进入到这间他如此熟悉的小房间，他立即感到了一种平和、温馨和安全感。

“古光爷爷……”

“你来了。”在蜡烛光中跳动的古光爷爷没有抬头，应了一声。

“出事了，我出事了……”

“我知道。”老人抬了一下眼皮，一动不动地在木板床上打坐。

“您知道？”小李子把蜡烛插在桌子上的烛台上，房间里晃动的影子渐渐安静下来。

“你气喘吁吁，脚步不稳，声音中透出迷茫，这座古庙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你有这种情形，你先坐下吧！”

小李子惴惴不安地坐下，这个动作大概化了几秒钟，但当他坐下、抬头看到慈祥的古光爷爷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宁静。

古光爷爷关切地打量着小李子，然后把眼光停在他脸上，微微点了点头。

“爷爷，我打了警察，爷爷，您不相信吧，我一下子打倒了三个警察，”小李子原以为会在老人脸上看到惊讶、不解甚至责备，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老人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小李子压下自己的不解，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讲完了，老人也只是微微动了下眉毛，随即抬头看着长久失修的屋顶，叹息了一声道，“终于出事了！”

小李子还是迷惑不解，嘴巴动了动，终于没有问出来。但过了一会，他还是忍不住开口为自己辩解。

“爷爷，他们三个人过来抓我，我一生气就把他们推开，可是他们更凶了，后面那两个年轻的上来就想打我，可是他们好像根本就不会打架，两个警察有模有样的拳来脚往，可是连我的衣服都沾不到边……”

“既然人家打来打去都没有碰上你的衣服，那你跑开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把人家打倒？”古光老人叹息着责怪道，脸上却仍然是一片祥和。

“不是……”小李子憋红了脸，“爷爷，他们边打还边骂我，我受不了他们骂我‘野种’，我……”

“唉，”老人用叹息声打断了小李子，“孩子，你不是野种。”

“可我是孤儿，我没有父母，至少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是您在野外捡回来的！”

“你不是野种，”老人微微提高了嗓门，“你不是野种！”

老人说罢，慢慢闭上眼睛，嘴唇微微翕动。小李子有些不服气，还在那里嘀咕，“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年出

生的，国家安全部的人比我还清楚我的出身……”

“国家安全部？”老人睁开眼，疑惑地盯着小李子。小李子就把镇长所说的讲了出来。

老人认真地听，过后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又是国家安全部！”

小李子并没有注意到老人话语中的“又”字，还沉浸在自己身世的疑惑和悲伤中。

“古光爷爷，我是野种吗？您从哪里捡我回来的？我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

古光老人摇摇头，然后伸过一只手，轻轻放在小李子的手臂上，小李子顺手抓住爷爷榆树皮般的手，顿时感到一股温暖从古光爷爷手掌传到自己手心，又从自己的手心传遍全身，他抬头看着比一个世纪还古老的古光爷爷那满脸皱纹，似深秋里的树皮般的脸，心中有些内疚。古光爷爷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村子里的人谁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住进小李村后山的古庙的，也不知道他住在这里多久了。如果小李子问急了，他们就告诉他，他们的爷爷告诉他们，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古光老人就住在后山废弃的古庙里。

“爷爷，您告诉我真相吧！”小李子恳求道。

“真相？”老人眼睛里露出迷惑，随即温柔地说，“孩子，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真相，你爷爷一个山野之人，又能告诉你什么？”

“您就告诉我您知道的吧，爷爷，我过一会就要逃亡了，我想知道真相！”小李子倔劲又犯了，盯着老人不放，两手抓住爷爷的手更加紧了。

“真相？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孩子，我知道的就是真相吗？什么是真相……”看到老人眼中那茫然的眼神，小李子有所警觉，他手中使劲，暗暗捏了一下爷爷的手，想把这位百岁的老人拉回到现世。从两年前开始，古光爷爷就常常会陷入这种仿佛脱离了现世的沉思和迷茫之中，小李子有种感觉，那就是如果自己不及时把老人拉回来，老人的灵魂也会和他的思绪一样脱离身体，飘到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去。

果然，小李子把老人拉回到破庙里。“就告诉我您知道的，爷爷。我现在就想知道！”

二

老人的手微微抖动了一下，老人没有感觉到，但小李子感觉到了。

“你想知道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是 1990 年的初春……其实，我从八十岁以后就不再记忆年头，人活到八十就会明白，年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记也罢。但我记住了 1990 年，那个北京逃过来的年轻人，还有你……”老人说到这里，手中又传过来一股温暖。“……让我记住了那个年头。”

“1990 年？”

“不是，是 1989 年，那一年北京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唉，我已经有几十年不问世事了，那个年轻人就是在北京天安门发生了那件事后逃到这里的，当时他带着你……”

“他就是我父亲？”小李子急切地问。

“不是，他才只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的学生，他逃出北京，本来已经很顺利逃出了追捕他的人的眼睛，可是就因为在路上为了营救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结果暴露了行踪，始终没有甩掉那些追杀他的人。你想想，他一个年轻的大学学生带着个婴儿如何逃得过那帮职业杀手？终于，在 1990 年初春的一天，艰难地逃到古庙的后山时，他放弃了！他身负重伤，满脸是血，怀里紧紧抱着个婴儿……”

“那婴儿就是我？”

老人点点头。“我看到他，也有些犹豫，毕竟我不清楚他的来历，也不知道他是否是罪犯，所以，我只想到要为他疗伤而没有想到立即带他离开。就是这么稍微一犹豫，那帮人四面包围过来了。他就躺在那里，血还在流，我看到他对我眨眨眼，我过去，俯下身。他断断续续说话，主要是要把怀里的婴儿托付给我，他还告诉了我你的来历，他讲呀讲，我眼看追上来的便衣就要冲过来，想他快点讲自己的来历和被追杀的缘由，可是他讲完你的来历后，就好像完成了一桩心愿，叹了口气，先是紧紧合上嘴巴，然后深情地最后看了眼飘着白云的蓝天，悲伤地依依不舍地合上眼睛，我想他是不愿意讲自己的来历，或者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而陡然松弛下来……”

小李子眼里泛着泪光，在蜡烛的闪烁下晶莹剔透。

“当时如果先止血然后马上送医院，他还有救，我看那些便衣过来，就抱着婴儿跳开了，我当时是想那些便衣不可能见死不救的。那些便衣大概有七八个，为首的那位大约四十多岁，他们围着那个大学生像欣赏一头受伤垂死的小鹿，我看得心里焦急万分，如果再拖延，血流过多的话，就回天乏力了。可是那个便衣头头拿出一个像砖头那样的第一代移动电话，不紧不慢地拨电话，我从这些人的腿间看过去，那趟在地上的血人还在微微抖动，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又跳了出来。”

古光老人停顿了一下，侧耳倾听一会，皱了皱眉头，微微眯着眼睛继续讲：“那七八个人反应相当敏捷，就在我刚刚站稳的刹那间，已经有三四条长短枪乌黑的枪口瞄到我身上。我当时怀里抱着你，行动不便，再说，我又不是出来和他们打架的，我平静地说：施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我边说边注意到，见到我显然让他们紧张，他们大概以为在这荒郊野岭，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最先恢复过来的是那位四十多岁的头，他收起电话，缓缓走过来，说，老人家，这个人是罪犯！我说，罪犯？罪犯也得先救命。那当头的咧嘴哈哈一笑，他的右眼角有一颗痣，一笑那痣就上下抖动。他说，老人家，我这不是在打电话叫救护车吗？说罢，他又哈哈笑起来。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那个学生都快把血流完了，就算他打电话叫的是飞机，也来不及了。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为他止血，可是那七八个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我焦急地说，恐怕来不及了，我可以试一试，先为他止血，我还有一些创伤药。说着，我就想走过去，可是那个头伸出一只手喊了一声：且慢！这一喊，他身后那几个人又同时把手枪和微型冲锋枪抬了起来。那个头又嘿嘿地冷笑了两声说道，躺在那里的是国家级要犯，任何人不得接近！”

“那不是死路一条！”

“不错，到那时我才清楚，原来他们就是在等他死。明白过来后，我想，

也许还不迟，于是暗中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了周围的情形，正在我准备动手的时候，那个右眼角有痣的头开口了，他说：老人家，我们是国家安全部的，今天你所见的事涉国家安全，我们希望你什么也没有看见，嗯？！我捏紧的拳头突然松开了，我原来以为他们是一帮公安痞子或者地方政府的打手之类的，知道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的时候，我突然没有了斗志，更何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眼前的学生到底犯了什么罪。当然我潜意识里更多的是想到了怀里的你，硬来可能救得下躺在那里的小伙子，但我怀里躺着你。于是我退后了两步，决定退一步把保护你作为目标。”“爷爷，我不明白，就算那个带着我的学生是当年天安门事件的闹事分子，可是他们也没有必要那么残忍地对待他呀？”

“孩子，这也是我不明白的，但当时我不问世事多年，并不清楚外面的情况，更不知道当时国家已经提倡法治了。直到后来，有了你，我不得不经常下山买牛奶和婴儿用品，才慢慢了解到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家安全的特工，都没有权利这样对待被追捕的逃犯。可是，几个全副武装的国家安全部便衣就在我眼前让一名青年学生活活流血而死，怎么回事？后来风声小了点，我开始打听那位带你来的学生的身世，可是我到处碰壁，当地政府先是告诉我逃犯是自然死亡，又说是拒捕被击毙，当我告诉他们真相后，他们又说他们也不清楚，这事属国家机密。我锲而不舍，想追查到底，找出真相，可是不久他们就干脆告诉我，说我所说的完全是编造的，

查无此人也查无此事，还嘲笑我那天一定是产生了幻觉!

“而且，在不停东打听西打听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北京 1989 年发生那件事后，很多参入的学生跑到国外，另外一些没有逃跑掉被抓住了的，都被判刑了，可是却并没有被秘密处决的，政府在这件事的立场是鲜明的，不管是根据什么法律，不管这法律是否正确，但他们对学生的判决结果基本上都是公开的，至今也没有秘密关押和秘密处决过一个学生。”

“可是，爷爷，那个浑身是血的学生不是北京来的吗？”小李子不解地问。

“是的，”老人说，“所以我始终没有搞清楚那人是谁，怎么会被一路追杀到这里？他和北京天安门游行示威的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为什么孤身一人？他又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引起国家安全部如此兴师动众，必除他而后快……”

小李子突然听到了骨节“咯咯”响的声音，随即他发现是自己紧握的拳头发出的声音。“爷爷，干出这种禽兽不如伤天害理的事，他们怎么会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您没有弄错？”

古光老人摇了摇头。“我一开始就没有看错，我没有怀疑他们，孩子，我活了一百多年，还分得清地痞流氓和政府国家权力机关人员的区别，虽然他们都残酷地欺压人民，但罪犯们在犯罪时往往做贼心虚、底气不足，而政府的人却在干同样残忍的事时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唉……何况，后来地方政府还过来了解过你的情况，不过显然他们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来了解情况，我看他们只是受命而来的，而且还带来了让我闭嘴的暗示。那大概是在一年后我到处找真相不果时发生的事，我当时看到活蹦乱跳满山跑来跑去的你，心里害怕他们会对你下毒手，于是，就放弃了追求真相，只好把这一切埋在了心底。这一埋就是十七年，十七年呀！”

“爷爷，那天他们就看着那个学生流干血而死？”小李子声音里透出颤抖。

“是的，”老人声音里露出疲惫。

“您和我就看着他们干这一切？”

“是爷爷看着他们干这一切，孩子，你，”老人声音里透出温柔，“躺在爷爷怀里，两个眼睛一眨一眨地打量着爷爷呢！”

“结果他们竟然放过了我们两个，特别是放过了我？”

“是的！”

“为什么？爷爷，我不明白，如果他们那么邪恶，为什么会留下我，留下活口？”

“孩子，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大概是你太小，而我又太老，我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站在那里像一根风干枯萎的树干，怀中的你还是婴儿。”老人说到这里，垂下眼温柔地看了一下自己的怀抱，仿佛那里还躺着当初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孩似的。“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又如何可以养大一个婴儿？”

“就这样，那位眼角有痣的国家安全部的头头放过了我一命？”

“是的，”老人收起了满脸的慈祥和温情，脸上突然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严酷，“他放过了你一命，也救了他们八个人的命！”

“什么？”小李子没有听懂。

“因为如果当时他们敢向你下手，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爷爷，您说什么？”虽然这时从古光爷爷手上传来阵阵让他发麻似的

电流，小李子仍然一点也不明白。他看着古光爷爷，希望从老人脸上看出他到底在说什么。

“孩子，由于抱着你，我无法救那个青年学生，至少我无法在七八支枪下同时救出你们两位，但那时那年轻人已经流血而死，这时如果他们还要对你下手，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活着下山！”

老人脸上的冷酷让小李子浑身打了个冷颤，想抽回仍然留在爷爷手里的左手，但爷爷手上传来的电流却好像粘住了他的手。“爷爷，您说什么……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国家安全部特警，那枪口还对着您，您说您要让他们……”

“是的，孩子，以我的武功，十七年前，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爷爷，您会武功？……”小李子嘴巴张开却无法合拢。

三

杨文峰是在北京东北郊区的大山子一间出租屋里被公安带走的。当时全国范围清查出租屋的运动接近尾声，大山子派出所决定在当晚执行最后一次突然袭击。这次突然袭击的成果不大，这也从另外一面说明前段工作开展得力，非法出租屋的问题已经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抓获在逃犯杨文峰纯属偶然，也算是这次突然袭击的意外收获。这次行动中，两位干警立功受奖。

这两位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实习干警，那天他们在推开一间郊区农村的平房时，差一点被房间里扑鼻而来的味道呛得晕过去。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木板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人，一眼看过去，就能判断出他们都是刚刚进城的农村工，严格说，他们并不属于这次清查出租屋的对象，但是既然上面要求在允许的情况下，对农村工来个身份证登记也是上面布置的任务之一。于是两位干警勉强忍住刺鼻的味道，吆喝两声，叫起地上的盲流，要求出示身份证，一一登记。

两位干警小心地找了块干净地半蹲半坐。为了快点干完工作离开这间怪味房，他们让盲流们排起队，一个一个过来登记身份证，两位干警就这样头也不抬，接过一张张递过来的身份证，匆匆登记名字和号码。

登记到第十个的时候，一张身份证递过来，两位青年干警却突然怔住，并没有接过那张身份证。那张身份证是二十年前的，这之后已经更新过三次，但二十年前的身份证却看着像新的一样……可是让两位干警发怔的并不是那张过时的身份证，而是那只拿身份证的手——那手不同于一般盲流的手，盲流的手比较黑，而且好像总也洗不干净，但眼

前小心翼翼捏着身份证的手不属于盲流，那是一只给人沧桑、回忆和沉重感的手，手掌上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厚厚的一层硬茧……在两位干警稍微一犹豫之间，那只拿身份证的手轻轻把身份证放在两位干警的登记本上，这时两位干警差一点惊讶得叫出来。

放身份证时，那只手手掌朝下，手背朝上，两位干警看见这人的右手的五指……

五个指头都没有指甲，上面露出丑陋的结了疤的红肉……

两位干警从怔住到吃惊也只不过是几秒钟的事，他们两位同时抬起头，先看到一堵墙一样魁梧的身材，然后是宽厚的肩膀，随即他们看到一张中年男人的脸，脸色微微泛紫红，浓眉皱成一个结，给人若有所思的样子。两位干警虽然缺乏经验，但他们只用了几秒钟就得出了结论：这个人不可能是盲流。

一位干警瞥了一眼身份证，“你叫杨文峰，你知不知道这身份证过期了，应该换掉了……”

“不，这身份证不能换！”中年人突然伸手拿回了身份证，憋红了脸。两位公安干警不觉一愣，他们没有看清这中年人是如何拿回身份证的，他们两位都死死盯着中年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两人都看出那人脸上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伤痕。

看到两位干警直视着自己，中年人眼睛中的怒气渐渐熄灭，代之是一闪即逝的迷茫和痴痴迷迷的回忆。

“你的手指甲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干警问，两位干警都慢慢站了起来。

“我的手指甲……？”杨文峰仿佛不知道干警在问什么，喃喃自语道，同时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中释出了更浓的迷茫……

这迷雾般的迷茫没有逃过两位年轻干警的眼睛，事实上，两位警校优秀的毕业生甚至也透过杨文峰眼中的迷雾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痛苦。然而，两位干警却误解了这迷茫和痛苦。

一位干警要回身份证，边登记边用问题吸引杨文峰注意力。另外一位干警转身离开了房间，他使用手提电话接通了公安局档案科，他希望把杨文峰这个名字输入电脑，查一下这人是否有犯罪记录。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听到名字后，并没有输入公安部统一的公民检索电脑里去查找，因为他面前就有一份杨文峰的通缉令……

打电话的干警静静听完档案科的同志读完通缉令，轻轻关掉电话，这时手心已经沁出了冷汗。他松开了枪套，抽出手枪，打开保险，然后解开了手铐的链子。

这次当他再走进平房时，他紧张得什么味道也没有闻到。另外一个干警还在有一句没一句地查问杨文峰。但显然问题已经青黄不接。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

“我？就住在这里。”

“你的家在哪里？你没有家？”

“家？……”中年人脸上的表情刹那像死一样难看。

“你是干什么的？”看到这个情形，那公安干警换了问题问道。

“我？我是干什么的？”那种让两位公安干警产生误会的迷茫再次浮上杨文峰的脸。

这时假装检查房子的打电话的干警已经绕到杨文峰的身后，当他转身面向杨文峰背面的时候，整个房间里，除了一个民工外，其他的都惊

慌地向墙角闪去，他们看到干警手里多了一支乌黑的手枪和程亮的手铐。

问话的干警提高声音

“你是谁？”

“我是谁？！”

杨文峰说完就好像凝固似的，嘴巴又轻轻连声自言自语问了好几次“我是谁”“我到底是谁”。问话的警察在他迷茫自问之间，微微向后退了一步，和他拉开了距离，也堵住了唯一的出口。

那位站在杨文峰身后的警察看见同伴已经准备就绪，突然举起了手枪，大声喊了一声：“不许动！”

可是那叫杨文峰的中年人没有任何反应，他本来也没有动，微微动的只有他的嘴唇，他仍然在重复问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只是已经是无声地发问，他脸上的表情显示出这个问题仿佛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比公安的呼喝声更让他感到困惑。

“不许动！慢慢转过身来！”

那中年人嘴巴还在无声地问“我是谁”，身体却慢慢转过来，当他看到身后那位干警右手举起的手枪和左手的手拷时，脸上一闪的恐惧和愤怒代替了迷茫，那恐惧如此巨大，使得警察捏枪的手感应般地颤动了一下。如果那可怕的恐惧和愤怒多停留几秒钟，持枪的干警可能会失去控制而扣动扳机，然而，那恐惧和愤怒一闪即逝，随即，杨文峰脸上出现深邃的回忆的表情，仿佛他正在想起什么，话已经到嘴边：“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杨文峰，你被捕了！”

干警的声音让杨文峰双肩剧烈地抖动了一下，随即他脸上的沉思消退，代之的是死灰般的颜色，那是迷茫和绝望的颜色。

当前后两位年轻力壮的公安干警同时逼近，伸手控制住他时，杨文峰好像瘫痪了一样，浑身冒出虚汗，呼吸急促，眼睛里射出惊恐和痛苦的光束。

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两位立功了的青年干警给杨文峰戴上手铐，把他带走了。

在当时满屋子的农村民工看来，逮捕进行得很顺利，青年干警也特别

有型，比电视剧里的公安干警更加逼真，整个过程利索、轻松。

然而，两位干警很久以后还感到心有余悸，当然，他们谁都没有说出来——就算想说出来，也无法表达出来，他们绝对知道或者感觉到，当时的自己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那天，当他们一前一后逼近杨文峰的时候，两人的心里都突然不约而同地升起了莫名的恐惧，当他们把手铐套在嫌疑犯的手腕上时，他们两人自己的手都不约而同地微微颤抖……

很久以后，当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两人才知道，当时他们捡回了自己的性命!

由于莫名的恐惧和紧张，结果那天逮捕杨文峰的情景永远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以致在后来国家安全部门找到他们时，他们两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准确地描述当时发生的一切。

最后，当他们把这个让自己立功的逮捕细节详细描绘给右眼角有一粒痣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听的时候，部长毫不掩饰地放声大哭起来……

四

“姓名？”

“杨文峰。”

“出生年月？”

“1965 年 4 月……”

“好了，没有问你的生日！”

“18 日！”

审讯的公安干警老姜皱了皱眉头，低头看了一眼面前的身份证，疑惑地瞪了一眼杨文峰。

“你刚才说什么？你的生日是 1965 年 4 月 18 日？可你的身份证上不是这样写的！”

杨文峰眼中又流露出一丝迷茫。“那写错了，我记得，我的生日是 1965 年 4 月 18 日。”

“哼，你妈哪一天生你你也记得。”老姜嘲讽地嘀咕道。

老姜是公安局审讯科的老科长，经验丰富，是杨文峰案件的主审官。由于通缉令是公安部发出的，详细材料和指令需要公安部的通知来后才清楚，但公安局审讯科开会研究，不能错过审问这个一级通缉罪犯的机会，何况，根据犯罪心理学，刚刚拘押后的这段时间，罪犯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被突破的。

坐在老姜两边的是一名记录员和副主审。房间的角落摆了一架老式摄像机，但由于经费紧张，局里暂定只有在罪犯坦白从宽交待罪行的时候才拍摄下来，这样节约磁带。

“杨文峰，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吧！”

“不知道。”杨文峰声音很轻地答道。

“你是公安部一级通缉在逃犯！”老姜严厉地说，“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了吧！”

“知道了。”杨文峰回答的过程中，眼神游弋不定。

“我们为什么抓你？”老姜缓和了语气，循循善诱地问。

“因为……因为我是公安部通缉的一级在逃犯。”

“好，那告诉我们你犯了什么罪？”老姜的口气更加轻松。

“我不知道！”

“那么，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逃跑？”老姜科长皱了皱眉头。

“我没有逃跑。”杨文峰声音很小，但回答却很干脆。

“没有逃跑，你混迹于盲流之间，离家……”

“我没有逃跑，我没有混迹于盲流之间，我就是盲流，我没有家，不，我有家……”杨文峰眼睛里再次露出一闪即逝的极度痛苦，“盲流那里就是我的家！”

老姜科长愣了一下，心里盘算着。这杨文峰显然不简单。老姜科长虽是从他眼里看出了恐惧，但随即却发现那恐惧根本不是因眼前他被捕的事情而生，那恐惧好像来自他的深不见底的内心深处……

这杨文峰心里一定埋藏着巨大的秘密，老姜想到这里，不觉挺了挺腰，

一定要在公安部来人把犯人带走前审问出结果，向公安部那帮老爷们露一手，让他们知道：姜还是老的辣！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

“杨文峰，你坦白交待吧！你的时间并不多，你是知道我们党的政策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等了一下，见杨文峰没有回应，他又提高声音说：“我们都很清楚你的一切，现在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杨文峰仍然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无论老姜和副主审说什么，杨文峰都没有反应，连脸上的表情也一成不变。那是一种沉思的表情。

看到杨文峰脸上的这一表情，老姜一开始心中暗暗高兴，凭他三十年的审问经验，犯人陷入沉思往往是大彻大悟也就是彻底自暴自弃、和盘托出的前奏。

可是，老姜的高兴没有持续多久，也是他三十年的经验马上让他认识到自己这次错了。因为，杨文峰脸上确实是沉思的表情，而且显然他

也陷入到深思之中，或者用行话说，是正在“做思想斗争”。然而老姜现在可以肯定，杨文峰在想别的什么事，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提问当回事。就像他刚刚被捕时的满面恐怖，那恐怖绝对不是因为他害怕被捕而表现出来的。

嫌疑犯杨文峰从沉思到沉稳，审问科长老姜却越来越烦躁，半个小时后不是犯人，而是他的头上竟然渗出了汗珠。

“杨文峰！我警告你，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

“你们有什么办法？”杨文峰陡然警觉地抬起头，对老姜说的“办法”产生了兴趣似的，这让老姜心中纳闷和不安。

“杨文峰，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坦白从宽。我们当然有办法让你开口，放心，我们不会使用行刑逼供的，事实上，我们连碰你一根指头也不会的。但你最好识相一点，不要逼我们走到这一步，你还是自己交待出来的好！”

“你们没有办法让我说我不想说的东西，谁都不可以，你们没有办法了……你们的办法用完了，你们没有办法了，你们的办法用完了……”

杨文峰突然有些语无伦次，身体微微前后摇晃着，连续发出含糊的梦

呓，足足有一分钟，他的声音才慢慢低下来，身体停止了摇晃，头也慢慢低下来，到后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如果这时老姜科长能够看到杨文峰的眼睛，他一定可以看到一片深蓝的大海，不，是漆黑的大海……可惜他没有看到。

杨文峰也没有让溢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

五

“不但我会武功，孩子，你不是也会吗？”古光老人脸上露出慈祥，眯着眼看着疑惑的小李子。

“我也会武功？”

小李子嘴巴张得大大的。小李子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但在穷乡僻壤的李村，能够找来读的书并不多。小李子最喜欢的就是金庸的小说。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想着金庸的那七部武侠小说，有时他仿佛进入到武侠小说的世界里，从江南水乡到塞外大漠、从林海雪原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他小李子一会是郭靖，一会又变成了杨过，在床上翻一个身后，他又俨然讲出了萧峰的对白……在少年的幻想中，他刻苦学武，从“打狗棒法”到“蛤蟆功”，从“降龙十八掌”到“九阴真经”，他都一一学会精通……

这样的幻想，让孤儿小李子在无数个夜深人静，每个家庭都关门闭户合家团圆的时候，能够在这孤烛独影的古庙中和百岁的古光爷爷度过一个个充满希望充满憧憬的酷暑和寒冬。

然而，他现在一点也不明白古光爷爷在说什么，他会武功，是“蛤蟆功”，还是“降龙十八掌”那样的武功？

“爷爷……”

“孩子，想想你是怎么一挥手之间就把几位公安打得趴在地上。”老人停了一下。

小李子这才想起来，那几个公安无论怎么使劲都无法沾到他的衣服，而在自己听到他们再次辱骂自己是“野种”时，怒从心起，挥手之间，就把两个公安打倒在地，而且那两个警察好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时无法爬起来。

“孩子，再想想，你是如何跑到这里的，你才用了几分钟。”老人微笑着，又停了一下。

小李子这才想起，自己确实好像飞一般风驰电掣到了这里，而且在大

部分时间里，他几乎没有看路，他的两个脚沾地即起……

“孩子，你再深吸一口气，然后听一下，”老人说罢先静了下来。

小李子深吸一口气，他脸色都变了，因为他听到了外面虫子的声音，他听到了村子里的鼓噪声，他听到了老人的呼吸声，而他以前一直以为老人呼吸时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孩子，你会武功！”老人说罢，微微眯上眼睛，随即又叹息了一声。

“爷爷，”小李子的疑惑一点也没有减少，“我会武功？我没有学习什么武功秘笈，也没有练功呀。”

“孩子，什么武功秘笈，那是武侠小说上的，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武功高手层出不穷，但让他们成为武功高手的途径只有一个……”

“少林‘易筋经’，还是‘一阳指’，……”小李子打断道。

“刻苦练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练习！孩子，这是唯一的途径！”

“爷爷，”小李子想了想，“照您说，只要刻苦练习就可以成为武功高手，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高手？”

“错了，孩子，如果有什么武功秘笈，有什么灵丹秒药，那才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高手！”

“……”小李子嘴巴张了张。

“然而如果需要十几年如一日的刻苦练习才能造就一个武林高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老人停了一下，接着说道：“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了，洋枪洋炮出现了，人们已经可以从地球的这一边按一下钮，就可以摧毁地球另外一边的人类……真正愿意苦练功夫的人早就没有了！”

这和小李子从武侠小说上看到的不同，也不符合他一直以来幻想的形象，他心里不觉微微有些失望。但他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古光老人感觉到了，这时小李子把右手伸过来，两双手又紧握在一起。

“爷爷，我刻苦练习了十年高深的武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孩子，不是十年，是十七年”老人侧耳倾听了一下，声音里透出了别离的伤感，“孩子，你不记得我第一次抱着你的感觉，我手里早就把你

放下了，可是心里我我始终怀抱着你。我以前打坐时都是把手平放在两边，可是自从有了你，我就习惯了把双手做成怀抱的姿势打坐，这个姿势让我感觉到你那小生命还在我怀抱里似的，让我这颗苍老得枯萎了的心重新感觉到了生命和温暖，这可能是我又活了这么多年的主要原因……”小李子感觉到从老人手里源源不断传来的温暖……

“当时，我不知道把你怎么办，你唯一的亲人死在我面前，死后他们连尸体也带走了，从此下落不明……我如果把你送人或者送到政府的孤儿院，不知道人家是否会欺负你，又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会回来找你的麻烦……于是我决定自己抚养你，可是，孩子，我从小出家，后来又当道士，佛教和道教虽然都精通，可是我哪里知道怎么抚养孩子，你还是婴儿……”

老人的手微微抖动着。

“更何况，我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如果你不能快快长大，如果你长大后不能保护自己，我就算抚养你长大，又能怎么样？我还记得那个青年学生无依无助惨死在我眼前的情景……”

“爷爷，我长大了，我能够保护自己了！”小李子动情地说，抬起一只手，用手掌在爷爷枯树皮般的手背上抚摸。

“是的，是的，”古光老人眼里泛着泪光，“可是，孩子，想起对你的训练，我就于心不忍，可是我没有选择呀，爷爷只会武功……”

“爷爷，什么训练，我不知道呀？您就不要难受了，我都不知道什么训练。”

“可怜的孩子，”老人抬起一只手擦了下眼角，“那是因为，十七年来，爷爷每时每刻都在残酷地训练你，爷爷是在折磨你呀……”

六

杨文峰的那份通缉令竟然是公安部副部长亲自签发，只有一纸公文，档案和所有附件都在副部长办公室，由于副部长正在东南亚访问，两天后才能回来。也就是说杨文峰还要在这里呆两天。分局局长和审讯科科长老姜稍微一合计，都觉得很兴奋。因为像杨文峰这种全国通缉的逃犯，分局十几年都没有碰上一个。这次既然被分局逮到了这个十年一见的机会，干脆再接再厉，立功立到底。

分局局长给老姜科长开了绿灯，让他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杨文峰坦白。要知道如果等到两天后部长回京派人提人时，可以同时带走一份杨文峰的交代材料的话，那就不仅仅是立功的问题，那是要升官的。

老姜在和局长等领导合计后，立即拉开了架势，可是当他看到审讯室里的杨文峰时，心直往下沉。眼前的人好像一团面团，软不啦叽，却透出软硬不吃的韧劲，对这种人，就算硬拳出击，也无处着力。老姜以前不是没有碰上过。

老姜虽然干了一辈子的审讯，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可是他在工作中使用的审问都是土方法。公安部曾经分期分批把全国公安战线的审讯干部集中起来培训，但那些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及以心理战为主的审讯术让他们上课时不是打瞌睡就是私下窃笑。老姜倒是认认真真把课听完，也记了三大本笔记，可是毕业的时候，他感觉烦透了。他怀疑这些审讯术对那些顽固不化的罪犯是否有用，不过，他心里好笑地寻思，倒可以用这些西方人常用的那套审讯术把罪犯“烦”死。笑过之后，他在审讯工作中照样我行我素。

打击犯罪、阻止罪行蔓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行之有效、万试万灵的方法就是不惜一切手段的严刑逼供!这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打击犯罪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各国都有的普遍现象。当然，没有哪个国家的严刑比中国的更花样百出，更源远流长，更与时俱进。

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姜所知道的所有立竿见影的审讯术中，哪怕是那些最温和最人道的都会或多或少在嫌疑犯身上留下烙印，可是杨文峰

是要在两天后被上面提走的，如果留下烙印后他坦白了就好，如果没有坦白，那就弄巧成拙。

自从中国出现了维权运动，特别是出了个高铁钢后，公安审讯工作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和困难。想当初，不管抓住什么嫌疑犯，关起来拳打脚踢一番，不行就饿几顿，然后打翻在地，用脚踩他们的头，踢他们的阴囊，如果还不行，还有与时俱进版的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夹手折腿，坐飞机……再顽固的嫌疑犯，在如此花样翻新的严刑面前也会供认不讳的。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可是那毕竟是少数。准确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自从中国人越来越狡猾，搞起什么西方人的维权运动后，公安的破案率每况愈下。老姜科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唉，老姜叹息一声，这工作越来越难干了，再不出触动上面领导的大成绩，自己退休待遇上可能就只能填上“科长”两字。想起来心里就无来由地气愤，随即这气愤转向了罪犯。

如果不让嫌疑犯感到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无助和绝望的话，他们怎么会向你说出心里的话？

何况他甚至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罪犯坦白，而又不在罪犯身上留下痕迹。

想起杨文峰那醉眼朦胧、仿佛半醒半梦的表情，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他低头看了眼手表，问办公室的干警："嫌疑犯现在在干什么？"

"他困得要命，刚刚送到看守间休息。"

"马上把他弄醒！"老姜霍地站起来，一下子来了精神。"立即带到审讯室，继续审问！"

七

"孩子，你每天做些什么，你知道吧？那些其实都是在练习武功，爷爷一直没有告诉你。你懂事前我就把山上的泉水都堵了起来，然后我就每天带你到山下打水，一手一个小桶桶，不用扁担，第一次打水，你两条小腿还刚刚站稳，好几次摔倒，那一天，爷爷好几次想放弃，第一次流了那么多眼泪……"

"我记得，爷爷，我记得，爷爷，我问过您，您说那是汗，您说小李子真行，不出汗……"小李子深情地说。

"是的，孩子，爷爷真残忍。后来你长大点，就自己去取水，我也一年

年偷偷把你提水的水桶换成越来越大的……”

“啊——”小李子今天早上才下山取过水。

“十几年下来，你现在双手各提一支桶，每支桶里盛满五十公斤的水，你都能够一路小跑着上山，世间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这点，孩子……”

“可是，爷爷，这也不难呀，如果每一个正常人知道了这个道理，大家不就都成了武功高手？”

“傻孩子，”爷爷微笑着，“世界上又有几个正常人会傻到不用自来水和泉水，不用扁担，而是用慢慢增大的水桶提水呢？”古光爷爷说着说着，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孩子，又有几个人像你爷爷这般铁石心肠，逼迫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用小桶到山下提水呢！”

小李子想，这倒也是，如果自己知道还有更加方便的方法，或者知道古庙附近就有泉水，也不会那么“傻”地去“练功”。

“孩子，长期以来，我有意把你和外界隔绝，所以当我把练习绝世武功的方法一一融进了你的衣食住行之中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记得小时候，爷爷要你去抓兔子，如果抓不到兔子就不让你吃饭吗？”

“记得，爷爷，一开始我一个也抓不到——”

“是的，”老人家眼睛又红了，“第一次让你抓兔子时，你才四岁，爷爷把事先藏在袖筒里的绑住后腿的兔子放出去，叫你去追，去抓……你光着脚，迈开两条小腿就追……”

“我记得，爷爷，我追了两年都没有抓到一只兔子……”

“是的，孩子，两年中每隔一天，爷爷就让你去追一次兔子，每次你追回来时，衣服被刺扎破，身上到处是伤，眼睛还有泪，那两年你的脚板流出的血粘在后山的每一株小草上，你知道吗，那时你已经知道什么叫流泪，什么叫哭，所以呀，爷爷就不哭了，可是爷爷的心在流泪、流血……”

“可是，我每次回来爷爷身边，都看到爷爷脸黑黑地吓人，爷爷骂我，伸出手要打我的样子，叫我下次一定要追到，追不到就不许吃饭——我当时好害怕，我说我不吃兔肉啦，爷爷，我就吃小草。”

“每听到你这样说，爷爷差一点就放弃了，爷爷都要垮下来了，看到你四岁就这样打赤脚满山遍野地跑着追兔子，爷爷心疼呀，世界上没有父母会这样狠心对待自己的子女，只有我这个爷爷，我真是铁石心肠

呀！你原谅我吧，孩子！”

“爷爷，你说什么呀，”小李子为古光老人擦眼泪，“小李子跑不快，惹得爷爷当时伤心，爷爷原谅我才对……我还记得六岁的时候，我抓到了第一只兔子，那次有些偶然，那兔子绊倒了。”

“从那以后，每个月你都能抓到一只兔子，一年后，每个星期你可以抓到一只，到八岁生日时，我完全解开了兔子后腿上的束缚，第二年你就可以抓到野兔了，十岁时，你已经比兔子跑得还要快……”

“我当时真高兴，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抓到野兔了，可是从那时开始，爷爷就不让我去抓兔子了，说抓兔子时小孩子的事，没有出息的。之后，爷爷让我去劈柴禾。”

“两人烧饭是要用木柴的，你不去劈开柴禾，用什么蒸饭？”爷爷勉强笑着。

小李子向往地想着，“可是，爷爷，直到我十五岁，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斧头，是专门用来劈开木柴作柴禾的。”

“可是，我的小李子用不上那个叫做斧头的东西了……”

“是的，爷爷，小李子先是用手掰开柴禾，后来就用拳头砸，再后来，就用单掌劈木柴，我的手掌已经是斧头了……”

两人都停下来，默默无语。虽然两人都装出轻松，然而，两人心里都异常沉重，特别是古光老人，那个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孩子用手掌劈开木柴、鲜血染红柴火的情景像炼狱的火在烧他的心。

“爷爷，我理解您，我感激您，您不要自责！”小李子安慰道。

古光老人叹了口气。

“所谓修炼至高无上的绝世武功，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练习被打，另外一个就是打。练习被打就是训练身体各个部位的承受力和皮肤的忍性。我的师傅曾经告诉我，任何一个正常人，只要每天用三个小时对着一叠宣纸练习拳击，十年下来，他就可以用这个拳头击碎哪怕是最坚硬的岩石。”

“爷爷，这么容易？”小李子不相信地问。

“一点也不容易，孩子，因为正常人没有一个人会每天用三个小时击打宣纸，而且要坚持十年如一日……”

“可是，爷爷，我就做到了。”

“是的，孩子，”老人叹了口气，“为了让你不认为练功痛苦不堪，一直到你十五岁，我都尽量避免你接触村里的孩子，结果，你根本不知道人生来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没有玩具、更没有玩伴……”

“啊——”

“你以为水本来就是要这样提回来喝的，你以为为了让树长直，一定要用拳头不停地砸，你以为每个孩子都像你一样隔一天要去抓兔子，否则就得饿肚子，你并且不会怀疑爷爷为什么总是把沉重的沙袋绑在你的腿上，你以为要把饭煮熟，就一定得用你的手掌把木柴劈开……孩子，爷爷对不起你！”

“爷爷……”小李子心里有些难受，但却不知道为什么难受。当他看见眼前的老人那难受的样子时，他压下自己的难受，安慰道：“爷爷，可是我练成了绝世武功，对不对？”“不错，孩子，你其实早在十五岁时就练成功了，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年迈的爷爷。”

“不会吧，爷爷。”

“怎么不会，你爷爷是十岁时才开始练习武功，而你却是被狠心的爷爷逼迫从一岁开始就练习各种基本功的……”

小李子打了个寒颤，随即借爷爷手上传来的暖流恢复过来。

“孩子，你就原谅爷爷，爷爷也是出于无奈，当时看到那大学生惨死，看到你无依无靠，爷爷没有选择。”

“爷爷，我知道了，我早就原谅您了，不，不，爷爷，我根本没有怨过您。”小李子也侧耳倾听了一下，“爷爷，我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已经找上山来。爷爷，小李子一辈子都不忘记您的抚养恩情，小李子谢谢您。爷爷，我要走了，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老人点了点头。

“我为什么一直不知道自己会武功？又为什么今天才露出武功？”

老人仿佛一直在等这个问题，小李子的话音刚落，他已经长长叹息了一声。

“孩子，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人习武，特别是一些山野之人和世外高人，有人习武是为了防身，有人是为了健体，有人则是为了修身，

可是如果想要成为绝顶高手，则必须……”

“心静如水，与世无争！爷爷，我知道，武侠小说里都这么写，所以那些世外高人，那些清心寡欲的和尚才能够成为绝世高手！”小李子抢着说道，突然想起了古光老爷爷也是心静如水的老和尚，不觉吐了吐舌头。

老人无声地叹息，“没有想到，那些武侠小说竟然对中华武术造成如此大的灾难，如果中国人都按照武侠小说来理解武学，而不把武侠小说当文学去读，中国武术将永远失传了……孩子，清心寡欲永远无法达到武学的至高境界，武学的至高境界一定需要‘气’，这气被有些人神化为‘气功’，又被另外一些人理解为‘功’，其实我这里说的‘气’是人类的感情。至高的武学不但不是清心寡欲之辈可以窥视的，而且还必须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才能够发出来。”

小李子似懂非懂地听着。

“武林高手可能身怀绝技，但如果没有强烈的感情，使用起来武功往往会大打折扣。你平时与人不争不吵，哪里会发现自己会功夫？爷爷也从来没有告诉你……唉，其实爷爷也一直担心，你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会武功的，没有想到，让你无意中发挥出自己武功的竟然是恨……”

“恨？”

“是的，孩子，那警察和镇长辱骂你，激起了你的仇恨，结果你的武功随心所欲而发出，一发而不可收拾，唉——”

“爷爷，您叹什么气？”小李子松开老人的手，因为山下传来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我原想把你武功发挥到最高境界，但你心中有太多恨……”

“爷爷，仇恨难道不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吗？”

“恨只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之一，还有一种感情比仇恨更能把武功推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爷爷，那是什么感情？”

“爱！”

八

才迷糊了几分钟的杨文峰被干警吼了起来，然后是连扯带拉来到半个

小时前刚刚离开的审讯室。

眼睛都无法睁开，这好像已经不是刚才的审讯室。房间灯火通明，像太阳发出的强光。四个墙角各支起了一盏高瓦数的照明灯，微微倾斜的四盏照明灯的交汇点就在房间的中央，那里摆放了一张没有靠背的铁凳子。

“过去坐下吧。”一位干警向那张凳子指了指。

杨文峰犹豫了一下，摇摇晃晃走过去，屁股刚刚粘到椅子，眼睛霎那刺痛难忍，那些光像石灰一样刺进了他的眼睛，他使劲迷起了眼睛，挤出一泡泪水。

“坐好，慢慢睁开眼睛！”那位不愿意进入光圈的干警威严地说。

杨文峰想慢慢睁开眼睛，一次不成，又一次，结果还是不行，他感到那来自四面八方的灯光好像光之剑一样射穿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看自己的胸脯，他怀疑自己已经是透明的了。

透明的！模模糊糊记得在哪部电影中看到，天堂到处都是照得你透明的强光，没有阴影，更加不用说黑暗——这是天堂吗？想到这里，他

不顾强光的刺痛，猛地睁开眼睛……

在天堂里，我能够看见什么？

眼泪哗哗流出，这时的眼泪已经不全是因为强光的照射。

在天堂里，他们能够看见我吗？

想到这里，杨文峰制住了眼泪，他怕眼泪模糊了自己的眼睛。他挺了挺身子，脸上露出一丝温柔的光，那半眯的眼睛突然射出了一束让四盏强烈照明灯黯然失色的光芒……

站在四面强照灯后面的老姜和另外三位干警陡然感到一阵不安，眼前的嫌疑犯适应能力太强了！不过，老姜立即安慰自己，到现在为止，全国公安都在使用这个方法消灭犯罪保护人民，据公安私下流传的信息，全国范围内能够在这样的光度下不睡觉而坚持不招供的最高纪录是 78 小时，这杨文峰早前已经有 12 个小时没有休息，那么再有两天，不就大功告成？

审讯开始。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将由四盏灯后面的人民警察对杨文峰轮番进行车轮战和疲劳战。

……

三个小时过去了，嫌疑犯就开始显露出虚弱的迹象，头上冒出了冷汗……

“交代你的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负隅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

“死路一条！”

“你想清楚……”

“……”

十个小时后，嫌疑犯浑身虚汗，脸色苍白，双手和双腿失控地微微摇晃起来，十小时前射出摄人心魄的光芒的眼睛开始不听使唤。

换了三次干警的审讯集体拿出了野鸡毛、螺丝刀、瓷缸、易拉罐……这些东西在昏昏欲睡的杨文峰身上擦过，或者在他耳朵旁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二十四小时的时候，嫌疑犯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他苍白的嘴唇微微扇动，发出一些不连贯的句子。刚刚睡了一大觉的老姜看到这一情况，满意地点了点头。为了不错过蛛丝马迹，他忍住强光，靠近嫌疑犯，仔细辨认他嘴巴发出的声音——“我不会说的，休想……我死也不说，你们就折磨我吧，……求你们放了他们，求求你们，我……我说，……原谅我吧，原谅我吧……”

老姜失望的摇摇头，一派胡言，语无伦次。

“一分钟也不能让他迷糊！十分钟让他站起来一次，眼睛不许闭上，什么，他眼睛一直没有闭上过，那好，那很好嘛！我看差不多了！大家不能松懈！破案后我请你们到王府井烤鸭店大吃一顿。”交代完后，老姜科长又去干别的工作去了。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姜大多情况下是把这些使用手段的审问交代给科里的年轻干警。他只要在最后关键时刻提出关键的问题见证关键的坦白就可以了。

四十八个小时过去了，科里的一个干警来到老姜的办公室。

“科长……”

老姜马上起身，“怎么？可以了吗？”

“不，还没有，”那年轻干警有些犹豫，“情况有些不对劲……”

混蛋，老姜心里嘀咕道，情况当然不对劲，干我们这一行的，情况有对劲的时候吗？他不想啰嗦，招呼小干警走在前面，两人一起来到审讯室。

进入强光照射的审讯室时，一股刺鼻的尿臭味扑鼻而来，老姜强自镇静自己，站在一盏强灯后面。

“他上过厕所，但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症状……”干警低声解释道。

“这么快出现这样的症状？”老姜皱了皱眉头，“怎么这么没有用？”

“可是……”干警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说吧……”老姜突然怔住，停下话头，也伸手示意干警不要说话。因为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现象，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嫌疑犯杨文峰坐在矮凳子上（一开始的高凳子已经换成了矮凳，以防他跌倒受伤），浑身像一堆烂泥巴，皮肤像死人般失去了生气，嘴唇已经干裂爆开，裤子和腿上沾着尿液——可是，可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老姜疑惑地自言自语。

旁边的干警听到后，插进来小声道：“姜科，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在强烈的光线下并没有闭上，岂止是没有闭上，按说在这样的光线下，眼睛勉强能够睁开的话，也只有招架之力。可是嫌疑犯的眼睛却半睁着，瞳孔中甚至露出了一些笑意，还有一些什么说不清的东西，让老姜感到怪异莫名……

老姜心中升起极度不安，这样的情况没有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时的犯人应该祈求甚至愿意用一切来交换闭一下眼睛的时间，然而面前的人竟然在强光下竭力睁着眼睛。

“他一直这样吗？”他不安地问。

“是的，就算是在他极度虚弱倒下来时或者大小便失禁时，他也是这样，这眼睛好像不属于他的，好像……”

“好了，好了，别在那里胡说八道！”老姜不耐烦地打断干警，“他没有瞎吧？”

小干警摇摇头，肯定地说，“我们试过了，用野鸡毛在他眼前晃动，他看得见的。”

老姜不安中增加了疑惑不解。疲劳和车轮审讯术关键就是不能让嫌疑犯合眼，而最难做的也是这一点。有的嫌疑犯身体还没有垮，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闭上眼睛，你吵他一下，他睁开一下，随即又会闭上，简直没招——又不能用牙签把他们的眼皮撑起来，或者用线把上下眼皮拉开，那样的话就是体罚，是违法的。可是眼前的杨文峰身体已经垮下来，眼睛却仍然不肯闭上，怎么回事？

他顺手去摸灯的开光，结果手被烫了一下，小干警看到，领会了意思，把身边的灯“啪”地一声关掉。

老姜突然感觉到不对劲。这时对面的干警也把身边的灯“啪”地一声关掉了，房间里当然还是灯火通明，但却比刚才“暗”了一半……

什么地方不对劲？老姜一直盯着杨文峰的眼睛在看，哦，原来杨文峰的眼睛里出现了惊慌，出现了迷茫。

这时刚才站在他旁边的干警已经走到左边第三盏强光灯旁边，顺手关掉了第三盏灯。

“啪”的一声，接着是一声恐怖的喊叫，那是一声夹杂着巨大痛苦和绝望的喊叫。老姜被这喊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定下神来时，才看见瘫坐在矮凳子上的杨文峰已经瘫倒在地上，双手向上伸直，充满泪水的双眼露出绝望和失魂……

“不，不，我求求你们，打开灯，不要关掉灯，我……”

地上一像摊烂泥的杨文峰声音沙哑地乞求着，双手在空中撕扯。老姜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只感到阵阵头皮发麻。

“我……我求求你们，打开灯，让我见他们！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坦白，我愿意什么都说，只要你们打开灯，全部打开，不要带走他们……”

老姜赫然僵直不动，不过职业习惯让他在这关键的时刻停止了思考。他职业习惯地立即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顺手打开了灯，同时示意对面的戴着墨镜的干警打开灯和一直静静等在墙角的一台摄像机。三盏刚刚熄灭的强光灯逐一打开，站在灯后阴影中的老姜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差一点吐出来。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慢慢强迫自己半闭眼地转向四盏强光灯交汇的焦点。

被强光照射得近似透明的杨文峰已经恢复平静，死亡般苍白的脸上若隐若现地露出安详和平和，眼睛里透露出无限的温柔和爱意……

这一切都被墙角那台老式的摄像机静静地拍摄下来。

九

外面传来的脚步声只有五十米时，小李子含泪松开了古光老人的手，他起身依依不舍地离开。走到门口，他站住了，回过头，老人脸上那祥和然而仍然无法掩饰的依恋之情让他再也无法迈开脚步……

古光老人看到不忍离去的小李子，惨然一笑，轻轻吹灭了茶几上的蜡烛，房间一片黑暗。黑暗中的老人流出眼泪，小李子仿佛听见眼泪流下的声音——

为了不让孩子分心，老人忍住了眼泪。镇长和公安的脚步声在二十米开外时，他听见小李子的脚步声已经转过了后山，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小李子边跑边任凭风吹干自己的眼泪，他好想在爷爷的身边多呆一会呀。可是那些讨厌的人过来了，他知道以他目前的武功和心中充塞的愤怒，他可以让那几个人在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时候，就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可是爷爷交待什么来着？

“孩子！记住，永远记住，只有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或者在救人一命时才可以使用武功，记住，爷爷在天上会盯着你的……”

风可以把泪水吹干，却无法吹走他的悲愤……

透明的强光，天堂？是的，这就是天堂，不然我怎么看见了他们？！

杨文峰迷迷糊糊，他多么想永远这样下去，千万不要关掉灯，那不是灯，那是天堂的太阳……

灯再次打开时，他再次看见了他们。他喃喃地问道：你们好吗？原来你们到这里来了，早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你们，我早就来啦，你们好吗，怎么不说话，我……

他们始终不说话，这时却从另外一个世界，从那黑暗笼罩的灯的背光处传来了冷冷的声音：

“杨文峰，我可以不关掉灯，但你必须马上坦白，必须立即交待你的问题，否则，我立即关掉这些灯，把四盏都一起关掉！”

他惊恐地向那遥远的地狱挥舞着双手：不要，不要关，我不能再失去

他们，求求你，你让我坦白什么都可以，我现在就坦白，说吧，你让我坦白什么？

听到强光中杨文峰传来的梦呓般的声音，老姜竟然怔住了。随即他想到趁热打打铁，一刻也不能耽误。

“当然是坦白你的罪行！”

“我的罪行？”

“杨文峰，你不是反悔了吧？”老姜厉声问道，“我随时可以关掉这些灯，你必须马上坦白。”

“不、不，不要关，我现在就坦白，”嫌疑犯脸上出现让人胆寒的惊恐，“让我想想……”

嫌疑人随即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房间里只剩下强光穿透空气时发出的“噼啪”声。

“我，我坦白，可是我不知道你让我坦白什么，你让我坦白什么我就坦白什么，只要你不关灯……”

嫌疑人满脸的恳求和真诚，让老姜一时陷入了迷糊之中。但只有几秒钟，他清醒过来。他突然意识到，直到此时此刻，他自己也不知道嫌疑犯犯了什么罪，

他匆匆离开审讯室，跑向局长办公室，结果和刚要离开办公室的局长正好撞个满怀。

“局长，杨文峰要坦白了，可是我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

“我也不知道！”局长一把拉住他，“天啊，你来啦，有电话，你听吧。”

看到局长脸色苍白，老姜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拿起了桌子上的电话。

“喂……”

“你这个混球！你这个混蛋，谁让你用那样的方法审问嫌疑犯，谁让你审问杨文峰的，你这个……”

老姜耳膜差一点被震破，他下意识地把话筒拉远了点，小心小声地反驳道：“你怎么骂人，你——”

“骂人？如果杨文峰有什么事，我还要枪毙你，你这个狗娘养的！”

“你是谁？”老姜也提高了声音。

“老子是国家安全部部长！”

第二章

一

狠狠放下电话，心里隐隐作痛。他深吸了一口气，慢慢躺进按摩椅里，右手熟练地放到按钮盘上，两个指头轻轻按了几下。屁股下立即传来一阵让人发麻的抖动，让人浑身颤抖的抖动随即变成旋转式、搓揉式，并开始从屁股向后腰延伸，然后顺着脊椎骨慢慢向颈椎移动，当倚靠在按摩椅背上的头被震颤得左摇右摆的时候，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已经浑身软酥酥，心情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听到公安部部长来电告诉他杨文峰落网的消息，他顿时感到了却一桩心愿的轻松，然而，公安局那帮立功心切的警察竟然采取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的手段刑讯逼供，这让他怒不可遏。轻松的心情烟消云散。骂过之后，坐在这按摩椅上，心情才又慢慢恢复轻松。

一个罪犯残杀几个人甚至数十人，那只是普通罪犯的个人行为，再严

重也就上升到社会治安恶化和人心险恶的高度；然而一名打着国家的名义拿着人民和党赋予的权力的执法人员哪怕仅仅是伤害了一名普通公民，那也超出了个人操守和社会治安问题，而要上升到制度的弊端了。国家安全部部长这些年也读了些西方的哲学等社会科学的书籍，他模模糊糊认同这样的观点：国家的职能不光是管理人民，防止人民犯罪，更主要的应该是防止国家自己对人民犯罪。

国家安全部部长不管部下是否听得懂，每次开会都要举类似的例子，为的都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执法犯法是污染河源，罪不容赦。

许长征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两件他认为是最崇高和光荣的事业，第一件是毫不留情地消灭现存政治制度带来的一切邪恶和罪恶；第二件则是更加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妄图破坏这个政治制度的势力和力量！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两者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很多时候是有冲突的、互相矛盾的。然而，许长征却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使两者并行不悖。他有自己一套思考方式，等他当上国家安全部部长后，他把自己的这一套想法用自己的一套方式付诸实施。

他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贪污腐败、仗权欺人、执法犯法、贫富悬殊、权钱交易和鱼肉人民的弊端深感忧虑也深恶痛绝，他

以强有力的手段发现一个消灭一个，决不留情。他上台后的这些年，在老军委主席的支持下，逐渐有意识有计划地一步步扩充国家安全部执法和情报职能，逐渐介入到反贪反腐等国家安全部原职能并不包括的工作中。其他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私下议论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正逐渐把国家安全部变成万能的克格勃。许长征只是笑笑，依然我行我素。

他对罪恶和邪恶的毫不留情，得罪了很多达官贵人，有很多共和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他恨之入骨，然而他们都奈何他不得。更何况，他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因为——

因为他对一切企图破坏、妄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势力和个人更加心狠手辣、斩尽杀绝！贪官污吏们尽管仇恨他，但他们都心知肚明，没有许长征这种共和国卫士和现存制度的忠实看门狗，他们根本无法贪污无法腐败，他们都清楚，普天之下，只有现存的政治制度可以让他们贪污腐败得游刃有余，而只有许长征这种人才能够铁腕保护现存的政治体制。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生活在这种矛盾中的许长征慢慢失去了官场的朋友，他的部下也大多无法理解他，当然他们都尊重他，害怕他，执行他的命令时不折不扣。久而久之，他渐渐习惯了生活在没有朋友的孤独之中。然而他虽然孤

独，却并不空虚，也不寂寞，而且，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给了他强大的力量。

他喜欢这个书房，喜欢在这个书房里躺在这张功能齐全的按摩椅上，喜欢想自己独有的想法。在这种孤独之中，他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听见大家无法听见的，思考人们无法想象到的……

此刻他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他又想到了什么呢？

刚才才被按摩椅弄得浑身自在轻松的部长突然浑身打了个冷颤，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恐惧的表情，也只有在这种孤独自处时，他才会真情流露。

二

老姜垂头丧气地跑回审讯室时，杨文峰已经昏死过去，但他的眼睛仍然没有完全闭上。老姜过去轻轻把他眼睛合上，然后示意手下关掉了四个墙角的强光灯。

杨文峰这一昏迷就是 12 个小时，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睡在一张舒服的席梦思床上。他睁开眼，却以为在做梦，他摇了摇头，想知道，自己刚刚从噩梦中醒来，又或者现在才进入一个美梦呢？如果此时此

刻是梦醒时分，那么刚才梦中的一切为什么又那么真实?

门卫换成了西装革履的小伙子，他看见嫌疑犯苏醒过来，低头对自己领口的微型对讲机讲了两句。不久，有一名看守拿着一套新衣服走过来。杨文峰身上的衣服虽然已经被人简单擦洗过，但他绝对需要洗一个澡。守卫把他带去隔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杨文峰在那里冲了个凉。换上了一套不是太合身的衣服。

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或者他以为那只不过是一场梦，又或者他故意把过去几天当成是一场梦，他想忘记，于是当他穿戴整齐被带向另外一个房间时，他清了清沙哑的嗓子，扯出几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歌曲。

一踏进房间，他停止了哼唱，房间窗明几净，但再看一眼就能看出是窗明几净的审讯室。一张长条形桌子后面并排坐着三位西装革履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

杨文峰被年轻的西装带到长条形桌子前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杨文峰先生，你受委屈了。”三人中中间的那张国字脸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传过来，“你现在在国家安全部拘留所的审讯室，我们是以煽动破坏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你。但鉴于你的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

我们需要了解清楚才进入法律程序，这也就是说，在你正式签字被捕前，我们给了你一个机会。”

杨文峰面无表情地听着。

“只要你积极配合我们，认真交待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使我们无法撤案，但在量刑判决时，也会手下留情。你听明白了吗，杨文峰小先生？”

杨文峰面无表情地点着头。

“好，我们开始吧。”五十多岁的国字脸站起来，他左右两边的副手也赶紧站起来，左边的一位戴眼镜的绕过长条形桌子走过来，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白纸，连同一支圆珠笔递给杨文峰。

“现在你在这个房间里，把你的简历详细写一遍，特别是 1990 年以后的经历，要详细写出来，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和领导人，还有每一个阶段的联系人，听明白了没有，杨文峰？”

杨文峰接过纸笔，点点头。

“请回答是还是不是！”眼镜不耐烦地说。

杨文峰回答说“听明白了”。

国字脸等三人沉默地走出了审讯室。年轻的西装回到门口，门没有关上，大概是怕杨文峰自杀，年轻人紧紧盯着杨文峰。杨文峰走到长条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看着白纸发呆。

“1965 年 4 月 18 日，”他在白纸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然后又发起呆来。门口的年轻人一直看着他，十几分钟后，年轻的西装有些不耐烦，就走过来两步，提醒道：“写简历还需要想那么久？领导半个小时后就会回来，希望你抓紧时间。”

杨文峰“哦”了声，俯下身，先是慢慢写，随即奋笔疾书起来。守卫满意地回到审讯室门口，半个小时中，守卫不时转过头来看一眼奋笔疾书的杨文峰，每次转头看时，他眼中就增加一些疑惑，半个小时后，他终于忍不住走过去。

看到杨文峰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四张白纸，他吃惊地站在那里，结结巴巴地说：“你没有搞错吧，让你写简历，你写了这么多？你经历没有那么丰富吧？”

“我也不清楚，总觉得还没有写完，好像我不停下来的话，就会一直写

下去。”

“这又不是写小说或者自传，你简单写一下，我交上去就可以了。我们有你的档案，现在只是看你交代问题的态度，看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谁。”西装守卫严肃地说。

杨文峰把四张写满自己“简历”的纸交给守卫，脸上闪过一丝迷惘，之后，他被带回了单人看守间，等待下一次提审。

三

小李子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翻过了两座山，这次他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站在山坡上的时候，他停下来，试图用眼睛辨识下面山谷里的铁路，不过那里黑咕隆咚的。但他知道那条铁路就弯弯曲曲地躺在那里，平时像一个冷冰冰的睡美人的铁路，只要有呼啸而过的列车压过她，就会发出挣扎喘息的“眶当”呼喊声，可以震得整个山谷都地动山摇的。

打记事起，古光老人就带着小李子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俯瞰山谷里的蜿蜒而过的火车。打记事起，大山中那条动感的火车就像大山一样在小李子心里稳稳扎下了根。

在小李子的记忆里，山谷中的火车是他唯一的“玩具”，陪伴着他度过童年。童年的记忆里，这一老一少会在山顶上席地而坐，从早到晚，等着一列列火车由东向西或者由西向东呼啸而过。送走一列火车离去的那一刻开始，就等待下一列火车的到来，这时古光爷爷就给小李子讲故事，那都是小李子听了好几十遍的古光爷爷肚子里的童话故事。

之后，直到七岁时，古光爷爷才领着小李子朝山下走了一百米，然后，这一老一少就又坐下了。小李子发现火车变大了点，世界仿佛变小了点，古光爷爷开始给他讲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接下来的三年，他们没有再朝山谷的铁路多走一米。这时的小李子已经很好奇了，可是在这件事上，他谨守古光老爷爷的教诲，不愿意越雷池一步。

十岁的时候，老人带他下到半山腰，小李子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童年时的玩具火车变成一条巨大的蟒蛇，苍劲有力，倏忽而过。整整一年他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乌黑发亮的火车，但只有一次，当山谷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的时候，火车不得不慢慢行驶，小李子才看清了巨龙的真面目。他看到火车窗户里那一张张人的脸……

这时古光老人已经开始给他讲现世的故事，然而，老人那太多的叹息加上不连贯的述说，让小李子并没有多少心情去接受和理解。他太沉迷于眼前的山谷、火车路和火车了。

又过了两年，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古光老人带着小李子隆重地走向山谷，小李子当时的感觉是紧张和肃穆的。

小李子盯着浑厚的铁轨看了十几分钟，这时一列火车呼啸而来，小李子顿时感觉到一阵腾云驾雾的昏眩和兴奋，他的衣服呼呼作响，火车像一条巨龙冲过来，小李子发起呆来，他担心自己从胸口跳出来的心脏会被巨龙攫走。就在小李子稍微一愣神之间，百岁的古光爷爷已经跃上火车顶，仿佛骑在一条巨龙上，小李子心里充满激动和向往。

从那以后，他就想着有一天要骑上这条钢铁巨龙，冲向未知的远方。

现在回想起当初古光爷爷带着自己一次又一次飞身跳上火车顶部，随火车转过一个山谷后再依依不舍地跳下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古光老人用了十年时间才把自己从山顶上一步步带到山谷火车旁边的深意。荒山野岭长大的小李子不像城里人，他根本没有一件玩具，为了练武，古光爷爷故意把他和其他的孩子隔离，同时老爷爷怕他玩物丧志，也故意不给他作任何土玩具。当别的孩子在妈妈怀里玩茸毛小兔子的时候，小李子光着脚板满山遍野追兔子；当别的孩子在用玩具刀枪玩打仗的游戏时，小李子正在用手掌劈柴火……然而，古光爷爷还是送给了他一个大玩具——山谷里那玩具似的火车。为了不让他很快失去兴趣，老人用了十年时间让他的玩具小火车渐渐变大，小李子也渐渐变大，变成懂事的、武功高强的绝世高手……站在

山顶上的小李子被夜风吹干的眼睛又陡然充溢了热泪。古光爷爷从来不在他面前流露感情，不传授武功和知识时，就席地打坐、闭目养神。可是，现在，自己要离开老人了，今后还能见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吗？

上那边传来轰鸣的声音。

急速行驶的火车明晃晃的窗户连成一条线，好似一条暴走的火龙。他不知道这条火龙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但他知道，无论它到哪里去，自己都会骑着它离开这里。

四

国家安全部办事效率之高是罕见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案要案，这种近似神话的效率在许长征升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后被制度化下来。

杨文峰那四页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简历涉及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和二十多个工作单位，由于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自然无法使用正常的组织部门外调的途径去一一查证。这就是说，经办杨文峰案子的特工们必须在短期内亲自飞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去接触二十多个单位详细了解情况。

许长征的部下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第三天当他们再次提审杨文峰时，三位提审人面前各堆放了一大捆大信封和档案袋。杨文峰抬头看到这三大堆材料和档案，心里陡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沉重，仿佛那些档案和信封是压在他心头上似的。他添了添嘴唇，眼睛里又忽而露出一些好奇来。

他的表情变化并没有逃过提审者雪亮的眼睛。国字脸的国家安全部审讯处长觉得此案要想获得突破，关键在杨文峰脸上，而不是面前的一大堆材料和档案袋。

材料汇总过来后，他连夜研究了这一大堆陈旧的档案和新鲜的外调材料。然而，收获很有限，而且……他此刻的心情一点都不比面前的嫌疑犯杨文峰轻松。此案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交办的，当他获知此案将由自己审办时，一度激动得夜不能寐。要知道，作为一名处级审讯干部，能够直接负责部长交办的案子在他一生中也才是第一次，搞得好，部长会对自己另眼相看。而许长征部长正是那种置繁文缛节于不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首长。

可是当他从部长办公室出来后，先前的激动心情被一阵阵犹豫和担心所代替。他手里的材料薄薄两页，什么也没有说，却压得自己心里沉

沉的。部长还一起交给他两本印刷得很粗糙的小说，据说是嫌疑犯写的。之后，一向信奉沉默是金的许部长也只是简单地说了那么一句话，然后就用老鹰般的眼睛盯住自己，他不敢回避部长的眼睛，但又不敢直视，于是只好把目光集中在部长右眼角那颗黑痣上。也许是盯久了的缘故，到后来，他竟然生出奇怪的感觉，感觉到部长眼角的那粒黑色的痣也是一只眼睛，而且是一只可以穿透人心的眼睛，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心里感叹道，难怪部长总是看见别人无法看到的！

在自己三十多年的审讯工作中，他什么样的案子都接过。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间谍特务案，他乐在其中。大多情况下，他担心的倒是经不住审讯、一上来就稀里哗啦把什么都倒出来的软毛虫。他们倒是坦白从宽了，可是，国字脸处长却失去了发挥最高审讯术的机会，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失去了一次玩猫捉老鼠游戏的乐趣。有时为了获得更多的乐趣和积累更多的审讯知识和经验，即使罪犯坦白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国字脸处长也会穷追不舍，直捣罪犯的灵魂深处。国家安全部的同志们都知道，凡是经过国字脸处长审讯的犯人虽然绝对是“毫发无损”（而不是公安审讯经常使用的让犯人“体无完肤”的方法），但绝大多数犯人离开国字脸时，已经是失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软毛虫罪犯身上，他们往往在第一个星期，在国字脸处长还没有来得及使用自己的审问术时就一古脑坦白了罪

行。这些罪犯却不知道，这深深刺伤了国字脸处长的自尊心。如果每个罪犯都这么听话，那么我们国家安全队伍的干部素质不是要直线下降？那么我这个深研心理学、对审讯术钻研深刻的处长不是毫无用武之地？国字脸处长就是这么想的。

怀着这种想法和心情的国字脸处长就会痛打落水狗，就会用特殊的方式触及罪犯的灵魂深处，他会让这些罪犯自己一步步找出隐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思想和无耻想法，当罪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的时候，也是国字脸处长感觉到正义获得伸张、心情最愉快的时候。这之后，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正好碰上他家庭和睦，单位同事关系顺畅的话，他就会就此打住。然而如果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那么罪犯的灵魂深处的忏悔在他眼里看起来就是“虚伪”二字了。这样他会再接再厉，继续在罪犯灵魂深处翻云覆雨。

他不开心的时候远远多于开心的时候。

每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心理学的，还有他心中幻想过无数次但无法付诸实施的折磨他那提早进入更年期的老婆的方法去对付罪犯，这样的方法一旦用上，大多不到一个星期，罪犯基本上都会认为他们的灵魂就是一堆垃圾，一泡大便。如果国字脸处长再乘胜追击的话，不出十天，罪犯就会最终认识到，他们根本没有灵魂。

他们的灵魂都被国字脸处长一笔勾销了。国家安全部西苑大院的人都知道国字脸处长的这一特长，背地送了个“死魂灵”的绰号给他。

大家都不喜欢他，回避他，仿佛多和他呆一会就有可能失去灵魂似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一眼看上了并加以重用。有人说，他们一拍即合的原因是两人都是灵魂爱好者，这也只是传闻，而且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许长征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一个案子交代给他，他周围很多人是怀着羡慕的眼光和嫉妒的心情的。不过，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案子彻底断送了“死魂灵”——国字脸处长。

在他的审讯生涯里，除了那些罪证确凿的案子外，还有很多没有证据，主要靠审讯的时候挖掘罪证的案子。其中最难办的也就是上面领导人交办下来的特殊案子。国家安全部和人民公安不同的地方就是前面的“国家”两字，所以这里的案子也都是和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不是什么涉及人民的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进来的。所以所谓上面领导交办的案子，追上去，也就是共和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或者亲自交办的。这类最多的就是那些涉及到颠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阴谋推翻现行政治体制的政治犯良心犯们。按照他们的罪证，基本上都无法

定罪。但既然上面领导交办下来，那就是一定要办的。这个时候是最能发挥“死魂灵”的特殊才干的。

虽然这类罪犯不像间谍特务，也很不容易对付，而且每次强迫他们认罪后，“死魂灵”自己的心里都隐隐不安，仿佛自己的灵魂也被某种程度的触动了似的。不过，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死魂灵”，因为他背后有国家，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还有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

如果说到工作中最难的地方，那恐怕就是如何掌握一个尺度。对于政治犯和良心犯，既要按照上面吩咐的那样定罪，就得他们按照固定程序交待固定的问题，可是又绝对不能让他们交待过头。否则，即使是给罪犯判了罪，上面也会不高兴的。例如，那些阴谋颠覆中国政府的罪犯一般比较狡猾，他们会交待自己只是反对“一党独裁专制”，而且是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在审讯中就一定要把这一条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政府紧密联系起来；如果罪犯只是反对“三个代表”，那么就一定要说他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的宪法等等；如果罪犯狡辩说自己只是反对中国的贪污腐败，那么就要在审讯过程中引导罪犯承认他们其实是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

好在这么些年下来，“死魂灵”对这些审问术和政治之道已经熟能生巧、

应对自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有信心在没有任何资料和证据的情况下，让一个人坦白上面领导事先定下来的任何罪行，哪怕那罪行是百分之百的莫须有。

可是，当许长征部长交办这个案子给他的时候，许部长只是简单地说："搞清楚三个问题：他是谁？干过什么？还想干什么？另外，把那包东西拿回来！"

离开部长办公室的"死魂灵"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手里的两张薄薄的材料只是此人的最基本情况，对他的审讯毫无裨益，加上部长送给他的两本罪犯写的小说，他心里觉得好笑，自己有三十多年不看小说了。

部长那三个问号，霎时让他觉得山穷水尽，感到自己走到了穷途末路。

如果许长征部长告诉"死魂灵"他想让杨文峰是谁，如果再告诉他部长自己猜测到杨文峰过去干了些什么，并且也知道杨文峰想做什么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凭借他"死魂灵"这些年在灵魂之间游刃有余的经验和对党和国家赤胆忠心的赤子之心，他一定有办法让杨文峰供认不讳，让部长的推测和想象百分之百准确……

可是部长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他是谁？干过什么？还想干什么？"

这样三个必须用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而“事实”是他最不善于也最讨厌的玩意，久而久之，他甚至认为“事实”这玩意是可以在自己的审讯室和脑袋里凭空制造出来的。

然而这些年一直研究灵魂而且也把好几百人的灵魂抓在手里玩弄最后捏碎的“死魂灵”此刻心里雪一般明亮，自己的灵魂此刻也正抓在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的手里，那人也是玩弄灵魂的高手，而且是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的超级高手。

他头上渗出了黄豆般的冷汗珠。

五

“死魂灵”突然发现嫌疑犯杨文峰的目光已经从桌上的档案袋移到了自己的脸上，他心中暗自一惊。绝对不能让罪犯看出自己心中的迷茫和害怕。心中这样想着，腰杆自然挺直了。他威严地咳嗽了一声，再次皱了皱眉头，让眼睛射出的光更加集中和犀利。

“杨文峰，你——你在看什么，你在想什么？”“死魂灵”国字脸处长的问题刚刚问出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妥，旁边的两位也觉得莫名其妙，这完全不像审讯专家的开场白。罪犯看什么和想什么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审讯人员要让罪犯看到什么，要引导他们思考什么。审讯专家“死魂灵”自然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是却问出了第一个最没有水平的问题，如果顺着这个问题下去，那么审讯人员就会被罪犯的眼睛和思维带着走。

好在坐在铁椅子上的杨文峰没有注意三人的表情变化，听到问题后，又把眼睛转回到桌子上的档案袋上，好像想看透那些牛皮纸信封似的，也皱了皱眉头，集中了目光。十几秒钟后，当他再次把目光停在“死魂灵”的脸上时，不无好奇地问道：

“那些都是我的档案吗？”

“死魂灵”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狠狠“哼”了几声。

“按照规定，我是不允许看自己的档案的。”杨文峰小声嘀咕道，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坐在“死魂灵”旁边的眼镜注意到这一细节，及时插进来轻声地问：“杨文峰，你想看自己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杨文峰抬头看着眼镜，眼里露出一丝感激和希望，结结巴巴地说：“我想知道我是谁。”

“住口！”“死魂灵”暴喝一声，声音把房间震得嗡嗡响，“杨文峰，你不要再耍什么花招了！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吗？我看你是想知道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吧。”

他说罢，脸上露出鄙夷，伸手到面前的桌子上翻出了杨文峰三天前写的简历。

“杨文峰，我告诉你，不要试探我们，也不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实话告诉你，我们掌握的情况比你想象的多很多。横在你面前的道路有好几条，但只有一条是活路！”

杨文峰抬头看着怒容满面的“死魂灵”，眼里一时之间竟然流露出强烈的同情。

国字脸“死魂灵”看到杨文峰眼里的同情，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暴戾之气，他把那几张简历狠狠摔向杨文峰。纸张在房间里飘飞起来。

“我看你是不想配合的，你连一张简历也写得云里雾里，让人摸不着头脑，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的简历？”杨文峰不解地随着房间里飘落的纸张张望。

“是的，”眼镜开口说话，“你的简历写得看起来很详细，可是很多都是无法证实的，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

“是吗，怎么会这样？”杨文峰脸上露出了疑惑。

这表情看在暴跳如雷的国字脸“死魂灵”眼里，又好气又好笑，他气馁地一屁股坐下来，任凭旁边的眼镜唱主角。

眼镜伸手从档案里抽出了杨文峰的简历复印件，扶了扶眼镜。

“你于 1965 年出生于湖北随州市的草店公社，后来随父母亲移到天河口公社，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小学和初中期间，经常发表优秀诗歌歌颂社会主义成果，这些都有记录，你在简历里也提到了，我们量刑时会考虑的。”

杨文峰看着眼镜，真诚地点点头。

这时的国字脸“死魂灵”已经强迫自己平息下来，接下来的审问由他主持。

“你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公社医院的医生，你的家庭出身不好，属于地主阶级，虽然我们早就取消了成分划分，但当时作为地主的后代，也就是地主‘狗崽子’对你影响却非常大，对不对？这点可以从你小学和初中的政治表现里看出来，你那么小就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坚决支持清除地主富农子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当时是迫于无奈，是为了急于和自己的阶级划清界限，所以你不会被划成三种人……”

“我当时才不到十岁，”杨文峰干巴巴地插进来。

“哦，这倒是。不过三岁看大，那时的经历对你整个人生一定有很大的影响的。”国字脸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和扯得太远，但却并不认输，“年轻时的蛛丝马迹就是后来一切的根源，我们不能不重视。好，继续继续，你初中毕业时，赶上好时代的来临，否则你一个地主后代，人民是不答应你上重点高中的。你于 1981 年考上了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在那里两年中，你拼命读书，终于于 1983 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我说的没有错吧？杨文峰？”

“没有错，没有错。”杨文峰连连点头。

国字脸看出杨文峰的思绪渐渐飘远，于是问了一句，见杨文峰被他的问题拉回来后，他继续指着桌子上的档案说。

“杨文峰，如果要追究你思想变化的罪魁祸首，就要从 1983 年你进入复旦大学校园讲起，那些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相信你不会忘记，一时之间，康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弗洛伊德等等这些人的名字和他的学说充斥了大学校园，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们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是人民、是我们国家、我们的党含辛茹苦地培养你们读大学，培养你们成人……你们开始躁动不安，开始反思，开始反对异化，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拿你来说，杨文峰，你忘记了自己是谁，或者你错误地自以为自己是谁了！你知道我们国家要培养一个像你这样的大学生，需要多少个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工作一年吗？”

“死魂灵”的声音里突然充满了感情，仿佛是洪水一般不打招呼地汹涌而至。杨文峰微微发愣。

“你毕业了，分配到上海市外事办，我们有你在那里的详细档案资料，你看，虽然你只干了一年多，但你的档案袋装得满满的，哦，就是这个。”“死魂灵”国字脸处长得意地举起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在空中晃了晃。然后盯住杨文峰的脸，想看他的反应。作为一名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他拥有一个最强有力的权力，就是可以细细研究品赏中国公民的档案袋里的东西。他也知道，中国公民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档案袋，无论你是总书记，还是农民，你都无法看到自己的档案袋。而那个档案

袋则装着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灵魂。你的敌人掌握了那个档案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置你于死地。很多中国公民特别是犯了错误犯了罪的中国公民，一看到审讯员拿出他们的档案来，就筛糠似地发抖，然后就好像失去了灵魂似地软了下来。

可是“死魂灵”国字脸处长没有在杨文峰脸上看到他想看到的任何表情，相反，他看到了自己无法想象更加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表情。

杨文峰此刻看着档案袋的眼神是痴迷的，而且充满好奇和向往。

“死魂灵”颓丧地放下档案袋。“你是 1989 年初辞职的，后来的情况不是很明确，你领取了出国护照，去留学，后来听说又回来了……总之，从你出国的那一刻起，你抛弃了自己的档案，我们也就失去了你的踪迹……”

三人都在桌子前低头研究了一阵。国字脸抬起头时，表情更加严肃。

“后来你的情况档案里没有记载，而你三天前给我们写了你的详细‘简历’，我们也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要求你必须老老实实，如实回答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你的简历里不但处处是漏洞，而且你写的工作单位和地点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被证实！”

杨文峰的双眼被迷茫的雾气笼罩。他脸上的表情是思考和回忆。然而他却始终无法想起来，前几天，有好几次，他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感觉好几次让他差一点想起来什么，然而不是他自己害怕的下意识地退缩回去，就是记忆临时背叛了他，他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

六

火车在山谷间蜿蜒飞驰，小李子一动不动地站在车顶上，任凭秋风划面，心情激动不已。以前和古光老人骑火车从来不超过十分钟，那十分钟火车奔走的远近，也就是小李子这一生中走出的最远距离。大概绕过三座山的样子。

现在火车已经行驶半个小时了，已经把三四座大山抛得无影无踪，经过五六条山谷，小李子仍然岿然不动，仿佛是不愿意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想放开心情尽情感知和享受这种自由自在，这种穿山越岭，这种无拘无束奔放的感觉。十七岁的小李子到底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而且又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山里的孩子。火车七转八转地飞驰了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已经激动得没有时间回想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千锤百炼的双腿一点也不感觉难受，头发上竟然出现了深秋入夜的霜冻，但小李子觉得自己的心里仍然是热乎乎的，充满了好奇和对明天的期望。

火车在鄂西北山区蜿蜒了三个小时，小李子就这样聚精会神地体会和感觉了三个小时。他觉得自己和大山浑然一体，而大山不会动，自己却可以自由驰骋。他心里霎那升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和骄傲。

火车停在随州市火车站时，小李子这种感觉受到挑战。这里已经没有大山，到处都是灯火点点。小李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灯。当然这一晚上他看到了很多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东西。

火车在凌晨十分进入武昌火车站，这时小李子已经坐在火车顶上，这时的他已经被眼前的奇异景色吸引住，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在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中穿行的火车，已经失去了火龙威力，看到一条条大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式汽车和长江上慢吞吞荡来荡去的船只，小李子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火车在武昌火车站停了十五分钟，小李子有好几次想下车，但还是忍住了。十五分钟后，火车一声汽笛声，又缓缓地启动了。

火车离开武昌站后开始朝南前进，武汉的灯火渐渐远去后，小李子陷入了沉思，他并不是一点都不了解什么是现代化的城市，小李子也看过一些关于城市的报纸和书籍，但今天是他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置身于城市之中。那些需要仰视才可以看清楚的高楼，那些疾驰而过竟然没有互相碰撞的汽车，那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都让小李子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以前在大山里，虽然有巍峨的高山和雄伟的峡谷，

然而那里的主人始终是他小李子和古光爷爷，可是在这新鲜的可怕的城市里，人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好像只是陪衬物似的。小李子本身正是从仰视高楼的时刻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渐渐也就不再想自己。

渐渐地，小李子伏在火车车顶上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进入广东境内。气温明显升高。小李子脱下了一件衣服，扎在腰间。

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火车到达终点站，火车门打开后，旅客从小李子身下的火车中涌出。小李子乘人不注意，从火车另外一边翻身跳下，然后从火车底下爬过来，上到站台上，他随着熙熙攘攘的旅客向火车站外走去。

来到火车站广场上，小李子回头看了眼，像电影中人民大会堂的火车站正中的大楼顶上，“广州站”三个红色大字闪闪生辉。“广州站”三字左右稍微低矮一点的候车室楼顶上各有一排红色大标语。左边的是“统一祖国”，右边的是“振兴中华”。小李子把眼睛向下移到广场上，这里至少停了四台头顶上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广场上到处是衣着穿戴和自己差不多的农村打工仔，他们有些围坐在一起，有些排好了队伍准备踏上归乡或者继续流浪的火车。

这一切晃动的景象让小李子有点眼花缭乱，要知道，在他十七年的岁月里，每天都是开门见山，那巍峨的山峰总是岿然不动。现在小李子

眼中所见都是瞬间万变的。

小李子就这样成为广州四百万外来工的一员，成为两个亿进城的农村民工的一名。

七

小李子并不是忘记了个人恩怨，而是这段时间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存在。一切都充满新奇，一切都不可思议。新的生活充满新奇、刺激和向往。他感觉到一切都是如此出人意料的顺利甚至可以用“美好”两个字来形容。

初来乍到，小李子不但身无分文，而且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一套。可是，小李子有的是力气，在广州这个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天堂，有了力气是不愁没有饭吃的。小李子第一天就在火车站附近的红棉劳务市场找到了工地工干。浑身是劲的小李子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边干活，一边东张西望，很快就从身边的民工口里知道，他自己现在干的工作就是在盖高楼大厦。小李子兴奋极了。

在一些湖北和四川来的民工的介绍下，小李子晚上到新市劳务市场附近找到睡觉的工棚，收费壹元，席地而睡。小李子虽然昨天在火车顶

上呆了一夜，现在脑袋还没有完全静止下来，可是由于白天的兴奋和劳累，还是很快呼呼入睡。

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工棚里，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农村进城的年轻民工，为了节约电费，工棚里没有灯，但这没有问题，因为工棚不但四面透风，而且躺在地上，可以透过房顶上的破洞看见外面的立交桥和高楼的顶端。

这时，如果有人，例如社会学家、民意调查人员、御用学者又或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人刚好路过这里，他们可以借助汽车的反光和城市高楼大厦的霓虹灯光仔细观察这些呼呼大睡的农村青年的脸庞的话，他们一定会松一口气，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那些农民青年的脸上，分明都挂着心满意足的平安和幸福的表情。

其中，小李子脸上的幸福表情就尤其突出。由于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又力大无穷，小李子从下火车到现在，已经赚了三十块钱，除了吃盒饭用掉两元，住宿又花去一元，他现在口袋里整整装着二十七元人民币。而小李子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赚这么多钱。当工地包工头恳求他明天一定要回去挖土时，小李子却自有打算。从火车站到新市的公共汽车上，他看到到处是工地，到处是百废待兴的景象，他差一点忍不住笑出来。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城市有干不完的活计，他感觉到前途一片光明。他来对地方了。所以他打定主意，不愿意在一个地方

干，准备到处走走，到处玩玩。

小李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生活得快快活活，这期间他虽然也想起了古光爷爷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过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那些东西根本无法在小李子的脑袋里停留太久。小李子忙得很，他要打工赚钱，他要到处玩，到处看。

小李子来自还算比较富裕的湖北省，但就在那里也还有一百多万农民年均收入低于五百元人民币。可是小李子在进城的第二个月的时候，就见到了一百元的人民币。这可是他第一次拥有一百元的人民币纸钞。他左看右看，特别是仔细研究了钞票上那个人的头像。之后，他把这张纸钞小心叠起来，放进了他一大捆十元二十元钞票里。

小李子用浑身的力气去打工挣钱，花费又很少，所以感觉很快活，第二个月开始，他就开始在专供农村工消费的地摊市场买新衣服新鞋子。广州地区有好几个盲流比较集中的区域，那里有些专供农村民工购买的便宜货，例如“民工粮”，由于是使用有毒物质处理的劣质变质大米，所以卖得很便宜，很多盲流吃这种大米，从而节约了一笔开支；再如“黑心棉”的被子和棉衣，都卖得很便宜。

小李子在广州快乐地打工生活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发生了很多事，这里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鉴于这本书写得有些前后颠倒、混淆不清，时不时的介绍和说明尤其必要。小李子在广州的这大半年里，中国和世界上都发生了很多事。中国总理看完矿难家属，眼睛哭得红红的；一位进城民工被三位恶作剧的歹徒用一根钢筋棍插进肛门半米深，好心人无论怎么样都无法帮他拔出来，整整四天，这位民工就爬来爬去，在地上找东西吃，屁股上拖一条带血的钢筋棍；一位打工的老人因为无钱医治而死亡，同伴的打工农民为了让老人的尸体叶落归根，结果千里迢迢背着尸体送回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继续以超过八的速度增长，并且央视估计来年将会更加强劲；乌克兰民主制造的混乱以不流血的方式落幕，同时阿富汗开始历史上首次全民选举，阿富汗一张选举期间使用毛驴驮运选票箱的照片被北京权威刊物登出，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耻笑；之后，可怜的伊拉克人开始在美国的枪口下，第一次投票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印度洋发生世纪大海啸，中国政府和人民慷慨解囊，捐献数亿元给予受苦受难的东南亚人民；美国在伊拉克泥足深陷，却不忘记拿大把金钱到东南亚笼络人心；中国的社会学家做了一项跨世纪的超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九亿农民包括进城打工的盲流是最有幸福感的，于是他们便得出结论，农民是最幸福的；之后不久，一个社会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各阶层最有安全感的人是农民和城市的农村工。与此同时，深圳市委女书记在会议上大胆放言：我们共产党的政权要接受互联网的监督，但同时，她马上强调，当然互联网首先要接受共产党政府的监督。

说到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那里就发生了更多的事情，但由于那是虚拟世界，真真假假，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或者说，大家都是顺带关心关心，并没有完全当回事。

可是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不但关心互联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自从互联网出现后，特别是这些年中国大陆的上网公民越来越多，他几乎寝食难安。他在虚拟的互联网中看到了真实，看到了别人看不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或者说，互联网让他浮想联翩，让他想到别人无法想到的东西。

互联网让他感到害怕。他常常躺在这张按摩椅上闭目养神，他思考很多问题，大到国家兴亡，民族前途，小到互联网上的一篇小文章。他头脑清晰，理性睿智，具有超凡的判断能力，手中还掌握着神秘的权力和力量。可是，他却对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东西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厌恶……

今天的人类已经很强大了，但他们却至今害怕黑暗，原因就是在黑暗里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世界上有很多邪恶和凶残的东西，然而迄今为止最令人发指的邪恶都是由人类丑恶的灵魂引起的——无论是黑暗抑或是邪恶的灵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是看不见的，

甚至并不存在。在他心里，互联网也具有这一特点，互联网是虚拟的。

迄今为止，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他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直接参与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决定十三亿人前途的决策过程。至少在中国，他应该是所向无敌的。然而，他却深深害怕互联网，视它为无形的洪水猛兽和世纪大海啸。如果互联网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他，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都会奋起战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绝不轻言放弃。

然而，这互联网却是一个虚拟空间，摸不着，抓不住，总不能让他像挺长矛冲向风车的唐吉坷德一样，对着虚拟的互联网开战吧。

然而，他却深深感觉到，这互联网正是共和国的威胁，是他许长征必须面对的头号敌人。他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又想到了什么？他为什么如此惊恐不安呢？

八

恭恭敬敬地站在部长身边的反间侦查局局长沙伟诚惶诚恐地说：“杨文峰装疯卖傻，审讯人员一筹莫展，谨记您的指示，任何人不得使用体罚。最后，我们最优秀的审讯处长决定单独审讯杨文峰，使用高深的心理审讯术，触动一下杨文峰的灵魂，给他一点厉害看看。结果他

把杨文峰一个人带进审讯室，两人在里面一共呆了十二小时，其间房间里传出了好几次号啕大哭，但由于我们的人没有按事先约好的警铃，所以外面的守卫没有进去干涉他们。十二小时后门从里面打开，结果出现在门口的是杨文峰，杨文峰精神很好，他搀扶着摇摇晃晃的审讯处处长走出来。我们的处长出来时已经是行尸走肉了，好像失去了灵魂。出来后他一会哭，一会笑，他疯了。许部长！”

许部长微微睁开眼睛，射出一道精光，随即又黯淡下来，微微眯上眼睛，挥手示意连夜赶到家里来汇报的反间侦查局局长沙伟在按摩椅旁边的一张板凳上坐下。部长没有开口，局长只好进一步地解释。

“审讯进行了四天都毫无结果，最后审讯处长才决定单独审讯杨文峰的，他决定要深触杨文峰的灵魂，他在我们部本来就有‘死魂灵’的称呼，但两人出来后，失去了灵魂的反而是他自己，而不是杨文峰。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因为房间里没有装监视设备。北京医院的医生做了会诊，说他大脑受到刺激，精神崩溃了。”秃了顶的矮胖的反间侦查局局长战战兢兢地小声重复着事情发生的经过，“我们不放心，于是又联系北京协和医院的精神病专家连夜进行会诊，专家也当场证实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不要说了，”许部长睁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不知道是部长直起了腰，还是椅子上的按摩锤把他推起来，他挺了挺胸脯，对诚惶诚恐的局长说："我说的东西拿到没有？"

局长秃头上立即出了一层冷汗。"没有——还没有，当时是东北郊区大山子派出所的实习警察无意中抓获杨文峰的，他们当时大意了，没有清查现场，就这样把杨文峰一个人带回到局子里。"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他们大意了，你该不会也大意了吧？"许部长责怪道。

"没有，没有，我一接到您的指示，就抓紧时间了，但那时离开拘捕杨文峰已经有四天了。我秘密带人赶到逮捕现场，可是……"局促不安的局长用手臂擦了擦光亮亮脑门上的冷汗。

许部长半眯着眼斜视了他一眼，秃头局长赶紧接着说道："那是一间平房出租屋，主要是招待刚刚来北京打工的外地民工的，虽然我们三令五申要求出租屋主必须登记身份证，但是——这间出租屋的住客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不一样。我……我想，杨文峰随身携带的东西大概是被当晚住在那里的某个盲流顺手牵羊带走了，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放弃追查……"

"怎么追查？你有什么头绪？"部长低声打断局长。

“我——，”外面是严冬腊月，房间里的温度要高二十多度，沙伟局长进门只是脱掉了外套，这时他浑身早被冷热汗打湿了好几次。沙伟刚刚擦干的额头又渗出汗珠，刚才，他忍不住自己几十年政府工作养成的习惯，答了官腔，而眼前的许长征部长是最不吃这一套的。既然没有头绪，追查就是一句空话，但在政府部门，这样的空话却不得不每天重复。局长习惯了，今天顺口而出。现在意识到，不禁紧张得脸色都变了。

“告诉我那个出租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详细的位置！”许长征部长说罢眯起了眼睛。

局长不觉喜出望外，又暗自庆幸。他知道部长的习惯，所以在来之前，都详细记住了此案的一切细微要点。按说，一个局长无论如何是没有时间和精力记住一个案子的地点和周围情况的。

“大山子，青通路 58 号是外交部职工宿舍，过去就没有什么楼房了，这里有一片空地，进城的民工在附近搭起了工棚，后来发展成为出租屋，大概有三排，每天可以招待一百个民工。杨文峰当时就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安的同志是去清查非法出租屋时逮捕他的。从这个出租屋走过去大概六十米，还有一个二轻局的职工宿舍，此外，附近没有什

么房子……”

“那里人口流动量不是很大，公共汽车站在哪一边？”部长打断局长，眼睛完全闭上了。

局长慌忙从手提袋里抽出一张手绘地图，结结巴巴地说，“那里有三路公共汽车站，其中两路是经过，一是终点站，车站就叫大山子，都在外交部职工宿舍过去二十米左右……”

“这就是说，如果民工要进城，必须得从外交部宿舍大楼前的马路经过？是不是？”部长微微张开一只眼。

“对，是的，许部长。除非是要出城……”

“民工不会出城，笨蛋！”部长睁开眼，“这就是说，那天晚上如果有一个民工拿了杨文峰的东西，第二天早上只要是离开了，就一定得经过外交部职工宿舍？”

沙伟局长疑惑地点点头，连声说“是、是”。随后又补充道，“除非那位民工第二天刚好休息，又或者他想留在工棚，不上班……”

“不知所云！”许部长狠狠地打断局长，“你是白痴吗？民工没有休息，

他们不去打工就要饿肚子，你连这也不知道？”

局长不敢说话。许部长把微微睁开的眼睛闭上，陷入短暂的沉思。局长在旁边一头雾水，然而他大气也不敢喘。

过了五分钟，部长声音平和地说：“还记得前几年台湾和美国加紧收买我党政军官员为他们提供情报的事吗，那时国防、外交和科技部门成为重灾区，我们国家安全部疲于奔命，防不胜防，后来为了取证，我们开始部署代号为‘天罗地网’的侦查技术，其中我们在北京党政军单位和单位宿舍重要出入口都装上了极其隐蔽的高精密度的摄像监视镜头……”

沙伟局长恍然大悟，喜上眉梢，同时脸上露出了献媚的表情，他打心底里佩服眼前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但表现在脸上就成了献媚。这和他那副长相有关，也怪不得他。部长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秃顶局长精神抖擞地站起来，连珠炮地说道，“部长放心，我这就组织专家，对那一天的录像进行分析取证！”

许部长睁开眼，又闭上了，然后以不易察觉的动作，在按摩椅里微微点点头。局长轻轻抓起茶几上的手提包，小心地踮着脚朝书房门口走去。他把包夹在手臂下，两只手小心地无声地打开房门，准备出去时，他犹豫了一下，声音轻轻地问：“许部长，怎么处理……”

“把他送到西山政治精神病院。”许部长好像正等着他问，没有等他问完，就回答了局长的问题。

沙伟脸上露出一丝不安，又接着问：“那又怎么处理杨文峰？”

这次部长想了足足有半分钟，才叹了口气说道：“也送到西山政治精神病院去吧！”

九

小李子在广州呆了大半年，然后就起程到上海，这不是说他不喜欢广州，正好相反，他认为广州是他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地方（当然除了家乡小李村和那几座大山，小李子只在广州住过），只是，他想在广州长期住下来前，到上海北京去走走。这时的小李子已经十八岁了，他浑身肌肉隆起，虎背熊腰，脸上黑里透红，红里透出英气，浓眉大眼，虎气生生。虽然仍然是一个靠卖力气挣钱的打工仔，而且每天挣的钱并没有比刚刚进城时多多少，但他却更加快乐，待人接物也成熟了不少，而且他沾染上城市的一些习气，当然有好有坏。

决定到上海和北京去打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些怀念火车。虽然住在广州市新市附近，每天夜深人静时都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和“哐当”

声音，但那听起来一点都不过瘾。小李子想火车其实是想念家乡和古光爷爷，但是他小心地收起这些怀念。如果一个人在外面到处漂泊流浪，心里再加上一份无法满足的思念，那就无法生活下去了，那就永远与快乐和幸福绝缘了。古光爷爷一定在传授绝世武功的时候，也潜移默化地传授了这些生存之道给小李子。

这次小李子是坐进火车厢里到上海的，这是他第一次坐到火车里面的柔软座位上，这时虽然他已经可以像城市人一样端坐不语，但他的心情却和七个月前一样心潮起伏。上海这城市他很喜欢，不过那里好像不是太欢迎盲流。于是三个月后，小李子又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到首都北京后的第一天，他暂时住进了京城东北郊大山子的一间专门招待初次进城盲流的平房出租屋里。

录像带经过高精密电脑技术多番处理，基本上可以看清楚那天早上从外交部宿舍出入的男人是否刮过胡子，从宿舍门口路过的人的面貌和身材也清清楚楚。国家安全部三位面部表情分析专家和六位人物面相和性格分析专家在反间侦查局局长的召唤下齐集一室。经过六个小时的研究分析判断，再加上前后两天的录像带片断分析取证，他们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下午五点，国家安全部三局局长把两位一直等在办公室里的大山子派出所实习警员叫进了房间。十天前，就是他们两位无意中抓到疑犯立

了大功的。

两位实习警员进入这间秘密的房间后，目瞪口呆。原来墙上被各个不同的幻灯片打出了几十张年轻的面孔，这些人都介入 15 到 35 岁之间，一看就知道是农村进城打工的民工。

“你们两位放松一些，现在仔细回想，这些图片中有哪些是那天你们在逮捕杨文峰的出租屋里看到过的，只要有一点印象的都可以指出来。”沙伟局长说罢，亲切地拍了拍两位警员的肩膀，走到一边去静静等待。

两位实习警员开始辨认墙上的照片。那天他们进入发出异味的出租平房后，大体扫了一眼房间，由于房间灯光暗淡，加上盲流本身也千篇一律，没有什么个性和特点，所以要说印象还真没有。不过，现在事关大案要案，怎么也得尽力而为。另外，当时也登记了一些身份证件，登记时还是有意无意地瞟了眼身份证上的头像的。于是，他们两人一会分别仔细盯着墙上的图像看，一会交头接耳一阵，等两人都有印象时，他们就念出墙上照片的图像的编号。这样他们大概选出了十几张照片。

两位警员看得出局长和坐在黑暗中的专家比较满意。当局长示意手下给他们播放一段段录像带时，他们再次证实了几个人的身份。其中一

个警员指着屏幕上一个正经过外交部宿舍楼门口的小伙子开口道：“这个人我很有印象，当时我们说排队登记身份证，他有些犹豫，而且磨磨蹭蹭之后，站到了队伍的最尾。”他指的那个小伙子膀大腰圆，浓眉大眼，走路生风，刚劲有力，虎虎生威。

沙伟局长和黑暗中的专家们都会心地松了一口气。这和他们通过各种科学和玄学推算出来的结果不谋而合。

秃顶局长沙伟恭恭敬敬地站在许长征部长办公室里。和他在部下面前判若两人。

“我们已经查到取走杨文峰随身所带包裹的人。”

许长征部长赞许地点点头。

“我们会在短期内捉拿他归案，许部长请放心……”

“不用了，”许长征轻松地打断秃顶局长，“捉拿他归案干什么，看照片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有打开那个包裹，或者没有去看那东西，我看就不用那么夸张，只要把东西拿回来就可以了。这些农村进城打工的民工生活也不容易呀……”

许长征部长说到后来，声音明显地沉下来，局长也识趣地立即让自己满面露出同情的表情，并连连点头。

许长征说完，不再抬头，开始翻看眼前的文件。秃顶局长轻声说了声“告辞”，然后后退着走到门口，转身打开门离开了。

许长征这时才轻松地长长呼了口气。

许长征，国家安全部部长，在朋友亲戚领导和同事部下的眼里，他给人的印象都是原则性强，办事果断，赏罚分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追求正义勇不可挡，无惧无悔的；就是在敌人眼里，他也是阴险恶毒，心狠手辣，勇不可挡的角色。

可是有谁知道，他许长征其实心中装满了害怕和恐惧呢？他整天担惊受怕，终日惴惴不安。这些也许都是因为他那种独有的特质，就是前面已经交待过的那种特质。他可以看见人家看不见的，听见人家听不见的，想到人家不敢想或者根本就无法想象的。

当全球都在欢呼互联网把地球变得更小，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时候，他却暗中惊呼世界末日的来临，从此他惴惴不安，仿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能够看到人家看不见的东西，就如同长了鬼眼的人可以看见鬼魂一

样。他能够从普通的小事看到共和国面临的危险，他可以从蛛丝马迹推测出党和国家的命运。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上网的中国人与日俱增，这些让他渐渐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压得他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他亲自督促开发的封网技术迄今为止还行之有效，然而费用在不停增加，而且他也感到，如果美国直接介入开发破网软件，从无形的网络对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那该怎么办？美国至今没有这样做，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方法或者他们尊重中国“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心知肚明，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谋深算的中央情报局还在等待最好的时机，等待中国上网人数达到可以影响和改变这个国家的时候——当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自己手下的技术专家们还有办法封锁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虚拟空间的进攻吗？

必须尽快研究出一个金色盾牌，必须尽快研究出一个武林世界里传说的金钟罩，把十三亿人民牢牢地罩在里面，让他们过得幸福、安全和平安，不受来自美国的信息污染和毒害！如果万一无法开发出这些信息，那么国家安全部就只有一个办法，在必要的时候，切断所有的电线和卫星联系，甚至让中国全国停电，让中国回到千年前的社会中去。

想到这里，许长征感到脊椎发麻，心里发慌，他感到一阵不寒而栗。如果说来自美国和海外的虚拟攻击还可以采取技术封网和金钟罩的

办法勉强抵抗，那么来自内部的虚拟的危险又将如何对付？

使用网络特工？随着虚拟空间的无限扩大，上网人数的逐年增加，需要多少实实在在的网特才能准确掌握虚拟空间的动向？又得花费多少国库的税收供养足够的网络特工对付那些虚拟空间的真实敌人？互联网太可怕了，任何一个稍微有思想的人，只要轻轻敲动几下键盘，就能够把一种思想传播出去，在虚拟空间里无限地散布开去，而对于崇尚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任何思想无异于病毒……

许长征再次打了个冷颤，差一点把小便挤到裤子上。可是，自己又能怎么办呢？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前途举步维艰呀。站起来准备去小便的许长征想，如果国家安全部的干部都能够像自己这样长着一双看人所不见的眼睛，听人所不闻的耳朵，那该多好。可惜，他们只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而往往忽视了那些隐藏更深的更加致命的危险。

就好像杨文峰的案子，到现在为止，只有他一个人清楚为什么要抓杨文峰，为什么要追查那包东西。

好在这一切就要结束了。许长征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心情再次松弛下来。可以把心思从杨文峰案上收回了，这时他想起了华盛顿的业务……

想到华盛顿，他轻松的心情立马无影无踪，接着是那种习惯性的恐惧

掘住了他的心，随即缠绕了他的全身。

第三章

一

从西北内陆吹过来的寒风无声无息地扫过国会山的圆顶，悄悄绕过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和威严的白宫屋顶，把华盛顿纪念公园里的落叶吹得满地乱舞，然后轻轻拂过波多马克河微波不兴的河面，吹到此刻正站在河边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凝视着华盛顿的他的脸上。

他脸上并没有感觉到入秋的寒冷，然而他的眼睛却被华盛顿那一座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的射灯刺得微微胀痛。国会山的圆顶上的灯光把周围染得一片通明，白宫的灯光虽然相对低调，但却透出无可否认的威严；华盛顿纪念塔的顶端像利剑一样刺向天空，财政大厦只能见到一个棱角；杰弗逊纪念堂安静地矗立在另一边的孤灯中，纪念大桥上来往的车辆的照明灯编织了两条灯龙。

从这个喧闹的灯火通明、耀武扬威的都市的一角看过去，这一切都仿佛很遥远，那些灯光仿佛天上的繁星，那些车辆则好像丧礼队伍中的运灵车——一声不响。这正是他喜欢到阿林顿国家公墓来散步的原因。这个设立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靠近市中心风水宝地的公墓里躺着

成千上万名美国人的英雄，公墓肃静庄严，除了不时从某个碑塔传出的肃穆的音乐外，安静得只能听到活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从这个公墓靠近波多马克河的走道凝视华盛顿市区，你会看到一个美丽的仿佛云层中的城市，安静异常，只有闪烁的群灯。

在公墓路边低矮的射灯的映照下，年轻人的脸上放射出一层淡淡的光芒，典型的东方人的面孔上眉清目秀，眉毛有些弯曲，按说这样一张面孔有些女子气，但只要瞥一眼他眉毛下的眼睛，就会感到他的阳刚之气。英俊的东方男人眼里透露出深不见底的坚毅、深沉和勇气。入夜的西北风把他的灰色风衣微微鼓起，他略显单薄的一米八零的躯体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如果不是微微鼓动的风衣，乍一看，会以为是一座雕像或者是一位建立了奇功的美国士兵的墓碑。

今天他站在这里特别久，已经超出了平时散步时间的三倍。从下班后就赶到这里，当时公墓里还有到处描摹和作笔录的小学生；后来他听到他们都离开了，接着从美国各地赶来参观的美国人也逐渐离去。夜幕降临了，他也得离开了。入秋的夜幕降临得快，他喜欢在公墓关闭前，等到华盛顿华灯初上，闭园的声音传来时，他才缓缓转过身，朝东门停车场走去。

这位东方人的美国名字叫菲利浦·赵，两年前已经入籍美国，现在在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如果一切顺利，

他会在明年初成为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如果知道他今年只有 31 岁，八年前才从中国出来的话，就知道，能够在华盛顿的国际研究领域占这么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

菲利浦做到了，因为他是一个认准了目标就死不罢休的人，而且他又没有什么其他兴趣和嗜好，至少表面上别人看不出。刚刚来美国那时，身上只有那一千美金，一边要去唐人街打零工，一边要在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他做到了学习和打工两不误。获得博士学位后，他顺利取得了华盛顿大学的助教职位，这些年他的进步有目共睹。短短几年，他已经可以独立完成研究项目。深获大学领导和研究所专家赏识，而且在华盛顿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崭露头角。

不过，只要熟悉华盛顿这个城市的人都应该知道，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是没有前途的。不错，华盛顿集中了世界上最多最强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每个中心里又拥挤着举手投足都可以影响世界舆论的专家，然而，在华盛顿从事所谓研究工作的人一向被分成两类人，美国人和非美国人。美国人甘愿在华盛顿从事研究工作的肯定是野心勃勃的，他们要就是以政府或政党的智囊自居，要就是暂时屈居研究所，等待白宫随时想起他们，垂青他们而委以重任。

除了这些美国人外，华盛顿还挤满了以各种身份来华盛顿交流和学习的研究人员。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心照不宣，知道这些

所谓学者专家都是屁颠颠来华盛顿搜集情报的职业间谍或者兼职情报收集员。

那些挤满华盛顿各式各样研究机构的所谓专家和交流学者们都假装在搞研究，其实每个人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伺机而动。

菲利浦不属于以上两种人，他是美国人，但毫无从政意愿，也没有什么政党后台，他好像是真正想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华盛顿大学的好心的美国人曾经劝过他，要他早作打算。好几个重量级专家告诉他，千万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还真以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有什么地方值得研究的吗？你还年轻，华尔街在等着你，私人企业在向你招手。赶快离开华盛顿吧，这里不是普通人、不是正常人、不是人呆的地方，乘自己还没有陷得无法自拔，赶快跑到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去，兴许还有得救……

有点害羞的英俊的菲利浦只是微微一笑，就又埋头搞他的研究了。他一如既往，对工资收入不计较，对身外之物不追求，遵纪守法，安分守己。当然对于男女之事他有时也逢场作戏，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去定下终生大事……

他这样的性格成为华盛顿研究智囊机构里独有的一例，大家都很喜欢

他，但又很忽视他。按说，在华盛顿这个小地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应该早就注意到他了，可是他们却恰巧也忽略了他。

从某方面上说，美国的情报和反情报机关无疑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是最无能的组织之一。

只要看过几本间谍小说的普通人都应该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像菲利浦这样的人，一定是某情报机关派到华盛顿的卧底，专业讲法叫“沉睡者”（Sleeper）。他们长期低调地以最好的姿态潜伏在最好的地方和最好的位置，只等着派遣国发送指令，然后像下山的猛虎，像出洞的毒蛇……

菲利浦正是北京秘密安插在华盛顿的间谍，他也正是蓄势待发、只等北京分配任务的沉睡者！

二

过去八年间，菲利浦只收到过两个指令，虽然都是北京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发出来的，但没有一个让他有机会“猛虎下山”或者“毒蛇出洞”，两次指令破译出来后，他都急不可待地阅读，然而，阅读之后，不但没有激动起来，甚至——怎么说呢，他到现在都不能完全理解这两个指令。当然不理解是一回事，菲利浦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北京传来

的指令里的要求。

他怀着感激来到美国。到美国的第二年，他基本上算是站稳了脚，他主动联系北京，他把这一消息发回国家安全部。之后，他整整等了半年，北京才好像很不情愿地找到他。北京通过秘密交联向他发出了第一个简单的指令：在学习工作之余，把全部时间用在研究电脑技术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相关有关的技术上。

于是，菲利浦自己存钱买了部电脑，开始在家上网，并且买回了各种电脑书籍看。不到三年，他对电脑已经了如指掌，而且也对互联网有了一定的认知。第三年某一天，他正在上网时，突然受到了强大的攻击，黑客不但控制了他的键盘，而且全面控制了他的电脑，他愤怒异常，好在电脑里没有重要资料。不过还是出了身冷汗。从那一天开始，他知道了自己虽然掌握了大部分的“正路”的电脑知识，然而那还远远不够。接下来，他虽然想尽办法，换了电脑，花大钱买了超强的防毒软件，但仍然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黑客，那黑客对他的攻击仍然在持续并且有升级的趋势。他甚至在街边的网吧都无法正常上网，所有的信箱都无法打开，直到有一天，他精疲力竭，眼看自己买的第四台电脑即将报废的时候（他只能把瘫痪了的电脑偷偷沉进波多马克河而不敢拿去外面店铺修理，害怕资料遗失），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一行大字：你还有很多没有学到！

他惊呆了，这才知道前段时间的黑客都是北京蓄意安排的，是对他不求进取浅尝则止的警告，他惭愧万分。从那以后，他下决心学习被视为歪门邪道的黑客技术。当时是 1995 年，中国网民还不太了解黑客技术。他在虚拟世界里到处求学游荡，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证了 1997 年中国第一个黑客组织“绿色兵团”的成立，他加入到 1998 年中国“红色黑客”报复印度尼西亚排华而发起的强大网上攻击，但他当即受到了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严厉批评。从那以后，他只能旁观黑客世界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也正是在这种观摩中，他的黑客技术逐渐娴熟。从 1998 年到 2001 年，中美黑客在虚拟世界里进行了六场你死我活的最残酷也最壮烈的遭遇战，特别是 1999 年 5 月 8 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中国黑客化悲痛为力量，一度占领了通向白宫网站的交通要道，并向白宫和国务院主要网站投下了众多的垃圾（邮件）炸弹，而且把飘扬的五星红旗插在了美国政府的网站上……菲利浦赵看得喘不过气来，渐渐地，他看出了中国那些上网不到五年的黑客们有些后劲不足，同时，不耐烦的五角大楼悄悄释放了他们豢养的世界网络黑客高手来拯救白宫——这一切都在菲利浦·赵眼皮下进行，他却不能出手……电脑吱吱的声音仿佛是核子武器爆炸的轰鸣，菲利浦通过电脑屏幕仿佛看到中美黑客赤身肉搏的壮丽景象……不知不觉之间，他的黑客技术已经日益精进……

不过北京始终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让他深研互联网。北京也传话过来，让他务必小心谨慎，要对自己掌握的黑客技术深藏不露，更不要技痒

而在华盛顿敏感网站外围徘徊流连。最后，他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那台三层楼房高的巨无霸数字和密码处理器是无法攻克的，千万不要飞蛾扑火！

他也曾借路边的网吧小试牛刀，结果让他出了身冷汗。美国智库的专家学者一向自命清高，很少使用手提电话联系，他们都倾向于使用电子邮件互相发送信息甚至传递一些看法和研究文章。菲利浦平时利用工作之便，都拿到过他们的名片。有一天，他在网吧使用自己在互联网“黑道”上学的黑客技术，轻而易举进入到几位中国问题专家的邮件箱里，结果他看到了很多平时不容易搞到的小道消息和信息。由于北京并没有要求他收集类似的情报，他没有向北京汇报他的收获，同时，他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小心地收起了自己的特殊技能。他在等北京发给他让他一展英姿的秘密指令。

这一等又是一年多，北京又发给他第二条绝密指令，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哆哆嗦嗦打开密码信件，结果——他再次迷惑不解，太平洋那边发过来的指令非常简单：开始研究《圣经》，并安排每个星期天到教堂参加弥撒。

《圣经》到处都是，是迄今为止人类印刷最多的书籍，超过二十亿本。排在其次的才是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大概有八亿册之多。菲利浦本身也通读过英文版的《圣经》，当时是为了学习英语和提高英语文学修

养。但是北京发送的绝密指令上不是要求他“学习”或者“读”《圣经》，而是要求他“研究”。于是他从书柜底层找出《圣经》，开始一字一句地读起来。由于自始至终不理解北京指令的目的，所以他一开始读《圣经》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样读了一遍，然后他找来参考书阅读，之后又读了另外一种版本的《圣经》，第三次他找来中文版本，这时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在自觉阅读《圣经》了。到第四遍时，他突然有了强烈的到教堂去的冲动。于是某个星期天，他穿戴整齐，来到了附近的教堂，这个教堂也是美国总统一年要来两三次的教堂。

有了第一次，第二第三次就顺理成章，这时菲利浦还在研究《圣经》，不过他甚至已经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研究《圣经》了。因为他是真心喜欢上它，大概不到一年，他竟然有好几次要真心信仰上帝了。

这段时间，他内心激烈地交锋。从小受到的社会主义无神论教育和现在对于《圣经》的浓厚兴趣成为他心里交战的双方，而他自己则好像置身事外的判官。每当他情绪低落，每当他感到人生的无奈，感到人人难逃一死的人生的悲剧的时候，他心中信仰的一方就占了上风，这时他会拿一些想法安慰自己，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也都是信仰上帝的，不是吗？过去几年里，这个想法最强烈的时候，他都想立即停止挣扎，这个礼拜天就开始真心信仰上帝，侍奉上帝，作上帝他老人家的仆人。不过，他心中另外一个声音并没有停止抗争，那就是他从小的无神论教育——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上帝，宗教是毒害人

民的鸦片。

有段时间，上帝渐渐占了上风。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电子邮件中收到一系列揭露基督教本质的文章，这些揭露和说教都是佐以事实的，非常具有说服力。从揭露资本主义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对华侵略，到现在基督教的主教教士们鸡奸幼童，这些文章大量出现在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脑屏幕上，就算不查 ID，他也知道这些文章直接来自北京国家安全部。他暗暗倒吸一口凉气，好险，他心里叹道，这些文章来得像及时雨，又像警世钟，让他猛醒。

“醒悟”后的菲利浦·赵虽然继续上教堂，继续读《圣经》，继续把上帝挂在嘴上，然而，他已经完全换了种心态。这种心态，让他对于自己生活的美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现在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虚伪本质。

这就是菲利浦被派遣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后整整八年间左盼右盼得到的两次来自北京的绝密指令。就在他空有雄心壮志、满怀报国热情，而又百无聊赖，倍感寂寞的时候，北京发来了第三份加密绝密电码，要求他立即赶到墨西哥会面，接受最重要的任务。

三

录像上面那个虎背熊腰，虎虎生气的正大步走过外交部职工宿舍门前的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小李子。

到了北京的小李子，在同伴的介绍下，决定先到北京东北角大山子那里去住宿一两晚。当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小李子惊呆了，这才是他朝思暮想的城市，首都北京！小时候古光爷爷讲的故事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北京，又有一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还有一半发生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紫禁城里。

等找到工作了，一定要好好游玩北京城。小李子兴奋地寻思。

这时的小李子已经不再找那些一晚一元钱的破工棚落脚，但他也不愿意在吃住上花费过多。有这样的体力和这样的生活哲学，按说，小李子已经存了一些钱，而事实上，他的口袋里还是空空如也。最早他也随着广州的盲流一起去看过一两次香港的录像，去看路边脱衣舞这些盲流们闲来无事就会光顾的文化消遣场所，但去过一两次后，他就死活不肯再去。他之所以没有存上几个钱，是因为他乐善好施，他的钱就是被骗子利用他的这个性格骗走了的。

前面讲过，刚刚进城的小李子由于自己年纪较小，又是孤儿，长期在深山老林里生活，一进入大城市广州，眼花缭乱起来。他凭借着一身

力气，当天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久就有吃有喝。这时的小李子基本上忘记了他自己的存在，他也没有时间思考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今后到哪里去这样既简单又深刻的问题。那段时间，小李子虽然身上穿的破破烂烂，吃着粗茶淡饭（有时还为了节约而吃下了有毒的“民工粮”），住的是地当床天当房的简易工棚，但夹杂着好奇、满足甚至幸福的感觉的表情却总被他挂在脸上。

可是他虽然看不见自己，却没有办法不看到另外一些贫困的民工，特别是那些满街乞讨的农村人。那些人常常就突然出现在小李子的脚边，让他耸然止步。天生善良心肠的小李子见到乞讨的人，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打工省下的零钱施舍一些给他们。给他们后，小李子转身就走，他最看不得人家对他感激涕零的样子。他给的钱也不多，无非是他半个小时就可以挣回来的钱。

可是，他的钱哪里经得起这样折腾，很快，小李子就发现有些入不敷出。有段时间，他看到地上的乞丐，特别是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就绕道走，心里好像欠着他们似的忐忑不安。直到后来，有老乡告诉他，那些乞讨的人大多是骗子，或者以乞讨为职业的专业乞丐，小李子的心才稍微好过一些。

有一次，当他躲不开而不得不施舍了一些钱给缠着他乞讨的人后，他留了个心眼，跟着那个乞丐，后来的事让他愤怒，原来那乞丐果然是

专业乞丐……小李子从那天以后，就心安理得，对那些乞讨的人铁起心肠起来。

直到有一天一切又改变了。那天小李子经过新市机场路时，看到一个抱小孩子的妇女坐在路边乞讨。那孩子大概有两岁样子，甜甜地睡着了。当小李子经过时，那妇女对他低下头，祈求道："我饿，好心人……"

小李子加快步伐走了过去。小李子那天在机场路的红利商场买了些日用品，就往回走。当他走到刚刚那位妇女乞讨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了让自己一生难忘的情景。那个妇女已经放弃了乞讨（因为谁也没有给她钱，这里是民工集中区，大家都好不到哪里去，而且乞丐又三步一个，五步一群的），此刻的她正坐在地上，报住路边的一个垃圾桶，把手伸进去抓里面的饭粒吃，孩子当时还睡在她盘曲的腿上，但已经醒来了。那孩子看到妈妈从垃圾桶一把把抓出残羹剩饭吃着，口水都流出来了，眼睛祈求地盯着妈妈的嘴巴。母亲实在是饿极了，一把一把抓着吃，白饭吃完后，又抓出了几个烂菜叶子，这时母亲看到了怀里的孩子。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把菜叶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又用手挖出来，送到孩子的嘴巴里……

小李子木然地站在那里，他以为这妇女也是那些乞讨一族，所以没有施舍，如果他当时知道这怀抱着孩子的妇女实在是饿极了，他会给一

块钱的，在新市盲流市场，一块钱就可以吃一个小盒饭。小李子当时一边想一边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至于他想到了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虽然在高架桥的阴影下，但仍然可以看见他流出了眼泪，这还是他进城后第一次流眼泪。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但这只是推测，因为小李子是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后来当小李子回过神来，擦了擦眼泪准备把口袋里的钱全部送给那位妇女的时候，他才发现有这个想法的不止他一人，站在旁边默默观看的很多农村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这时都伸出了援手，虽然他们都下了很大的决心也只能从口袋里掏出几毛钱，小李子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温馨的感觉……

这件事改变了小李子，他不再害怕被骗，凡是见到值得同情的人，他都会毫不犹豫给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在几乎遍地是乞讨者的农村工集中的区域，小李子几乎成了饥饿乞讨者的小财神。每天从工地回来，他都会经过长长的机场路，旁边的乞讨者都会向他打招呼。如果他们当天讨到钱了，那么他们一般都会主动拒绝小李子的施舍，如果他们今天什么也没有讨到，有可能饿肚子的话，那么小李子那微薄的几毛钱到一元的施舍就帮他们解决了晚餐。

结果是每个月靠力气打两份工、挣两份钱的小李子离开广州时几乎只有一张火车票和一百元零钱。不过他快活，他满足，他幸福。他之所以始终没有存钱意识也没有把钱存下来，其中还有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李子不知道把钱存下来有什么用处。

他是山里的娃，年纪又小，唯一的亲人古光老人又是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这使得他至今还朦朦胧胧，不知道他所处的社会是靠一些叫钱的纸张支配着的。

当然小李子不是完全不知道钱的用处，例如他到北京后，就不再找那些一元钱一晚的工棚（事实上北京这地方根本没有一元钱的住宿），他住进了条件相当好的十元钱一晚的大山子出租平房里。

四

这间“条件相当好”的大山子出租平房就是当晚两位实习警察推开门后又立即退回，最后稍微调整，把鼻子捂住后再次进入的平房。

一到北京就过来大山子的小李子没有闲着，当天下午就干了几个小时的苦力，晚上回到出租屋后，倒头便睡。两位警察进来后，房间里近二十位民工都一骨碌爬起来，小李子才起身。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原来房间里这么多人呀，因为他睡的时候，房间里最多只有五六位围拢在一起打牌的小青年。借助微弱的灯光，他扫了眼房间，发现绝大多数是和他年纪不相上下的。不过那边墙角有一位中年人有些与众不同，他的面色较白，也是浓眉毛高鼻梁，头发有些蓬松，当小李子目光碰到那人的目光时，不觉心中一凛。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那人的目光

和他目光相接的刹那间，仿佛顺着自己的目光射回自己的眼睛，一下子伸进自己的内心似的。小李子急忙收回目光。这时他听到警察要求排队站好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的呼喝声。

小李子这时才发现身上不但没有身份证，而且自己还是一个打伤了人民警察的逃犯。他紧张起来，心里一紧张，也就在行动上处处放慢了节奏。磨磨蹭蹭最后当队伍都站好后，他站到了最后一位。至少，这样他可以用时间考虑一下如何对应。他可以说身份证丢了，也可以说家乡做好了没有邮寄过来，还可以夺门而出，一转眼就消失掉，以他的武功，没有人可以追上的。这还是小李子进城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会武功。

他刚刚看到的那个有些与众不同的中年人起身时有些犹豫，刚才精光暴射的目光也有些散乱。他站到队伍的中间，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按说这时的小李子应该全部心思都在考虑自己如何脱身，如何应对眼前的两位警察，可是他的目光却始终无法从那位中年人身上移开。

中年人走向两位警察的时候，小李子正好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目力异于常人的小李子也注意到了中年人那残缺的丑陋的手指甲，不过他更加注意那中年人粗糙的手掌，那和自己手掌一样粗糙的手掌。

小李子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把心思都放在了中年人的背影上。这时，

前面讲的杨文峰被捕的一幕开始一步步上演。

当那位警察从房间外进来，假装检查周围，然后慢悠悠地转到那中年人的身后时，小李子清楚看到了警察手里的手枪和手铐，他心中又是一凛，顿时感到血液循环开始加速。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把手铐套上自己的双手，无论你是公安警察或者你是国家安全部的特警。小李子双手慢慢握成拳头，这时，那个警察喊出了“杨文峰”的名字，并且宣布当场逮捕他。奇怪的是，小李子这时一点也无法松弛下来，相反，那位被叫作杨文峰的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深深吸引了他，让他无法放松下来，他不知道原因到底何在。但他感觉到，自己刚刚松开的拳头再次捏紧，而且仿佛捏着了一泡水似的。

小李子有些心慌意乱，头脑中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混乱的想法，一会是冲上去解救杨文峰，阻止警察把手铐套上他的手腕；一会却有一种感觉要冲上去向杨文峰出击，这些感觉如此强烈，结果他捏得大汗淋淋的手竟然微微颤动起来。

小李子突然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竟然心生杀机，而他更加惊恐地感觉到，自己刚才的杀机顷刻间无缘无故地消失于无形。

直到两位警察带走迷茫的杨文峰，小李子还感觉到有些虚弱，他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真会武功。

剑拔弩张的小小出租平房很快恢复了安静，不久就发出了民工们平静的呼吸。可是小李子却久久无法入睡。这可能是他进城后，不，也是他这一生中第一次失眠。

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才迷糊了一会的小李子到八点钟起床时，满屋子的民工都出去打工或者找工了，房间里只剩下一两个，大家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会有公安来查房，所以走的时候都带走了自己的行李。小李子下意识地朝昨晚那个中年人躺的角落望去，发现那里安静地躺着一个小背囊。他走过去，拾起小背囊，问房间里的两名民工是不是他们的，民工都摇摇头。

小李子犹豫了一下，把背囊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提起自己的行李，出门了。他本来想把背囊送到当地派出所，但到了门口又犹豫了。后来他决定先把这个背囊放进自己的行李里。他当时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那就是他迟早还会见到那位叫杨文峰的中年人的。

五

华盛顿飞来的泛美航空早班飞机准点平稳降落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等到机舱上的安全带警示灯熄灭后，菲利浦赵缓缓站起身，从头上的行李箱里取出小箱子，随着涌出机舱的旅客一道走出飞机。

在机场海关，他出示了美国护照。

“先生，这次旅行的目的？”墨西哥海关关员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

“休假旅游，先生。”菲利浦礼貌地回答。

墨西哥官员满意地点点头，客气地把美国护照还给了他。

刚刚出到机场外面，热风和人流一起向他涌过来。

“先生，需要雇佣保镖吗？”

“先生，你是美国人吧，那么雇佣一个司机兼保镖吧，我们这里是世界的绑架之都。”

“先生，这里每天都有人被撕票的，每个小时都有好几起绑票案发生，你就雇佣我吧，我会向所有绑票公司打招呼的，保证你的安全……”

菲利浦微笑着摇头谢绝，推开一条路，朝外面走去，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说：“已经有朋友在等着，对不起，我不需要保镖，谢谢！”

到了路边，菲利浦停下来，跟着他的一群当地拉客的司机和“保镖”也都停了下来。因为路边缓缓驶过一辆小车，在那位美国年轻人面前停下后，门从里面缓缓打开来，那是一辆在墨西哥城并不多见的和他刚刚坐的波音飞机使用同一牌子发动机的顶级英国轿车。

菲利浦在走向车子的时候，已经瞥见车牌号码，他稍微迟疑了几秒钟，就钻进车里。

小车后排坐着一位中年华人，他笑笑，说了声辛苦了，小车司机没有回头就把车平稳地驶离机场。

豪华轿车在墨西哥城最好的酒店华美达停下来。菲利浦和中年人下车后直接走进大堂，然后在服务生的带领下走向右手边的电梯。

电梯在 28 层停下。菲利浦随着中年人一起走到一个房间前，路上他们只是就墨西哥的天气东扯西拉了一阵。他们来到房间门前，停下来，这时门从里面悄悄打开。

打开门的是一位小巧玲珑的中国女子，她微笑着说欢迎，等两人都进去后，她向走廊扫了一眼，轻轻关上房门。

菲利浦把随身的小箱子放下后，打量起房间，这是一个小套间，由客厅和一个卧室组成。

“你好，这次旅游由我安排，希望你满意。”中年人这时才露出同志般的微笑，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菲利浦的右手。

菲利浦的拘谨一下子消失，放心地松了口气，眼角有些湿润。他也用两只手紧紧握住中年人的手。

“这位是蔡建瑛小姐，”中年人转头朝中国女子调皮地眨眨眼，“你的妻子……”

菲利浦也微笑着看着眼前美丽的女子，听到中年人的话，他笑容不自然起来，看到中年人脸上调皮的笑，以为中年人在开玩笑，但眼角瞥见旁边的美丽女子，脸还是忍不住红了起来。

“或者说，在未来一个星期里，她将是你的妻子。”这次中年人稍微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了一遍。

菲利浦这次听得清清楚楚，北京来人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开玩笑，而且还重复开一次。但他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发问，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正在这时，从里面房间走出一个东方男子。一眼望过去，菲利浦差一点晕倒。

因为他看到从房间走出来的人正是他自己，或者说长相穿戴和自己一模一样。

如果说寝室的门是一面镜子，那么他一点也不会吃惊，因为那个从镜子里面走出来的人正是他自己，高矮胖瘦，脸型五官，头发，衣着打扮，甚至脸上看东西的表情、微笑和走路的姿势……

要不是旁边的中年人脸上挂着安慰的笑，要不是旁边美丽的女子迷人的微笑，菲利浦肯定会吓得魂不附体、转身就跑。

“容我解释一下，这位就是‘你’，在你今天下午和你的‘妻子’飞北京期间，你的这个替身就在墨西哥城东逛西游，到处留下你的足迹。”

另外一个菲利浦带着本来是他独有的那种微笑对他点点头。

菲利浦勉强站稳，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

“克隆的？”菲利浦忘记了打招呼，脱口问出这样的话，差一点把蔡小

姐逗得笑弯了腰。

四人围着小茶几坐下后，中年人作了解释：国家安全部对于特别重要的海外关系都准备有替身，以防万一。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要想找到相貌相似的人不费吹灰之力，找到后，稍微加工（整容），就可以培养一个替身。由于华人特工特别是在敏感位置上的特工在所在国都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他们回到中国非常显眼，而且包括美国等多个国家在内的西方和东南亚国家，对于经常回中国的华人根本就不信任。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华人特工，想念祖国，想常“回家看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何况国家安全部也需要利用他们回国的机会对其思想状况进行摸底，找机会灌输爱国爱党教育，以及做一些无法在海外完成的业务培训等。有了专门的替身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替身可以持中国护照提前到第三国旅游，等情报关系到达后，两人互换护照，特工可以持中国人的旅游护照来往中国和第三国，而替身则以特工的身份拿着特工的护照和信用卡在第三国逍遥自在。由于两人长相无法分辨，所以这个方法非常有用，也达到万无一失。特别是对于重要的情报关系，以及那些有重要情报需要汇报的情工关系。

菲利浦当然也知道有这个方法，中国有，美国俄国也有。但他却不知道自己也有了替身，要知道，只有那些最重要的情报关系才会被专门配备替身的。而自己呢？潜伏在美国的八年虽然积累非常好的情报资源，可是毕竟没有向北京发回一条有价值的情报。

这样想时，菲利浦脸上就出现了一丝不安和疑惑。中年人好像看出来了，轻轻拍了下他的手。

“这次如此兴师动众，主要是美国当局对入境的中国旅客都实行指模记录，所以我们无法安排在美国和你会面。”

“我理解，我过来也很方便，”菲利浦表示理解，“不过，麻烦你们使用替身……”

“这一点也不麻烦，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见你的人无法出国，所以必须安排你回国见面。”

菲利浦心里咯噔一下，国家安全部在职局长都可以到墨西哥等国出差，只要换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可是要见自己的人竟然无法出来。想到这里，他抬头盯着中年人。

“许部长要见你，亲自交代任务！”中年人低声说，表情严肃之极。

六

波音 777 在广州新落成的白云国际机场降落后，国家安全部的特警随着卫生检疫人员登上飞机，在卫生检疫人员装模作样地给飞机喷射消毒药水，检查是否有海外带进来的病虫害时，菲利浦随着国家安全部特工悄悄走下飞机，在机场内没有走多远，就进入了另外一架正准备起飞前往北京的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 757 客机。

三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降落后，菲利浦第一个走下飞机，随即坐进了停在飞机脚下的豪华轿车。

小车把菲利浦送到安全部门的密招（秘密招待所），在那里他美美地睡了一觉，调整了时差，第二天晚上被国安部情报局局长康伴智接走。

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将在自己的书房接待年轻英俊的特工菲利浦赵。

菲利浦进来时，许长征从按摩椅子上站了起来，热情地伸出双手。随即他把自己的按摩椅让给了菲利浦坐，自己则坐在对面的一张藤椅之上。陪同在旁边的情报局局长康伴智和另外一位副局长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在许长征手下当情报局长都有好几年了，但他们从没有奢望部长给自己让座，把屁股放到那张按摩椅上也只能是幻想。但他们却不止一次看到许部长把自己的按摩椅让给海外归来的特工们坐。一开始他们还以为部长是作个姿态，但久了，他们也看出来，这位残酷无情

的部长对海外特工却有完全另外一样的心情，他是真心的。这让他手下的情报官员们既佩服又感到害怕。

菲利浦也看出了部长的真心实意，所以他坐到那张舒服的还留有部长体温的按摩椅上后，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许部长……”菲利浦欲言又止。

“看到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我真高兴！”许长征脸上露出真诚的慈祥的笑，这笑让在场的两位情报局正副局长都很感动。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他们于是也附和着轻松开心地笑起来。

接下来许长征部长对菲利浦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进行详细的询问。耐心地听着菲利浦叙说的过程中，他不时笑着轻声插一两句，有时是提醒注意事项，有时是关心菲利浦的生活工作，有时是进一步询问他没有听明白的。菲利浦从部长的插话中，发现部长对美国社会和生活很了解。

听完四十分钟菲利浦的介绍后，许部长满意地连连点头。

“小赵，你知不知道，你八年期间收到的两条指令，都是我亲自交代发出的！当初你主动联系我们，同志们都说不知道如何使用你，我就觉

得，迟早有一天，你会发挥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部长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慈祥地微笑。

菲利浦大吃一惊，回过神来后当即表示他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说得很自信。

部长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脸上的表情慢慢严肃起来。

“养兵千日，用于一时。”部长吐出这么几个字，现场的气氛立即严肃起来，菲利浦坐直了身子，竖起了耳朵。“我知道你的所有情况，我认为你是非常有前途的，值得培养。所以对你的指令都是我亲自过问制定和发出的。你可能注意到，我并没有要求你去搜集情报、发展关系或者建立组织，但那不说明你不重要。我一向认为，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用于一时’的时间已经到了！”

部长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他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康伴智局长立即过去帮他点上。部长开始一边吸烟一边自顾自讲下去，仿佛在场的三个人已经不存在似的。

“这次找你去完成的任务如此重要，以致在你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们就决定提高你在海外情报关系网中的地位和名次。这里不妨给你透露一点，你们在我们内部都是有编号的，那个编号代替名字使用，但

在平时，我们还对你们海外情报关系作一个简单的名词排列，一般每三年搞一次，主要依据是情工关系取得的成绩大小，适当考虑关系的潜力。你虽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我得告诉你，你现在在我部对美情报中的排名已经提升到第 96 位，你的代号是 096."

菲利浦听到这里更加吃惊，国家安全部正式编号的在美特工何止万人，而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竟然得到了 096 的序号。

"你不必吃惊，"部长并没有看他一眼，但却解答了他的疑问，"你有潜力，绝对不会辜负这个排名的。更何况，当你接受今天的任务的时候，你就当之无愧了。"

菲利浦对部长即将说出的任务充满好奇和向往。

七

在北京打工每天赚的钱要远远低于广州，可是小李子的口袋里却存了越来越多的十元钞票。一开始他没有注意到为什么，等到北京一个月后发现口袋里装不下了，他才想明白为什么。原来北京没有多少乞丐，这里路上很干净，连盲流集中的区域也是要被公安定期清除乞丐的，这些乞讨属于社会阴暗面，北京城是祖国的首都，自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小李子恍然大悟，原来有一个月没有遇到乞丐了。随即他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他想起了广州盲流集中区域的那些乞丐特别是乞儿和残疾人。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乞讨不景气的日子有人会像自己一样帮助他们吗？

小李子边想边把一大捆十元钞票扎起来，他把钱放进行李袋里，就放在那个被捕的杨文峰留下的小包裹旁边。他不想乱花钱，他想把钱攒起来，今后有机会拿去帮那些比自己更需要这些钱的人。

在北京打工还有一些不同，这里什么都很正规，连找一个搅拌水泥的临时力气活，雇主都要看身份证，小李子不但没有身份证，而且当雇主询问他的名字时，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个正规的名字。在小李村，大家都叫他小李子，只有等到领身份证时才会被正规问到叫什么名字，而古光老人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始终没有想到孩子是需要一个正规名字的。

想到古光爷爷，小李子心里一阵难过，也不知道古光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小李子决定打那些帮人办证人的电话，办一个假身份证，不然也真是不方便。他在盲流集中区的墙上随便抄了个手机电话号码，然后在公

用电话亭拨通了电话。那边的声音很小很紧张，说最近抓得严，大家都要小心。小李子说知道了。

那边的人又问：愿意出多少钱？一千五百元的话是货真价实的身份证，是公安派出所直接发出的，除了不宜坐飞机出国外，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八百元的也是真的，不过不宜的事项中多加一个不宜银行开户；另外还有五百元以下的有各个省份的，基本上都可以作为日常身份证明材料用。那人补充说，还有军人转业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到博士证书，未婚证，结婚证和处女证明书……

小李子打断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只需要一个可以打工的住房的就可以了。那边的人有点失望地说：一百二十元，有现货。

于是两人相约见面，那个人比较谨慎，约小李子到一个偏僻的胡同见面。小李子转了一路公共汽车才找到那个胡同，但当他进入没有什么行人的胡同后，那个一直在胡同口等他的办证人紧张地溜走了。

因为他看到小李子身后不远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便衣……

小李子等在那里好一会，这时他也发现那几个人在黑暗中晃来晃去，他觉得好笑，办一个一百二十元的假身份证，还弄那么一大群人来？

他朝他们走过去，但那几个人却倏然散开，而且散开的速度如此之快，让小李子都暗暗吃了一惊。

小李子没有办成身份证，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现在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外来民工聚居地。回到平房里，他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这时他才发现，这两天一直有人跟踪自己。按照小李子已经达到的耳聪目明的境界，他当然应该早发现了跟踪他的人，但刚刚到北京的小李子觉得什么都新鲜，而且他几乎都不愿意再想发生在小李村的事。今天晚上发现有人跟踪后，他的警觉又猛然返回。他当即把几件衣服和牙膏牙刷塞进了包袱，走了出去。

没有身份证，就只能找出租平房住，他转过了两个胡同，进入到一间破烂的胡同。这时他感到有人向他围过来。

他站在那里，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一共有四个人，停下来后，其中一个暗影开口了。

“你走吧，但把行李和包袱留下来。”那人命令道。

“不！还是你们走吧！”知道了他们是打劫的，小李子多少松了口气，他不想多惹事。

“别不识好歹。”另外一人低声吼道，“你拿了人家东西，我们现在要取回来。”

小李子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但随即他打定主意，不让这帮人拿回杨文峰的包袱。他心里有种感觉，那个包袱如果落到他们手里，可能对杨文峰不利。而那天晚上短短的目光交流之中，让小李子觉得他和杨文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小李子不想多说，拔腿就走，可是那四个人显然不是平庸之辈，就在小李子开步走的时候，他们四人竟然可以突然发动，而且配合默契，小李子再抬头时，那四个人已经从四面方向把他围在正中间。

小李子不动声色，略微提了口气，继续迈步走去。那四个人一见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打招呼，同时出手过来抓他。哪知道他们不但没有抓住，反而转眼之间，看到小李子站在了四人的包围圈外。要知道，小李子一开始没有用劲，所以他们四人可以轻易包围他。等小李子稍微一提劲，他们四位哪里还是对手。

这四位不甘被耍，突然使出了狠劲，直接向小李子冲去，下面发生的事，四位都看得不太清楚，先是感觉到有一阵风吹来，随后感觉到发生地震的感觉，之后，等他们回过神来，四人有两人坐在地上，另外

两位躺在三丈外的臭水沟旁。

而猎物已经在四十米外的胡同口。

眼巴巴看着到手的猎物转眼之间消失在胡同口，其中一个揉着红肿的手臂狠狠地骂道："妈的，我说早该使用武器的，这不，让他跑掉了！"

八

小李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头，那四个人都一般年纪，穿戴很整齐，绝对不像歹徒，而且在一般人眼里，应该是身手不凡的。他们为什么要拦路抢劫自己，又为什么指明要自己取走的杨文峰的小包裹？那天晚上，当他想来想去无法想通时，突然不觉莞尔一笑。他们既然要找杨文峰留下的包裹，那答案一定在包裹里。

他拿出杨文峰的那个小包裹，犹豫了一下，但随即想，如果杨文峰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开的包袱，一定不会怪罪的。

包袱打开了，两条换洗内裤，两双袜子，其中一双显然没有洗，发出了一阵臭味。有一小包十元的人民币，大概有两百元。另外在下面有两本书和一叠稿纸。两本书都是香港出版的竖版书，一本叫《致命弱点》，另外一本叫《致命武器》，都标明是小说，小李子稍微翻了两页，

发现印刷很粗糙，第一本《致命弱点》是写什么间谍和情报误导、情报治国的，小李子没有兴趣，放下了。他翻开另外一本叫《致命武器》的小说，看了介绍发现是写什么台海大战、中美台三方角力的，他也没有兴趣，正准备放下，发现小说的目录里有“盲流”的字眼，于是翻到那些章节，看了一下就被吸引住了。他把这本小说拿出来，准备有时间时再慢慢读一下。两本书下面是一本厚厚的稿子，是用钢笔写的，第一页上是四个大大的字：致命追杀。下面有一行小字：本小说纯属虚构。

小李子翻了两页，发现字写得很乱，而且至少经过好几次修改，不认真读还真无法看清楚。他想这杨文峰大概是作家，写了这两本书，正在写第三本。他把小说稿子放下，看到包袱里还有一些剪报，他把几十张国内报纸的剪报一一取出，这时包袱里已经空空如也，他不禁疑惑起来。这包袱里哪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总不会是为了那二百块钱吧？还是那两本书？显然都不是，那两本书都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印刷得错误百出，估计到便宜书摊上就可以买到。

纯朴的小李子没有往那本《致命追杀》的稿子上想。

小李子想不出个所以然，也就不再想。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拿出杨文峰包裹里的《致命武器》读，几页翻下来，他再次读上了瘾。特别是那些描写盲流的章节，读起来是那么的熟悉，读进去却让他感觉那

么陌生！他如饥似渴地读着……

写到这里，有必要停下来提醒本书的读者，也顺便做一些交待和回顾。因为那天晚上，也就是小李子打开杨文峰留下的包袱、开始翻阅并一下子迷上了那两本小说的日子虽然无关紧要，连作者都记不清了，可是，对于小李子，那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大家还记得，前面讲到的小李子的特点，他虽然从小跟着世外高人古光老人苦练成为现代社会的数一数二的绝世高手，可是他毕竟不久前才刚刚过十八岁的生日，而且好像一张白纸一样纯洁无瑕。在他十几年生活中，除了青山就是绿树，他最得意和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也就是小时候满山追兔子和静静坐在那里看山谷里的火车。山里的生活如此悠闲平静，以致身怀绝世武功的小李子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状况，直到有一次乡长带着县里的警察去抓他，骂他“野种”时，小李子在一气之下激发出自己都不知道的绝世武功。

那之后，小李子开始了逃亡生活，虽然在孤零零的路途上，他也曾经黯然伤神，也曾经在无数个早上醒来时发现枕着的衣服上湿乎乎的一片，好像天空下雨，墙壁流泪了。然而，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大城市的小李子很快忘记了过去的一些不快，或者说，他忘记了自己，注意，这不是所谓忘本。如果你只有十八岁，这之前你一直生活在山里，然后来到繁华的大城市，如果你在农村看到的最大钞票是人家手里的

十元纸币，而到城市的一个星期你就靠自己的苦力挣得一张有毛主席头像的百元钞票，你就会原谅小李子的所谓“忘本”。

概括一句，在那天晚上他无意中翻阅杨文峰留下的小说之前，小李子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充满莫名其妙的无数向往的农村进城的民工。他欣赏城市的高楼大厦，盯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感觉着车水马龙的都市街道，这时的小李子就像我们城市人看好莱坞大片一样兴奋莫名，就像城市的孩子有机会到洛杉矶、巴黎、香港和东京逛迪斯尼乐园一样激动。再进一步形象化一点，也可以说来到广州上海北京的农村山里人小李子仿佛突然置身于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他到处看、到处走、到处感觉，虽然他穿的破破烂烂，虽然他得干那些脏活苦和危险的活以维持温饱，虽然他就住在城市人丢弃垃圾附近的破房子里，虽然城市人并不把他们当人看，但突然置身梦境般的童话世界的大孩子，又哪里有时间和心思想到自己呢？

杨文峰那本描写盲流的书《致命武器》改变了这一切。

如果读者看过《致命武器》这本网络小说，那么到此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这里为那些没有看过的读者作一简单介绍。一位化名杨恒均的作者写了本间谍小说《致命弱点》，随后又写了本续集《致命武器》，两本书都在香港出版，印刷得很粗糙，标价又贵，杨恒均决定在网络上推出。结果就在海内外网站上登出了。

看过《致命武器》的读者都记得，这是一本描写中国农村进城的青年民工的政治间谍小说。作者虽然对盲流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描述，但只要读报纸的人都知道，作者使用的材料大多为国内官方报纸媒体的公开报道。小李子在打开包袱拿出那两本书后，看到了很多剪报，那些就是杨恒均收集写小说的素材。

虽然是公开的材料拼合而成，然而小说对盲流的悲惨现状和社会不公正的描写和分析还是很震撼的。小说作者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读法国人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却觉得一点也不悲惨，而当他置身于中国各大城市里那些外来民工聚居的地区的时候，当他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处境他们挣扎他们遭遇的不公平的时候，他感觉到真正的“悲惨”。《悲惨世界》是法国文豪一百年前创作的世界名著。杨恒均在这次采访中没有告诉大家，他写小说是不是受到了维克多雨果的启示。

在杨恒均的《致命武器》里，他虚构了一个喜欢读书的年轻农村民工李昌威，他到处流浪打工，短短几年脚踏人世不平路，眼见人间不公的事，小说通过盲流李昌威的口，向这个社会和人民的政府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农民进城要户口？为什么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富起来的都是城市人和政府的人？为什么受苦受难，被牺牲、成为改

革开放副产品的总是农民？为什么道理和正义总是掌握在政府手里，为什么农民总是受欺负最深而同时又被认为是最无理取闹的人？

小李子当时就是翻开了这样一本书，从那天开始，世界没有什么变化，小李子也还是小李子，从破工棚和出租屋里出来后，他眼前还是那个欣欣向荣美轮美奂的车水马龙的首都北京，然而他眼里却多了一些东西，就是那些东西让他日益沉默，让他日益不快活，让他渐渐愤怒……

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变，那么小李子眼里多了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看到以前视而不见的什么东西呢？

他看到，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下，那些赤着膊拼命工作的农民工；他看到，在霓虹灯下，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农村青年；他看到，日新月异的小轿车里城市孩子的粉红脸蛋的同时，也看到车窗外等在那里等雇主光顾的农村未成年少年；他还看到，漂亮的玻璃墙，也看到玻璃墙上自己浑身褴褛的衣服以及和这个美丽的城市格格不入的农村人的悲哀……

一句话，从那天开始，小李子眼里多了自己，以及多了和他共命运的农村来的外地民工。

他开始思考，开始痛苦，开始悲哀，也开始愤怒……

小说中的李昌威说出的每一句话，既让小李子感觉到陌生，又让他感觉到熟悉。陌生的是，那些话、疑问和呐喊，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熟悉的是，一旦说出来，小李子发现，那其实就是自己心里的话，只是埋藏得太深太深。

现在，当他读完一遍这本小说时，他感觉到李昌威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一直憋在心里而不知道如何问也不知道向谁问的，李昌威的呐喊好像是为他呐喊……

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把那本小说中写盲流的章节“盲流之歌”看了三遍，当他再次找到一个办理假身份证的人购买身份证时，人家问他：“小李子不是一个正规的名字，不能放在身份证上，你想身份证上写什么名字？”

“李昌威！”他脱口而出，一点没有犹豫，心里有一些骄傲，也有一些悲壮。原来古广爷爷从来没有为他申报户口，为他取名字，现在，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名字：李昌威。

九

“096，你现在仔细听着，”部长边抽烟边说道，“但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的话，不明白就问。”于是部长开始讲故事和部署任务。

1989 年六四风波发生后，我国对外情报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陷入谷底，特别是对美情报，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部几乎一连一个星期无法上报中央一份像样的情报。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海外情报关系和干部的冲击。身在海外的情报员由于受到大量的海外媒体的误导，心中对中国政府产生不理解甚至怨恨，有些情报员发信回来公开申明和国家安全部门脱离关系，有些碍于面子或者经济利益，虽然没有公开，但进行了明显的消极怠工。我们部本身也出了问题，很多情报干部（情报经营人员）心生不满，一时之间，情况很混乱。当时我们国家面临着美国明目张胆的和平演变的挑衅，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急需这方面的情报制定国家政策。可是，情报工作靠急和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改革开放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情报网，因为六四的冲击，一夜之间被破坏殆尽。

可是，部长停了一下，又换了根烟，接着讲述：要想经营部署一张新的情报网，快则十年，慢就得两三代人，谈何容易。那时，我还是一名情报局局长，但我已经感觉到肩膀上的担子的沉重。就在这时，他走进来自愿为我们提供情报……

“自愿走进来提供情报？”菲利浦喃喃地重复着，因为这是一个英语翻译过去的情报界专用词语，他皱了皱眉头。

是的，部长吐了口烟，解释道：就是“Walkin”，指那些突然走进对方的领事馆或者类似的派驻机构，要求提供情报的间谍特务。你应该知道，每个国家都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培养情报人员，特别是那些把对方重要机要人员或者官员拉出来的攻坚项目，几乎是不惜成本。可是，你是否知道，自从有了间谍特务这一行，最有价值最致命的间谍却是那些毫无来由毫无征兆，突然接近你，神秘地说“想要情报吗”的“Walkin”（走进来）。冷战期间美苏的间谍历史也说明这一点，给对方最致命一击，为自己提供最重要情报的情报员并不是那些策划良久的打进去拉出来的，而是那些心血来潮为了还赌债为了买一部豪华小轿车为了住进别墅的叛变人员。

“这么说，这个走进来为我们干的人是为了钱？”菲利浦插了一句。

不是，部长果断地说，完全不是，这个走进来主动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是一名华人，他很神秘，也很专业。他当时利用到中国大使馆的机会递了张纸条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到办公室小心打开后，发现纸条上写的是：请贵使馆领导把纸条转交给国家安全部情报局领导。下面还有一行字：请贵局人员拨打如下的电话号码。下面是一行华盛顿的手提电话号码。

纸条辗转传到我的办公桌上，因为下面谁也做不了主，当时由于海外

情报网受到破坏，国家安全部内部也有些干部产生了离异之心，所以我们那段时间有点草木皆兵。平时这样的小事，一个下面的处长甚至海外的站长就可以决定了。可是特殊情况就不同了。我当时看了纸条后，产生试一下运气的念头。于是安排了人员从纽约公用电话亭打通了那个手提电话。

如果那个接电话的当时稍微罗嗦一点，又或者躲躲闪闪的话，我们的人员会立即切断电话。但是，他却开门见山，告诉我们他已经邮了封信给某某中资公司，让我们务必第一时间拿到那封信。

“拿到了那封信？”096 情报员焦急地问。

是的，部长挥了挥手，赶走了眼前浓密的烟雾，继续讲。那封信立即被证明价值连城，里面包着一些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的原始文件复印件，每份文件都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高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啊……”096 情报员惊叹道。

这还只是开始，部长表情平静地说，两次获得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以后，我们开始互相约定传送情报的方法。虽然是互相约定，其实主要是他决定，我们照做。我们非常谨慎，知道这种突然要求提供情报的人也会因为各种理由而突然消失。我们虽然也有意摸清对方的底细，但由

于对方和我们一样专业，而且比我们更加小心谨慎，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要提供情报给我们……

“‘始终’是到现在的意思？”096 情报员问道。

是的，许长征部长点点头，接着说，不过，这十年下来，虽然始终没有搞清楚具体情况，但也从他提供的情报中推测出一些线索，此人是华盛顿圈内的人，而且和中央情报局关系极其密切，而且有看透人心的本领。

“会不会是反情报或者中央情报局的阴谋？”096 情报员警觉地问。

我们一开始当然也这样怀疑过，特别是当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生活补助”而他断然拒绝时，我们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但是这些疑问在他提供的情报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卑鄙。近十年下来，到现在为止，仅仅从他提供的情报来判断，此人绝对不是反情报人员，而且这人极其热爱中国，他提供的情报都是涉及到美国如何对付中国的，此人的爱国还可以从他从始至终拒绝任何金钱可以看出。按照他这些年的成绩，就算给他一千万美金也不为多。

十

部长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房间里的四个人都沉默了一会。096 情报员最先开口。

“许部长，我的任务是？”

许部长透过浓浓的烟雾看了眼菲利浦，眼睛里露出了一丝痛苦和不忍的表情，缓缓地说：“你的任务就是搞清楚他出了什么事！”

“他出事了？”096 惊呼一声。

“是的，”部长脸上再次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两年前他突然紧急求救，要求我们派遣重要人物到洛杉矶碰头，他随后会从华盛顿飞过去，于是我们派遣了情报局一位经验丰富的副局长前往洛杉矶……，结果两个人再也没有消息……”

“他们出事了？”096 难过地问。

“096，我希望你尽快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他们是否出事了，出事前出了什么事？”许长征表情沉重地说，“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倾全力秘密调查此人是谁，出了什么事！我再次重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查个水

落石出。我们会提供你一切支持，也会把所知道的有关此人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你。”

部长说到后面，明显底气不足，他又低声补充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情况确实很有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当然我们有他的编号，不妨告诉你。按照重要程度，他在我们国家安全部统领的对美情报网中的编号是 006.”“006？”096 低声重复道。

“是的，006，”部长站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虽然说我们内部按照重要性编排的这个代号每三年就要变动一次，但 001 号情报员是周总理亲自封的，奖励他当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贡献了奇勋，所以这个 001 就不再封给后来人。002 情报员已经于二十多年前在美国被叛徒出卖，死在 CIA 的秘密监狱里。003 到 005 三位编号目前仍然空着，为的是留给中美开战时使用。然后就到 006 号情报员！”

“啊……”096 忍不住喊出来，部长说的婉转，其实，这 006 号情报员就是当今排名第一的王牌情报员。

“096，你现在知道自己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了吧？”部长勉强挤出了一些安慰的微笑。

096 情报员头上渗出了汗珠。

……

三位离开后，许长征部长在烟雾缭绕的书房里踱着步，这是除躺在按摩椅上之外的最好的思考方法。

他对 096 有信心，他观察了这位华盛顿的年轻人很久了，而且又亲自给他制定并发出了那两个指令，他应该已经拥有了完成最艰巨任务的技能和心理。

许长征部长刚才讲的故事句句是真，当然他没有完全讲完。这样也好，这样无论是让 096 还是其在场的局长们都认识到，部长关心着每一位战斗在海外战斗在敌人心脏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情报员！

006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最优秀的情报员，虽然至今都没有弄清楚他的名字和他的长相。单单从他历年秘密传送回来的绝密情报来说，专门委托 096 去调查他的情况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不过，部长刚才说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不知道那几位听明白了没有？

共和国的情报头子许长征其实比谁都明白，干这一行的随时准备牺牲，准备被出卖，或者准备出卖人家，没有什么是值得“不惜一切代价”的！096 虽然年轻，但悟性不低，在场的两个情报头子就更应该知道，一

向说话留有余地的部长绝对不会随便说出“不惜一切代价”的话。让他们心里有所感觉和准备是应该的。

许长征停在烟雾中，抬头长长叹了口气。他想知道，006 情报员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情报？他断断续续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找到了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方法”到底是指什么？006 当时同时又暗示他自己也找到了对付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绝招，那又是指什么呢？

他太想知道了，于是派遣了国家安全部最衷心最资深的情报据周副局长亲自前往美国接应 006，当然他也知道，因为一直不知道 006 长得什么样，自然无法安排替身，这使得周付局长的任务从一开始就充满危险。

无论从 006 十年来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绝密程度，还是从他说过这话后就连同前去接应的情报局周副局长人间蒸发的严重性来判断，许长征越来越相信美国情报机关终于找到了“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办法”。

美国没有一刻钟停止过改变中国的念头，无论是使用武力还是和平演变，他们无孔不入，而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在老军委主席的领导下，他带领国家国安卫士和党的战士们这些年日以继夜，见招拆招，兵来将挡，虽然左支右绌，但始终没有输过。可是，现在美国终于找到了绝招，而且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中国？

那正是许长征部长心底深处最感害怕的，不，不是害怕，而是恐惧。

他差一点被自己脑袋里的恐惧幻想吓破了胆，要不是有人敲门，他也许就一直站在这里让自己的幻想折磨自己。在心底里，他认为只有恐惧的折磨才能让人冷静让人坚强，最后让人置于死地而后生。

他以为是情报局长康伴智回来了，门开后才发现是秃顶的反间侦查局局长沙伟。国家安全部虽然有二十多个局，但这情报局局长康伴智和反间侦查局局长沙伟可以称为他的左右手。每两天就会见一次面。

“许部长……”沙伟进门后还没有站稳，就怯生生地喊了声。

“什么事，说吧。”许长征没有看他。

“关于追查杨文峰包裹的事……”

“哦，怎么样了？”许长征盯了他一眼。

“我们找到了那个民工……”

“事情解决了就算了，不用再汇报。”部长不耐烦地说，“把那份《致命追杀》的稿子拿来给我，任何人不许看！”

“不，不是，许部长，我们找到他好几次，但都被他跑掉了。”秃顶局长沙伟好像偷了东西的小孩子似地轻轻说。

部长转过身，嘲笑地看着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该不会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搞到吧？”

“不，不是，名字我们倒是知道了，”秃顶沙伟紧张地说，“只是他好像很会跑，我们四五个人眼看就包围了他，可就是抓不住……”

“嘿嘿，真有意思，”部长声音里的嘲笑更加浓了，“要就是你的手下没有事情干，故意在玩猫捉耗子的游戏，要就是……哈哈，那个农村来的打工仔是什么金庸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哈哈，告诉我，他叫什么，郭靖，还是杨过？还是……”

“他，他叫李昌威。”

空气突然凝固了似的，就连房间里浓浓的烟雾也好像停止了移动。沙伟发现刚才脸上还有嘲讽的许长征部长刹那间脸色煞白，脸上的嘲笑甚至还来不及消退，竟然硬生生地凝固在脸上，看起来异常怪异。

“真、真有此人？”部长让自己勉强站稳，色厉内荏地喝道，“真有李昌威这个人？那不是杨文峰《致命武器》里的那个独臂大侠吗？……从、从现在开始，务必抓获李昌威，活的死的都要！”

他停了一下，又厉声喊道：“不惜一切代价！”

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对自己手下的局长说出这个本来应该避免的极端话语。秃顶局长沙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表示要立即去安排，追杀到底，不惜封锁北京城。说罢准备离开，又被部长叫住。

“杨文峰在哪里？”

“杨文峰？”沙伟想了几秒钟，“按你的吩咐，我把他送到西山政治精神病院去了。”

“看起来，我得和他谈谈了！”部长说完，挥手让沙伟离开，自己转身瘫坐在按摩椅里。

第四章

一

西山政治精神病院其实并不在西山，而是从中央首长别墅云集的北京西北郊玉泉山再向西翻过两座山，在崎岖的山谷拖拉机路上颠簸二十分钟才可以到达。这里路窄山险，本来就人迹罕至，加上从北京过来一定要经过戒备森严的首长和军队驻地，所以这地方绝对保密。对内，只有少数领导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块封起来的禁区，他们心里大多以为这里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神秘疗养院；对外，这里并不存在。北京市郊区地图上，这里和旁边一样是一大块深颜色，表明这里是一片高山峻岭。也有一些喜欢冒险的市民从没有路的地方跋山涉水偶尔经过这里，但北京市民大多见惯不惊，在北京这个小小的都市，像这种莫名其妙被封起来包围起来被层层岗哨保卫起来的名胜古迹和风水宝地足足有两百多处，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禁地总和。北京市民素质高，对此只是摇摇头，叹息一声掉头就走。

反间侦查局秃顶局长沙伟把两人送来时，“死魂灵”已经停止了一会哭一会笑，只是一路上嘴巴滔滔不绝。加上山高路遥，沙伟烦死了，恨不得给他一个耳光；与“死魂灵”国字脸处长正好相反，车开出北京后，杨文峰就一路保持沉默。秃顶局长沙伟看到豪华小车进入山区后，杨文峰开始左顾右盼，脸上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惊讶和向往。

沙伟看的没有错，杨文峰确实被车窗外的青山绿树吸引住了，特别是离开西山十分钟后，小车几乎是在树影森林和小溪中一摇一晃地行进。

又过了十分钟，小车突然停下时，杨文峰微微一怔。他抬头看时，车停在一座笔直的悬崖前面。杨文峰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堵高达十米的石头墙壁。局长下来后，杨文峰和“死魂灵”也在警卫的带领下走下来。

杨文峰鼻子里吸进一股让人心旷神怡的山里的气息。眼前的高墙真让人扫兴。高墙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石头门，杨文峰注意到时，门已经悄然打开，三个全副武装的国安警察走出来，对局长敬了个礼，然后站在两边一言不发，迎接这一行人进入。进入小门后，杨文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密封的铁桶，顿时感到呼吸紧促，浑身不舒服。

更让他感觉奇怪的是，这里除那些武装的国安警察外，好像并没有什么人出来迎接他们。要知道带他们来的可是国家安全部反间侦查局的局长。

一行人进入小门后，武装警察悄悄把小门关上。杨文峰惊讶地发现，他眼前还有一堵高墙，这个墙是红砖的，比外面的那个石头墙稍微矮了两三米，他们正处于两堵高墙的夹层之间。他们随着一个武装警察顺着这夹层走，这时他发现里面的墙上有一个个用于观察的小洞洞，经过一个小洞时，他掂起脚尖，向里看了一眼。他看到里面有房子和花园。

武警在红砖墙上按了一下，一个小门轻轻滑开。

门口站着好几位形状有些怪异的男人，他们摆着各种姿势，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杨文峰一行。他们穿着各种迥然不同的服装，有一个穿着睡衣，有一个穿得西装笔挺，有一个穿着市场已经很难买到的中山装，另外一个则穿着三十年前红卫兵穿的那种退色的绿军装。

杨文峰这时才想到这里是精神病院，也就释然了。这时，沙伟局长向从花园那边走过来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打着招呼。

“今天你值班？”

“Yes，sir！今天我是院长……”

“带了两位住客，你安排一下吧。”秃顶局长说。

白大褂点点头，朝“死魂灵”和杨文峰打量了几眼。秃顶局长转向杨文峰：“他会安排的，我就不多停留了。部长认为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我不便进去，这里是禁区。”

说完，秃顶局长招招手，退了出去。

局长退出后，那扇门倏然关上。杨文峰和“死魂灵”已经站在铁桶子的最里面。“死魂灵”显然和这里的什么人认识，很快就消失了。

杨文峰就这样住进了西山政治精神病院。他被白大褂带到一个单间，房间没有窗户，但有洗手间，洗刷用品一应俱全，家具都是固定在地板上的铁架子焊起来的。白大褂把他带到房间后，看到这个房间还有一些行李，好像是衣服和鞋子之类的，白大褂随手抓起来，顺手甩到走廊里。杨文峰看得一头雾水。之后，杨文峰在床上坐下来。白大褂并没有马上离开，他站在那里静静地观察了杨文峰好一会，一言不发。

杨文峰抬头看了他两次，只是笑笑。这时白大褂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截黄瓜，放在耳朵旁边开始说话：“Yes，sir，我知道了，就这样办！”然后匆匆离去。

杨文峰目瞪口呆，刚才白大褂站的地方离他只有两步之遥，他看得清清楚楚。电话做成黄瓜的样子并不稀奇，奇怪的是竟然作得如此逼真，惟妙惟肖，看不到天线也看不到显示屏，黄瓜上的枯蒂还看得清清楚楚，真是匪夷所思。

杨文峰使劲摇了摇头，想知道自己是否还是清醒的。他感到一阵昏眩。

他坐在床边，想让自己冷静下来。这里是精神病院。他看到自己房间的门并没有关上，于是走了出去。走廊灯光很亮，走廊两边大概有十几个门，有些门开着，有些还有人在里面欢笑或者哭泣。杨文峰一阵烦躁，他加快脚步走出宿舍，面前出现一幢小洋楼，上面写的是“活动中心”和“食堂”“办公室”等字样。

他走了进去。

活动中心里集中了十几个人，都是男人，大家穿戴各异，其中有些穿着白大褂，奇怪的是，这些穿白大褂的和精神病人混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杨文峰进入后，没有人注意他，大家继续热烈地玩，热烈地聊天讨论着。

杨文峰找了个椅子坐下来，观察了一会，赫然发现，在场的十几个人虽然三五成群，两个一起的，可是其实每一个都在自说自话，根本没有玩在一起，更不是在聊天，他们对着其他人在自言自语，但那些其他人没有一个是在听别人说话，因为他们也在自言自语。房间里好像没有两个人是在讨论同一件事。

他心里暗暗称奇。

坐了一会，旁边一道门里有个厨师模样的人急匆匆走出来，用一只金属锅铲使劲敲打着一个铁锅子，尖声细气地喊道：开饭了！开饭了。

活动室里的人听到后，一个个都站起来，朝小门上写有“食堂”二字的房间走去。杨文峰看了眼手表，才下午三点就吃饭吗？他有些疑惑，但也跟着大家站起来，等到一个白大褂经过身边时，他伸手拉住他的手，轻声问：“我是新来的，我没有神经病，你能告诉我这里的日程安排吗？”

那白大褂像见到蛇一样把杨文峰的手甩开，皱了皱眉头喊道：“讨厌，只有神经病才会说自己不是神经病，你放开我，再说，今天不是我值班，找院长。”

那白大褂说完就想走，杨文峰又急忙问：“那谁是院长？”

白大褂这才停下来，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脸上露出痛苦的想不起来的样子，顺手抓住一个上身穿着棉袄，下面穿着短裤的病人问道：“你知道今天谁当选院长吗？”

那棉袄短裤也一愣，随即说，“今天还没有选呢？不过选了也是假的，现在有什么不是假的？”

两人说完就都跑进餐厅里，杨文峰疑惑地摇摇头，也最后一个进入到食堂。食堂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人，大家端坐在那里，桌子上什么食物也没有。

“吃饭开始！”

那个细声细气的声音再次宣布道。

话音没落，房间里二十多个人争先恐后地摆开了吃的架势，杨文峰吃惊地看到所有的人都同时伏到桌子上，用手在桌子前看不见的碗盘里抓起一把把看不见的食物塞进嘴巴里，每个人的样子都比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更加像是在大吃大喝。

杨文峰惊愕得头皮发麻，而让他惊恐得差一点休克过去的事情这时也就出现在他眼前。

原来，他看到了刚刚在门口迎接他们的那位白大褂院长，现在正坐在他前面两排的凳子上，正把空气一把把往嘴里塞，吃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杨文峰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差一点坚持不住。他勉强自己在最后一排坐下来，这时他旁边的一个正在“吃”的年轻人抬起头，一双高度近视

的眼睛透过变形的厚厚的镜片死死盯着杨文峰：“你够吃吗？我吃不完，你拿点去吧！”说着，他就用手在自己桌子上抓了一下，又轻轻放在杨文峰面前的桌子上。

杨文峰低头看着自己桌子上空空如也的“食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使劲再看，还是什么都没有。是我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常的？杨文峰想着，又扫视了一眼食堂。这里是什么地方？难道这里的人都是神经病？难道这里是神经病的世外桃源，是神经病的自治王国？他想起了刚刚经过的奇怪的两堵高墙，以及夹层中间那些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武装警察，浑身感到冰冷、感到发麻。

杨文峰陷入痛苦的思索中，这时一只沉重的手压到他的肩膀上。他抬头一看，那位白大褂“院长”正居高临下、和蔼可亲地看着他，另外一只手正把那根他刚才还作为电话在用的黄瓜往嘴里塞。

“呵呵，大家注意了，”他一边嚼着黄瓜，一边咳嗽了一下嗓子，一些口水毫不避讳地喷在杨文峰脸上。“呵呵，请听我说，我推荐今天的院长候选人就是这位新来的同志，有没有人反对？”

房间里二十多位正在“进餐”的男人们都不情愿地停下来，大家沉默地看了看杨文峰，又看了看“院长”，大概过了两分钟的样子，接着一个一个举起了右手。

“好，呵呵，全体同意。”白大褂满意地环视了一周，接着提高声音宣布道：“现在开始民主选举！”

刚刚放下的手又一个个举起来，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又把手向上伸了一截。

“好！”白大褂狂喜地边喊边脱自己的白大褂，“全体一致通过。”

他把脱下的白大褂往杨文峰身上套，杨文峰这时已经有些瑟瑟发抖了，几乎是任凭白大褂摆布，三下两下，白大褂已经套在了杨文峰身上。“请问这位新来的同志贵姓，怎么称呼？”前任“院长”卑贱地小声问。

杨文峰哆哆嗦嗦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好，呵呵，”那人举起了杨文峰的手，大声宣布道：“我现在庄严宣布，本院的新当选的院长是杨文峰同志！”

就这样，杨文峰成为西山政治精神病院的新任院长。

二

好不容易摆脱了食堂的庆祝“新当选的院长就职典礼”活动，穿着白大褂的杨文峰一出门就吐了一地。他发疯似地冲到花园里，然后冲到红砖墙旁边，他使劲敲墙，对着那些小洞声嘶力竭地喊，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响，他突然怀疑墙那边是否有人，又或者墙那边的武装警察是机器人，或者是聋哑人，这些胡思乱想和怀疑让他深感不安、恐怖和痛苦。

他顺着红砖墙跑过去，一路上看到花园、池塘和竹林，大概跑了十分钟，又回到了原地，他这才发现他真是被关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桶子里：精神病院是在一个被两道十米的高墙团团围住的桶子里，而那些武装警察则处于两道高墙的夹层之间。

由于墙高林深，这时院子里已经开始暗淡下来。杨文峰浑身是汗，头疼难忍。他让自己勉强靠墙坐下来，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努力思考眼前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这里占地有上千平方米，有一栋宿舍和两栋小洋楼，还有花园池塘和竹林，大概关着至少三十个精神病人，都是三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显而易见的是，这里面关的除了杨文峰外，没有一个正常人。想到这里他开始真正担心起来，他担心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很快也成为真正的精神病？

这里的精神病人实行“高度自治”，杨文峰刚刚被民主选为院长，他现

在就穿着院长的白大褂。

把三十多个精神不正常的中年男人放任自流地关在一起，赋予他们民主权利，这会有什么结果？正常的杨文峰不用深思也会得出结论的。刚刚绕着院子跑了一圈的时候，他就看到在围墙几个转角处，有好几个严重受伤和缺鼻子少眼睛的人躺在地上哀号，从那些人的伤口上看，显然这里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

杨文峰不寒而栗。他扫了一眼高达十米的高墙，想到外面持枪的特工，心里忽然有了个想法。于是，他站起来，假装慢慢朝宿舍走，同时用眼睛四下仔细搜索……

果不出所料，他心中暗喜，原来在很多隐蔽的地方，他发现了摄像小镜头。那就是说整个院子是被严密的摄像镜头监视的。这个发现多少让杨文峰稍微得到点安慰。他想，只要那些监视他们的人是正常人，他杨文峰就不是孤单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文峰很快让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这里的食物都是由外面直接从一个像机场行李传送带的入口送入的，有中式盒饭、面包、牛奶和茶水。整个精神病院没有火种。各种日用品也是外面输送进来的。这里没有统一的日程，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饿了可以吃，困了可以睡。头几天，杨文峰穿着白大褂到处行走了解情况，安

排日程，也碰上几起打斗的，有一个病人把同屋的耳朵割了下来，他抱怨说同屋的长着耳朵却听而不闻，要了也是个摆设，不如割掉；另外一个在下棋时发狠，用棋子作暗器，把对手的眼睛打流血了。除此之外，稳定暂时压倒了一切。

一个星期后，杨文峰已经交了些朋友，原来的院长是一名律师，杨文峰问他的名字，他说还是不说，否则吓你一跳。杨文峰说，那你就让我吓一跳吧。那律师不说话了。那位坐在他旁边的给他分享食物的高度近视的年轻人自称是广东人，在电视台工作过。另外一位，就是那个穿棉袄和短裤的，杨文峰看到他整天都是“这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罗嗦不停，也认识了他。还有几位是宗教信仰者，整天围在一起搞宗教仪式。另外有一位年纪较大的，是西单明主墙时的民运领袖。还有两位长得像军人一样的老者，经常腰板笔挺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坐就是一天，沉默不语。杨文峰也看到几次“死魂灵”，但他看到自己时毫无感觉，显然认不出杨文峰了。“死魂灵”最大的兴趣是找一些愿意和他坐下来，忍耐他长久的直视和啰七八嗦说教的人谈心。和“死魂灵”这种精神病状相比，另外一些人的症状也各不相同。广东电视台的那位年轻人说话谨慎，在交谈或者听见人家说话时，常常发生双手痉挛的症状。大律师则经常处于自责和痛苦之中，有一次杨文峰看到他一个人在花园里痛哭流涕。

杨文峰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而且说句公道话，这里的条件并不

差。杨文峰自从两年前开始写小说后，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到后他那靠和农村来的青年民工一样到处流浪打工维持温饱的生活都快维持不下去。相比较那些拥挤在十几个人的工棚里的日子，到路边买偷工减料的往往混杂着有害物质的专供民工果腹的饭盒，杨文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相比而言，这里的生活倒是别具一格。而且，杨文峰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观察这里的病人，一开始可能是无聊为了打发日子，但一个星期不到，他已经乐此不疲了。他觉得眼前的神经病人都深不可测，都在演绎人生的深刻意义，甚至在向他揭示神秘宇宙和生命的奥妙。

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但他隐约感觉到，只要自己认真观察眼前的人，就会得到答案。

有一点杨文峰是确信无疑的，那是经过他两个星期的观察以及分别接触三十位病人后得出的。杨文峰认为他们都很有教养，受过很高的教育，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曾经是领导干部，剩下的则是知识分子。相处久了，杨文峰甚至发觉自己的不足。例如那位律师知道各种法律，甚至可以清楚地背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位电视台的年轻人则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应该说等等。

杨文峰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一个月里，他看到红墙上的小门打开过几次，其中两次小门打开后，进来的人都戴上了防毒面具，他们是来收

拾两具病人的尸体的。两位死者其中一位是被活活打死的，另外一位死因不明。这一个月里，也有两三位新病人入院，他们进来后的前几天大多保持沉默，但不久就习惯地融入了。由于这里三十多位大多是中老年男人，而且大家又可以随便穿衣服，有些人一天换三次衣服，而且连睡觉的地方也可以随便更换，所以杨文峰很难记得住大家的面孔。何况他观察人也不是想记住他们的面孔，他观察他们的行为，想他们在想什么，更想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进来一个半月左右的某一天，站在那里的杨文峰正在观察几个五十岁的红卫兵打扮的人跳忠字舞，这时他注意到跳忠字舞的那边有一个人也像他一样在那里若有所思。隔得远，看不清，但那人的表情还是让杨文峰愣了一下，他想走过去看清楚点，但等他走过去时，那人已经混进几个正在排演春节联欢晚会的知识分子中，消失了。

第三天，杨文峰又看见了那个人，那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得很普通，一件夹克衫，一条灰布裤子，皮靴虽然擦得亮，但有年头了。他在院子里荡来荡去，像杨文峰一样到处观察，但却有意回避杨文峰。杨文峰想不起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吃饭时和大家集中在一起看电视时，没有看到他。看到那人三次后，杨文峰一天晚上乘机去各个寝室走走，那时除极少数练功打太极拳的人还在宿舍外黑暗的花园里指手划脚之外，其他的都回到小别墅寝室了。可是他每个寝室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神秘的人。

杨文峰发现那人和自己一样，也很有兴趣地在观察周围的人，从那人观察人的神态和眼神看，他好像并不属于这里。这让杨文峰多少感觉到不快和紧张，他原以为这里只有他一人是正常的。

终于，当他发现那人也在偷偷观察自己时，忍不住了。两个月的时候，杨文峰乘那人不注意，快步跑过去。快要接近时，那人转过脸来发现了杨文峰，然后很快跑进花园竹林里，等杨文峰跑过去，那人就消失在红砖墙里。

杨文峰注意到那人目光如老鹰般阴沉和锐利，右眼角有一粒痣。

三

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本来只想追查到杨文峰的行李包裹，销毁那篇即将在互联网连载的长篇小说，这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一两个月过去了，一帮子特工花了大笔值班费和夜宵费却连小李子的手都没有碰到，实在让人气馁。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又或者说是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小李子在花了一百二十块钱买身份证时，竟然把杨文峰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李昌威的名字顺口说出。

于是小李子变成了李昌威。

听到这一消息，许长征两眼收缩，瞳孔泛光，连右眼角的那颗痣也微微颤动起来。噩梦成真，噩梦成真呀，他悲叹的同时也暗暗庆幸和自豪，幸亏自己及时发现，幸亏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危险征兆，否则……他不愿意也不敢再设想下去，他心里发慌，恐惧得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这样，对小李子李昌威的“追查”变成了“追捕”，而当李昌威三番四次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国安警察的追捕时，“追捕”又变成了“追杀”。

李昌威也从呼呼飞过耳边的子弹声强烈感觉到这一点。从第四次遭遇到那些便衣警察开始，他就看出来了。他们不再对他进行合拢包围，不再试图拿着手铐要缉捕他归案。他们对他失去了耐心，后两次一见到他的影子，特务们老远就抽出手枪，打开保险，远远就瞄准，准备射击。

李昌威一看势头不对，纵身就跑，而与此同时，“不许动”的吼声就和子弹一起呼啸而来。

不过，在这样的距离，在这样的状态下，要想伤害李昌威可不那么容易。按照李昌威的武功，在这样的距离向他开枪的话，他完全可以使

用两根指头把子弹接住。而至于这里说的状态，也就是李昌威的状态。在他打开那个杨文峰留下的包袱之前，他生活幸福平和，而且虽然逃亡，却有城市有钱人没有的安全感，这种状态持续了足足一年。在这一年里，他想不起自己会武功，就是想起来了，也不认为那有什么用，毕竟，飞墙走壁、拳来脚往这些山野之人、粗鲁莽汉的把戏和他现在所处的现代化城市格格不入。这种状态持续到一年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在无人的情况下特意伸胳膊踢腿，结果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出什么武功威力。这时的小李子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否会过武功。不过他不介意。只要有浑身力气就可以了。这点他倒是很自信。

但这一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在他打开杨文峰的包裹时改变了！

李昌威沉湎于杨文峰小说中那些对盲流描写的章节，他仿佛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看到了他周围民工的身影，结果当他反复阅读的时候，他渐渐搞不清自己是在看小说呢，抑或是看纪实，一句话，他迷失在这本描写进城打工农民子弟悲惨生活的书里。

低头看书、闭目思考的时候，李昌威迷失在小说里，抬头看眼前的世界时，他又迷失在现实里。他突然对眼前的美轮美奂的都市的真实产生了怀疑，这一切是否都是自己这个一无所有的农村民工的幻觉？就像丹麦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在火柴光中看到的那些合家团聚的圣诞树和丰盛的圣诞大餐呢？

以前小李子干什么苦活累活和危险的活都是快活的，他睡在破烂的工棚里甚至城市人的垃圾场里也都是心满意足，可是现在的李昌威变了。他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放在城市这个背景里来看，他看到的是格格不入的自己，看到的是不公正和不平等。以前他站在路边等待雇用他的城市人，当人家来后，他像看到救星一样，可是现在，当他看到那些城市人连正眼也不瞧他，只是检查他的身子骨是否强壮，就像检查马是否强壮的时候，他牙齿咬得紧紧的；本来到广州和上海后都高高兴兴花钱办了暂住证，但到了北京，雇主鄙视地看着他，问他有没有暂住证时，他猛然感觉到了一阵从来没有的屈辱，当那些城市人把他们吆来喝去的时候，这种感觉如此之强，以致他突然听见“咯咯”的声音，原来他的拳头不但又可以握得紧紧的，而且他感觉到自己现在完全可以把钢筋水泥都捏得粉身碎骨。这一切都是那本书造成的。

但是只要是读过杨文峰写的那本《致命武器》的人，特别是城市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又或者是那些对现实有很深了解的人士，一定会对作者的以上描写产生质疑。作者认为这一点也不奇怪。

当初一个叫林彪的湖北人三下两下就把一本叫《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提高到了无穷高的高度，当时全中国人民几乎人手一本，几亿人可以背诵那本书里的只言片语。更加可怕的是，在那个年代，有些人手握这本小小的红皮书，残杀了差不多几百万中国同胞，当然当时全国

的少女几乎都有过把这本小语录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胸口的乳房上或者脸蛋上的让人激情燃烧的时刻。但毛主席当时却很疑惑，他大胆地产生了怀疑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那本小本本有那么厉害吗！？

《致命武器》自然无法和红宝书相提并论，但大家不要忘记，红宝书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如痴如醉；而一本印刷粗糙的小说《致命武器》的读者只是一位刚刚成年的山里的孩子。当时的李昌威就像毛主席说的，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好办事，就看我们在上面画什么了。对于城市人，对于知识分子，《致命武器》里的内容是在任何一份小报上都可以看到或者以此类推猜测到的。然而，李昌威不是城市人，更不是知识分子。他总共只读过小学和中学课本，只读过金庸的小说，或者听过古光爷爷讲的那些启蒙故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致命武器》这本小说里的内容对于他，就震撼了。

震惊过后的反应是不解，不解之后是思索，思索过后又是不解。

然后他就愤怒了，一旦愤怒，他的骨节就“咯咯”作响。

四

办理暂住证让李昌威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天真的李昌威如果有经验，应该一早就发现情况不对头，从而可以再次化险为夷。

那天他带好所有的材料，下午三点就赶到办理暂住证的地方，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轮到他。那办事的女警官没有抬头，不耐烦地把材料收过去。匆匆看了眼李昌威准备了好多天，还花了不少钱准备的材料，然后开始登记身份证。那女警看了身份证呆了几秒钟，不动声色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了几下。之后，她抬起头，对李昌威灿烂地朝耳朵两边移动了一下脸皮。“请你稍等一下。”

李昌威连连点头，并有点受宠若惊地连声说，没有问题。这时，那女警开始急促地在电脑上敲打，之后她站起身，走到复印机旁边，想找什么又没有找到的样子，皱了皱眉头，就自然地朝里面的房间走去。这一进去就是五分钟，李昌威耐心地等着。

那位徐娘半老的女警再次出来时，冲着李昌威又是咧嘴一笑。李昌威心里很舒服，也冲她一笑。那女警又是一笑……

就这样足足过了十几分钟。在女警的笑脸中，李昌威忽视了由远而近的警笛声音，直到这警笛声突然停下来，而且就停在派出所门外时，李昌威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但已经晚了。

如果李昌威稍微有经验又或者稍微了解人情世故，那么他应该从一开始就看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那女警官的微笑上。这不是说警官或者政府公务员在待人接物中都是摆着张苦瓜脸，从来不微笑，这不符合事实。然而，任谁都知道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政府的人，城市人的人，在接待像李昌威这样一个农村来的民工时，是绝对不会露出笑脸的，脸上的肌肉也绝对不会朝耳朵那里移动。接待李昌威的那位警官不但露出了笑脸，而且还两三次直接对李昌威露出来。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错，当那位女警一看到李昌威的身份证时，就产生了怀疑，她在电脑上敲了两下，通缉令就出现了。女警随即看到通缉令里有一行字“此人极其凶残和危险……”，于是女警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当天派出所里只有两位值班女警，她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了紧急求救，又借机到房间里拨通了同伴的电话。出来后她接着微笑，借以拖延时间。

李昌威不但没有从女警的微笑里看出破绽，而且还一度被这微笑搞得心里暖烘烘的，忽视了警笛的声音。当警笛刺耳的声音嘎然停止在门外时，他才猛然醒悟。他抓起桌子上的身份证和圆珠笔、裁纸刀，转身就走。

当他两步迈到门外时，三支乌黑的枪口正近距离对着他。在这样的距离，要使用速度和敏捷的手指夹住飞过来的一粒子弹也许勉为其难，但要同时对付三支手枪，显然非人力能为的。李昌威这时本来可以退回到房间，然后可以轻易抓住女警或者房间里的办事人作为人质，然后伺机逃走。但他没有这样做。

当然，还有更加容易的方法，也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李昌威有机会全身而退的唯一方法。他固然无法同时截住或者避开三支近距离手枪射出的子弹，但那三个人也绝对无法躲开李昌威目前丢出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他现在手里的身份证圆珠笔和一把裁纸的小刀。但是，李昌威学习的是杀人的武功，而且他又是在愤怒支配下发出这些武功。他知道自己如果飞出任何东西，三位警察都会重伤甚至死亡。

古光爷爷当时怎么交代他的？武功可以在自保的时候使用，但必须保证，绝对不要用自己的武功伤害或杀害任何无辜的人！

古光爷爷的话让李昌威陷入目前的处境之下，他进退维谷。于是他选择了唯一的办法，他伸手往旁边墙上拍去，随即纵身跃起。他飞身跃起的同时，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了。

两粒子弹从他脚板下飞过，一粒子弹射进了跃起的李昌威的小腿肚上，他上跳的速度受阻。正在他要摔落下来时，他双臂猛地运气，两手再

次拍向屋檐，借助这一拍之力，他身子落在了四合院的屋顶上。他想爬起来飞跑，但小腿那粒子弹却在肉里扭曲着他的神经和大动脉，让他的脚不听使唤。他只能使用一条腿和双手在屋顶上攀爬。

这时他听到更多的警笛声音，而且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这里是北京东北城区的最后一片四合院建筑，比较孤立，当时警车只要把这里一包围，就算插翅也难逃了。大腿上的血直往下流。

这时有两位刚刚赶来的国安警察也爬上了屋顶，他们知道接近目标的危险，而且目标显然也无法逃跑了。于是他们停下来，端起先进的进口步枪瞄准目标。

李昌威忍住疼痛，竭力稳定情绪，因为他需要稳定的情绪才能够听到子弹飞来的轨道，才能避开子弹。

左边的那个国安射出了一枪，在子弹飞过来的瞬间，右边的国安特警也射出了一枪。李昌威避过了左边的一枪，结果右边的那一枪从他耳根擦过。

两个特警看到配合如此默契的两枪都被避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啪啪”猛烈开火起来。李昌威身子一晃，跌落下去。

他落在一个叫狮子胡同的一堵大红朱门前，这时只能勉强经过一辆车的狮子胡同两头都响起了警车和大队人马赶来的声音，头顶上两位特警也快速赶过来。

十八岁的李昌威脑袋里一片空白，他猛然间双手使力，硬生生抓向地上的一条铺路的巨石，当抬起手来时，双手里已经抓满了捏碎的碎石，同时他脸上露出凶猛的愤怒……

这时，他听到后面的大红朱门轻轻开启的声音，随即，他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孩子，我扶你进去！”

李昌威的双手松开了碎石……

五

他矗立在初冬的寒风里，凝望着河对面从国会山和白宫屋顶上闪闪刺过来的射灯。从北京回来已经一个星期，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有时间来阿灵顿国家公墓散步。他即将投入到他梦寐以求的工作中去。

“我是最优秀的情报员，096 是最优秀的！”他在寒风中默默鼓励自己，“我掌握了对对岸华盛顿开展情报工作的两件最致命的武器！”

他的思绪飘过波多马克河，飞过美洲大地，越过太平洋，回到一个星期前的北京……

见面后的第二天，许长征部长在北京饭店的隐秘包厢里宴请他，席间菲利浦赵，也就前一天已经跃登国家安全部第 96 号的情报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希望部长和局长能够提供更多的材料，一张照片，一个签字，或者关于那人工作单位的蛛丝马迹，他的家庭，如果都没有，那么在多年的秘密交往中，他总会露出一点什么爱好、癖好，或者暴露了一些感兴趣的东西，一些微不足道的弱点吧？

“什么也没有，我们给你提供的所有情况都在那张纸上！”部长声音里透出沉重。“这也许是我们的失误，但是，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那人很专业，他之所以向我们提供这么多如此重要的情报，可能就因为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情报员只有在感觉到自己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毫无顾忌地提供情报。”

“可是总有办法……”

“不错，”部长打断 096 的话，“以我们在美国部署的力量，以及他和我们长达十年的合作，真要想找出他是谁的话，并不是办不到的。我这里不用对你隐瞒，我们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有两件事阻止我这样

做，第一，以此人的精明和专业程度，我们任何轻举妄动，都有可能让他察觉。如果我们终于找出了他是谁，而他也因为察觉到我们在侦查他而从此分道扬镳，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尊重自己的情报员是我们情报机构的最高原则之一。第二，他早从找到我们的第三年开始就是我们在华盛顿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情报、特别是涉及到美国针对中国搞的阴谋诡计、对华颠覆计谋的情报始终是第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放心交待任何一位重要性不如他的海外情报员对他进行调查，如果……”

“我明白了，许部长，请放心，我保证……”

“唉，”许长征部长深深叹了口气，“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他失踪两年，过去接头的周副局长也失去联系，根据我们的判断，他十有八九是出事了。”

豪华包厢里的空气异常沉重。大家仿佛默哀似地思考了一会。许部长又开始一个劲地抽烟。两位作陪的康伴智局长和副局长已经习惯了浓烟，菲利浦勉强忍住没有咳嗽出来。

“许部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很高兴，也下决心一定完成，只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我的能力有限……”

许长征抬头看着他，面上挤出一些微笑。096 停下来。

“我知道，”许长征开口道，“我知道这个任务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为两年了，我们自己也毫无头绪，你总不会认为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做吧？不是的，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徒劳无功。我既然今天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使用替身把你从墨西哥紧急召回，就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查出真相。”

“谢谢组织信任和许部长的培养。”菲利浦感动地说出一句，但这并不表明他心里就有了谱，这点许长征一定从他脸上看出来了。部长接着说：

“我信任你，但只有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我之所以找到你，还因为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许长征部长在烟雾中使劲眨了下眼睛，096 看到他右眼角那粒痣跳动了一下。

“小赵！在美国做秘密情报工作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要以己之强对敌之弱，一定要抓住对方的弱点，从薄弱环节入手，千万不要逞能，不要不自量力，否则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举个例子，你的电脑知识，特别是黑客知识从业余角度来说，已经达到一流水平。但是你是否可

以倚仗这个技能去进攻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网站呢？当然不行，世界上最好的黑客早就被五角大楼搜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被他们编了号。美国在这方面是强项，我们应该避免这点。所以我当上国家安全部部长后，第一要做的就是废除了高科技密码通信联系，越是高科技越是不安全，我们在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领域都和美国相差至少十年时间，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部目前的能力是可以破译世界上所有的密码。当然他们却无法破译不是密码的密码！”部长说到这里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康伴智局长也献媚地点着头。

“但以你现在的电脑知识和黑客技术，你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编一些程序，你可以进入非保密的美国公民的信箱，你可以……你可能会问，那么这些和我们的工作有关吗？那么我就告诉你，当然有关，因为做情报工作的第二个要点，也是我让你必须注意的第二点就是一个字：人！”

096 和两位局长一起认真地听边抽烟边作指示的部长。特别是两位局长，他们从来没有看到部长如此有兴致，部长平时对谁都是沉默以对。只有对海外归来的情报员才会流露真情，而对于眼前的 096 就更是有耐心和爱心。

“做人力情报工作不是飞墙走壁，不是翻山越岭，更不是溜门撬锁，归根结底一句话，做情报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这一点和前面的第一点可

谓殊途同归。因为在美国做情报工作就更应该是做人的工作。试想一下，美国的保密制度行之多年，很多漏洞都被堵塞了，现在的保密制度执行起来非常严格；加上他们高科技加密技术也远远超过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方面有突破，那是很难的。可是美国的保密工作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所以最后还是一个字：人！”

两位局长脸上始终是皮笑肉不笑的献媚，看不出内心对部长的话到底有什么反应，但听到后来的 096 却渐渐觉得听出点味道和名堂了。

“096，还记得过去八年我亲自交代你的两项指令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现在掌握了对美国人开展工作的两个有力的武器，简单地说就是：电脑和《圣经》！”

六

上个星期没有追到那个右眼角有粒痣的人，杨文峰感觉到气馁和不安。不过一个星期下来他的麻烦够多的了，也就渐渐把这事忘记了。

杨文峰的院长职位早就被民主选举拿掉了，目前的院长是那个不久抬出去的尸体，由于抬出去时，戴口罩的战士们忘记脱下他的院长白大褂，所以这个院长职位到目前为止也就空缺着。估计过不多久，没有

看到院长白大褂的病人们就会忘记这里曾经有院长这个职位。

院长是在一次开党内民主生活会时，被飞来的茶杯砸得脑浆迸裂而当场死亡的。那次党的民主生活会杨文峰也参加了，他不是党员，但他惊奇地发现，这个疯人院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院长当场死亡时，杨文峰暗中记住了那个砸茶杯的人，但后来他想起来对方是神经病，于是苦笑一下，就忘记了。

这天下午阳光透过山里的冷空气投进花园里，大多数的精神病人都来到花园里迎接阳光。杨文峰一个人远远站在池塘边观察着这群疯子。

“很有意思，是不是？”身后突然传来这个带点嘲讽的声音，立即让杨文峰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他并没有回头，但他听得出这声音不属于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一个人，这声音听起来更加疯狂，但却不是疯子嘴里可以发出来的。

“看得出，你很喜欢这里，甚至有点乐不思蜀了。杨先生。”

杨文峰这才回过头，他看到一粒痣，这粒痣长在那双鹰眼般锐利的小眼睛旁边。

“你好像也很喜欢这里。”杨文峰回过头，继续盯着池塘那边的一群人。

“不错，”那粒痣跨前两步，和杨文峰站在一起，“很有意思，不是吗？”

“是的，很有意思。”杨文峰淡淡地说。

“在这个高墙外面，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有些可以让人理解和接受，有些让人无法理解，更加让人无法接受，有很多时候，我想不通的时候……”

“你就到这里来，不是吗？”杨文峰打断他。

“是的，我就到这里来，眼前这些人可以让我换一个脑筋思考，有时让我豁然开朗。”

“他们是谁？”杨文峰冷冷地问。

“他们是谁，有什么重要呢？”那粒痣叹口气说道，“只要知道他们是疯子就行了。”

“是的，我知道，他们是疯子，否则，我们两人就是疯子了。”

那人听到这话哈哈大笑起来，眼角上的痣一闪一闪的。

“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不是吗？”杨文峰冷冷地问。

那人愣了一下，点点头，“不错，他们每个人到这里来之前都有名有姓，有些甚至还大名鼎鼎。喏，你看那边两位，”

那人指了指蜷缩在一棵小松树下的两位军人模样的人。“他们曾经是共和国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其中一位是军长，十几年前由于拒绝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被军事法庭秘密判刑，呵呵，刑满释放后，我就把他们接到这里……”

杨文峰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两位到这里后就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杨先生能够猜到，他们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我想他们肯定很后悔，因为外面早把他们给忘记了。如果他们当初履行一个军人的义务，那他们现在很可能都是军区司令员一级的首长，我见了他们还得敬礼呢！哈哈……”

“你并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只是猜测，或者愿望而已。”杨文峰冷冷地说。

那粒痣嘎然停住了抖动，笑声也停止下来，眼睛开始慢慢收缩，随即

一下子放开，眼角又挂上笑容。

“也许你是对的。你再看那位，就是那位把棉袄和短裤搭配在一起的长头发。”

“我看到了，他有名字的！”杨文峰说。

“对，他不但有名字，而且以前还很有名，他是中央级党报的记者，短短几年就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打假记者’的光荣称号。那些年，嘿嘿，社会上造假的人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东窜西逃。但有一次，他败在了一位造假农民的手下。”

“哦，是吗？”杨文峰转转头，表示了自己的兴趣。

“那位农民一贫如洗，结果竟想起使用石灰和一些红薯粉去造假豆腐，这件事在‘打假记者’的追查下终于曝光。那天，带着一群人背着摄像机终于把那位贫农逼到了墙角。那穿着滥衣破裤的老农瑟瑟发抖，但‘打假记者’想起他的假豆腐对消费者的伤害就铁下心肠，当着电视镜头的面，‘打假记者’出示了那位老贫农无法辩驳的制造假豆腐的证据，然后，他挺了挺胸，调整好角度，让自己正面对着那位瑟瑟发抖的老贫农，侧面——也是他最上镜的那一面，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发出了他早已精心炮制好的一连串拷问造假者良心的问题……”

“哦，那一定很有意思。”

“是的，他当时声音响亮地问道：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假鸡蛋，假酒假烟，毒粉丝毒火腿……现在你竟然使用对人体有害的石灰直接调制豆腐，你想了没有，就在今天就有一个家庭妇女买了你的假豆腐，她家里可能有两个孩子，那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你良心何安，为了那几个臭钱，你……！‘打假记者’说得义正词严，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说到激动之处，他忍不住用手指着眼前瑟瑟发抖的老贫农，可是这时才发现出了问题。”

那粒痣讲到这里，停了停，杨文峰好奇地看着他，想听下文。

“那老农民在这个电视采访中绝对是配角，特别是当‘打假记者’喊出义正词严的结束语的时候，电视台就希望老农是一个渺小的瑟瑟发抖的满面夹杂蒙昧无知和悔恨交加的表情的脚色。所以当‘打假记者’义正词严背诵自己准备好的稿子时，他并没有注意那老农民在干什么。这时当他用手一指，他才看到，那老农民不但停止了瑟瑟发抖，站直了腰，而且脸上一副鄙视的、大义凛然的样子。这表情一下子让‘打假记者’愣住了。就在这时，那老农开口了，‘你他妈的八子，什么造假，老子是为生活所迫，你在那里人模狗样地发什么鸡八议论，你看看你们

电视台，再看看你编的报纸，'那老农也是有备而来，他从身后抽出了好几份那个'打假记者'所在的中央党报报纸，'你们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你们电视新闻和你编的狗屁报纸上哪一条新闻是真的？又有哪一条关于农民收入提高了的报道不是假的？什么狗屁 GDP 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放你们妈妈的屁！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出去乞讨，每年都有多少农民兄弟姐妹因无钱医治可治愈的疾病而死亡，你们这些狗记者，你们报道过吗？不报道也就算了，可是你们却还在那里报道假新闻。老子的假豆腐也许害死一两家人，可是你们的假新闻、假报道，不是正在害死成千上万的农民们吗？我也许毒害了那位妇女的两个子女，可是你们毒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子孙后代，你们他妈妈的八子……'"

"好！"那位眼角有痣的人学得惟妙惟肖，杨文峰仿佛听到了那位造假豆腐的老贫农满口粗言秽语的呐喊，忍不住喝起彩来。

"那提着电视摄像机的人眼明手快，马上把摄像机关掉，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那粒痣心有余悸地说，"可是，我们那位'打假记者'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报社领导处分了他？"杨文峰好奇地问。

"处分他也不为过，不过报社领导抱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从

轻处理了他。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哦，是吗？”

“我估计他在痛定思痛之后，走上了歧路，大概是打假成瘾了。从那以后，他开始把打假的矛头指向我们党的报社和电视台这些宣传机构。”

“哦，是吗！”杨文峰忍不住看过水塘，饶有兴趣地注视了一眼那位上身穿着棉袄，下身穿着短裤的长头发记者。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杨文峰不再追问，他知道，打假搞错了对象的话，被关到这里一点也不出奇。而那粒痣也没有再说下去，他很怕不识时务的杨文峰追问他，因为他不愿意告诉他，那位‘打假记者’是在疯了之后关近来的呢，还是在关近来之后才发疯的。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也是共和国的秘密！

“了解了他们的经历，再去观察他们就有意思得多，对不对？”那粒痣说。杨文峰不得不点点头，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那个姓郭的大律师，那个广东电视台的眼镜记者和那个文学杂志的编辑又是怎么回事？”杨文峰急不可耐地问道。

七

那粒痣饶有兴趣地盯着杨文峰看了好一会，脸上露出笑容，随即摇摇头。

“没有想到，我今天碰上了一个知音，这些年你还是头一个和我有相同兴趣的人，呵呵！”

杨文峰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但他忍住了。那粒痣继续眉飞色舞地边指边讲。

“那个律师是上海很有名的大律师，本来他要是安分守己地当律师赚钱的话，应该会过得很好的，可是他的兴趣却不在普通律师的业务范围里，他专门去接那些并不赚钱的官司，有时甚至免费去为人家辩护。他代表的那些当事人，呵呵，让我怎么说呢，简直是社会的垃圾，是社会主义的垃圾。”

“那些垃圾是什么人？”

“无非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有些是海外偷偷回来的民运分子，有些是代表弱势群体抗争的危险分子，有些是……”

“我知道你说的垃圾是什么了。”杨文峰打断他。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出不起钱，呵呵，出得起钱雇请大律师的人谁还去反对社会主义，对不对？不久，这位郭大律师的生活就陷入了贫困潦倒之中。这当然都是我们计划好了的，我们不会让这样的大律师赢一场官司的，只要他赢一场官司，找他帮忙的人就会多起来，那样他会得寸进尺的。在我们的设计下，他终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那他怎么办？”杨文峰关心地问。

“其实路就在他脚下，他要是执迷不悟，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做了最后的挽救，我手下的公司介绍了一些赚钱的案子找到他，可是，嘿嘿……”

那个右眼角有痣的人停了一下，眼里有那么一刹那露出了不解的迷茫。

“可是，他竟然拒绝了，真是可恨！这些臭知识分子，臭律师，以为在我们的手掌心里还可以搞他们那一套清高？真是有眼无珠！”

“你把他怎么样了？”杨文峰急切地问，其实想一想就知道，这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对象此刻就在对面玩耍，就是杨文峰初次进来时碰到的那个白大褂院长。

“我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他只是执迷不悟，又没有犯法，我们是法制国家，我能把他怎么样？让他自生自灭吧。”

“你的意思是他后来自己发疯了？”杨文峰紧追不放地问。

“是的，这点我可以保证，”那人说，“他后来发疯了，有一天他的思想突然拐不过弯来，我的意思是在错误的歧路上拐不过弯来。据我手下那些暗中监视他的人汇报，有一天，当他接收了一个案子后，他认真地研究了那个回国青年的陈述。之后他突然把自己的法律文件都撕碎，把头发弄乱，然后对着苍天喊道：”说得好，这年轻人说得好呀！我怎么想不到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哈哈，这位年轻人哪里是罪犯，又何罪之有？有罪的是我这样的人呀，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麻木不仁，每天还穿得人模狗样要去为人家辩护，辩护什么？我这个罪人，却整天要去为那些无罪的人辩护！啊，天理何在？“

黑痣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咽了口口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结果他疯了！”

杨文峰喃喃地说：“疯了好，他要是不疯我才觉得奇怪呢。”

“对，还有一位，就是那位你整天和他在一起的广东有线电视台的年

轻人。”男人沉默了一会之后，突然兴奋地指着刚刚从餐厅走出来的戴着厚厚眼镜的年轻人。那人正是杨文峰当天进来后碰上的给他分享“食物”的年轻人。

“我看到你好几次都和他在一起，那么你应该注意到他的神经质吧？”

杨文峰点点头。“是的，我注意到了。”

“那是职业病！”然后那人问：“你注意到他的双手经常神经质地哆嗦，对不对？可你发现那痉挛其实是有规律的吗？”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的手不是哆嗦，特别是他的右手，其实是很有规律地定向抽筋。”

“哈哈，你观察得挺仔细，不错！”那人笑着说，“接着说。”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右手有规律的抽筋好像是受到谈话中的固定词语的影响，我前后观察了很久，发现只要在可以听见的距离内，如果有人的谈话中出现一两个诸如‘六四’‘民主’‘民运’等等词语……”

“敏感的词语。”那人总结道。

“对了，就是敏感的词语。他只要一听到这些词，他的手就有规律的猛地抽筋一次。”

“我说过，是职业病。”眼角有粒痣的人平淡地说，“广东省地区改革开放较早，和香港毗邻，我们中央也考虑迟早香港和广东是要合并的，问题是香港受英殖民地统治太久，很多制度性的规定和习惯无法一下子纠正过来。前些年，中央决定适当允许香港的两个电视频道进入广东地区。但是你也知道，香港的电视台特别是新闻节目经常冒出一些敏感的题材，什么‘六四纪念’，什么‘民主自由’以及报道我高层的‘贪污腐败’和‘争权夺利’等等，经过考虑，有线电视台决定招收一批年轻人，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他们的任务就是二十四小时监视在广东地区播放的实况转播的香港节目。你的那位朋友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人指了指正在花园里和人家下棋的眼镜，在他们谈到他的短时间里，他的手至少抽筋了三次。

“他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听到香港的电视台里出现敏感的字词，那么就用右手马上切换节目，转到广东地方台的广告节目。”

“原来是这样，”杨文峰叹了口气，“我当时在广州，也纳闷，怎么香港人在播送到‘六（四）’时就马上说到‘洁尔阴’沐浴露，一提到‘赵（紫阳）’时就做飘柔洗发水的广告！”

“这工作其实也很简单，但是有时碰上敏感时期，例如六月份之前那段时间，我们规定的敏感字词确实太多，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一天值班八小时，那么那些值班的小伙子的右手就得在大脑的指挥下抽动六十次，而大脑在八小时内必须分辨出从眼睛和耳朵里传来的数万个包含敏感字词的语句。”

“难怪他会神经！”杨文峰恍然大悟。

“我们后来开发了电脑软件接手这个工作，但我们意识到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时已经太晚了，干这个工作的年轻人几乎每个人都落得了程度不同的残疾，其中你的朋友是最严重的。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人抬出工作室的。”

“哦，真可怜。”

“他本来也是最坚强最敏感的同志，可是上次赵紫阳去世那件事彻底击垮了他。因为那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八小时内仅仅封锁和‘zhao’音有关的字就三百多起……他彻底垮了，是被人从工作岗位上抬下来的，抬下来时，他全身都僵硬了，但右手却不停的抽动！”

杨文峰看着花园里的精神病人们，心中升起一阵悲哀和痛苦。

这时那个右眼角有粒痣的人指着一个年近六十的人说：“那位编辑……”

“不用说了，”杨文峰打断他，“他们的故事都大同小异，我知道他们是谁了，不过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下面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这时杨文峰转过身，两人面对着面。

“我，我就是把你送到这里来的那个人。”那人平静地说，“我叫许长征，国家安全部部长。”

杨文峰只愣了几秒钟，脸上带着嘲笑地说：“这里一定是你的实验室，对不对？”

“呵呵，差不了多少，”部长脸上带着笑，“你不是也喜欢这里吗？”

杨文峰不置可否。这时两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小池塘旁边正在对什么东西进行拷问的“死魂灵”，就是那位被杨文峰折磨疯了的许长征最得意的国字脸审讯专家。

八

那个“死魂灵”此刻并没有听众，他孤零零地对着一根枯树枝表情专注之极，不时裂开嘴唇问一些问题的样子。

“唉，说实话，他是我手下最好的审讯处长，他真可以让一根枯树枝改邪归正，也可以让一头牲口痛哭流涕的。”许长征叹息道，“他靠自学修完了心理学的所有课程，早在五年前就取得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比那些心理学博士更加厉害，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想，那大概是因为他手里有很多供他试验的人，不是吗？”杨文峰冷冷地说，嘴角带着嘲讽。

“不管怎么样，他是心理学特别是病态心理学的权威！”

“是吗，”杨文峰嘴角的嘲讽更加强烈，“不过，据我所知，世界上学习心理学的人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他们对心理有问题的人进行心理分析，帮人们解除痛苦，但你们这位心理学博士‘死魂灵’却是把自己学习来的心理学知识用来折磨人，让正常的人心理变态，我说得没错吧？”

国家安全部部长愣了愣，默默地点点头，他不得不承认。他侧脸观察

了一下杨文峰，声音里露出一些疑惑和钦佩。“杨先生，我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你可以帮我消除这个疑问吗？”

杨文峰回盯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部长自顾自说下去。

“‘死魂灵’是我部最厉害的审讯专家，他审讯时提出的问题让犯人无地自容，让他们死去活来，最坚强的嫌疑犯到了他的手里，只有两种结果，要就是和盘托出，要就是精神崩溃，灵魂出窍。可是，可是那天他对你进行了单独的审问，听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灵魂就出窍了，他疯了。你，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吗？”

“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是嫌疑犯，能够做什么？”杨文峰说罢，瞥了一眼那粒痣，那粒痣旁边的眼睛怔怔地盯着他。

许长征沉默不语。杨文峰感到了压迫感。

杨文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重复了‘死魂灵’向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重复了他向你提的每一个问题？”

“是的，”杨文峰平静地说，“我当时告诉他，如果他允许我重复他问我

的那些试图用来拷问我灵魂的问题，并且他对每一问题都做出自己的回答，那么我无条件地配合他的审讯。”

“原来是这样，”部长皱皱眉头，陷入思考，“也就是说，他为了让你尽快配合他，于是答应你的要求，结果他对你提问时，你马上用这些问题来反问他，于是他开始思考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也就是说他开始换位思考，如果那些问题是人家来问他的，他又如何回答呢。我说的对不对？”

“对。”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疯了。”杨文峰平静地说。

许长征若有所思，过了一会才缓缓抬起头，“‘死魂灵’拷问你的那些触及灵魂的问题真那么厉害，你还记得那是些什么问题吗？”

“不记得，我也不想记下来。”杨文峰淡淡地说，“不过，那些问题一点也不厉害，只不过，他每次用那些问题来折磨人时，却从来没有想到如果有人用那些问题来问他，他又会如何回答。”

“原来是这样。透露两个问题问问我吧？”

“没有这样的必要，你自己问自己就可以了，你们都是用这样的问题在拷问人的。”

两人默默地站了一会，远处的政治精神病人们都在各自忙活着。“死魂灵”这时正抱着那根枯树枝痛哭流涕。

“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吗？”部长问。

杨文峰心里一动，但没有动声色，只是沉默地点点头。这倒让部长感觉有些意外，不过他也没有流露出来。

“我还以为你喜欢这里。”部长嘴角带着嘲讽。

“我还没有那么变态。”杨文峰说，嘴角带着不屑。

两人四目不自觉地对到一起，这次两人谁都没有立即移开视线。

两人这样凝视着。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和那些人不一样的东西，”部长说。

“哦！是吗？”

“是的，那些人虽然处境可怜，有时甚至嚎啕大哭，眼睛里流出眼泪，但他们都失去了灵魂，他们眼里都没有真正的痛苦。”部长说着，那粒痣旁的鹰眼直射进杨文峰的眼底深处。

“……”

“可是你的眼睛就不同了，乍一看上去，你眼里流露出玩世不恭和镇静的神色，可是，我看到了里面，很深的里面，我在那里面看到了深深的痛苦！”

部长话音刚落，杨文峰眼里的痛苦突然表露无遗。

部长眼里流露出一丝得意。

杨文峰刹那就藏起了痛苦，镇定了情绪。

“我也在你眼里看到了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杨文峰盯着部长的眼睛。

“呵呵，说来听听，”部长鼓励道。

“那边那些被你关在这里的人，他们眼睛中不时流露出悔恨和无奈的眼神，但是有一种感情他们已经不再真正拥有。”

“呵呵，哪一种？说来听听。”部长饶有兴趣地盯着杨文峰那双已经恢复了玩世不恭的眼睛。

“就是我透过你眼睛外表那种锐利、睿智和尖刻的眼神看到的那种掩藏得很深的、不时折磨你的那种感情，有时你需要折磨别人以掩盖这种感情。”许长征微微眯起自己的眼睛，瞳孔在收缩。

“恐惧！部长，是恐惧，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恐惧，你在害怕？”杨文峰轻松地问道。

许长征放开瞳孔的同时，移开了眼睛。杨文峰注意到，这位国家安全部部长浑身哆嗦了一下，仿佛经受不住下午温暖的阳光似的。

第五章

一

尸体是在北京东城区原外交部大街 31 号胡同的垃圾堆里发现的。

前一天傍晚，一个捡垃圾的农村妇女得到情报，原来在东城区火车站附近外交部大街 31 号的外交部所属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搬家了，留下了大量垃圾等待垃圾公司派垃圾车拖出城。这位妇女在下午赶到附近潜伏下来，一直到下班，都没有看到垃圾车来，她按捺住异常激动的心情。晚上八点，她三步一回头离开现场，星夜兼程地赶回郊区农村，凌晨四点左右，她与同村的两个靠捡垃圾过活的妇女会面，开了个碰头会。这次碰头会是在共同利益指导下的一次团结和胜利的会议。

按照会议上定下的精神，三位垃圾妇女五点启程前往北京火车站，为了不打草惊蛇，不引起同行的猜疑，不被警察赶得东躲西藏，白天，她们不敢靠近目标，只好先在火车站附近游荡，几个来回就把火车站附近的垃圾箱翻了好几遍，有两次便衣警察警告他们不得在火车站附近的垃圾桶里翻找，这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

晚上六点，天渐渐黑下来，灯渐渐亮起来。她们一行三人简单碰了个头，用眼神再次确定昨天定下来的分配战利品的原则，然后三人兵分三路朝外交部街潜进。

外交部街是以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31 号为现在的外交部物

业，世界知识出版社一直在这里办公，两天前出版社搬家了，这里留下了大堆杂物和垃圾。

她们以前都是靠在郊区的垃圾处理场捡垃圾为生，但后来由于北京的进一步开放，外地素质比她们还低的民工潮水般涌入，北京郊区八个垃圾场逐渐沦陷于外地年轻力壮的民工掌握之中。

这些以前在垃圾场过得优哉游哉的郊区妇女很快感觉到力不从心。因为在垃圾场生活要点就在于眼明腿快，一看到有城市来的垃圾车过来，就争先恐后地冲上去，等在那里迎接新鲜垃圾从翻斗车上“哗啦”倒下来……人到中年的妇女哪里比得上农村来的民工？何况垃圾场的农村民工年纪越来越小，有些十一二岁农村来的小孩子，不但腿脚灵便，在垃圾山上如履平地，而且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被污染的脑袋瓜异常聪颖。例如有些河南来的儿童，为了第一时间捡到新鲜垃圾，想方设法避过垃圾场工作人员的视线，绕过工作人员设立的安全警戒线，提前躲在垃圾倾倒处。每天都有满车的垃圾一下子倒放在隐蔽在垃圾里的孩子们的身上，等垃圾车和指挥人员一离开，妇女跟着大队农村工后面朝封锁线冲过去的时候，她们看到垃圾堆里钻出了几个小脑袋，那些十来岁的孩子把蒙在头上的菜叶子卫生纸和避孕套扯下来，露出自豪的胜利的眼光。往往在三位农村妇女气喘吁吁跑过去时，那些孩子已经捡了一怀抱的易拉罐和可回收的值钱的玩意。

她们只能干瞪眼，羡慕得不得了，恨得咬牙切齿。她们后来才知道北京有个政协委员叫张惟英，曾经为民请命，要求限制外来素质低的民工进入北京市，她们这时萌生了要选举张委员当北京市长、当国家主席的强烈愿望。

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的垃圾就应该是北京郊区人的垃圾。

垃圾场渐渐失守的郊区农村垃圾妇女们痛定思痛，开始调整战略策略，开始利用郊区农民的身份，把眼光放到了垃圾源上。

她们进城了。

进城捡垃圾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离举办奥运会越来越近的北京市，大家都在“建设新北京”的口号下掩藏垃圾。警察和便衣更是禁止垃圾佬们在垃圾箱里翻找值钱货。而且最近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在积极开动脑筋，想找出制定禁乞区的理论根据。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对于三位郊区垃圾妇女来说，可谓可遇不可求。当她们三位胆战心惊地潜到外交部街 31 号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垃圾车显然来过，但只是放下了垃圾翻斗，等垃圾装上后，改天再来拖走翻斗。眼前，四个垃圾翻斗安然无恙地停在院子里面的墙边。垃圾已经装上了垃圾翻斗，只等垃圾车过来运送出城。

好险，好险，三人心里都暗暗感叹，一旦运到郊区垃圾处理场，就是那些眼明脚快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小孩子的了。

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三人观察了不到半分钟，然后身体敏捷地分别扑向三个垃圾翻斗车，先是头和手伸进去，然后肚子爬上去，之后是屁股翘起来，再后来，只剩两只脚露在垃圾翻斗的外面。

“我的妈呀！”一声尖锐的喊叫从中间的垃圾翻斗里呼啸而出，冲进北京城上空寒冷的夜空中。

三位郊区的垃圾妇女像正躲在垃圾箱里偷食的老鼠，随着惊恐的喊叫声闪电般地跳出了垃圾箱。

“有警察……”中间那位妇女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地说。

另外两位也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起来，眼睛惊恐地四处搜索。“在、在哪里？”

中间那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指向刚才自己捡垃圾的那个垃圾翻斗。

另外两位疑惑地看看那个垃圾翻斗，又看看死灰般脸色的妇女。那妇女浑身更加抖个不停，连说话的声音也生出了奇异的颤音。

“警察、警察在那个垃圾堆里……”

二

110 巡警和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值班警官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看见眼前的情景都几乎同时预感到，此案很棘手。

作为一个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凶杀案发生过、正在发生或者在酝酿策划之中，至于无名尸体就更加不用说了。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超过350 万，其中有 8 万人靠北京人的垃圾生活，每年冬天，有五十万民工拥挤在不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而且风雪无阻的破工棚里，另外还有一百万的民工的住处没有足够的取暖设备，北京的冬天成为流浪在外的农村民工的第一杀手。

每年冬天，各公安分局的停尸间都会进出不少无名的尸体。公安的同志一开始也很不适应，有些甚至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更何况就算在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十几倍的西方，严寒的冬天也寒杀过穷困的老人和流浪汉。在西方，这些都是要公布上报纸的，就算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香港，每次寒潮来临时，两大新闻台

也会每天统计有多少老人冻死，有多少人因为寒潮而得了重感冒。但在新中国此类消息是作为国家机密的，不适合上报纸。作者在北京图书馆搜索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过往报道新闻，结果发现，从 1949 年到今天，香港因为寒潮来袭而冻死的人超过一千四百人，而中国大陆一个都没有。这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然大城市的警察最感头痛的还是如何区别对待从城市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尸体。有些尸体没有任何意义，卷起来烧掉就可以了，而有些尸体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甚至包含着巨大的危机，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引火上身。如何区别对待尸体的问题完全是一个超出了警察业务的政治问题。有些尸体就像真的尸体，无足轻重，有些尸体却可能引发高层地震甚至社会动荡。有的尸体被发现后，家属带回去，烧两捆纸钱，埋了拉倒；有的尸体却仿佛是什么胜利的旗帜，被人抬着游行示威，有些则被人抬出来压活人。这也是闲话，放下不表。

当天，警察赶到后，围绕着从外交部街 31 号垃圾翻斗车里抬出的尸体，表情都异常严肃。

尸体穿着武装警察的仪仗队制服，金黄的绶带在现场强光灯下闪闪发出金光。尸体大概有一米七六的长度，脸上虽然被垃圾和血迹弄得模糊一片，但从下巴和鼻子的棱角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很英俊，长了一幅天安门仪仗队的共和国国像。

现场被封锁后不久，市公安局刑警队领导亲自来到现场，指挥进行取证研究现场的工作，由于要清查所有的垃圾翻斗车，所以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先是武装警察北京仪仗队的领导赶到现场，确认尸体后，又继续向上汇报。

接下来，又有两个和死者有关的单位的人员匆匆过来，之后是认为死者的死可能和他们单位有关的领导们也纷纷赶过来。

最后到达的是国家安全部侦查局的侦查处长魏建国。这件案子之所以在尸体发现后短短两个小时就惊动了国家安全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死者的身份最为重要，这些精挑细选的武装战士都是共和国的卫士，也是共和国的门面，为了不出意外，不被人利用，他们的生活圈子非常窄小，而且还被多方监视，在这种情况下被人杀害后抛尸就尤其让人震惊；其次，凶手竟然把尸体抛在东城区外交部街，这里办公的单位大多和外事单位有关，可以说是东城区的重要位置……诸多原因让得到眼线通报的国家安全部反间侦查局局长沙伟不敢掉以轻心，当即派自己最得力的侦查处长魏建国前往。

魏建国在国家安全部侦查局工作可以说是浪费人才，因为这位可以让“死人开口”的侦查处长在国家安全部业务范围内见到的尸体总共不超过二十具，大多还是逮捕后死在监禁中的。这让他有段时间闹情绪，

想调往公安部门工作。他羡慕那边的警察，如果够幸运的话，一天就能见到两三具尸体。而魏建国喜欢尸体，喜欢同尸体“对话”，喜欢找出尸体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讲出来的，又或者不敢讲出来的秘密！

但威严的秃顶局长沙伟严肃地批评了他。当时局长只说了寥寥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说：我们这里是很少见到尸体，但一旦见到尸体，那就是大事，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前途的大事。

赶到现场的魏建国站在现场射灯背后的阴影里，静静观察眼前手忙脚乱的一大群人。根据灯光的转换，他在观察的过程中，换了两个位置。他开动了每一个大脑细胞，他要在其它人没有开始思考之前就得出结论，因为他很久没有接触过死人，还因为他太想和眼前的死人“交谈”了。对于他来说，活人都会保守秘密，或者他们会撒谎，然而死人却会告诉他秘密，他们不会开口撒谎。

他是一个工作狂，一个破案狂，他利用国家安全部的设备和资讯，掌握了世界上最先经的破案取证手段。

由于赶到现场的单位实在太多，包括最后赶来的中央警备局的共有六七个单位，而每个单位都是神秘兮兮，都是得罪不起的，所以到十二点现场处理完毕后，大家都在北京市政法委领导的带领下进入到附近

一个电影院的礼堂里。

“诸位都能够代表各自的单位，我希望大家转达我们对各单位的谢意。但我们刚刚请示上面，他们的意见很明确，这只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希望能够放手让公安部门做他们的工作。”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中央警备局的来人打断北京市领导的话大声说，“死者是守卫在毛主席身旁的共和国卫士。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

北京政法委领导没有吭声。

“死者的活动圈子完全限定死了，死者昨天还在上班，晚上没有回宿舍……”天安门武警中队的领导陈述道。

“死者是个优秀的武警战士，认真负责，除了军营生活，平时和外界交往非常之少，少到可以说没有。”“……”

“这些情况对破案很重要，但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拿出来细细研究的。我刚才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案子，我想由我们地方公安处理就可以了，到现在为止，在座的各位并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北京市领导不以为然地说。

看到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北京市领导加重语气补充道：“除非在场的任何一方拥有我们地方公安无法掌握的材料，拥有我们公安部门没有的资源，否则，现在开始，各位都立即退出此案。如果哪位的单位有异议，请通过北京政法委表达意见。”

会场上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北京市政法委领导满意地看看大家，站起来准备宣布会议结束。这时，最后一排传来了一个声音：“且慢！我们必须介入。”

大家都把头转过去，那里站着魏建国，他刚刚和局长通过话，正把手机向口袋里放。他沉着地看看大家，开始陈述他的推测，当然谁都不认为那是推测，他们以为这位神秘的国家安全部侦查处长知道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死者穿戴整齐，显然是刚刚下班后不久就出事了。可以判断出，死者就死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鉴于天安门的神圣之处，我想没有人还认为这个案子只是普通的凶杀案。”

“啊？你怎么肯定他死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很简单，”魏建国接着说，“死者穿戴的是执行任务的仪仗队制服，按照规定，这身制服是不能穿到外面的，一下班，首先要走回驻地，换下衣服才可以外出。死者在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他们的驻地在天安门对面的劳动文化宫附近。这就是说死者是昨天晚上下班后在这段路长上被杀的。从死者后脑的伤口看，死者是被一根坚硬的铁棍之类的东西从后脑呈四十五度角直插进去，从嘴部露出，可见凶器是比较长的。大家再看看死者的高度就不难得出结论，要就是他被刺时是弯着腰的，要就是凶手超过一米九的个头。死者面部表情仍然残留着死前的惊恐，但身上却无搏斗的痕迹，说明死者是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尚未回过神来，就被人在后面给了致命的一击，可以肯定这一击并不是让他惊恐的原因，但却让那惊恐凝固在了他的脸上。那么死者看到了什么恐惧事件？我想天安门广场上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吓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断定，凶杀不可能发生在死者从毛主席纪念堂走向劳动文化宫武警官兵驻地的路上。根据刚才驻地领导所说，这位姓王的武警战士下班后没有回宿舍，晚上也没有回去，今天也没有回去上班。这么说，他既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杀，又不是在宿舍被杀，那么案发第一现场就只能是一个地方！”

“啊，你的意思……”大家一片惊愕。

“他是死在毛主席纪念堂里！”

“不可能，那里闭馆了。”

“闭馆后是要清场的……”

“是吗？”魏建国露出一丝笑意，“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确认案发现场是否在毛主席纪念堂里。大家知道，天安门广场方圆几平方公里内都装上了闭路摄像监视系统，目前有两个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由天安门保卫部门监控，另外一个由国家安全部门控制。你们在场的各位都知道，我们的的监视系统最近更新换代了，设备很先进，而且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装有大大小小的六十多个隐性摄像头。”

大家都听着这位国家安全部的小干部在那里泄露国家安全部的机密，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不过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魏建国笑了笑，说：“你们知道，我们部门使用摄像收集的画面材料同样属于国家机密，除非中央领导签字，否则任何非国家安全部的单位不得使用。这就是说，如果想调看这些录像，你们必须请中央领导签字。我想中央领导不至于为这事签字吧，所以，我们必须加入破案！”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片沉默，在场的各单位代表都失去了兴趣。最后北京市委领导宣布，鉴于此案的复杂性，希望国家安全部侦查部门配合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

三

李昌威醒来时，感觉到身体下软绵绵的，仿佛睡在棉花上，有种飘飘然的感觉。他慢慢睁开眼睛，同时慢慢转动着头，看到自己仿佛睡在树上，地上是平整的树木，那边是几张柔软光亮的牛皮，向上看，闪闪发光的星星近在咫尺，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气，空气里飘荡着玫瑰的香味……

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呆了十天，抵抗力特强的李昌威早已经完全复原了，每次睁开眼睛，他总还是有这种感觉。这个房间装修和布置得并不算豪华，但对于李昌威来说，却是见所未见。那个软如棉花的东西叫席梦思，房间地上的树木自然是豪华的柚木地板，那几张牛皮当然是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至于那水晶吊灯，在李昌威看来，和天上闪烁的星星没有多大区别。

“起来了？”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者站在门口问。

“起来了。”李昌威答道，准备等老者离开后再起来。这花白头发的老者就是当初打开朱红大门让他进来逃过国安警察追捕的人。当时愤怒的李昌威恶向胆边生，愤怒的十指硬生生插进石板，硬生生捏碎石头，抓了两把石粒，准备射向那些追杀他的人。以李昌威的功夫，他虽然无法躲过十几支同时开火的枪，但那从他愤怒的手里射出的石粒也绝

对可以让那些警察身上像被鸟枪打中的兔子，浑身是小窟窿。这时老者打开朱红的大门，那慈祥柔和的声音立即让李昌威平静下来。

这十天里，老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他一次到两次，但也只是问候一两声，再沉默观察一阵就离开了，李昌威也习惯了。在这里第三天时，他就想离开，但老人告诉他，外面已经部署了天罗地网，就算李昌威可以冲出去，也势必让那些人看到他是藏在这个四合院里的。为了不连累老人，李昌威就又呆了下来。好在他每天晚上入黑后，都可以到院子里伸伸胳膊踢踢腿。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感觉到老者在通过窗子的小洞偷看，他甚至可以感觉到老者脸上的惊愕和不信。但两人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交谈。

今天老者在一句问候后并没有离开，李昌威看见老人反而走过来，然后坐在了床前的一张高凳上。

“老伯伯，我可以离开了吗？”

“可以了，他们已经放松了警惕，”一半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者说，“你到哪里去？”

李昌威突然被这问题问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可以到那里

去，他甚至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此时此刻，天地之大，竟好像无他容身之地。

“我还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呢。”老者慈祥地笑着，“我甚至没有问你的名字，走之前你愿意告诉爷爷吗？”

李昌威看着老人，刚才还没有想出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现在又被老人问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此时的李昌威感慨良多，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老人看出来了，于是循序渐进地问道：“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北随州万和镇小李村的人，”李昌威说。

“哦，那你姓李了，当然是这样，小李村吗，都姓李。”老者笑着说。

李昌威想解释，又放弃了，他点点头，“我以前叫小李子，现在叫李昌威。”

“李昌威。”老人重复着这个名字。

“他们为什么追杀你？”老人终于把十多天埋在心里的疑问问出来。

小李子怔了一下，欲言又止的样子。

“从他们追杀你的手段来看，简直是残忍，好像必除掉你而后快。”老者盯着李昌威的眼睛说。

李昌威眼里闪过一丝迷茫，又闪过一丝愤怒，随即他低下眼皮，向眼前救了他一命的慈祥老者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我们村子实行村民自治，自己选自己的村长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们那里是个穷地方，当村长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农民每年有几十种税要收起来，作为村长可辛苦了……我们的第一任老村长累死在岗位上，第二任连任三届，最后也闹得一身病，老村长去年任期届满，他坚持要退下来。可是大家看到老村长那个样子，辛辛苦苦，不但没有赚到什么钱，而且还……当时没有什么人想参加竞选。老村长找到我，发动我参选，他老人家讲了很多道理，我听起来都觉得非常在理。于是我决定参选，村子里的村民听说我要参选，高兴死了，反正也没有别人想当。”

李昌威停了一下，看到老者在认真地听，就接着讲。

“可是这时突然出现了新情况，原来省里向中央报批的修建连接河南信阳和湖北随州的高速公路获得批准，那公路是以旧路改造，正好经过小李村。而且由于小李村正好处于这段高速公路的中点位置，县里决定以小李村为中心作一些开发，建设高速公路的辅助设施。这个消息县里先知道的，我们小李村是最后才知道。县里知道后，就有领导打开了小算盘。要知道，小李村可谓穷乡僻壤，土地一点也不值钱，可是高速公路计划获得通过，而且小李村成为中心后，情况就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土地开始值钱，土地一值钱，村长的位置就非同小可了。”

这时李昌威的思绪已经完全飘回到遥远的小山村。

“县里有个领导开始盘算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小李村当村长，这要在平时当然很容易，要城市户口难，把一个农村户口迁到另一个农村，很容易的。结果县领导就办成了，可是这时我们已经开始了村长选举，虽然也有一两个人参加竞选，但我以高票当选。县里那位领导可急红了眼，他们以程序有误迫使镇政府宣布我们的选举无效。这时，镇政府也知道了修路的消息，镇长也偷偷在村子里扶持他的人，他并不奢望他扶持的人能够当选村长，他是寄望县领导的人当了村长后，可以用他的亲信，让他们进入村民自治委员会。于是，第二次选举开始了。”

李昌威脸上露出了竞选时的激动。

“结果无论是县领导的人还是镇长的人，村民都不买帐，我第二次高票当选为小李村的村长。这次他们又来到小李村，宣布有人举报选举中出现徇私舞弊和贿选，他们也不调查，就宣布第二次选举也无效。这时镇长也开始活动了，他在村民中放风，不选刚刚搬到村子里的某某当村长，选举永远无效。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县里和乡里开始注意我。毕竟两次高票当选的都是我一个人。如果我不参选，他们的人就是唯一的候选人，那当选就顺理成章了。县里和镇里也找到我，软硬兼施做工作。我本来也无所谓，就想放弃。可是这个时候老村长来到后山古庙里找到我，老村长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他说到最后，带我来到门外，用手一指，哦，我看到山下几百个村民等在那里，向我招手。我决定竞选到底。”

看着李昌威脸上坚毅的表情，老者脸上露出了佩服和迷惑的复杂表情。

“一个月中我们小李村开始了第三次的民主选举村长的大会。那次选举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从程序和具体操作的细节上，都做到严格按照规定，一丝不苟。结果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仍然是高票当选。可是就在我们准备交接时，镇长带着县里来的警察冲进选举会场，我们原来以为这次他们挑不出什么毛病了，结果他们说我的出生年份不对，说我不够十八岁。他们说国家安全部有我的详细记录……”“真是瞎胡扯，国家安全部怎么会有你的档案？”老人不以为然地插了一句。

“他们还骂我，骂我野种，还想来抓我打我，我就还手了，结果几个警察被我打倒在地……”

“你把警察都打倒了？”老者本来想问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把几个警察打倒在地，但突然停下了，他想起每天晚上那孩子在院子里翩翩飞舞的样子，不禁陷入了短暂的沉思。过了一会，老者才抬起头，喃喃道：“他们不可能为了这事追杀你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北京大多不知道，知道了真相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党绝对不会支持他们。看那些追杀你的人组织严密，个个会飞墙走壁，枪法如神，绝对不是地方政法部门的。”

“我没有说他们为那件事追杀我，他们这次追杀我是因为我拿了……”

李昌威突然停下来，转头找他的包袱，“我的包袱里，里面的书呢？”

老者走到茶几旁边，打开一个抽屉，把两本书拿出来。“我打开了你的包袱，你不介意吧？”

看到两本香港印刷的竖版书尚在，李昌威摇了摇头。

“他们就是因为我拿了一个叫杨文峰的人的一个包袱，就追杀我。”

“可包袱里没有贵重物品呀。”

“是的，除了两件换洗的内衣，一些钱之外，就只有这两本书和一份草稿。”

“原来是这样，”老者盯着那两本书，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沉重，“这两本书我也看过，不过你说的什么草稿，我没有看到，大概丢了吧……”

李昌威疑惑地看着老者。

四

不出一个小时，技术人员就把所有拍摄到死者武警战士小王的录像带送到魏建国的电脑屏幕上。根据录像拍摄到的情况，守卫毛主席纪念堂的武警战士小王是在下班后随着下岗的战友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纪念堂的，录像带上的时间显示是六点半。

另外两盘录像中显示了小王的队伍迈着步调一致的步伐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正在天安门上游玩的群众纷纷摆好姿势，抢拍下以行进中的武警卫队为背景的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魏建国在广场的人群中细心搜寻可疑的对象。

十分钟后，另外一盘隐藏在武警战士门口的摄像镜头拍摄到队伍到达故宫宿舍的情景。队伍在宿舍门口停下来，不知道谁喊了声“解散”，武警战士们肩膀突然松弛下来，然后或走或跑迈着轻松的步伐朝宿舍而去。不一会门口就只剩下一个战士。

那个战士就是现在变成尸体的小王。他在门口干什么？魏建国反复倒带研究他站在宿舍门口的动作，十分钟后，他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在口袋里找东西。录像上的小王把几个口袋又翻找了一遍，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站在原地呆了一分钟的样子。

宿舍就在十步的距离内，如果找不到，完全可以到宿舍去看看，但小王并没有走过去，而是转过了身，犹犹豫豫地朝刚才来的方向走回去。

魏建国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判断出那个武警小王是忘记带宿舍锁匙。

小王离开宿舍区后，进入到天安门，但天安门上的录像没有拍摄到他走回去的镜头。另外更加隐秘的摄像机拍摄到小王躲躲闪闪地从天安门边缘绕了一大圈，朝毛主席纪念堂走去。

“搞什么鬼，他在躲什么？”魏建国疑惑地自言自语。这时他身后的穿

国家安全制服的助手开口了：“他不是躲什么东西，他穿着只有上班时才穿的佩戴绶带的制服，是不能一个人在天安门上走的。他们上班和下班都必须列队起步走。”

“哦，原来是这样，多亏你，否则我的调查方向可能偏离轨道，就算能够纠正过来，也是两天以后的事了。”

助手自豪地看着这位国家安全部传奇人物神探魏建国的背。魏建国的精神则仍然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另外三盘录像带显示小王在绕天安门一大圈后，回到毛主席纪念堂侧门，他在那里同一位站在门外的武警战士讲了几句话，那个武警战士打了个放行的手势，然后小王就消失在纪念堂的小侧门里。

拍摄到活人小王的录像带到此结束。

接下来两天里，魏建国亲自询问了相关人士，证实了他的推测，武警战士小王返回毛主席纪念堂是为了找回锁匙。当时在侧门值班的武警战士违反纪律让小王进去找锁匙，结果小王就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出来。

凶杀案发生在毛主席纪念堂里！

他从侧门进入纪念堂，然后顺着小王当天应该走的路走了一遍，只用五分钟。天安门的武警仪仗队每天要站至少四到六个小时，笔挺地纹风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这时身上的任何一点重量都可能成为负担。站岗的战士一般不带锁匙，如果万不得已带了锁匙，也会在上岗前，把锁匙悄悄放在身边方便的位置。小王就是这样做的，但当他下班时，却忘记了锁匙。

第三天魏建国已经在前几天小王走过的这段路上走过了好几十遍，这里有两个楼梯，其他路段是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摆放着仙人掌。

不知道走到第几十遍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看了看手表。然后，他找到纪念堂负责人，一个六十岁的胖乎乎红光满面的男人，说下班后希望一个人留在纪念堂里。那领导面露难色。

“我们有规矩，下班后不能在纪念堂里逗留。”

“这是什么规矩？怕闹鬼吗？”魏建国讥讽地说。

胖乎乎的负责人有些恼火，“规矩是规矩，我能说什么？”

“那总有例外，对不对？什么情况下可以例外？”魏建国紧追不舍地问。

“我没有这个审批权力，只有我上面的单位领导才可以批准。但他们也都是听中央的。”

“你肯定记得一些特殊情况吧？”

“不错，我记得，新任总书记上台后就在深夜来过，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也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过来缅怀毛主席他老人家……”

“的尸体？”魏建国皱了皱眉头。

“不，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负责人提高声音，没有掩饰自己的怒气。

“对不起，”魏建国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太适合，道了歉，“我是办案人员，如果想让案子水落石出的话，就必须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政治观点和私人感情。这点请你理解。”

负责人的脸色也渐渐多云转晴。末了，他给魏建国建议，找他们局长，出示取证或者搜查证，然后找到上面负责单位就可以进入了。

两天后，他才拿到下班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的特许证。他选择了那天

武警战士小王返回来时的时间准时从侧门进入纪念堂。小王那天值班是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材旁边的。从这个侧门走到那里的通道他白天都走过几十遍了。

他边走边观察，上到二楼时，放眼望去，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他怔在那里，仿佛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来，不禁打了个寒颤。

仍然站在那里，向那条二十米的长廊望过去，单调空寂的长廊让他的眼睛有些发花，有些酸胀，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时，突然感觉到走廊里有影子在晃动……

他裹紧夹克衫，提起好像比平时沉重了许多的腿顺着走廊走向陈放尸体的场馆……

五

1976 年 9 月 9 日，中国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逝世，拥有七亿农民的中国农村一片哭声，山河同悲。哭过之后，回过神来的中国农民陡然间失去了精神寄托，这时他们才感觉到肚子饿。农民们开始摸索出路。以前靠人民公社维系的中国农村顿时陷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地方基层组织迅速大面积陷入瘫痪状态，而这时

农村社会又面临了严重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一些乡村的农民为了自保和发展而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

1982 年中共中央调查部刚刚复职不久的一名老调查员经过六个月的深入农村，写出一份绝密报告，在报告中他警告北京当局：农民失去了精神寄托，物质短缺，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出现了公共组织和权力的真空，一些地方农民开始自行组织起来……这种发展趋势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引起农村骚乱甚至暴动。这位老调查员在报告结束时建议：鉴于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自发成立了村民自治委员会，中央应该考虑出台更加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相关法规规定，既然可以引导农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又可以控制其发展方向。

这位老调查员的报告只是锦上添花，当时政府高层有识之士早就有此考虑，但调查部老调查员的报告提到了“农村骚乱”和“暴动”的字眼，无疑加速了中央采取行动。

1982 年开始，北京除了继续利用执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同时开始大力推动建立农村村民委员会，并将其功能由制定乡规民约、维护社会治安扩大为社区事务的全面管理。

1982 年 12 月通过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

1987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88 年 6 月，村民自治正式启动实施，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乡村选举。截至 2004 年底，全国已有 95 万个村委会，400 万名村委会干部，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进行了第五第六届村委会选举的村子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和城市人先富起来的相比，中国农民先民主起来了。九亿农民生活在自由选举村干部的环境里。与他们相比，中国城市里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上海市民，仍然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在问到哪位是上海的市长时，还想不起来。

自从有了直选村长的村民自治制度后，有关其性质和作用，特别是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与中国的不断深入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方面的争论就甚嚣尘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研究村民选举的中国学者主要围绕如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

村民直选制度是什么玩艺，当时是怎么出笼的？中国农民怎么稍微不小就变成中国最先民主起来的群体？二，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雏形？如何发展下去？由最落后最愚昧的一群人试验成功的“民主制度”是否可以扩大到镇县一级？三，村民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是否正常？有否影响民主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四，中国农村的村民直接选举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对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的影响作用……

1983 年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在制定每年分发给海外情报员去搜集的情报提纲里，都没有忘记加上一条：收集有关外国情报机关对我农村选举的渗透情报，收集外国政要和学者对我农村村民自治的看法和建议……

同时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和反间侦查局联手对付那些别有用心的海外组织和个人介入我村民自治活动。这一摊工作一直由国家安全部的许长征负责，后来他升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至今他仍然对海外情报部门渗透我农村乡村直选提心吊胆。

目前至少有六十多家海外基金会或者研究机构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获准对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直接选举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等美国著名的基金会。

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的专家，对中国乡村直接民主选举关心的焦点围绕一个问题，而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是农村实行的这种民选制度对中国未来有什么影响。两种观点如下：一种认为，中国实行了二十年的村民选举制度是一个失败，而他造成的混乱特别是宗族关系混乱，地方暴政和浪费资源等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是不现实的；另外一种认为：在全世界最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民中成功实行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强有力地说明民主和收入状况并无直接关系，目前中国最贫穷的农民都实行了小范围的民主，而上海还在几个上面委派的人的统治下……李昌威的家乡已经进入到第四次民主选举换届，他成功当选为小李村村长。但无论是李昌威还是小李村的老村长和村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虽然实行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但并不知道围绕他们有以上的各种议论。

所以，那天当那位半白头发的老者向李昌威详细讲了村民自治委员会从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时，李昌威听得聚精会神，不时点头。

六

“可是，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那花白头发的老者看着聚精会神的李昌威，结束了他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讲述。

“骗人的？”昌威不知道老者的“这一切”到底指什么，喃喃地重复了一

句。

“骗人的，对，是骗人的。”老者提高声音，“民主是骗人的，他们搞的乡村民主选举更是骗人的。”

“骗谁？”李昌威紧跟了一句，自从三天前老者同他谈话，李昌威讲了自己的经历后，这一老一少每天都进行一两次交谈，而且交谈的时间越来越长。李昌威也渐渐学会和老者进行平等对话和探讨了。

“骗所有的人，偏外国人，骗城市人，骗他们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骗你们这些无知的农民！”

“骗我们？”李昌威这次听懂了，他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

“对，骗你们！”老者加重了语气。

“怎么骗？”李昌威眼睛盯着老者。

老人看到李昌威的眼睛，心中一凛。他长长叹了口气，声音中露出怜悯：“昌威，你看过试验室里的白老鼠吗？研究人员为了找出人类的疾病治疗方法或者基因研究，用白老鼠作实验。他们把白老鼠关在笼子里，然后给他们注射试验用的有害的药物，给他们吃经过处理的特

殊食品，然后再往笼子里放进各种有助于研究之用的辅助物品，这之后，研究人员就坐在那张大转椅子上，观察这些白老鼠在笼子里上串下跳，观察他们在滚轮上无止境的奔跑……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看出了老鼠身上的反应，老鼠中的毒排出了，仍然健康的话，他们就欢呼雀跃；如果老鼠身上出现腐烂以致死亡了，他们就皱眉不语，拿‘失败是成功之母’来鼓励自己，他们还是会再做实验的，反正有那么多白老鼠。”

老者边说边盯着李昌威，李昌威眉头也凝成了一团。

“可是不管老鼠会怎么样，你说，那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关心他们吗？绝对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人，老鼠充其量只不过是试验品。现在你再回头看看你们农村的所谓中国民主试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农民充其量不过是政府搞试验的白老鼠。学者们整天研究村民自治，他们总是提高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有些又想利用农村的村民自治推动所谓城市的民主化、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你说，这一切不是骗局又是什么？”

李昌威深深呼吸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光滑的柚木地板，声音低沉却带着倔强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农民不是白老鼠。而且我不知道人家怎么看，不管城市人怎么看，也不了解北京政府到底想搞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农民喜欢村民自治，我们现在在搞民主……”

“孩子，那不是民主！”老者突然提高了声音，而且声音里带出让李昌威颤动了一下的威严。

老人看到李昌威怔在那里，又叹了口气，放低声音说：“孩子，真正的民主我看过，只有在他老人家领导下，我们中国的农民才有真正的民主可言。”

老者说的是“我们”，李昌威也注意到了。他怔怔地不解地看着老者。

“你看到过？在哪里？”

“不是在哪里，而是在何时！我说的是过去，我看到过，是在他老人家的时代。”

老人说到这里眼睛里充满了感情，李昌威注意到感情后面是泪水。

“我是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那才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老者说到最后声音竟然有些哽咽。

“你说的是……”

“很久以前了，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你还没有出生。”

“可是我听爷爷说过，那时农民过得很穷，还饿死人……”

“不错，穷、饿死人都有过，可是那时农民过得快乐幸福，而且最主要的是，活得有尊严！”

老者的话音越来越高，到后来都震得房子嗡嗡作响。

李昌威不做声了，他在心里细细品味“穷”“饿死”和“尊严”这些字。

这时，老者站起来，“到我书房里来吧，孩子。”

李昌威跟着老者穿过客厅，走进旁边的一个小门，一进去就被房间的布置吸引了。这里墙上到处挂着照片，房间正中央是一张毛主席标准像，李昌威感觉那照片足足可以和天安门城楼上挂的那张相比。

“这些照片都是我最珍爱的。”

李昌威这才注意到那些大多是黑白的照片，他跟着老者慢慢在房间里走着，一张张观看那些照片，从一个年轻人穿上军装的合影，到后来

的一张被授予军衔的彩色照片，后来的很多照片里都是毛主席接见群众和军人的照片。两人一边看，老者一边解释，但李昌威由于对老者说的历史并不熟悉，也没有记住老者的介绍。

走到墙角，照片没有了，是一个书柜，两人停在那里。“这都是我读过的书！”

李昌威看到里面足足有上百本书，但随即他又发现那几乎都是《毛选》和《毛主席语录》之类的书，其中大部分为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选》学习辅导材料。

“我也看了杨文峰写的书，特别是《致命武器》，我对书里的李昌威的呐喊非常有同感，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层出不穷，农民地位每况愈下，李昌威的呐喊也就代表了整个农民的呐喊。我想这也是你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昌威的原因吧。”

李昌威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没有说话。

“他们那帮人就害怕书中李昌威这样的人，因为现在他们无法回答李昌威的呐喊。而我刚刚提起的那个时代，就是在他老人家在世的时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农民不会到处流浪，更不会饿死街头，农民不会被城市人歧视，大家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平等的革命战士，我

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导师和共同的敌人……”

“你说的过去有这么好吗？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我还以为……”

“没有人告诉你，孩子，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李昌威这才注意到老者挺直了腰板，神采飞扬，俨然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可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李昌威心中乱得很，他看了杨文峰的书，特别是那本关于盲流的书，他读了好多遍，他看到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时堵在心口，有时呼之欲出，这段时间他脑子混乱极了。现在碰上这位救了自己命的老者，就这样稍微一点拨，他仿佛看到了长长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但他心里并不踏实，他还是有些犹豫，有些彷徨。

“错！孩子，过去的确实已经过去了，但我们没有想去改变过去，可是现在却可以把握住，只要把握住现在，我们就可以创造未来！”

创造未来？！李昌威听着这些和盲流格格不入的词汇，浑身也渐渐燥热起来。

“怎么创造未来？你的意思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人民的意思，特别是广大弱势群体，九亿农民和成千上万下岗工人的意思，也是他老人家的意思……”

“他老人家？”李昌威疑惑地看着花白头发的老者，心里产生好奇，难道还有比眼前的老人更老的“老人家”？

说完“老人家”这句话的老人眼睛里刹那充满了泪水，他缓缓转向墙上巨大的毛主席像，深情地说了句让李昌威魂飞魄散的话：

“他老人家要回来了！”

七

二十米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但魏建国却感觉到走廊里不止他一人，他心里发毛，不觉加快了脚步。他喜欢死人，而且总是在工作和生活中寻找死人，可是今天的感觉不是那种死人的感觉。死人一点不可怕，活人也不可怕，那么他心里为什么有种从来没有过的害怕的感觉呢？是因为他现在正走向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的尸体，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他从空气中突然感觉到死人的生命和活人的尸体，那才让他感觉到害怕。

这时他看到走廊尽头躺着一个影子。

他陡然停下来，手心冒出冷汗。那影子抖动了一下，移动起来，他紧张得紧紧握住冷汗淋淋的拳头。

影子慢慢变小，同时从拐角处走出了一个人。魏建国定睛一看，发现是纪念堂负责人，那位红光满面的六十岁胖老头。

“我吓着你了吗？”负责人阴恻恻地说。

“没有，只是你走路怎么没有一点声音？”魏建国不易察觉地擦掉了脸上渗出的冷汗。

“是吗？听说鬼魂走路没有声音，哈哈，”负责人压抑着嗓子干笑了两声，随即收敛了皮笑肉不笑的笑容，“职业习惯，我们常常在他老人家旁边走来走去，不想吵着他老人家，自然养成了踏地无声的功夫，呵呵，希望没有吓着你。”

“这次看到的纪念堂为什么和我白天看到的有些不同？”魏建国问。

“因为现在是晚上，不是吗？”负责人调笑地反问道。

白天和晚上当然不同，不过魏建国却感觉到更多的不同之处，不过既然无法说出来，也就不必再提出来了。他站在那里，朝周围观察了一阵子。

“那个小门就是通向……”

“毛主席遗体陈列室！”

“可以进去吗？”

“可以，不过那和案件没有关系，凶杀案不可能发生在那里面！我看你就不要进去了！”

“为什么？”

“谁还敢在他老人家面前杀人？”负责人阴阳怪气地说。

“可是他二十多年前就逝世了，躺在那里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

“是吗？”负责人讥笑地半眯着眼睛盯着魏建国，“那你刚才怎么那么害

怕？我现在还看见你脖子上有汗珠，这里可是一年四季恒温的。”

魏建国脑袋里稍微一思索，决定放弃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让他随着人流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没有问题，如果是让他一个人进入毛主席的尸体陈列室，他心中有一种前所未有不清不楚的不安。

“我想也是，凶杀案应该发生在从侧门到这里的五分钟路程上。”停了一下，他问负责人：“这段路白天人很多吗？”

“没有，几乎没有人走。”

“那如果凶杀案发生在这段路上的话，应该不难收集到证据。地上应该留下些蛛丝马迹的。”他转头朝走廊看去，“就算什么也找不到，那些仙人掌可以帮忙。”

“仙人掌？”负责人好像没有听懂。

“是的，根据美国 FBI 实验室最新研究显示，仙人掌不但有眼睛，而且还有记忆大脑。他们会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暴力行为产生反应，这种反应促成他们内部分泌成分的变化。我注意到从小门到这里的走廊上到处都有仙人掌，只要从每个仙人掌上提取少量成分，经过分析就可以查出哪一个仙人掌‘看’到了那晚的血腥谋杀场面！”

负责人浑身哆嗦了一下，脸上的红光霎那消退了一半，目光怪异地扫了眼走廊里的仙人掌。

第二天对地面进行的紫外线照射发现了血迹，使得从仙人掌得到答案的方法没有派上用场。那块血迹就出现在通向陈列室的小门旁。

魏建国心里更加明白了，他的推测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武警战士是在这个小门口被害的，他当时要就是弯腰开门，要就是弯腰拾东西，或者——弯腰偷看尸体陈列室……魏建国对尸体伤口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伤口上含有铁锈，脑骨受挫处出现螺旋纹，加上对长度和重量的判断，得出了结论：从脑壳上直插入的凶器是一根铁棍，前面是尖的，上面有螺旋纹，长度有一米。

实验室的小伙子对这样的描述感到陌生，伸伸舌头，可是这样的描述对于魏建国却如此熟悉。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他自己就无数次双手握着这样的采石钢钎，“敢叫山河变新颜”。可是毛主席纪念堂怎么可能出现现在早就很少使用的采石钢钎呢？就是整个北京城，除了博物馆外，恐怕也难以找到一两根钢钎了。

接下来的工作也很顺利，在侦查局局长沙伟的支持下，魏建国很快查到了当天晚上经过特批进入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当他得到那个名单

时，他呆住了，原来这个名单上竟然有两百多人！那些名字几乎都是他耳熟能详的，他们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老艺术家老歌唱家……

“天啊，原来那天晚上纪念堂里竟然有这么多活人！”魏建国差一点瘫下去，要知道，看看这些名字，就知道要采取以前的破案方法有多么困难了。

他几乎想放弃了。

两天后，垂头丧气的魏建国来到毛主席纪念堂负责人办公室，一进门就停了下来，“你这是干什么？”

那位红光满面的负责人穿着六十年代农民穿的棉布白大褂，肩膀上搭一条毛巾，头上缠了一条大寨人陈永贵缠头的白毛巾，站在那里拉开了架势。但他的装扮和办公室皮椅子和柚木办公桌极其不谐调。

见到魏建国怔在那里，那位六十年代农民打扮的负责人咧嘴一笑：“我这是在扮演开天辟地的中国农民呀，像不像？”

“我知道你在扮演农民，我是问你要干吗？”

“我要参加演出！”

“演出？”魏建国问，“什么演出？”

“不会吧，这个你都不知道？国家机关都发了内部通知了，”负责人兴奋地说，“就是大型史诗载歌载舞剧《东方红》四十三周年纪念呀！你该不会不知道什么是《东方红》吧？”

八

1949 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之后的十五年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华民族也经历了让世界震惊的天灾人祸，阶级清洗、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或多或少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打了折扣，也给这位伟人心里留下了阴影。

在这个关键时刻，红朝宰相周恩来同志毅然决然同意出任一台大型歌舞剧的总导演和总设计师。这个大型歌舞剧至今还保持着世界上大型歌舞剧的所有迪斯尼世界记录：最多人参加，最多的观众，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导演的级别最高，全国人民观看时的眼泪集中起来可以泪流成河，影响最大，所唱歌曲流行最久……

这就是 1964 年由周恩来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三千名共和国最有才华最青春美貌最年青有为的演员紧张地排演了好几个月，然后红色的大型帷幕缓缓拉开……

中国人民震惊了，世界人民愣住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多少个后来一直叱咤乐坛和舞场的美眉当时用发自胸部的绵绵深情唱出了歌颂毛主席的靡靡之歌，多少个浑厚的男音朗诵出流传至今的颂词，多少个青春妹妹载歌载舞，扭着屁股晃动着发育不全的胸脯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看着冉冉拉开的帷幕，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被这宏大的场面感染了，他差一点热泪盈眶，他心潮起伏，久久无法入睡，他想：原来人民如此热爱我，我是他们的红太阳，没有我，他们无法生长。只有我毛泽东，才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全国人民的大救星。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拉开了毛主席从人变为“红太阳”的序幕，拉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九

“我知道什么是《东方红》，只是不知道要搞四十周年纪念活动。”魏建国说着说着，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那长长一串老歌星老艺术家的名字。

“恭喜你，能够和那么多老艺术家老歌唱家一起同台演出。”魏建国冷冷地说，心里却有些羡慕。

“呵呵，我那也叫演出，我是配角而已，现在叫群众演员。”肥胖的负责人一得意，双下巴就嘟嘟地颤抖起来。

“你演哪个配角？”

“我演农民，演开山辟地造梯田的农民！”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

魏建国心里一阵不安，他表情平静地问：“这身衣服不错，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买到这样的衣服。”

“哈哈，当然不错，是专门定做的，现在哪里还买得到。我们已经准备好久了，服装、道具都准备好了，可谓万无一失！”

“道具？”魏建国勉强忍住内心的激动，“你的道具一定很有意思。”

“哈哈，没有什么，”负责人说着脸更红了，弯下腰，当他再次直起身子时，手里多了一根乌黑的钢钎，魏建国差点叫出声来，忍住没有跳开。

“这一定是假的吧？”

“不，为了演出更逼真，让观众看出质感和重量感，剧组决定使用真钢钎！”

“真钢钎？”魏建国心里颤抖了一下。

“当然是真钢钎，你要试一下吗？”负责人说着两手握着钢钎伸过来，魏建国本能地退避了一下。“你可知道，要找这样的十几根钢钎可不容易，我们是到河北才找到的。”

“找了十几根？”魏建国诧异地问。

“当然，又不只是我一个群众演员。”负责人脸上的肥肉颤动、笑呵呵地说。

魏建国双手接过沉甸甸的钢钎，双手在沉重的钢钎下微微颤抖起来。

“你做得对！”威严的沙伟局长半眯着充满智慧的自信的眼睛，等魏建国汇报完毕，表扬了一句。之后，他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

国家安全部侦查局局长沙伟有着一幅五短身材，但当他在办公室踱步时，却能让人听出他脚步的沉重声音。手下的侦查处长魏建国在一旁垂手而立，静静听着局长沉重的越来越急的脚步声。在侦查处长眼里，沙伟局长是善于思考，行动也异常敏捷的侦查高手，就连他那秃顶的脑门，也随着房顶上照下来的灯光而不时泛出智慧的光芒。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又有了疑问。因为，这个叫沙伟的局长在小说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多次出现，不错，作者也没有忘记，更没有搞混。可是如果你细心读小说了那么你的疑问一定很重。因为小说前后对沙伟局长的描述出现了严重的误差。如果你看出来了，说明你是一名细心的读者，甚至可以说你可以当一名侦探甚至特务。因为在这部小说中，对沙伟的描写完全是判若两人。

前面章节里的沙伟都是垂手而立，眼睛里露出不安甚至惊恐，寸草不生的脑门上动不动就渗出豌豆甚至黄豆般的汗珠。而上面的沙伟却处处透露出英气和智慧，脑门上还泛出智慧的光芒。

因为前面的章节描写到沙伟的时候，他都是站在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的面前，而现在，他则是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己的部下的面前。

“你没有打草惊蛇，做得对！”他突然在魏建国面前停下来，“干我们这行工作的，必须记住，要处处汇报请示。”

魏建国点着头，说：“是，我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办？”

沙伟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过了一会才说道：“部长早就注意到他们，也吩咐情报局和我们侦查局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部长认为事情并不简单。看起来，部长的担心必有其深意。现在终于搞出人命了，可是也许这只是一个序幕而已。”

“这只是一个序幕？你的意思是，这件案子……”

“这件案子只是一件惊天大阴谋的序幕而已！”沙伟威严地说，抬头盯着比他高出一头的魏建国，“他们这次突然大张旗鼓地要重拍大型史

诗歌舞剧《东方红》，一时铺天盖地，一时又神秘兮兮，部长怀疑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正在进行之中！”

“惊天动地的大阴谋？这和一个小小武警战士被害有什么关系？”一向只管破案对政治不关心的魏建国问出这话的时候，没有掩饰住他的疑问和质疑。

沙伟又来回踱了两步，面向窗户，背对着他说：“不错，你很会破案，但却不善于进一步分析，那个武警小战士当时被害时脸上挂着无法消除的惊恐表情，请问，他在纪念堂里能够看到什么让他吓成那个样子的怪物？再如你说，既然他是一个小小的武警战士，那么为什么人家要那么残忍地杀害他？而且从选择杀害他的地点和时间都可以看出，凶手也是万不得已而下手，必是为了杀人灭口！”

魏建国忍不住“啊”了两声。

“一个武警战士算不了什么，”沙伟仍然面对窗外，“但他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那才是我们想知道的！”

“啊，我明白了。”魏建国头上惊出一头冷汗，“那我们赶快向部长汇报吧！”

“部长？”沙伟转过身来，“部长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了，他和那个疯子杨文峰游山玩水去了，唉，我看部长也快疯了！”

“那我们……”

“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沙伟果断地说，“好在部长早有先见之明，暗中部署侦查很久了。我们现在必须从两方面同时入手，第一，找到杀害武警战士小王的凶手，让他说出那天被害的武警战士小王到底看到了什么。第二，摸清《东方红》剧组成员情况，搞清楚这次重拍《东方红》的目的和幕后策划者……”

第六章

一

杨文峰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一阵激动。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许长征眼底深藏着恐惧后，他看到许长征那无法掩饰的激烈反应。他有些后悔，怕眼前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反悔。但他错了，许长征很快就让自己镇静下来，抬起眼睛盯着杨文峰，问道：

“你愿意和我出去吗？”

杨文峰连连点头，补充了一句：“我愿意。”

两人互相看着。“我猜你没有什么行李需要收拾吧？”

“只有两件内衣。”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吧，这里的路不好走，司机上来一趟也不容易。”

杨文峰点点头，向小别墅走去。他尽量让自己的步伐看起来平稳，他能够感觉到部长的眼光像射灯一样射在自己的后背上。

他也尽量让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但经过“死魂灵”时他还是用眼角的余光瞥见那张苍白的脸和脸上那怔怔盯住自己的失去了灵魂的眼睛，他感到一阵反胃。加快了脚步，经过两位老将军身边时，他不知道是自己走了神还是幻觉，他感觉到自己眼睛的余光碰上了两位将军凌厉似剑的目光。他的心颤抖了一下。

他收拾心神，继续向前走，走道右边的小广东正在低头和自己下棋。他没有停下来，轻轻走过去，向站在门口自说自话的郭律师走去。就在这时，杨文峰耳边响起让他汗毛倒竖的声音。

“你要小心，保重呀！”声音轻柔飘忽，是从身后右边传过来的。杨文峰的心又颤抖了一次。这时他的脚步变得有些不听使唤的沉重，但他尽量沉稳地一步步迈着。走过正在那里对空气演讲的大律师的时候，他安慰自己，刚才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产生了幻觉。

来到门口，他迈上了一级台阶，突然他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因为他听见另外一个声音，这声音就在自己的身边，这声音同样温柔和普通：“杨先生，请洁身自好，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更不要被他们利用！只有做到问心无愧，才能死而无憾，到上帝面前我也愿意为你辩护！”

杨文峰逃也似地跑入到宿舍里，宿舍里阴暗的光线，让他感觉到身上刚刚出的一身冷汗冰冷冷的。他的脚步声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他心里也空荡荡的。刚才那压抑的然而却极其普通的关心和嘱咐分明是小广东和郭律师发出的。那是世间最普通，最正常人的最正常的问候和关心……

然而却让他惊恐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里是疯人院，除了自己他们都是被当成疯子关进来的，这里的人眼睛里应该早没有了凌厉的目光，声音里应该早失去了关心和爱才对。

可是走在这空荡荡的走廊，他不再那么自信了。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准备，他才没有被突然伸出的一双手吓破胆。

离自己的房间门还隔着三个门时，身边的一个门里突然伸出了一双手，杨文峰愣了愣，那双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杨文峰定睛一看，是刚刚还在外面疯疯傻傻的编辑。他没有动，因为编辑那张脸上流露出杨文峰在这里一次也没有看到过的表情，那是极其普通的正常人的表情。

杨文峰愣在那里。

“杨先生，请进！”

说罢，编辑松开手，显然他知道眼前的杨文峰不会拒绝的。杨文峰走进门里，不肯再进，就靠在门框上站住。

“杨先生，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聊两句，但我不能肯定——我的意思是，嗯，我不能确定你是否和我们一样是正常人。现在你要走了，他们要把你带进去，我没有机会了。请你不要打断我，听我讲。我喜欢你的小说我看过它们还不止一遍它们真是好小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立志要成为文学青年的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后来我读完大学如愿以偿进

入文学编辑部我想这下我可以献身文学了，结果，唉，真痛苦那痛苦是你无法体会到的，因为这些年我觉得好的文学可以传世的文学都无法经过审查出版发行，最痛苦的不是无法出版而是我不得不退稿告诉那些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最有才华的作者我们不能出版他们的书，痛苦呀我这个文学编辑什么鸡巴文学编辑我其实一直扮演着枪毙优秀文学的刽子手，这些年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中国文学日益凋零一本好书都无法出版你说我到底在干吗呀，你的书我看了虽然不能说是经典但你有潜力，我不能看着他们把你也活活阉割我不能看着一个个有前途的文学中年和文学青年都成为太监所以我一定要找你说两句，你千万要接着写呀要不然多少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谢谢，”杨文峰打断没有标点符号却带着无数唾沫星子的讲话，“我写完了，三本都写完了，我不想再写了，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那位编辑张了张嘴巴，困惑地摇了摇头。看到杨文峰转身要走，他又过来急巴巴抓住他的手臂。“那粒痣要把你弄进去，你千万要小心呀！”

“弄进去？”杨文峰点着头，脸上有些不解。

“是的，他不是要带你进去吗？”

“他是要带我出去。”杨文峰纠正道。

“出去？出到哪里？这里才是外面，这里有自由，我们还有民主，而他要把你带进去的地方才是充满暴君和贪污腐败分子、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一旦被他带进去，就休想活着出来……”

杨文峰脸上露出感激，心里却默默摇头。他转身走了几步后，那位编辑还在那里叨唠。这时他一抬头才发现从走廊里的房间门里伸出了很多张有些陌生有些熟悉的脸，脸上都充满怜悯和关怀。杨文峰的脑袋都要炸了，他小跑着冲进自己的房间，耳边还传来大家的关心的话语：“不要被他们利用！”、“虽然你进来后一直疯疯傻傻，但我们早知道你并不疯！”、“不适应的话，赶紧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

他简单收拾了内衣和牙刷，迈着更加沉重的步伐小跑着冲出宿舍。

部长还在远处暖洋洋的阳光下观察着宿舍方向。杨文峰有些害怕周围“疯子们”的目光，但那害怕是多余的，当他离开时，所有的目光都回避了他的。小广东还在专心和自己下棋，郭律师显然已经进行到法庭的最后陈述。两位将军正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刚才在走廊里突然遇到的那么多关心自己的亲切的脸庞突然都恢复了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倒好像杨文峰刚才只是打了个盹，发了个白日梦似的。

他松了口气，急急向许长征走去。

二

北京车展已经进行到第八天，仍然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每天早上八点门口就排起了购票的长龙，九点开门时，车迷们一马当先，率先跑到自己最钟情的轿车前或摆姿势留影，或拉开车门进去扭两把方向盘。十点过后，如果想照到一张和自己心爱的车的单独合影，是很困难的。

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中国北京汽车模特们进场，这些身材似魔鬼脸蛋像天使，穿着游泳衣或者几根布条的绝色美女在小车之间穿梭，吸引车迷的能力一点不亚于各款漂亮的小轿车。特别是每到正点和半点钟时，这些美女都会围绕着各自代理的小汽车做出妖冶的挑逗的姿势让观众拍照，每当衣不蔽体的美女们微微翘起屁股匍匐在闪亮的车盖上、或从车窗伸进双手、用温柔的玉指柔情地把弄方向盘、故意让酥胸若隐若现的时候，闪光灯噼噼啪啪连成一片，把大厅照得如同透明的天堂。

杨文峰微微皱着眉头，好像无法睁开眼睛似的。虽然他为了躲避闪光灯而总是把身体向人群外面挤，但他的注意力也被这些貌若天仙的汽车模特吸引住了。她们确实太美了，生活中也许不乏这样的美女，然而，突然出现这么多美女，而且穿得这么少，又都在那里搔首弄姿，

背景又是世界上各式各款的簇新的轿车，杨文峰心情也随着开朗起来。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过许长征的眼睛。国家安全部许部长总站在人群外面，但却不显眼的地方，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如果不是他身边总有四个穿西装的影子晃来晃去，大家不难发现，这位观众感兴趣的并不是香车美人，而是站在他前面不远处的杨文峰。

杨文峰被国家安全部部长带下山已经六天了，这六天，晚上他就回到部长为他安排的招待所住，白天部长的车就会来接走他。然后部长会陪他到各地参观。他们参观了长城，参观了天安门城楼，参观了天津的工业开发区，参观了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参观了北京大学，今天中午，他们来到正在北京展览厅进行的第六届北京汽车展。

杨文峰一开始有些紧张，总以为许长征要问他什么问题，但六天过去了，两人除了触景生情的议论和交谈之外，并没有更深的讨论。很多场合下，国家安全部保护部长的特工都远远地站在一边，许长征和杨文峰两人走在一起，一会指点江山，一会又交头接耳一通，不要说是外人，就是保卫首长的四位特工也以为他们两人早就熟识。

今天中午来到车展后，许长征才第一次故意和杨文峰拉开距离，他这样做是不想影响杨文峰尽情欣赏香车美人。果然，身边没有许长征，

杨文峰很快就被美若天仙的汽车模特吸引住了。

这一逛就是三个小时，到下午三点时，杨文峰还在广州本田雅阁车附近左看右瞧，本田车的汽车模特有两个，都穿着刚刚包住屁股的皮短裙，上身的小背心也裹得紧紧的。两个美女的皮肤肉嫩光滑，杨文峰有几次把她们的皮肤和车的油漆相比，竟然发现如此相像。他本来还想欣赏一会，因为那三个模特在退场前准备上演压轴戏。但他瞥见了远处显得有些疲惫的许长征，才恍然觉察到，是离开的时候了。

“感觉怎么样？”坐进小车，两辆豪华奥迪缓缓离开展览厅停车场后，许长征看着旁边略显疲倦的杨文峰，笑眯眯地问。

“还可以，”杨文峰答道，“挺好的！”

“挺好的？”

“车的款式很多，”杨文峰停了一下，加了一句：“模特也很漂亮。”

“哈哈，是的，我也这样认为。”许部长爽朗地笑了，接过坐在前面的特工专为他们调制的两杯含酒精的饮料，递一杯给杨文峰，接着两人都品了一小口。

“这次我们总算想到一起了，车美人更美！”许长征含笑地说，“这还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杨文峰喃喃道。不错，这确实是第一次。两人这六天参观访问了很多地方，杨文峰不止一次露出疑惑，许长征都一笑置之，告诉他：你不要怀疑为什么一个部长会陪你到处玩，其实，我自己也一直没有多少时间游山玩水，这次就当我休假。

两个人指点江山游玩了六天，外界看来表面挺热烈融洽的，但其实正如许长征所言，在几乎所有事情上他们的看法都南辕北辙。

登上长城的时候，许长征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地忙不迭感叹着祖国山河的巍峨壮丽和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杨文峰却突然冷冷地打断他，说长城只让他想到秦始皇驱逐民工的残暴的劣迹。至于说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杨文峰面带讥笑地说，眼前的长城是明清时重修，北京政府又在十年内发动机关干部修补过至少三次的，清朝重修眼前的长城的时候，西方早就后来居上，用坚船利炮把他们的钢铁长城修到了中国的家门口的海上，哪像我们把长城修在自己国土的中央？北京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再次重修长城，是为了吸引外国人来参观，这和当初秦朝暴君修建长城抵御“外国人”完全不是一码事……许长征的感叹旋即变成了叹息，不再说话。

这一幕又在天安门广场上重演。当许长征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兴奋地指点着开国大典的布局，中国第二第三代领导核心检阅共和国军队时经过的路线的时候，杨文峰却一会东张西望，一会细细在地上寻找。讨了个没趣的许长征问他在找什么，杨文峰声音平静地说：我想看看当时八国联军在这里留下的铁蹄印……想看看五四青年们踩出的足迹……想看看血迹是否擦干净了——

“早换过几十次了！”许长征冷冷地打断杨文峰，心里一阵发冷。不同的东西在不同人的眼里看起来是不同的，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更让国家安全部部长气愤的是，共和国成立了半个多世纪，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全国国民的认识，可是为什么还如此千差万别？

他不甘心，他又带杨文峰到繁华的中关村、高楼大厦林立的经贸区、天津的开发区……作为国家安全部长，许长征平时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游览参观这些可喜的成果，他自己看着看着就被感动了。然而身边的杨文峰的表情却越来越郁闷。这次许长征不用问也明白他在想什么，和自己看到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不同的是，身边这个杨文峰看到的一定是境况日益穷困的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的民工……

这六天里，有好几次他都想放弃，他没有必要这样忍耐一个网络作家，自己太客气了。然而，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想

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眼前这个人，他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眼前的人对于他，可以说是一个谜，他不但不知道这个谜的谜底，他甚至还没有完全搞懂这个谜题。而这个谜，除了他和年近八十的老军委主席，他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理解，包括他最得力的两位部下——情报局长康伴智和侦查局长沙伟。

他早知道眼前的杨文峰看问题的角度和自己格格不入，这些他从杨文峰张贴在网络上的两本小说中都一览无余了。说起那两本小说，许长征部长深深呼吸了一口气，他读到那两本小说的第一个晚上就失眠了，他坚信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那两本小说里无疑隐藏着密码般的神秘之物，等待着他去揭开。在他读第二遍的时候，他开始相信，目前自己面临的诸多不解和困惑也可以在这两本小说，不，是三本小说，还包括那还没有贴出来的第三本小说《致命追杀》里找到答案。

想到这里的许长征浑身打了个冷颤，小说的作者就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心里不觉升起了阵阵恐惧。他想起了“死魂灵”，自己当时分配他任务时曾经特别提醒他，接触杨文峰之前，务必仔细阅读他的两本小说。但“死魂灵”自恃深谙人类灵魂的致命弱点，把部长的交代当作耳边风。结果在和杨文峰简单交锋后，“死魂灵”自己失去了灵魂。

牺牲了一个部下，让许长征更加坚信，杨文峰值得下功夫，前两本书

的密码还没有完全破译，也许找到第三本书的草稿，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所以，当他最得力的部下侦查局长沙伟和情报局长康伴智都不理解部长为什么要屈尊陪同一个盲流、一个破落的网络作家到处游览时，许长征不但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他还隐约感觉到他现在干的事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权的生死存亡。

三

花白头发的老者——李昌威现在知道他姓林，是共和国最早一批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将军——和李昌威的谈话时间越来越长，两人坐在一起的距离越来越近，话题也越来越深入，深到后来，李昌威只能偶尔发问，这时两人的谈话变成了老者一个人的循循善诱的引导和启发。

“可是，我、我听说，”李昌威双手捏着几张人民币，双眼怯怯地停在纸币上的毛泽东图像上，“我听说他造成了中国几千万人的死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华民族推到崩溃的边缘，他——”

李昌威停下来，抬起眼睛看着林将军，老者慈祥地微笑着，鼓励道：“接着说，孩子，都说出来。”

“他是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君。他上台后，不与天斗也不与地斗，专门找自己的人民斗，挑拨煽动中国人民互相斗，结果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造成中华民族的道德的沦丧，造成了几千万人在饥饿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非正常死亡，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巩固他一人的统治地位，为了树立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扫清障碍……”

眼见出手救过自己的林将军脸上的慈祥变得不自然，李昌威的声音渐渐地低下来，最后只有嘴唇在动。

“孩子，”老者长长叹了口气，“你都是听说的，对不对？你没有亲眼见过，对不对？”

李昌威点点头。

“听谁说的？”老者提高了声音，“你可能听左邻右舍的人说的，你也可能是从报刊杂志上看到的，但最多的情况下，你是从书上看到的，对不对？就算你不看书，但总有人看书，他们再把书上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久而久之，我们大家都是从书上报纸上电影里看到的听到的……”

李昌威静静地听着。

“可是，那些书是谁写的，你注意到了吗？你还小，不知道社会多么复杂和险恶，可是，我们不但注意到了，而且还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结果是让你震惊的，孩子。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我们夺取了政权，他没有满足，他知道还必须夺取长期被资产阶级、地主剥削阶级占据的文艺阵地、宣传阵地，思想阵地……没有想到，他只是靠文化大革命、依靠红卫兵、工人和农民短暂地夺取了这一阵地。孩子，他老人家离开后，工人农民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又失去了这个阵地。放眼看看现在中国的文化和宣传都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你就会明白了。头号右派的子女在那里回忆如烟的往事，造谣生事；地主的后代利用各种平面媒体和互联网在嚣张地指责土改的残酷无情，湖南和湖北的地主富农的后代甚至叫嚣要回去买回父辈失去的土地；‘文化大革命’时被人民群众赶下台的官僚老爷们现在卷土重来，一边贪污腐败包二奶一边叫嚣要走出中国特色，要把发动文革的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当时只不过和六七亿农民一起生活了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事后硬是写出了蛊惑人心、荡气回肠、伤感无比的伤痕文学、北大荒文学，把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时代说得一文钱不值，说得荒芜一片……

“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有一定错误，但无论从出发点还是长远的客观效果，特别是为保持共产党永远的先进性和永远是三个代表做出了巨大贡献。你知道，1949 年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对共产党发动了一次次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

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原则，并不想把事情弄大。所以1952 年，毛主席发起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且让这次运动只持续了八个月。可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好了吗？没有，远远没有，胡适这些人的影响还大得很，于是主席不得不从 1953 年开始发动了批评俞平伯和胡适的运动，但老人家只让运动持续了一年。可是，那些知识分子吸取了教训吗？没有，他们还在大鸣大放，还在搞资产阶级的百花齐放，于是老人家果断地做出决定，于是 1957 年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反右运动……这次为期两年的‘兴无灭资’的反右运动总可以让知识分子翘得高高的尾巴收起来了吧？事与愿违……唉，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死而不僵，伺机复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才高瞻远瞩，发动了意义深远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认识到长痛不如短痛的老人家这次下定了决心，不搞八个月，一年也不够，两年也短了点，要搞就搞十年。只有十年才可以让那些追求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清醒认识到今日之天下究竟是谁家之天下！你还小，不懂得那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共产党的长治久安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是让那些知识分子老实下来，邓小平能够获得那么久的和平时期？如果不是让臭知识分子彻底顺服，这些年我们国家能够长期稳定？通过那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把那些崇尚资本主义所谓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改造了一批，杀了一批，弄残疾了一批，虽然也有漏网之鱼，但他们至今为止始终成不了气候。而意义更加深远的是，我们党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阉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些不都应该归功于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吗？！你知道，现在的统治者为什么一边违背毛主席教导、贪污腐败包二奶，可是另外一边却始终不敢动一动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堂里的老人家的尸体吗？因为，没有老人家，他们现在都是阶下囚！都像罗马里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人民活活肢解了！”

林将军先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口水，随即激动地站了起来。李昌威也随他站了起来。

“昌威，看起来你受毒不浅！你看看图书市场上，再看看国外出版的反动刊物，有几个作者不是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后代？又有几个不是右派分子的子女？还有那些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下无法享受老爷生活的腐败干部……他们都加入到诬蔑新中国、侮辱毛主席、诋毁文化大革命的行列里……你能找一个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者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生、是农民的子弟吗？没有！绝对没有！近十亿的工人和农民在集体沉默，因为他们失去了文艺宣传和思想的阵地！失去了发言权！孩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做了长期的跟踪统计的，我们一直在忠实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让那些牛鬼蛇神先百花齐放吧，让他们尽情发泄，让他们跳吧，让走资派继续走吧……总有一天，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拳会出击，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会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花白头发的林将军说到激动处，一忽儿伸出紧握着的拳头，一忽儿踢出一只脚然后在地上狠狠踏一下，李昌威不得不让开两步让老人施展拳脚，等老人说不下去直喘气的时候，他才上前一步扶住老人。

将军推开昌威。

“昌威，我没事，你放心，不完成这件大事，我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我没有脸去见马克思呀，当初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换来的工农政权不能就这样被和平演变了！”

将军握着拳头的手在空气中挥舞着，仿佛不是面对一个二十岁的孩子，而是千军万马。看到李昌威痴痴呆呆的样子，将军心里叹了口气，换了稍微缓和的腔调继续说：“我刚才说了，我们一直在跟踪统计，统计的结果是让人震惊的。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后，一切牛鬼蛇神都开始粉墨登场，走资派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朝前走，右派们学会了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有计划有步骤地一步一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就拿文艺战线和思想领域来说，在这二十多年里，海内外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揭露、反思和攻击新中国前三十年成绩的书籍，有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我们统计了其中最有名的三千六百种，结果发现，那些作者不是地主后代就是右派子女，或者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写反思新中国历史写反对他老人家反对文革等等反动文章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是受苦的劳苦大众出身，没有一个是纯种的工人阶级后代，

没有一个是农民的娃子……孩子，这还不够让人震惊的吗？"李昌威点点头，老人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没有完全听清楚，也没有完全明白过来，但他前两天已经知道了老者的身份，他相信老者所言非虚。再结合他最近正在思考的那些问题，他这次点头是真诚的，他心中慢慢热乎了起来。

"孩子，你刚才说听到那么多侮辱、攻击老人家的话，又有几句是从工人农民口里传出来的？现在你们农村几乎还有一大半人家里挂着他老人家的半身像，可是这些有人去报道、有人去写吗？没有，因为笔杆子掌握在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剥削阶级后代的手里！你再看看现在的社会，是什么人在那里贪污腐败，是什么人在那里鱼肉人民？不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英明果断打倒的那一批人的孝子贤孙！不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后果断地镇压的那一批人的徒子徒孙……"

老者胸脯起伏得厉害，李昌威上前扶住他，帮助他慢慢坐下来。刚刚坐下喘了几口气的老将军抹了把脸上的口水，抓住李昌威的手，激动地说："孩子，这一切该有个交代了，这一切该结束了，中国不能这样下去，中国人民不能这样过日子！"

看到弓腰站在自己面前的李昌威脸上的疑惑，老者叹了口气，松开了他的手。

“我们都准备好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林将军话音刚落，又激动地“霍”地站了起来。“到时候，工人农民又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贪污腐败无所遁形，剥削阶级会被我们打翻在地，这次我们会踏上两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到时候，不合理的制度会被废除，下岗的将不会再是工人阶级，那些官商和腐败官员将会永远下岗，穷困的农民都将重新组织起来，享受公有制的优越性……到那时候，农民和进城打工的民工都将活得有尊严，活得幸福快乐，活得充满希望……”

“到时候……”李昌威声音微微颤抖地小声重复着，他在想，到时候，像自己这样的山里人进城不用暂住证了，就不用住在工棚里，也可以到门口贴着星星的酒店去逛一逛，到时候，他可以和城市人一样了……

“是的，孩子，一点不错，到时候——‘试看天地翻覆！’”看到李昌威满脸的向往，老者加重语气说了句。

“到什么时候？”李昌威的热血沸腾了，他喃喃的声音掩饰不住地颤抖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老者深情地大声说。

“东方红，太阳升？”

“是的，孩子，很快就会到的。你愿意为工人农民重获尊严而努力吗？你愿意为了一个公平合理没有剥削没有贪污的社会而奋斗吗？”

“努力？奋斗？”李昌威重复着这两个听起来有些遥远的学校课本上的词语。

“这样说吧，”老者脸上微微起了些变化，“你愿意出力吗，孩子？”

“我愿意！”李昌威这次听懂了，而且他有的是力气。爽快地说完“我愿意”，他热切地看着老者。

老者的脸上慢慢阴沉下来。“好，孩子，有你这句话就可以了，也不枉我救你一命！”

老人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目前有一个人在不惜一切阻止我们的革命正义行动，我们必须除掉他，否则我们的事业不会那么顺利，甚至会遇上大的挫折。”

“除掉他？”李昌威半知半解地轻轻问了句。

“是的，除掉他，就是要杀掉他！目前只有你有这个能力！这任务就交给你！怎么样，孩子？”

说罢，老者把照片递给满脸惊愕的李昌威。

四

“我们总算看法一致了一次。”许长征笑呵呵地说。

杨文峰抬头看了部长一眼，没有吱声。

“唉，眼前的事物、情景一模一样，可是看在我们两人的眼中竟然有天壤之别，你说不是很有意思吗？”

“我听一个古代哲人说过，”杨文峰慢条斯理地说，“世界并不存在或者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因为世界本来就只存在于我们的眼中，只要我们一旦闭上眼睛，整个世界都倏然消失了……”

“呵呵，这可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世界是客观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会随着我们眼皮的关闭而消失。就拿今天看的车展来说，

那些车和那些美女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还可以摸到——呵呵，当然不能随便摸的……这些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否定。还有一种客观存在，就是我们不一定可以切身看到摸到的客观事实，例如北京市民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拥有小车，这事实你无法否定，对不对？同样你无法否定，我们的国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两辆豪华奥迪小车已经进入北京内二环，宽敞的路面上密密麻麻都是各款小轿车和旅行车。和许长征部长的座车相隔不到一百米，有两辆挂着北京警备区牌照的小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我觉得，”部长说，“我从你的小说里，看出了你的哲学和你的思想。”

许部长停了一下，接着说：“你看起来完全受制于自己的眼皮，你看你想看到的，或者你心里的眼睛早就看到了的事物；你忽视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你所说，每当这些事实明显摆在你眼前时，你视而不见，或者干脆闭上眼睛。”

“哦，是吗？”杨文峰认真地听着。

“是的，我认为是的，如果你当我们是朋友的话，我愿意多说两句。”许长征虽然强调了“朋友”两个字，但那两个字的发音连他自己听起来都倍感陌生，事实上，他想不起自己这一生是否有过一个真正的“朋

友”。“你的小说里充斥着社会阴暗面，对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只字不提，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正万众一心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视而不见，对于我们正在第四代核心领导下和平崛起、在世界上越来越受瞩目的事实，你也一点没有反映表现出来。相反，你描写我们官员的腐败、包二奶，描写我们官员的致命弱点；你别出心裁地把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

“哦……”杨文峰好像竭力回忆的样子。

“我也喜欢看汤姆·克兰西的政治间谍小说，我也知道中国没有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所以我并不反对人家写这方面的小说。可是你的小说走得太远了，你知道在国内是没有出版社可以出你的小说，你竟然在互联网上贴了出来……”

“写出来总是要发表的……”杨文峰喃喃道。

“我不反对，”许部长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可是你考虑到后果没有？你第一本小说写一个双面间谍为了激起中美斗争，为了让中国回到被国际社会隔绝的时代去，铤而走险，在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上释放非典病毒……”

“那只是虚构的故事……”

“可是，”许部长严厉地打断杨文峰，“现在奥运会日益迫近，我们正好收到了这样的情报，情报显示国内外反华势力蠢蠢欲动，要借 2008 年奥运会搞事！我现在想知道，你是知道了恐怖分子的计划才写出了《致命弱点》这本小说，抑或是恐怖分子看了你的小说才制定了类似的攻击我 2008 年奥运会的恐怖计划！”

杨文峰怔怔地看着许长征，没有说话。许长征发觉自己太急，有些失态，于是暗中调整了一下心态，强压住不耐和激动，表面平静地说：“你的第二本书《致命武器》更加过分，写台湾情报局利用中国两亿到处流浪住无定所的农村民工对现实中国社会的不满制造事端，以致揭竿而起发动农民起义——你知不知道，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我们掌握的情报，台湾当局确实在逐步部署类似计划！在小说里你写了一个叫李昌威的进城民工，他从贫困的乡下来到繁华的大城市找到了工作，能够养活自己了，可是由于读了几本书，从此心理不平衡，看这不顺眼，看那不公平，最后你把他塑造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一个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起义领袖，你只差没有把他描写成八十多年前的湖南农民毛泽东！你、你知不知道——我可以理解你使用这种极端的描写有意提醒党中央该注重弱势群体这种用心，可是你的书一旦流到社会上，特别是被那些农村民工看到——谢天谢地，好在他们从来不上网——会有什么结果？……”

许部长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说不下去了，他咽下到嘴边的话和堵在喉咙里的口水。

杨文峰不置可否地盯着许部长，嘴唇微微动了动，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杨文峰，”许部长的声音又明显地降低了调门，“我既然把你带出来，陪你逛街看风景，就是已经不把我们的关系看成敌我矛盾，既然这样，我也希望你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地回答我的问题。”

杨文峰点点头，一阵迷茫的荫翳从他脸上一闪而过。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写《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是否得到海外某些机构和个人的资助？”

“资助？”杨文峰带着回忆的表情抬头扫了一眼车窗外，他从右边的倒车镜里瞥见两部挂军车车牌的轿车交错跟在后面，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许长征没有注意到杨文峰的表情，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大概是看到他衣着寒酸，声音柔和地说：“我相信你没有收海外机构的钱，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到写作素材的？还有，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似是而非的国家安全部的个人、机构及其运作的材料？”

杨文峰的目光已经从车窗外收回，许长征注意到他的眼球剧烈地转动了几次。当杨文峰的目光固定在车内地板的某一点时，许长征听到他结结巴巴的回答：“我虚构的，不……我、我也不记得了，我……”

“不记得？”许长征声音里混杂着不耐、愤怒和嘲弄，“杨文峰，你是谁？你到底为谁工作？”

五

我是谁？我为谁工作？

这两个问题一下子把杨文峰推跌进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之中，那是一个比深不见底的太平洋还要深邃，比太阳黑洞还要黑暗，比宇宙还要茫茫无边的地方。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迷失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他好不容易爬出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许长征这简单的两个问题，再次把他推进这绝望的深渊。

他先是低下头，随即把头深深埋进两腿之间。这时，他正深深沉入自己那黑暗无边的内心里，他好像在茫茫的宇宙中漂浮的灵魂，到处飞翔，东张西望，可是却什么也看不到。但他的恐惧也正来自这里，因

为他意识到，总有一天的某一个时间，他会在自己黑暗一片的内心碰到真正的自己或者自己那久别的灵魂，而那是他宁死也不愿意见到的。

许长征看着眼前的杨文峰，感到不可思议，他能从外表平静的杨文峰身上感觉到他内心正在痛苦挣扎着，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拼命地向上挣扎……

许长征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幕，一个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回答、有些人甚至会编造好几个答案的问题："你是谁？"竟然在眼前的杨文峰身上造成如此大的震动。他看到脸色霎那间苍白如纸的杨文峰痛苦地缓缓低下头，肩膀微微颤动，随即把头埋进了双手之间，双手又沉进双腿之间……他只是静静地观察，因为这种情况他也没有遇上过。他甚至看到杨文峰的后脖子上渗出汗珠……他示意前面的警卫员让司机把车开得平稳一些。足足有十分钟，杨文峰才慢慢直起身子，慢慢抬起头，缓缓移开双手，许长征看到，苍白的脸色渐渐消退，杨文峰已经在慢慢恢复过来。他有些后悔，他很想知道，杨文峰在刚刚十分钟里想到了什么。但他知道，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虽然已经大体了解了全国人民干过什么和正在干什么，甚至也能够控制他们未来该干些什么，但唯独无法知道人民在想什么。眼前，他就特别想知道杨文峰刚刚想到了什么。他觉得那和他追求的答案有密切的关系。

“你想说什么吧？”许长征和蔼地问。

“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不记得什么？不记得是谁让你写这样的小说？不记得你是否得到过海外反华势力和团体的资助？还是不记得自己是谁了？”和蔼可亲的表情立马被冷若冰霜代替，“哼，那你记得什么？你的书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应付不暇，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危在旦夕……”

“不要说了！”杨文峰脸上痛苦的表情吓了许长征一跳，“许部长，不要说了，共和国的安全？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和我写的书有什么关系，我那只不过是两本虚构的小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许长征用鼻孔“哼”了两声，没有做声。

“共和国安全得很，安定团结也维持了几十年了，可是，可是，你却来指责我的书影响了共和国安全，我真不明白，”杨文峰声音有些空洞，“我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虚构小说，可是你们却不停地在那里虚构敌人，虚构危险，到底为什么？”

“你……”许长征欲言又止，神经质地抬起指着杨文峰的手也颓然放下。

“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一党独大，可是你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虚构敌人虚构危险，最可怕的是，你们从自己的人民中挑那些最善良最弱小的人和团体来作为虚构对象，把他们虚构成共和国和你们共产党的敌人，然后你们再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从思想上揭露你们虚构的敌人，从精神上折磨你们虚构的敌人，最后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你们虚构的敌人……1949 年建国后，你们不但拥有军队，又有政治经济权利，甚至还拥有每个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可是你们还是害怕，动不动就搞学习，搞运动，动不动就镇压，就派军队……你们整天叫嚷安定团结和稳定压倒一切，可是你们内心却怕得要命，这种怕是我从你的眼底看出来的，许部长，你能告诉我你们到底在惧怕什么吗？”

“你……我有什么好怕的……”许长征微张着嘴巴，不知道说什么好，眼前的杨文峰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又仿佛另外一个人正在通过杨文峰的嘴巴说话。许长征当时就有这种感觉。他嗫嚅一句后，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杨文峰。

“许部长，我只是写小说的，只是虚构故事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故事从哪里来的，反正就在我脑海里，我把他们写出来，就这样，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阳谋。但我坚决反对你们把我虚构成你们又一个敌人，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的大牢里还关着成千上百的

因言获罪的良心犯和政治犯，他们或者因为在互联网上议事谈政，或者因为组社团企图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被你们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其他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大牢。现在要找我了吗？说实话我一点也无所谓，我一无所有，这你是看到的，我不怕。不过我提醒你，总有一天，你们会虚构一个敌人，那个敌人本来是你们虚构的，可是却慢慢在你们想象中强大起来，最后当那个敌人终于从你们的想象中走出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无能为力了，那就是你们的末日！”

杨文峰说得很快，而且如果不仔细听都无法听出他在说什么，但许长征却清楚他在讲什么，而且听到后来，他两手都冰凉了。他冷冷地盯着那个好像无法控制住自己嘴唇的杨文峰。

“你说完了吗？”杨文峰一停下来，他马上冷冷地插进来，“我们没有虚构敌人！是你的书给我们制造了敌人！我也没有把你看成敌人，否则我不会这样和你坐在这里谈！我只是想知道你写这书的背景和你书中包含的意思。我也想知道，你第三本书又写的是什么……”

许长征终于说出了他心中最大的秘密。第三本书——《致命追杀》!

当初，当他读到杨文峰的前两本书的时候，他发现书中竟然有那么多地方涉及到国家安全，触动到他许长征内心深处的担忧和焦虑。仔细

读过两遍，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两本书中都密密麻麻牵扯到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行动，然而，却像密码一样被掩饰了起来，他知道无法定罪，而且他也知道，绝对不能公开禁止这两本书。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只要大陆一禁的书，不但马上就会洛阳纸贵，而且海内外各个反华机构就会拿放大镜研究这些书。这是许长征最为担心的，他害怕如果此书真包含着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密码，海内外反华势力和国外情报机关有可能率先破译隐含的密码。他倒是更愿意相信杨文峰的“致命”系列只不过是娱乐小说而已，可是……

现在，两人终于针锋相对，该摊牌了！

“杨文峰，你的两本书绝对不是什么娱乐小说，但我也不愿意过早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的小说绝对不那么简单，我希望你回头是岸，不要与人民和党为敌，不要越陷越深！而且也请你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告诉我，你的书要传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第三本书又是写什么的！”

“我、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许部长，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不知道是我陷得太深，还是你们不能自拔，你、你太紧张，草木皆兵，我写的东西只不过是虚构的小说，我……”

六

杨文峰沙哑的声音被一个急刹车打断，警卫员转过身，按响了通话器。

“许部长，沙局长在前面等您！”

“沙伟？”许部长皱了皱眉头，“我不是说过，这几天不见人，文件送过来就可以了。”

“他已经联系好多次，有紧急情况要求见面，刚刚听说您从车展回来，他提前在路边等您，说只占用您一点时间……”

“好了，让他上车吧！”

警卫关闭通话器，对着手里的对讲机讲了几句。小车前方二十米靠右边停靠的一部小车的车门打开，沙伟肥胖的身体挤出小车，向部长的车走过来。

部长按下了车窗，沙伟小跑几步，肥胖的宽脸出现在车窗外。

“许部长……”沙伟急切地喊出了这一句，这时才看见或者认出杨文峰，把下面的话硬生生地打住了。许长征看了眼杨文峰，示意司机把车停靠路边，交代杨文峰稍候，自己随前面的特工警卫员走出了小车。

杨文峰漠然地看着两人向路边走去。他突然回过头，因为他又看见了那两辆挂军牌的小轿车。那两部车本来在后面，现在从小车旁边开过去，并没有停下。杨文峰心中微微不安起来。

警卫员会同后面小车上三位国家安全部特工，分四个方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守在许部长周围的四个角落。杨文峰看到司机并没有关掉引擎，又看到四位人高马大的一看就知道训练有素的特工很自然的分守四个关键位置，不觉暗自心惊。

远处的许部长双手反背在背后，低头听着沙伟的汇报，沙伟局长手舞足蹈，嘴巴一直没有停。大概有五分钟，部长抬起头，朝车上的杨文峰看了看，随后示意沙伟停下来。警卫员走过去，部长对他说了两句，警卫员朝杨文峰走来。

警卫员打开车门："许部长请你过去，杨先生。"

杨文峰犹豫了几秒钟，下车了。

"这是侦查局的沙局长，你们早认识了。"许部长指了指沙伟，对杨文峰笑了笑。随即转向沙伟，"你继续汇报吧！"

一霎那，沙伟脸上出现极度的迷惑不解和担惊受怕的表情，他看了看部长，又看了看杨文峰，之后又把询问和恳请的目光放回到部长身上。部长微微笑着，点点头。

沙伟一时之间出了身冷汗，他现在要汇报的东西属于国家安全部最高机密，可是部长竟然要他当着一个嫌疑犯汇报，他急速思考着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被自己忽视了，而且他必须在短短几秒钟内做到既汇报了工作又保护了最高机密。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几个可能，也许杨文峰会被重用，这是许长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一贯做法，也许……最后闪现在他脑袋里的一个想法，才让他在开口汇报前消除了疑虑。他想：也许这杨文峰永远没有机会把自己听到的秘密泄露出去。

“许部长，”沙伟声音仅仅能够让许长征和杨文峰听清楚，“过去三天我们全力以赴，虽然还没有水落石出，但已经露出了端倪。和您推测的八九不离十。事件的幕后策划人是林将军……”

“1955 年的中将？”许长征表情凝重地低声问。

“是的，许部长。第一批授衔的大将和上将都死光了，他现在是军队中资格最老的军头。不过……”

许长征看了一眼话到嘴边又打住的沙伟。沙伟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过，很显然，他上面还有人，很可能卷入的人还相当多，不排除包括那个姓、姓丁的，姓华的……”

“知道了。”许长征瞟了眼旁边似听非听的杨文峰，又把目光盯住沙伟，“林将军住在……”

“铁狮子胡同，也就是李昌威失去踪影的胡同，我们把那条胡同都搜过了，只是无法进入 55 号，也就是林将军的家，李昌威是躲在他家里是肯定无疑的……”

“知道了。”许长征说着又无意地瞟了眼杨文峰，杨文峰这时已经竖起了耳朵在听，脸色也飘忽不定。

“这个名字你听着耳熟吧？”许长征转向杨文峰，脸上露出些微的笑意。

“李昌威？同名同姓？李……”杨文峰喃喃念着。

“对，李，木子李，昌盛的昌，威力的威，李——昌——威！”许长征缓慢地吐字清楚地说，“就是你书中的李昌威！绝对不是我虚构的！”

杨文峰脸色煞白，目光有些散乱，结结巴巴地说：“我书中的李昌威？

你们真在追捕他……不，我书中的李昌威根本不存在，怎么会从书中走出来？你们竟然连书中虚构的人物也追捕……”

“不是追捕，是追杀，他已经打伤了七八位特警。”许长征恨恨地说。看到垂头丧气、一时回不过神来的杨文峰，他心中觉得某种程度的安慰。

三人就这样站在路边，站在四位特警严密保护圈的中心。过了一会，许长征叹了口气，开口道：“现在你该明白，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虚构的了，是不是，杨文峰？其实，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我没有必要去虚构去幻想危险，我们国家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威胁和危险，有来自超级大国的，有来自海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也有来自我们阵营内部，甚至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我告诉你一件事，然后你告诉我是幻想还是真实，好不好？”

杨文峰只是困惑地抬起眼睛看了眼许长征。

“现在，就在我们三人站在这里的此时此刻，在北京的某个地方，正有人在阴谋策划政变……”“政变？”杨文峰更加困惑了。

“是的，政变！你可能说这是天方夜谭，也可能说我们小题大做，因为现在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都安居乐业，全国上下都向‘钱’看，

哪里会有人去搞政变？你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甚至会质疑我，指责这又是我幻想的敌人吧？你也许会说，在现今情况下，就是搞政变，也只不过蚍蜉撼树而已，对不对？”

许长征盯着杨文峰，从杨文峰的脸上表情，他看出自己的假设的问题正是杨文峰此时心中的疑问。

“那么，我再告诉你，这些搞政变的人正好是煽动广大农民和城市的弱势群体起来抗议推翻现政权，他们依赖的主力军正是你在《致命武器》里描写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子弟，只是你书中说中国有一亿农民工，实际上，据国家安全部的统计，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两亿五千三百六十八万！”

四月初的北京的太阳虽然暖洋洋，温度也已经大幅度上升，然而杨文峰的手脚却感到一阵透彻心肺的冰凉。就像半个小时前他在车上斥责许长征时，许长征感觉到的那种冰凉。

许长征一定也感觉到杨文峰的冰凉，他心里很满意。他没有停下来，接着说：“你的两本书也有很多方面涉及到美国，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对美国或多或少是有些了解的？可是，你知不知道，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想方设法分裂中国的领土？”

“美国？”杨文峰裂开有些发干的嘴唇重复着，好像在记忆深处搜寻这个国度。

“是的，美国！你知不知道，美国那个所谓崇尚人权的国家，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指责人家侵犯人权的国家，正是他的情报机构，也仅仅在几年前，还策划了敲诈勒索绑架中国公民？”许长征的声音突然有些颤抖，过了大约十秒钟，才一字一句地说最后一句话：“他们还逼死了我的儿子……”

许长征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后，就无法再说下去，眼眶里有泪花在滚动。

站在一边一言不发的沙伟看到部长眼里的泪花，心中吓异之极。

这样的人眼里竟然闪烁着泪光，确实让人吓异。

但杨文峰并没有注意到。

“美国人杀了你的儿子……”杨文峰重复着，眼睛里突然泛出了奇异的光，反而看得许长征和沙伟都暗暗心惊，正是这心惊让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听见“咯咯”的声音。

那是杨文峰全身骨节发出的声音。

七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上六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劫持两架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撞向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四十分钟后，世界上最高的两座大厦相继轰然倒塌，二千七百多无辜的生命掩埋在废墟之下。

这天早上，按照十天前计划好的，美国总统布什正在给弗罗里达的一所小学校的学生朗读儿童故事。一名特工走进房间，附在总统的耳边嘀咕了几句。由于总统有发音不准的口齿毛病，随行的电视记者原以为那个多事的特工上前提醒总统如何正确阅读幼儿读物。但总统的反应证明他们的担心是错的。

布什总统有些茫然，又好像六神无主，他把幼儿读物举起来，读了两行，又放下，然后再次准备举起来时，他改变了主意，决定结束这场让他打心眼里厌烦的亲民秀。他离开了为他的到来准备了十天的教师和小学生们。

九点四十五分左右，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三架民航客机撞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造成几百人丧生。稍后，第四架被劫持的美国客机坠毁在

宾夕法利亚州。这架飞机后来被证实是恐怖分子准备撞向白宫的。

美国本土第一次受到最残酷的出人意料的攻击，美国总统三个小时内被护送上空军一号。在卫星和雷达的强力干扰下，美国最高指挥部——空军一号从全世界的军事雷达和卫星的屏幕上消失达六个小时。在这六个小时里，感觉到绝对安全的美国总统的顾问哆哆嗦嗦地启动了随身带的“黑箱子”——美国战略核武器启动密码和按钮。美国总统正在等待来自地面情报部门的确切情报，待确定攻击美国的国家后，将毫不犹豫地启动“黑箱子”，对目标国进行致命的打击。

六个小时过后，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获得全面的情报，排除了世界上有可能攻击美国的所有国家的嫌疑。最后的目标集中在：恐怖分子。

三十六个小时过去后，美国情报部门仍然毫无头绪，不知道这些凭空冒出来的敢死队是哪里来的，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

如果不是弗罗里达州的一位电脑工程师，美国联邦调查局可能还要等十几个三十六小时，才摸到头绪。

这位电脑工程师对攻击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刻骨仇恨，他没有出门，连续守在家里的电视机旁追踪实况新闻报道，可是新闻传来的都是让

他更加失望的消息，美国情报（CIA）和反情报部门（FBI）比世贸大厦现场好不了多少，一片混乱，受到来自美国各层人士的无情的攻击。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也互相指责推诿，对恐怖分子的身份莫衷一是，好像那些劫持美国飞机的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幽灵而已。

这位电脑工程师气愤地关掉了电视，打开了自己的电脑。

然而，他错了，他根本无心工作，看着电脑屏幕，他脑海里回荡着电视机上 FBI 探员疲倦和绝望的表情、已经夷为平地的世界最高大楼，还有更加可怕的，就是那不停被证实的死者的身份和名字……

“恐怖分子！”这位电脑工程师的手不由自主地在键盘上敲出了这样几个字，接着他又敲了几下，“中东人！”他又快速敲打着键盘，随即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不连贯的字词：

“知道如何驾驶飞机——”

“参加过飞机驾驶学校的短期培训——”

“到美国来不超过五年——因为超过五年的人应该被美国这个大熔炉同化了，至少，也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攻击美国平民不会对恐怖分子的事业有任何裨益。”

“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怀着对美国的刻骨仇恨，他们是绝对不会在美国国旗面前宣誓效忠的！”

“这两年他们到中东受过训练，也就是说他们进出过美国海关。”

“……”

……

电脑已经自动换页了，他的手还没有停下来。当第二页打满时，他突然愣住了，他脸上兴奋得泛出红光。

美国联邦调查局弗罗里达分部接到本州一位电脑工程师的暴料电话时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因为只有七十人的分部仅仅在二十四小时内已经接到了五百六十个电话，每个电话都让 FBI 激动不已。但当他们勉强睁着疲倦之极的眼皮见到当事人时，往往是听当事人啰里啰唆的怀疑和分析。工程师打电话前的五百六十个电话没有一个对确认恐怖分子的身份有帮助，有些甚至添乱。但是，疲惫不堪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却仍然耐心接听每一个电话，安排每一次会面。

两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当地警察敲开了电脑工程师的门，他们看到一

张因疲劳和兴奋而严重扭曲的脸。

“我需要一部可以处理大量数字的高容量电脑，你知道，我的电脑还是 486 型号的，都十五年了……”

“先生，我亲爱的美国公民，”一名 FBI 探员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电脑工程师的话，脸上的疲惫混杂着不可思议和讥讽，“你就是为了要一部电脑吗？你知道我们有多忙，你……”

“不、不，那还不够！”电脑工程师完全忽视了 FBI 探员的不恭，一边用手比划一边不停地说，“我还需要你们提供联邦政府的数字库给我，包括移民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消费部门等等的所有人员的电脑记录……”

当地警员和两位 FBI 探员显然认为眼前的电脑工程师疯了。他们转身就走，临走时，其中一个探员还不忘记来一句幽默。

“谢谢，我们记住你的请求，不过，你打算给我们多少钱！”

说着，他们朝停在路边的车子走去。那位电脑工程师怔了怔，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那三位警员同时停了下来，也让华盛顿忙乱不已的 FBI

总部在百忙中派专用直升飞机在三个小时内把工程师接到了华盛顿。

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是：“我给你们袭击世界贸易大厦和五角大楼恐怖分子的名单作为回报！”

八

菲利浦·赵，也就是三个星期前在北京时知道了自己的排名序号上升到 096 的中国特工，怀着忐忑不安和激动不已的心情回到华盛顿。三个星期后的今天，他的激动已经平静下来，不安却在逐日加深。

他苦思冥想过各种方法，可是仍然毫无头绪。连北京国家安全部对 006 情报员的情况都所知有限，加上各种保密的原因，他们给他提供的信息就更加有限。靠这一点有限的资料和信息，要找出 006 是谁，出了什么事，以及他出事前获得了什么样的情报，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三个星期他在一遍一遍否定了自己定下的计划和设想时，唯一的安慰就是反复回忆北京面见国家安全部许部长时的温馨、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场景。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在绝望中，他再次拿许部长信任的眼神和叮嘱来鼓励自己、振作自己。这时他想起了许部长告诉他的，“你掌握了最厉害的两门武器，电脑和圣经！”

当“电脑”这两个字出现时，他突然想起了几年前听到的弗罗里达电脑工程师帮 FBI 确认 911 恐怖分子名单的故事。

那位电脑工程师被直升飞机接到华盛顿 FBI 总部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根据他从电视上看到的 FBI 和反恐专家们对恐怖袭击分子的推测性描述，电脑专家发现这些描述的特征早就成为电脑数据和资料储存在美国的电脑里。美国早就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一切都可以变成电脑资料，而吸收了电脑资料的电脑又控制着整个社会。恐怖分子只要踏上美国的领土，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联邦政府、州政府、公共事业和各大公司储存了起来。他进入美国时，美国的海关电脑记录了他的护照和签证，甚至还有签名，他住旅店租房租车时都必须把个人资料输进服务单位的电脑，他去学驾驶飞机，使用银行服务等等几乎所有一切活动，都会在电脑上留下资料。工程师根据从电视上看到的 FBI 描述的恐怖分子的特征，编写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在成千上亿的名单中筛选出符合事先编写好的软件上的特征的人，例如当他把美国两亿人的名单资料输入他编制的软件系统后，第一个程序就打出：过去五年进入美国的，这样两亿的数字一下子就成为三百万；然后软件继续自动筛选：“两年内出过国”，“信仰伊斯兰教”，“到过纽约”，“年纪在六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工资收入在 4000 美金以下”等等，这些一旦输入，出现的名单已经减少到数百人。然后 FBI 再把这些人的照片打印出来，对照 FBI 总部恐怖分子资料库和当天三大机场的闭路电视摄像……

电脑工程师要实行自己的计划，唯一阻力就是他无法得到联邦和州政府电脑资料库的美国公民人员名单。当 FBI 半信半疑地向他提供了他需要的所有电脑信息后，电脑工程师在两天内提供了一份六十七人的名单，其中参加劫机的恐怖分子中的八人的名字跃然纸上。这八人也是美国联邦局最先确定出的一批恐怖分子，根据这些恐怖分子的名单，顺藤摸瓜，又找出了其余劫机犯的身份。电脑工程师成为 FBI 内部推崇备至的反恐英雄。但他发明搜索软件的事被 FBI 压下来。后来，FBI 和 CIA 技术部门联合研制大批用于情报和反情报的软件，其中名为“先发制人”的反间谍软件，就是用来打击包括中国大陆，古巴和俄国在美开展情报活动的。美国把所有到美国的中国公民名单输入这个“先发制人”软件，这个软件是根据中国特工的特点编写的。这个程序成功确定中国大陆派遣到美国的间谍特务，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当然，菲利浦赵对于后面这件事一无所知。就连弗洛里达的电脑工程师的故事，他也是在华盛顿偶尔听到一位口无遮挡的 FBI 外围研究人员透露出来的。

菲利浦想起这两件事后，激动地“霍”地站起来，他再也坐不住了。那种软件非常容易编写，只要事先获得下面两方面的资料：一是必须严格列出搜寻对象的全面、准确的特征作为软件的筛选条件，以防挂一漏万；二，必须取得美国某些机构的人员名单和个人隐私记录。

这两条对于菲利浦赵并不太难，虽然对于 006 情况所知有限，靠这些零星的资料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个人，更难拿着这些资料到处打听，但如果把这些信息输入电脑，在有限的范围内查找，相信结果不会超出十人。至于第二项，对于研究了好几年电脑，对黑客技术也非常熟悉的菲利浦，可谓小菜一碟，何况这些资料在美国并不是非常保密的。

菲利浦感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在家里来回踱步，然后突然坐下后，这一坐就是十二个小时。在前两个小时里，他把现有的资料列成了各种电脑语言，然后，在剩下的十个小时里，他深刻地思考起“什么人会去当间谍？”“什么人又会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地主动去当间谍？”“006 会是什么样的人？”“他具有什么样的品格，这些品格又如何反映在他的消费观和使用信用卡的习惯上呢？”……

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菲利浦·赵在美国华盛顿一间单身公寓里，思考了情报历史上最普通也最深奥的问题：间谍是什么样的人？

九

“杀掉这个人？”李昌威刚刚伸出的手又立即缩了回来，没有接林将军递过来的照片，说话的声音里透出讶异和质疑。

林将军皱了皱眉头，他原以为这两个星期的教育应该起作用，何况面前的年轻人从山里出来不久，思想没有受到过污染……自己曾经只用一个晚上作报告，第二天一个团的士兵和自己冲锋陷阵打国军，苦战十小时，夺下阵地时，只剩下五十人。可是两个星期的循循善诱，到了关键的时候，竟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林将军把照片拍在桌子上，站起来，背起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行，他想，眼前的年轻人身怀绝技，又在北京无牵无挂……这任务非他莫属。

李昌威坐在那里发呆，心里渐渐生出愧疚，觉得对不起眼前花白头发的林将军，可是——他又一想，自己答应过古光爷爷，除非保命和报仇，绝对不用武功去对付人，更不用说去“杀人”。

“对不起，林将军……”李昌威拿定了主意，不去杀人。

“‘对不起林将军？’”林将军站住了，弯下腰，满脸不屑地说，“你不是对不起我姓林的，你是对不起千千万万农民兄弟，对不起那些和你一样背井离乡，活得既悲惨又没有尊严的农民工，你是对不起你自己，李昌威同志！”

老人说着又抓起桌子上的照片，声音低沉地吼道：“李昌威，你知道农

民和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根源吗？知道谁在压迫剥削你们吗？你们也许知道，就是不知道也应该可以感觉到，但是农民天性淳朴，说白了就是大脑简单、得过且过，结果任人宰割，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现在这一切都有可能结束，不，这一切苦难都将必须结束、永远结束，我们已经准备了好多年，万事俱备了，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阻挡我们执行这项伟大的计划，不，应该说是反对我们进行的这场伟大的革命。现在、现在，只要除掉这个人，一切都水到渠成。现在，你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你却以不愿意杀人作借口拒绝！”

林将军把照片摔在李昌威摊开的手上，声音都有些哽咽了。“李昌威，看看眼前的照片，看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不死，我们的计划就随时可能夭折，他不死，就有更多的农民工到处流浪，冻死饿死他乡，他不死……”

林将军突然停下来，他注意到李昌威的奇怪动作。李昌威当时无奈地瞥了一眼照片，随即脸色微微一变，他立即左手把照片举起来，对着光线细看了起来，然后用食指在嘴里蘸了点口水，再在照片上擦起来。

“你干什么？”林将军问。

“照片不干净，上面有一个黑点……”

“我看看，”林将军走过来，俯下身子，看了眼李昌威左手拿着的照片，抬起头说，“那不是黑点，那是他右眼角的一粒痣，我讨厌他，更不喜欢他那粒痣……”

林将军说着又激动地来回走步，他没有注意到李昌威脸色变得苍白，双肩剧烈地抖动了一下。“自从长着这粒痣的许长征当上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他必须死，他必须死……”

林将军突然停下来，因为他看到李昌威眨眼间已经像堵小铁塔似地站在他面前，脸色像铁一样又冷又硬，声音则显然比铁还冷、还硬。

“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不会让他多活一分钟，也不会让他多走一步路！”

006 情报员是华人，这点可以肯定，而且从他提供情报的质量和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时间跨度来看，他在美国呆了至少八年，可能已经获得了绿卡，所以——拥有美国国籍或者绿卡的华人……

006 情报员提供的情报绝大多数来自华盛顿高层，而且他使用互联网发送情报回中国时，（北京透露）他所使用的电脑的 IP 地址不是纽约

就是波士顿、费城、或者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城等华盛顿周边地区，唯独没有华盛顿的 IP 地址，说明他是住在大华盛顿地区，在华盛顿工作，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所在地而特意驱车离开华盛顿到其他地方发送情报到北京，所以——拥有大华盛顿地区的驾驶证或者地址……

006 拒绝北京的金钱资助，说明他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或者有固定工资，但不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一是贪钱，二是接受情报经费不易暴露。而 006 拒绝接受北京资助一定是无法消化金钱，特别是当他在敏感部门工作时，任何额外的金钱都可能让他暴露，当然也很可能有更高尚的成分在里面。他应该是中等收入，定期向美国政府交税，所以——美国税局有他的交税资料……

006 为北京工作多年，但却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说明他做事相当小心，这样的人在开始为北京工作之后，肯定不会因为想念家乡就跑回中国，这就是说，很可能他在开始为北京工作后就没有申请过中国的签证，这点如果从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获得必要的资料的话，就可以排除很多华人了，因为大部分华人过一两年总会申请签证回中国一趟的，所以——中国驻美国使领馆近五年没有此人的纪录……

此人报回北京的情报除了原始情报外，很多还夹杂着他自己的分析，这点给北京的印象尤其深刻，作为海外第一线的情报人员，他对情报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惊人的准确，也是国内情报分析专家所欠缺的。据

北京的资料，他每次附带的情报分析都非常深刻，用词造句都很恰当并显示出深厚的国际知识和中文文学功底，所以——此人肯定是在国内读的本科大学，应该有名字可查，而且在国外应该又获得过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此人在家使用电脑把获得的情报整理处理成磁碟，然后离开华盛顿到外地的酒吧汽车旅馆的互联网发送出去，所以他必须拥有手提电脑；而且由于他担心泄密等，过去五年他绝对不止拥有一部手提电脑。在美国买手提电脑这样的货品，极少有人使用现金，他们都使用信用卡，或者分期付款，所以——信用卡资料里必有购买电脑或电脑附属配件的纪录……

……

菲利浦·赵把整整六十四条电脑语言编制成过滤软件，然后用一个星期获得美国联邦政府和华盛顿特区的各公司电脑里储存的消费者名单，当他把两者合二为一输入电脑，当他准备按电脑键盘的时候，他犹豫了，他知道，这六十四条没有能够在他脑子里形成任何形象，他突然怀疑，电脑能够告诉自己脑子里无法形成的什么吗？

他轻轻按下了“输入”键。

电脑发出吱吱地超负荷处理数据资料的声音……

初选进入的五万华人的名字像在筛子里翻滚似的，五分钟后，电脑屏幕显示只剩下一千人……十分钟后，只有一百人还在筛子里哆嗦……

菲利浦·赵的手也在哆嗦，006 会不会在这一百人里呢？

只剩十个华人的名字还在那里苦苦挣扎……

菲利浦眼睛盯得充血了，他现在坚信，006 情报员会冲出屏幕，走进他的房间，走进他心里，他紧张地低下头……

处理器发出细微的“咔嚓”声，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菲利浦赵颤巍巍地抬起头——

电脑屏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

许长征、杨文峰和沙伟三人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各想自己的心事。路边的行人不多，路上的车流也很畅顺。四位训练有素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在短短的二十分钟里已经按逆时针方向换了四次位置。

这时马路上靠近对面人行道的地方传来轰然声响，杨文峰最先转过头，

他看见远处两辆轿车相撞在一起，他心中一紧，那正是他刚才在车上有三四次留意到的挂军牌的两辆轿车。这时许长征和沙伟也顺着他的目光寻到了出事的方向。

这之间只有三秒钟，这三秒钟里四位特工同时上前两步，缩小了保护圈，同时其中三位的手抓住了腰间的武器，但他们并没有朝向出事车子的方向看过去，职业训练起了作用，他们仍然各负其责紧张地注视着自己应该守望的方向。只有本来面对马路的特工看到了出事的车辆，但他没有来得及掏枪，就感觉到身后一股强劲的气流铺天盖地而来，随即他失去了知觉。

袭击者是从出事车辆相反的方向，也就是从人行道这边的房顶上俯冲而下的，那袭击者好像老鹰一样俯冲到地上，双手乍一沾地，随即弹簧般地弹起，跃上那位离他最近的特工的肩膀，双脚分两边一接触到肩膀的同时，微微使力，脚下的特工顿时失去了知觉……

这时，另外三位并没有中袭击者声东击西诡计的特工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呈三角形挡在了许、杨、沙三人和袭击者之间，左右两位抽出了武器，中间的一位身材魁梧，完完全全地护住了许长征，不但隔断了袭击者的视线，也切断了袭击者的进攻路线。

这一切发生在五秒钟之内，许长征惊讶地回过头来，本来他应该什么

也看不见，因为那位身材魁伟的特工本来应该挡在他和袭击者之间……可是，他却看到了一切——

两边的特工的手枪已经被暗器击落在地上，挡在自己前面的身材魁梧的特工正软绵绵地以慢镜头的速度瘫软下去，许长征恍惚看到——说“看到”不如说“感觉到”更加贴切，一个好像似人又好像似炮弹的东西像离弦的利剑向他激射过来，在他有了自己遭到袭击的意识地同时，那人的两只寒气逼人的利爪离他的咽喉只有三寸……

第七章

一

康伴智二十年前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时，同班同学中的佼佼者直接被香港中信、中银等大公司招走了，接下来有一些热门单位如经贸部、外交部等又派人事部门来人拿走了十几名同学的档案袋，轮到康伴智的时候，面前的分配选择只剩下两个：国家安全部抑或回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康伴智是内蒙古自治区考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在这两个选择面前，康伴智很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他选择留在北京。

到国家安全部上班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康伴智都在观望。他害怕太投

入，因为很多年轻人一进来就热情高涨，领导很快就委以重任。结果转眼间，当他们真正明白了这里的工作性质，不愿再干，想跳槽时，已经晚了。因为他们接触了国家机密，调出去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由于太投入而接触了机密，所以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消密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单位确实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

康伴智抱着这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不知不觉过了两年。这时和他一起进入国家安全部的大学生已经先后从一般干部成为“副主任科员”，康伴智很是不以为然。两年来，他一直在东张西望，准备找到好单位就跳槽。当时国家安全部普通科员的月工资是一百一十九元，吃不饱也饿不死。

就在康伴智东挑西选，看这个工作不顺眼，看那个工作不尽人意的时候，他注意到和他一起进国家安全部现在和自己同宿舍的两个年轻人身上起了变化。那两个年轻人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自然比康伴智勤快努力很多，所以从一开始就经常被领导带出去执行秘密任务，两年下来，他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经常被委托在北京范围内接待来北京汇报工作的秘密情报关系或者全省各个安全厅来京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

每次看到他们屁颠颠跑出跑进，安排住宿，安排宴会，忙得满头大汗

的时候，康伴智就在心里冷笑着想：为了一百多块人民币，值得吗？

但不久他就发现情况有些异样。因为虽然三位都是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但那两位却逐渐提高了生活档次，先是好烟好酒不停带回宿舍，到第二年的某一天早上起来，康伴智打开大家共用的衣柜时，才突然发现，自己需要用衣架挂起来的高档西装高级衬衣已经没有了，而衣柜却越来越挤。他发现同宿舍的两位同事在短短两年里竟然添了好几套高级西装……当天，他开始观察，结果马上发现了更多不寻常，两位同事的手表都换了，钱包里的钱装得满满的，对了，他们的头发上还擦了油，其中一个的床头还放着索尼随身听。

这一发现让康伴智很好奇也很不舒服。光那几套西装就足足超过他自己两年的工资。从那以后，他开始仔细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问题出在接待上。他这才知道两位同事整天跑出跑进乐此不疲的原因。每次接待都是预先从情报经费中领取，接待过后再把发票拿回来，贴上“情报特费报销单”，让处长签一个字，拿到财会实报实销。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知道了两位同事兼室友发了小财的秘密后，康伴智的心理不平衡了，他自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比那两位强，但他们不但升了副主任科员，而且还先富起来了……

康伴智开始改变人生计划，他决定干一行爱一行，立足本职工作，逐

渐改善生活环境。正如他自己所想，他确实比一般的年轻人优秀，一旦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很快就在工作中显示出自己的特长和实力。他比其他人更勤快、更会察言观色、也更善于思考和算计。三年后，他是那一批大学生中最先转成主任科员的，他是被跳级提升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越来越喜欢上情报接待工作以及情报工作本身。

中国政府每年花费在吃吃喝喝上的费用据统计可以用来盖一千所希望小学还有剩余，可以每年建造十艘航空母舰外加十个洲际导弹，虽然国务院再三禁止吃喝风，但还是无法煞住。于是有些好事之徒联合报社记者，等天一黑就到北京各大豪华消费场所的停车场抄豪华轿车车牌号码，并拍照为证。他们拿着抄来的车牌号到车辆登记处核对车主和小车单位。靠这种方式，他们让经贸部和其他一些贪污腐败重灾区的国家单位大小领导闻风丧胆、食不甘味。当然，就连这些记者也清楚，有一个单位的车辆不在他们追查的范围内，那就是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是唯一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确认具有“花天酒地”权利的国家机构。每年，国家安全部用于请客送礼宴请招待“客人”的费用高达二十亿人民币，但这和西方情报机关的类似“情报”经费支出相比，可能只是一个零头。

但就算是这个零头的零头的零头，也足可让康伴智决定一辈子献身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

二

那些年，康伴智送到财会部门报销的发票和白条几乎是五花八门，仅仅招待客人召妓的费用就超过了一百万人民币。作为国家情报机关，当然不能鼓励客人召妓，但很多客人常年战斗在敌人心脏，回到北京后很想放松一下，和中国大陆的女孩子亲近一下，情报部门虽然不鼓励，而且也不会主动拉皮条，但如果客人真叫了“鸡”，作为要解决情报关系全部费用的情报部门，自然得想办法出这笔费用。好在写一张白条就可以了，反正作为情报接待费用，中央的任何部门都无权进一步审查费用具体支出明细，至于打多少白条，白条上的数字是多少，就是康伴智等负责接待的人自己决定的事。

这一切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想起这些小偷小摸，康伴智局长现在还有些脸红，当然他也知道手下的年轻人现在还在步自己的后尘，只要他们不是太过分，只要他们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保持对他这个局长的毕恭毕敬，他愿意睁只眼闭只眼。

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从一门心思放在发票和白条上转移到真正的情报工作上的。他只知道自己是年轻人中最快升任副处长的。大概从那时开始，不再需要他去亲自接待，他更多的思考起国家的情报工作：如何多出情报，多出领导人喜欢的好情报。

多出情报，多出好情报，就可以受到表扬，获得嘉奖，也就有更多机会被升职。职位越高，也就更容易为国家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当然职位越高，每年手里可以支配的情报经费也就越多。想当初他在接待中，每天可以从吃饭和车船费用中靠多开发票的办法赚几十元一百元，等到当上了副处长，他每年就控制着一千万的情报开支；他当然还知道，等当上处长，每年手里的那支笔就可以批五千万的报销经费，至于局长，他不是太清楚，大概有三个亿吧。

当了领导后，康伴智的思考方式也起了变化，他不再那么贪小便宜，而是更注重把钱花在重要的情报关系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舍得花钱出去，那些情报关系，或者外界称呼的间谍、特务们受到他的大手笔的接待，就会知恩图报，相应报回更加多、更加好的情报。

康伴智就是靠这些间谍特务们报回北京的获得领导重视的情报一步步升上局长的高位的。

他需要更加好的情报，在中国目前的情报评估体制中，所谓好的情报也就是得到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情报。如果军委主席、总书记或者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应用了你上报的情报，那么你是铁定要升职的，来年的情报经费增幅将以百万元为单位。退一步，如果你手下的特务们报回的情报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批示，那也很了不起。就算是

最高领导人画了个圈的那些情报也足够情报干部们庆祝一个星期的。当然更多的情报则是默默无闻地到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循环一圈，然后被保密单位收档封存。

康伴智是当了副局长之后才逐渐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所谓好情报，也就是迎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胃口的情报，情报本身是否可靠是否真实甚至是否是故意捏造出来敷衍、糊弄、误导领导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迎合最高领导人的胃口、如何抓住领导人关心的焦点，用情报的方式表达出领导人心中所想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用情报表达领导人心中深层的担忧和期望……

这期间，康伴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体会，暗自揣摩，也细心比较了各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情报的需要和他们各自独特的胃口。他发现，毛主席晚年只看得上歌功颂德的情报，当时几近瘫痪的调查部输送给毛主席的情报，被张姐（张玉凤）和“孟夫子”（孟锦云）两位如花似玉的小护士挑三拣四一番，凡是认为能够让主席开心地睁开眼或者拿起她们粉嫩的小手抚摸一番的，她们就娇声细气地读给主席听。所读的那些大多是来自东欧和亚非拉国家对毛主席伟大地位和“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赞扬的“情报”。后来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后，特别务实，邓小平多次强调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他主政的年代，国家安全部每年都制订厚达七百页的科技情报搜集提纲。调查部后期养成的把眼睛盯在国内、不时无中生有地制造点

假情报的做法在邓小平时代行不通了。邓小平主意已定，对于情报部门报上来的耸人听闻的政治军事情报不屑一顾，坚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不管是什么情报，只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作用的就是好情报。

第三代领导人是在 1989 年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上台的，这决定了他们草木皆兵、心怀恐惧、半信半疑的特性。他们从一上台就开始依赖情报。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必须尽快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说白了，也就是尽快找到新一代领导人对情报的新口味和新要求。

康伴智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崛起的。当然他也走了弯路，他一度认为新领导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应该也是务实的，应该也是比较喜欢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益处的情报，当然这也没有错。他又提供了大量的歌功颂德的情报，也就是搜集海外各国领导人对第三代领导人统治有方的高度评价和肉麻吹捧，当然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排斥这些情报。可是，康伴智看到，上面两类情报都无法成为特级甲类情报。而且这段时间，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不停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在副局长当到第三年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真谛。原来，第三代领导人失去了第一第二代领导人的威信，上台又靠的是坦克和军队，他们虽然也喜欢歌功颂德，但却始终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他们怀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认为敌对势力在怀疑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他们

害怕来自内部和外面的一切敌对分子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有危机意识，他们整天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

对于那些终日担惊受怕的领导人来讲，什么样的情报才可以让他们伸出颤抖的手在情报上写上“重要”“好情报”的批示呢？

康伴智找到了。那就是那些充满危险威胁和恐怖的情报、那些让第三代领导人看后马上冷汗直流、让他们噩梦成真、让他们看后随即发出“我早就有这种预感”感叹的情报、让他们更加感觉到恐怖和末日将至的耸人听闻的情报……于是，一个个原始情报到了康伴智副局长手里后，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惊动政治局的大情报。海外某人出了一本书诋毁文化大革命和为赵紫阳喝彩，好！火眼金睛的康伴智马上让政治局看到了“此书是蓄意煽动中国人民上街游行、暴乱的号角”的情报；有人在海外互联网上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几乎在同时，中央政治局就得到了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军事情报局收买的颠覆中国政权的马前卒的准确情报；几个国内的知识分子联名向政府反映一些情况、汇报一些问题、表达一些想法，康伴智能够让总书记马上联想到“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甚至联想到清朝的灭亡和末代皇帝的悲惨处境……

就在康伴智使用自己的情报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惴惴不安、胆战心惊、有时甚至生不如死的时候，康伴智的日子愈来愈好过，经费用不完，

而且，他也顺利升上共和国情报部门的局长宝座！当时他才四十岁，成为国家安全部最年轻的局长。

升上局长的第二天，他突然有个想法，或者说他突然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康伴智局长对于历代相传把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妓女和间谍相提并论一直忿忿不平。现在他总算想通了，把间谍和妓女相提并论，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反映出了前人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妓女只是出卖肉体，间谍却出卖灵魂；妓女危害的最多是嫖客的健康和口袋，间谍则可能毁掉整个国家、毒害整个民族……把妓女和间谍相提并论，感到不安的应该是妓女们……

康伴智也有心中不安的时候，他也在某个时候，突然想发掘一些真相，为自己的那如此优待他的民族和国家作点事。但这些机会并不多。

今天不同了。苦战了三个月，情报局终于整理出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情报：美日台加紧半月形包围圈，对中国大陆实行军事封锁，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都组成了，中国大陆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包得越来越紧，中国政府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准备好后，他决定直接上报部长，绕过主管情报的副部长。这个时候，他接到部长遭到伏击的紧急通报——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如果手里的这份情报已经在中央政治局手里，那么许长征被害后，

他肯定会顺理成章地升为副部长，自己只有四十五岁，竞争对手沙伟已经五十五岁了——可是现在，这份肯定要让政治局和第四代领导人胆战心惊的情报还在自己手里……

他立即给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秘书接了电话，告诉他，部长在休息……他感到安慰的同时，也微微有些失望。他说有一份重要情报要面呈许部长，秘书请他等一会再打来。十分钟后，他再次打过去，秘书说：许部长交待了，请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他不在办公室，有个叫杨文峰的人在他的办公室。你可以把那份情报留给杨文峰……

康伴智差一点昏过去，不知道许长征是不是受了刺激，神经失常了——如此重要的情报能够交给一个嫌疑犯吗？就因为他偶然救了部长一命？

三

秘书让他进来，他到部长办公室见到了杨文峰，他把那份厚厚的情报呈报件递给杨文峰，杨文峰不置可否地接过来，顺手放到部长的桌子上，盯着眼前的情报局长。康伴智感到一阵巨大的失落，他本来想寒暄一两句就离开，但想了想，改变了主意，于是勉强自己笑笑，坐在杨文峰的对面。

“美国人太卑鄙了！真是卑鄙！”康伴智恨恨地说。

“美国人？”杨文峰不解地看着他，随即想到康伴智一定以为是美国人派人暗杀部长，他并没有解释，因为这时他也想起了上次和部长在一起时，许长征部长告诉他的事，他试探着问眼前的情报局长：“部长告诉我，他儿子在美国……”

“哦，”康伴智快速地反应了一下，一下子感觉到眼前的人和许长征的关系不同寻常，他稍微一沉思，就决定把事情讲出来。

“美国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康伴智以平和的声音讲道，“美国是反华势力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里挤满了所有反共反华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虽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推翻新中国、打倒共产党的目标，但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们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甚至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这种局面的出现，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方面不能不提，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成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让他们认为一鼓作气拿下中国这个最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堡垒也不在话下；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受西方腐朽思想影响的国内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最后纠集到民运的旗帜下，特别是 1989 年被我们赶到西方去的一小撮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民运分子，他们到美国后和美

国主子一拍即合，好像互相打了强心针似的，及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股反华反共新高潮。”

杨文峰听的过程中，好几次皱了皱眉头。康伴智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知道为了让杨文峰看懂自己的报告，有必要给他灌输一些常识，于是他自顾自地讲下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白宫秘密制定了和平演变中国的计划，老布什总统号召对共产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冲在最前面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流亡海外的敌对分子。幸亏我们当时在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及时连续展开‘清除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政治’等全民全党的学习和教育运动……虽然我们一次次挫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阴谋，但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一计不成又来一计，其中包括利用我第三代领导核心上台不久的弱点，煽动挑拨我党内斗争，妄图引起我们党内讧……但随着第三代领导核心牢牢掌握了政权，这一系列和平演变的招数都宣告失败。”

康伴智停了一下，看到坐在那里略显无聊的杨文峰，加快了讲话的速度。

“问题是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中国仍然而且永远是眼中

钉、肉中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了近十年后，不但没有显示出疲软，而且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强大已经逐渐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本来如果是稍微理智的，都不应该再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可是美国反华势力偏偏倒行逆施。他们从两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秘密的战争，一是扶持台湾台独势力、扶持新疆和西藏的分裂势力、宗教和邪教组织；二是扶持中国的腐败势力，主要是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

“腐败分子？”杨文峰抬起头，看了一眼眼前自说自话的情报局长。

“是的，”康伴智舔了舔嘴唇，“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不必讳言，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他们那些腐朽没落和反动的思想也趁虚而入，我们有少数干部放松了学习，结果……”

“腐败了？”杨文峰嘴角露出毫不掩饰的讥讽，“你不会告诉我腐败是西方思想造成的吧？”

“我刚刚告诉你了，不过今天不说这个，”康伴智好像一点也没有看出杨文峰脸上的讥讽，“可是，从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准备利用我们干部的贪污腐败对中国政权进行颠覆来看，我们确信一度怀疑美国在暗中支持中国腐败滋生的看法是对的……”

“你、你说什么？”杨文峰目瞪口呆，确实忍不住地打断了情报局长。“康局长，你们真认为……你们竟然这样思考问题？……”

“你不要这种表情，”康伴智摇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讲完，再下结论也不迟。我们这样怀疑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杨文峰也摇着头。

“是的，杨文峰先生，”康伴智有些不耐烦，提高了声音：“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让我讲完。1989 年的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你还记得吧？你想想当初，鼓动学生工人和市民上街的口号是什么？当然不是要求自由和民主，更不是反对共产党领导，而是要求惩治腐败、杜绝贪污！这正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只有这个口号才可以造成如此多的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上街游行、冲击政府、扰乱治安……请问，这样如此迎合大众的口号不是天安门黑手、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还会是谁？”

杨文峰的屁股差一点从椅子上掉到地上，他勉强自己坐好，嘴巴微张着，眼睛死死盯着康伴智局长的脑袋，仿佛想看穿那个脑袋怎么会如此思维似的。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康伴智嘴角露出不屑地说，“你最好能够听我说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些年，贪污腐败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党、我们的政府能够视而不见吗？当然不会，我们一直在积极想办法，这些年也按照中央的指标，每年都平均枪毙那么几个副省级干部，用以表明政府反腐的决心，也可以平息民愤。可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今天是讲美国，对不对，杨文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中央开始布置反腐倡廉大战役，就在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趁机介入……”

“哦，是吗？”杨文峰这时开始认真地听。

“我们是要消灭腐败，要……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正好相反，他们看到有机可乘，就见缝插针地介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他们不是协助我们反腐败，而是积极抓紧机会，利用我们反腐败搞得干部忐忑不安的时候，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污染、拉拢甚至策反。我们国家安全部在反腐最得力的时候，接到多起情报显示，美国正在和我们争取腐败干部，我们要把腐败干部抓进牢房或者教育过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是纷纷协助他们外逃，同时也对他们开展思想攻势，争取他们为美国服务……”

“啊……”杨文峰忍不住感叹出来。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说服教育我们的贪污腐败干部，号召他们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号召他们在中国尽快进行俄国式的革命，号召他们……你知道，美国人的这些说词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前苏联一旦垮台，那些腐败的共产党分子不是摇身一变都成为跨国公司的总裁和托拉斯的首脑？中国现在有那么多贪污腐败分子，美国如果加大力度说服他们，说不准……”

“天啊……”杨文峰几乎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受不了了，“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们就此再也不敢反腐败了？”

“腐败是要反的，贪污是要制止的！但事情有轻重和缓急之分，国家安全比起个别官员的贪污腐败，哪个更重要，不是很明显吗？”

“我、我，我真是无话可说，”杨文峰都有些结巴了，“所以你们现在只是小打小闹，每年枪毙几个小贪官作为样板戏给人民交待，而实际上，你们不敢反了。我怎么说，这么多年了，你们甚至连官员财产申报制这样一件全世界哪怕最腐败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的制度都无法落实，就因为你们害怕一旦坚决反腐败，那些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员就离心离德，甚至狗急跳墙，掉头来反对社会主义？”“有这个考虑，但话不能这样说。”康伴智有些尴尬。

“事实是这样，至于话怎么说，都由你们决定。还有，还有，作为国家

安全部情报局长，你一定不糊涂，上面的推论完全不成立，除非，除非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员和官员确实太多，多到已经决定了目前共产党和政府的性质……”

“杨文峰，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

“是吗，那我们谈什么？”杨文峰直视着康伴智的眼睛。

“你不是让我告诉你，美国反华反共的中央情报局是如何害死许部长的儿子的吗？”

四

杨文峰眼睛眨了眨，没有吭声。

“由于我们意识到美国的反华人士和组织想利用我们反腐败运动为他们招兵买马、积聚反华力量，因此我们及时调整了策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容忍贪污腐败现象蔓延，不是这样的，我们只不过更注重策略，并且打消了一口吃个胖子的想法。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又一次打败了海内外反华势力的这一次和平演变，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队伍，维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局面……”

康伴智停顿了一下，看到杨文峰漠然的眼神，叹了口气，继续讲道：

“可是，我们也有低估美国情报机关和海内外反华势力的时候。我们原以为，这次他们机关算尽，黔驴技穷了吧？……没有想到，就在我们麻痹大意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康伴智停下来，看了一眼杨文峰，杨文峰正抬眼和他撞了个正着。

“我说过，九十年代初他们利用中国人民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而号召人民上街反对腐败，从而导致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六四“动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也认识到腐败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而且腐败的人数众多，所以他们又转而争取腐败分子为他们推翻主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两次利用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腐败分子和平演变中国政权的阴谋都可耻的失败了，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第三次，这些反动派竟然还是拿腐败做文章！”

“这次又搞出什么花样？”杨文峰问得急切，但口气里却不无嘲讽。他心里觉得好笑，忍住没有笑出来，他想，既然海内外反动派都拿腐败做文章，那为什么不干脆打击腐败制止贪污呢！但他没有打算说出来，他知道，坐在对面的那位情报局长的脑袋具有和自己脑袋完全不一样

的思维方式。杨文峰担心这样简单的问题会让康伴智一时理解不过来。

“我说了，这次的花样还是围绕我们内部的贪污腐败。”康伴智说，“这次中央情报局的手段更加恶劣和可耻，当然中情局至今不承认是他们在幕后操纵。反正，在美国有一大批反华反共人士无所事事，他们随时随地愿意充当中央情报局的马前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攻势……”

“到底是什么办法？”杨文峰不耐烦地问。

“这次，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敲诈勒索贪污腐败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迫使他们从内部慢慢颠覆演变共产党政权……”

“我不太明白，”杨文峰皱着眉头打断局长，“敲诈勒索？有没有搞错？这种下三滥的手法都用上了，再说，哪里那么容易敲诈勒索，又如何敲诈勒索共产党高级干部？”

“唉，这个吗，”康伴智思索了一会，才吞吞吐吐地说，“告诉你也不妨，你现在也不是外人，按说美国想敲诈我们高级干部并不容易，但这些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很多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家属都在经商，就是那些不直接经商的，收入也比普通中国人高几十倍，这些年大家都多少积累了一些财产……”

“所以，党政干部家庭财产登记至今无法实行？”杨文峰冷冷地插了一句。

“我说过，今天不谈这个，共产党又不是无产阶级，有点财产也应该嘛。好，我们还是谈国家安全这样的大事吧。”康伴智不满地盯了一眼杨文峰，“最糟糕的是，我们很多靠社会主义优越性积累了大量财产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却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对前途充满恐惧，他们花样百出、靠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和方式把财产转移到资金流出流入相对自由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结果，你知道，这些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政治背景就尽数落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档案袋里。”

“啊……”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绞尽脑汁仍然无法和平演变我中国政府的时候，终于想起来这些档案袋，据我们后来掌握的情况，到他们开始实施敲诈勒索计划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一级的领导，有三分之二落入了他们的档案袋，至于下面到部省一级的就更惨不忍睹，几乎十之八九都有多多少少的贪污腐败的把柄落于了中央情报局之手。当时我们把这一情况稍微一合计，连许部长也当场流出了冷汗……”

“多亏了你们，”杨文峰嘲弄地说，“要不然，美国一旦成功，我们个个省份的领导们不得纷纷宣布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你这人，不能严肃点，别老讽刺嘛，听我讲。”康伴智皱了皱眉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分别找机会拿手里掌握的贪污腐败证据威胁中国高级干部，胁迫他们暗中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听美国调遣……中情局采取各个击破，互不通气的手法，按照他们手里掌握的干部数量和进行敲诈勒索的速度，不到三年，我们的高级干部中，可能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比为我党工作的人还要多。你知道，我们当时反腐败的力度也比较大，贪污了五百万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都被枪毙了，那些高干看到后确实有些怕，所以，一旦中央情报局威胁他们要公开他们贪污转移到海外的资产的时候，可想而知，既然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当然会选择同美国合作的。”

“你们真不简单，要我看，这次中央情报局肯定得手。”杨文峰说。

“没有，他们这次也失败了，”康伴智脸上露出了些得意，“我们在许部长的带领下打了漂亮的一仗……”

“你们先下手为强，”杨文峰紧接着问，“把贪官污吏一网打尽了？”

“没有，不是那样的方法，那牵扯太大。”康伴智摇摇头。

“我也是说，”杨文峰脸上又恢复了嘲讽，“否则，我们现在的国家机构

至少要精简一半，因为绝大部分领导人要到秦城监狱报到了。”

康伴智没有理睬他。

“我们赶紧约谈高级干部，级别高的，由许长征部长亲自去拜访。我们见面后，就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透露出来，当看到约谈者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吃定心丸，安慰他们说：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请他们千万放下包袱，继续改革开放，不要担心中央情报局的敲诈勒索，我们国家安全部心中有数，我们不会上中央情报局的当，也不会秋后算账……”

“我知道你们的方法了，你不用说了。”杨文峰满脸落寞地说，“这次美国人自然又一败涂地！”

康伴智点点头，脸上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难以掩饰的得意。

“不过，这和许部长的儿子被害有什么关系？”

杨文峰话音刚落，情报局长的脸色就阴了下来。过了好几分钟，他才长长叹了口气，开口道：

“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啊，出了叛徒？”杨文峰惊讶地小声重复道。

“严格说也不算是内部，因为他是外派干部，当时派遣到美国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期间，也怪我们放松了对他的政治思想教育，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十年美国新闻电视和反华媒体的洗脑宣传，到最后竟然认为中国要发展要强大要和平崛起的话，就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专制，必须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他还特别痛恨贪污腐败，当然我自己的推测这可能和他长期外派在美国，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腐败有关，如果他有机会，他就不会这么强烈反对了……”

突然发现自己的讲话不妥，康伴智打住了。又过了一会，才开口。

“我们后来始终没有发现他从什么时候叛变的，我们只是怀疑，中央情报局敲诈勒索中共高干的阴谋就是他协助中央情报局制定的，你想，美国那帮人，就算多给他们两个脑袋，也想不出这样的毒计呀。但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叛变的，我们可以确定，当我们迅速瓦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敲诈勒索计划后，他跳了出来，偷偷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告了许部长儿子的所在……”

“许部长的儿子？”杨文峰惊讶地问，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太阳穴一阵

胀痛，差一点流出了眼泪。

“许部长的儿子也在美国。”康伴智说完，连忙解释道：“不过，你不要误会，许部长的儿子改名换姓到美国留学完全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那孩子很争气，事情发生前，他还在一个中餐馆擦盘子。”

杨文峰迷惑地扫了办公室一眼，好像周围很陌生似的。他什么也没有说。

“恼羞成怒的中央情报局接到这个情报后，好像捞到了一根稻草一样，许长征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就准备拿许部长的儿子开刀。在他们的想象中，许部长的儿子一定是住在海边或者山上的小别墅里，出入开着德国的奔驰或者宝马，家里请的是白人保姆，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在唐人街鱼翅酒家和色情俱乐部消磨时光——他们以前看到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中共高干的子女都是这样，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国家安全部许部长的公子也好不了多少。按照他们的设想，只要找到许公子，拍几张照片，威胁许部长。如果许部长不从，他们就让他儿子的豪华生活照片在西方各大报纸曝光……唉，没有想到，这次他们又是机关算尽！当他们找到许部长儿子的时候，那孩子正在洗盘子……这些美国佬不相信，他们开始跟踪，认为总有一天会找到证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叛徒叛变的有关情报，通过使馆的同志，我们通知到许部长的儿子，让他尽快返回中国。那孩子当时由于路费不够，想

再多洗一个星期的盘子，结果出事了！”

杨文峰满脸关切，随即感觉到太阳穴的痛楚又一次袭来。

“那个叛徒不甘心就这样功亏一篑，唆使了几个亡命之徒，竟然要绑架许部长的儿子。”

“啊，真过分，他们想干什么？”杨文峰忍住疼痛，气愤地说。

“许部长只有这一个儿子，大学还没有毕业。杨文峰，你我都是成年人，大家都清楚，谁活着不是为了子孙后代，不是为了自己的儿子？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就尤其如此，那位叛徒是中国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完全赞成他的绑架方案，但他还是孤注一掷、一意孤行了。结果，许部长的公子在歹徒来绑架自己时，跳下公寓楼，驾车逃走。在追逐的过程中，许部长的儿子出车祸死了，那孩子当时才二十一岁……”

来自两边太阳穴的胀痛已经扩散到脑海深处，杨文峰痛苦地低下头。如果说先前他一直带着嘲讽的心情，那么这心情已经一扫而去；如果说他先前还怀疑为什么这样腐败的政权还能够“稳定”的话，那么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了。

“杨文峰，你没事吧？”

杨文峰用两手挤压着两边太阳穴，过了一会才抬起头，两眼竟然霎那布满了血丝。

“我没事。”他声音微弱地说，忍着难忍的头疼。“你救了许部长的命，”康伴智声音里充满了感情，“没有许部长，我们国家早就……你不知道自己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大的贡献。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今后你肩膀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希望我们能够并肩作战，我、我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康伴智说着，伸出手在杨文峰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杨文峰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闪过一阵沉重的迷茫和痛苦。

五

“主席，他救了我的命。”

“我看得出，你还活着，不过看上去，你也就剩半条命了，你该不是吓掉了魂吧？”上一代领导核心，至今只剩军委主席一职的老人笑着调侃道。

厚厚的米黄色的天鹅绒窗帘，粉红色的高级羊毛地毯，墙上挂的是二胡、他和世界最有名男高音合影的照片，紧闭的门，已经交出党和国家主席两个职位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这间密室就是两人密谈的地方。

“我、我……主席，我是心有余悸，”许长征欠了欠身，大概也看出自己有些狼狈，不好意思地承认道，“用死里逃生来形容还不够贴切，可以说，我是死过了一次。”

“呵呵，”军委主席干笑两声，脸上泛出一丝凄凉，“死过了一次，什么感觉？我倒想请教请教，我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近了……”

“主席，您这是什么话？”许长征佯装生气地责怪道，“您的身体比我的还好，您再干两届都没有问题，奥运会还等着您宣布开幕呢！”

“唉，小许，怎么连你也这样说话？”主席皱了皱眉头，“自从把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头衔让给新一代领导人后，来看我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人来时还躲躲闪闪，坐在那里也坐立不安，再也没有心情听我拉一曲二胡或陪我唱一首《我的太阳》——我是可以理解的，何必到时被人家秋后算账呢。当初泪眼模糊差不多要跪下来恳求我不要撂挑子、不要让出党的总书记一职的人，现在看到第四代站稳了脚跟，就反过来逼迫我让出军委主席，唉，这是什么世道！——可是你不同，你是真

心待我的，我心里有谱。可是，这还不够，我希望你一直对我说真话。”

“是的，”许长征又感动又惭愧地低下了头，“我一定谨记主席的教导！”

“振作点，别垂头丧气的，难道你真吓掉了魂？”军委主席勉强挤出了一些笑意，“没有必要垂头丧气呀，我们这些年干得轰轰烈烈，打败了来自海内外的反动势力、敌对势力和那些急于篡党夺权的人的一次次明枪暗箭，可是……”

许长征抬起头，看着年近八十老态毕现的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叹了口气，幽幽地说道：“记住，小许，我们没有被任何人和势力击败，今后也不会。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击败我，那、那就只有死神，我已经可以听到死神渐渐逼近的脚步声——”

军委主席的声音渐渐低沉，低沉到听不见时，他突然抬起头，又把声音一下子提到高音部：“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我不怕死，可是，我不放心呀！”

“主席，”许长征双肩抖动了一下，声音也有些颤抖，“主席，您放心，只要有我在，任何人休想得逞！”

主席脸上闪过一丝安慰，随即又被痛苦遮盖。“可是，总有人想谋害你，这次，要不是那个、那个什么——”

“杨文峰！”

“对，杨文峰，”主席品味着这个名字，然后才徐徐说道：“你再讲一遍当时的情况！”

主席说罢，饶有兴趣地盯住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许长征心里“咯噔”一下，他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但已经讲过两遍了，主席是不是有点变态？他知不知道，每讲一次自己濒临死亡的经历，就让他许长征的灵魂遭受一次拷问？

他轻轻咳嗽了一下喉咙，又开始讲述当时的经过、瞬间的感受，其中也结合了现场各位的事后回忆。

袭击者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踏上一位特工肩膀的同时把他踢昏过去，就在那位昏迷了的特工慢慢倒下去的时候，另外三位特工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摆成铁三角之势牢牢护住了部长，而且挡在他前面的人高马大的特工完全隔绝了许长征和袭击者之间的视线，也自然挡住了袭击者可能发出的子弹和暗器。这位魁伟的特工张开了双臂，深吸一

口气，激活自己浑身的血液和爆发力，让自己的骨节发出了“咯咯”声，同时站在两边的两位特工已经抽出了手枪，并且瞄准了那个袭击者。

两声手枪声音响起的同时，那个袭击者好像子弹般朝护住部长的特工激射过来。特工愣了十分之一秒，猛然倒吸一口凉气，这时袭击者已经接近他。他看到袭击者平伸出来的双手微微向两边动了动，随即听到两位同事“哎呀”两声，两人的手枪都被自己的子弹击中——原来袭击者不但接住了两粒子弹，而且还以这两粒弹头袭击了两位特工。事后的检查发现，被击中掉在地上的手枪枪堂微微弯曲，子弹无法射出。

就在旁边两位特工双手发麻，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袭击者射来的身体开始下沉，护住部长的特工猛然合拢自己有力的双臂，但他两手却没有钳住袭击者。他稍微一愣神，袭击者的双手已经搭上了他的肩膀——随即，他觉到肩膀上有千斤重担压上来，整个身体好像要硬被砸进地底里似的。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所以当他垂直地跪下去的时候，他的意识里感觉到自己是以电影里的慢动作在软绵绵倒下去。他的意识还清醒，他暗叫一声不好，因为那袭击者刚刚本来在下沉，但借助双手在他肩膀上的一拍之力，再次串起，从自己头顶上越过——可是自己身后正站着需要保护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呀……

许长征就是从这个时候看见像展翅大鹏从天而降似的袭击者的。

许长征见到那个袭击者的时候，两只让人胆寒的利爪已经离他的咽喉只有三寸。

从眼前的特工慢慢软下来，到赫然看到离自己三寸的袭击者的乌紫的铁爪，再到——以这速度，以这个距离，这一切大概发生在十分之一秒之间，可是，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许长征竟然有那么丰富的感受和联想——

他突然想到了死，马上又想到了自己竟然以这种方式死去！同时，他的一生竟然一下子像黑白幻灯片一样一晃而过，那是一组组黑白的照片，大概有十几张，都整整齐齐摆在一起，他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张是他背上书包，妈妈蹲在面前为他系鞋带的照片，第二张是中学时期他一个人失神地坐在老槐树下，他知道当时他在害单相思，第三张是第一次穿上公安制服，第四张是结婚像，他仔细盯着陌生的妻子看，第五张是他第一次小心翼翼抱起自己新生的儿子……哦，哦，一张张都那么清晰，放在一起竟然就是他的一生，他心中突然一阵迷茫和痛心，自己的一生怎么都是黑白照片？那些辉煌的时刻怎么没有出现？这就是自己的一生吗？他忍不住哭泣起来，当然这里说的哭泣是他心灵深处的哭泣，因为他就算真哭，眼泪也没有时间挤出眼眶，因为那夺命的利爪离他的咽喉只有三寸……

事后，许长征觉得很是不可思议，因为在那么短暂的十分之一秒里，他竟然想到了那么多东西，其中很多东西是他平时从来不想或者故意回避的，而且他甚至想通了一些一直无法想通的问题，只是后来他又故意忘记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死亡，他认为当时他经历了死亡，至少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或者一定会死。

当然不但许长征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当时失去了行动能力的魁伟的特工和另外两位失去了手枪的特工都认为这次部长在劫难逃。至于沙伟局长，由于在听到“危险”“保护部长”的同时就抱着头趴在了地下，所以什么也没有看到。

就在许长征心里在哭泣而眼睛睁得大大的时候，他旁边的杨文峰轻轻举起了左手，这左手顺着许长征的胸前飘上去，正好停在部长的喉咙上，随即许长征听到一声巨大的好像巨石跌进泥沼的闷响。

随即，有那么一瞬间，许长征失去了意识，但潜意识里他感觉到喉咙没有被击中，只是自己整个身体被刚刚那巨大的闷响声震得飞了起来。

他跌坐在十米外的地上、屁股撞得生疼的同时，意识也迅速恢复过来。这时他才感到害怕，他看到杨文峰伸出的左手虽然接住了袭击者的利爪，而且他整个动作仍然飘逸潇洒，然而，许长征看到杨文峰脚下的

铺路的巨大的石条被踩得粉碎，他立即想到，刚才刺客击中杨文峰的那一双利爪至少携了千斤之力。

那个袭击者也没有占到便宜，在他让杨文峰承受了千斤巨力的同时他也被杨文峰轻飘飘地推了出去，向后飞去。这袭击者在空中翻了个身，当他双手沾地的刹那，又一跃而起，急射向杨文峰。这次从他带起的呼呼风声判断，绝对比刚才那一击的威力还要大一倍。

许长征这时才看清袭击者的面孔，他立即被那面孔上燃烧的愤怒和仇恨震慑住，特别是当他看到那燃烧的仇恨和愤怒竟然点燃在一张稚嫩的孩子气未脱的脸上时，他有一种恶心想吐的强烈感觉。

这时两位失去武器的特工和汽车司机都连爬带跑来到他身前，紧紧护住他。但许长征知道，如果那个愤怒的充满仇恨的袭击者能够突破杨文峰的话，自己身边就是再多十个特工，今天也难保性命。

他开始担心杨文峰，这时背部一直朝向这边的杨文峰已经和暴怒的袭击者过了好几招。每一次那暴怒的少年携着风声击向杨文峰时，许长征都要出一身冷汗。但随即，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杨文峰虽然好像漫不经心、又好像临时想起来似地伸出一掌或者踢出一脚，也没有看到两人身体有接触，但只要杨文峰像跳舞一样舞出一个动作，那暴怒的少年就会被抛起甩得老远。

少年毕竟是少年，双手或者双脚微微点地，就一跃而起，再次不顾一切发动攻击。他的攻势好像一次比一次猛烈，街道旁边商店的窗户玻璃在他每次攻击之后都“哐当”裂开几块。许长征越来越担心，这时，杨文峰在迎接袭击者一个狂躁的飞腿时，脸转向了许长征的这一边……

许长征赫然看到一张……

六

许长征看到了一张奇怪的脸，或者说那张脸上流露出的和这种场合格格不入的表情。

这时杨文峰脸上竟然混杂着迷茫、温情脉脉、若有所思和若有所失的表情。结合他好像临时出其不意的动作，许长征觉得杨文峰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又好像在努力记忆起什么东西。再看袭击者那充满愤怒和仇恨、专注于进攻的样子，许长征为杨文峰也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袭击者——也就是李昌威——虽然一次比一次狂暴地发起进攻，但杨文峰明显感到他心里越来越乱。他暗暗心惊于当今世上竟然有如

此年轻、武功又如此高强的高手，平心而论，这年轻人功夫绝对不比自己差，只是他狂暴的性格或者说他胸中充塞的仇恨让他乱了章法。特别是当他那一次次仿佛从天而降的陨石般的强大攻击每一次都好像石沉大海，被杨文峰消弭于无形之中时，少年终于失去了耐心，也从而露出了些微的破绽。

杨文峰看到这破绽，心中暗叫一声谢天谢地，猛然之间，把一个舞动的动作变成了快速的出击，接着他的手掌贴在了李昌威的肩膀上。李昌威突然感觉到一阵巨大的压力，他的肩膀以下顿时失去了感觉，他想使出最后一击，使用双腿和眼前的中年人同归于尽，这时他突然看见了杨文峰的脸，他放弃了这一击……“好武功！好功夫！真是高人！”军委主席拍了两下巴掌，赞赏地喊叫道。“可是，”许长征迷惑地看着军委主席，“可是，主席，难道真有武功这种东西？”

“你什么意思？”军委主席不解地看着许长征。

“我的意思是，现在想起来，他们两人当时的过招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武林高手跳了出来，那么不真实，您知道，所谓武林高手不过是武侠小说和电影里的人物……”

“你说什么？”军委主席打断他的话，“没有想到，你真这样认为？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学习中国文化的！你们的问题是从来不认真学习领会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以为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是浪得虚名，你们从来没有像我一样，真正相信过中国的伟大，我像毛主席一样，我坚信并依赖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其实，不但真有武功，五千年历史上的记载的东西几乎都是真的……”

许长征不再说话，在他心里，他是一直不相信什么飞墙走壁的武林高手的，就像他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一样。他的前任曾经在国家安全部豢养了包括张宝胜在内的十几名据说耳朵会听字、隔着墙壁能取文件的特异功能人士。他上台后发现，这些人不但一份情报没有取来、还花费了大量情报经费，而且拿着国家安全部的牌子到处造谣撞骗。他把他们解散了。可是昨天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打破了他的信心。他甚至一度感觉到自己的渺小。那个一直被自己追杀的年轻人举手投足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一直被他审问来盘问去的杨文峰却是功夫绝顶的深藏不露的高手，举手投足之间救了他的命。他脑门子都渗出了汗，他一直以为杨文峰的死活都操在自己手里，却不知道，那人只要动一根小指头，自己早就没有命了。

“审问得怎么样？”

军委主席的声音传来，许长征马上回过神来。

“杨文峰盘问他的，他都招了，是他们指使的，但由于无凭无据，我们

没有任何办法，但挫败他们的暗杀计划，多少对他们是个打击……”

“不见得！”军委主席冷冷地打断许长征，“他们部署了好多年了，我原来以为他们只是自说自话，以为他们只是想发泄、想表达对我执政的不满……你知道，这些左派指责我执政期间贪污腐败盛行，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容许资本家入党、偏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唉，我也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十年磨一剑，现在要扬眉剑出鞘了……”

“没有那么容易，主席，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阶级斗争，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不可能再回来，中国受不了再一次的折腾，广大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人民？”军委主席脸上露出了鄙夷和嘲笑，“人民是用来被领导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把‘人民’两字挂在嘴上了，小许，要谈人民就到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上去空谈吧。唉，他们布置了不止一年两年了。他们资助推出革命歌曲的唱片、歌颂毛主席的歌曲，重拍样板戏，指使写手在互联网上拼命上贴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即将退休退出历史舞台的五十多岁这批人中拥有支持者，他们还在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中做工作……”

“我知道，主席，这些我们都严加防范了，几乎做到万无一失！”许长

征信心十足地说。

“我最担心的是军队！八三四一部队查出来没有，查出来了几个人？”

“有些困难，”许长征小声说，“我们确定了几个，但要找出大部分的人确实很困难，当时的档案都烧毁了，有些甚至改名换姓了——”

“真是天意，哈哈，小许，你说，人世间的一切是否都在冥冥之中定下来了？”

听到军委主席的话，许长征有些吓异。他张了张嘴巴，没有说话。

“当年韶山冲的农民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他使用的步枪‘汉阳造’的编号就是 8341，这支枪现在还在军事博物馆。怕引起迷信和恐慌，我们把上面的编号‘八三四一’擦掉了。但却擦不掉笼罩在历史上的迷雾和神秘呀。建国后，毛主席把自己中南海的警卫部队的编号亲自选定为‘八三四一’。没有想到，毛主席老人家正好活到八十三岁，从遵义会议我党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那一年算起，他正好在位四十一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老人家去世前后交待汪东兴秘密解散自己的警卫部队‘八三四一’，这些被解散的军人并不是转业，而是被秘密安插到全国各地的大军区和北京三总部的重要位置，安插完毕后，‘八三四一’部队的档案被秘密销毁，

那些处于重要地位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改了。二十多年后，这些人都成为军队中独霸一方的高级将领——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今天，有人秘密串联毛主席当年的警卫部队，准备恢复他老人家的朝代，我们却找不出哪些人是‘八三四一’部队出身的……”

军委主席边说边一声声干笑，听得许长征头皮发麻。

“小许，我最佩服毛主席他老人家，可是，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不能再回头！你明白吗？”

“我明白，主席，我早就明白，您放心……”

“我能放心吗？”军委主席的声音里透出沧桑，“那位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怎么想，你知道吗？”

军委主席说罢，就盯住许长征。

“不、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他是隐瞒自己的想法，还是他根本没有想法……”许长征还没有说完，就被军委主席的嘲笑声打断。

“你别天真了，没有想法？老爷子和总舵手会隔代指定一个没有想法的人接班？他上台后，先是大力主张回归《宪法》，要搞什么党内民

主，结果得到海内外反动派的支持，党内人心惶惶，支持者渺渺；看到势头不妙，他又赶紧抬出毛主席——唉，这种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让我如何放得下心？他会不会真让中国走回头路，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乘机肃清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

军委主席取下眼镜，擦了擦。两人沉默了一会，许长征想了好一会，才说道：“主席，说实话，我不认为古月总书记会和那帮老左们站在一边，他忽左忽右，只不过是在对抗您的时候采取的策略，为了笼络人心、为了自己牢牢掌权而已。在政治立场，在对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上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古月不会和我们离心离德——再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古月总书记，也就没有他今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

“不见得！鬼知道！”军委主席鼻孔里哼哼了两声。

“我认为，当今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不站在老左们的那一边，老左们想要恢复毛主席时代的统治，要再搞一次甚至过七八年就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计划只能是幻想，只能是白日做梦！……”

“不见得，小许，不能麻痹大意，我总觉得我们忽视了什么重要环节……”军委主席拿起桌子上的梳子梳起头来，许长征知道这是主席在思考，他静静地看着。过了一会，军委主席说：“他们一直在策划，而你一直

在追查他们的计谋，可是最近为什么突然采取暗杀的极端手段？如果你不是踩到他们的痛脚的话，如果他们不是最近要有大动作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不会走极端的！我觉得你踩到的东西正是他们阴谋策划的关键所在，那一定比什么发动盲流，唤起'八三四一'部队，策划下岗工人上街更加厉害、更加致命……”

军委主席又拿起梳子梳他那所剩无几的头发。许长征也陷入了沉思。

“你必须查出关键问题之所在，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暗杀你，否则我担心他们一旦发动阴谋叛乱，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是，主席！我马上加强人力物力，力求尽快搞个水落石出！”

说罢，许长征站起来，准备告辞。

七

“你坐下！”军委主席以命令的口气说了声。

许长征诚惶诚恐地轻轻坐下来。

“刚才只说到共和国面临的危险之一，还不是最大的危险，你怎么就急着要走？”军委主席明显不满地说，“那个谋杀犯——李昌威毕竟年轻，又是被姓林的洗了脑，如果能够不杀就不杀，也许将来有用。对了，那个杨——什么来着，对，杨文峰！你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主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许长征答道。

军委主席盯着他。许长征接着说：“我也不会放松的，这个杨文峰让人感到更可怕，他两本书里的东西真真假假，可是主要的情节，竟然是我们最近刚刚发现的海内外反动势力颠覆共和国的最大阴谋。我查了一下，他两本书出版的日期比我们收集到上述情报的时间要分别早半年到一年，其中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勾结利用破坏奥运会引发共产党统治危机的情报是我们半年前获得的，至于那个煽动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上街游行抗议，我们虽然早有所闻，但上个月才发现，书中情节和我们获得的情报内容惊人的相似……”

“难道他是反华势力的一员？”军委主席沉思起来。

“不像，主席，如果他是反动人士，怎么会用小说的形式把自己的阴谋计划泄露出来？又怎么会出手救我？”

“你不是说，他的书里也泄露了很多国家安全部的机密吗？”军委主席问。

“不错，主席，确实如此，他第一本书的名字就叫《致命弱点》，他不但泄露并且暴露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诸多致命的弱点，而且对我们国家的致命弱点，例如贪污腐败等也一一揭露。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说吧！”

许长征咽了口口水，接着说：“他的书让一般民众看来，确实暴露了我们国家特别是统治高层以及国家安全部的很多秘密，例如揭露了我们很容易被敌人利用的致命弱点，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他书中揭露的那些东西都是海外情报机关早已经掌握了的，有些甚至正准备用来对付中国政府的……”

“哦，真有趣，你的意思是——”

“主席，我还只是推测，不错，我确实有这个意思，首先，他披露的东西海外情报机关早就掌握，所以不能说他泄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的两本书表面上揭了我们的很多短，把我们政权和情报机关讽刺得一塌糊涂，可是，实际上却是在向我们传达隐藏的信息，我的

意思是，不是一般地提醒，而是很有针对性地警告，因为事实显示，海外的情报机关和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正在利用他书中揭露的我们的弱点蠢蠢欲动，企图颠覆我们的政权……”

“哦，那不成了密码书？不成了天书？”军委主席脸上荡漾着笑容。

“现在看，确实有此可能，目前共和国面临的最严重的两个燃眉威胁都被他的两本书早在一年半前就揭露了出来，而我们花费了天文数字的情报经费，才分别在半年和一个月前获得相关情报……”

“有意思，有意思，不但是武林高手，还可能是世外高人，哈哈。”总书记边说边在心里想，今后有机会要见见这位高人。当下，他当即做出了要阅读一下这两本书的决定。“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他的第三本书《致命追杀》是写什么的，又如何揭示共和国面临的威胁和危险，以及如何可以化险为夷！”

“第三本书也写完了？”军委主席急切地问，“那为什么不找专家阅读、‘破译’一下他的密码？”

“书虽然没有出版，但草稿已经出来了，可是，目前已经落在了林将军之手……”

“可杨文峰不是在你手里？而且通过这次事件，你们的关系还变得很亲近，不是吗？”军委主席笑着说，“没有书稿有什么关系，书稿不是他写的吗？问他吧。”

许长征听得额头上又出了一头汗，结结巴巴地说：“杨文峰好像失去了记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而且经常头痛欲裂……”

“原来是这样，”军委主席点点头，“你把我最好的心理医生带去，帮他看看吧。”

许长征感激地表示了谢意。上次他手下的最好的心理学家“死魂灵”和杨文峰短短的会谈之后反而自己失去了灵魂，之后，许长征不敢再使用这个方法，而且他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自己的“死魂灵”更厉害的灵魂医生。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杨文峰已经成为他的救命恩人，这一点足够解除他的戒心，在这种情况下，心理专家应该可以有所获。何况是军委主席推荐的最好的心理医生。

“现在，谈谈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吧！”军委主席的声音听起来严肃异常，打断了许长征的沉思。“美国人又搞出了什么新花样？”

“我们正在查！”许长征话音没有落，就知道自己的回答让军委主席感到很不满意。

“这些年，他们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策划发动一个个阴谋诡计，妄图颠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企图和平演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我们并肩战斗、一次次挫败了他们的企图，可是说实话，他们让我活得真不轻松，我真是身心俱疲。还有，小许，我心中隐隐约约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我担心我们的一切努力最后都会化为乌有，正如美国拥有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一样，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把我们的国家制度一夜之间改变，把共产党先烈们打下的红色江山一晚上之间改变颜色，把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赶下台，而且一股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那时他们掌权了，历史就由他们写，他们写的历史，我们还不得呆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许长征一声不吭，但心里充满了对上一代领导核心的敬仰和佩服，并再次在心里暗暗下决心，绝对不让老军委主席的噩梦成真。

“小许，我有这个预感，美国正非常接近地找到一举演变我们政治制度、颠覆我们共产党政权的锦郎妙计，我们必须预先想到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致命弱点，有可能被他们利用，从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再不然，在他们计划策划阴谋时，我们及时获得情报，让他们再次功亏一篑，就像他们以前利用贪污腐败敲诈我们一样……”

“主席，请您老人家放心，只要有我在，他们休想得逞。”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少。”军委主席勉强自己微笑着，“美国那边查到什么没有？”

“我们、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字……”许长征话没有说完，连自己都感到惭愧，他低下了头。

八

菲利浦·赵把那个名字牢牢地刻在脑海里。然后他消除了手头上所有的资料，关掉了手提电脑。

HenryYang！（亨利·杨）

这就是他搜索了美国东海岸所有华人华侨后得到的唯一的答案。这是他灵机一动想出的主意，设计了筛选软件，然后使用黑客技术盗窃了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资料库后小心翼翼地筛选出来的那个人的英文名字。

他坚信这个名字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也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

国的王牌间谍，代号 006.他让自己冷静一点，闭上眼睛，然后又把刚刚已经删除了的筛选软件的条件设定细细回想了一遍——他很满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拉下任何特征，更没有多添加任何特点，按照北京和自己掌握的所有有关 006 的情况，他们只能找到这一个叫亨利·杨的人。亨利·杨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他确信无疑！

第二天，他找到公共网吧把这个名字秘密发回北京，想了一想后，又在秘密邮件上加了一句：我会找到他的！

之后，他离开了网吧，在街上游荡，这个时候的菲利浦·赵信心十足，他有了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他前一天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那个名字：亨利·杨！

他喜欢在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来到华盛顿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这时他的步伐也许散漫和不羁，但他的脑袋却在快速地运转，并且很快列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搜索他的家庭住址，找到他的工作单位，接触他的亲戚朋友，找出他现在在干什么、以及是否出了事，出了什么事，出事前发生了什么事……

菲利浦突然停下来，他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他沉思了一会，发现一且正常，特别是他刚才列定的下一步计划，应该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个计划，一定可以找到他，找到他——他就是亨利·杨……

对了，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就出在这个名字上，这个名字——昨天还热切地搜索、搜索到后令自己激动万分的名字——为什么今天听起来会有如此陌生、如此无边无际的感觉？这个名字不是自己绞尽脑汁设计出软件和过滤条件筛选出来的吗？那为什么听起来如此陌生和格格不入？

菲利浦心中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他抬眼四顾，华盛顿街道上各色各样的人来去匆匆，华盛顿的外来人口有七十万，其中有一半从事间谍情报相关的工作，这里是世界间谍之都。此时此刻，他突然发现，眼前晃动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亨利·杨，甚至那位正在过马路的老太婆……

活见鬼！菲利浦嘀咕着，使劲摇了摇头，想驱散脑袋中的混乱。亨利·杨是自己亲手挑选出来的符合各项已知条件的代号 006 的情报员，他怎么会是眼前那老态龙钟、踽踽独行的老太婆呢？

菲利浦想着想着就想通了，原来，自己使用的所有筛选条件都没有问

题，但那样筛选出来的名字也只是符合以上条件的躯体，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正因为没有灵魂，菲利浦才感觉到这个名字如此陌生，甚至有些可怕。因为他无法想象亨利·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爱什么、又恨什么，他喜欢思想吗、会思想吗、那么平时又会想些什么呢……而更主要的，他为什么要当间谍？

想到这里，菲利浦双肩颤抖了一下。是的，他想，这才是自己心中一直在思索的问题。006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优秀的间谍，而且他是个“自动走进来的间谍”（Walkin）他为什么要当间谍呢？等到自己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亨利·杨就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了。

那么，亨利·杨到底为什么去当间谍呢？

他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但他却无法不去想。到后来他脑袋隐隐作痛时，他才惊觉过来。他暗自笑了笑，心里也觉得实在好笑。这个问题是想得出来的吗？就算找到了这个人，也不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就像——

就像自己，我当初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这样自问了一声，往事如电影般在他脑海闪现……

父母都下岗了，靠他们在县城街道上摆摊卖烧饼的钱，他考上了大学，

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他暗暗下决心大学毕业后要到美国留学，赚钱养活自己、返哺父母、报效祖国。可是父母卖烧饼的钱买一张火车票还勉强够，要申请到美国留学，不要说路费，就是签证费都有困难。

那天他拿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入学通知和两万美金的奖学金通知，本来应该高兴才是，他却只有痛苦，他得自己拿钱交签证费，还得自己买到美国的飞机票，这对于他和父母来说，都是一笔巨款，他第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就在他好几次想撕掉通知书却最终又舍不得的时候，一个最近常常在学校走来走去的穿风衣的中年人找到了他。

那中年人听了他的情况后，深表同情，然后那人请他去喝咖啡。在喝咖啡的时候，那人向他讲了很多海外华人心系祖国报效祖国的感人故事，最后希望他能够到美国后也像那些爱国华侨一样，报效祖国。

“我，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美国，再说，就算去了美国，以我所学的专业，也不一定能够赚钱，你给我讲这些不是拿我开心吗？”当时的小赵喝完最后一口咖啡，不客气地站起来想离开。

那个风衣亲切地招了招手，压低声音说：“谁说你去不了美国？我可以让你去……”

小赵坐下来，怔怔地看着眼前的风衣。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只要你有这颗报效祖国的心，难道报效祖国就一定得靠发财后回来投资、捐款建学校吗？”

小赵看着风衣，似懂非懂。

第二天，风衣把签证费交给小赵。由于有奖学金，小赵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签证。当天晚上，风衣约他喝咖啡，喝到一半，风衣祝贺他成功取得签证，说着就推过来一个牛皮信封。那风衣亲切地怀点歉意地说：“我们国家也很困难，出去后还得靠自己……”

小赵回到宿舍时急忙打开信封，一张中国国际航空飞美国洛杉矶的一年来回的双程票和一叠一百元面值的美金，共十张一千元，小赵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这时，他看到信封里另外还有个小布袋，小赵小心地拉开拉链，他的眼睛立即湿润了，小布袋里是一些美国 25 分的硬币，是为了刚刚到美国后人生地不熟的他准备的……

想到这里，菲利浦·赵的眼睛再次酸胀起来，他假装揉眼睛，让自己收回了心思。

我为什么当间谍？他心里笑了笑，与其说是为了那张机票和那一千美元，还不如说是那一包 25 分的硬币！到美国后，他原本可以忘掉这一切，那个风衣也是这样说的。风衣不但没有让他签订什么合同，而且还说，如果出去后不愿意为我们工作，甚至不想和我们联系，那么就忘掉这一切，只要心里还怀着祖国就行了……

到美国后，是他主动联系国家安全部的，他是自愿的！

他莞尔一笑，想道：连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去当间谍，又为什么那么想知道亨利·杨为什么去当间谍呢？

第八章

一

秘书替他打开办公室的门，许长征部长一进门就看到杨文峰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他小心地放轻脚步，走到书架旁把手提包放下。看到杨文峰穿得很单薄地伏在桌子上睡觉，他皱了皱眉头，想从书柜下面拿一条毛毯给他盖上，杨文峰抬起了头。

“我睡着了。”杨文峰不好意思地说，用手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又用袖

口把滴在桌子上一份打开的文件上的口水擦干。

“这样很容易着凉。”许长征带点责怪的口吻，两人都没有说话。自从上次事件后，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们只就李昌威的事简短交换过意见，但两人之间交换的眼神和片言只语，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从杨文峰这一边来说，许长征受到袭击本身虽然让他震惊，但听到许的独生子在美国遇害，则让他内心深处某处发生变化，他对眼前的国安部长深深同情。对于许长征，变化就更微妙了。危急关头杨文峰出手相救，以及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自己的大脑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让他看问题的角度出现了异样，至少在对待杨文峰问题上是如此。

“还顺利吗？”许长征从进来送茶的服务员手里接过两杯热茶，递了一杯给杨文峰。

“你离开的这两天，我又和他谈了两次，基本都搞清楚了，虽然我还需要点时间了解他，但我保证这段时间不会出什么问题。”杨文峰说着，小心地把面前的文件合上，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许长征。

“这是康局长送来的文件？”部长随意翻开卷宗，“你看过了吧？”

“我，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不过，我觉得我的身分不适合看这文件……”

许长征随意收起文件，脸上有些讥笑，这让杨文峰很惊奇，这位部长对于部下小心准备送上来的绝密情报竟然是这样的态度。

“呵呵，匆匆看看就行了，难怪你会睡着，这些所谓情报……”许长征注意到杨文峰脸上的不解和惊讶，把自己没有说完的话压进肚子里。

“有什么新情况？”喝了口茶，部长问坐在了对面的杨文峰。

“没有什么，他毕竟是个孩子，”杨文峰说，“你们对他拿了我的书稿有误会，你派去追查他的人又不把他当个人，一见面二话不说就要抢他的包袱，要知道那包袱是他的全部家当！后来，你们开始追杀他，这孩子像落在了高楼大厦之间孤独无助的猛兽，被你们苦苦相逼激发出了凶性，这个时候，他又正好看了我的书……”

杨文峰说到这里，声音里带些惭愧。许长征假装没有留意的样子，杨文峰继续讲道：“不过，最致命的是林将军对他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洗脑。这孩子本来就像一张纯洁的白纸，林将军又不是一般的将军，曾经一挥手就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也难怪这孩子会为他杀人，当然在孩子的心里，他是在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下岗工人伸张正义……”

在杨文峰讲述的过程中，许部长一度陷入沉思，他的本能让他感觉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李昌威确实是一张白纸，可是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不一定那么容易被姓林的完全争取过去，何况是为他杀人？要知道，追杀李昌威不是一朝一夕了，现在看来，那孩子身怀绝技，分分钟可以把追杀他的特警置于死地，可是他每一次都手下留情，有时为了不伤到特警，甚至让自己受伤，这些许长征都有所闻，可是，为什么偏偏这次对自己下此杀手？

看着对面的杨文峰，他几次想提出这个疑问，但又压了下去。因为疑问也好，怀疑也好，现在的许长征最关心的已经不是那个刺杀自己的乳臭未干的孩子，而是……

“你还好吧？”看到杨文峰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掐了一下，许长征关心地问。

“我没事，”杨文峰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许部长，那孩子误解了我书里的意思，我原本以为不会被误解的，没有想到——你是对的。我写中国农民的困境，写中国农村进城民工的苦难，只是就事论事，我心中并无解决之道，我只是想提醒统治者关注而已，绝对没有哗众取宠、更没有号召农民揭竿而起的意思，可是没有想到，这林将军竟然就利用我的书，作为对那孩子洗脑的一部分……”

“这不能怪你，”许长征小声说，“如果你是为这事头痛，完全没有必要。”

许长征停了一下，严肃地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文峰，我不把你当外人，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一下，等过了这段时间，你想干什么，就自便，好不好？”

杨文峰点点头。那天制服了李昌威后，沙伟和后来赶来的特工把李昌威押走，然而不但审问毫无进展，而且那些束缚他的脚镣和手铐还成了小孩子的玩具，李昌威当着特工的面把脚镣手铐拉断，然后又伸出手让他们套上新的。特工们紧张之极，沙伟和部长也感到极度不安。这时，部长想到救了自己一命的杨文峰，而同时，沙伟也在听到李昌威第一次开口，他说的是：“我只和那个打败我的人谈！”杨文峰见到李昌威时，吩咐特工解除了他的手铐脚镣，然后他就准备说“我有问题问你”这句话，结果……

“我有问题问您！”结果说出这句话的是李昌威。杨文峰愣了愣，点点头。接着，李昌威就不停嘴地问开了，都是关于杨文峰的那本写农民工的《致命武器》的。杨文峰从他的问题中听出了一些端倪，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对孩子进行了说服和教育。这样谈过了三次，李昌威也基本上向眼前这位打败了自己的人“坦白”了前因后果。只是，他却始终没有说出自己为什么要杀这位眼角有粒痣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他感

觉到杨文峰虽然和许长征不同，但他们现在却显然是一伙的。而且这个屡次被人追杀被人误导的孩子越来越内向，换句话说，他现在开始只相信他自己。对其他人包括杨文峰，他都抱着三分怀疑。

“文峰，”许部长的话传过来，“这两次谈话中，他有没有更进一步透露林将军他们手里还有什么王牌？”

杨文峰想了想说：“没有，李昌威透露，他也很好奇地问过林将军，林将军只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是的，他是这样说的，后来，他又问过，到底什么是‘东风’，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试看天地翻覆’，那林将军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神秘兮兮地说，等到‘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

“东方红，太阳升？”许部长眉头深锁，“难道和他们搞的庆祝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有关……”

“这姓林的将军可能只是欺骗李昌威，他以为李昌威必被我们抓到，所以不会透露什么信息出去……”

“不对，”许部长打断说，“以李昌威的武功，要杀我非常容易，而谁都不会知道，我身边的你竟然是绝世高手。要知道建国五十多年，这次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两位武功如此之高的人，林将军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谋杀计划会引出一位更高的高手，他们原本想等李昌威杀了我之后，再想办法除掉他的。”

杨文峰不做声，点点头。许部长又喝了口茶，缓缓说道：“文峰，李昌威没有读过你第三本书的草稿吗？”

“他说没有，他甚至说自己都没有注意，他毕竟是孩子，看到印刷得漂亮的书才知道读，哪里会读一本潦草杂乱的草稿？在这点上，我相信他。”

“可是稿子落到林将军手里，我们不可能拿回来，那稿子到底说什么……”

许长征部长不觉烦躁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嘴里喃喃自语。当他第五次经过杨文峰面前时，他突然站住了。

“文峰，我想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告诉我一遍，你真的不记得你的第三本小说《致命追杀》是写什么的吗？”

二

看到杨文峰抬起的眼睛，许长征感到自己的问题不妥和有些操之过急，他本来严厉的目光马上变得柔和起来。

杨文峰布满血丝的眼睛中透出迷茫和痛苦，他茫然地摇摇头。

许长征随即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柔声地说："我当然相信你，只是我心急，好想知道书的内容……"

杨文峰诧异地张着嘴巴，"许部长，这和我们面前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很大，"许长征深沉地说，"我只知道关系很大，却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急于知道你第三本书到底写什么的原因。"

"我不明白。"杨文峰坦率地摇摇头说，事实上，头脑一片混乱的杨文峰一直不明白许长征为什么对他的小说如此感兴趣。他曾经义正词严地指责过部长神经过敏草木皆兵，但当他书中的人物李昌威出现后，特别是看到国家安全部部长在自己眼前差一点被谋杀，他沉默了——李昌威是真实的，他那致命的一击足足超过千斤之力，要不是自己因听到许长征儿子被害而突然心生慈悲和爱心并及时化解了李昌威那暴戾一击的话，许长征早就身首异处了。

“我也不明白，”许长征也摇摇头，“但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让你明白的，只要找出真相和关联就可以了。这个世界充满了不解之谜……我刚刚从军委主席那里回来，他提到毛主席和他的警卫部队”八三四一“之间的神秘关系，其实这样的不解之谜到处都是，有一则关于军委主席的传闻就一直困扰了我十五年，你能够相信吗？”

许长征朝天花板看了一眼，接着说：“十五年前，在一次有现在的军委主席也就是原来的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原总书记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我们这位还是市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马上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急救药丸。那位原来的总书记吃下他提供的药丸、转到医院后不久就病逝了。几乎是同时，医院的医生传出了总书记是吃过期变质的急救药延误了救治而亡……这是否流言？由于我们的军委主席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个急救药，过期之说并不能排除。但如果说是蓄意，就太牵强附会了，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总书记那一天会心脏病突发，而且又正好没有带急救药包——然而，事情就出在这里，老总书记的死造成了 1989 年的动乱，而动乱的结果之一就是即将退休的市委书记被破格提拔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文峰，你说这冥冥之中是不是一切都有定数……”

杨文峰目瞪口呆地瞪着国家安全部部长。

“当然，我不是宣扬迷信和玄学，”许部长直起腰，来回踱了两步，“可是，你的书绝对不是玄学吧？在你的《致命弱点》里，你虚构了一个双面间谍使用非典病毒袭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是，文峰，你知不知道，在你的书出版不久，我们就有了相关情报，结合以前我们对非典病毒的情报搜集——唉，你大概不知道，这非典病毒本来就有问题，它只对黄种人特有的基因致命，白种人则有免疫力，所以造成了中国大陆的恐慌，全世界都要来孤立我们——我们有情报显示，这非典病毒和海外白人国家的情报机关正在研制的基因武器和生化武器有关……”

杨文峰睁大惊恐的布满血丝的眼睛。

“台湾情报机关看到非典给北京造成的灾难，甚至也一度考虑使用非典作为致命武器对付大陆，当然这些都停在情报层面，没有进一步得到证实。可是即便这样，如果你书中的情节属实，某些国家利用至今无法根治和消灭的非典病毒袭击北京奥运会，那么，我可以告诉你，2008 年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经历瓶颈、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国家焉有不灭亡之理？……从你小说里惊栗的内容出发，我原来没有把你往好处想，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再怎么样，我也没有理由再怀疑你，而且，不论是进一步想也好，还是换个角度想也好，不正是你通过小说的形式，把国家安全的漏洞暴露出来，引起我们加倍小心，揭露、曝光了海内外反华势力正在蠢蠢

欲动、酝酿策划的惊天大阴谋……”杨文峰感到一阵头昏目眩，他一只手捂住了心口，一只手搓揉太阳穴。许部长停下来，走过来，伸手过来关心地抚摸杨文峰的额头。杨文峰挥挥手，苦笑了一下。

“你的第二本小说我就不多说了，小说中的主角——李昌威竟然跃出书本，成为活生生的谋杀者，刺杀国家安全部部长……”

“可是，许部长，”杨文峰苦笑着打断部长的话，“我们不是已经搞清楚了，那只是这孩子看了书后做假身份证时第一个想起来的名字……”

“是吗？”许部长表情怪异地说，“这么巧？会不会是我刚刚说的，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

“可是，许部长，我确实想不起来了……稍微一集中精神回忆和思考，我就头痛欲裂，而且，我好害怕，最近我越来越记不起过去，有时我都怀疑我是否有过过去。”杨文峰说到后来，声音低沉下去。

两人都不说话，互相看着，目光中都有不解和无奈。

这时已经踱到窗口的许长征再次趋过来，把手放在杨文峰肩膀上时，他满脸的恳求和真诚让杨文峰心头一颤。

“文峰，让我帮你恢复记忆，让我帮你治好头痛，好不好？我需要恢复记忆的你，我也需要你恢复记忆后帮助我！”

杨文峰忍住再次袭来的头痛，重重地点点头。

“有你的配合就好办了，我们立即着手开始，找最好的医生给你拍片、做脑电图、做 CT，使用最好的设备和药物，我会让全国最好的脑科医生，内科大夫给你看病，也找最好的心理医生为你服务……”

“心理医生？”杨文峰喃喃地重复着。

“是的，心理医生，特别是这点，更加需要你的配合。”

“心理医生……我的配合……”

“是的，文峰，根据你的情况，医生说可能是生理病变，但也可能是心理问题造成，这得等到一系列检查结果出来后才可以确定，如果排除了生理问题，那么就是心理医生的工作。你自己深通心理学，你知道任何心理医生如果得不到你的配合，很可能到时接受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的是他们而不是你，所以如果需要走这一步，我需要你全力配合，也就是放松、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

杨文峰抬起头，看到许长征部长恳求的眼睛，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就这么说定了，”许长征大声说着，脸上显出兴奋，“到那时，我就会知道在我面前的这位救命恩人、我最信任、也最喜欢的好朋友杨文峰是谁了！”

“杨文峰是谁？”杨文峰迷茫地看着眼前兴奋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感觉有些陌生。

三

亨利·杨是谁？谁是亨利·杨？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至关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绝密情报？

这是国家安全部三次发来密码电邮催促他查清的，这是许部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的任务，菲利浦·赵有些担心，因为在他的心中，他却更想知道，亨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当间谍，他有什么样的人品和品质，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显然不是北京所想知道的，也不是他的工作。

但他发现，北京的绝密任务让他浑身充满干劲的同时，自己心中的疑

问和关心却让他心中充满激情。

他先从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北弗吉利亚的车辆管理所着手。

……

“女士，你好，我想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一位戴墨镜的顾客听到叫号到自己时，走到 5 号柜台，把一张小纸条递给一名黑人妇女工作人员。

那妇女接过纸条，瞟了一眼，“亨利·杨？”然后她抬眼盯住眼前的墨镜。

“对不起，是这样，这个人撞了我的车，当时他给了我这个名字，可是我左等右等，他没有打电话给我。”

“是这样，可是，你知道，我不能向你提供任何资料的。”黑人妇女说。

“我知道，我不需要你提供任何资料，我只是想确定这位仁兄不是胡乱写了个名字敷弄我。”墨镜腼腆地笑了笑。

“原来是这样，”黑人妇女被英俊的亚洲美男脸上的腼腆感染，也笑了笑。

黑人妇女站起来到房间里查电脑资料库时，墨镜耐心地站在那里。

过了足足十分钟，黑人妇女手里拿了一张打印的纸出来，墨镜注意到她眉头深锁。

“年轻人，别说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资料，”黑人工作人员把那张纸递给墨镜，“就算我想提供，也没有办法，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就是你要找的人。”

墨镜看了一眼那张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除了名字一栏填着“亨利·杨”外，车牌号、地址、服务单位等等一切栏目都是一个大大的“无”字。

“电脑出了问题？”墨镜佯装不解地问。

“没有可能，”黑人妇女说着已经按响了下一个要服务顾客的号码，“要出问题，也是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只好自认倒霉吧”

墨镜走出车辆管理所，取下墨镜，菲利浦·赵朝自己的车走去。

他感觉到不对劲，随即驱车到五十英里外的亚历山大市，在那里他可

以在公共网吧进入他不该进入的网址。

他进入了美国税局档案资料库，如果可以找出亨利的税号，事情会简单得多。他只有半个小时时间，这是美国重要保密机构发现自己网址受到恶意侵入到评估损失后报案的标准时间。

他查出有几个同名同姓的亨利·杨，无奈地笑笑，中国人移民到国外，经常会选择一些报纸杂志或者好莱坞大片上常用的名字，所以同名同姓到处都是，什么琳达·李、皮特·黄、杰克·陈等名字在唐人街一叫，几十个人回头看你。他决定进一步搜索，于是把报税额和年纪输入，出现了自己要找的那个亨利。他点击了一下这个名字。

电脑屏幕出现了空白，他眼睛紧紧盯住这一片空白足足有三十秒，当他再移动鼠标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无法控制，死机了。

他站起来，关掉电脑，迅速从旁门走出去。

这时，他已经可以确定，出了问题，自己一个星期前才靠电脑搜索到亨利·杨这个名字，但今天当自己要具体找出此人资料的时候，却无法调出进一步的资料。这让他确定，自己正朝正确的方向摸索，只是，他也同时感到，有人在和他赛跑，有人在删除亨利·杨的资料……

不是有人，能够从政府资料库里删除个人资料的应该只有 FBI 或者 CIA 这样的机构。因为就算车辆管理所和税局本身也没有权利删除公民的资料。

想到这里，菲利浦头上渗出了汗珠。他在油门上使劲一踩，小车像赛车道上的赛车一样飞驰而去……

三天后，当菲利浦从美国出生改名登记处出来时，他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这是他追寻的最后一个单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前一天已经以黑客技术进入此机构的资料库，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天，他硬着头皮，来到了这里。

移民到美国的人在归化美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英语标准名字。特别是中国人，他们的汉语拼音名字叫起来非常拗口，很多白人同事根本无法正确发音，听着自己的汉语名字被白人们不停歪曲发音，很多华人感觉到和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于是在入籍美国时，都会把名字改为（或者加上）一个英语名字。改名字必须到出生改名登记处登记、公证，并存档。这些改名资料虽然也属于保密，但由于任何雇主都有权利查询自己的雇员的原来的名字，所以这种保密形同虚设。菲利浦知道，亨利这个标准的英文名字是到美国移民归化时改的。他如果能够从政府的出生和改名登记处查出亨利·杨的汉语名字（汉语拼音），那么再要求北京暗中调查，也可能会柳暗花明。

这个部门由于需要改名者的亲笔签名，所以除了电脑记录，他们都留存有各个公民的改名表格的原件资料。

菲利浦出示了自己前夜伪造的雇主调查单，面带腼腆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十分钟后，那个雇员走出来，摇摇头。“亨利·杨先生的改名档案上个星期被人拿走了。”

“这种个人档案也可以拿走？”菲利浦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想，肯定是有权拿走的单位拿走的，这不是很明显吗？先生！”

整整两个星期，菲利浦跑了十几个单位，秘密侵入了数十个政府网站的资料库，可是到现在为止，仍然和两个星期前一样，他只有那一个名字：亨利·杨。

这个人到底是否存在？为什么所有政府部门要就是没有这个名字，要就是资料不全，又或者刚刚被人删除了资料？

难道一个人就靠这样删除电脑里的资料就会化为乌有？就会消失无

踪?

不，一定不是这样，菲利浦难过地想，这个人不但存在过，而且他是北京最优秀的特工，他是 006，是自己心中的英雄，不可能就这样被删除，不可能！你可以消灭他的肉体，可是你无法把他在华盛顿街道上踏出的足迹抹掉；你可以从电脑上删除他的名字，但在广袤的虚拟空间，一定有他的音容笑貌和蛛丝马迹……

虚拟空间？电脑网络网际空间？菲利浦突然愣住了，他仰头看向天空，他想，006 一定会留下一些什么，那些东西是任何人无法删除掉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名英雄！

四

菲利浦·赵是这样推测的，从 006 情报员和北京的联系方式，以及他靠互联网输送一份份重要情报来看，006 情报员在生活和工作中肯定大量依靠电脑和互联网，可想而知，他应该对互联网比较熟悉，而且这么多年来，006 很可能像一些迷上网络空间的年轻人，在这个虚拟空间处处留下了自己“到此一游”的足迹和身影。

菲利浦知道，人类虽然发明了互联网，但却至今并不完全理解并能够

控制互联网，因为那电脑大师们的手指头下创造出来的虚拟空间好像越来越真实，也越来越无边无际和不受任何人的意志控制，这后一点正好和我们人类生活的宇宙相吻合。只要你成为虚拟空间的公民也就是所谓的“网民”，只要你在这个空间“生活”过，那么，你的足迹和气味就永远留在了那个虚拟空间，只是你可能并不知道，又或者，你自以为自己已经小心擦干了足迹。

在现实社会里，强大的势力可能会从肉体和精神上消灭一个人，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可以在虚拟空间为所欲为、彻底消灭一个幽灵或者思想，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幽灵或者思想畅游、徘徊过哪些地方，而且，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发射台可以工作，还有一根电话线没有被拔除、还有一台电脑还开着机在运转，就没有人敢保证他们已经成功消灭了一个幽灵或者思想。

菲利浦决定先到网上去寻找亨利·杨，也就是 006 情报员的幽灵，然后再找到他的真实存在。要知道，他最早正是通过电脑搜寻到亨利·杨的，只不过，他当时在搜寻过程中可能引起了有关单位的警觉，他们赶紧删除相关资料。

虽然 006 情报员接受北京的指令和传递情报都是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完成的，但此人不可能在家不上网，他必须了解美国和中国的情况，阅读新闻，掌握国际形势和互联网动态，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

己每次驱车远离华盛顿去“工作”时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互联网。而且，菲利浦按照常理推测，006 情报员虽然输送情报时都是使用隐蔽的手段，使用化名和假名，但在家里和办公室上网时，他一定老实得不得了，装出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互联网上可以使用化名和假名的样子，这就是说，在家和办公室，006 情报员一定是使用真名上网。他的电子邮件，他的通信联系，他的网站注册等等，都是使用“亨利·杨”这个名字。大智若愚，在不需要狡猾和欺骗的地方，要绝对诚实，这是一个好的情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想到这里，沮丧的菲利浦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这次他的希望是在虚拟世界里。

接下来，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设想出亨利·杨会访问哪些网站，会注册哪些电子邮件，他可能还会上网加入一些社区甚至上网聊天……他把这些结果都一一写下来，结果写满了两张纸。第一张纸上写的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文报纸的网页，《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等，对于一个不但会获得情报，而且每次输送这些原始情报到北京的时候，都附有深刻的情报分析的优秀情报员，不可能不阅读以上的媒体报纸和杂志。至少菲利浦是这样认为的。

这些媒体大多不需要注册，但如果想阅读全部文章，或者想加入讨论的话，则必须注册。接下来，菲利浦逐一进入这些媒体，试着阅读和注册，当他基本上搞清楚程序后，他离开了家，驱车到郊外的网络酒

吧。

在那里，他开始把名字亨利·杨输入这些媒体网站的内部访客搜索，只要这位 006 情报员哪怕一次使用了真名注册，那么菲利浦就可以使用黑客技术，进入媒体的终端机，把注册人亨利·杨注册时的 IP 地址查出来。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使用这个 IP 地址的用户，也就是亨利·杨的住家或者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从政府的资料库中删除亨利的资料，但如果说要删除亨利在一些大媒体网站的足迹，那就不实际了。

在现实世界感到无能为力的菲利浦一旦进入虚拟世界，顿感游刃有余。由于每个媒体都把自己的注册客户看作私人资本而加以保密，菲利浦整整化了两天时间才逐一攻破每一个网站的客户资料库。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找到了好几个英文名字“亨利·杨”，根据 IP 前两个数字代表国家号码和地区城市号码的过滤，剩下了他要找的 006 的 IP 地址。他拿起笔，小心地记录下 IP 号码。

当他正准备进入搜索程序，以黑客技术进入详细的华盛顿电讯公司的 IP 地址对照资料库时，他发现自己使用的电脑右下角屏幕上的输入输出量有些微变化——这时他并没有使用电脑，然而，这种输出输入量的微妙变化立即让他想到，自己现在正在使用的电脑被人侵入，有人

在使用跟踪程序寻找锁定自己的位置……

他感到头皮一阵发麻，顺手把电脑关掉。他一直很小心，凡是涉及到亨利·杨这个名字的搜索，他都是到郊外不同的网吧，可是他却忽视了一个重要情节。那就是，如果 006 情报员已经出事了的话，而且那些人又删除了他在现实世界的一切存在资料的话，那么任何人在虚拟世界搜索这个敏感的“亨利·杨”，这一搜索过程本身都将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巨无霸信息搜索机和密码破译器所截获。

他起身匆匆离开网吧，心有余悸。今后的工作将更加艰难，而且，菲利浦第一次思索这个“今后”到底还有多久的问题。他知道，自己的黑客技术虽然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如果与美国国家安全局那传闻中三层楼高的终端机相比，显然不值一提。

现在这个国家安全局的巨无霸已经开始跟踪自己，那就是说，无论他到哪里，只要一打出英文的亨利·杨这个名字，虚拟世界秘密警察就会马上如影随形地跟上来，也许可以和他们捉迷藏，那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采取游击战……然而，这是在美国，在他们的国土上，抓到自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网吧和酒吧都安装了保安用的摄像镜头，而且街道上也有可以拍摄到模糊影像的摄像机……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要想长期在美国潜伏下去，要想在美国呆下去——可是，他没有退路，国家安全部许部长亲自下达的命令非常简短和明确：不

惜一切代价!

菲利浦现在才真正理解了这不惜一切代价的含义，特别是对于一个间谍来说的含义。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来讲，当他第一次把亨利·杨这个名字输入电脑进行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暴露了，虽然他当时沉湎于工作，并不知道，但太平洋对岸的许长征显然早就清楚这一切。

不惜一切代价!

就是说自己现在正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里世界上最复杂最庞大最先进最可怕的电脑赛跑，是自己先找出 006 的失踪真相，还是他们先找到自己？至于找到 006 真相后自己是否还有时间逃离美国、是否有时间活着离开美国，那已经不是他现在思考的问题。找出真相，立即通知北京，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任务的同时也满足自己强烈的好奇心——006 到底是谁？为什么去当间谍而且还是王牌、最优秀的间谍？获得了什么样的可以一夜之间颠覆中国政权、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情报？——他一路小跑着来到自己的车旁，现在，他必须每二十分钟就换一个地方，换一台电脑，继续自己的工作。

五

“谢谢你，杨先生，请继续！”心理医生耐心在听杨文峰断断续续的自

我介绍时，不时轻声打断他，纠正一两个错误或者提供一点线索，又或者像这样突然冒出一两句鼓励他的话。

半个小时后，当杨文峰说话越来越慢，慢到后来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心理医生小心合上茶几上的卷宗，一只手很有节拍地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拍打着，两只眼睛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杨文峰。

这里是国家安全部主楼三楼一间小而舒适的会客室，会客室里只有他们两人，心理医生背后有一台闭路摄像机，镜头对准杨文峰的正面。对心理咨询和精神分析全过程进行摄像的事是经过杨文峰同意的。闭路摄像镜头接到隔壁房间，那里坐着许部长和他的两位局长。心理医生五十多岁，宽宽的额头，方脸上的浓眉大眼以及一头黑灰相间的浓密头发给人信任和成功男士的印象。杨文峰尽量搜索记忆，把记得起来的关于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但讲完后的杨文峰自己也知道：如果就凭自己的介绍，就连他也搞不清自己刚才讲的人到底是谁。

他正在忘记自己是谁！他感到难为情，也感到难过。

是心理医生那柔和的含笑的眼睛让他稍感安慰。

“杨先生，我再次向你保证，所有的医疗检查结果都毫无疑问地证实，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大脑也很健康，我再次提起的原因是希望你放下任何心理负担，让自己彻底放松，这样，我有信心让你恢复记忆。你的遗忘症完全是因为心理和精神问题所致！”

杨文峰像个听话的孩子般点点头。

“根据我们已有的资料，你对 1990 年以前的事情记忆比较深刻，而且，国家安全部的外调显示，你写的这部分简历基本属实。但问题出在 1990 年以后，当然你也有记忆，虽然你的记忆只是一些鲜明的片断，这没有问题。要知道，当我们老了，有一天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一般都好像放映幻灯片一样，按照一种神秘的至今不为科学所了解的方式选取人生的画面。虽然有少数选择是你刻骨铭心的，但大多画面却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出现一些你不想记起或者你以为早就遗忘了的镜头，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

心理医生柔和地笑了笑，继续说：“还是让我们看看你对 1990 年后的回忆片段吧，你说你记得一些片断留在你脑海里，你提到 1992 年，你说你记得自己在深圳，因为你脑海中有一张照片，那时你站在一张巨幅照片下拍照留念……1995 年，你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校园散步，校园到处是红黄相间的鲜花，红的像鲜血一样，黄色的让你想到黄皮肤——你脑海里有这样的情景，对不对？接着，你说好像听到有大炮声

从自己头上飞过，后来又很模糊了……再让我们看看下面你记忆中的图片，对，一队列队的英国士兵迈着滑稽的英式步伐，垂头丧气地离开，接着你看到五星红旗庄严升起——你还说，你仿佛看到自己坐在香港回归仪式的大会堂里——当然，我们已经检查过当时的录像带，并没有看到你……好，让我们继续，你又告诉我，接着，你想起了鸦片战争，想起了海战？你说不是因为香港回归，因为你在自己脑海中分明看到了航空母舰，而且是美国尼米兹航空母舰……最后，你说，你脑海里的一幅镜头是你正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结果听到一声尖厉的炮弹的声音，你抬起头，正好看见美国的飞机把炸弹丢下来——这之后你就忘记了很多事情，接着，你从广州一家医院醒来——但你不记得是什么医院了，由于你身上什么也没有，医院无法帮你完成治疗，把你赶了出来，当时是 2001 年 9 月 5 日，这一点，你记忆深刻，而且从这以后，你的记忆都很清晰——在这点上，你是对的，因为 2001 年后，你的记忆好像又恢复了，国安部的同志也都证实了这点。”

杨文峰一脸沉思，不时点头。心理医生是多方引导，在杨文峰相当放松的情况下，获得这些记忆片断的，而这些片断又正好和他第一次被抓进国家安全部时写的那份交代吻合。

“杨先生，看起来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至少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你只是遗失或者模糊了从 1990 年到 2001 年的记忆。至于你给我提供的 1990 到 2001 年的片断，我认为很不可靠，当然如果是其他的心

理医生，也许看不出问题，但，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当了十年的心理医生，我看出了问题。”

杨文峰抬头看了看和蔼可亲的心理医生。眼前的心理医生和国家安全部的“死魂灵”完全不同，杨文峰从心里喜欢他。

“杨先生，我比你大十几岁，你知道我们这代人，如果你让我回忆自己的过去，而且让我选取十几个印象深刻可以代表我的一生的有意义的镜头的话，我会给你这样一些镜头：饥荒年代妈妈忧愁地坐在灶台旁边的样子，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尿撒天安门，坐在学校操场上听北京实况转播揭露评判邓小平策划的四五天安门事变，看京剧沙家浜，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打倒后涂抹成漫画的形象……这些镜头只是表明时代的特征，很难反映我的一生，可是我就是会用这些图片代表我的一生。现在再看看你的镜头，就不难理解了。你说你脑海里有一幅 1992 年在深圳站在一幅巨幅照片前拍照的模糊印象，我想，那幅照片是不是邓小平的画像？大家都知道 1992 年，这位伟人南巡深圳，发表了继续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的南巡讲话——你当时是否在深圳，我无法确定，但我想大家回想起这一年的话，每个人的心都会翻过万水千山，飞到深圳。你又说到 1995 年你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校园，我们的资料显示，你远在湖北的老父老母也说，你确实去美国留学了，不过后来就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你的大学同学也说自从你留学后就失去了消息。但你会不会正好 1995 年在康乃尔

大学呢？我们现在都知道，1995 年台湾的李登辉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改变了中美台三边关系，为后来一切事端埋下了伏笔和导火线。”

杨文峰脸上出现痛苦的表情，心理医生看到后，停下来，随便扯了几句美国的风土人情，然后接着他的心理分析。“杨先生，如果说你有可能正好于 1992 年在深圳、1995 年在康乃尔大学的话，那么，后来你提供的记忆照片就更加有意思了，你说看到自己在康乃尔大学散步的照片后，你就听到了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炮弹，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想到了大陆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当时我们解放军导弹部队向台湾岛以东发射空炮弹——我只能认为这是你的想象，至于你为什么会把这些国际事件和自己的对过去的回忆混淆了起来，目前还不清楚。后来，你又提供了几个片断，这些都和你上次交代问题时写给他们的简历相吻合。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到自己仿佛回到过去，你看到了鸦片战争，英国人把尖船利炮开到我东南沿海，香港沦陷……有趣的是，你这个回忆好像是 1997 年香港回归触发的，只是，你又把这个记忆和美国航空母舰逼近台湾海峡混杂在一起——你当然知道，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导弹演习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引来了……”

“可是，我只记得这些。”听了心理医生的分析，杨文峰颓丧地说。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要灰心，杨先生，”心理医生微笑着安慰道，“我们已经有收获了，不是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你丢失的是 1990

到 2001 之间的记忆，对不对？有了这点收获，我们就可以一步步来，慢慢回忆起来——”

“可是，我，”杨文峰皱着眉头说，“我一想，头就疼得厉害，我……”

“没有问题，不用急，”心理医生仍然微笑着说，但眼角漏出一些失望，“我们可以由近及远，慢慢来。”

“由近及远？”

“是的，你只是失去了 1990 到 2001 之间的记忆，对于 2001 以后，也就是你被广州一家医院赶出来后的记忆，你都记忆犹新，不是吗？”

“是的，我记得。”杨文峰恢复了常态，“我都讲过了。”

“不错，真谢谢你，你基本上都讲过了，我们也一一证实了，你从医院出来后，就流落广州街头，你靠在工地帮人搬运建筑材料和搅拌水泥维生，靠这个工作，你积攒了一些钱，于是你产生了到一些大城市打工的想法，这几年，你混迹于两亿农民工之中，足迹几乎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你和那些农民工一样，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本来要证实你所说应该很困难，但许部长的手下按照你的记忆都一一证实了你的

行程……现在，你可以帮我回忆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吗？”

杨文峰点点头，期待地看着心理医生。

“在过去两年里，你一边打工，一边抽空写了三本书，其中《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已经在互联网上贴出来，我现在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仔细回忆一下写这几本小说的背景、动机、心态……还有，就是，第三本书的内容！”

心理医生说毕，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摄像镜头，对着镜头中看不见的许长征部长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六

许长征部长坐在会客室隔壁的大会议室里，他最得力的两位部下：情报局长康伴智和侦察局长沙伟坐在他两边。沙伟自从上次在路上拦住部长汇报，结果造成部长差点被暗杀后，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他常常观察部长的眼睛，发现部长虽然表面一切照常，但却不再直视自己的眼睛，于是他更加毕恭毕敬，动不动就脑门出汗。许长征只当没有看到。

他向两位局长简单介绍了以前自己对杨文峰的怀疑，两位局长这才知

道许部长为什么一直要追杀李昌威拿到杨文峰的包裹。最后许部长强调，他不认为杨文峰是敌人，因为敌人不但不会救他一命，而且以杨文峰的武功，根本不会被抓，也不会被关进政治精神病院。

三人看着墙上的超薄液晶显示屏里的杨文峰，一开始都很安静，但随着心理医生开始转弯抹角的引导和心理分析，听着杨文峰结结巴巴地一点一点说出自己的经历，他们三人都开始失去耐心。部长转过头来，询问一些事情。

“林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到了上海，”沙伟说，“你被刺那天，他上午就到了湖南韶山冲，本来以为他是为了洗脱嫌疑制造不在北京的假象，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林将军一行有三四个人一起过去。但等我们的人也秘密赶到了那里时，已经有上千人集聚在韶山冲，他们是从海陆空过去的，过去后才化零为整，集中搞什么纪念活动和座谈会，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另有所谋……”

“另有所谋？”部长皱眉沉思着。

“是的，部长，他们兵分几路，最后突然集中在韶山，也就是毛主席出生的地方，他们的人有当地的党政军干部，还有从北京过去的高级领

导人，巧合的是军委副主席正好在湖南的军事院校视察，据说，也连夜偷偷赶了过去……他们很多活动都是在深夜举行，而且他们都有军队和地方警察包围，所以我们根本无法靠近他们，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能靠长筒望远镜和远距离窃听器搜集……。”

“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许部长，很难，他们去韶山都有当地部队的层层封锁式的保护，我们无法接近中心，等你从军委主席那里得到手令后，我们再要求搜查，他们早就化整为零了，我们什么也没有搞到……”

“化整为零？林将军怎么走的？”许长征问。

“他倒是简单，离开韶山后，和几个军队老干部一路游山玩水，到了长沙，在湖南师范学院参观访问，后来绕道南昌后一路到上海去了……不过，据我们远距离观察，和他们一起去韶山的部队离开时，至少有三辆军用大卡车被包得严丝合缝，离开后又在一些军用警车的护送下，分头消失在不同的高速公路和国道上……”

“他妈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许长征皱着眉头开口骂道。骂过之后，三人又把目光转向墙上的电视屏幕。

过了一会，许长征开口道：“我们人手不够，权限也有限得很，军委主席现在也是朝不保夕，虽然看来林将军上面还有军委副主席，也许还有更高的策划者，但我们只派人盯住林将军就可以了，另外搞清楚那神秘的大卡车里隐藏着什么秘密。加强人手监控互联网，极左和极右的势力，反华和反共的人都在争夺互联网这个阵地，我们要善于从互联网找到信息和线索。我倒要看看他们要如何绕圈子，只要他们不在北京，能闹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想造反？想复辟？不要低估我们，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一再败在我们手下，何况他们！哼哼，走回头路是不行的！”

沙伟和康伴智都狠狠地点点头。

“许部长，”沙伟汇报完毕后，康伴智及时插进来，“我上次上交的那份情报，您有时间的话，我想……”

许部长“嘘嘘”两声，用手指了指电视屏幕。屏幕上的心理医生说完“……仔细回忆一下写这本书的背景、动机、心态……还有，就是，第三本书的内容”后，转过头来，冲部长点点头。

杨文峰抬起头，眼睛里透出不知是深邃还是空洞的目光，让人琢磨不透。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杨先生，你大学和大学毕业后都没有写小说的经历，也没有表现出对文学作品的特别爱好和优势。”心理医生翻阅了面前的档案说，“可是你在过去两年，也就是你失去了那十几年记忆，从医院被人赶出来之后，就突然发疯似地写小说……”心理医生停了下，观察了一下杨文峰，接着说：“请原谅我，使用了‘发疯’这个词，实际上我确实找不到更准备的词语来描绘你的创作行为：你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创作了一百万字的‘致命’系列三部曲，这对专业作家也许勉为其难，可是对于你这样一名一边打工一边创作的人来说，只有‘发疯’可以描述；另外，你急不可耐地把你的小说贴到互联网上，造成了一时之间海内外很多网站连载。从这些连载情况看，你的书如果不上互联网而只出版的话，应该可以赚一笔钱，可是，你却仍然我行我素，率先把书一本接一本地免费贴上互联网，然后才同意香港的出版社出版——杨先生，我说的是事实吗？”

杨文峰眨了眨深不见底的眼睛，没有吱声。

“我想也许你不同意我使用的词语，但我上面说的至少都是事实，对不对？”

“是事实，我想是的。”杨文峰小声说。

“好，那么从上面两件事实——你拼命写小说，写好后不计较经济利

益免费贴到互联网上——来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在赶时间，你在完成任务，你在急不可耐，你想你的小说马上被人阅读——你不反对吧？”

杨文峰沉重地点点头。由于他知道自己最好的配合就是尽量少开口，于是能够有点头摇头代替嘴巴的地方，他尽量闭嘴。

“好，那么，杨先生，请你回想一下，你为什么写这些小说，当时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赶得那么匆忙，又为何要急切地贴上网。”

心理医生说完，故意低下头，假装漫不经心地翻阅面前的档案，这样可以让杨文峰感到没有人盯住他看，没有人再逼他回忆。

“我，我其实也不清楚，”杨文峰小声说，这时他的眼神变得飘忽不定。“从医院出来，我打了一段时间的工，由于我记不起以前的事，加上我的头经常隐隐作痛，我好担心会慢慢忘记正在经历的一切，于是，我买了个小笔记本，开始记日记……”

“你有一本日记本？”心理医生的手抖一下，抬起头，马上又低下。

“是的，不过后来弄丢了，因为我没有固定的地方住，日记本放在行李

中，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日记拿出来当废纸用了，总之我找不到了。我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不知道什么东西引起的，我突然想到了网吧，我学会了使用网络博客……”

“网络博客？那是什么东西？”心理医生小心地记下这四个字。

“那是一种网络日记，就是你每天或者固定一段时间，把你的日记写在网络上，你有自己的网址，只要记住地址和密码，就可以经常更新……于是，我就开始使用博客记日记，不过真写起来，才发现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不过是搬家具，搅水泥，通下水道，这些工作真记下来，也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意思，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担心忘记了现在的想法有些杞人忧天，对于我这样一个盲流，忘步忘记现在还不是一样！”

杨文峰停了停，拿起桌子上的一杯茶，喝了一小口。心理医生仍然漫不经心地一会翻档案，一会抬头看一眼杨文峰，但他的耳朵则竖起来听。他也比较满意。

“有一天，”杨文峰咂咂嘴唇，“有一天，我在公共网吧的电脑前坐了二十分钟，也想不起来过去一个星期里做了什么值得写进博客、值得我永远留下回忆的事情，正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在电脑上敲出了一行字……”

“什么字？”心理医生警觉起来，忘记了自己一直假装的漫不经心。“你在电脑屏幕上敲出了一行什么字？”

“具体的我忘记了，反正都是互不连贯的字词，里面大概有‘情报’‘国家安全’‘中央情报局’‘间谍’‘国家安全部’这样一些词……”

杨文峰停下来，看着匆匆忙忙在档案里一张空白纸上做笔记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抬头看到杨文峰在看自己，放下了笔，和善地说：“继续，继续，写下这行字后，怎么样？”“我就开始写政治间谍小说。”杨文峰说完，停了下来。

“那么，你当时知道自己想写三部小说，知道自己想写什么吗？我的意思是，你突然之间想到了所有的小说内容，还是……”

“不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或者写多少出来，因为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写下的第一行标题就是‘我是谁’，这就是我第一本小说《致命弱点》的第一章的标题。这之后，这之后，有些事情发生了……”

“有些事情发生了？”

“是的，”杨文峰脸上闪过一丝不安，“勉强写了第一章后，出现了一些变化。你知道第一章才几千字，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可是这第一章完成后，我就从主动变成被动……”

“这话怎么讲？”心理医生已经无法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以前是我要写小说，可是现在却是小说在逼迫我写完它似的。”

“可以再详细点吗？”

“可以，”杨文峰脸上露出一丝惊恐，“我无法停下来，只要我一坐到电脑前，放在电脑键盘上的那双手就仿佛不再是我的——本来我不记得我以前使用过电脑，可是写起小说，我的十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熟练的跳动，仿佛已经不受我控制……”

“可是，可是小说毕竟是你写的……”心理医生心里有些骇异。

“我不能确定，我的意思是看起来当然是我坐在那里写的，可是，可是那些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还有细节，仿佛早就准备好，存放在我失去记忆的大脑的一隅，现在只是通过我那不受控制的手，从我的大脑直接传递到电脑屏幕上，再出现在互联网上……”

心理医生那张和善让人舒服的脸已经变得煞白。

七

隔壁房间里的许长征部长的脸色比心理医生的还要白，几乎是惨白。看到部长的脸色，情报局长康伴智和侦察局长沙伟大气不敢出。

三人都紧紧盯住宽大的液晶屏幕，听着喇叭里传来的两人对话。

“那些日子，我还得打工养活自己，可是无论我干什么，好像都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那声音仿佛来自喧闹的街道、被污染的天空、高架桥上呼啸而过的火车，又好像来自我周围那些每天为了温饱而受尽城市人欺凌和剥削的农民工，但当夜深人静我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声音还萦绕着我——我这才知道，那声音来自我自己的脑海深处——那声音呼唤我马上去完成我已经开始的小说，那声音又不停地告诉我该写什么了……那声音甚至能够把我从熟睡中唤醒，那时我一身冷汗地醒来，还清楚记得那声音告诉我的小说情节，我得赶紧写——就这样，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就紧接着下一部，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那声音还说什么？”心理医生的背对着电视屏幕，但三人都听见医生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那声音也没有说什么，但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不在于那声音说什么，而在于那声音让我感到我必须听从它的，好像有魔力，又好像冥冥之中……”

许长征注意到心理医生的肩膀微微颤抖了几次，他有些担心，显然，杨文峰又不知不觉变成了带领心理医生走向不知深浅之地的人，他想过去打断心理咨询和精神分析，但忍住了。

好在杨文峰也仿佛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承诺，这时及时打住了话题。等了一下，才用平静的声音说：“那段时间，我仿佛着了魔似的，我甚至担心，如果我某一天出了车祸或者事故而死了的话，这小说因此而无法完成的话，那么那声音不会原谅我，而且还有其他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也会彻底改变……”

“你说你有种被逼迫写小说的感觉，是不是说明你也不喜欢自己的小说？”

许长征听出，心理医生的声音平和了很多。

“有这种感觉，但不能说我就讨厌写小说，实际上，”杨文峰朝天花板瞅了几眼，“因为每一次听到那声音，又或者直到坐在电脑屏幕前时

才知道这一章如何写，所以，其实我也非常想知道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到底如何，中美关系如何演变，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是否可保，人民的命运又如何发展……”、

“我知道了，你自己也乐此不疲，因为你也想知道自己到底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

“是的，非常对。”杨文峰说着，用手指掐了下太阳穴。

“那么，杨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想一想，你的小说是否和你失去的十一年记忆有关呢？”

听着心理医生的话外音，许长征赞赏地点了点头。

画面上的杨文峰显出沉思的样子，但不时用手指去掐太阳穴。

“我、我……”画面上的杨文峰有些摇晃不定。

心理医生稍微站起来一点，弯着腰伸出一只手过去搭在杨文峰的手臂上。

“我、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头疼得厉害……”

杨文峰的声音越来越小，画面由于被站起来的心理医生挡住了几秒钟，什么也看不到。等到心理医生转身绕过茶几走过去时，许长征看到杨文峰已经倒在地上，脸上的肌肉被疼痛扭曲了。

注射过一针镇静剂，杨文峰在沙发上静静地睡了过去。许长征为他盖上一件外套，四人默默地退出到房外。

“许部长，对不起，我……”

“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心理医生，我正要谢谢你呢。”许长征打断心理医生的话，“谢谢你，等他好一点，下次再来。”

许长征拍了拍心理医生的肩膀，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医生脸上的表情红一阵白一阵，但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才鼓足勇气开口道：“许部长，其实，我这里已经尽了力，我想心理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

许长征怔住了。“可是，他不是生理疾病，一切拍片都证实了这点，那不就是你们心理医生的工作？”

“不错，他这种失忆症形成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脑组织受损造成的，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一些事故中，脑袋受到伤害，刻录部分记忆的脑

组织细胞受到损害，记忆随之消失——这种损伤百分之九十可以通过现代先进的医疗检查确诊，当然我说的是确诊，要治愈却不是那么容易。现代医学对人脑的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另外一种造成失忆症的原因则是心理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大脑受到强烈刺激，一些刻录记忆的脑细胞陷入麻木和半死亡状态，造成失去全部记忆或者部分记忆，失去的部分记忆则主要是那些和所受刺激有关的记忆——杨文峰先生应该就属于后面这种。”

“可以确定吗？”许长征加重语气问。

“我们得相信所有检查，这些结果已经被专家详细研究过，另外，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辅助证明。”心理医生恢复信心，“如果是受到外伤而失去了记忆，那么患者是彻底失去了记忆，也就没有什么混乱恍惚，但后者就不同，他们并不是脑细胞坏死，也就是说那记忆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和脑细胞一起沉睡或者麻木了，这种情况下，有些用我们现代科学仍然无法解释的现象就会出现，例如患者会出现幻觉、出现一些神奇的功能、甚至有些……”

大概害怕再说就说到了迷信之类的，心理医生打住了。转移了话题：“不过，许部长，后者也有一个好处是，治愈的机会要大很多倍……”

“那么，你还犹豫什么，下次等他情况好转，你再来吧。”许长征已经

有些命令的口气。

“不是这样，许部长，心理治疗和心理分析本来是治疗这类心理疾病的最好办法，可是有一点必须要知道，心理学还是一门介于科学和玄学之间的新兴学问，要想成功心理分析患者，必须保证我们医生可以在心理上压过患者，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引导患者进入我们指引的道路——这杨文峰看似心理有障碍，但经过短短几个小时，我发现他那障碍挡住的后面可能博大无边或者深不见底，我都好几次差一点被他吸引过去，更别说我去心理分析他了，更何况，许部长，他是在有意识要配合我们的情况下，如果、如果他稍微抗拒，那我不是已经被他心理分析得神经错乱了……”

心理医生心有余悸的样子，许长征深深理解。只是旁边站着了两位局长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可你是中国最好的心理医生……按你这么说，他没有治了？”许长征直瞪着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回避着部长直射的目光，但他毕竟在第三代核心身边干了十年，他并没有回避许长征的问题。

“除非你可以在中国找到比我强的心理医生，或者说找到本身心理承

受能力比我强的心理医生。另外，还有一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当然只是推测……”

“说吧。”许长征吐出两个字。

“一般来说，受到刺激失去了记忆的人，当然都是被动的，这样的情况达到百封之九十五以上，相对来说，他们属于受到刺激被迫失去记忆，所以他们会在恢复记忆的心理治疗中积极配合，使得心理医生的工作事半功倍。可是也有少部分，也就是那百分之五，则是受到刺激后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强迫自己的记忆关闭了一段让他们生不如死或者痛不欲生的记忆，当然这样的人本身必须是意志力非常坚强、心性刚强的人……如果，我的意思是，如果碰上这样的人，除非他自己潜意识里想恢复记忆，否则，心理医生要面对的还有患者本身刚强的意志……”

“你的意思是杨文峰有可能属于这一类？”许长征倒吸一口冷气。

“我不能肯定，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就算你找到比我强的心理医生，我看也无济于事。因为，我还从来没有从其它任何患者身上感觉到像杨文峰这般强的意志力……”

“不要说了，”许长征打断他，“没有希望了？”

“希望是有的，只是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杨文峰自己心底某个地方……”

“别给我打哑谜了，”许长征失去了耐心，“治不好，我如何可以知道……”

许长征本来想说的是，如何知道杨文峰第三本书《致命追杀》的内容，但话还没有说出，就被心理医生打断了。

“哦，如果不考虑治疗好病人，而只是想知道他失去的记忆有些什么内容，那倒是有别的办法……”

“你说什么，你怎么不早说！”许长征突然清醒过来，“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他那些失去的记忆？”

“催眠术！”心理医生说出这话，心里不是太舒服，因为他自己对催眠术有些反感。“让患者处于被催眠的状况下，那些被压抑的记忆部分内容可能会浮出来，只是……”

“只是什么？”许长征催促道。

“只是，你得找到能够催眠杨文峰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既然催眠术，肯定可以把他催眠。”许长征不解地问。

“不错，催眠师当然可以把一般人都催眠，但我前面已经说过，杨文峰是我见到过的意志力最坚强的人，甚至连他潜意识里隐藏的意志力都远远超过常人，试问，这样的人如果不愿意睡去，又有谁能够靠飘曳的蜡烛或者几个阴阳圈就把他催眠呢？”

八

顺着上星期掌握到的 006 的 IP 地址，菲利浦来到离华盛顿二十英里的马里兰州的一个被大面积树木覆盖的住区。这里是美国中产阶级居住的地区，独立房屋的房价在 45 到 80 万美金之间，每栋房屋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些房屋大多拥有三房到六房不等，拥有独立的前院或后院。按照自己换了十个网吧才查出的 IP 地址，菲利浦一大早就驾车找过来。他把车停在一百米开外，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两个小时后，已经是十点半了，该上班的都上班了，孩子们也上学了。一早到超市买菜的家庭主妇和老人们也陆续开车返回。

菲利浦启动发动机，松开刹车，紧跟着一个把老爷车开得好像在散步一样的老妇人朝向目标缓缓滑过去。车子来到那个 IP 地址显示的地

方时，他紧张地左右扫了几眼，有一个房屋的地方正在施工，好像就是他查到的亨利·杨的地址，不过不能确定……正在施工那块地两边的房屋看起来一切正常——他稍微踩了下油门，小车加速离开了。

拐了两个弯，他把车停在两条路之外，然后观察了一下形势，在感到满意的情况下，他拎着厚厚的公文包下车了。

就从自己停车的旁边的第一栋独立屋开始。他昂首走过去，信心十足地按响了门铃。十秒钟不到，房子的门打开了，一个白人老妪取下鼻子上的老花镜，打量着眼前西装笔挺的亚洲小伙子。老妪大概正在思考如何敷衍推辞眼前的推销员时，菲利浦礼貌地开口了。

“女士，您好，哦，您今天看起来精神好极了，对了，我是华盛顿智库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上门来是想……”

“直说吧，年轻人，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直说吧，你想要我买点什么？”老妪和蔼地盯住眼前的年轻人。

“不，女士，我不是推销员。”菲利浦善意地微笑着，从公文袋里掏出一张表格。

“不是推销员，”老妪有些疑惑，“这倒新鲜，难道你们又改了叫法？啊，

还带着表格让我填？这倒新鲜……”

菲利浦差点没有笑出声来，说：“我亲爱的漂亮的小姐，我可真不是推销员，更不是什么带着表格要你填的推销员，我是研究人员，今天敲您的门，不错，也是为了获得一些东西……”

“获得一些东西？”老妪皱了皱满是皱纹的眉头。

“是的，”菲利浦微笑道，和蔼地俯视着老妪，“我想获得您的意见，您的看法，我们研究所正在做一项美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的调查报告，您知道，您的意见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意见，编写报告，让华盛顿那帮大老爷们在决定亚洲政策时不至于一意孤行。”

“哈哈，我明白了，”老妪明白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不过这倒更新鲜啦，他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过来的……”

“您是不是觉得那种方式更合适？”

“怎么会，天呀，干巴巴的电话调查，讨厌死了，有时我故意乱讲一通，嘿嘿，你看他们那德性，好像获得了圣旨，最后还说‘谢谢您，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重要个屁，我胡诌的，要想知道我想什么，你就

得面对面坐下来，听我慢慢道来，我可是很有观点的人……年轻人，我就喜欢面对面的调查——你知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越来越少，前不久，我隔壁的老人死了两个星期才被发现，真是的……啊，你脖子上挂了个十字架，那不是装饰吧，啊，原来你信奉上帝，我的上帝，那太好了！我们不能这样站着聊吧，对，请进，进来慢慢谈，你想问什么都可以的……”

菲利浦微笑着进入老妪的房子，心里不觉暗暗叫苦，怀疑自己是不是把车停得太远，如果这些孤独的老人家和家庭主妇都这么热情，那他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接近目标？

他从老妪家逃也似地出来时自己宝贵的时间已经少了二十分钟，这老妪不但认真回答菲利浦的每一个调查提问，而且还海阔天空地扯到吴哥石窟和龙门石窟，万里长城和富士山，而且对菲利浦对上帝的虔诚发了一通热情的议论。菲利浦想这老妪大概好几个月没有人聊天了。可惜，他不能多聊了，这个老妪显然对两条街道外的亨利知道甚少。他好不容易结束了调查，小心收起完成了的调查表格，同依依不舍意犹未尽的老妪告别。出来后，他想，一定要加快速度，否则，今天就别想接近亨利·杨的房子了。

他挺起胸抬起头，急急走向隔邻的独立屋，按响了门铃……

第九章

一

地球上有两百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中一百八十多个国家设有情报和反情报机构。有的国家这两个机构是分开的，例如在美国分别叫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两个机构合二为一，譬如中国。

在中国，负责情报搜集和反情报搜集的机构叫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部的职能粗线条地分为情报和反间侦查两大块。情报局负责向世界各地派遣间谍特务，反间谍局则负责抓捕世界各地派遣到中国的间谍特务。

情报局局长叫康伴智，前面的章节已经有介绍，他四十五岁的样子，春风得意，最大的特点是揣摩透了上面的意思，总能够从世界各地搜集和加工出让高层印象深刻的情报。

反间侦查局局长叫沙伟，前面不但有介绍，而且在多个章节里出现了对他的描述和介绍。这里综合一下：五十五岁，和一米七五不胖不瘦的康伴智相比，他属于矮胖型，康伴智乌黑的头发经过北京西直门高

级美发沙龙师傅的精心梳理和定型，很有型。而沙伟就是有这个心思，就算他咬咬牙掏出二百元让人在头上折腾一次，也不可能有康伴智那种“型”，那种效果，因为他不但头发稀疏，而且脑门早秃了。

正是这块油光泛亮的秃脑门，多次让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他是个什么人。例如，每当他战战兢兢地出现在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面前时，他那脑门都会很不争气地渗出豆大的汗珠，无论是多么手忙脚乱地擦拭，可仿佛有着擦之不尽的源泉；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独当一面，特别是在自己的部下面前时，他那脑门渗出的不再是冷汗，而是智慧的光泽。这一点他的部下深有体会，特别是最近获得他指示全力以赴侦破毛主席纪念堂谋杀案的魏建国，就多次受到沙伟局长智慧脑门的鼓舞和点拨。

身高只有一米六五，体重超过 75 公斤，光秃秃的脑门不是渗出汗珠就是泛出智慧的沙伟，今天比平时提早十分钟上班。

每次小车停在办公楼前时，守卫大楼的国安特工都会很识趣地把头转过去，因为看着矮胖的局长行动不便的抱着肥大的手提包从车里挤出来，自己什么也不能做，还要一直等到局长像个球一样滚到自己旁边时，整整齐齐地敬个礼，确实有些难堪。年轻的特警总是想，这位局长为什么不自己先下车，然后再弯腰从车里取出自己的手提袋呢？他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肥胖不方便，还偏要在下车时硬是抱住自己的手

提袋一起艰难地向外挤呢？几个守卫这栋国安部主楼的年轻特工曾经就此交换过意见，最后都承认，不知道这位反间侦查局局长的秃脑袋里在想什么！

我们又知道沙伟那个脑袋里在想什么吗？我们到底知道多少？

作为共和国的守门狗，作为共和国抓间谍部门的首脑，很多人自然认为他不需要经常使用脑袋。事实上一点也没有错，在国家安全部内部，大家都有一个成见，那就是搞情报工作是脑力劳动，而抓间谍则是体力活。大家经常看到的情景也印证了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搞情报的人西装笔挺，神秘兮兮，口袋里总揣着一两本不是自己名字但贴着自己照片的护照，他们经常出入豪华宾馆大饭店，但却因为常常享受公费按摩桑拿等减肥服务，个个都身材适中，风度翩翩。再看沙伟的部下，由于经常紧张的监听、跟踪和抓人，没日没夜的工作，大都穿得脏兮兮的，而且不是大腹便便就是身体的某部位出现变异性的生长。

沙伟比康伴智早十二年进入情报和反间部门，但谁都看得出，下一个副部长人选一定是康伴智而不是沙伟。沙伟和共和国差不多大，很小的时候就立志当一名保卫祖国的战士。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成为第一批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农村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他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天，那是他人生最激动的时刻，胸前戴着大红花，英姿飒爽，昂首挺胸地站在大卡车上，对路边包括自

己流泪的父母在内的渺渺几个家长毅然决然地挥着手……自己后来的一生中，虽然经历过无数次大场面，但唯独那个场面让他终身难忘。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他勤勤恳恳，准备扎根一辈子。结果经过贫下中农强烈推荐，他回北京进入公安局侦破队。

三十多年过去了，公安局反间侦查队也在 1983 年合并到国家安全部侦查局。这么些年，经他亲手侦破的间谍特务案件不下五百起，然而可能是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抑或是放松了学习，最近十几年，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个在国家安全部里最不需要用脑子，得到线索就上技术（技侦），掌握了足够证据就抓人的工作，却让沙伟绞尽脑汁，时时无法想通。

最让他想不通，越想越气愤的是康伴智主管的情报工作。这些年，他们本来应该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结果却搞到有些水火不容。这在各国情报和反情报机构中并不常见。

每年的三月到六月，是沙伟最艰难的时间。

自从 1989 至今，每年的上半年都是共和国的艰难时期。春节本来是标志着春暖花开的季节，按理都应该休息一下。然而，好像海内外反党反华势力也从春节开始结束了冬眠期，逐渐苏醒。

三月，以前只需要搞好保卫工作，保卫好每年这个时候固定在北京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两会”，然而，自从海内外敌对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平演变中国政体，沙伟在这个月的工作量在无限放大：防止一切敌对势力到天安门闹事，阻止一切别有用心的公民在“两会”期间接触和游说代表和委员……还有，想尽一切办法（使用各种手段）预先侦破这些思想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代表和委员们临时提出有损共产党领导的议案……

三月好不容易过去了，紧接着迎来“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节，那是一个让中南海的活人们最紧张的时刻，也是全国人民缅怀死者的日子，沙伟却徘徊在生者与死者之间：他必须阻止任何拿死人来压活人的企图和行为！

四月还有一个让沙伟紧张的原因：“四五运动”，就是人民集中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也是“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的时候——这一天，沙伟基本上紧张得吃不下、睡不着。

莺歌燕舞的五月原本是最美的，特别是五月一日的长假期，应该是合家团聚、把酒聊天、结伴出游的好日子，然而——沙伟和他的部下除外，他们不能稍有松懈，他们必须像猎犬一样，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八十多年前，愤怒和充满激情的中国人民高举民主的大旗发动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近百年后的今天，当年热血青年们手中的火

炬早已经熄灭，先烈们的尸骨已寒，然而，一个幽灵，一个民主、自由、民族自强的幽灵仍然在在天安门上空、在北京的上空、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上空徘徊……

每年，沙伟都重复一个不祥的预感——自己肯定会死在五月份，而且它甚至可以预知自己死于神经紧张和神经过敏这种好像并不致命的疾病。他知道只要能够挺过五月份，只要再挺过六月四日这个让一些人深感恐怖的日子，他肯定可以再活一年……

他会用下半年调养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恐怖的六月过去了，他会在七月一日那一天安慰自己，让自己回过神来。他会在这一天歌颂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会在这一天默默重复国家安全战士的誓言“忠于党……”，以此来安慰他饱受折磨的灵魂。

然后就迎来了八月一日，也就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日子，如果这时他那被安慰过的灵魂还有一丝恐惧和不安的话，那么枪杆子会让他挺起自己肥胖的腰杆——只要我们党还掌握着军队，我的腰就应该挺得像枪杆子一样笔直！

接下来的节日是让他感到最放松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这一天是让沙伟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回报，认为灵魂受点折磨、精神受点恐吓也值得的日子。看到自己保护的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又安然地度过生

日……

国庆节过后，沙尾又开始另外一个恶性循环。他开始思考即将到来的挑战和危险，他的眉头越来越难以舒展，他的头发越来越少，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心怀的恐惧和怨恨也日益加深，最后，三月又来了——他有时禁不住质问苍天：每年为什么要有三月到六月这几个月？

然而，谁能够想到，饱受折磨和摧残的沙伟局长最怨恨的人是谁呢？

如果你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你知道答案，那么你一定错了。因为他最讨厌以致仇恨的不是那些神出鬼没的异议分子、上访的群众、不满的弱势群体和虔诚的练功者，而是情报局长康伴智！

二

沙伟读书不多，但受党的教育却不少。这奇怪的组合让他能够在不折不扣完成党交办的抓人任务时，可以心平气和。但由于抓人太多，特别是后来这十几年，抓人的范围从特务间谍扩大到异议人士、练功者和各种各样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海内外敌对分子”，他在大脑无法理解这么多事情的时候，采取了更加简单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把自己一直认为的反间反特工作这种崇高的事业降格为一种普通职业，一种为了养家活口而不得不操持的工作。这样一降下来，一切都顺利多了，

再去抓那些他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抓的人时，他也能以“职责所在”，“完成本职工作”等借口来安慰自己，让自己的心灵获得平安。

但是，久而久之，抱持这种心态的沙伟，对自己所抓的对象就不再有阶级仇恨和不共戴天的感情，而仅仅觉得他们是麻烦而已。这些人，他们要就是解决了温饱后没事找事，要就是受到海外腐朽反动思想的影响，或者他们发梦想继承一百年前中国青年人在北京五四运动中未竟的事业——他们让沙伟累，让沙伟紧张，折磨沙伟的灵魂，但沙伟却不仇恨他们……

折磨沙伟、让沙伟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沙伟咬牙切齿的人是情报局局长康伴智。

有人形容搞情报的人必须有“闻到玫瑰的香味就应该到处找棺材”的品质，这话点出了情报工作的特性。干情报工作就是要居安思危，就是要防微杜渐，发现一切问题于萌芽状态，发现前因后果，挖掘深埋的事实——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各国的老情报员，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深埋的阴沉和怀疑，他们会怀疑一切，他们会从普通的事物看出决不普通的征兆——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开始分叉。优秀的情报员可以怀疑可以担忧，但他们提供的情报却一定是以自己冒生命危险搜集到的事实真相为基础，优秀的情报员一切都应该围绕“事实真相”

转……只要稍微不小心，优秀的情报员就有可能成为邪恶的魔鬼，这之间只需要小小的一步，那小小的一步就使得人远远的离开了事实真相。在另外一条岔路上的就是这里所说的魔鬼，他们也担忧也怀疑，但仅此而已，他们不再去寻找事实真相，他们把自己的怀疑、自己的猜疑和自己的担心写出来作为情报，让上面的统治者信以为真……

我们这里是在说情报局长康伴智。他也怀疑，他也忧郁，然而，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自己善于揣测人心的小聪明，向岔路上跨出了一步，也就是从特务间谍引为宝典的“事实真相”向前跨了一步。这一步，就让他跨入了深渊，也让他成为沙伟眼中的魔鬼。和沙伟不同的是，康伴智最喜欢的月份就是每年的三月到六月。这四个月里，他上串下跳，兴奋异常，他会制造上报很多份情报，他能让自己上报的每一份情报都成为政治局的必读之物，他会让高层不安，会让统治者看过他的情报后寝食不安，他会让共和国的领导人看过他的情报后不得不穿上防弹衣坐进防弹轿车，从厚厚的防弹玻璃里偷偷看着街边逛商店买菜的老太太们而惊恐万分，领导核心们会伸出颤巍巍的手在他提供的情报上批示，然后，他提供的每一份情报都被评为高质量、对共和国生死存亡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情报。他得到了荣誉和不断增加的情报经费和物力人力，每年的这四个多事之秋的月份，康伴智就可以圆满完成一年的情报任务……

然而，正因为他的这些情报，让沙伟活在极度操劳和恐惧之中……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康伴智绝对不是“凭空”捏造情报，共和国的领导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任何“无凭无据”的虚假的情报都会被他们发现。于是，康伴智在制造情报时就胆大心细，三月份他会制造从海外发回的“绝密情报”，声称“两会”期间，反华反党势力已经策划了天安门抗议。这份情报被政治局批示后，会转回到国家安全部。加上批示的情报会到沙伟手里，因为赶尽关绝这些敢于到天安门广场示威的群众是沙伟的工作，于是沙伟就得加派本来就紧张的人手，日夜在天安门广场值班……四五月都有类似的情报，康伴智交上去后万事大吉，等待奖励，而沙伟就得帮他擦屁股——就得抓到那些人——例如，六月快到的时候，康伴智会接二连三把那些让政治局委员坐卧不安的情报放到他们办公桌上，这些情报给康伴智带来经费和表扬的同时，沙伟却被勒令抓获康伴智在情报中制造出来的“海内外敌对分子”……

不错，共和国确实有很多敌人，但敢于公然跳出来，公然对抗无产阶级铁拳的能有几个？而且转眼之间，他们就会消失了——不是被消灭了，就是被撵到海外，剩下的少数被关在大牢里——但康伴智根据自己的智慧为共和国制造了更多莫须有的敌人，这些敌人都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妄图变天，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十恶不赦的。而且——而且他们就在共和国内部，随时采取行动——可怜的沙伟，他被勒令抓获这些莫须有的敌人，让他到哪里去抓呢？

他不是不抓，但这些年抓的那些敌人——年老体衰、受尽地方恶霸欺凌的上访者，心静如水的练功者，一些自以为生活在虚拟世界里自以为可以在互联网上表达心声的中国孩子，还有几个仇恨腐败现象的偏激文人，以及那些误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自以为可以自由组党结社的热血青年和中年们……这些人倒是很多，好像抓之不尽似的，有时抓得沙伟的秃头上冷汗直冒——他心里害怕呀！——康伴智制造的敌人没有抓到，却不得不把这些人也当敌人抓起来，如果真能够抓起来一个就少一个的话，那当然好得很，可是……好像越抓越多，而且，沙伟心里犯嘀咕，这种抓法，不是在减少敌人，而是在不停制造敌人。迟早有一天，那十几亿人倏忽之间都变成敌人……而那些敌人将会认为他沙伟是敌人……

沙伟的心和身体一起颤抖，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想法，只要坚持过六月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他讨厌仇恨康伴智——那个为自己、也为共和国不停制造敌人的情报局长。他倒好，写完情报后就到国外逍遥自在，让自己在炎热的六月份站在天安门广场浑身冒冷汗……

五十五岁的沙伟离退休没有几年了，他有时会悄悄思考自己的历史地位，但他当然想不通，因为只要还在这个高位，他是无法明白一些事情的。就像今天这样，他一进办公大楼，周围急匆匆的所有的脚步都突然慢下来，仿佛是钟表的指针，都围绕沙伟这个中心转动起来，他

们的眼光都或正或斜地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当他走到电梯前，所有的人都一边打招呼一边让开一条路，他“哼哼”地对大家点点头，喉咙里发出“哼哼”声算是打了招呼。

电梯门打开了，没人移动，等到沙局长进去后，站在电梯门口的众人仍然只有眼珠子在动，等到这些人里走出两三位自认为够格和局长同乘电梯的处长走进去，大家才松一口气，电梯门缓缓地关上。能够容纳十五个人的电梯里只有四五人，外面的同志都自觉地为领导让出空间。

每天都乘好几次电梯，但过去十年，沙伟都很少有机会去按电梯的按钮，总是有笑容满脸的部下帮他按。有时他不禁想，那圆圆的透明的一按就变红的按钮按上去是什么感觉……

享有这样地位的人，又怎么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地位呢？

三

“你来晚了！”

这句话谁也没有说，是沙伟推开这间特殊的会议室时从许长征部长瞥向自己的目光里解读出来的。他把手提包放在会议桌下，向房间里的

领导点点头，哈哈腰。这间特殊的会议室处在国安部办公大楼四楼走廊西头，进门左边的墙上是一面单边可见玻璃，从玻璃看过去，是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这就是重要的时候，部长们亲自观察从海外归来的客人汇报情况的地方。现在在这个单面可视玻璃前，已经坐了四个人，包括两位副部长和康伴智，许长征坐在正中，他旁边还有一张高脚凳。沙伟正在犹豫，许长征招呼他坐了过去。

沙伟踮起脚爬上高脚凳。这个会议室摆放了几张高脚凳，因为那块单面可视玻璃的位置较高，普通凳子无法看清楚。沙伟坐下后，看到玻璃那边的房间里坐着杨文峰，他正和一位长头发中年人聊天，长头发中年人后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是这位著名催眠师的助手。

“现在催眠师正和杨文峰聊天，为的是让他放松心情，同时催眠师也可以了解一些病人的心理状况。”康伴智转过头，皮笑肉不笑地介绍。

沙伟点点头，用手帕在头上擦拭。

一个星期前，军委主席介绍的心理医生承认无能为力，推荐目前国内最好的催眠师接手。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今天正式开始。沙伟至今无法理解许部长对杨文峰的态度。当初听到部长说要抓杨文峰，他全力以赴，之后又要他追杀李昌威，他也不分青红皂白，执行了任务。后来，这两个人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街道上，一个要杀部长，一个救

了部长，而且两个都好像是武侠电影里走出来的绝世高手，这一切都超出了沙伟的理解范围。正如前面介绍的，于是他干脆不去想。办公室同志通知他来参加今早对杨文峰的催眠，他就来了。

玻璃那边的两人轻声交谈着，好像正谈到伤痕文学。沙伟看得出，催眠师是有准备的，他故意在向这个方面引导。沙伟听到杨文峰在摇头叹息：哎，伤痕文学大多为当时文革的知识青年们写的，……我很纳闷，为什么除了伤痕文学，中国就出不了更多的大师一级的反映文革和那段荒唐岁月的文学作品？反右、回原籍、五七干校、文革残酷的运动和斗争不是折磨了成千上万的中老年文学家和艺术家吗？可是为什么文革过去了，他们被平反后，没有一个人出来写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难道他们真被改造好了？也许，被折磨死的人把高贵的灵魂带走了，而活着的那些人的灵魂却早已经被折磨死了……

沙伟正准备想一想杨文峰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对文学一窍不通，而且过去十年，他连一本小说都没有看过，这时，坐在旁边的许长征打断了他的思绪。

“情况怎么样？”

沙伟知道部长在问什么，他也正想找机会汇报。“我加派了人手，而且一路跟踪，只是，他们的摊子好像越来越大，战线越来越长，行动也

越来越鬼祟……”

“哦，会这样？”许部长眼睛里流露出强烈的兴趣。

“到上海后，他们集中了几次，都是以林将军为中心，这几次集中，每一次的人又不同，很多是以前在上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另外，他们还分批到了杭州苏州旅游，泛舟南湖，欢歌笑语……”

“哦，没有别的异样？”

“好像都正常……但是，就因为太正常才很不寻常，稍微仔细观察，细细一想，一切都很怪异。”沙伟皱着眉头，“在长沙时包着厚帆布的三辆军用大卡车虽然没有了，但他们无论集会还是泛舟南湖湖面，都透出鬼祟和神秘，我怀疑他们之中必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你指神秘人物？”许部长纠正道。

“不，我不能确定？”沙伟犹豫地说。

“你不能确定？”许长征把头完全转向他这一边。

“是的，我无法确定，我们根本无法接近他们，就算接近，也只看见一些老同志包括文艺界的老同志，但我们感觉到他们之中的中心并不是林将军，他充其量只能算是组织者，军委副主席可能卷入其中，但从他来去的样子看，也不能算多么重要。在湖南韶山和长沙师范学院时，我们就开始使用遥距离窃听器，这反而是唯一让我们接近他们的机会。”

“哦，好，从法国进口的那些设备终于用上了，你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说话很谨慎，显然也意识到有被窃听的危险，不过我们还是听出了一些东西，他们到韶山冲去集会时搞了两个座谈会，参加的人主要是军队和文艺界的，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他们谈论毛主席的出生，成长——这些也很普通，从我们一路上窃听到的内容，他们始终围绕毛主席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在探讨……不过我们发现，在湖南时，他们谈话中有几次露出了‘它’的存在，我说的是代表动物的‘它’……”

“呵呵，那设备可以听出‘它’‘他’‘她’吗？这我可不知道。”许长征忍不住笑着说。

“当然不是听出来的，是事后听录音时经过严格分析得出的结论，因为听他们口气，就好像在谈论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有时又好像谈论一条狗或者一只猫什么的，例如他们说，‘把它放下’，‘喂它吃牛奶’‘它

又把裤子尿湿了'等等……"

"这个'它'有什么奇怪吗？也许他们某个人带了一条哈巴狗什么的，这些人不是都无所事事吗。"康伴智转过头，插了一句。康伴智也在竖着耳朵听，他一直想亲自向部长汇报自己精心炮制的——不，这次是他全力以赴布置手下搜集的——情报，但许长征先是侮辱性地让他把情报交给杨文峰看，后来又一直心不在焉的样子。

"不是这样，如果真是什么哈巴狗，我们早就听出来了，根本不用分析。我说的'它'，显然是他们集会的中心，他们平时根本不谈论'它'，我们听到的只是他们无意中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不过就凭这只言片语，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个'它'才是他们的中心。我怀疑那三辆全副武装的大卡车里就有一辆装着'它'，另外两辆只不过是掩护而已……

许长征越听心情越沉重，康伴智也看到了，所以本来想讽刺两句的，但话到嘴边，又硬是压了下去。

"到上海后，还听到什么有关'它'的消息没有？"许长征表情凝重地问。"部分人到上海前还弯道去了南昌，我怀疑其中有一辆大卡车也开了过去，那里面可能就是'它'。离开南昌后，我们失去了大卡车的踪影，我想他们也许使用水上或空中交通，又或者使用列车运送'它'到了上海……"

“‘它’也到了上海？”

“是的，”沙伟咂咂口水，“不过，到了上海后，‘它’就变成了‘他’——也就是指人的那个‘他’……”

“你搞什么鬼？”许长征有些不满地盯了沙伟一眼。

“许部长，这正是我不懂，也觉得整个事情特别怪异的地方——我不是凭空把‘它’和‘他’换来换去的，”说到“凭空”两个字时，沙伟意味深长地瞪了眼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的康伴智，“我们是经过专家分析录音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到了上海，原来在湖南和南昌的那个‘它’，地位上升了，成为和我们人类一样平等的‘他’，这些从他们偶尔露出的对话中，很容易判断出来。”

许长征沉默起来。过了一会，他叹了口气，说：“一定要紧紧跟住，看他们搞什么鬼，从现在的各种迹象看，他们的势力虽大，但却很难成事，我怀疑你们发现的‘它’和‘他’有可能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查出真相，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不过我知道，得不到现任总书记或者老军委主席的支持，动起手来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我们又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总书记或军委主席插手，他们那些人到处聚会，搞纪念毛泽东的活动，都没有违法，而且支持者众多……尽

快查清他们的阴谋诡计，查清他们的秘密武器，我们才能够进一步采取行动……”

许长征停下来，沙伟刚想开口表态，被开门声打断，原来，催眠师结束了谈话，准备开始催眠治疗，过来作最后的请示。

四

“许部长，各位领导，如果你们同意，我想，可以开始了。”长头发催眠师不卑不亢地说。

许部长微笑着点点头，各位领导也都含笑不语。

催眠师转身离开，当他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时，又停下来，转过身，犹豫地看着部长。

“没事，有什么顾虑就说吧。”许部长微笑着说。

长头发催眠师暗中一惊，心想这部长果然不简单，我稍一犹豫，他就知道了我有顾虑。他走回来两步。“许部长，本来像杨文峰这样心性很强，城府又深不见底的人是不适合做催眠治疗的，但现在是万不得已，而且最主要的是，杨文峰先生顾全大局，完全配合我们，这让我的工

作事半功倍了。但是，您知道，他配合是没错，但当他被催眠后，他潜意识里是否还配合与否就不得而知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他当初是受到刺激后强迫自己遗忘的话，那么我现在要让他说出来，一定会遇到他那股来自潜意识里最顽强的抵抗……”

“我们理解，”许长征仍然微笑着，“他不是已经答应等正式催眠时使用绳子把他的四肢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吗？”

“不，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催眠师小心地选着词语，“我的顾虑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我说的可能性不很大，但不能排除。因为杨文峰当初强迫自己忘记的记忆让他痛不欲生，甚至生不如死，所以当他现在在他被催眠的状态下突然调出那段被他强力尘封后丢在记忆深处某个角落的记忆时，他很可能会受不了打击而……”

“休克，还是昏死过去？”康伴智插了一句。

“不，如果他是清醒的，那么他可能会昏死过去，但他是在被催眠状态下，如果他下意识里仍然不想翻出那段痛苦的记忆的话，很可能再次强迫自己遗忘，如果这情况发生在清醒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控制，可以解释以得到他的理解。然而，他是在被催眠的情况下，他的潜意识会如何反应，我们也不能掌握。我说过，此人性格刚烈，心性极强，加上你们告诉我他是练习武功并且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我担心……”

催眠师停了停，看到所有的眼睛都盯住自己，接着说道：“他可能会神经错乱、发疯，严重的，甚至会心脏衰竭而当场死亡！”

“怎么会？”许长征不解地大声说，“我是说，怎么会有死亡的危险？”

“一般人不会，最多强迫自己神经混乱以抵抗那段痛苦的记忆重见天日，但你们的杨文峰确实不同一般，他会武功，你们难道以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咬舌自尽，那些怒发冲冠，自断筋脉的烈士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不成？”

大家都面面相觑。“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催眠师说，“当然，如果在催眠过程中，他反应确实太强烈，我会向你们打手势，至于是否中途停下来，就得你们拿主意了。我一切听你们的。”

“好，就这样吧。”许长征下了决心。

部长和另外四位回过头，通过可视玻璃观察着那位失去了记忆的杨文峰。康伴智和沙伟的脸色都很阴郁，因为许长征部长的脸色很阴郁。

长头发催眠师走进隔壁的房间，脸上带着笑，他对杨文峰点点头。杨文峰直直盯着他的眼睛，催眠师有些窘地回避了杨文峰的目光。杨文峰放松自己躺下来，催眠师的助手走过来，协同催眠师把杨文峰的躺椅调到斜躺的角度，然后开始固定他的四肢。

杨文峰表情冷静，情绪也很稳定，但当他看到催眠师师徒俩人在固定他四肢时手在微微颤抖，他皱了皱眉头。等到四肢被三根牛皮宽带子牢牢固定住后，他抬起头，轻声问道："会有生命危险吗？"

催眠师先是怔了一下，然后犹豫地看了看墙上的大镜子，刚想开口，被杨文峰轻声打断了。杨文峰对墙上的镜子点点头，慨叹道："部长，找出真相重要，按计划进行吧，我的记忆纷纷离我而去，就好像生命在逐渐流失……，自从我完成了那三本书后，我觉得生命已经无怨无悔了，希望你能找到第三本书《致命追杀》，好好看看吧！"

杨文峰对着镜子中看不见的许长征说罢，微笑着点点头，躺了下去。

镜子这边的许长征看着玻璃那边的杨文峰，深情地点点头。

大家都沉默着，仿佛怕打搅了催眠师催眠杨文峰一样，其实这两个房间是特殊设计的，这边的许部长不但可以看见，而且可以听见隔壁房

间的一举一动，但那个房间却听不见也看不见这边的人。催眠师给杨文峰喝了一小杯液体，这是催眠师在遇到意志力较强的患者时常常使用的饮料，其实就是适当剂量的大麻制品。杨文峰一口气喝下这杯大麻饮料后，催眠师的副手慢慢调暗了房间的灯光，慢慢调高充满房间的背景音乐。十分钟后，当一个变幻莫测的特制射灯的柔和的灯光集中在催眠师胸前时，催眠师拿出了一个旋转的小球，就好像儿童吃的那种旋转棒棒糖。

催眠师举起这个旋转的棒棒糖，一边轻声告诉杨文峰集中精神看着旋转的棒棒糖，一边轻声细语地解释着有关旋转球的故事……

单面可视镜子这边的许长征看到杨文峰慢慢眯起了眼睛，紧张的心情也慢慢松弛下来。

在场的一位副部长轻轻咳嗽了一声，打破了这边的紧张和安静。许长征知道，被催眠后的前五分钟里，催眠师会故意对迷糊中的杨文峰谈起他们刚刚谈论的一些轻松话题，以让他放松。他转头朝向康伴智：

“你好像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汇报？”

许长征在这个时候用这种语气询问自己如此费尽心机炮制的情报，康伴智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当他看到坐在部长另外一边的沙伟脸上的

不屑时，心里简直有些愤愤不平。他知道眼前这个莫测高深的人并不看好自己平时上报的那些情报，但每一次，许长征却并没有阻止他上报这些情报，所以他始终没有搞懂眼前的国安部长在想什么。不过，今天，虽然只是给了他一个空档，他决定快速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情报讲出来，让两位副部长和沙伟也能听到。他想让在座的各位都明白，他康伴智不但会搞那些涉及到中国人的“海内外敌对分子”的情报，而且也会搞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战略性情报。

“许部长，我的情报共三十页，我这里简单汇报一下，我希望您能够重视，我有理由相信，这份情报至关重要……”

“快说出大意吧？”许长征面无表情地打断他，好像自己在赶时间似的。

“许部长，美台日秘密军事同盟正在形成……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已经推进到我国海上第一岛链……日本人在钓鱼岛又有大动作，这次他们可能会借美国势力和台海局势而造成更大的既成事实，在日本政府鼓励下，日本天然气公司已经把开采平台搭建在我东海海域……北约东扩已经势不可挡，乌克兰又沦陷了……香港特首选举出现杂音，我有情报显示美驻港总领事直接受命于中央情报局，他们实行了一个争取港商的秘密计划……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后，我们虽然抓到一些主教，但秘密潜伏在大陆的枢机主教仍然没有找出来，这次可能……柬埔寨的民主政治已经失控……阿富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乌克兰、

吉尔吉斯坦等几乎所有中亚共和国都逐渐变色，发生了颜色革命，我们和西部邻国的盟约名存实亡，就连北边的蒙古共和国也发生了游行示威……”

康伴智一口气讲了十分钟，也不知道是他严肃的表情感染了大家，抑或部长被他的内容吸引住，房间里的人都认真听他的汇报。这期间部长不时朝透明玻璃看一眼。康伴智讲完后，征询地看着许长征。许长征含蓄地点点头，虽然没有表态，但康伴智和沙伟都看得出来，这份几乎涉及中国所有周边国家和地区、牵涉中国国家安全方方面面的情报显然已经牵动了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神经。

这时，隔壁房间的催眠程序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

五

当天，菲利浦以上门进行民意调查的方式从两条街道外逐渐接近亨利·杨的住处，由于这个区留在家里的都是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和悠闲孤独的老人，而且当他们知道眼前的年轻英俊的亚洲人也是笃信上帝的基督徒后，他们那寂寞的心仿佛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可怜的菲利浦，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在下午四点钟敲开了亨利·杨隔壁房子的门。

一个老翁打开门接待了他，老人比较沉默，但听到来者是来自非营利机构进行有关中美关系的民意调查时，老人的态度改变了。从先前的访问中，菲利浦已经知道，大家都知道住在隔壁的中国人亨利·杨。因为菲利浦选择的这个调查主题不但刚好是他在华盛顿的研究方向，而且，他的访问可以很自然地引导被访者谈到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人以及在美国的华人的看法，最后几乎都不会忘记主动告诉菲利浦，他们的那位华人邻居——这正是菲利浦想要知道的。

在美国从事谍报活动，至关重要的是熟悉并掌握美国的法律，特别是涉及到情报和反情报的有关法律。菲利浦知道自己调查亨利·杨的秘密行动已经暴露，自己被他们发现是迟早的事。但由于这次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他没有选择，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完成任务，至于完成任务后，自己会如何，正如前面所说，已经不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既然自己的行动可能已经被盯住，那么就必须不能露出任何可以让联邦调查局抓住把柄、甚至逮捕自己的证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非常熟悉美国的有关法律，利用法律提供的漏洞，和他们周旋。就像现在这样，他必须冒险过来亨利·杨的住处，但如果直接敲他或者邻居的门，就等于是送上门。可是稍微一动脑筋，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目前明查暗访结合起来，就算 FBI 全程监视他，也只能干瞪眼。他们没有任务足够证据可以逮捕他——只

要他们没有抓他，他就可以继续完成追查 006 情报员失踪之谜的行动。上次那位老人也很自然地从中国菜谈起了邻居。他说，那一家三口……

096 情报员菲利浦微微张开嘴巴，他这才知道自己调查的是一家三口，他暗暗责怪自己的麻痹大意。

老人说，那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让很多邻居都很羡慕，夫妻恩爱……老人特别提到父亲对儿子的溺爱……那男的在华盛顿上班，由于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作为邻居也不好打听，但给人的印象是他在政府某神秘单位工作……妻子是家庭主妇，贤惠而漂亮，但他妻子留给整条街道邻居最深的印象却是大家下班开车拐进这条街道时——

“你知道，邻居们告诉我，他们下班开车拐进这条街道时，就会忙不迭把车窗打开，呵呵，你知道为什么吗？”

菲利浦装得平静，含笑摇摇头。

“因为，大家都喜欢从他们家飘出的烹饪味道，又香又甜，混杂着家庭的味道，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味道，但就是很有味道，让邻居们都想到温暖的家……”

“原来是这样。那我一会到他们家不就可以美美地闻个够。”菲利浦看看手表，含笑地说。

老人听到这话，表情凝重地摇摇头，说：“你没有这个福气了……他的妻子，那美丽的东方女子每个星期都会送我至今叫不出名字、唐人街中菜馆也做不出来的家常菜到我家，我老伴和我都很喜欢。我们也有两三次聚会，他们家的主人叫亨利，对，是亨利，他学识很渊博，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理解，他总能够用三言两语把中国的文化和典故讲给我们听，而且会相应给我们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呵呵，真是怀念和他们作邻居的日子。”

“怎么啦，他们出、出什么事啦？”菲利浦心提到嗓子眼上。

“两年多前，他们一家突然搬走了……”

“突然？”

“咳，不错，这个词可能还不能表达清楚，可以说比突然还要突然，你想，虽然他们这一家总体上说比较孤僻，不常和我们来往，但我们都很喜欢他们一家，而且大家毕竟是有些来往的，他们搬走竟然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他们一家三口就突然走了，然后过了几天，才有搬运

公司帮他们收拾行李，我老伴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一直很怀念他们，按说东方人是很讲人情的，可是……”

菲利浦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老人还在讲，听到菲利浦耳朵里，那声音却显得异常孤独。

“后来我们再没有见到他们，听说有一个买主买下了他们的房子，可是也没有见他们搬进来住，去年，来了推土机，竟然把房子推倒了，真是想不通呀，那房子才二十年房龄，新着呢！还有想不通的地方，推倒了房子，可是却久久不见动工盖新房子，这不是，从我这里看过去，那片工地就是以前亨利的幸福的家园……”

菲利浦顺着老人的手，看到窗外那片工地。他的心口一阵绞痛，残留的一点点亨利·杨也许躲在什么地方的希望也熄灭了。他可以肯定，亨利·杨，不，亨利·杨的全家都出事了。

他想从老人那里知道更多一些关于亨利·杨的情况，老人也耐心地回答了他。

“照片？没有，好像他们都不喜欢照相，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伴到他们家去做客，当我们进到他们的饭厅时，呵呵，看到那满桌子香喷喷

色香味俱全的菜，我就想在吃它们之前，一定要合影留念，否则我是绝对不忍心动它们的。于是我取出照相机，结果我看到他们两夫妇都很紧张，特别是亨利，生怕进入镜头——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照相，印第安有个部落说照相机会把人的灵魂摄走，呵呵……他们的儿子？啊，那个小家伙呀，天呀，当时才三岁，真是可爱呀，竟然会中文和英文，还会讲故事……他告诉我，爸爸说不能忘记中文，所以他们在家就只说中文，小家伙还吹牛说，爸爸已经给他买了全中国最好的文学名著，等他上学了，他就一本本读……什么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不过，好像是两年前的一天，我有一个印象，在他搬家后不久，中美之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一架例行飞到南中国海侦查的 EP3 飞机被一个冒失的中国飞行员差一点撞毁……长相？那孩子真是个小可爱……那个亨利，就很普通，大概一米七多一点，浑身很壮实，对，他的眼睛，呵呵，有时看上去深不见底，大概是你们亚洲人的黑眼珠，给我很深的印象……”

老人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和盘托出了。菲利浦离开老人家后，小心掩藏好沉重的心情，接着围绕亨利·杨被拆毁的房子周围敲响了几位邻居的家门，他们所说的和老人所说大同小异。

直到夜幕低垂，心情沉重的菲利浦才回到华盛顿。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原地，在现实世界找寻亨利·杨的希望再次破灭。

六

他只好又撤回到虚拟世界里。

菲利浦仍然相信，你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消灭一个人，就像他们对待亨利·杨那样。让他销声匿迹，甚至推倒他一家人住过的房子，但在虚拟世界里，就不一定做得到。人类造出的虚拟世界正好像我们头顶上的宇宙一样茫茫无边。

知道了亨利·杨的 IP 地址，再顺着搜寻他从这个地址出发访问过的网站，注册过的电子邮件就不难了。很多电子邮件地址注册地并不是在美国，所以就算他们想删除掉，也力有不逮。换了三个地方，在电脑前面工作了不到两小时，菲利浦就找到好几个亨利·杨曾经使用过的电子邮件地址。有两个被封了，另外一些注册地在法国和日本的邮箱里空空如也。但菲利浦没有放弃，他相信只要亨利哪怕仅仅一次使用过这些电子邮件地址和亲戚朋友联系过，那么邮件的信息就会散落在无边的虚拟空间里，菲利浦根据这一点，继续追击。

不久，他顺着这些邮件追查获得了成果。这也是菲利浦第一次直接接触和感觉到亨利·杨，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亨利·杨在大陆网上访问一个网站时的留言，随即他又发现这则相同的留言反复出现在多个大陆网站，也许这是没有被删除掉的原因。虽然那只是简短的留言，但看在

菲利浦的眼里，却仿佛亨·利杨本人一样。而且他坚信这条留言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可以继续追查下去的重要线索。要不然，亨利为什么要反复张贴呢？

他的手都颤抖了。换了一个网吧，他继续搜索。

接下来，更多的信息曝光，其中有亨利写给朋友的只言片语，有他在新闻网站的简单留言，甚至还有他即兴在网络聊天室聊天的片断——然而，这些语言越多，却越让菲利浦困惑，因为他从这些聊天、留言和信件看不出任何东西。他顺手记下几个和亨利有信件联系的电子邮件地址，查出了它们主人的 IP 地址，他想，如果从亨利·杨那里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就只好绕道他的朋友了。

正在他准备再次到现实世界亨利的朋友那里去找寻他时，菲利浦察觉那些留言的使用者资料里都是用一个相同的电子邮箱注册的。而菲利浦先前却没有访问过这个电子邮箱。那是注册地在大陆的一个电子邮箱，菲利浦很快破译了信箱密码，点击进入。他在亨利的信箱中看到一封不起眼的信件。信件留在草稿箱里，前面两句是英文，大意是：儿子，如果你听爸爸的话，就好好学中文，等你学会了中文，就看得懂爸爸下面给你写的信了。

这两行英文下面是一封乱码信，这是因为美国网吧的电脑并没有装载

中文软件的原因。菲利浦当即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个叫中文之星的语言软件包，然后点击语言选择项选择了中文，那些乱码立即变成了简体中文。他看到了亨利·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孩子，你终于可以看到这封信，我真高兴，要知道，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不懂读和写中文，在美国的华人孩子没有几个可以读、写中文，这让我一直忧心忡忡。我和你妈妈从你一出世就下决心，一定要让你学好中文，于是在家里我们都一直说中文，所以你一开口，叫的是“妈妈”和“爸爸”。

能看到这封信，就说明你的中文有进步，不过要戒骄戒躁，不断进步。学中文的目的不但是能够使用中文和人交流通信，更重要的是，作为海外华人，只有熟练掌握了中文，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吸收中国文化——学习了解吸收中国文化，这才是爸爸对你最大的期望，你一定不要辜负我。

爸爸知道，作为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孩子，在美国这个自认为代表了世界最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潮流的国家，要去学习了解另外一种文化是多么困难，但答应我，你能够做到。

爸爸也没有什么好建议，我希望你学会中文后，能够从阅读中文书籍开始，为了提高兴趣，我强烈建议你可以阅读中国文学的十大名著—

—

等你开始阅读这些名著，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爸爸可以告诉你一些自己阅读时的体会。你如果开始阅读了，那么就可以到如下爸爸的电子邮箱里去看看，我在那里有一些读书体会，对你有帮助。

爸爸亨利 XX 年 1、63

菲利浦从屏幕上抬起头，揉了揉眼睛，信的后面并没有留下什么电子邮件地址，而且信件的落款日期还写错了。他看了眼手表，知道自己该换地方了。

这封信是他看到的最长的一段留言，也是言之有物的信件，但仅此而已，这是亨利·杨教育孩子的短信——在开车前往下一个网吧的路上，他脑海里反复回荡着信的内容——

在转过几个弯，没有发现有尾巴跟踪后，他再次回味这封信，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是关于刚刚读到的那封信……

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菲利浦，上面那封信极其平常。每一个第一代华人，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读能写中文，而且能够吸

收中华文化中那些尊老爱幼、孝顺父母的精华，不管他们是否会像亨利·杨那样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他们实际上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子女的。当然，就非利浦自己的观察，第二代华人移民中能够读写中文的几乎是凤毛麟角。亨利·杨作为一位大陆来的移民父亲，告诫孩子学习中文、阅读中文十大名著，又有什么奇怪呢？

他想抛开这封信，这封留在草稿箱里没有发出的信，他头脑已经够乱的了——突然，他脑袋里闪过一道灵光：一封没有发出的信！这信是发给谁的？

当然是发给他自己的儿子的，可是——他两年前失踪的时候，儿子不是才三岁吗？信箱上的日期也表明那封信是他失踪前一个月的时候写的……

菲利浦让小车减速，然后缓慢地滑向路边的休息区，他需要清理一下思路。当小车进入休息区，车还没有完全停稳，菲利浦已经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怪异的感觉——亨利·杨的儿子当时才只有三岁，强调学习中文也许不过分，但竟然要求孩子读中国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十大名著，就有点离谱了；而且他和孩子一直在一起，为什么要使用写信的方式？再说，三岁的孩子哪里懂得上网？更不用说收发电子邮件了！

然而那封短信写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那是写给他自己的儿子的，信的内容更是普普通通，是在美国的每个华人父母都会要要求自己的子女去做的事……只是这绝不应该是一个父亲写给朝夕相处的三岁的儿子的信，除非——除非他发现自己危在旦夕，知道自己看不到儿子长大成人，他不得不提前把自己的期望写下来，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按照父亲的遗志去奋斗，能够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干了些什么……

七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名英雄，哪怕像 006 这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理想而默默奋斗的最优秀的间谍，当他生命受到威胁，当他知道自己随时会从世界上消失的时候，他一定想留下点什么，他想表达点什么，最起码他会让自己的亲人了解真相……特别是当他还有一个不懂事的三岁的儿子的时候……

菲利浦发疯似地踏上油门，冲向最近的网吧——半个小时后，他证实了自己的推测：亨利·杨给三岁的儿子留下的远不止这一封信……

他把那封信打印下来，仔细研究，想从这封信中找到蛛丝马迹，从而找到下一封信的存放地址。在路上时，他就推测，亨利不可能只写了这样一封信，他自己也在信件里明说了自己把读书体会留在了“如下”的信箱里，只是他忘记或者故意没有写上这个信箱。而且，这封信是

在他失踪前一个月写的，从写这封信到他失踪，之间有一个月，他可以写完自己想说的话。但另外的信不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信箱里，如果稍微有点敏感的话，绝对逃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局那台巨大的互联网过滤器。他坚信，在虚拟空间里的某个地方，亨利·杨留下了自己对儿子的交代，那些交代，也一定能够让他失踪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接下来，他苦思冥想，几乎把电子邮件各个方面都检查到了，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他扫了一眼手头小笔记本上信箱的地址和密码。那密码是他破译出来的。那密码是 163163.163？菲利浦觉得有些熟悉，他又看了眼那封信，这时他注意到亨利的信件中唯一的笔误，也就是信尾落款的日期“1、63”，除掉中间的“、”，也是 163.163 好像是国内的某个网站地址，他把着三个数字输入到互联网进行搜索，结果出现了大陆著名网站网易的地址。他突然明白过来，亨利·杨用邮件的密码和信件的落款暗示了他给儿子的信件存放信箱的网址。

大陆的电子邮件？菲利浦完全明白过来，其实他早应该想到的，如果亨利·杨要找一块干净的虚拟空间留下自己给儿子的信，没有什么地方比大陆的网站更安全，就算美国当局的黑客进入这些网站删除了资料，但作为总部在中国的网站管理，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脑恢复所有的资料……

菲利浦开始在 163 网站搜索亨利·杨的信息，虽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

好几十个 HenryYang，但过滤他们并不困难，只要找出当时注册的地址就行了，从美国 IP 地址进入大陆网站注册的亨利·杨只有一个。

菲利浦又换了个地方，使用三分钟破译了电子邮箱的密码，小心点入这个信箱。没有收发信件的纪录，收件箱和垃圾箱里也空空如也，他直接进入草稿箱——一封信在里面安静地等着他，瞥了眼日期，他知道那信躺在信箱里已经两年四个月了……

他忍住激动，尽量让自己握鼠标的手不颤抖，然后让屏幕上的小箭头慢慢挪到信件上，然后轻轻按下鼠标左键。

一秒，两秒，三秒……六秒的时候，信件的内容出现的屏幕上，像上封信一样，第一段是用英文写的，菲利浦匆匆读了遍，意思是：孩子，爸爸真高兴，你终于开始阅读中国名著了，这说明你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你比爸爸强，爸爸读《三国演义》时已经 11 岁了。以下的信用中文写，如果你好好读我交代你读的书，那么你应该看得懂。

菲利浦把视线移到第二段，这才发现和上次看到的一样，通篇都是乱码。他握住汗淋淋的鼠标，按下搜索键，找到免费的中文之星。三分钟后下载完毕，菲利浦打开中文软件包，然后选择了简体中文——三秒后，电脑屏幕刷新，但中文部分还是乱码。菲利浦皱皱眉头，又选择了“繁体中文”一栏，结果仍然无法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乱码转换过

来……

中文之星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中文软件，不过也有漏洞。菲利浦不及细想，马上又搜索了南极星和 RICHWIN 两个中文软件包，等他下载完毕后，已经在这个网吧呆了二十分钟了，他有些担心。但还是尽量镇静地按下了文字转换键……

第二次，又失败了……

第三次，也失败了——不过，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中文乱码，如果在不同软件转换下，那些乱码也呈现不同的乱法，而每一次没一个字符都呈现不同的形状，直到你找到对应的文字，才出现可以阅读的中文。即使是受到电脑病毒侵袭的乱码，在使用不同软件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的混乱字符。但是，眼前的乱码却有些异样，第一次由于心急，他没有注意到，但这第二次第三次转换后他发现，那些乱码中都夹杂着一些始终没有变化的字符。这种现象很奇特，如果他是使用中文写的，没有理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说，中文字符不可能变成带数字的乱码，这是使用中文软件的普通用家都知道的，更不要说菲利浦这位自学成才的电脑专家。那些字符有数字和标点符号，好像夹杂在成为乱码的中文中，就像英文字母和排列，无论你使用什么文字的软件，他们都不可能始终不变——难道，眼前的文字并不是乱码？又或者眼前的乱码中隐藏着……

菲利浦心跳加速，对自己的这个发现又惊又喜。要知道，如果他看到的信件又是一封留给儿子的信的话，那么根本没有必要加密；既然无法轻易进入阅读，说明信里包含秘密，这些秘密不正是菲利浦受命追查的吗？

不是乱码，那会是什么？他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乱码中包含的整齐数字、符号和字母……

11（a，x）65（4，2）21（||冖）231（t，c）213（〈〉，？）……

通篇乱码中又夹杂了一般这样一看上去也是乱码，但其实排列有序的字符。整篇来看，这些字符都是由数字加上挂号内的字符组成，从这方面来看，这绝对不是毫无规律的乱码，再加上无论使用什么软件都无法打乱这些“乱码”，菲利浦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这不是乱码，而是密码！

脑袋里一出现“密码”这两个字，菲利浦顿感手脚冰凉，同时当他想到006 不但使用了密码，而且是在互联网上使用，手脚的冰凉随即渗透到心口。

在慌乱中，菲利浦前后也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确定眼前看到的是“密码”而不是“乱码”，那么那台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三层楼高的数字过滤器和解码器需要多长时间？他知道，如果把俄国海军密码拿过来，告诉最好的解码专家那密码的解码原理的话，那位专家需要不停地埋头工作 60 年才可以破译那种密码——而他知道三年前，美国国安局的那台机器只用了三个小时！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优秀的特工 006 号情报员竟然班门弄斧，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发明的互联网上使用密码信函——这叫菲利浦如何能够不寒心？那 006 情报员在美国的时间不比自己短，而且也应该知道一些电脑知识，难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只要你在互联网上任打一段文字，都一定会经过这台万能的密码破译机，如果你是使用密码，那么几乎百分之百会被破译。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部门来说，伯格弗斯是对的——“每一个密码都是可以破解的”——这就是国际上著名的伯格夫斯定律。

知道了亨利的密码信一定会被美国破译的菲利浦有些垂头丧气，甚至减少了他破译此信并阅读它的愿望。他把信件打印出来，匆匆离开了网吧。

八

大汗淋淋的催眠师显然认为自己已经逼近真相，隔壁房间的许长征浑身也已经湿透。

但和那四肢被牢牢绑住的杨文峰相比，都不算什么。杨文峰仿佛浸泡在自己的汗中……助手不停调整找低沉但充斥了整个房间的背景音乐，从人世间的各种噪音如城市的喧哗、汽车的轰鸣、飞机的刺耳声到自然界的风声雨声鸟鸣声等，催眠师根据这些声音的变换使用柔和的声音询问引导迷迷糊糊的杨文峰。

当城市的喧哗声、鼎沸的人声充塞房间时，催眠师轻轻问杨文峰，你的家在哪里、街道那边有什么，你记得门前的景致吧，有邻居和你打招呼，对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鸟语花香的梦境里，吃了药物迷迷糊糊的杨文峰听见遥远的声音柔和地询问：你的家人还好吧，你们郊游了吗，孩子很调皮，哦，孩子在什么学校上学呀……

当风声中夹杂着啜泣时，催眠师想让杨文峰说出自己伤心的往事和回忆那让他后悔的时刻；当欢乐的嬉闹声随着淅沥沥小雨穿过来的时候，

催眠师又想听杨文峰开心的回忆……

一开始杨文峰只是下意识地拼命转动眼球，好像要冲破覆盖它们的眼皮似的，不久他眼球的动作慢慢缓下来，终于，他微微张了张嘴巴……

当耐心的催眠师不厌其烦地重复到第三遍的时候，杨文峰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清晰而深沉，然而却始终是互相不连贯的词句："好吃……不要弄爸爸的胡子……他们要干什么……有危险……我爱你……啊啊……快跑、杀死他……求求你……"

无论催眠师如何耐心，一个小时过去了，却毫无头绪。而催眠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对被催眠者是有一定危险的，汗流浃背的催眠师惶恐地看了眼墙上的大镜子。他只能看到自己，但他知道那边的许长征比他还紧张，既然部长没有放弃，他只能再加油。

第四遍重复那些问题时，杨文峰的反应开始变得烦躁不安，而使用身体的动作来配合他想说又说不出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以致超强度特制的椅子都咯咯直响。

直到杨文峰浑身颤抖，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汗水中时，隔壁仍然没有任何动静，催眠师强忍住心中的不安，在背景音乐变成大海的波涛声时，问道："记得大海的日子……"

话还没有说完，好几件事情同时发生了，杨文峰发出悲鸣吼声“我不想活了！”，情绪激动的他身体突然僵硬，两只手把同时绑了三层的宽皮断挣破……房间的门被踢开，许长征厉声命令：“立即停止！”……也就在同时，催眠师按下一直接通在杨文峰身上的电流开关，击醒了他……

九

厚厚的米黄色的天鹅绒窗帘，粉红色的高级羊毛地毯，墙上仍然挂着二胡——只是二胡上积了薄薄的一层灰……

过去十几年，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见到军委主席，就算听不到军委主席的任何明确的指示，只要那么见上一见，许长征就会重新对社会主义事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也会对自己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扮演的角色深信不疑。但自从身兼三职的军委主席因为年纪问题不得不把国家主席和总书记职务交给第四代，特别是最近甚嚣尘上的要求他辞掉军委主席的呼声此起彼伏后，每一次见到军委主席，他心情都摆脱不了一种莫名的沉重感。

“怎么每一次见我，都垂头丧气？”不修边幅的军委主席看着许长征。

许长征抬起头，脸上挤出笑容。“有什么新情况？”

许长征想了想，准备一件件来。

“那帮人已经离开了上海，现在有部分人到了广州，林将军也去了——”

“湖南韶山，江西南昌，然后是上海？”军委主席皱着眉头，“现在又到了广州？人员有变化没有？规模如何？”

“人员组成没有什么变化，但都不是一批人，像走马灯似的，一批来，一批去，文艺界和军队的人占主要，老干部和地方官员的比重越来越大——”

“有什么活动？”老军委主席问。

“还是神秘兮兮的，座谈会、文艺汇演，纪念活动，夜晚的秘密聚会——我们也成功渗透到一两个聚会里去，发现他们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搞一些回顾毛主席时代的文艺小品晚会之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没有理由禁止他们，更不要说抓起来——”

“事情不寻常呀，小许，我好担心，没有找出他们的灵魂人物？”军委

主席叹了口气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现在看来林将军只不过是跑腿的，军委副主席算是一个后台，但也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发现他们的活动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围绕一个东西，不，现在已经不是东西……到了广州，他们开始用尊敬的口吻谈起‘他’——”

“‘他’？”

许长征就把沙伟发现的“它”和“他”讲了一遍。老军委主席凝神听着，表情越来越沉重，最后问道：“没有办法找到‘他’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吗？”

许长征摇摇头，说道：“各种方法都用了，问题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不过，我的手下会全力以赴的。”

“内忧外患，内忧外患呀！”军委主席连声叹息。

“主席，要不然，我们来硬的，把他们一网打尽！”许长征鼓足勇气说。

“来硬的？”军委主席摇着头，“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更不知道是哪些人，怎么敢轻举妄动？”

“不管他这些，发现一个抓一个，就像对付那些异议分子一样——”

“小许，可他们不是异议分子，他们不是主张什么民主自由的敌对势力呀，他们自认为比我们还马克思，他们抬出了毛泽东主席，我们如何抓，抓得完吗？”

军委主席满脸疲倦，看得许长征心有不忍。过了一会，主席幽幽地说道：“我执政后，中国经济飞快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还让少部分人民先富起来了，可是，大众眼中看不到这些辉煌的成绩，他们只盯住那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一旦发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中有我们的亲戚子女朋友，就宣布看到了不公平和不平等，看到了贪污腐败，完全忘记了是我让他们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

“主席，绝大多数人民都看到了这一事实，是您改变了中国！”许长征有些激动，“您没有听到人民中流传的顺口溜吗——‘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是您，让中国强大起来了——我想那些要闹事的人毕竟是少数，等我找到主脑人物，我就派我手下的两个绝世高手把他们除掉，连他们手下的爪牙也一网打尽——”

“小许，如果真是少数那倒好办，可是，你并不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培养了一批人的，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和洗脑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至今都正是五十多岁，散布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而且都是有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要是先富起来了也就算了，可是富起来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当年的造反派们不但没有富起来，而且马上要退出舞台，有日薄西山的感觉，他们不甘呀——想当初，在毛主席的时代，他们多威风！他们怀念那种可以随意打砸抢，可以把少数地主富农活活折磨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到底有多大能量，不能低估呀！何况，还有神秘的‘八三四一’部队，还有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还有好几个亿仍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神秘的东西，一会‘它’，一会又成了‘他’的玩意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他们最致命的武器，是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许长征点着头，陷入了沉思。

“美国那边还没有消息？”过来一会，军委主席关心地问。

许长征简单做了汇报，并保证，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要抓紧，我有预感，这次美国人玩真的了，”军委主席接着说，“我已经开始看杨文峰的那辆本书，对，听说你上次终止了催眠疗法？”

许长征没有说话。

“我想，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军委主席脸上带点嘲笑。

“是的，主席，”许长征有些惶恐，“在看到催眠疗法有可能伤及他生命时，我及时停止了——”

“呵呵，我理解，他毕竟救过你一命。”军委主席边打呵欠边说。

“这……，其实——”许长征停顿了一下，“其实我还有别的想法，此人身怀绝技，而且至今为止，也只有他可以控制住李昌威——那个暗杀我的年轻人——如果这个时候他出了事，尤其是假如他被催眠术弄疯了，局势是很难控制的。何况我们并不知道他深埋心底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万一是对我们不利的话……我也想了，他的秘密不管是什么，只要他是我的人，就好办。而且，主席，现在正是多事之秋，也正当是用人之际，像杨文峰和李昌威这样的绝世高手，如果能够为我所用，那我们无异于如虎添翼——”

“好个小许，我没有看错你，我明白了。”军委主席赞赏地打断国家安全部许长征部长的话，“要好好利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你要记住，有的人可以用小恩小惠，有的人应该晓之以理，但对于那些世外高人，则要靠感情联络，要诚心相待——对了，你打算怎么用？”

“我最近会派遣他们执行重要的任务！”许长征部长说着，打开手提袋，掏出一份厚达三十页的卷宗恭恭敬敬地递给老军委主席。

那正是康伴智上报的那份情报。

第十章

一

许长征对杨文峰说，想和李昌威见见面，随后又改口提议几个人坐下来一起聊聊。杨文峰点点头，不过他注意到许长征脸上的犹豫和忧郁之色。此时离李昌威袭击许长征部长已经有四十多天了，杨文峰多次向许长征汇报了有关李昌威的情况。在许长征的同意下，李昌威已经获得了自由，和杨文峰在一起。杨文峰保证不会有什么事，许长征相信他，但只是从来没提过和李昌威见面。

这次是许长征第一次提出想见见李昌威。最早杨文峰以为许长征会急于见李昌威，甚至会亲自审讯……后来见他仿佛忘了这事，也就以为他再也不想看见这个误入歧途差一点要了自己性命的年轻人，现在许长征突然提出来要见面，杨文峰有些意外。他当然也注意到对方脸上的犹豫和忧郁表情。

他想了一下，说：“许部长，你担心……”

许长征点点头，随即勉强挤出笑脸，故作轻松地说：“不过，有你在场，还能有什么问题？”

许长征的回答证实了杨文峰的推测。于是也轻松地笑了笑，保证道：“安全方面绝对没有问题，这李昌威不会再伤害你，这些天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话是这么说，可是……”许长征犹豫了一下，“人心隔肚皮，他那么小的年纪，情绪很不稳定的。”

“这话不错，”杨文峰脸上还带着笑意，“不过他是受到林将军那种人的挑拨，按照姓林的说法，你一个人在阻止他们的宏伟计划，换句话说，就是你一个人造成了几千万下岗工人和两亿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这孩子心地善良，信以为真，还以为自己成了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英雄……”

许长征轻轻咳了两下，掩盖住自己的疑惑。他心中始终认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当了十年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部长，他知道自己有多少敌人，他更加知道自己手上沾了多少眼泪和鲜血，那是他的工作，他

从来没有后悔过。但不后悔，并不表示他不后怕。作为国家安全部长，他是最想知道事情真相的人，然而很多时候，特别是像今天这样有了某种预感的时候，他也是最害怕真相的人。他害怕杨文峰记忆里深埋的真相大白之后，眼前的朋友转眼之间便成了仇人；他也害怕在杨文峰面前过多探索李昌威杀他的真相。

许长征回过神来，说："那李昌威的武功好像并不比你差多少。"

"一点不错，"杨文峰肯定地说，"他的武功不比我差，实际上，他的武功比我至少高出三成！"

"什么？"许长征诧异地问。

"也就是说，他的武功比我的高很多，他不但基本功比我扎实，而且，他的体力和身体状况也比我强……"

"那……"许长征脸上充满惊异，"如果他……"

许长征没有说出想说的，但杨文峰知道他要说什么。"你不用怕他，现在他不是我的对手！"

杨文峰说罢，有点傻傻地笑笑。许长征更加糊涂了，不知道他在说笑还是认真的。

“这孩子学会走路前，就在世外高人的指导下苦练武学基本功，现在算起来，他已经练习了近二十年的武功，他现在又只有二十岁，身体状况处于巅峰，我相信，能够在他手下过上十招的人可能找不出一两个，至于能够打败他的，肯定还没有……”

“可是，你不是制服了他？”许长征不解地问。

“那不同，”杨文峰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接着讲下去：“这孩子是个孤儿，从小跟着近百岁的世外高人生活和学习，那高人现在大概一百多岁了——老得连他自己都懒得记自己的岁数。那世外高人虽然经历世态炎凉，怎奈早就看破红尘……所以就算他以非人的魔鬼训练方式把自己会的、和那些他并不会但听说过苦练可以成功的武功传授给昌威这孩子，可这孩子却不一定能够发挥得出来……”

“你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吗？”许长征再次打断他，“会武功，又怎么会无法发挥出来呢？”

杨文峰停了停，他在想如何解释这个武学上很普通的问题，过了十秒

钟，他才开口说："这样想想，人为什么会捏紧拳头砸向另外一个人？又为什么会用手指掐断一个同类的脖子？为什么会用坦克碾死手无寸铁的同胞？又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把那些和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活活折磨死？人为什么会自相残杀？人类自认为是地球上最文明的动物，可是为什么在互相残杀同类方面比野兽还惨忍？"

这问题如果让许长征回答，应该是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因为杨文峰的每一个"为什么"，他都能提供数十个答案，例如为了私利，为了争夺权势，为了压迫人、剥削人……又或者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了我们的儿子，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

但是，他知道杨文峰所提问题的答案不可能那么复杂，应该很简单，应该比他所提问题本身还要短才对。这时，许长征猛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脑海里突然出现那天李昌威的脸——那张稚气的、但却充满了……

"仇恨！"许长征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

"不错，许部长，仇恨！"杨文峰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那世外高人，可以传授武功给昌威，让生性纯朴的孩子用手劈柴禾，用拳头砸树木……但高人早就六根清净、无欲无争……结果昌威成为武林高手，但这武

功用来自卫确实绰绰有余，如果用来攻击，就缺乏了动力，因为他根本没有动机去发挥自己的武功——仇恨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动力，可以把一个人的武功发挥到八成……”

许长征感到浑身不自在，杨文峰没有注意到，还在若有所思地解释：“这李昌威受到林将军的挑拨，要杀你，后来经过我多次解释，他的仇恨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就算他武功再高，想要发挥到极致就着实困难，对法他发挥不到八成的武功，我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可是……”许长征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迟疑地说：“我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按你所说，那李昌威的武功比你高，那天也是怀着仇恨来刺杀我，而且、而且他是有备而来，又年轻……可是，你却轻易化解了他的招数，把他制服了。”

杨文峰沉吟不语，许长征也没有追问下去，因为他注意到杨文峰先是微微皱起眉头，随后用手指按住太阳穴。

足足有五分钟，杨文峰才松开按住太阳穴的手……许长征注意到他眼眶里有泪水，眼神却温情脉脉，这正是那次和李昌威交手时，许长征在他脸上看到的怪异的神情。

许长征叹了口气，想起了一个问题，于是就问：“对了，你又是什么时

候练成如此高深武功的？”

杨文峰想了想，脸上阴晴不定。“我们家离武当山不远，我们那里的孩子从小都或多或少会习武健身的，但是，我肯定不是那时练习出这身武功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只不过喜欢听武侠故事和武术道理，对于实际练习并不比其他同辈人多。”

“哦，这点我可以证实，其实我们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你在大学时并不会武功，或者你没有露出来……”

许长征果然详细调查了自己，但这时的杨文峰已经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他揉揉太阳穴，说道：“那时年轻气盛，如果身怀绝技，同学们肯定可以看出来，我也不可能做到深藏不露，上次救你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会武功，那其实是我忘记了自己是谁。这之前只有一次，我隐约感到我可以伸手把人打倒，就是当那两个警察第一次用枪指着我，宣布逮捕我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涌出一股暴戾之气……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忍住了，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才差一点让我想起自己会武功。这样看来，我的武功是在失去记忆那段时间练习的……”

“哦，如果是那段时间练习的高深武功，你不是已经快三十岁了才开始练习……”

杨文峰疑惑地点点头: “是的, 只有这种解释。但是, 从武学道理来讲, 那个岁数练习武功确实为时太晚，这个我也感觉到了，所以要真正讲起武功，半路出家的我比昌威那孩子至少差了三成功力。”

“但，我注意到，你们的手掌一样粗糙，不过你的右手指甲……”

杨文峰看看自己右手五个脱落了指甲的丑陋的指头, 脸上闪过一丝痛苦，这种痛苦只是一闪而过。

“可是, 你打败了他, 莫非你怀着……”许长征本来要说出“深仇大恨”的,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有种职业的习惯，就是对那些怀着“深仇大恨”的人抱有戒心。

他的职业，他的地位，他的权力，他的哲学和他的思考方式，让他心中充塞着仇恨和恐惧，杨文峰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有一种动力，远远比仇恨更加强大……

二

杨文峰和李昌威并肩走进许长征的办公室时, 房间里已经有好几位男女围坐在部长办公桌前的沙发上。杨文峰怔了怔，李昌威目无表情地扫了一周，故意放慢一步，退在他身后。

坐在办公桌后面大皮椅上的许长征，抬起头看着两位，点点头。房间里背向门口的各位都客气地站了起来。

除了杨文峰认识的沙伟和康伴智，还有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多岁，高挑个头，高高的颧骨，脸仿佛是雕刻的。那女的大概二十多岁，娇小玲珑，白净漂亮的圆脸上有两个同样圆圆的小酒窝，眼睛也睁得圆圆的。

沙伟和康伴智坐下时，许部长已经随便介绍了他们，显然是冲李昌威介绍的。随后，他指着那位瘦高的男人说：“这位是魏建国，沙伟局长手下最得力的侦查处长。”随后他又指了指那位迷人的女人：“这位叫蔡建瑛，康局长手下最得力的情报联络员，经常出国执行秘密任务。”

大家都坐好后，杨文峰注意到，除了许长征和李昌威外，办公室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含义各不相同的微笑。为了避免尴尬，杨文峰先开口，替李昌威感谢领导对他宽大处理，说完后，李昌威才点点头。杨文峰看着他，显然期待他能说两句，但李昌威只是别扭地吞了两口口水。

“算了，”许长征大度地摇摇手，“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不用那些。昌威毕竟是孩子，受到坏人的教唆……现在好了。”

房间里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许长征看着低下头的李昌威点点头，随即含笑的眼睛扫过杨文峰、康伴智、魏建国和蔡建瑛。

“我眼前的两位，杨先生和小李先生，都是罕见的武功高手，今天能够有机会和你们在这里畅谈，让我仿佛置身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也正是这种感觉让我热血沸腾。不瞒诸位，这种感觉对于我来说，真是久违了。”

由于在座各位并不清楚许长征今天召见自己的目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插上话，沙伟和康伴智也只能恍惚知道部长在说什么似的间歇性地点点头，“呵呵”地附和两声。

“你们两位不但是绝世高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再找不出第三位可以和你们相提并论的武林高手——巧的是，你们两位都是和杨文峰的小说《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有关的，一个是作者，虽然至今不能记起自己怎么会写出这些小说的，另外一位则是小说中的人物——李昌威先生，请让我这样说。而巧的是，我对这两部小说很感兴趣，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两位，我读过三遍。每一遍都有新发现，也都有不同的感觉。我今天不多讲，只提一点，那就是，我从小说中看到了杨先生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杨文峰木然地听着，李昌威脸上第一次有了表情，对许长征的话点了两次头。康伴智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笑，

沙伟眼里充满疑虑。魏建国和蔡建瑛显然没有读过杨文峰的什么“致命”小说，也不知道许部长在讲什么，所以只能随着部长的语气连连点头。

“我认为，”许长征突然站了起来，显然，他已经进入作报告的状态。“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流传下去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对社会的鞭挞，就该应是对统治者的苦口良药，就应该是……我也不班门弄斧了，总之，我认同杨先生用小说的方式提醒我们注意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以前中宣部有同志过来征求我们部的意见，说网络上流传这样两本小说，由于书中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情报工作，他们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应该禁止。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能禁止。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道理千年前的古人都明白，怎么宣传部那帮人反而糊涂了。可是你们也看到我们国家安全部网络特警确实检查每一本上网的书和文章，很多都被我们禁止和当场删除了，那么为什么我不同意禁止杨先生的‘致命系列’小说？大家不妨想一想……原因很简单，我发现杨先生是出于善意，出于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目的来写书的，和那些失去自己的利益，然后躲在阴暗的角落用手中的笔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谩骂共产党、对我们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有本质上的不同——再说，以杨先生的武功，他如果仇恨我们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他的手完全比他的笔更加有摧毁力——他救了我——并且，我相信，今后大家还有机会看到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会看到杨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会认为今天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许长征已经在房间里踱开步子，除了杨文峰低头沉思外，大家的眼光都跟随着他的身影移动。

“我这个部长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我是主管对外的，这里在座的两位局长，也是一样，他们一位负责向世界各地派遣情报人员，另外一位负责控制、抓获世界各地派遣到中国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谍报人员——所以，我今天就以对外工作为主。这也是我在杨先生书里感受最深的地方，杨先生在毫不留情揭露我们国家存在的弊端的同时，也更加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虚伪本质……杨先生还很有先见之明地揭露了美国反华反共势力妄图破坏我和平崛起、企图颠覆我国政权的阴谋诡计！”

大家都静静地听，好像并没有听出什么名堂，但没有人敢打断部长，这时部长话中已经透出少有的激动。

“杨先生对美国的揭露连我这个和美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都心服口服。”说完这句话，许长征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顺手拿起一个卷宗，举起来晃了晃，又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这是一份情报，一份非常有份量的情报，在座的有几位已经知道一些内容，”许长征声音越来越低沉，“我读了两遍，也亲自给军委主席

作了口头汇报，稍后我还会去亲自向古月总书记作详细的汇报。可以告诉大家，军委主席和我一样，非常重视这份情报……”

在许长征拿起那份卷宗时，杨文峰抬头看了一眼，然后他瞥了眼康伴智，发现康伴智眼里充满得意之色。坐在康伴智旁边的沙伟眼里有些疑惑和害怕的表情。另外三位由于都没有看过部长所说的情报，所以都翘首期待地盯住部长。

许长征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喝了几口水，对着康伴智点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踱出来。康伴智站起身，走向办公桌旁边，揭开一块毛巾，露出投影机。他打开投影机的开关，接通电脑的投影机立即射出一道强光。房间的人都顺着强光看过去，对面墙上的一块长方形的屏幕缓缓自动滑出。屏幕固定不动时，那投影机投射过来的图像清清楚楚显示出来。这时，许长征已经站在投影屏幕下，抬头看了看屏幕上的图像，声音平稳低沉但却清楚异常地描绘起共和国面临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三

墙上的巨幅投影图像是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这是一张旨在强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特殊地图，所以同一张地图使用了不同比例尺。远在中国另外一边的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等都被缩小在地图的边缘。

国家安全部部长站在这幅明亮的地图下面，给人一种肃穆、庄严的感觉。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个被比喻为东方雄鸡的版图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现在请大家把视野开阔一些，顺着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界线看一圈。”

操作电脑和投影机的康伴智先是让公鸡形状的中国泛出红色的光芒，之后，公鸡四周的国境线呈黄蓝两色闪烁起来。

“大家看到我用黄线和蓝线作为边境线，用以区别有争议和没有争议的边境线。大家一定注意到，代表有争议的边境线蓝色线并不短，不过这不值得我们担忧，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成功解决了中俄边境等有争议的国界线。……我们现在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从我们国家周围的领海和周边的邻国上扫过去……”

投影地图上的黄蓝线停止了闪烁，代之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和领海上一闪一闪的小黑旗，密密麻麻，足足有几十个。仿佛宇宙中的黑洞，把中国版图包围在中间。大家都凝神静气，睁大眼睛辨认那些闪动着黑色旗子的地方。许长征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些闪动的黑旗代表什么？我相信在座的都不会感到陌生。好，我就从头开始，简单做一个说明……可是哪里是头呢？把我们国家包围得严丝合缝的，要找个头出来真不容易——好，就让我们从中国东北角的这面黑旗开始——这面旗插在朝鲜上面，大家可以看出，这面旗稍微大一点，也就表明问题严重一些。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把朝鲜并列为四大‘邪恶’轴心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五十年前牺牲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换来的朝鲜社会主义制度和中朝一衣带水的友好关系错了吗？不！这正说明我们是对的！美国人耐不住了，他们要对付中国，必须要借助朝鲜作为桥头堡。可是，朝鲜人民在金正日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教育，在苏联东欧纷纷解体了十几年后，虽然哀鸿遍野，饿死几百万人，但仍然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扛着马克思主义大旗往前闯！……美国要想对付中国，必须得先解决地球上仅剩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的朝鲜。同志们，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稍微不慎，那么美国的驻兵将会推进到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志愿兵就会死不瞑目……”

部长停下来，扫了大家一眼，转向地图时，又开始说道：

“下面南韩还有一个黑旗，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吧？这就是三万名美国驻军！好，我们暂且放下不说，接着向下推进，这里有好几个黑旗，有两个在日本，另外两个在我国的东海上，在台湾的东北角水域——

还用我多说吗？日本首相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悼念那些屠杀了无数中国人民的日本法西斯，最近又公然修改教科书，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好像这还不够，他们又公然宣布拥有钓鱼岛主权，而且批准鼓励日本公司到中国东海开采天然气——我们一贯忍让，主要是为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对于钓鱼岛和东海一些有争议的领土领海，我们主张通过外交解决，主张在解决不了主权问题的时候，可以采取'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可是日本政府却置我们的善意于不顾，视我们的好意为懦弱，公然搞对抗，独自去开发。大家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耐不住，又为什么这么肆无忌惮吗？"

停了一会，看到每个人包括大概只能听懂部长一半讲话的李昌威都聚精会神的样子，许长征继续讲下去。

"日本情报界急了，他们认为我们善意提出的'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是一个大阴谋，他们过去多少年一直是这样分析的，日本防卫厅情报部门的认定：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超级大国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中国之所以要'搁置主权争议'，是因为他们坚信等到他们成为超级大国之后，这些争议都会轻而易举地使用武力解决，日本将不是对手……他们又进一步分析，中国之所以要'共同合作开发'，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力量根本无法开采东海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他们要'合作开发'，分一杯羹。同志们，我一向佩服小日本的情报和分析能力，这里我就不多置评，但鉴于大家都不是外人，我只能

用一句话概括：他们言之有理！——搁置主权争议，时间在我们这一边！共同合作开发，我们也不会吃亏——可是，他们不这样想，也不这样做。”

房间里的几位互相看看，杨文峰满脸沉思，许长征关切地用询问的眼光看了他好几次。直到杨文峰回头看着他点点头，许长征才继续讲下去。

“可是，如果说日本人因为这些情报而公然对抗我们，就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胆量和力量。大家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好，看看这些成弧形环绕在我国东海的黑色旗帜吧……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军事存在！现在大家应该明白，日本原来是有后台的，所以他们在急不可耐地同我们对抗，篡改教科书，宣示钓鱼岛主权，现在竟然公然在我国东海架设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平台……我们怎么办？诸位，我在问你们，我们怎么办？”

许长征老鹰般的锋利的眼睛扫视室内每一个人。李昌威在疑惑，杨文峰在沉思，蔡建瑛和魏建国在思考或者装出思考的样子，康伴智脸上仍然挂着皮笑肉不笑的笑，沙伟脸上夹杂着疑惑和愤怒。

“怎么办？”

许长征部长轻轻重复了一句，这时他的眼睛正好扫在沙伟脸上，沙伟肯定是误会了，憋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了，也对反日游行网开一面，两个月后还要通过联合国和国际法庭进行调查……”

“你闭嘴！”许长征的声音不大，但却让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似的。沙伟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惊地张着嘴巴，气都不敢喘。杨文峰也吃了一惊，惊讶于许长征的失态。蔡建瑛和魏建国看见部长竟然这样当面训斥沙伟局长，脸都发白了。只有康伴智，脸上闪过不易察觉的得意。

“如果你说的那些狗屁外交起作用，我们今天还会坐在这里面对这张插满黑色小旗的中国地图？”许长征收回瞪着沙伟的目光，重新投向屏幕上的地图。“我的祖父，我根本没有见过面地祖父，就是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的。当时日本人实心‘三光’政策，坚壁清野，对我家乡进行了狂轰乱炸。有时一天就炸三次……有一次听到飞机声，我爷爷把我们一家人一个个塞进了农田的水管里，最后到我爷爷进去时，他只能挤进半个身子……结果轰炸结束时，我爸爸把我爷爷推出去，全家人再一个个挤出去，出到外面后，全家人看到的是只剩下半个身子的爷爷……我相信，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又有谁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永世

难忘！”许长征的声音慢慢地低下去，这时杨文峰注意到李昌威脸色也起了变化。他叹了口气，承认许长征所言没错，只要是中国人，哪个人没有听到过日本人的暴行，又有哪一块中国的土地曾经幸免于难呢？

“怎么办？”许长征又重复地问了一次，这次显然没有准备等谁来回答，因为他自己吐出了几个字：“坚决回击！炸毁它！”

许长征最后这句话，本身就像一枚炸弹，房间里除了李昌威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以及康伴智自以为自己知道这话的意思之外，杨文峰和沙伟等都大惊失色。要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更不是意淫的豪言壮语，这是国家安全部部长说出的话，也就是秘密指令。

“炸掉日本人在东海的天然气采掘平台？……”心直口快的沙伟还是没有憋住自己的疑问，刚才讲话中只涉及到钓鱼岛和天然气开采平台，这个“它”显然是那些日本公司快速搭建的海上平台。可是，沙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不管以什么方式炸掉这些耗资几百亿的开采平台，都是向日本公开宣战，也是公然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这显然有违北京现行的政策。所以沙伟无法忍耐地问出了一句，而且他的话里明显带着质疑的口气。

这次许长征没有让他闭嘴，甚至没有瞪他一眼，而是让沙伟感觉到更

加难受，让康伴智感觉更加舒服，许长征故意忽视了自己的侦查局长，只当他透明一样。

许长征没有做声，说过“炸毁它”后，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杨文峰那张脸——那张脸在许长征话音刚落时，也和沙伟的一样罩上吃惊和质疑，但转眼间，又变幻了好几种表情。大约六十秒后，当杨文峰脸上恢复了平静的沉思表情时，许长征笑着轻声问：

“我们这里有一个国际问题专家，我想他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杨先生，你可以告诉我的局长，刚才我说的炸掉它，是指什么吗？”

“你是说炸沉——钓、鱼、岛！”

杨文峰声音平和但清晰地说出这句比刚才部长的“炸毁它”威力更大的话！

四

11（a，x）65（4，2）21（||冖）231（t，c）213（〈〉，？）……

回到家里，菲利浦从打印的那张乱码里挑选出那些有规律的字符和数字，不久，他眼前出现了一份整齐的密码。他的心再次收缩——他再

次意识到这密码太像“密码”，太整齐，太……这竟然是 006 所为？这竟然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潜伏在华盛顿的头号情报员挑选的方法？

真是不可思议！

要知道，菲利浦，也就是国家安全部排名第 096 号的情报员，其实没有受过一天的情报训练——当初是那包 25 美分的普通硬币，让他感觉到远在祖国大陆北京的同志的关怀，他是自愿选择当间谍的。所以他所掌握的有关间谍情报包括密码的知识，都是从公开的书籍或者互联网上得到的。就连他这样一个“业余”情报专家，也一眼就识破了 006 写的信是密码信——那么这密码还有任何意义吗？

美国国家安全局破译这样的“密码”不是举手之劳吗！

菲利浦思想斗争着。他想干脆把这些粗糙的密码信通过大使馆送回北京，让北京通过这些信件找到线索。要知道，如果一直在虚拟世界转来转去，北京国家安全部的电脑专家肯定比自己技高一筹。

然而他也知道，如果把这封信发回给北京，如果这封信里包含着重要线索和信息，那么北京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自己想要的。换句话说，菲利浦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是如果这样，按照情报部门的铁的纪律，菲利浦自己将永远不知道那些信件里到底讲了些什么，国家

安全部实行内外有别的制度，他们也绝对不会向他透露半点消息。甚至不会告诉他 006 是死是活，更不要说他出了什么事，获得了什么情报了。

他想知道信里写了什么，他想知道 006 出了什么事，他也想知道 006 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自己破译这些信件，按照信件提供的线索追查下去……

打定主意的菲利浦用颤抖的手铺开那张混杂着乱码和密码的信件。从现在开始，他要着手破译眼前的密码……他想，也许今天晚上就可以完成！

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到北京接受许部长部署任务时，部长和情报局长都明确表示，他们和 006 情报员主要使用投递方式传递情报，就是 006 把情报放在某地后，再通知交通员去取。使用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根本不使用密码，自然也就不会被敌人破译。当然也有坏处，就是当北京想找情报员，想传递搜集提纲或者发送经费时，往往找不到人——这也正是 006 使用这个方式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始终没有让北京知道他是谁。另外他们之间的通信也使用电子邮件，但那都是非常普通的通信。北京尊重 006 情报员，也怕他出事，所以从来没有追查这些邮件的地址。当然，就算追查也最多追查到华盛顿郊区的网吧。

想起了远在北京的许长征部长，心里一阵温暖。他记得许部长在说到国家安全部使用秘密通信时，曾经说过，中国使用的密码通信联络都是最古老的，是美国那台机器无法破译的。

最古老的，无法破译的？最古老的密码通信大概有三种，一种是使用化学剂密写，例如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米汤水作为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信息，等干了后，这张白纸就和普通的白纸一样。但只要拿到这张白纸的人使用药用碘酒轻轻在白纸上擦一遍，那么那些用米汤水写出来的字迹就会显形。当然现在的密写程序要复杂得多，往往需要十几道工序才可以显形，而且任何一道工序的化学药物只要有一丝一毫的误差，密写纸马上就会自动摧毁……眼前的显然不是这种方法。

那么另外一种最常用的密码通信方式就是通信双方使用相同的密码本。这种方法基本上无法破译，因为密码本由通信的双方持有，他们规定的密码根本不需要任何规律，例如，双方的密码本上只要画一个鸡蛋，那么就可以自行约定五千种意思，甚至代表五千句话。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绕过美国国家安全局那台机器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使用密码本对深入虎穴的情报员是非常不方便甚至是非常危险的，由于这种密码本没有规律，所以必须在写情报时对照使用，那么对于深入虎穴的情报员，一个密码本等于是判处死刑的铁证。其次，密码本制定起来不容易，但却需要经常更换，因为任何密码，哪怕是再无规律的密码，如果多次使用，就会被密码

破译专家或者美国国安局的那台机器注意到，从而最终识破。这原理很简单，密码没有规律，但任何使用密码的人，他们的语言，他们所书写的情报则一定是有规律的。那台密码破译机器可以通过语言的习惯用法，不同字词出现的频率和位置，从而破译那些毫无规律的“密码本密码”。

从 006 留下的那些很有规律的字符看，他不是使用密码本，何况，许部长本来也告诉他，006 都不让北京知道他的真面貌，小心谨慎，如何会接受使用密码本的方式？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也是最古老的三种密码方式之一：006 自编了密码！

自编密码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是把想要传递的文字隐藏在一段普通的文字中，然后使用有小洞口的硬纸板覆盖上这段文字，小洞口中露出的文字即为隐藏的密码文字。这种方法逃不过万能的密码破译器。另外一种就是——看看 006 那篇乱码里挑选出来的密码，菲利浦有十足的把握，亨利·杨就是使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以某本书或者某本杂志为蓝本，从中挑选组成自己情报的字词，然后以这些字词在原书或杂志中的序号组成一篇密码文……11、65、

21、231、213……这些括号外的数字，显然是某书或者某杂志的页码，而那些括号内的字母和数字，又或者汉语软件的特殊符号则分别代表特定页码上面第几行第几个字——006 在那些括号里使用了不同的表示数字的字符（26 个字母和 45 个特殊符号），为的是让整封信看起来更像乱码……

那天晚上菲利浦没有破译出密码，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当他全力以赴最后发现那些密码是一本书内隐藏的特定词语时，时间已经过了三天——他仍在苦思冥想！

什么书！

看起来最简单的密码，却遇上最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比字词还要多的东西，就是书。美国国家安全局如果获得了这样的密码，会使用他那超级速度的破译机，把世界上所有的书对照一遍。然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书都输入了电脑的，还有最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从 006 的密码可以看出，他每个字都由三个数字组成：页码，行数和第几个字。任何一本书即使字数差不多，然而，由于出版社和印刷的字体大小的不同，却可以造成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页码和行数差异……就这一点，006 的密码就让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器毫无用武之地。

第四天，当菲利普悟出了这点的时候，他不觉为先前对 006 的失望感

到汗颜……

他继续苦思冥想……有一点应该肯定，006 情报员亨利·杨使用的是中文书籍。这点可以从他反复教育儿子学中文看出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亨利·杨极其正常地教育三岁的儿子要学习中文时，菲利浦感觉到有些怪异的原因。

十大名著！中国古典十大名著！006 情报员一定是使用了这十大名著作为他书写密码的蓝本——从 006 给儿子的信里找到这一重要线索时，已经是第五天晚上，菲利浦兴奋地跳了起来。

他恨不得立即把十大名著买回来。他暗压下激动的心情，决定先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中文十大名著……十分钟后他痛苦的发现，仅仅大陆出版的十大名著就不下六千种！而且几乎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版式和排列……

他想放弃，干脆把这些密码传递给北京，就算自己完成了任务——然而，这时对 006 使用如此简单而复杂的密码作为留言的佩服压倒了一起，他想认识隐藏在密码后面的亨利·杨……

五

“你比爸爸强，爸爸读《三国演义》时已经十一岁了……”

菲利浦必须找出 006 的密码是隐藏在哪一本中国十大名著里的，他相信，006 一定提供了线索，就像他把电子邮件地址隐藏在信件的日期里、也隐藏在电子邮件的密码里一样。因为按照出版过的十大名著数量来看，如果没有更多信息的话，那么他的密码信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破译出来——北京首都图书馆。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二个图书馆，收藏着所有中文出版社每一年出版的中国十大名著。

他给儿子的信件里明确提到了《三国演义》，毫无疑问，这本书应该是破译这些隐藏密码的蓝本。这也是十大名著里最容易读懂的半白话的书。

问题是，《三国演义》也是出版得最多、最滥的中国名著，不要说菲利浦现在身处美国，就算他在北京，也不一定能够找得齐全这些书，更不用说每一本都需要翻阅对照一遍。

但他现在对 006 有信心，他知道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一定还留下了蛛丝马迹——而且，菲利浦坚信，那蛛丝马迹就在他留给儿子的英文信件里。“你比爸爸强，爸爸读《三国演义》时已经十一岁了……”

对于这些句子，他不但早就会背了，而且正读倒读，每个字细细品味

不知多少遍了。最后他突然悟出了……

006 说自己在十一岁时候读的《三国演义》，那么他十一岁时是多大？那一年有哪个出版社出版过《三国演义》？

搜索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虽然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查出亨利·杨出生在哪一年，但他上次走访亨利的邻居时，多个老人都提到当时的亨利·杨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这已经足够了，如此类推，亨利十一岁时应该是一九七五、七六、七八这三年间，也就是正值毛泽东去世、打倒“四人帮”、邓小平赶走华国锋上台的时候。

美国的中文图书并不少，美国的华侨们以开设社区中文图书馆的方式，让祖国的文化围绕着自己。而这些社区图书馆中，就更不乏中国名著了。只是真要找那三年出版的《三国演义》，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之，当菲利浦从旧金山的朋友那里拿到那本 1977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时，离开他第一次看到亨利·杨的密码已经两个星期。回到家，当他小心地翻出那封密码信，颤颤抖抖地翻开书页翻到第一个密码显示的第十一页时，他心里充满了对亨利·杨——这位国家安全部编号 006，实际排名第一的情报战士的敬佩。

他一页页翻，一行行找，半个小时后，写下了密码信件的前两段：

儿子，我真希望最先看到这封信的是你，那么爸爸也就死而无憾了。虽然我知道，等你慢慢长大，学会中文，能够看懂中国的名著是多么的漫长，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最先看到。时间对爸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爸爸今后的时间将以你的成长为准。我想，如果是他们先看到这信，不管他们是太平洋的哪一边的他们，都不会让你看到了。那样的话，爸爸就死不瞑目。爸爸不求名不求利，只为自己的良心活着，当时候到来的时候，爸爸也毫不犹豫地愿意为良心而死。现在，这个时候来了，这次行动过后，爸爸即使不死，我们也永远难以再见面了。

爸爸说过，爸爸为良心而活，也为良心而死，对于世人如何看我，我都一笑置之……可是，儿子，自从有了你，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那么让我难分难舍，好几次差一点影响了我的决心。而且、而且，爸爸发现，你就是我的良心……我不求天下人理解我，我甚至不怪天下人误会我，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对爸爸有一丝一毫的误会，我必须让你知道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爸爸干了些什么。现在你已经开始读我写的信，等你读完后，你一定可以理解爸爸，也会原谅爸爸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抛下年仅三岁的你……

紧张？兴奋？……也许这些感觉都有，但此时读了两段信的菲利浦·赵却只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从来没有过的感动——他眼里溢满了泪水……因为他想到了自己——作为间谍，永远默默无名，但这是他的

选择，这是那包 25 美分的硬币促使他做出的选择，他是自愿的。然而，这八年是什么日子呀？彷徨、孤独、寂寞……这一切又有谁能理解呢？想交个女朋友，但以自己的间谍身份，交上自己所爱的女子，等于是害了她——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至今仍孤身一人……这些天，当他在执行“不惜一切代价”的任务时，他都勇往直前，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然而，他不是没有突然发呆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突然怔在那里、茫然若失的时候——那些让他黯然失神的想法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一闪而过：如果自己出事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自己吗？那些记得有这个人的人又真能够理解自己吗？

所以读到 006 情报员亨利·杨写给三岁儿子的短短的这两段话，堂堂男儿菲利浦竟然流出了眼泪，但他不是为亨利父子的生离死别，他是为自己流的。

这一刻，他才真正感到，那个 006 和自己如此之近，他突然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一直想找出 006 到底是谁的原因——因为，他更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在这样一个华盛顿的夜晚，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时刻，中国国家安全部 096 情报员突然感觉到自己和 006 号情报员合而为一了。

如果时间到来的时候，他愿意为他而战，为他而死！菲利浦这样想，

继续加紧翻译密码信件。三个小时后，他几乎翻遍了《三国演义》的每一页，眼前也出现一封完整的信件。

六

孩子，我爱你！而这种爱，也许只有有一天你自己当了父亲才能够亲身体会到。守在产房里亲眼见到你哇哇出世，看到你皱巴巴的皮肤，血糊糊的身体，我只有怜惜和叹息……可是，没有想到，三年时间里，随着每一天的流失，我对你的爱就增加一份，我真担心有一天那日益增加的爱让我飘飘然地飞向天堂，让我兴奋得爆炸——我终于明白了，如果没有你，我的一生即便再辉煌再成功，也始终有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缺憾，是你让我的生命完整……我凝视你第一次微笑，帮你翻转身，耐心辨听你那模糊的“爸爸”声，牵着你的手摇摇晃晃地学步……爸爸从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爸爸可不记得自己三岁以前是什么样子呀——你让我的生命完整，抱住你，我感觉到父子两人合而为一了……爸爸从你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也从你身上看到了美好的未来。爸爸无数次紧紧抱住你，捧起你的小脸，承诺要带你玩，带你去看世界——爸爸也在心里无数次承诺：不惜一切让你远离爸爸人生中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痛苦，尽我所能让你享受无数次爸爸生命中曾经短暂拥有过的快乐和幸福……

然而，现在爸爸却要离你而去——爸爸要去执行一项凶多吉少甚至最有去无回的任务，爸爸再也无法兑现那无数次给予你的承诺……但爸爸要去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更多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承诺……

但爸爸必须让你知道，爸爸是自愿做出这个痛苦之极的选择的。在我的一生中，爸爸面临过好多次艰难的抉择，但我靠自己的良心、爱心和同情心做出了自己认为是对的选择，虽然有些选择让我一直生活在矛盾、不安甚至痛苦之中，但我没有后悔过。

可是，我知道，这次的选择不但会让我痛不欲生，而且即使我死去了，也会后悔的，爸爸丢下了你……

然而，孩子，我还是会选择去完成任务，因为我没有选择——不要误会，不是有人强迫我去，我完全是自愿的，实际上，除了你，可能永远都没有的第二个人知道我要去执行什么任务……

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国大陆的老师，1949 年参加工作的，你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由于我父亲的父亲解放前拥有三十亩土地而被划为地主，由于我的父亲又拥有一些知识而成为教师，爷爷和父亲在共和国的敌人名单上分别排为第一和第九位，结果整整三十年，我父亲受尽了磨难——但父亲想方设法一肩挑起这些苦难，让我们受到保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上了大学，那时父亲已经一

身病。上大学时，我就发誓，等毕业领了工资，我就好好孝敬父母特别是我的父亲……但受尽磨难的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父亲走了，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是对家庭和生命的热爱，不懈的奋斗和对理想的追求……

我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我却不得不去执行任务——我自己选择的任务，我只有 37 岁，我真舍不得生命，特别是有你伴随的生命——可是正因为有了你和我的父亲，让我在选择牺牲时少了些犹豫，多了份坚强——因为，我从你那里了解我的过去，又从我父亲身上，了解了自己的未来，我已经生活过一次，我的生命是完整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和北京工作过两年，后来我决定要到美国留学。在大学我是学政治的，可是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并不能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更不用说帮我融入这个世界，帮我改变这个世界。到美国读书时，我面临了第一个选择，我必须选择我所学的专业。当时我最佩服的有三个人，他们创立了三门学问。第一个是达尔文，他告诉我们人类是从猴子变来的，以前我们屁股上有一条尾巴；第二个人是马克思，他告诉我们要想掌握权力，要想过好日子，消灭剥削，手里就得抓起枪杆子去杀人、去斗争，去剥削人；第三个人是弗洛伊德，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想什么……

我没有选择自然科学，更没有选择社会科学，也没有选择当时很热门

的贸易和经济专业，我选择了心理学。因为爸爸想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更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想些什么。

由于刻苦学习，加上我在国内已经自学了多门课程，不到三年，爸爸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得到博士学位后，我参加华盛顿一个招聘会，竟然被录用了，而且待遇等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好。雇佣我的公司支持我修读博士后，同时在整整两年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分配给我实际工作，只是派遣我到世界各地参加心理学和玄学的研习会，到各个大学去获得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这样过了两年，有一天主管来见我，问我为什么不加入美国国籍，我说我获得美国绿卡才两年，不够时间加入美国籍。那主管说，人才难得，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助我申请入籍。

我犹豫了——那算是我一生中碰到的重要的选择之一——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加入美国籍，就意味着我永远失去了中国国籍，对于我，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痛苦的。可是那个主管又找我谈话，这次他摊牌了，他说，如果我加入美国国籍，以我的亚洲深厚的文化背景，加上我在心理学研究上面的贡献，那么我将会被委任一个重要的工作——白宫总统卫队的“精神卫士”——外界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但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立即感觉到这正是我想找的工作，而且，这也是北京那些看重我的人最想我找的工作。那时为止，我已经

自愿为北京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工作超过一年半了。也就是说，爸爸是间谍，是一个自愿为祖国效劳，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隐藏在自由世界的间谍!

这是爸爸的秘密，是爸爸的追求、理想和奋斗，也是爸爸的痛苦……

爸爸写不下去了，今天就到这里，爸爸还要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

还以泪，报以情，

了此缘，此生尽……

爸爸，XX 年 126 日

七

“炸沉钓鱼岛！”

许长征脸色铁青地重复了一遍，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沙伟脸红脖子粗地大口大口地喘气，拿自己惊恐的目光扫视房间里的人，但除了康伴智瞥向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嘲讽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的目光接触到他的目光。他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他隐约感到这一切都是情报局长康

伴智那个恶人搞的鬼，虽然他并没有看部长手里的那份情报，但他知道那是康伴智最得意的作品。

沙伟的想法一点不错，康伴智虽然不知道部长从他的情报中发现了什么，但今天的会议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都将以他的情报为主轴，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他心里也有一些遗憾，许部长说了，这份情报得到军委主席的重视，可是那位军委主席毕竟是昨日黄花，要是得到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那就另当别论了。康伴智在心里盘算着，也在暗中计划着。他感觉到自己总有一天要取许长征的位置而代之。许长征意味深长地看着杨文峰，开口道："杨先生，不如你来说说你的看法？"

杨文峰沉默了一下，看了看大家，当他看到李昌威、蔡建瑛和魏建国也都期待地转向自己，咳了下嗓子，用仅仅可以听见的声音说："这个……我是这样想的，肯定不能炸毁石油和天然气平台，日本是有备而来，这有备而来包含几个内容，首先是他们有严密的保卫，也就是说我们利用民间保钓船去炸毁或者撞毁这些平台是不实际的，而且任何炸毁石油平台的行为都会被国际上视为恐怖活动；我们如果真要炸毁它，就只能靠海军军舰，甚至飞弹，我们当然不能那样做——因为那可能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这也就是他们暗中支持民间私人公司突然进入东海的原因。我们如果贸然使用军队炸毁它，不但在国际上失去支持，而且等于是向日本宣战，这也正好是日本希望的，因为他

们正好可以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武装起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总之，无论以任何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方式，都不能去炸日本在我主权领海范围内搭建的石油平台……”

“那炸毁钓鱼岛是怎么回事？”沙伟冷冷的声音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虽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杨文峰身上，但这冷冷的话却听得好几个人浑身不舒服。杨文峰当然也听到了这话，他转过身看了眼脸上也是冷冷的沙伟，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点点头，冲沙伟解释道：

“所谓炸毁钓鱼岛只是个形象的说法而已。当然如果可以炸沉钓鱼岛，那当然好……大家知道日本为什么和我们争夺钓鱼岛主权？那个岛几乎是不毛之地，屁股大一块，毫无用处，但是，他周围的海域却是一个超级的天然宝藏——按照国际法，谁拥有了一个海岛，这个海岛周围二百海里就是它的领海，而且围绕这个岛屿更远的地方也属于它的特别经济区——现在大家明白了，我说炸毁钓鱼岛的原因吧，如果炸毁钓鱼岛，那么这个海域就应该是更接近我们中国的台湾岛，这个地区迟早会属于我们的势力范围——因为，我们现在的海上实力还欠缺，但我们却是正在崛起的海上大国，日本则是慢慢没落的大国，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搁置主权争议’这个提法，而日本却偏不搁置，偏偏急不可耐。部长，希望我的看法不是差得太远！”

许长征赞赏地连连点头。“果然是杨文峰，我没有看错，我从你小说中就看出了你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独特见解。不过……”

许长征故意停顿了一下，当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时，才再次开口：“不过，你刚刚说炸毁钓鱼岛只是个形象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我是在讲实际行动！”

这次，连杨文峰都大惊失色。

许长征向康伴智点点头，康伴智急忙在电脑上一阵敲打，墙上的投影屏幕上立即出现了钓鱼岛列岛的清晰地图。

“炸毁钓鱼岛是不实际的，钓鱼岛已经成为国际热点之一，再蠢的人也不会去炸这个岛屿，而且这个岛屿是钓鱼列岛中的主岛，面积最大，真要去炸毁的话，可能得使用相当多的炸药，到时岛屿还没有炸沉，可能就搞得国际上纷纷扬扬，而且还有可能造成附近岛屿和陆地的海啸等灾难。但，大家看看这张地图……”

顺着许长征手指的方向，康伴智用鼠标通过电脑在屏幕上移动着。

“你们看看，现在这个红圈所在的陆地就是钓鱼岛，面积最大。且不说从历史上看，这个岛早在千年前就属于我国台湾行政区管辖范围，从

地理上讲，这个岛屿也是我们台湾岛的大屯和观音山脉向东西延伸的海底部分——这些都是得到国际上地质地理学家的公认的。可是，你们再看看钓鱼岛附近的那些小岛礁，看看能否发现什么问题。”

从这张放大的清晰的彩色地图上，钓鱼岛和周围的岛礁清清楚楚。在场的诸位中，除了蔡建瑛和李昌威没有什么反应，另外三位几乎同时看出了症结所在。杨文峰甚至发出一声惊叹。原来，虽然明显能够看出钓鱼岛是台湾岛延伸出去的，但在钓鱼岛和台湾陆地之间，却缺少了一些小岛礁，而钓鱼岛向日本延伸的方向，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小红点似的岛礁，这些小红点似的岛礁一直延伸到一看就应该属于日本的一些较大的近海岛屿，从地图上看，这些小红点似的岛礁仿佛一条链子把钓鱼岛和日本连在一起。这让人很难相信，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延伸。

“日本人就是靠这点在国际上煽风点火的，他们说，不用地质专家，只要在空中俯瞰一下，就会发现，钓鱼岛和日本的几个大岛屿是血脉相连的，他们准备两个月后把精心从空中拍摄的录像镜头送到联合国和国际法庭——可是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的意思是这些把钓鱼岛和日本一两个大岛屿连系起来的小岛礁是怎么回事吗？”

大家都有不解，这并不是康伴智的情报内容，杨文峰好像想通了，但

却时时出现迷茫的表情。最后也都抬起头，看着许长征。

“这些小岛礁是人造的！”

大家几乎都忍不住惊叹出来，杨文峰虽然早就想到这点，但也仍然不敢相信日本人竟然如此深谋远虑。

“过去几十年里，最早从我们国家忙于搞‘文化大革命’时候开始，日本就有计划有预谋的使用泥沙船运送沙石到这些地区填海造岛礁。由于这附近海域并不很深且多海底峡谷和山脉，而且有些海底山脉异峰突起，日本人竟然想出借助海底山峰，进行填海工程——其工程几乎不亚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精卫填海。要知道，为了填出一个五十平方米的小岛礁，日本花费了几乎超过建造两艘航空母舰的费用……”

“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五十平方米的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两艘航母，因为那礁石附近的海洋和海底资源都是属于那块礁石的拥有国家，甚至那礁石上面的蓝色天空也归他们所有。”杨文峰感叹道。

“不错，何况他们是一举两得，一是得到了本身这块礁石附近的海域和领空主权，二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筑起了大大小小十几个这样的礁石岛，像链条一样从日本岛屿伸进中国钓鱼岛海域。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现在从地图上看，钓鱼岛好像和日本的几个大岛连起来了一样。”许长征接着杨文峰的话解释道。

“他奶奶的，”沙伟擦了把头上的汗，由衷地感叹道：“日本人真伟大！”

“谢谢，我的意思是，我替日本人谢谢你！”许长征冷冷地说，“日本人填了几十年，我们竟然没有发觉，因为这个地区本来就有很多岛礁，退潮时露出来，涨潮时踪影全无，可是这些年总体来讲，全球天气在变暖，海平面在上升，那些岛礁应该越来越多沉到海平面以下，岛礁应该越来越少才对呀——没有想到却越来越多了，这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唉，更讽刺的是，当日本人在精卫填海的时候，我们国家大多时间在搞内斗……”

房间里的人又都沉默了一阵，杨文峰发现，李昌威已经听懂了大部分内容，这时脸上的表情也随着房间的气氛转换。

“炸掉它！”康伴智重复了半个小时前许长征的话。

“炸掉它！”沙伟低声重复着，接着蔡建瑛和魏建国也边重复边点头。

“炸、炸掉它……”李昌威的声音第一次响起来，有些结巴，而且不清楚，但这却是大家听得最清楚的表态。杨文峰也沉默地点点头。

“炸掉它的可能性完全有，这些岛礁非常小，而且由于是填海造成的，根基非常不稳，而且最主要的是，由于这些岛礁是人造的，所以一旦我们秘密炸沉他们，日本人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果他们敢声张，国际组织介入调查，就会很快发现这些岛礁是从内陆运来的泥土砂石甚至钢筋混凝土堆出来的。”

“那我们还犹豫什么？还不采取行动？”沙伟的声音。

“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许长征放低了声音，“这个地区都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严格保护之下，原因很简单，他们非常紧张这些礁石的真面貌被人发现，所以对接近这个地区的船只非常紧张，特别是还有两个月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特别调查组就要介入。我们使用硬的手法绝对不可行，因为和钓鱼岛不同，这些人造岛礁很多是比较靠近日本的，否则它们也失去了连接钓鱼岛的桥梁作用。这就是说，无论是使用武力抑或还是借助那些自发的保钓人士，都无法完成此类危险的任务。”

许长征表情凝重，甚至透出一丝悲壮来。声音低沉得仿佛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我一直在策划这次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大计划，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人奸淫烧杀我兄弟姐妹，要时时记住南京大屠杀惨死的同胞……我一直在等待我的计划执行的那一天快点到来，我在物色、我在等待可以执行我计划的人，我需要的是勇士，战士，是斗士！执行

我计划的人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中国人民，必须骁勇善战，必须……”

“我愿意去！”李昌威“刷”地站起来，差一点把正在沉思的杨文峰吓得从椅子上跌下来。

“好！”李昌威的话音没落，许长征部长的“好”字就冲口而出，然后他用深情的目光赞赏地打量着笔挺站在那里、虎虎生威的李昌威。

过了一会，许长征把目光移向杨文峰。

杨文峰甚至看到许长征部长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他回避了许长征殷切的目光，但他突然发现，这时房间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我、我当然也愿意去……”杨文峰只好慢慢站起来，算是表了个态。

八

“好，好，好呀！”这次许长征部长连说了好几个“好”，“有两位武林绝顶高手相助，我的计划不再是纸上谈兵，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

房间里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这时，魏建国和蔡建瑛显然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特邀参加这个绝密会议。他们相继站起来，但还没有开口，

就被许长征挥挥手，示意他们坐下了。“你们两位不用报名，我早就安排好了。”

“什么时候动身？”杨文峰问了一句。

“很快！两个月后联合国特别调查组就要就钓鱼岛问题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就是国际仲裁法庭，虽然他们的决定没有实际约束力，但却有国际影响，所以我们要赶在他们考察之前，炸沉他们主要的两三个人造小礁石。不过，目前那里的海水还比较冷，不适合执行此类任务，好在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个任务需要你们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去完成。”

看到杨文峰等人眼里出现一些迷惑，许长征冲康伴智点点头。康伴智立即在电脑上按了一通，墙上屏幕上的彩色投影又转回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大型地图。

“你们该不会忘记，这些闪烁的黑色小旗吧？我们刚刚才只是开始呢！”许长征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大家这才明白过来。于是又随着许长征部长的思路，把目光集中在那些一闪一闪的小黑旗上。

“我们祖国宝岛台湾上虽然没有美国驻军，但你们看到，我在上面插

了三面黑色小旗，你们可想而知，美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岛内到了何等猖狂的程度。美国反华反共的保守势力明目张胆地以民主自由来对抗中国的和平统一，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依附于华盛顿的反华势力——台湾岛内当初大陆过去的人越来越少，国民党和亲民党岌岌可危，但他们认不清事实，仍然犹豫不决，我们必须促成他们心向北京，第一步，邀请他们两党党魁访问北京——有些秘密工作，特别是需要在台湾岛内进行的，非你们这个特殊小组莫属！”康伴智的鼠标通过电脑在屏幕上缓慢下移，和许长征的声音配合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美国的关岛，他们已经增派三艘核子潜艇前往这个军事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菲律宾，两国国防部长正在秘密磋商美国军队重返几年前才撤出的苏碧湾美军基地。菲律宾想借助美国的军舰让他们在中国南海资源的争夺中分一杯羹！何止是菲律宾，连这里的越南，也正偷偷和美国商谈美国军舰停泊北部湾的事宜，一旦他们秘密达成协议，中国的整个海疆都将处于美军军舰的包围之中，在严峻的形势下，不要说我们向深海进军了，我看我们原定计划三年内突破第一岛链的目标都无法实现！”

许长征的声音里透出激愤。他停了一下，看着地图上的圆形鼠标在中国南海移动，分别在南沙和东沙群岛停留了几秒钟。之后，康伴智控制的鼠标慢慢滑向中国陆地，最后在标示着香港的圆点上停下来。杨文峰等人这才骇然发现，香港上也插着一根小黑旗，刚才大家都把目

光集中在中国周边地区，显然忽视了这面代表美国势力的黑旗竟然插在中国的国土上。

“如果你们认为美国人只在外围遏制我们，那就太一厢情愿了，他们对华战略的最终目的不是遏制，而是靠和平演变、靠阴谋颠覆我社会主义政权，从而达到控制中国！所谓‘遏制’，只是在他们无能为力，眼看中国强大的时候用来阻止中国发展壮大的暂时手段。他们伺机而动，一旦找到空子，一旦看到机会，就会乘虚而入——香港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上的一个裂痕，他们也就是利用我们当初大度允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来把自己的势力输送进来，培养在香港的代言人，资助香港的别有用心分子，把香港秘密建成反华反中的前哨阵地……”

图上的鼠标没有移动，香港行政区上的小黑旗使劲闪动着。许长征缓缓收回视线，转过身，朝杨文峰这边看过来。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先生对我们忠心耿耿，严格遵守‘一国’这个大原则——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特首也硬是被反动势力撵下了台……他们想干什么？为什么还拿《基本法》做文章？可笑，他们大概忘记了《基本法》是谁制定的，又是谁批准的，而且，解释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香港也不是没有问题，要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在自己国土上插上一面让人恶心的黑旗……新特首选举马上要举行，香港各派势力开始较劲……我们有情报现实，美国情报部门直接

介入到香港特首选举中，他们派驻在香港的领事本身就从中央情报局领取经费！他们想干什么？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他们一百多年前靠战舰和大炮强迫清政府割让，今天，他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香港变色——小李，昌威，可以谈谈你的看法，你能容忍外国人再次欺凌我们吗？”

许长征突然把眼光转向李昌威，问出了这句话。

“不！”李昌威有些动情地憋出这么一个“不”字，许长征夸张地使劲点头。

“当然，如果他们真枪实弹地和我们干，那倒好办，可是，他们都是鬼鬼祟祟，背后使劲。就像这次选特首，他们把黑手伸向一直都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香港商人，迫使这些香港商人在特首选举中支持特定人选……我们本来对这些商人都控制很严，可是现在选举日近，这些商人却都躲进自己的家和摩天大楼里，避而不见我们，有些甚至拒绝接听电话——现在我知道这难不到我们，因为我有你们这个特殊的行动小组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去执行特殊任务……”

许长征故意没有把话说完，然后亲切的眼光从杨文峰、李昌威、魏建国和蔡建瑛身上一一扫过，这就是他说的特殊行动小组的四位成员。

当他再次转身，面向墙上屏幕上的地图时，那个由鼠标显示的重要位置已经移动到南亚地区……

“美国要把自己的势力打进越南，他们要让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消灭，从而让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感到兔死狐悲，孤苦伶仃，可惜他们做不到！即使越南和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美国和平演变或者消灭了，我们中国，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拥有 13 亿人口，占地球上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人仍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对美国的当头棒喝！……大家再看看这两面黑旗，一个是柬埔寨——我们尊重柬埔寨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虽然他们的民主选举乱七八糟——据说实行了民主制度，美国势力正好可以慢慢渗透……再看这个黑旗插在什么地方——阿富汗——一个不毛之地，一个人民的教育水平几乎等于零的国家——美国却花费巨资在那里培植所谓的民主制度，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呀……”

房间里一片沉默，大家的心情显然都比较沉重，虽然也许沉重的原因不尽相同。许长征看了眼康半智，康半智急忙移动了电脑上的鼠标。当鼠标移动到中国的西部边境时，许长征的表情显得更加沉重，这里是原苏联共和国分裂出来的国家，上面被许长征插满了小黑旗。

“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织了北约，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北约以美国的科技和金钱成功拖垮了华约，

华沙条约组织因而不复存在。按说，北约也应该寿终正寝，可是，刚刚相反，在美国的鼓捣下，北约——这个冷战的产物，不但没有解散，而且开始东扩。我们十年前就很清楚，美国是想利用北约再接再厉，用来对付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我们也没有预料到，北约东扩的速度如此之快，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不住美元的诱惑，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北约……更可怕的是，我们西部边境的国家，也就是中亚地区，眼开就要沦陷。我们原来组织了上海五国组织，团结了我国西部边界的五个原加盟共和国，一起对抗北约东扩——没有想到，现在也被美国阴谋策划的颜色革命一个个颠覆掉，‘天鹅绒革命’、‘橘色革命’等等相继发生，而且，乌克兰已经正式提出要求进入北约……也就是说，在美国胡萝卜加大棒的引诱下，我们西部的邻国正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杨文峰看到屏幕下的许长征浑身打了个冷颤，他心里也感到冷冰冰的，而且有些迷惑。这迷惑没有逃过许长征的眼睛，他随即缓和了语气，说道：“这当然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一向尊重邻国的选择。可是，作为中国人，有一点，你们不能不关心，那就是在美国暗中支持的所谓颜色政变中，当地国家的华人华侨受到暴民的抢夺和欺负，商店被抢砸，房间被烧毁，有些华人妇女受到当地暴民的语言侮辱——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同胞在受到外国人的欺负，你们能够坐得住吗？当然要行动起来，这就是你们行动小组的另外一个特殊的任务……”

许长征又顺着康伴智的鼠标向上讲了几个国家，最后说到蒙古共和国也受到美国民主自由思潮的侵蚀，发生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的乱象。然后鼠标停在了中国地图的西北角……

许长征转过身来，踱着步子。三分钟后，他停在杨文峰和李昌威面前，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小组就是因为你们两人才成立的，你们刚刚已经看到，我从祖国的东北角的朝鲜一直讲到北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好一个圆圈，团团把我国包围在中间……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为人家在对我们发动秘密战争，怎么办？以前我有些考虑，但更多的却是顾虑，主要是没有特殊人才，现在我有了，就是你们，祖国在召唤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我和同志们在看着你们，你们四位都表个态吧！"

"马上就行动，我有的是力量！"热血沸腾的李昌威表态了。

"先炸毁钓鱼岛以北的小礁石，然后一个个干下去……"这是魏建国的声音。

"对，从东北角到西北角，顺时针方向一个个破坏美国的对我们的包围！"沙伟也兴奋地喊道。

"我没有问你，沙伟！"许长征的声音冷冷的，让房间的人大吃一惊。

说过这话的许长征急步走回到屏幕下面，康伴智也立即调整了手里的电脑。

“我们是要一件件干，但不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而是相反，按照逆时针方向，先要解决中亚国家发生的欺负华侨事件，然后再向下……通过香港……再向上……最后解决钓鱼岛问题……”

随着许长征的声音，康伴智在地图上从中国版图的左上角按逆时针方向慢慢画了个大圆圈，最后停留在钓鱼岛附近……

杨文峰疑惑不解地盯住这个按逆时针方向运转的大包围圈……

第十一章

一

厚厚的米黄色的天鹅绒窗帘，粉红色的高级羊毛地毯，墙上挂着二胡，上面的灰尘越积越厚……

“事情都办得怎么样？”军委主席苍老的声音响起来。

“都很顺利。”国家安全部部长抬起头，尽量回答得干脆和轻松，然而，

他满脸的疲倦却暴露无遗。

“唉——”老军委主席叹息着，“听说广州深圳北京上海都出现反日的游行示威？”

“是的，主席！”

“唉，真不知道新一届领导人是怎么想的，我一直在压制这些反日情绪，没想到，他一上台……”

“小日本是该教训一下了，”许长征突然激愤地提高声音，“他们修改教科书，可是修改不了侵略历史！”

军委主席挥挥手，不满地瞪了眼国家安全部部长。“小许，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天真和感情用事的？”

许长征忍住到了嘴边的话，看着军委主席。军委主席摇摇头，又叹了口气问道：“今天是几号？”

许长征疑惑地扫了眼这间一年四季恒温、窗帘拉得紧紧的房间，说道：“主席，现在是五月十日，已经过了‘五四青年节’，外面的阳光很暖

和……”

“六月快到了，”主席苍老的声音里带着恐惧，“如果控制不好，反日游行的队伍会不会越来越大，最后引火烧身……”

军委主席的声音慢慢低下去，许长征知道他要讲什么，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十几秒，军委主席苍老的声音才再次响起：“新一代领导人没有经验，我不放心呀。小许，你说，这反日游行会不会是美日暗中合作策划的，要不然怎么会在这个敏感时候，突然又是修改教科书、又是宣示钓鱼岛主权，还到我们东海开采石油天然气？”

许长征心里一怔，随即一股苦水涌上喉咙，他打了个嗝，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过去几周，他已经派遣了大量的特工潜伏在游行队伍中，主要是正确引导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严防海内外敌对分子渗透游行队伍。他不认为这些爱国青年有任何问题，何况所有的游行都是经过批准的。他知道过去十五年里，老军委主席在位时，一直千方百计压制反日情绪，结果让日本鬼子以为十三亿中国人只有一个人模狗样的外交部发言人站在那里谨慎地咬文嚼字地对日本人表示怨妇般的委屈。所以对于这次民间自发的反日游行示威，许长征是持观望的态度。只要不失控，只要那些游行的爱国青年按照指定的路线，高呼事先申报请示过的口号，适当砸一些日本商店和货品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不

愿意进一步干涉。当然，事后偷偷把群众砸碎的日本人的东西赔偿给他们就可以了。

大概是注意到许长征没有说话，军委主席问了一句：“你怎么看？”

“也许，也许让他们发泄发泄，反而可以转移一下矛盾，毕竟游行的群众是爱国的，既然爱国，也就会珍惜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会热爱党，也就不会随便闹事了。”

军委主席点点头，但表情仍然是苍老而忧郁。

“你的特别行动小组怎么样？”

“出发好几天了。”许长征脸上的疲态快速消退下去，“而且，已经开始行动……”

“好，”军委主席说罢，犹豫了一下，“他们靠得住吧？要注意保密，我有些担心那个杨文峰……我的秘书每天都给我读他的书。哦，对了，我已经听完杨文峰的第一本政治间谍小说《致命弱点》，而且……嗨，确实有很多启示。”

“你很累吗？”大概发现许长征有点心不在焉，军委主席问。

“不，不，哦，有一点……”许长征支支吾吾地回答。

“你可要振作，现在就靠你了，如果你坚持不住，那我们这些人，总有一天就会被人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的垃圾堆？”许长征重复着，不禁浑身打了个冷颤，他一直认为，或者说，军委主席一直让他认为他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现在突然听到军委主席这样说，他感到不寒而栗。他自我安慰地想，也许是因为军委主席上了年纪，最近要求他辞去最后一个职务的声音越来越高涨，老人家受到了压力才生出这样的怪想法……于是，他朗声说道：“主席，历史是公正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历史都会有公正的评价……”

“哼，小许，你怎么越来越天真？”军委主席用鼻孔重重“哼”了声，“历史是人写的，只要我们还拥有政权，拥有枪杆子，我们就同时拥有书写历史的那只笔杆子，可是……看看苏联东欧吧——我担心、我担心，如果出现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中国的情况会更糟，我们想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去做意大利饼的广告也不行呀……”

“不会的！”许长征突然提高了声音，“历史将由人民来写……”

“是吗？我不想听你慷慨激昂，你不要太 naive（天真、无知），我只要

你明白，你的工作是确保历史是由我们的人民来写，而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民来写……”

“我保证。”许长征声音低沉但坚定地说。

军委主席宽慰地笑了笑。

“唉，小许，你办事，我放心！不过忙是忙，千万不要忘记学习，要多看书……我一直佩服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二十四史看了好几遍，把一本《资治通鉴》差不多背熟了，老人家吸收了中国几千年治理人民、管理国家之道，谁能够是他的对手？我想学他老人家，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光看中国古书不行，我还看外国的书，特别是美国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听到我倒背如流地背诵美国宪法和林肯的葛得斯堡演讲，好几次竖起大拇指……唉，我都这么了解中美文化和各自的政治运作，可是还是不能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有时真想问问毛主席他老人家……”

许长征静静地听着军委主席的教诲和叹息。末了，军委主席突然停下来，问道：“对了，林将军那帮人在干什么？”

许长征咳了咳嗓子道：“他们还是那老样子，一会神秘兮兮，一会又游山玩水……”

“游山玩水？离开广州了吗？”

“是的，上星期就离开了。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分散，一批批聚会，一批批离开，每一批人的路线虽然不同，游玩的地点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些地方他们好像都是要去的……”

“哪些地方？”军委主席饶有兴趣地问。

“离开广州后，他们三五成群，又或者几十个人临时组织起来，分批离开，到处游玩，但不管他们如何游玩，有几个地方都会经过——例如广西，大渡河，乌江……目前已经有少部分人到达遵义市……”

“到达遵义，遵义会议地遵义？”

“是的，”许长征接着汇报，没有注意到军委主席的手哆嗦了一下，“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公开，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关于我们上次发现的隐藏在他们中间的那个神秘的‘它’或者‘他’，我们仍然所知有限。我们的人听到他们中先到达遵义的一批人小声谈起‘他’，声音里竟然露出极大的敬畏和尊重……”

“给我拿一幅中国地图进来！”军委主席声音颤抖地大声喊道，打断了正在汇报的许长征。

许长征吓了一大跳。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军委主席是在对自己喊，于是立即小跑着来到外间，让一直坐在那里的秘书找出一张中国地图。等他进入房间时，军委主席已经站在厚厚的天鹅绒窗帘旁边，指了指墙上挂二胡的地方说：“把地图挂起来！”

许长征把地图挂起来，这时，军委主席递给他一支批示用的红墨水笔。

“把他们这群人走过的路线标出来！”军委主席表情异常严肃地命令道。

许长征从来没有看到过军委主席这样，他在用红笔标那些地名并用红线把他们连起来时，手都有些发抖。

“韶山冲，长沙师范学院，南昌……上海，南湖……广州，广西……大渡河，乌江……遵义……”

二

许长征看着自己划了一条粗粗红线的中国地图，疑惑不解。特别是当他回头看到军委主席凝神静思的表情时，就更加不解了。但他也只好

调回头随军委主席一起凝视着这幅地图。

过了好一会，许长征感觉到自己的腿都有些麻了的时候，回过头来。他看到军委主席已经回到躺椅上。

“随时监视他们的动向，把他们所到之地都标在这张地图上，注意保密！另外继续摸清那个神秘的‘他’。”

军委主席很久没有这么果断干脆地下命令了，听得许长征精神一爽，恨不得站起来来个立正敬礼。当然，他心里的不安和疑惑并没有消除，因为他并不明白军委主席有了什么重大发现。等军委主席说完，他连点了三次头，响亮地喊道：“好！”

军委主席露出笑脸，问话的声音也轻松了些：“美国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

“有，主席，我正要汇报。我们派遣的 096 情报员已经查出 006 情报员的身份，原来他是美国总统身边的‘精神卫士’……”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刚刚放松下来的军委主席话还没有说完，脸色突然苍白如纸，呼吸急促，下面的话竟然无法说出来。

许长征大吃一惊，立即起身，想走过去探视躺椅上的军委主席。

主席看到站起来的许长征，虚弱地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许长征紧张地看着主席，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过了好一会，主席才开口道："这说明他出事前发现的美国一夜之间颠覆我们政权的情报准确无误！还说明……"

军委主席没有说出来，脸上露出了恐惧，好像要休克似的。

许长征也突然感到虚弱之极。他以为他已经理解了军委主席的担忧和恐惧。他突然责怪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要知道，根据以往的情报，他虽然可以说十分相信006情报员，但只要是间谍特务，只要踏进情报这个门槛，没有人是百分之百诚实可靠的。当006情报员报回情报，说发现美国正实施最有效的对华和平演变计策时，许长征半信半疑；接下来，006和派遣到美国和他接头的周副局长同时失踪，让许长征感到事态严重。然而，在潜意识里，他仍然存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这次006情报员失误了，又或者像自己手下那个整天伪造情报的康伴智一样，为了金钱、为了地位而哗众取宠……可是，现在，军委主席一句话点醒了他，一点点希望也破灭了，006情报员竟然在白宫工作，他的情报千真万确！

惊恐的许长征没有注意到军委主席的话还没有说完。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足足有三分钟。许长征头上冒着冷汗，汇报了自己派遣在美国的 096 情报员的调查进展，并表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而且最后还加上一句，不管美国这次又搞什么阴谋诡计，只要有他许长征在，休想得逞！

惊魂未定的军委主席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显然走神了，又好像在独自沉思。过了一会，问道："那位总书记怎么看你们获得的情报？"

"他……"许长征稍微一思索，"他说不必那么紧张，只要我们在政治上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学习人家朝鲜，向金正日学习，就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白痴！学朝鲜？能学吗？我们是开放的社会，朝鲜封闭得像个铁桶，手提电话不能用，人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那么好的条件才能够保持人民思想的纯洁性——再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开放社会，上网人数达到一亿，手机短信满天飞，就是想学人家朝鲜也学不了呀。咳，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让我如何放心得下……"许长征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佩服眼前的军委主席，然而，他也得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能过多附和军委主席批评现任总书记和领导核心。

许长征的尴尬表情并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军委主的双眼。他心里叹息

一声，脸上却立即挂上笑容。

“小许，我的秘书每天都给我读杨文峰写的书，已经看完《致命弱点》了，对了，有些内容真很有意思……”

“是的，主席，我觉得很多内容都像密码一样，需要破译，特别是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以及情报误导……”许长征乐意军委主席换了这个轻松的话题。

“哈哈，什么密码，那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半退休啦，哈哈……对了，小许，你看过杨文峰的《致命弱点》里关于广州三九医院脑科专家使用切除部分大脑的办法帮助吸毒患者戒除毒瘾的那个章节吗？”

许长征点点头，说道：“不但看过，我们还做了调查。”

“怎么样？”军委主席含笑问道。

“情况都属实，而且，他写的时候，医学界正为此事议论纷纷，至今风波没有平息。有的脑科专家支持这种手术，他们说目前人类对大脑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脑科专家业已掌握了大脑各部分的功能，例如有的部分控制语言，有的部分控制坏习惯，有的部分作决

定，有的部分做抽象思考，另外一小部分脑细胞则控制色情荷尔蒙分泌，还有一部分脑细胞对人类的暴行负责……只要脑科专家切除某部分大脑，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脑科专家持不同意见……”

许长征说着说着，就注意到军委主席又跑神了。军委主席嘴唇动着，发出不连贯的声音：“精神卫士……大脑切除……控制……”

许长征停下来，看着军委主席。过了好一会，军委主席突然一拍大腿，回过神来。

“小许……”

“我在这里，主席。”许长征听到主席大声喊自己，也提高声音回答道。

“小许，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亲自去办，我需要三位顶尖的脑科专家，包括杨文峰《致命弱点》里写的那位广州三九医院脑科专家，我自己的医疗队里有一位协和大学的脑神经外科博士，你再给我物色一位顶尖专家，最好有脑外科手术经验，让他们立即来见我，注意，绝对保密！”

许长征是军委主席一手提拔的，但他对军委主席是佩服而绝对不盲从，

事实上，学贯中西的军委主席一直让他心服口服。他自己也完全揣摩透了军委主席的思路，以致很多时候，他们在绝大多数事情上不谋而合，许长征有疑问的地方，只要军委主席稍微一点拨，也就通了。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先是军委主席让他在地图上划红线，那红线牵引了军委主席的神经，可是许长征自己却糊里糊涂；接下来，听到 006 情报员是白宫的“精神卫士”时，军委主席反应如此强烈，又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而就在刚才，军委主席明明亲自部署了个绝密任务给自己，而他竟然没有揣摩过来是什么意思……

他憋红着脸，冲军委主席使劲点头。心里却反复思量：地图上的红线，切除大脑的脑神经外科手术，精神卫士……

三

精神卫士。

国家安全部在华盛顿的情报员 006 是白宫总统的精神卫士！

目前知道这绝密情报的不到十个人，而知道什么是“精神卫士”的不超过五位，至于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的则只有三个人：菲利浦·赵，许长征和军委主席。

菲利浦·赵感到吃惊并不奇怪，身处华盛顿研究智库八年之久的他，对“精神卫士”一词并不陌生。只是，他没有想到 006 情报员竟然就是这神秘组织的一员。现在几乎所有大国的元首身边都有改头换面的“精神卫士”，然而公开来讲，这些职位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这些人也自然就不存在了，这可能也是他无法搜索亨利·杨工作的原因之一。

他知道唯一公开报道过有精神卫士的总统是俄国的叶利钦。菲利浦庆幸自己从亨利·杨的信件中得到了这一种信息，否则，他再有本事，也无法查出一个并不存在的“职业”。还让飞利浦吃惊的是，他知道，仅仅就亨利·杨的工作职位，他对 006 的编号就当之无愧。而自己，就算再努力，可能也无法获得 006 曾经取得的辉煌成绩。

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也很吃惊，特别是那天看到军委主席的表情后，他大吃一惊，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作为美国总统的“精神卫士”之一，地位比白宫保镖高不到哪里去，而且根据他的经验，也基本猜测出，白宫之所以雇佣 006 作为“精神卫士”，肯定是看重了他亚洲和中国文化背景，即便这样，也会防他一手的。不过，他当然知道，既然能担任总统的“精神卫士”，毕竟不是泛泛之辈，特别是在精神分析、心理学、玄学和科学上一定有过人之处。

因为谁都知道，“精神卫士”的工作就是看透人心！想到这里，许长征

才发现，这 006 情报员搜集的情报都是中国最想要的，而他搜集这些情报前根本不需要国安部部署情报搜集提纲……那么让他那么紧张的情报——美国研究出一天之间改变中国 13 亿人命运、颠覆中共政权的情报——当然就尤其重要。

这时更让许长征惴惴不安的，却是周局长和 006 出事前，006 声称已经找到对付美国这一和平演变的对策——之前，他并不看重 006 找出的对策，对于许长征来说，只要知道了美国的诡计，那么自己总有办法摧毁它。现在当他知道了 006 情报员的身份地位时，他才感到事态严重：既然 006 情报员发现的那个情报让他如此紧张，那说明美国的阴谋诡计绝对不是可以轻而易举破坏的；而 006 情报员在找到对策的时候，竟然被人间蒸发了，这就更加严重了。

许长征也喜欢看政治间谍小说和惊栗推理小说，然而，现实社会毕竟和小说的虚构世界不同，中美两国间谍斗智斗勇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让间谍一家人人间蒸发的极端事例近二十年还没有出现过，可是现在……

事态真是如此严重……离开军委主席书房后，许长征每想一次，就冒一次冷汗，而且一次比一次冒出的冷汗多……

这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更让这位精明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没有进一步思

考这个问题：军委主席又为什么那么紧张？

军委主席比所有的人都更清楚什么叫“精神卫士”，因为他自己就拥有好几个“精神卫士”。

中国古代的帝王身边都养有巫术师和能驱鬼神的术士、据说还有可以呼风唤雨的道家、佛界高人等，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觊觎皇位的人利用邪术侵害龙体。这是迷信，也不可信，但这应该是最早的“精神卫士”。这最早的“精神卫士”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泯灭。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总统雷根，他身边常有占星师，为他预测前程，为他决定行程，或者为他驱除晦气。然而严格来讲，这些人也不算这里所说的“精神卫士”，这里所说的“精神卫士”是现代科学的产物……

美苏冷战时期，双方间谍在拼命想搞清对方最高领导人想什么的时候，也暗中打了场“精神特工战”。当时，两国高层领导的想法几乎一致，那就是既然不能搞清楚敌人到底在想什么，那么何不让他按照我们的思路想下去……这就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人类意识控制”理论。这之前，当时科学不那么发达时，两国情报部门都拼命笼络据说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士，把他们集中起来，安排在对方总统经过的地方，然后一起发功，影响对方总统的思想和决定。据说，当时两国限制核子武器条约的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就和这些特异功能人士暗中发功有关。

这些传说如果和特异功能一样无从证实，那么另外一种依靠科学的办法控制人类大脑的说法不但有凭有据，而且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1908 年，英国的赫斯利和克拉克开始使用动物作试验，测定脑立体测定外科技术……1950 年加拿大的潘菲尔德和弗兰纳根对有癫痫病的病人的大脑施行第一例外科切除手术，非常成功……1963 年，美国的希思把电极植于病人大脑内，通过电极发出的电流对大脑的刺激，病人——或者说医生通过电脑——成功控制了自己的行为……1965 年，日本奈良林对九十八位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进行了脑立体测定外科手术，效果显著……1969 年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实验室在黑猩猩脑内移植电脑芯片，连接到外部电脑，结果显示，通过外部遥控电脑，操作者们可以像控制电动玩具车一样指挥控制黑猩猩……

这一年为止，全世界共有二十万病人脑袋内植入了电脑芯片，调节他们那不健全或者受损伤的大脑，电脑虽然被认为无法像人脑一样思考，但电脑操纵的电流或者微波，却可以完全控制、改变人脑的思考……

同样在这一年，世界各国对通过手术和电脑控制人脑的研究喊停，或者至少是要求表面停止，以免造成公众恐慌。这之后，又有多少人脑安装了芯片，思想行为受制于电脑，成为每个国家，每个医院保密的资料。

也就在这一年，毛泽东身边的三位医生主动向组织汇报，说他们被不明来路的人接近……当时的情报首长熊向晖查出那些人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间谍，中国高层得出结论：这是美国看到毛主席久未露面，想通过收买毛主席的私人医生来了解主席的身体状态……

这一想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被推翻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获得了相关情报，显示美国情报机关曾经研究电脑芯片，试图植于共产主义国家领导者的大脑，这种芯片可以通过遥控的电脑控制。芯片共有四十个触角（也称电极），控制着决定、性欲、食欲、思考、暴力和语言等四十多个脑细胞区……这份吓人的情报显示，这样的芯片一旦植于毛主席脑袋内，那么美国可以通过电脑键盘，随时让他唱歌、发情、跳舞、一会哭一会笑，又或者让他拿起手枪，枪杀任何他看不顺眼的人，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鉴于毛主席当时一句话顶一万句话，也就是说，中国八亿人的命运就掌握在美国某位敲打键盘人的手指上……

美国的阴谋当然没有实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芯片植于毛主席的大脑。他们虽然千方百计收买毛主席的私人医生，但至少他们失败了三次。就算当时确有被收买的外科医生，然而毛主席天生讨厌外科手术，更不用说脑部手术。

可是，情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发生了致命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在全世界都知道把电脑芯片植于人脑就可以控制大脑思维后不久，这方面的研究从美国突然销声匿迹。

原因很简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已经从植于大脑芯片发展到研究使用遥控装置控制思维，从而不得不转入了地下。这一现象受到各国情报机关的极度重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在一次白宫最高级会议上语出惊人："谁先研究出控制人类意识的方法，谁就是未来世界的主人！"

那么美国离成功研制出遥控人类大脑意识的装置还有多远？当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使用激光摧毁地球另外一边的目标，用医疗激光在一定距离杀死人类身体内隐藏的病毒，使用电磁波干扰空气中成千上万的看不见的电波的时候，谁都不会认为"精神卫士"这个职位是多此一举了。前苏联的垮台被很多人归结为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在后期说话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这一现象让很多人特别是他的继任人叶利钦断定：美国已经发明了不用植入芯片、仅仅靠遥控装置射出的某种电波就可以控制目标的大脑，影响他们思考，引导他们做出决定……

"精神卫士"的工作，就是随时观察最高领导人的大脑是否被干扰、被

控制，意识是否清醒，思维是否被引导……就像总统旁边拥有保镖，是保护他们的身体不受侵害；他们身边还有医生随时陪伴。医生的工作是随时测定总统的血压、体温等身体状态，而“精神卫士”就是随时观察、检测总统的精神状况和大脑的思考能力，保护总统的精神不受刺激，保护他们的大脑不受外界控制的“精神保镖”。

然而，“精神卫士”却不能像医生和保镖一样大摇大摆跟着总统，因为他们对抗的是一个也许存在但也许并不存在的幽灵的攻击，为了在国家财政上说得过去，也因为不想引起国民的恐慌，所以这些“精神卫士”几乎都是隐性编制，他们或者被编进秘书行列，或者充当生活服务员，或者就穿上制服扮演身体“保镖”……

现代社会的“精神卫士”主要是用来对付科技攻击，所以这些人大多是心理学专家和科学家，然而，就像无法证实特异功能和巫术、玄学一样，他们也无法证实这些东西的不存在，所以为了保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般配备的“精神卫士”里都会有精通各种文化的心理学或者玄学专家。亨利·杨作为精通中国古老文化的心理学博士而被挑选加入白宫的“精神卫队”，并不奇怪。

但“精神卫士”毕竟是一个非常奇怪而稀有的职位，一个在任何体制里都并不存在的“职位”。

菲利浦大吃一惊，许长征也越想越吃惊、越害怕。

但许长征又哪里能够猜得出，军委主席当时为什么先是脸色苍白，随即又连连走神，最后竟然又突然部署了奇怪的任务……

四

一旦破译了第一封信，接下去就容易多了。主要是从前一封信的线索中找到下一封信存放的信箱地址和破译信件密码的中国名著。例如上封信中，006 在信中的结尾引用了一句短诗：“还以泪，报以情，了此缘，此生尽”，这一句诗和整封信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对于中文底子不薄的菲利浦，读了两遍就想起来了。这是和中国名著《红楼梦》里林黛玉作的那首“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葬花”诗有关联的一句。

上封信的结尾标示的日期是 126，好像是一月二十六日或者十二月六日的笔误。但根据上封信的经验，菲利浦破译信箱密码时特地把密码抄了下来：126126.通过互联网搜索，他才知道，原来中国大陆很多网站都用数字作为电子邮件的后缀，这 126 果然是国内一个大型网站的电子邮件地址。

006 情报员反复使用这个方法，乍看起来，不够慎重。然而，只要想

想，如果不是菲利浦这样的中国人，是很难发现其中的秘密的。006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躲过美国国家安全局那台万能破译机的最好办法。

对于菲利浦，这其中最困难的工作反而是找到某年某月在大陆某地出版的中国名著，然后对照密码，一页页翻阅，一行行查找，十封信全部翻译出来后，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菲利浦读了一遍又一遍，连着三次一字一句阅读了眼前近五万字的信件，他心潮起伏，久久无法平静。这五万字里，006情报员虽然讲述了他自愿冒死去完成那件使命之前的事，但大部分内容却是向孩子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以及对儿子的教诲和期盼。信里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感受和身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思念、对中国前途的思考……

处境和自己差不多的亨利·杨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感受，都和菲利浦自己已有的体会不谋而合，菲利浦边看边点头；而亨利对更多事物的认识和思考，显然更让菲利浦震惊，那些看法和思考比自己的深刻得多，或者说超前得多。006情报员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看法和观点都写进了这五万字里，留给自己年仅三岁的儿子，说明他多看重自己的这些想法和思想。而且也可以看出来，他预感到自己凶多吉少。想到这里，菲利浦热泪盈眶。

透过模糊的泪眼，他看到很多闪光的观点和思想。这让他心里益发崇拜 006 情报员。虽然 006 情报员的有些观点让他迷惑，但大多观点却让他豁然开朗，让他提前明白了自己未来一定会悟出的道理。例如 006 情报员对自己身在“自由世界”享受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同时，充当一个一党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间谍的思想状态的描写……006 情报员提出的“民主挽救中国，中国拯救世界”的理论（使用西方民主拯救遭受五千年的专制制度蹂躏的中国，然后把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注入西方民主政治和文化之中，从而再以注入了东方儒家文化的“西方民主”去拯救被西方特别是美国压榨、分割和制造对立的世界）……006 情报员对中西文化和东方特色的理解和认识等等——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他的所求，看完 006 情报员的信，他不但知道 006 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自己未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菲利浦默默地整理着这些信件，暗暗发誓，一定要亲手交到亨利·杨儿子的手上。如果、如果找不到他的儿子，或者他们都……那么他一定要在适当时候公开发表这些信件，那样虽然会暴露 006 情报员甚至自己的身份，但只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还是值得的。间谍特务一直被看成走狗，不会思考的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又有谁知道这些生活在时空边缘，生活在人类边缘的边缘人，也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就像眼前这封长长的留给儿子的信中的亨利·杨！

但，他现在却并不想把信中的这些内容交给北京，他们不会关心这些的，他们只想知道 006 情报员发现的美国 CIA 的阴谋和他出事的经过。五万字的信件中将近有七千字交待了这件事。他决定把这一万字挑选出来，组成一封长信，发回给北京。另外的内容，他偷偷存放在一个网站的邮箱里，准备交给亨利·杨的儿子或者适当时候公开发表。

以下是 096 情报员菲利浦·赵从 006 情报员亨利·杨留给儿子的信件中整理出的对那个神秘事件的描述：

儿子，爸爸是怀着追求知识、开阔视野、追求美好生活而来到美国的，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虽然也有无数的欢乐、成功和美好的回忆，然而，更多的是失落、失望和痛心——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独裁专制、枉顾法治……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失落、失望和痛心正是因为对中国的热爱才产生的。

我来到美国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很快站稳了脚跟。这里讲究法治，经济机会均等，只要努力就有饭吃，不用等着统治者腰缠万贯后再来解决我们的温饱，这里的政治制度虽然远远不够完善，但在这个地球上却没有比这个更优越更完善的政治制度……这里的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义务教育——就在爸爸写这封信的时候，大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公布了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大陆有二千七百万失学儿童，城市民工的将近三百万名学龄儿童被剥夺了义务教育这一宪法规定的

权利——因为这些，爸爸决定，就在这个国家住下来，而且今后要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国家出生、成长和生活、学习、工作……

然而，我却不知道，爸爸心中最大的矛盾就此奠定。其实从来这里的第一年开始，爸爸就想家，不，是想中国。不管你说爸爸是受到了什么教育也好，还是被灌输了什么爱国思想也好，那都不重要，也没有必要追究。我只知道，我想念中国，思念祖国，我热爱祖国——可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我的家庭和孩子，我却决定留在美国……

我相信，很多华人不说出来，但他们都有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对祖国的思念，对家乡的眷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下一代未来的安排……这一矛盾也每天反映在我们周围，看看那些在大陆无法立身而冒生命危险偷渡到国外的华侨，他们一旦在这个自由的国家积累些经济实力，马上回到北京成为统治者的座上宾，竭力协助北京抵制西方思想对中国的腐蚀，可是他们却绝对不让自己的子女回到北京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说别人干什么，这一矛盾在你爸爸的身上不是更加明显？

刚到美国的第一年，我独身一人，那时想家的时候，我就到华人集中的唐人街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熙熙攘攘的情景……后来这种思念之情逐渐促使我投入到一些行动中。你知道，孩子，就算在华盛顿

地区，中国人也有受歧视的时候，我从华人报纸和华人社区知道了很多事情，例如有些白人小混混破坏华人餐馆……我因为会一些武术，所以平时就悄悄留意华人受委屈受欺负的报道和小道消息，然后找机会，我就去报复……这样的事情，我在一年内做了不下十次，当然爸爸知道这是非法的，但这让我思念家乡的心情好受了很多。

我在国内是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一直以来就比较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和中美关系。到了华盛顿后，由于资信充足，我知道了更多事情。由于怀着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加上自己早前做了那个留在美国的决定，以及还有一些就算我这个心理学博士也说不清的原因，我渐渐对美国的霸权心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不公正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加上日益对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祖国的思念，最后让我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我自愿为中国情报部门服务，充当北京的间谍。

华盛顿是个小地方，像我这种学习国际关系和心理学的中国人，一旦打定主意，想交上政界、军界朋友套取获得秘密资料和情报并不难，何况这里是世界间谍之都，间谍多，而那些随时准备出卖情报和消息的人也不少。那时，我还没有碰上你妈妈，一个人就更胆大。我先作了些准备，等我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交上美国政界朋友，再以自己对国际关系和政治的了解套取到一些重要情报后，我主动联系了北京。

后来的事，可想而知，爸爸成为北京的间谍。

但我始终没有从北京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以保密为由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实际上，我是想为自己充当间谍找到正当的理由。所以，虽然一直在为地球上快要绝种的专制国家之一的中国充当间谍，我心里却很平安，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是在为自己热爱的祖国，热爱的人民充当间谍……当然，爸爸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只向北京输送有关美国和西方国家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壮大、试图阻止中国和平崛起，有可能损害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试图使用各种方法和平演变、颠覆中国政权的各种阴谋诡计……

由于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加上我所学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的背景，我去应聘一个职位，我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后来，就像我上封信上所言，我成为白宫总统的“精神卫士”，当然他们只是利用我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了解，保护总统不受到中国式的“传统巫术”和迷信（如打小人）的侵害，我并没有条件接触到什么绝密文件，然而这个职位，还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直为北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儿子，我成为“精神卫士”后不久，就认识了你妈妈，当时她是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为了她的安全，爸爸一直没有告诉她我一直充当中国的间谍。并且，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回避要一个孩子的话题，我心里很矛盾——爸爸害怕影响未来的孩子……这种矛盾心理在几年后终于克服了，于是我们有了你——

我的小天使。

不过又有了一个新的矛盾，看看华人的小孩子就知道了，他们已经很难再称为中国人，他们更像美国人——现在你知道爸爸心里的矛盾是什么了吧？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而工作奋斗的，爸爸充当中国的间谍也不例外——为了中国，为了我的儿子，可是，我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可能更加似美国人多点……

爸爸对你讲这些，是想你理解爸爸当间谍的心理。爸爸不傻，爸爸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被这个国家唾弃，甚至被整个以自由民主为立国之本的西方世界鄙视，不，某一天，当中国也走上民主道路的时候，我甚至会被中国人民唾弃——可是，我不能让你，我的儿子看不起，我把要对你说的话，融进这份最重要的情报中，让你有一天能够看到，能够理解爸爸……

爸爸向北京国家安全部提供了很多份情报，无疑这些情报一次次都帮助北京成功抵制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颠覆破坏，政治嗅觉敏锐而且可以洞察人心的我每一次都看到了自己报回的情报产生了效果，美国一次次败下阵来，爸爸是亦喜亦忧。喜的是美国的阴谋诡计被揭露和摧毁，忧的是我的中国同胞仍然得生活在集权的一党专制之下，被一伙自私自利的精英操控着——你看，儿子，爸爸要生活在多少矛盾之中呀……

三个月前，一个惊天的大阴谋开始了，爸爸再也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么多，爸爸不得不行动了……

儿子，我从小就练习了一些武术基本动作，然而由于没有什么动机，就没有坚持下去，更没有刻苦练习。我是更加喜欢听武侠故事，揣摩武功道理，而不是实际操练武功。但是，到了美国后，我反而越来越倾向练习功夫，这和我上面说的事有关，就是我经常暗中为受欺负的华人华侨出头，对付那些小混混和白人种族主义者。

作为华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自己的同胞在哪里都不受欺负，只有中国强大了，才能够做到，这也是我从为华人打抱不平发展到充当北京间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当我成为间谍后，我并没有停止一年来暗中从事的行侠仗义的行为。而且，我找到了动力，刻苦练习功夫，特别是当你妈妈告诉我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后，我每天发疯似地练习，我要保护你，保护……

这些年，爸爸从一年打破一个牢固的沙袋到三天打破一个，终于练出一双铁拳和飞腿……当然由于练成了至高的武功，在打抱不平时，我也会尽量小心，手下留情，不至于把那些种族分子和小混混弄残疾。

三个月前，大华府地区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剧，报纸和电视二十

四小时做了报道，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几名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深夜潜入马里兰州一名华人家庭，暴徒残酷杀害了身为医生的丈夫，又强奸了妻子……暴徒离开时，在受害者房间墙上到处都画上纳粹标志，还写上“亚洲人滚回去”的标语……

这件暴行震惊了全美国，FBI 接手调查，华人社区紧急动员，给受害医生的妻子和七岁的儿子以帮助……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做，好像麻木了似的，只能听见拳头骨节的“咯咯”声——我在等消息，我在等 FBI 找到那些狗娘养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

美国白人虽然有不少针对华人的歧视言论和丑恶行为，但像这次杀害华人，奸污妻子的暴行兽性这些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我虽然一直在做自己所谓的行侠仗义的事，然而，对于那些小混混，最多也只能踢断他们的腿，扭断他们的胳膊，对于早就练成了绝顶武功的我，还从来没有开过杀戒……

现在是时候了！在这个国家，我本来就是一名早就犯了间谍罪、叛国罪的罪人，那么为正义多杀几个暴徒，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我心情异常轻松，拳头也捏得更紧。

我静静等着 FBI 的调查结果，希望他们找出那些暴徒是谁，但我并不希望 FBI 把他们抓起来，要知道，在那些暴徒的家里清除他们，在野

外猎杀他们，在城市街道上追杀他们，显然比在联邦监狱里下手要容易一些。

我知道，这些白人垃圾，这些怀着种族仇视的纳粹其实都是弱智或者低智商的，他们唯一骄傲的是他们的白皮肤。这些人犯罪，往往是冲动的，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做出精心策划、无法侦破的案件。所以，三个月前当我看到 FBI 出动大量特工介入的时候，我想马上就可以破案了。

结果，我错了。一天一天过去，不但没有破案，而且从各种消息看，案情越来越迷离。这些暴徒竟然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最先进的侦讯专家云集的 FBI，竟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强奸犯戴着手套、头套和避孕套，不但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毛发，甚至连脚印都被彻底清除了……

造成无法破案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很快就排除了，那就是 FBI 有意掩盖。这件事不是不可能发生，但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发生。不但华人社区全部动员，积极协同警察办案，而且 FBI 内和当地马里兰州的警察里的华人也都主动介入办案，留意和搜集资料，在这种情况下，FBI 想掩盖是不可能的。而且，以我对美国政治的理解，他们也不会在这种种族仇杀上站错立场。

那么只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了：这些人是职业杀手，这些人精通此道。

这种解释让我迷惑不解，因为并不符合种族主义分子的特征。于是我开始研究美国的种族问题特别是研究美国的种族主义组织和团体。美国直接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团体较多，大大小小有四百五十多个。主要以亚洲人为对象的则有七十四个。这些组织和个人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地区，相对来讲，黑人超过一半的华盛顿特区和周边地区较少。他们的行为各式各样，其中针对亚洲的主要是担心亚洲人越来越多，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使得美国白人渐渐成为少数民族……

我埋头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基本上搞清楚这附近的种族主义团体和个人的相关情况，而且也对他们所有的思考和行为有了相当深的了解。这时，我才发现，FBI 由于毫无头绪，差不多已经完全放弃了追查凶手的努力。

我不能放弃，我绝对不能放弃。那天，我在书房从互联网上查找种族分子的言行记录，一直到天蒙蒙亮——第一线曙光从窗子射进来时，我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这次谋杀不是种族仇恨引起的……随即我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用一句英语成语来说，那是“写在墙上的”——罪案现场的墙上都是种族仇恨标语和纳粹标志——不过，随即那个刚刚被我否定的念头又顽

固地冒出来：如果那墙上的种族仇视标语是故意写出来误导破案的……

我立即着手朝这个方向调查，手头的资料很充足，受害人姓黄，四十二岁，从小随父母移民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本科和博士毕业，现任华盛顿医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妻子为大陆新移民，比他小十岁，两人八年前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案发时，孩子房间没有受到冲击，孩子躲在被子里，医生是被一枪击毙的，身上的伤反而是死后留下的（FBI 由此推断纳粹分子极端仇恨中国人）；妻子被强奸，精神受到刺激，一个月后的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突然停下来了，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被害人资料。这些天，我一直在研究种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还是我第一次细细阅读受害华人的资料。这个资料有些东西引起我注意……我想了好一会，然后对照种族分子的行为特征加以分析……突然，我明白了！

白人种族分子也会时不时找一两个替罪羊发泄他们的仇恨，这些受害人轻则受伤，重则残疾甚至死亡，但所有华裔和亚裔种族暴行的受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从事的职业比较低贱，大多为体力活，包括一些送外卖的。原因很简单，那些袭击他们的种族主义分子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仇恨华裔和亚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亚洲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另外，被袭击的华人很多甚至不会说英语，更

不用说溶入美国文化，这也是暴徒袭击他们的另外一个原因（认为他们不是美国人）。可是上面的受害人却并不属于这个范畴，他不是体力劳动者，在美国，他属于高级科学家。这位医生早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一直得天独厚，春风得意，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发展，身上的中国味道越来越少。从死者所受的教育，工作环境，和他的思考方式来看，他显然比那些袭击他的纳粹白人更加美国化——这样的人没有理由成为白人仇恨主义者袭击的对象！

她的妻子受到歹徒的轮奸……这更加离奇，因为现在在我手头上有六千起涉及到妇女的种族仇恨案件，虽然有不少女受害者被歹徒凌辱侵害的，但没有一起强奸案……为什么？对了，这些白人仇恨主义分子仇视亚洲人和黑人的深层原因，就是在骨子里认为自己这种白人高人一等，不把有色人种当人看，把有色人种包括黑皮肤黄皮肤的人当猪看——他们会在犯罪时强奸自己认为是“猪”的人吗？

这时，我已经完全明白，这起所谓种族仇杀是以种族仇恨为幌子，掩盖着另外一起罪恶。我决定，开始调查这起罪恶，并给暴徒一个公正的审判！

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由此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酝酿的一个超级大阴谋，如果这个阴谋得逞，中国十三亿人将受制于人，中华民族将面临空前的危机……

六

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按照自己的思路找出凶手，交给 FBI，让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并不是因为仇视中国人而杀人，所以，我只想让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不想为此而犯法。鉴于这个想法，我找受害人的妻子了解情况时，几乎是大摇大摆的，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看是否有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监视者。没有想到就此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为了给北京提供高质量的情报，我必须保持“灰色面貌”，所以我并没有参加华府地区的亲北京华人社团如什么“百人会”等。但作为白宫工作人员（我的表面工作是中文翻译，负责白宫官员在阅读中国文件时遇到中国地名和人名等进行临时翻译。实际工作是前面说的“精神卫士”），作为一名华人，我还是有足够理由去关心受害的华人家属的。

黄医生的遗孀已经搬离了案发现场那间大房子，住到靠近华府地区的马里兰州界上一个华人移民相对集中的镇子上。我是随一个华人社团一起去看望她，大家离开时，我找了个借口一个人留了下来。

刚才大家都在时，我已经发现那女人眼神隐藏着巨大的恐惧和想向人诉说又害怕得要命的神态。所以，当只有我们连个人时，我就开门见

山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和疑问。她惊恐的眼睛霎那充满了泪水，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我知道她害怕，所以我就拿出自己的证件，一半真实一半夸张地告诉她，我在白宫总统身边工作，如果她能如实告诉我，我一定为他伸张正义。我说，你在美国生活，也知道什么事情只要能够捅到总统那里，就算有利益集团或者联邦政府机构想掩盖、想耍阴谋，也是很难的。

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动心了。我于是继续开导她。

过了好一会，她终于开口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绝对不是种族仇恨分子干的……"

我说，这我知道。于是我开导她，让她仔细想想，她的丈夫有什么仇人，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没有说完，就从她眼神看出来（不要忘记了，爸爸是心理学博士），她根本不用想，只要她愿意说，那个仇人的名字已经停在她喉咙里。

我再次向她保证，不会有事的。我说，你在美国生活时间也不短了，而且是美国公民，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什么阴谋呀，什么掩盖呀，都是很有限的，只要我们把它揭露出来，即使白宫总统不能帮我们伸张，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有无冕之王称号的媒体，

如果媒体也参与了压制，那么我还有最有效的，我愿意陪你到白宫门前拉横幅抗议，一旦站到白宫门前去抗议，我们就成了世界媒体的焦点，美国政府里就算有人恨死你，可也没人有胆动你了。我还举例说，你知道马丁·路德·金博士吗，他就是抗议到底，虽然被枪杀了，可是他是现在美国唯一一个人，全美国因为他的生日而放假一天，从这方面说，这个黑人的地位超过了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

我故意东扯西拉，好让她慢慢放松下来。

终于，她愿意说出来了。她说话很慢，我就顺着她，耐心地听，我知道她的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随时会垮下来的。

她说，丈夫是医学研究所的权威，这个研究所在全美国（当然也是全世界的意思）都是首屈一指的。丈夫是从事单细胞遗传研究的……

她怕我不懂，解释说，丈夫的工作也就是克隆，克隆也就是复制，从一个动物身上取出繁殖细胞，在试管里制造出一模一样的动物。

“克隆技术，”她接着说，“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像打网球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排出名次的话，我丈夫的排名肯定远远超过华人网球明星张德培。我常常听丈夫说，现在的克隆技术早就可以克隆人类了。他说，从理论上讲，就在 1997 年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动物克隆羊多莉出

世时，克隆人类就成为可能。我丈夫就是研究克隆人类的权威……我常常笑他，现在在美国为富人克隆一只爱犬或者宠物猫，可以收费五万美金，可是你不去研究克隆动物，偏偏研究克隆人类？美国立法禁止克隆人类，甚至连用于治病救人的单细胞繁殖也被禁止了，你尽研究这些没用的东西，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吗……”

她开始讲得很慢，而且怕我听不懂，经常加以解释，后来才慢慢快起来。其实，克隆技术虽然是医学和科学领域的前沿阵地，但在华盛顿，特别是国会山和白宫，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总统和国会都步调一致地禁止克隆人类。我也知道，科学家和医学家所说的克隆人，当然不是把一个人活生生地克隆出来，他们主要是在研究使用克隆人体某些器官，作为治疗终极病人的手段。

“一年前的一天，”她神情有些恍惚地继续说，我真怕她垮下去。“丈夫神情忧郁地回到家里，我问他，他什么也不说，接下来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子。我反复问，最后他不耐烦地告诉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死规定！我生气了，心想，你的工作有什么保密的，哼！后来我也没有理他，好在他的情绪坏过一段时间后，就慢慢恢复了。不过，从那天以后，他经常加班，而且越来越神秘兮兮，好像连上班的地方都换了。好在我也习惯了……没有想到，一个月前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天听到他把车开进车库，我像往常一样去开门等着。看到他时，我吓了一跳，他浑身颤抖，面如死灰，头发都被冷汗湿透了……我把他扶到床上，我

说叫医生吧，他哆哆嗦嗦地说，不要，不要，我没有事……我看他就有事！我就追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不开口，我气死了，说你不说就算了，谁想管你！没有想到，第二天他是还坚持去上班，接下来好几天他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心里可着急了，可是有什么办法……”

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我心里有些着急倒是真的，只是，我没有表现出来，脸上还故意露出轻松的表情。耐心听她继续讲述。

“我不应该逼他的，我如果不逼他说，也许他还不会被害，都怪我——可是，我是担心他呀，没有想到，我的关心害死了他……我又不会克隆……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比他先死，他一定偷偷克隆一个我，我以为他开玩笑，但看了他的表情才知道他是当真的。我当时感觉怪怪的，眼前仿佛出现他搂抱着另外一个我时的情景……唉，现在离开的是他，我要是有他一半能干，就可以让他回家了……”

黄医生的遗孀说着说着就呜呜地哭起来，我听得头皮发麻，这黄医生的克隆技术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人类真是可怕……

“在他被害的前一天，他和我都受不了了。那晚，孩子睡后，他把我叫到寝室，关起门，双手颤抖地按在我肩膀上，让我坐下，说让我平静下来，我说，我很平静，倒是你应该先平静一下，他颓然地坐下，叹道：我怎么可能平静得下来呢……然后他断断续续讲起来，虽然自己

研究精通克隆技术，而且是主攻克隆人类的，但却主要是以治病救人为主，从来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真的会有机会克隆复制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说，当然如果美国开特例宣布可以复制一个人的话，那么肯定会最先克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直被保管着，至今完好无损……

“他告诉我，一年前，也就是那天他回来后神情恍惚的那天，有一个神秘人找到他，希望他参加一个克隆研究小组，他了解情况后，有些犹豫，但神秘人说，这件事是关系到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关系到地球的安全，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希望他抛弃成见，加入到这个人类克隆小组里来。我丈夫答应了，但心里总是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前有段时间，他整天愁眉不展。他说，这个秘密克隆小组的成员都不知道是克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早期的胚胎培养就在我丈夫所在的试验室里进行，快要成形时，被秘密转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兰雷总部的地下室里，我丈夫也在这时才知道，那神秘人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主管，神秘人物叫赖恩，是个头头。这时，原来培养胚胎的克隆小组已经解散，只剩下我丈夫和另外几位显然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科学家。也就是说，只有我丈夫是外人。他到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只挑选了他一个外人参加这最后阶段的工作。他说，最后阶段的工作其实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只要按部就班把婴儿从人造母体里取出就行了。克隆动物包括人类，有一个缺点，也是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克隆的生命寿命非常短，有些只有被克隆生命

的一半，有些甚至只有十分之一。所以那个克隆羊多莉很快就死了。那些花费五万美金克隆的猫呀狗呀的，也只能活很短时间，当然，好在你可以不停克隆它们。我丈夫是在参加那个神秘的小组后三个月后看到克隆的婴儿出世的。他说，他很吃惊，他看到克隆出来的是个东方婴儿。很快，他就明白了为什么要他这一个外人留守下来照顾出世后的婴儿。因为，那个神秘的策划人告诉他，请他务必使用中文和婴儿沟通……

“我丈夫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希望这婴儿长大后会说中文，那么我丈夫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婴儿本来就是他参与克隆的，有他照顾自然比其他人要强。虽然我丈夫读写中文不是太好，但他一口普通话，还是挺不错的。他们需要我丈夫还有其他原因，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克隆人，他的情况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例如，这克隆人从婴儿长到十岁，只需要一年时间，如果使用特殊药物，则可以只用四个月……我丈夫就是接到命令，要他用药物催这个克隆婴儿快些长大，他们订出的目标是，务必在三年时间里，让这个婴儿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我丈夫很吃惊，因为这可以做到，但过量的催长素，肯定会进一步缩短克隆人的寿命，损害他的大脑。

“我想我丈夫那时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杰作上，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忘记了他干的事是有违人伦甚至是伤天害理的，是触怒上帝他老人家的……所以，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忙忙碌碌，我们很少交流，倒

也相安无事，可是，可是……”

医生的遗孀说到这里浑身颤抖起来，几乎说不下去了，我赶紧安慰她，为她冲了一杯热茶，又用其他问题帮助她放松。过了好一会，她才能继续讲下去。

七

儿子，我在想，如果你长大了，想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怎么办呢？我把自己的几根发夹在家庭相片夹，也许等你长大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随意克隆失去的爱人和亲人……

以下是医生的遗孀那天继续告诉我的故事。

“那克隆的婴儿的身体很快发育达到十岁儿童的标准，，我丈夫也就更忙了。那些美国人，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严格规定我的丈夫可以和克隆人讲些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据我丈夫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已经感觉到中央情报局不是在做医学实验或者想提前取得人类克隆的科学突破这么简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让他这个华人和这个克隆人讲什么中文……我丈夫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把我吓坏了。他说，那孩子过了十岁后，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中文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定时来看他，给他上课，和他交谈，并神

秘地把他带出去几天，而我丈夫作为克隆人的医生和他接触时，竟然需要按照中央情报局那些人事先挑选草列的语句一字不差地进行……那克隆孩子很善良，长得也很英俊，但我丈夫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因为他感觉到，中央情报局是在把这克隆人有意培养成被克隆人……

“我丈夫解释说，所谓克隆一个人，是从身体上克隆复制，从你的细胞克隆出来的人，长相绝对和你一模一样，就好像照镜子一样。当然在成长的过程中，人的身体因为接触外界的差异，因为锻炼的强度不同，也许生出差异，但这些可以适当调整，甚至通过外科手术调整。然而，有一个难关却无法克服，那就是你可以不折不扣地克隆一个人的身体，却无法复制一个人的大脑。这不是说克隆人和被克隆人的大脑结构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两人的大脑的重量、质量和 DNA 排列组合完全一样。问题是，大脑的形成是两方面决定的。一是自身细胞构造、DNA 排列，所为先天决定；另一种就是接触外界受到影响，受到不同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大脑才可以思考。如果克隆一个人，这个克隆人长大后，只要有一些经历和被克隆人有所不同，那么他们的大脑所想所思就可能千差万别，判若两人。我丈夫说，这才是克隆技术永远无法克服的难关。否则，爱因斯坦的大脑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那里，为什么不早克隆，让他为人类继续做贡献？”所以，当我丈夫看出中央情报局克隆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和被克隆的人一样的人时，心中的不安更甚。但他能够干什么呢？那神秘人显然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级别的高官，当时找他的时候，

就明确说过，这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好在这时，那孩子也渐渐长大，我丈夫就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孩子身上，他想，只要不是克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这样的人间魔鬼，一个被克隆的个体又能干什么呢？何况眼前的孩子很面善，于是他乘机和那个孩子多交谈几句，当然都得小心翼翼，那孩子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的透明房间里生活，二十四小时几乎都有七八个人在同时观察他、研究他。我丈夫感到浑身不舒服。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孩子生活在无菌的玻璃房中，很健康，五官端正，耳聪目明……有一天中央情报局的医生走过来，说要给孩子进行眼睛激光手术，我丈夫很吃惊，说这孩子的眼睛没有问题，一点也不近视，为什么要做激光校正手术？那人笑笑，说不是激光校正，而是要用激光把他眼睛弄近视……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我丈夫当时的震惊可想而知。但他什么也不能做，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地方。等到那孩子眼睛被弄近视后，有一天，另外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医生走进来，把一副眼镜交给我丈夫。我丈夫拿出那副显然是中国制造的眼镜，小心地给孩子戴上……

“那孩子——当时虽然只过了九个月，但其实已经有十七八岁的样子了——戴上了眼镜，又看得见东西了，很高兴，把手举起来摇了摇，随即扶了下眼镜——戴上眼镜的孩子一连串的几个手势动作看得我

丈夫愣住了，他觉得这个动作很熟悉，从这个熟悉的动作，他第一次发现眼前的人也有些面熟。

“从那一天之后，我丈夫多长了个心眼，注意观察这个克隆小伙子像谁，当然，两三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头绪，毕竟这个克隆人才十七八岁，还是使用催长药物，听那负责人的口气是要让他在两年后长到五十多岁。这期间的相貌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丈夫也曾经根据中央情报局那些人露出的口风来猜测，既然此人要保卫美国安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那会不会是什么超人、蜘蛛侠、蝙蝠侠什么的，当然他自己一一否定了这些猜测，我丈夫毕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对中国的事情并不十分了解。后来，也就是他发现真相的前一个星期左右，我丈夫发现中央情报局那些人对这个克隆人越来越尊重，而那个克隆人也越来越有架子，不但与我丈夫慢慢疏远，而且开始颐指气使，说话越来越像中国领导人作报告那样装腔作势……我丈夫说，这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人……但他还不能确定。有一天，那克隆人被神秘带走了三天，回来后，我丈夫去看他。我丈夫推门进去，突然呆住了。你知道，这个克隆人一直以来都穿着医院的病人制服，可是那天，我丈夫推开房门后，发现那小伙子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我丈夫突然看出了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这瞬间，他惊呆了，他差一点当场昏过去，他说自己没有当场倒下去的唯一原因是他知道外面有好几双眼睛在监视着这个贴满了单面可见玻璃的房间。我丈夫说，他虽然是个科学家、医学家，对政治这个

肮脏的东西一点不感兴趣，但他还是了解一些的。当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后，他差一点神经失常。那天，就是我打开门，看到他面如死灰的一天。”

黄医生的遗孀讲到这里，脸上充满了痛苦和悲哀，我看她停下来，生怕她就此后悔，不再说下去了，就旁敲侧击地问：“那个克隆人既然不是超人，又不是蜘蛛侠，怎么会把你丈夫吓成那个样子……呵呵，我倒也很好奇呢……对了，那个克隆人像谁？或者说，那个克隆人是谁？”

医生的遗孀抬起头，眼睛里闪过浓浓的迷茫，摇摇头。我一看就急了，开口问：是谁？你不敢说？还是医生没有告诉你？

“那天我们在卧室时，我丈夫的精神都快崩溃了，所以他本来是想告诉我的，他还让我把中央电视台打开——我们家装有卫星电视，可是正在这时，有人按门铃，我丈夫哆哆嗦嗦下楼去应门。原来是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医生，那医生笑呵呵地说，正好访问朋友，经过这里，顺便来问个好。他们两位随便聊了一会，那人就告辞了。那人的到来，打断了我们夫妻的交谈，那人走后，我本来是想听丈夫说出他克隆的到底是谁的，可是，他显然改变主意了，他说，还是不要告诉我为好，让他再想想……”

我没有等她说完，就赶紧打断她问道：“后来呢，你丈夫告诉你没有？

或者透露出一些什么没有？”

她摇摇头，过了一会，眼里含着泪水说：“没有后来了，我讲的就是那伙暴徒冲进我们家的前一天的事，第二天，我丈夫就被杀害了，我也……”

我已经听出名堂了，很简单，他们家一直被窃听，当那丈夫要透露真相时，那人及时敲门，假装是经过这里顺便拜访。实际上，那人的及时出现倒是客观上救了妻子一命，如果那天丈夫告诉了妻子克隆的人是谁，妻子第二天肯定也会被杀害灭口。

想到这里，我悚然一惊，这才知道，自己可能卷入到一场空前的阴谋和危机之中。同时，我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刚才进来时已经被注意到，而离开的一群人中没有我，一切都太晚了。

说实话，这件事如果不是有命案卷入，可能还一时无法让我相信真有此事。我知道眼前医生的遗孀精神有问题，但我是心理学家，自然当场就判断出她没有撒谎。知道卷进去的我，遇到了一大难题。那就是，如果我只是一名普通人，一名普通的美国华人，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在白宫工作，又为北京充当间谍，那么这件事很容易处理，我只要打个电话给 CNN 或者 BBC，这些媒体会马上过来接我们，然后把我们保护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就此安全了。而他们将会得到这个世纪最大

的新闻，并且会穷追不舍，就像多年前那些华盛顿的记者穷追水门事件最终把美国总统赶下台一样。当然，其实我也想到，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遗孀的指控，而且这时，我才知道了那些杀害她丈夫的人为什么布置了一个种族仇杀的现场。

在美国，总是有公民指责政府搞阴谋，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则是无中生有。然而，这之中，种族歧视引起的凶杀最常被民众指责为政府阴谋。所以，这次他们枪杀医生后干脆就布置成种族仇杀现场。这反而让那些理智的民众特别是媒体有一种逆反心理，认为又是公民在受到种族歧视后的无中生有。

过了一会，等到天已经黑下来，我才告别医生的遗孀，走时，我向她保证，等我想出办法，我会立即联系她。

我走出这栋充满悲伤的小房子，走进黑暗中，在我打开车门准备进去时，我感觉到在四周黑暗之中，有好几个红外线夜视镜的镜头泛出鬼火般的幽光……

八

厚厚的米黄色的天鹅绒窗帘，粉红色的高级羊毛地毯，墙上挂着的二胡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旁边的中国地图上一条猩红的粗线连接着

韶山、长沙、南昌、上海、广州、遵义……然后又从遵义向北边延伸……

军委主席仰面看着地图，脸色阴沉异常，身后站着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脸上不但很阴沉，还夹杂些许茫然。

“主席，他们都到过遵义，在遵义搞了文艺汇演和几次神出鬼没的集会，然后三五成群，成群结队北上，弯弯曲曲经过这些地方，夹金山，毛儿盖大草原……”

“夹金山，毛儿盖大草原？”军委主席转过头。

“是的，那里的条件非常险峻，有雪山，有草地……”

“爬雪山，过草地！”军委主席突然提高嗓子，“长征！长征！”

许长征“嗯”了声，有些发呆，主席一直叫他“小许”，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长征”。

“我说的是红军长征！”军委主席解释道，转过身，走向他的躺椅。“他们在走红军长征的路线，你没有看出来吗？”

许长征这才明白，回头盯着地图上的红箭头，果然，那箭头已经逼近

延安，那正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大会师的地方。“原来是这样……”他随着军委主席走过来，心里还有些犹豫。“可是，从长沙到南昌，到上海……又是怎么回事？”

许长征声音低下来，他看到坐在躺椅上的军委主席陷入了沉思，于是悄悄坐下来。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伙爬雪山过草地的人谈起过‘他’？”军委军委主席皱皱眉头问。

“听到了，已经不是‘他’，而是‘您’，每个人都和那个神秘的‘您’交谈过，过了遵义后，再也没有人随便提起‘他’，更没有人说‘它’了，他们谈起那个人，都极其恭敬，我们听到有人称呼他……”

许长征停下来，观察着军委主席，军委主席虽然还是沉思的样子，然而肯定在认真地听，因为当许长征停下来的时候，军委主席微微抬起了头。

“主席！”许长征重复了一次，“他们都叫他‘主席’。”

“哦……”军委主席脸上没有显示出多少惊异，反而是猜想被印证了的样子。

房间里只有沉默。许长征这些天越来越糊涂了，那位唯一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让他平静、就可以开导他的军委主席常常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独自思考……一开口，就是不停地问问题，比他身兼三职时还关心政局。这时，他又开口发问了。

“美国那边进展如何？”

许长征从放在旁边的手提包里抽出一个卷宗，翻开拿出一份文件，迟疑地问：“这是我们 096 情报员获得的 006 情报员出事前写给儿子的信，是上封信的继续……我简单汇报一下？还是读一遍？”

“不用，给我自己看。”军委主席欠身伸手拿过那份七千字的信，脸色阴沉地看起来。许长征耐心地边等边观察军委主席脸上的表情……

虽然军委主席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但许长征看得出，军委主席的心情一点也不平静，有好几次，他看到军委主席微微发抖的手好像抓不紧信件似的。

半个小时后，军委主席放下那封信，站起来，自己一个人在房间踱起步来，嘴里小声自言自语嘀咕着：“他们，嘿嘿，克隆了一个，嘿嘿，

科技发展啊……。

许长征紧张地看着军委主席，当军委主席踱到他面前时，他正想开口。军委主席的声音先响起来：“小许，我已经决定了，把我军委主席一职也让出来，交给总书记，让他一身兼任中国最高的三个职位：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

许长征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说话，好在，他的耳边很快又响起了军委主席的声音。

“小许，科学进步和民主竟然如此密不可分，想不到百年前的五四青年们就知道这个道理……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科学的挑战……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被一个人领导，像康有为这样的有识之士，何尝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可惜孙中山没有听康有为的，后来证明如何？五十年的内乱外侵，生灵涂炭……直到 1949 年我们中国人才重新找到了一个中心，也就是毛主席这个红太阳，到了邓小平时期，他老人家出于善意，不搞个人崇拜，结果两次出现了两个中心，这不差一点造成了内乱……现在，我把军委主席职位也让给古月这样的不到六十岁的年轻人……时代不同了，要与时俱进，我们既要有一个中心，又需要政治局的集体领导，精英组成的领导，这真是矛盾呀……怎么办？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十三亿人民的命运压在一个人身上……要不得的，必须改变……

既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来自科学的攻击，那么我们也应该拿起科学的武器来捍卫……我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军委主席一连串的时而激昂时而深沉的讲话差一点把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弄昏过去，他勉强抓住了几个关键的词句：中国需要一个人的中心，但中国不能把命运放在一个人身上，要实行精英领导，政治局集体决定——所以，军委主席决定把军委主席一职也让给现任领导核心古月总书记，拿起科学的武器对抗来自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许长征确实无法理解这前言不搭后语，矛盾之极的话，这一点连军委主席也看出来了，于是，他停在桌子旁边，按了一下上面的按钮，冲许长征爽朗地说：“矛盾，无法解决的矛盾？对不对？可是，我找到了解决办法，一个 perfect（完美的）的解决办法！”

他的话音刚落，秘书推门进来：“主席，我现在让他们进来吗？”

军委主席点点头，许长征转头看着门口，从秘书身后走出三位穿白大褂带着白口罩的医生，正是上次军委主席提起的那三位脑科神经专家和脑外科医生，其中一位是许长征推荐的，另外一位来自广州三九脑科医院，也是他接来的。

三位白大褂恭恭敬敬地站在门边，秘书随即退了出去，并轻轻关上了门。

许长征看着满面红光的老军委主席，这次他不想掩饰自己疑惑和询问的眼光。军委主席笑呵呵地招手让那三位脑科专家坐下来，随后转向许长征，朗声说道：

“小许，我找到了防止独裁的办法，而且是科学的办法，你知道科学和独裁是格格不入的！小许，目前我们面临的内忧外患，显然超过了你这个国家安全部长可以应付的能力，来自左和右的两股势力都不约而同地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成果来对付我们，我们当然也要讲究科学！我发明的这个办法可谓一劳永逸！是我深研东方和西方文化之后才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就在眼前在这三位脑部切除外科专家的手里，我已经和他们详细讨论过，我相信，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前途，为了我们共产党能够永保政权，你会站在我这一边，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好，现在请你听他们三位权威专家的解释，哈哈，我这人就有个特点，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与时俱进，哈哈……”

第十二章

一

小说还没写完，故事还在继续，高潮正在到来，但我这个作者已经精

疲力竭了。

对我一知半解的好心的朋友真诚地嘲笑我：杨子，以你健美的体魄和天天向上的身体，如果你用身体写作，一定会拥有更多读者，甚至不乏那些举着鲜花到机场接机的未成年少女；或者，以你云游各大洲的经历，加上风趣幽默的本性，就算写写游记或者搞笑小品，也会小有所成的；又或者，转弯抹角写点歌颂新形势和新领导的文章，肯定会被拍成电视剧，配上国歌在电视台播放……可是你偏要写什么“政治”、“间谍”、“国家”和“人民”这些劳什子，写来写去，写的满纸荒唐言，看得人家和自己都是满脸辛酸泪，到处被禁止出版张贴不说，搞不好，总有一天你自己要被人家来个“致命追杀”，何苦来哉？

唉，我也不想写下去了……我已经不记得当初是如何误入歧途的，然而，当我醒悟时，在这条歧途上已经走得太远，回头无岸了。就像小说中那个失去了记忆、头痛欲裂、还有些早期精神分裂症状的杨文峰一样，不是我想写这些劳什子小说，而是小说在迫使我写它！当我收拾一天疲惫的身心，坐到电脑旁，闭上双目用心灵的眼睛看，用心来听的时候，我那放在键盘上的手就会鬼使神差地不听我使唤地敲打出一连串的字符。那字符也就变成了你眼前的一本本“政治间谍”小说。

是小说的情节在带领我，而仿佛不是我在编写小说。我自己也不清楚小说情节会如何发展，我更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但当我坐在电脑前

时，那故事，那细节，那惊天动地的阴谋就会通过我的手指弹跳而出。不怕你笑话，写到最后几章时，我是如此紧张，竟然拒绝了任何飞机旅行，躲进小楼成一统……因为我担心，万一飞机失事又或者出门在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么我的故事不是永远没有结局？那么，真相不是要永远成为谜？想到这里，我就像沙伟局长一样脑门冒出黄豆般的冷汗……

看到现在，你一定发现很多问题。例如，有些读者问：你的小说中情节和人物看起来似曾相识呀，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些人又是谁？

我说：这故事可能发生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大同小异而已。例如就拿这“一个人”的专制制度，就拿这少数精英统治人民的中国特色来说，两千年前的秦朝如此，现在也如此。指鹿为马的秦暴君为了稳定一家之统治，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书都烧了，把写书人和读书人都坑了、都砍了脑袋了。两千年后的今天，独裁和一小撮精英们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为人民当家作主，为了稳定繁荣而推行他们的“民主”——为民做主，当然也有值得喝彩的，因为他们与时俱进了，至少他们不再烧书砍脑袋，而是把书禁了，为写书人和读书人洗脑袋……

你也许觉得小说写得混乱，有很多人物，一会是老军委主席，一会是新一代领导核心总书记，又有部长和局长，还有神秘的特工 006 和

096，还有疯人院，还有……你看出他们都在争夺，都在害怕，都在斗争，都在思想……于是，你质疑作者，这些都关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什么事？你别搞那么夸张好不好？我们只是想看一部据说是中国第一套的政治间谍小说，我们只是想娱乐娱乐，你别老那么掏心掏肺地、苦口婆心的，好像自己肩负着什么使命，一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样子……

我说，千万别这样，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这小说其实不是写军委主席和总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和他的局长也只不过是配角，杨文峰和李昌威也不是主角，至于那些让人想不起名字的间谍特务当然也只是小人物——让我告诉你，我小说的主角不是这些人，而是你！

你还看不出吗？虽然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在我小说里出场，可是，这小说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却决定着你和我的贫富、好坏、荣辱甚至生死。然而，这一切能够责怪谁呢？不正是我们自己的诚实善良和与世无争等等这些被统治者歌颂为高尚的品质让这些精英、社会栋梁和独裁者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扮演主角的吗？！

所以，我告诉你，在我的书中，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在任何朝代都默默无闻、在我小说中都没有机会出场，至今还被伟大领袖和核心们教育、指引、带领和管理的中国人民！就是他、我和你！

有点激动，不好意思。写小说的最忌激动，把小说写成了战斗的檄文，写成了大字报，写成了悔恨书，就没啥意思了。小说讲究的是文学性，这一点我很注意，当然也由于创作速度太快，而忽略了一些文学上最基本的写作要素问题。例如，有读者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疑问，你的小说中怎么没有春夏秋冬的季节描写，没有风霜雪雨的天气描写，没有莺歌燕舞、风花雪月的自然景观的描写？

对不起，这一点我确实忽视了，我忘记了。或者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政治的冷酷和人心的寒毒，让我忘记了大自然。

对于这些提问，我都愿意解释；对于无数的批评，我更愿意接受。但是对于有一种责难，我却无言以对。他们质疑我：我们的社会真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吗？我们的政府真那么无耻吗？我们的国家安全真那么脆弱吗？我们的人民真那么无辜吗？……

我很无语。我知道很多人因为自己是得益者而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可是，我相信，人是有良知的，人心里的眼睛和耳朵是无法关闭的。

好了，你一定急着想看小说吧？

相信我，我也像读者一样急于想知道故事如何发展，中国的前途何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何？还有、还有，中央情报局那个惊天大阴谋到底是什么？万里长征后的林将军和他们敬仰万分的“主席”下一步如何走？老军委主席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让出了手中的军权？谁又能力挽狂澜？还有、还有，故事中那些虚构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命运又如何？杨文峰恢复记忆没有？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何去何从？皮笑肉不笑的投机分子康伴智又有什么花招，轮到他出招了没有？还有、还有，一直没有露面的但却注定决定小说中所有人物命运的——不，不，这还不够，其实是一直决定你和我，决定 13 亿中国人民命运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身兼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古月同志为什么还不出面？

当然还有很多小人物，都不应该被忽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五短身材、秃顶的国家安全部侦查局局长沙伟……

二

沙伟这种人由于太普通而常常被人忽视，但也正因为他很普通，其实才不应被忽视。普通人在历史中往往扮演着最不普通的角色。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刻苦工作，对自己的利益不想也不计较，从骨子里，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正义的。久而久之，他就不再像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样，动不动就要扪心自问。长期下来，也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他在许长征部长面前恭恭敬敬，不知道的以为他这个人卑躬屈节，但他自己心底始终清楚，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工作，中的方面讲，他佩服许长征部长的冷静和睿智，从大的方面看，他对上级的态度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民族利益。

所以当他慢慢感觉到许长征对他逐渐冷淡的时候，他诚惶诚恐，头顶冒汗。然而，当他不再是感觉，而是确切知道了许长征对他态度的变化后，他突然无所谓了。而一当他无所谓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为自己以前的样子而惭愧和汗颜。下岗的老伴经常生病，一个人的收入勉强维持家庭开支，他从来没有假公济私，损公利己，在工作上也是按部就班，虽然年轻时总是用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女同事，但这一辈子，就只睡过一个女人，也就是现在在各方面都下了岗的老伴。

这样的人有什么好怕的！想通后的沙伟第一次感到如果生活可以重来，他活得可能比那个讨厌的康伴智更潇洒。

有了这种想法的沙伟突然看到林将军的时候，脑门竟然没有出汗，而且脸上还保持了平静，只是嘴角的肌肉微微扯动了两下。

他的小车是在下班回去的路上被一辆军用面包车截停的，司机看到是北京卫戍司令部的车，也就按照军车司机的指示停了下来。沙伟抬起

头，看到那辆车里的林将军在向他招手。他没有犹豫就下车直接走了过去。

林将军的警卫员替他打开车门，他钻了进去。林将军让司机把车开到旁边的小胡同，然后司机和警卫员都下了车，关好车门。车里只剩下两人时，林将军微笑着看着沙伟。

“你一点都不紧张。”

“我为什么要紧张？”被许长征冷落后突然有些恢复本性的沙伟让自己脸上故意露出一些不解和嘲弄的表情。

“哈哈，不怕他们看到你和被你调查追踪的对象见面？又或者，不怕我对你不利？”林将军仍然微笑着。

“没有必要怕，我只是做我的工作。”沙伟冷冷地说。

“好！”林将军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一人一罐。“好个沙伟，共和国就因为还有你这样忠实于自己工作的卫士，所以才没有被那些人掏空、搞垮！”

沙伟心头一热，灌了一大口啤酒，心里凉丝丝的好受起来。

“可惜，你说‘我只是做我的工作’，这话听起来让我心酸，不像沙伟这样的人所言呀！”林将军说着，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沙伟笑了笑，脸上故意露出不解。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林将军没有等沙伟回答，继续他的话道：“因为我了解沙伟，我知道你的一切，我知道你出身贫苦，知道你对新中国怀着刻骨的热爱，知道你和那帮把持国家安全部的走资派、自由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地主资本家崽子们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我知道，你一直把自己的工作看得神圣，并不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我只是做我的工作’，不是的！沙伟局长，如果你只是做你的工作，我不会找你的，不是我不想找你帮忙，而是我不屑于给你这个机会，不屑于挽救你！”

“挽救我？”沙伟喃喃地说，这次脸上真有些不解。

“是的，挽救你，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留一条后路？”沙伟越来越糊涂。他本来以为林将军是来收买他，或者甚至要绑架他，因为，他领导的侦查工作已经越来越接近真相。

“不错，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和那些人一起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

你和他们不同，我了解你，我甚至还有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集体照片，四十年了吧……”

“四十年了……”沙伟小声重复着，声音有些沙哑，有些低沉，也带有淡淡的伤感。

林将军把手伸过来，搭在沙伟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叹息道：“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毛头小伙子，红卫兵小将，如今已经是共和国的反间侦查局局长，时间流逝了，地点转换了，可是，我相信，热情、激情、感情和心情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我说的对吗？沙局长！”

沙伟抬起头，动情地点点头。

“唉，沙局长，现在再看看这个国家都成什么样子了，贫富悬殊，贪官污吏当道……”“可是，”沙伟马上恢复过来，打断了林将军的攻心说教。“可是，社会毕竟是在进步，贫富悬殊总比当时的共同贫穷要好……”

“错，因为你忽视了症结所在，”林将军严厉地打断他，“没有人喜欢共同贫穷，当年我们为什么要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1949 年以前中国并不是共同贫穷呀，那时有很多资本家和地主老板不但是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可敌国，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解放全中国，为什么又得到全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

林将军停了一下，继续说：“因为，旧社会的贫富悬殊并不是建立在自由公平的竞争上……你沙伟是不是以为我是老古板，一定反对美国和欧洲的一切，痛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美国和欧洲在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上，搞得不错，所以他们也有贫富悬殊，可是大家包括那些被剥削的工人农民都无话可说。可是，我们中国现在的贫富悬殊就不同了，完全和解放前一样，富人不是靠公平竞争、不是靠勤劳发财致富的，而是靠巧取豪夺，靠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慢慢把广大人民的财富转移成他们自己的，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却用资本主义最邪恶的方式为自己积累财富。他们现在搞的是资不资，社不社，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使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赋予他们的集权大行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的血腥的原始积累和剥削。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但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甚至连资本主义的原则也弃之不顾。我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吃人，人剥削人，可是他们至少不拿着社会主义牌子吃人剥削人呀，他们至少还有所谓公平竞争呀，可是看看我们，他们吸收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糟粕，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就只有一种，难道还有德国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吗？现在，再回到前面所说，这样的贫富悬殊也比‘共同贫穷’好吗？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共同贫穷，只是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和全世界经济发展相吻合的……”

沙伟虽然一开始就有心防，防止能说会道的林将军“策反”自己，但这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林将军所言有理。表面上看，中国的发展必然造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全世界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可是，当这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都是那些贪官污吏，都是那些靠巧取豪夺积累财富的人的时候，就连沙伟也知道不对劲了。所以当他回想起四十年前站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时，声音沙哑了。而他当然也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画像始终没有被广大的中国农民从过去摆放神像的地方取下来，所以，这林将军的行为才让国家安全部如此不安……

“我了解你，沙伟，你有理想，有信仰，你不像那帮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完全可以忽左忽右，他们其实早就不信什么主义，他们让我们信仰的所谓主义，说白了，就是他们精心炮制的‘个人主义’，可是，让人气愤的是，他们一会把毛主席他老人家拿出来吓人，一会又在那里装模作样地搞民主选举……你不同，沙伟同志！可是，就连你这样的同志竟然也把自己的理想变成了‘我只是做自己的工作’，我为你惋惜，为你不值！”

林将军说着，从手提袋里抽出一份档案，递给沙伟。“你自己看看，这是那位和你一样，‘只是做自己的工作’的投机分子康伴智的海内外银行记录。”

对于侦查局长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就是银行记录，他只看了几眼，秃脑门上就渗出了冷汗，这还是今天第一次冒冷汗。“五千万！”

“是的，这就是他迄今为止为自己发的工资，用人民的血汗发的工资。你们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国家安全厅的厅长和情报局长、站长们的私人财产超过一千万的大有人在，我们都有详细的资料，这笔帐不会不算的。你怎么出汗了？情况很意外吗？沙伟同志，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尽自己所能保持共和国不变色，保持共产党政权长治久安，可是，你却搞错了敌人，那些颠覆我们共产党政权，妄图变天的人正是来自我们内部……而再看看这些年你抓的那些人，除了一些为西方效劳的特务间谍、自由分子外，几乎都是上访的民众、贫困交加的练功者、走投无路的下岗工人……这些人和你有什么区别？你的爱人下岗了，你们家一直很困难……”

沙伟真的被感动了，他盯着林将军。林将军慈祥地笑着。大概一分钟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沙伟用手擦了一下眼睛，有一滴眼泪滚了出来。

擦掉这滴眼泪，沙伟也随即从伤感和感动中恢复过来。他沙哑着低沉的嗓子说：“可是，将军，我请你原谅，我还是会做好我的工作的！”

“哈哈，好，英雄本色，英雄本色呀，我没有看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阻止你干你的工作，而你的工作也根本不可能阻止我们，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的工作只会让我们现在干的事更加有意义，更加刺激！我们说定了，沙伟，你继续去侦查去跟踪吧，我们的人已经会师延安，你们就去围追堵截吧，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才能让全中国人民看得更清楚！”

林将军的话越来越严肃，然而，脸上却始终带着慈祥的笑容。他再次把手伸过来，拍了拍沙伟的肩膀，亲切地说：“就像我刚刚已经说过的，我今天虽然是问你一件事，但其实是让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沙伟默默地点点头。

“好，爽快！你只要告诉我杨文峰在哪里，就可以走了。”林将军慈祥地盯住沙伟。

三

菲利浦一字不漏地细细研究 006 情报员留给儿子的信，并且把和他失踪有关的部分整理出来，综合为一封一万字的信。他唯一的希望就在这一封信里，他要进一步挖掘事实真相，而连接那真相的蛛丝马迹一定在这封信里。信里已开始讲述他卷入的经过，但 096 情报员菲利浦

却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可以让他顺藤摸瓜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信中这最后一部分上面：

孩子，那天当我告别黄医生的遗孀，走出来，坐进自己车里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也陷入到一个非常巨大的矛盾之中。如果黄医生的遗孀所言属实，那么她和我都同时陷入极度危险之中。然而，以我的身分，还不至于有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可黄医生的遗孀就难说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她的安全，那就是我尽快联系媒体，让阴谋曝光，或者直接公开向 FBI 报案，同时让媒体了解报案经过和内容。

可是如果这样做，我的身份肯定会暴露，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就永远失去了追查真相的机会。我把所谓阴谋捅出来后，由于没有任何证据，事情肯定会不了了之。但就因为捅了出来，所以，那些人虽然竭力否认，但也因而不会再去弄巧成拙，再去伤害医生的遗孀。可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我还能在白宫呆下去吗？如果无法呆下去，又如何继续我的工作——为中国充当间谍，又如追查出中央情报局地下室里那个克隆的中国人到底是谁？

我就这样犹豫不决了整整一天，思前想后，一会是那位中国移民遗孀的惊恐的眼睛，一会是那神秘的克隆人，一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恶毒计划……

第二天晚上晚饭时，我的一切犹豫不定都嘎然而止。不是我做出了决定，更不是我已经有了选择，而是决定选择了我，选择只剩下一个——美国有线广播网今日快讯报道：一月前被种族分子残酷杀害的著名医学研究专家黄先生的遗孀因经受不住精神的压力，于今日凌晨四点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留下一名年仅七岁的儿子……

那一刻，站在电视机前的我仿佛失去了知觉，任凭眼泪从脸颊落下，沾满我的胸襟。我害死了黄医生的遗孀，这点毫无疑问。她绝对不会自杀，那个“受不了精神压力而自杀”的结论大概是心理医生在她死后胡乱编造的，而就在她所谓“自杀”前几个小时，华盛顿最好的心理医生——你的爸爸，还和她面谈了几个小时，我知道她的精神状况，我知道她在等我的消息，她不会自杀，而且，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做母亲的，会在孩子的父亲被害后，丢下自己七岁的儿子而去自杀呢？当然有绝望到极点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离开人世，不过，她们都会让孩子和自己一起离开这个没有了爱的、不值得留恋的人间……

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不，是那唯一的选择选择了我。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冷静了下来，是的，我需要的是冷静，冷静，再冷静。

第二天，我忘记了一切，我恢复了——或者说，我让自己看起来“忘记了一切”，我让自己完全恢复到“正常”，我甚至不看报纸，故意忽视那

个自杀女人的任何后继消息。我照常工作，该上酒吧就上酒吧，该去看电影就去看电影，而且在周末的时候，我还带你和你妈妈一起到大西洋城去尽情玩乐了两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才发现，那些一直在阴暗角落里监视我的紧张的特工们也松弛了下来，最后也就悄悄撤退了。毕竟我在白宫工作，他们也有些忌惮。同时，他们大概也认为，在白宫工作的“精神卫士”自然不会做出让他们意外的事。

于是，我开始行动！

我手里掌握的资料并不多，而且，我还得谨慎行事。我只能反复回忆那天黄医生的遗孀告诉我的故事。目前可以肯定，那个克隆的人仍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地下室，这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我如果通过自己在白宫的关系，进入中央情报局大堂和有限制部分开放的地区，应该没有问题。但从那里到地下室和楼上的办公室比上天入地还要难。我也想过，使用硬闯的方式，然而，这之前，我必须要了解更多情况。因为就算我这时的武功高强，我知道，我可以闯入，可是，地下室有一百二十多间房子，我难道要每一间去闯吗。另外，就算我闯得进去，也很难活着闯出来，如果我进去是去搜集情报，无法活着带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有一点情况除外，就是我闯入的目的是除掉那个克隆人。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那克隆人对中国是个威胁，如果无法把真相公布于世，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我自己而把那个人杀掉。我相信，以我目前的武功，我完全有这个能力。

只是在这之前，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和资料，来帮我下最后的决定。

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和行动组的人员我基本上都听说过，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我也知道主管这一摊子的最高首长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尼古拉斯，这个人我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更多的交谈。还有一个对华行动组组长，叫赖恩，他是什么事都做绝的，对中国人怀有刻骨仇恨的魔鬼。显然，即使是心理学专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想从他们这些人手里套取情报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认识一件事：武力和权力。这不是一般的对华绝密计划，有一件事我很清楚，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阴谋已经超过了政治斗争和国际斗争的界限，他们使用目前被全世界禁止的克隆人的方法进行政治阴谋，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反人类罪，一旦公开就连美国政府也受不了这个压力。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计划才会在空前保密的方式下进行。我也知道，要想找到证据活着把这一秘密公布于世，是难于上青天的。

但我还是想了解多一点。而从黄医生遗孀处听来的故事中，唯一可以让我觉得可以作为切入点的细节就是每隔几天，中央情报局的高级主

管就要带克隆人神秘出游两到三天。现在推测，应该是离开中央情报局驻地，外出了三天。

中央情报局总部出入口虽然只有两个，然而，由于这个建筑物孤零零坐落在北弗吉利亚，附近装满了监视镜头，这使得要监视出入的车辆无异于飞蛾扑火。但我没有选择，这是我唯一接近克隆人的机会。

我也分析了，根据中央情报局如此神秘的做法，加上这个克隆人的相貌虽然才二十岁，并没有成形，可连那位不关心政治的黄医生也看出来了，可见克隆的人是很有名气的，所以我推测中央情报局带他出行，一定会把他遮盖得严严实实。这就好办了，一行人出行，又得拉上黑色窗帘，那样的车队可并不是很多的（美国私人车不得拉上黑色窗帘）。而且，我不用在靠近中央情报局建筑物的地方等，只要在两条路连接主要干线处等待就可以了。那里有一个咖啡馆，我决定经常到那里去逗留。

我的做法并不一定保证能有结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其他办法。好在要就是我运气好，要就是他们更频繁地带这个克隆人出游，我只等了三天，就发现了神秘的车队。

我开始跟踪他们，他们的车队直向安德鲁空军基地而去。结果可想而

知，我无法进一步跟踪。那天稍晚，我接通了我在军队中的朋友的电话，询问了安德鲁空军基地那个时间起飞的专机。专机本来就不多，那个时间起飞的只有一架。地点是弗罗里达州迈阿密机场。我当时就飞到迈阿密机场，又通过关系，了解到军用包机到达的情况。这时由于我已经感觉到事态严重，所以也顾不得那么多，在追查他们行踪的过程中，我经常打出自己在白宫工作的牌子，寻求那些听到白宫两字就肃然起敬的人的帮助。

不久我就搞清楚他们一行人车队是朝迪斯尼乐园方向而去。这让我很疑惑，迪斯尼乐园这个地方都是旅游景点，包括一个水上乐园和一个中国微观景点“锦绣中华”。

又通过多方打听，我终于获得了他们在此地的活动。当然，这时他们已经回到华盛顿。我还留在这里，我需要研究他们的行程，如果他们每次过来都是到这个地区，那么我下一次就可以守株待兔，在这里行动了。不过我没有信心，很难猜测到他们到这里来停留两天到底是为了什么。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第二天我就搞清楚他们此行的目的。原来他们不是来迪斯尼乐园游玩，也不是来水上世界玩水，而是到了那个微缩景点“锦绣中华”。“锦绣中华”是中国政府暗中支持，由旅游局集资在美国大兴土木兴建的中国各地景点微缩旅游主题公园，由于管

理不善和主管官员的贪污，加上中国高官高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景点的热爱程度，公园建成后连年亏本，最后倒闭。但那些花费巨资修建的微缩景点仍然存在。

我联系了公园管理人，塞给他一百美元后，他告诉我，那帮人来自华盛顿，一位叫尼古拉斯，是个头，另外一位叫赖恩，也是个头，每次来都带一大批部下。他们有时一个星期，有时十天左右就来一次，每次来都住在这个荒废了的主题公园里，而且不许管理人员接近，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离开，也不再卖票。管理人说，这里本来就荒废着，每天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寥寥无几。他们那帮人来后，花大钱把公园包下来，我们也乐得这样做，赚了钱，又清静。

我买了张门票，进入到原来红火了一阵子的弗罗里达“锦绣中华”主题公园。人很少，我信步一路逛过去。从上海城皇庙到杭州西湖，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又走到张家界、九寨沟，从北京故宫穿过去，踏上长城，从西藏高原到东北平原……没有想到，这一逛，竟然逛了整整一天，更没有想到，这短短一天，我竟然踏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我忘记了自己到这里来干什么，一天结束时，我大汗淋淋，眼睛竟然有些生涩，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我好久没有回中国了，这个微缩公园的中国景观惟妙惟肖，让我不知不觉陷入其中……

可是，那个克隆人来这里干什么？

四

孩子，那一天，爸爸在“锦绣中华”情不自禁游玩了一整天，直到晚上人家要关门时，我才想起这么一个问题，克隆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听管理员透露，他们每个星期都来这里，而且每次来，总有一天时间花费金钱把这个公园全部包下来。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全部包下来，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个克隆人。但又为什么要冒险带克隆人来这里呢？

没有想多久，我就想通了，想通了后，我也就更加忧虑。

这个被克隆来稳定世界和平，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人显然是从某个可以控制全中国、掌管着全中国人命运的人的身上取得细胞复制的。但按照黄医生遗孀所说，单细胞复制克隆出来的只是这个人的身体而已，如果要他拥有这个被克隆人的大脑，那么就必须要有和被复制的那人一些相同的经历。所以黄医生被留下来同克隆人说中文，中央情报局的中国问题专家给他上课……但这人却是生活在美国，始终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

我恍然大悟——所以，他们就定期带克隆人到这个中国著名微缩景点主题公园来游玩，让克隆人感受到自己仿佛置身中国大陆……

太可怕了！想到这里，我浑身冒汗，甚至想呕吐。然而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让克隆人努力仿效被克隆人的做法，而是那些中央情报局的中国问题专家，每天秘密的授课。他们教这个克隆人什么东西？我想，肯定不是教他获得被克隆人脑袋里的知识和世界观，否则，就没有必要克隆一个人了。

这个克隆人外表和被克隆人一样，也拥有部分相同经历和认识，然而，主要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却是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地下室里被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专家们灌输的。如果他们的计划得逞，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全中国人民将被中央情报局控制。这时，我虽然还不能确定那个被克隆的人到底是谁，但已经隐隐约约猜测到一点，那必定是可以决定中国前途，掌握了十三亿人命运的人……

我的手紧紧捏了起来，我听见了自己骨节的“咯咯”声。愤怒，沮丧，失望，痛苦，无奈等等，这些是我当时复杂的感情。我发现中美斗争中最大的阴谋，但我却无法向北京解释清楚，我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因为祖国的命运系于我一身，十三亿人民的安危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不能退缩，没有选择，牺牲自己也要消灭那个克隆人……

孩子，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这封信，但愿，你长大了，能够读中文书了，而且，我还暗暗期盼，你看到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糊

涂了，看不懂了，不知道爸爸在说什么……

我甚至还希望你不屑一顾地感叹道：我的爸爸原来是个疯子！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莫名其妙，对一个克隆人那么害怕，那一个人能够干什么……

孩子，如果我在天之灵听见你这样议论，那么我就可以永远安息了。但是，在我的时代，也就是在你只有三岁的时候，爸爸所说的不但不是疯话，而且是确确实实的。

因为在爸爸的时代，中国仍然延续着几千年封建的历史，在那个国家，在那个我热爱的、愿意为他充当间谍的祖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这一个人决定国家的前途，掌握着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就好像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样，天子帝王君主掌握着一切，他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决定国家的前途，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憎，随便残杀一个小民……后来这一个人不再叫皇帝、天子和君主，而是与时俱进地叫总统，总裁，叫主席，叫总舵手，叫第几代领导核心……就像封建帝王有好皇帝也有昏君一样，这一个人也有好有坏，而且大多是一时好一时奸的。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这全凭他们自己的意志，人民只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碰到好的皇帝或者英明的核心，又或者碰上他们好心情时，中国人民就能够过一阵不提心吊胆的日子，于是我们就感恩载德，歌颂上天有眼；如果碰上坏的主席或者核心，中国人民就成了待

宰的羔羊，也只能叹息生不逢时……

孩子，我希望你理解我，当我知道中央情报局克隆了一个中国人，并宣布可以颠覆中国、改变世界历史，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时候，我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是，等你长大了，等你看我的信的时候，当你说爸爸一定疯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已经真正当家作主了，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不过是人民中的一员，没有一个人的核心，人民才是真正的核心！中国人民不再为一人而活着，更不会因为缺少某一个人就无法活下去！

因为只有这种情况出现，爸爸上面的焦虑才是杞人忧天甚至是痴人说梦、滑天下之大稽的。因为，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或者在一个人民可以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拥有结社、聚会、游行的自由，拥有天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的国家，一个人，不管你是国王、皇帝、总统还是主席，又或者是自封的核心和总舵手、总设计师，都无法大权独揽，凭一己之嗜好决定国家之前途，凭一小撮所谓精英基于自身利益出发的“智慧”，决定十三亿人民的命运；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的声音不但可以听到，而且可以强大到决定国家前途的时候，克隆一个人民选举上台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国家元首只是滑稽可笑的闹剧……

孩子，我多么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我多么希望你看到这封信之前很

久，我的行为已经变得愚蠢和可笑……可是，现在，此时此刻，在爸爸给你写这些信的时候，爸爸一点也笑不出来。我也不可能等到那一天了……

爸爸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没有必要夸张我的热爱程度，爸爸为了这热爱而去充当间谍。而我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现在正掌握在一两个人手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克隆了这个人，妄图控制全中国……我不能坐视不理，爸爸必须采取行动……

由于知道他们下个星期还要带那个克隆人到佛罗里达的“锦绣中华”主题公园来体会“中国环境”，所以我将在那里下手，除掉那个克隆人。在那里总比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地下室容易一些，估计我有生还的希望。但，既然你能看到这封信，那就说明我生还的希望破灭了……孩子，我爱你，爸爸在天上看着你长大成人！

永远爱你的爸爸：亨利·杨

五

这就是亨利·杨失踪前留给儿子的信的最后一部分。从信的结尾可以看出来，他去弗罗里达的主题公园“锦绣中华”等待，等下一次中央情

报局那帮人带克隆人去适应“中国环境”时，乘机暗杀这个克隆人。

那次暗杀的情况如何一点不清楚，但 006 显然逃了出来，因为就是在他逃出来之后，利用公用电话亭电话直接和北京取得联系，北京也就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006 情报员亨利·杨获得了惊天大情报，而且声称自己找到了对付美国阴谋的办法。国家安全部许长征听部下汇报说那个专门为 006 情报员安装的电话八年来第一次响，并且传回来紧急情报，他当即派遣周副局长冒险前往美国接头，结果两人在洛杉矶同时失踪。

菲利浦从这些片断情况推断，006 情报员虽然逃离“锦绣中华”，但显然没有刺杀成功，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急匆匆电告北京，要求接头汇报这一“一夜之间颠覆中国政权的阴谋”，而且，他逃离佛罗里达后，显然一路被中央情报局追杀，因为以他那样的武功，竟然没有时间再次给儿子留言，可见情形是相当严峻的。

推测到这里的菲利浦，理出了几条不解的线索，首先，以 006 情报员的武功，为什么没有得手，却又可以全身而退；其次，行动之前他并没有联系北京，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情报太荒唐，北京不一定相信，而且更加无法防止。可是，为什么逃离暗杀现场后，他在被追杀时匆匆联系北京，说出了 CIA 有一个天大的阴谋却并没有说出克隆人这一事，而且还宣称自己找到了对付美国克隆人的办法？这时他已经是危

在旦夕，他还冒险约见大陆国家安全部来的接头人，让人不解，难道他的解决办法如此复杂，非要面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北京？如果那样，也就避免了现在的困境：人亡情报亡。第三个疑点是，006 情报员发现了天大的阴谋，而这个阴谋一但被发现也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所以美国全力以赴，一定要除掉他，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006 情报员的家人为什么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那三岁的儿子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非利浦还坚信，美国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绝对不会搞株连那一套。

菲利浦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也于好几天前，把上面的信件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信函发回给北京，但他留下了另外的部分，而且也没有告诉北京 006 情报员那些留下密码信的信箱地址。北京当时给他的回答是简单的一句话：“甲级联赛开始了，首场连进三个球。”

菲利浦激动不已，这句话暗示他的情报获得国家安全部情报评定的最高一个等级，而这个最高等级全国一年最多有三到四份情报获此殊荣。获得这个等级的一份情报，仅仅获得情报的情报员就可以获得额外的 20 万美金作为奖金。

北京在两天后又发来一条简单暗语信息，祝贺 096 情报员菲利浦完成任务，并安慰他可以好好休息了，等待下一次任务。

然而，菲利浦却没有一点休息的意思，不错，他完成了北京交办的任务，但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下面要做的，不再是为北京，而是为 006 情报员亨利·杨，也是为了自己。

菲利浦·赵没有亨利·杨白宫“精神卫士”的身份，更没有他那一身绝世武功，而且时间过了两年多，克隆人现在怎么样，是否还在中央情报局地下室培养？按照黄医生透露两年后的今天，那克隆人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

然而，如果这个计划还在进行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经过 006 的暗杀行动，这个计划将更加保密，保卫得更加严密，也就是说，菲利浦不但无法接近那个克隆人，就连想知道那个克隆人在哪里都很困难。

他手头唯一有用的线索是两个名字，就是 006 情报员信中留下的那两位中央情报局负责克隆人行动的“尼古拉斯”和“赖恩”。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首长和对华行动小组组长的名字并不属于绝密，而且，他相信，006 情报员信中留下的名字应该是经过证实的真名实姓。

这一点对于 096 情报员菲利浦·赵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有这两个名字就足够了，只要菲利浦拥有电脑，这两个名字就可以引导他通过

虚拟的空间，达到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

首先必须使用自己的黑客技术，确定这两个人的身份。尼古拉斯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这个职位是公开的，很快就证实了。赖恩职位比尼古拉斯低，证实起来颇花了一些功夫。结果显示，赖恩是中央情报局东亚行动组的组长，和 006 所言差不多。

确定了身份后，菲利浦犹豫彷徨了一阵，他不知道如何着手。最后，他准备从这两人过去两年的行动入手。要确定中央情报局两位最重要的官员过去两年的行动，任谁想来，都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且不说他们的任何一举一动都属于国家机密，而且他们两位特别是行动组的赖恩，在每次行动中都会化名。然而，菲利浦干起来却相当轻松。

他是从两人的信用记录入手的。美国人干什么都离不开信用，买房子要贷款，必须有信用调查，而平时使用信用卡更是达到变态的地步，有时买一杯咖啡都适用信用卡。而且，不管怎么化名，使用什么护照，他们买房买车的分期付款，平时买衣服和用具的信用卡，却始终是自己的真名。菲利浦成功进入两人过去两年的信用记录，结果从这些密密麻麻的信用卡签账中，看到了两人的行动轨迹。有几个日程引起了菲利浦的注意。

从过去两年的消费信用记录看，虽然两人主要的签账商店和购物中心

都集中在华盛顿地区，但每过一段时间，两人中都有一人或者两人同时在佛罗里达迈阿密附近消费签单。这种签单持续到四个月前停止了，这证明，006 暗杀克隆人的计划没有成功，尼古拉斯和赖恩仍然按照他们的计划，定期带克隆人到“锦绣中华”去适应环境。这其间，信用签单也显示两人经常出国，而且在美国国内旅行也比较频繁。菲利浦留意到，就在 006 失踪的前几天，这两位的信用签账显示，他们一路从弗罗里达到达洛杉矶。在洛杉矶的某一天，两人有大量的信用卡消费，其中一项是在洛杉矶最豪华的夜总会的消费，足足有三千美金。菲利浦闭上眼很快理出了头绪，这一天正是 006 情报员和北京国家安全部周副局长在洛杉矶接头并消失的一天。

这两个恶魔显然抓住了 006 情报员，结束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追杀。信用卡上的夜总会签账，显然是他们当天的庆祝。菲利浦牙根咬得紧紧的。

他顺着这个信用签账单看下去，发现，这之后的几天，这两人竟然出现在香港，随后又出现在日本，然后回到了华盛顿。奇怪，这两个人到香港去干什么？他们不是抓住了 006 情报员吗？为什么很快又出现在香港？

他头脑中闪出一个不祥的念头，难道他们的克隆人已经“成熟”，或者因为 006 的破坏，他们不得不提前把克隆人投入使用？这个念头很快

被他打消。因为这之后两年中，他们又多次出现在弗罗里达迈阿密附近。而且，当时克隆人看起来才二十多岁，不可能急切之中投入使用。

他又继续看下去，发现，过去两年里，这两人都固定出现在香港和日本，最近一次是四个月前，那次，两人在香港一直住了两个月，后来他们的信用记录再次出现在华盛顿的银行里，他们没有再去弗罗里达迈阿密的记录……

菲利浦有一种隐隐约约不详的预感。然而，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无论是在现实世界抑或是虚拟的世界里，他都再也想不出办法继续他的调查……

现在，他只有一个办法。

六

好久没到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去上班了，研究中心领导好几次打电话留言，先是要求他立即去上班，后来询问他出了什么事，之后，就下了最后通牒。这之后就不再来电话，不久来了两封单位人事部的信函。较早的一封信要求他在制定的期限前返回研究中心报到上班。后来的一封信就比较简单，只是说，基于长期不上班，也不说明具体原因，“菲利浦·赵已经从本研究中心自动离职，从今日开始，将不再

是本中心工作人员……”

菲利浦苦笑着把两封信丢进垃圾桶，只是微微感到有些失望。不过很快也就过去了，丢掉工作丢掉升迁教授职位的机会让人难过，但那算得上什么？和他现在准备“不惜一切”去做的事相比，不值一提。

他环顾了这间住了好几年的单身公寓，竭力压下涌上喉咙的酸水，强忍住眼眶里的泪水，心里默默无语地叫着“别了”。

他小心地把房间收拾整齐，然后，找出自己最好的一套西装穿上，出门的时候，他把那件风衣搭在手臂上，然后头也不回地下楼了。

他把车开到华盛顿西北的乔治城，在一个银行附近停下车，下车后，他把风衣穿上。在银行门口的自动取款机上取了一千美金，然后，顺着乔治城别有风味的街道慢悠悠走着。

他的心情却一点也不“慢悠悠”，他时而紧张，时而担忧，又不时被一阵浓浓的悲壮的感情笼罩。眼前的一切都很漂亮，然而，这时，他才深深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是美国，而他却属于中国。他的身体一直在美国，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如果行动成功，他会回到中国，那么就再也无法回到这里，他也有淡

淡的伤感。而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呢？他不敢想下去……别说这次行动没有经过北京授权，就算经过北京授权，行动失败了，自己也最多在国家安全部西苑大院里被人们缅怀一阵。比起 006 情报员，还可以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菲利浦·赵显然更加孤独。

一阵不知道是什么季节的清风吹过来，让他浑身冒起鸡皮疙瘩，他耸耸肩收拾了心情，准备投入行动。

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在大多数人赞成个人可以拥有枪支自卫的情况下，虽然枪支泛滥，却没有办法立法禁止；美国也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只要你没有犯罪记录，只要你有两百美金左右，那么就可以到任何枪支弹药商店，购买自己喜欢的长短枪。

菲利浦不会武功，他需要一支小巧但威力十足的小手枪。他知道，作为美国公民，他只要走进枪支商店，填上一个表格，那么等一个星期到十天，那个商店通过联邦的机构证实他确实没有犯罪纪录，也没有犯罪的迹象，精神状态也稳定时，他就能够来取那支枪。

可惜，他不能等这么久，他今天就要。当然，这一点不难，对于那些有犯罪纪录，不适合拥有枪支或者想用购买的枪支犯罪的人，还有更加快捷的方法。只要走进任何枪支商店斜对面的杂货铺，使用折扣价，就可以买到一件杀人的武器。当然那是非法的，不过这种小小的非法

和菲利浦即将做的事相比，不值一提。

那黑人店员从柜台后面拿出一支比他皮肤还要黑的手枪，做了个瞄准的姿势，冲菲利浦眨眨眼。

菲利浦没有讨价还价，他拿过那支手枪，顺便买了一份厚厚的《华盛顿邮报》，顺手把手枪夹进报纸里，低着头离开了商店。坐进车里后，他仍然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而且心中还不时升起一些疑惧和犹豫。他缓缓启动发动机，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乔治城。他要到那位中央情报局东亚行动组组长赖恩家里去，他要让那个狗日的亲口告诉他他想知道的。

路上，经过了两个教堂，他虽然都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开过去了。看到第三个教堂时，他把车开进去。然后，他下车，把风衣脱下来挂在车里，穿着整齐的西装走进去。

他进入到第一件忏悔室，轻轻按了下按钮。不一会，忏悔室的一个小窗轻轻划开，由于窗上还挂着半透不明的小帘子，菲利浦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神父的灰白头发。

“神父……”

“我的孩子，你要忏悔吗？”一个苍老而慈祥的声音传过来。

“是的，神父，我要忏悔！”菲利浦不安地说。

“孩子，不要犹豫，忏悔吧，上帝他老人家在听……”

“我有罪，神父，我犯了罪，神父！”菲利浦使用的是现在时和过去时。

“孩子，”神父慈祥的声音传过来，“谁没有罪？你能告诉我一个没有罪的人吗？”

帘子另外一边的神父的声音让菲利浦放松了一些。“我是说，我犯了罪，我杀了人……”

帘子那边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在一阵叹息下，传来了慈祥的声音：“你杀了人……还有什么？”

“我想忏悔自己的罪过，请上帝他老人家宽恕我有罪的灵魂……”

“上帝他老人家会宽恕一切有罪的灵魂的，你忏悔吧……”神父说。

“可是在忏悔之前，我想先讲讲我为什么会犯罪的，”菲利浦抬起头，看了眼模糊的神父的灰白头发，这时他才发现那不是灰白头发，而是一个小小的灰白色的头盖。“神父，有一伙邪恶的人，他们冒充上帝，制造了一个人，而另外一个有良心的真正的人要阻止这伙邪恶的人，结果被他们抓住，杀害了，而且很可能他们连那个有良心的人的三岁的孩子也没有放过……”

神父那边没有传过来任何声音，等菲利浦讲完好一会，慈祥的声音才传过来：“我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我相信上帝他老人家听懂了。那么，孩子，现在告诉我，你犯了什么罪。”

菲利浦吞咽了一口口水，让发干的喉咙好受一些，然后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我杀了那伙邪恶人中最邪恶的一个，为那个有良心的人报了仇！”

神父又沉默了几秒钟，声音还是慈祥的：“你杀了人，孩子，我知道了，你因为愤怒和复仇的烈火烧坏了你的心而杀人，杀了你认为邪恶的人……”

“是的，我的天父，我现在为自己做过的错事和罪恶而忏悔，我把自己的心交给上帝，让他读写，让他评判，让他带领我进入天国……”

“孩子，你会得救的！”老神父苍老的声音里透出更多的慈祥，“阿门！”

走出教堂后，菲利浦感到脚步轻快，沉重的心情也一扫而光。现在，他要去犯罪，他要去犯那个上帝已经提前宽恕了他的杀人罪！

二十分钟后，他进入到马里兰州一处环境优雅的住宅区，他把车小心翼翼地停在离小别墅二十米远的拐角处。看看手表，时间大概还有半小时。他拿起座位旁边的报纸，抽出手枪，检查了弹夹，随后把手枪插进口袋里。

干这些杀人前的准备工作时，他的心情竟然异常平静，平静得就像一个信仰上帝的虔诚教徒一样，心静如水。

刚刚想把报纸放下，他瞥见一条摆放在明显位置的新闻标题：“神秘大侠飞墙走壁，神出鬼没，活跃于中亚和东南亚香港等地……”

七

菲利浦所看到的新闻正是国家安全部特别行动四人小组的活动。这消息已经闹得纷纷扬扬了，可是菲利浦这些天来又哪有心情拿起报纸看呢。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和《时代》杂志等都对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报道来报道去，可是报道的内容却让人糊涂。最早的报道是从中亚国家开始的，那些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里亲美的人士接二连三受到打击，这些打击来自一些神秘的袭击，这些袭击者神出鬼没，飞墙走壁，举手投足就可以让这些亲美的自由人士的保镖们变成聋子——摆饰。接着神秘事件又出现在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时代》杂志对发生在香港特首选举前夕的“蜘蛛侠”事件做了整整三版的报道。在香港特首选举前，一些重量级的香港富翁躲进了自己的办公楼里，对即将到来的释法和特首选举不置可否。这使得北京很难堪，要知道，选举前需要释法，虽然过去两次释法都是北京在自说自话，香港人只有听从的份。但，北京毕竟也需要香港的“声音”响起来，为自己壮胆。这些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一贯是亲北京的，可是，这次第三次释法前夕，他们竟然保持沉默，北京派来的官员想找他们找不到，电话打通却只是秘书礼貌的敷衍。

在这个时候，神秘的“蜘蛛侠”惊现香江！据说，大概有两个蒙面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攀爬上百层的高楼如履平地，他们在高楼里找到要找的富翁后，把一个信封甩给吓得哆哆嗦嗦的富翁后，就快速消失。这两个“蜘蛛侠”的动作和电影《蜘蛛侠》里的极其相像，让人怀疑牛顿力学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否在香港失去了作用。

这些神秘的“蜘蛛侠”消失后，那些富翁们拿到的信封就变得神秘起来，众说纷纭。后来据《时代》透露，一个富翁的秘书主动爆料，指出，那信封中装着这些富翁过去如何发财，如何得到北京共产党的支持，他们又是如何在大陆包二奶玩女人，贿赂中国官员等资料，这些资料如果一公布，香港富翁排行榜上将会只剩下两三个不需要枪毙的罪犯……《时代》杂志报道后不久，接到过“蜘蛛侠”神秘信封的香港爱国商人们纷纷站出来，争先恐后地为北京释法鼓噪，声称是再次击败了美国的渗透，保持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成果。

香港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平息，台湾又传神秘事件：神秘大侠深夜闯入总统官邸，如入无人之境。台湾层层保卫的陈水扁官邸，在深夜十二点，突然被两个不明身份的蒙面人闯入。四道安全防卫设施包括高科技和保镖都毫无办法阻止闯入者。那闯入者把陈水扁从床上拉起，盯着他眼睛看了一会，又甩到床上。然后就从容地离开了。两个蒙面人离开后，三十个保镖才进入到总统卧室，他们被总统房间的尿骚味镇住了，原来陈水扁吓得小便失禁。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二天，总统官邸加强了保卫，几乎是连一个苍蝇都无法飞入。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两个蒙面侠客再次出现，而且经过一番打斗，竟然再次进入陈总统的卧室。两个蒙面人进入后，

只是向吓得魂飞魄散的总统做了个开枪的动作，就飞身离开了。

这引起全台湾哗然，各方纷纷互相指责，然而，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和总统会晤时，指出了事情的关键所在。这两个只能在武侠电影里可以看到的侠客显然是北京派来的，他们是来警告——北京如果要斩首，根本不用什么导弹，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把总统和一帮台独高官摆平……明白过来的陈水扁当时就决定改变对大陆政策，决定会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希望他能够做两岸调停人。

就在宋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个神秘蒙面人又如入无人之境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卧室，交给他们一个信封。至于信封内所装何物，一直没有公开。但，在接到这神秘大侠交过来的信封后，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中国大陆，并分别达成秘密协议，也得到北京的秘密承诺和保证。

这些报道的主角都蒙面黑衣，武功高强得让现代化保安设备和保镖的现代化武器毫无用武之地。这两人飞墙走壁，出手如风……这段时间，连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也都转向阅读新闻。新闻人也乐此不疲的在报道中加盐添醋，把这两位神秘人物描绘得从来不知疲倦甚至不食人间烟火……

而现实中的杨文峰和李昌威都已经疲倦之极。实际上，四人小组的另外两人魏建国和蔡建瑛虽然没有去飞墙走壁，但也同样疲惫不堪。

这四人特别行动小组的分工很明确，蔡建瑛具有多次出国执行任务的经验，而且主要工作是照顾重要对象，所以这四人中，她负责内勤，负责和北京联系以及照顾这三个男人的饮食起居，行程安排。而魏建国则具有福尔摩斯的脑袋，他和杨文峰、蔡建瑛一起负责策划主体行动。事实证明，由于杨文峰记忆丧失，而且头痛病越来越严重，他虽然无所不知的样子，但判断力毕竟受到一定影响，小蔡毕竟是个女同志，所以，魏建国在策划上起了关键作用。杨文峰和李昌威负责具体行动。也就是那神秘的“蒙面人”“蜘蛛侠”和“大侠”的扮演者。

将近一个月的行动中，四人成了无话不谈，生死与共的好战友，但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加上随时随地的高度神经紧张，四人的身体都极度的疲惫。然而，只要想到马上就要去完成“炸沉钓鱼岛”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又充满了干劲和活力。

只是，在一个多月生死与共、无话不谈的友谊中，每个人都感觉到另外的人有大家尚不知道的心事，这和身体的疲惫明显不同。

那是什么心事呢？为什么这些天都没有透露出来？难道还不是时候透露心中最大的心事或者隐秘吗？要到什么时候呢？

现在显然是时候了，因为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钓鱼岛，因为他们虽然谁都不说出来，但任谁心里都清楚这是最危险的，执行任务的人很可能有去无回。

杨文峰和李昌威出发前的那晚，四个人聚在一起最后商定了细节，然后，魏建国拿出一瓶低度数的洋酒，四个人在酒店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喝酒。

满脸的疲倦仍然掩盖不住动人脸蛋的蔡建瑛一小口酒下肚，叹息了一声。

“有什么心事？”三个人几乎同时问出这句话，问过后，大家互相看看，笑了笑。

“这次任务完成后，我想……”

蔡建瑛停下来，欲言又止。三人都盯着她，看到她脸上浮过一丝红晕，大家都明白了。

“你想结婚。”

“我想有一个家。”蔡建瑛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大家都点头微笑着。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小蔡精通英语和日语。毕业后被派到上海中国旅行社当导游，属于“外派干部”。小蔡由于工作出色，而且积累了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被北京调回总部，专门负责海外接头和照顾重要情报关系的工作，就像上次扮演华盛顿 096 情报员的妻子一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在情报领导出差海外接待情报关系时是非常有用的。就像这次四人行动小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小蔡，这三个男人不要说安排日程，可能就连他们自己的衣服放在哪里都有可能找不到。正因为小蔡一次次的出色工作，领导重视她，她也热爱这一行。结果自己的终身大事就一天天拖下来，年纪稍微一大，身边的男人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他们，结果……没有想到，上次到墨西哥出差扮演 096 情报员的妻子，两人竟然背着领导假戏真做了。这之后，她一直朝思暮想……她说想结婚，她说想有个家，可是，她和 096 情报员在两个世界，在铁幕的两边。不过，这没有影响她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说出来后，她轻松了好多。现在她的脸色是最轻松的。她笑笑，问低头沉思的李昌威：

“昌威，该你了！”

“我？”

“是的，你一直眉头不展，以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就你一个人是小孩

子，说吧，有什么想不通的……”

杨文峰和魏建国也转头看着李昌威。

“我……”

李昌威心里当然有想不通的，那就是他一直想知道眼角有一粒痣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为什么那么爱国？却又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年轻的学生？自己是谁？等等……然而，他知道这些问题提出来等于没有提，这一点李昌威再淳朴也知道。于是在蔡建瑛的追问下，在杨文峰和魏建国的目光下，他犹豫了。最后，当他看到大家都不肯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的时候，他才看着杨文峰说：“我……我想不通，为什么那次我打不过你，没有几招就被你制服了。”

李昌威心里有一个大结打不开，这点杨文峰也早就知道，只是当李昌威说出这么个“心事”的时候，真让他有有点意外，又不觉得奇怪。一路上，他们两人在一起行动，无论是功夫上还是体力上，杨文峰明显比李昌威差了不少。这孩子毕竟年轻，所以就不服气上次被自己制住了。

杨文峰心里觉得很有意思，脸上就露出了微笑，淡淡地说：“你上次充满了仇恨和暴戾之气，影响你的武功，而我当时是出于爱护而出手的，

所以……”

他没有说下去，李昌威使劲点着头，因为他想起了古光爷爷告诉他的能够把武功发挥到极至的那种感情：爱。

杨文峰微微有些吃惊，因为，他不知道这孩子竟然对武学理论也不陌生，于是赞赏地看着他，心里想，等任务完成回去后，一定要好好和这孩子谈谈，如果可能，请许长征部长安排他去继续上学读书。

杨文峰和李昌威的对话，蔡建瑛并没有完全听懂，她求助地看看魏建国，这才发现这位共和国的破案专家也是眉头深锁的样子。

“你也一定有心事。”蔡建瑛伸手推了他一把，差一点把他推倒下去。

魏建国“哎呀”一声，回过神来，这才看到原来大家的目光已经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我嘛，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有些吞吞吐吐，但一想到明天一早大家就要乘装满炸药的小船出海的时候，他清了清嗓子，皱着眉头开口了。

“我想不通，在毛主席纪念堂里，一个不信鬼神的武警小战士，怎么会吓成那个样子，死后那恐惧仍然深深刻在脸上，让我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八

粉红色的纯羊毛地毯，厚厚的天鹅绒窗帘少有地打开了一条缝隙，阳光懒洋洋地流进来，墙上的二胡——正搁在老军委主席的腿上——积满的灰尘自然擦干净了……

“你说，还想听一曲什么？我再为你拉。”老军委主席眼睛炯炯发光地看着许长征。

“主席，您……您拉什么我都喜欢听……”许长征言不由衷地说。

“哎，还叫我军委主席？我现在是什么职务也没有，我是一退到底了，你看，我现在心情很轻松，我有些飘飘然了，我欲乘风归去……”

老军委主席的声音里有返老还童的天真和轻快夹杂其中，听得许长征毛骨悚然。他只好让自己的注意力停在老军委主席的二胡上。

老军委主席好久都没有心情拉二胡了，所以今天几乎把自己所会的曲

子都在许长征面前拉了一遍。

许长征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在听老主席拉二胡，刚刚卸掉军委主席担子的老人心情很好，没有像平时那样一来就忧心忡忡地发问。大概是想不起什么曲子了，也拉累了，他叹了口气，问道："手术后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许长征心中升起一股寒气，"我的意思是他一点也不正常，手术后他一度失去自理能力，经过这几天护士的引导，他才算恢复了一些，当然手术效果很好，最重要的东西他永远恢复不了了……"

"我知道了，小许！"老军委主席抬起眼睛看向天花板，"小许，你一定要理解我，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党，更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万不得已的方法，也是我从杨文峰《致命弱点》里破译出来的救国之道！"

"我——我理解，主席，我、我只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许长征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国家大，人口众多，人民素质又低，必须有一群高瞻远瞩的精英为人民出谋划策，带领他们奔向未来，而这些精英又必须有一个核心，这是法国人罗素百年前就得出的结论。没有核心的精英是乱源，没有精英的国家是一盘散沙……可是，唉，我们国家很多事坏也坏在核心

上，如果选不好核心，小则把国家和民族牵到邪路上，大则给中华民族带来千古灾难，万劫不复。远的不说，就拿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来说吧，历史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证明了罗素的理论、康有为的看法和我的思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位时虽然因为下面的和尚念歪了经，给国家带来灾难，可总的来说，我们国家是稳定的，是向前发展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安排接班人时更是高瞻远瞩，他看穿了两面三刀的刘少奇，又发现林彪的野心，王洪文虽是小混混，但也有小聪明，主席意识到这些人都不能担当大任，最后他选择了华国锋——我一直研究毛主席为什么会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接掌十亿人民的统帅大印，后来直到我上台后，能够调看华国锋的档案和病历时，我才恍然大悟——呵呵，你知道吗？原来，华国锋的智商只相当于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对于一个成人来说，也就是说他是弱智！”

“哦……真的？”许长征也大吃一惊，“那怎么能接班？”

“你看，小许，你又不开动脑子了，怎么不能接班？不要说是人，就是猫啊狗啊的，只要一下子身兼三职，扶到那个位置上，全中国人民不照样载歌载舞歌颂得死去活来！你不看看华国锋上台后，他的标准相一个月之间贴满了全中国的千家万户？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歌曲和诗歌一个月之间响彻千山万水和大街小巷？”

许长征点点头，承认这是事实，他自己当时还是科长，为了进步，他

也写过两首短诗。

“毛主席选择华国锋是对的，因为只有华国锋才能够接班，才可以坚持两个凡是，才可以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不过，毛主席也忽视了邓小平……邓小平在选择接班人时，嘿嘿，又连犯了两次错误，直到第三次他才意识到该选什么样的接班人……当然他还犯了一个错误，他隔代指定接班人……小许，你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那个年轻的总书记在想什么，要把国家带向何处，我们能够放心吗？所以，从杨文峰的书中，我得到了启发，既然不能控制他在想什么，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与时俱进，依赖科学，让他什么也不想，或者让他按照我们的思路也就是正确的思路去想、去思考！你想想，我这办法不但可以保持我们党永远先进地带领中国人民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进，而且也可以对付来自左和右、来自我们内部和太平洋对岸的形形色色地攻击——哈哈，我以前看到你们呈报上来的情报上写了一句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白宫秘密会议上所说的名言：谁先研究出控制人脑的技术，谁就拥有世界！哈哈……”

许长征没有附和老人的尖声大笑。他心里很不舒服，而且头上冒出了冷汗。

“可是，主席……”许长征打断了上一代核心令人不舒服的笑声，“可是，他们显然拥有更加先进的科技，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竟然都想出了

更加毒辣的办法，他们克隆了……”

老军委主席脸上的笑容慢慢退下去，一直扶着二胡的手晃了两下。

然后，他皱着眉头，拉出了几个音符，许长征听出好像是变了调的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唉，”老军委主席叹息一声，放下了二胡。“小许，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现在的办法是否可以对付他们。我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呀，你知道，我是学贯中西的，可是，我却始终无法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融会在一起。就像我一个人时总想用二胡拉出优美高昂的《我的太阳》一样，可拉出来的音调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不伦不类。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唉……”

许长征看着老军委主席，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老军委主席如此唉声叹气和彷徨无助的样子。

“你要随时掌握总书记的动向，不要以为做了手术，他失去了大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上次让你派专人监视他，怎么样了？”

“没有问题，我派自己手下的情报局长康伴智二十四小时跟踪他，监视他……”

“好，至于如何对付林将军他们，还有‘老人家’，我建议马上秘密逮捕毛主席纪念堂那位主管，从他嘴里撬出点什么，至于那些在西柏坡建立根据地准备进城的人……唉！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城！……对了，我的秘书正在给我读杨文峰的《致命武器》，你说，会不会这本书里也隐藏着什么密码，而你又没有看出来呢？我准备亲自看一看，也许破译后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

许长征木然地看着突然有些兴奋的老军委主席，《致命武器》他读了很多遍，看不出什么，但也许老军委主席的理解力要高一些。他倒是一直惦记着落到林将军手里的“致命”系列第三部《致命追杀》。

第十三章

一

坐在车里看报纸的菲利浦一度被报纸吸引进去，后来，又产生了幻觉，仿佛看到飞墙走壁的 006 情报员在美国大展雄风，一会是超人打扮，一会变成了“蜘蛛侠”，模模糊糊中他想看清楚那超人和“蜘蛛侠”的面孔，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到一张模糊的脸——那脸竟然是自己的。他忍不住心情激动起来，眼睛也湿润了。

这时一部豪华小轿车缓缓驶进目标房屋的停车库里。

他收拾起报纸，伸手掏出口袋里的手枪，重新夹进报纸里，又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下车。手里捧着厚厚的报纸，从容地走向赖恩的家。

听到门铃声后，赖恩把门开了条缝，疑惑地打量这个满面笑容的亚洲青年，当瞥见他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和手里拿着的报纸后，他把门拉开一些，问道："你送报纸？年轻人，今天的报纸我都看过了……"

他没有说完，就看见了报纸下面露出的一个黑色的小洞。菲利浦乘赖恩还没有反应过来，上前一步，用乌黑的枪口顶住了他的腰。浑身哆嗦了一下，满脸横肉身体健壮的赖恩本能地想到了抵抗，实际上，只要他稍微转身，再用手一格，那么，打掉那支顶着自己腰眼的手枪的机率并不低。而且，那人如果不是来枪杀自己的话，很可能不会立即开枪，这样，自己反败为胜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可惜菲利浦显然也早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握枪的右手从报纸里伸出来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说出了一句话："我和亨利·杨一样精通中国功夫！"

这一句话起了作用，赖恩放弃了抵抗，脸色煞白地顺着枪指挥的方向

缓缓退回到客厅里。菲利浦跟着他，慢慢地走，手枪始终没有离开赖恩的腰眼。退到沙发旁边，菲利浦挥了挥手枪，示意赖恩坐下。赖恩坐下后，菲利浦也慢慢坐在他对面，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赖恩的脸。两人隔着茶几面对面坐着，菲利浦那乌黑的手枪枪口已经对准赖恩的胸脯。

两人在客厅移动时，菲利浦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房间。心里很满意，他是经过好多天的观察，才采取这次行动的。他知道，现在家里只有赖恩一人，他的妻子和女儿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回来。在菲利浦观察房间时，走在前面的赖恩感觉到自己又有了好几个制服闯入者的机会，中央情报局行动组组长赖恩也不是吃白饭的，他甚至估算了一下，从门口来到沙发期间，他至少有好几个机会可以采取反击。然而，这年轻人刚进门时的那句话让他心有余悸。如果这年轻人像亨利·杨一样，那么就算此时抓在亚洲人手里的枪正在自己手上，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亨利·杨，他的手、他的脚和他身边的任何东西都是比任何手枪还要致命的武器！

然而，老奸巨猾、久经百战的赖恩坐下后，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紧紧握着手枪的样子不觉一笑，说："你可能和亨利·杨一样，是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服务，可是你绝对不像他一样精通中国功夫……"

菲利浦心中一震，感到一阵不安，不错，如果是 006 情报员，而不是

现在的 096 情报员，他用得上手枪吗？想到这里，看到赖恩慢慢放松的情绪和微微挪动的双手，他把手枪瞄准方向微微向下移动，胸口，肚子，裤裆，大腿，膝盖——“砰”的一声，他扣动了扳机。

这个小巧的防身用的手枪声音不大，但在赖恩膝盖上造成的一个血洞一点不小。赖恩惊呼一声，脸色苍白，疼得弯下腰，用双手捂住被打穿了一个洞的膝盖。当他抬起头时，愤怒地看着菲利浦：“你怎么一上来就开枪，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

“行动组组长先生，我如果不一上来就开枪，你随时可以扑过来夺我的枪，而我的枪正对着你的胸口，我又不想让你马上死，所以不会立即开枪，于是在你过来夺枪的时候，我会犹豫一下，或者会把枪口移动一下，可是，这就给你造成了机会，也许你就得手了！而且，我不是来和你聊天的，不是来开导你，不是来给你解疑，更不是来回答你的问题的……可怜的赖恩，你一定看了太多好莱坞大片，在那些电影里，闯入者都会啰嗦不停，最后让人家找到机会，反败为胜——可怜呀，你竟然相信好莱坞大片？好吧，我们现在可以谈了——”

“你这个魔鬼，你在犯罪！”赖恩咬牙切齿地说。

“傻瓜，”菲利浦笑笑说，“我本来就是中国的间谍，一直在犯罪，而且犯的都是叛国大罪，你想，我还会介意这小小的杀人罪吗？”

说着，他把身边沙发上的抱枕丢过去，“把枕套取下来，为自己包扎吧，按现在这个速度流下去，不到一个小时，你就会变成人干的。”

赖恩忍住痛，取下枕套，开始堵住那个血洞。做好后，他抬起头，狠狠盯住菲利浦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说：“亏你是基督徒，你在杀人，你冒犯了上帝……”

“别说教了，你在浪费时间，”菲利浦嘴角露出嘲笑，“你杀害亨利·杨时想到上帝没有？再说，杀害他之后，除了去夜总会找小姐庆祝胜利之外，你是否去教堂忏悔过？”

“忏悔？”赖恩有气无力地重复着。

“是的，忏悔，”菲利浦冷冷地笑着说，“实话告诉你，我已经为今天的杀人行为预先向上帝他老人家作了真心的忏悔，而且他老人家也大度地宽恕了我，这点就请你放心，我杀起来绝对会轻松自如的，要不要在你另外一个膝盖上也开一个洞？”

赖恩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眼前的年轻人是来报仇的，而且他立即看出这是一位打着上帝招牌的魔鬼杀手，他竟然活学活用《圣经》，竟然欺骗上帝，让上帝预先原谅他还没有犯下的杀人罪。也因此，他在

杀人时就感到心灵的平安。太可怕了!

赖恩感到不寒而栗。他也判断出眼前的亚洲人想从他这里获得有关亨利·杨的消息，如果是那样，眼前的年轻人就犯了个错误，他不应该先说出要杀自己，要知道，知道自己必死的人是不会吐露任何秘密的。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

菲利浦好像有意忽视了对手的表情变化，淡淡地说："在杀你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对付亨利·杨的。你现在可以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赖恩盯着他，并不说话，过了一分钟，才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菲利浦大度地笑笑，耸了耸肩，看了看手表，又瞟了眼墙上的钟，说道："没关系，慢慢想吧，我有的是时间。"

菲利浦说罢，竟然斜斜躺在沙发上。由于膝盖被击碎的赖恩暂时失去了攻击力，菲利浦握枪的手也随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过了五分钟，菲利浦竟然哼起了一首中国小曲。

赖恩瞥了眼墙上的钟，头上冒出了冷汗，表情比刚才被枪伤时还痛苦。"我，我为什么要说，既然你一定要杀我，我为什么要说？"

“因为你必须说出来！”菲利浦半眯了眼懒懒地说。

“为什么？”赖恩厉声问道。

“我说过，我是来问你问题的，不是来接受你质疑的。你怎么就忘不了那些好莱坞烂片？”菲利浦不耐烦地冷冷地说，之后，他翘起一条腿搁到茶几上。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什么也不说！反正都是死，不是吗？”赖恩也提高了声音，又看了眼墙上的钟。菲利浦这时半眯着眼，神情倦怠的样子，轻轻说：“死和死不一样，我今天来之前已经忏悔了，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只有神父和上帝知道的秘密，我忏悔的时候，并不知道今天要杀几个人，所以，我把你妻子和女儿的死也一并归在我的罪恶上，而且做了一篮子交易的忏悔，上帝他老人家也一起宽恕我了……”

赖恩突然明白过来，眼前这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比那位亨利·杨要可怕得多。他知道自己的妻女还有一个小时——不，只剩下四十五分钟就要回来，到时他一定会先对她们下杀手……

“我，我说，从哪里开始，我马上说，我说完你就走吗？”惊恐万分的

赖恩勉强直起腰，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我今天本来计划只杀一个人，你说完我为什么不走？不过，你只有四十五分钟了，我真担心你说不完呢！而且，只要我觉得你说的有一点不清楚或者和我掌握的情况有出入的话，我就不会离开的……”

“好，我说，我说，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请快点问吧……”清清楚楚知道时间就是生命，就是他妻子和女儿的生命的中央情报局东亚行动组组长赖恩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倒在菲利浦面前的茶几上。

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赖恩可以残忍地牺牲别人的生命，例如亨利和他的妻儿的生命，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妻女，赖恩则会毫不犹豫地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他自己的生命。

菲利浦从眼前杀人魔鬼的眼里看出了为了保护妻女而只求速死的神情，不禁一阵心寒。

二

明天就要出发了，大家都知道这次行动是最危险的，所以四个人都在喝酒的时候，好像无意其实有心地把大家的心事都问出来。当大家问

到魏建国的时候，他说了那么一段没头没脑的话，而且声音很小，仿佛是自言自语。可是当他说完，抬头看大家时，三束好奇的目光死死盯住他。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他们的目光清楚地告诉他：他们想知道他在说什么。

“毛主席躺了二十多年的房间里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东西，把一个小武警吓成那个样子……”

他还没有说完，就看见大家盯着他的目光变得更加好奇也更加迷茫。他叹了口气，说：“算了，我还是从头说吧！”

于是，他把自己如何奉命调查天安门共和国卫士被杀案，如何追查到凶杀第一现场在毛主席纪念堂遗体陈放室的侧门外……最后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不解，就是武警小战士脸上那种鲜见的惊恐表情。

前前后后讲了一遍，看到大家都在思考，他补充道：“我在警官大学就是学尸体鉴定的，你们知道，人死时脸上的表情凝聚着死者生前最后一丝记忆和情感。以前法医注重的是身体证据，往往忽视了脸上的表情这种精神证据。事实上，很多自杀和他杀的案子难就难在无法判定自杀或者他杀，因为身体呈现的证据不足。可是现代科学却可以通过

死者生前一瞬的感情经历而判断出来是自杀还是他杀——我扯远了，那个武警战士，在毛主席遗体旁边站岗也有两年多了，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那个样子呢？”

“人家杀他，他自然害怕。”蔡建瑛说。

“问题就在这里，就算有人要杀他，他也不会吓成那个样子，不要忘记他只是二十出头的武警，孔武有力。更何况，他是被人从背后突然袭击杀死的，也就是说，直到他死前一秒，都不知道有人要杀他。”

“你的意思是说，当他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偷看毛泽东遗体陈列室里的情景时，突然遭到来自身后的致命一击？”杨文峰也加入了讨论。

“正是如此，”魏建国沉吟道，“而据纪念堂负责同志说，那里闭馆后都是要清场的，任何活人都不得停留……”

“你什么意思，任何活人不得停留，难道死人可以……”蔡建瑛说了一半，莞尔一笑。“我忘记了，那里本来就躺着一个死人。”“何况，就算有任何活人，又怎么可以把一个无神论的小武警战士吓成那个样子？我这样说是因为当晚纪念堂里有些老文艺工作者正在排演新《东方红》。”魏建国补充道。

“除非……”李昌威欲言又止，当他看到大家都用询问和鼓励的眼光看着自己，就接着说道：“除非，他看见了鬼。”

大山里的孩子李昌威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让大家都微微一怔。

“你的意思是……”

“对了，会不会他看到那个陈放毛主席遗体的房间有鬼！”蔡建瑛打断魏建国的话。

“什么叫鬼？”魏建国紧跟着问道，“难道在座的各位真相信鬼神？既然大家都没有见过，说明鬼不存在，那也就是说，这武警小战士并不清楚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不知道鬼是什么样子的，又怎么可以在短时间被吓成那种表情？”

“什么是鬼？”杨文峰喃喃道，“其实所谓鬼，就是死人活了，活人死了的过程，也是该死的不死，该活着的却死了的现象，就是鬼。”

杨文峰的话让大家面面相觑。

“你的意思是当初他看到躺在水晶棺材里的毛主席活了……”

魏建国还没有说完，大家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只有这种解释，毛主席活了，变成了鬼，才把他吓成那个样子，如果是个陌生人出现在那个房间，甚至陌生的鬼出现在那个房间，小武警不但不会害怕，而且还会为毛主席而去勇敢地驱魔的！”杨文峰声音低低地说。

“你说得一点不错，据我了解，这些毛主席纪念堂的武警小战士在上岗前，都受过至少三个月的热爱毛主席的教育，那种‘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不但可以让他们笔直地站在一具尸体旁边还感到无比骄傲，而且也足够可以让他们为一具尸体与妖魔鬼怪搏斗。可是，我们并不相信鬼魂呀，更不认为人死可以复生，对不对？”魏建国皱着眉头说。

蔡建瑛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她开口讲出了自己经常执行海外任务，对于重要的情报关系，都有替身的事。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甚至连魏建国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听过她的故事后，魏建国摇摇头：“不可能找到和毛主席一模一样的人，而且，你不要忘记了，这位小战士耳聪目明，在毛主席尸体旁边不到五米的地方站了两年，他难道会认不出冒牌货？”

大家觉得有理，都不觉点着头。末了，蔡建瑛想起了上次到美国见096情报员时，096 菲利浦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样的替身时随口说出的“克隆”两字，于是笑笑说：“莫非有人克隆了毛泽东？”

魏建国和李昌威不解地睁大眼睛，当他们转眼看杨文峰时，发现他转眼间已经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嘴巴还喃喃地小声重复着：“克隆，克隆……”

魏建国知道什么是克隆，想过一阵子后，说：“没有理由，谁会克隆毛主席，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而且克隆他干什么……”

他声音小下来，自己的脸色也变了。不错，克隆毛主席是犯罪的事，然而，克隆他的用处可就无边无际了。作为破案专家和犯罪学家，他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阴暗最邪恶的东西就是人心。他更加知道，在毛泽东时代，这邪恶的人心和人性才有机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发挥得理直气壮。在毛泽东时代，在伟人的巨大光环和身影掩盖下，所有令人发指的罪恶都变得冠冕堂皇。魏建国知道，那个时代的宠儿们或多或少在怀念那如火如荼的日子……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然后用皮带抽打被他们戴上高帽、跪在地上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在批斗会上踢阶级异己分子的屁股，踩他们的肚子；他们更怀念那没有经过审判，就把阶级敌人的妻子女儿丢在

枯井里，然后听着她们苦苦哀号直到死亡……而最让他们怀念的，却是干下这一切恶魔般的罪恶之后，他们仍然能够拥有心安理得的那种感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现在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那个毛主席……

魏建国浑身打了个颤，打住自己的思考。他用眼睛扫过大家，李昌威因为不知道克隆是什么意思，脸上有些许迷茫。蔡建瑛陷入了沉思。杨文峰右手在太阳穴上使劲搓揉。

杨文峰把搓揉太阳穴的右手放下，表情沉重地说："不要集中分析这个因素，就忘记了另外的，不要忘记他是被害死的。这说明他看见了骇人听闻的'鬼魂'，而同时有人不想让他泄露出去，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说，他在那里看到了毛泽东的鬼魂，也就是克隆的毛主席……"

"天啊，"蔡建瑛和魏建国几乎是同时惊呼道："谁克隆了毛主席？"

杨文峰意味深长地朝李昌威点点头，因为他早从李昌威那里知道了答案。李昌威却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看到三人都盯住自己，才忍不住问道："什么是克隆？"

蔡建瑛给他解释，解释到后来，李昌威的脸色也变白了，没有等蔡建

瑛解释完，他打断说道："我知道是谁克隆了毛主席，是林将军——他说老人家要回来了！"

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沉思之中。看看时间不早了，魏建国打破沉默："我一会就把我们无意中推测的结论告诉北京许部长，今天就不要再议论了，已经不早了。明天行动结束后再说，现在休息——哦，对了，还有你没有说出心里的事。"

魏建国说罢，笑着看着杨文峰，另外两位也从惊骇中醒过来，期待地看着杨文峰。

杨文峰皱着眉头，右手再次使劲搓揉太阳穴，显然，他的头痛病又犯了。但他忍住了，结结巴巴说："我、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任务到底是什么，目的到底是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

"两年前遇害的那对美国华人医生夫妇是被你们杀害的？"

赖恩连连点头，拿惊恐的眼睛盯了眼墙上的挂钟。

"为什么？"

“他，他认出我们克隆的人，我们不能不除掉他。本来，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们准备再过两个月就解雇他，哪知道，他竟然认出了二十岁不到的……”

“我知道，是那副眼镜，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分别很大，穿西装和不穿西装分别也很大。你们克隆的人是谁？”

“是、是中国新任领导核心、一身兼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古月……”

菲利浦听得汗毛倒竖，厉声问：“你们复制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提醒你，不要说你不知道，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说，我说，”赖恩连连点头，“中国有十三亿人，但统治他们的一直是极少数一群所谓精英，而十三亿人民的命运经常落在一个人手里，也就是所谓第某某代党和人民的‘核心’。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国家发展前途，可是研究来研究去，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你们的整个国家就是那么一个人说了算，完全不按照规矩出牌，我们研究那些所谓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又有什么用？于是，我们转向研究你们领导人如何思考的，因为只要知道了领导人如何思考，也就掌握了十三亿中国人何去何从。唉，真是很困难，你们领导人的脑袋思考

问题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人类有这样的脑袋，智商很高，但有时犯的错误却非常可笑，经常出其不意。在无法看透你们国家和人民的主人如何思考的时候，我们也研究了使用电子微波遥控他们大脑的办法，可惜，你们领导人住的房子的墙壁都是用了钢板的，每次出行都有三百个保镖前呼后拥——可想而知，我们屡屡无法得手。最后，三年前，在现任新领导人还没有接班时，我们决定克隆中国最高领导核心，然后把他偷偷送到中国，找机会调换你们的总书记……”

“知道了，简洁一点！”菲利浦声音带着颤音，“你们怎么搞到我们古月总书记的细胞的？你们从哪里得到他的 DNA 的？”

“确实很难得到，我们本来是考虑克隆你们老军委主席的，因为我们有他的 DNA 样品，可是他太老了，估计上帝不会让他活得太久。从长远来看，还是克隆你们古月总书记划算，虽然他已经到了中国人退休的六十岁年龄，但全中国的报纸都肉麻地称呼他为年轻的领导人！只要他不死，就算老得走不动，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优秀传统文化，他会一次次‘当选’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领导人。可是这古月总书记一直很低调，我们观察了很久也没有搞到他的 DNA 样品。直到三年前一次联合国首脑会议时，我们有了机会。”

“什么机会？”菲利浦催促道。

“大国领导人出访，都会包酒店住，而且一般会包三层楼层，中间住领导人，上下层住随行人员和保安。就算不包三整层的，也会在租酒店时，把领导人所住房间的上下两层的房间包着，主要是防止恐怖分子炸穿地板对领导人不利。但上次联合国会议，是你们古月总书记第一次出访，不想太铺张，加上来的领导人太多，纽约的高级客房不足。所以你们只包了两层楼。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领导人应该住楼下，这没有错，因为毕竟从楼上一层攻击目标更容易一些。不过，我们就是看到你们古月总书记住在下面一层，才找到了机会。我们把他楼下的房间包了，然后，把他洗手间的厕所马桶排便管道接通到我们的特制容器里，这样他那几天在房间上厕所的排泄物都被我们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的专家从一些带血的排泄物中提取了他的 DNA……”

“你们真恶心！”菲利浦厌恶地说。“讲讲亨利·杨吧，你们为什么带那个克隆人到佛罗里达的‘锦绣中华’去？”

“是这样，克隆出来的人虽然和你们总书记古月一模一样，但那只是一个空壳，长相一样而已，为了让他在言谈举止上和你们总书记古月看起来一样，我们必须教他微带长江沿岸口音的普通话，让他熟悉中国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带他到那里去。两年前的一天，我们再次带他去的时候，就遇上了亨利·杨……”

赖恩满脸横肉抽动了一下，嘴角露出恐惧。菲利浦看到这位不怕死的赖恩想起两年前的亨利，还如此紧张害怕，心里对 006 充满了崇敬。

“说说当时的情况。”

“我们每次去‘锦绣中华’都戒备森严，而且都是派很多当地警察预先清场，可是这位亨利·杨一定是预先于前一天就留在公园里没有出来，他躲进中国丽江的岩石溶洞里，躲过了我们的搜索人员。第二天，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让当地警察离开了，但我们自己身边大概有十个保镖。这足够对付任何袭击和暗杀了。当然我们想不到会在美国遇袭，这些保镖的作用主要是把你们的总书记层层包围在里面，阻隔外面的视线。这天的日程是安排总书记视察上海浦东开发区，我们一行人陪同他在这些鳞次栉比齐腰高的楼房模型之间穿行，这时，总书记已经学会了颐指气使，也在那里人模狗样地指点江山……就在这时，刺客亨利·杨像一支离弦的飞箭直射而来，从那边黄山模型到上海浦东足足有五十米，可是他就那么一瞬间就飞了过来，我只能看清楚他全身黑衣，脸上有黑纱面罩……”“黑纱面罩，就是那种只露出两个眼睛的面罩？”菲利浦问了句。

“不，他的面罩正好相反，是只蒙住双眼，露出了整个脸的面罩。”

“用黑纱蒙住双眼？”菲利浦不理解。

“是的，你听我讲，我们也是后来才明白的。这个飞来的刺客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但是，我们的保镖却对他毫无办法，其中站在总书记前后的三个保镖倒是第一时间和他交上了手，可是，不到五秒钟，三个保镖都浑身瘫软地倒在地上。这时，总书记身边只有我一人。我以为那人使用了什么毒药之类的，我一只手蒙住自己的鼻子，一只手掏出了手枪，可是，等我抬头看时，那刺客已经站在总书记面前。我想，他只要伸出一根指头，我们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有创意最保密的对华行动计划就要泡汤了……”

“他出手了？”菲利浦焦急地问，这时，他忘记了自己是在用手枪威胁中央情报局最邪恶的行动组组长讲述美国最绝密的行动计划。

“他出不出手，我根本看不清，因为以他的身手和速度，就算现在有一支手枪顶住他的脖子，他也有时间杀掉总书记的。可是，就在这时，克隆人开口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让利爪已经掐住总书记脖子的刺客突然硬生生收回了手……”

“什么话？”

“总书记当时只有二十岁多一点，虽然面相并不像现在六十岁的古月，

但声音特别是口音却完全一样了，总书记当时很快地开口道："你是国家安全部的同志吧……'就这么一句话，让刺客亨利·杨呆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总书记古月突然伸出了一只热情温暖的大手，像电视上你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握小民的手那样来抓亨利·杨停在半空中的手。不知所措的亨利·杨看到这一情景，肩膀颤动了起来，随即他连连后退了两步，这就为我们赶过来的保镖提供了时间……"

"你等等，"菲利浦疑惑地不耐烦地打断他，"你没有讲清楚，什么意思，一句话就……"

"你听我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刺客要用黑纱蒙住眼睛了吧？被黑纱蒙住的眼睛并不是完全看不见，而是看不清。这正是这位国家安全部第一杀手戴上黑纱眼罩的原因，你想想，作为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他们虽然无恶不作，但还不至于有特工真能够对自己的总书记下手吧？这个总书记虽然是克隆的，并且是从你们古月总书记的大便里提取的细胞，但毕竟也是他的亲生骨肉，甚至比亲生骨肉更进一步。这亨利·杨用黑纱蒙上眼睛，正是不想见到总书记的面，所以，他躲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人群后，确定了总书记，然后，蒙上眼睛，对着他认准的影子冲过来……"

菲利浦明白了，那个总书记尽管是克隆的，但如果相貌和身体细胞都和总书记一样，作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又有谁能够当面下暗杀

的毒手呢。但他还有不解，就是古月临时说出的那句话，他继续用询问的目光盯住赖恩。

“我们中央情报局当然早想到这一点，所以也早有准备，只是我们是为了到时把他送到大陆时使用，没有想到，在美国就用上了。当时古月紧急说出的那句话，也是我们平时教育他时，灌输给他，让他死死记住，遇到此类情况时使用的。我们也考虑到有些刺客在激情之下，要杀克隆总书记，但我们能够猜到，这类刺客肯定来自国家安全部——为了刺杀成功，国家安全部的刺客很可能在行动出手时闭上眼睛，但没有人会在行动时塞住耳朵。这就是为什么亨利·杨一听见总书记说出那句亲切的话语时愣住了，随后，古月伸出了温暖的大手，更是把亨利·杨惊得倒退两步——你知道，如果在中国，像古月这样的总书记说出如此亲切的话语，伸出如此温暖的大手给一个人，这个人就算是得到了皇帝的宠幸，那是天大的荣耀和祖宗的光荣。当然这亨利·杨生活在美国，没有这么大的反应。但他那短暂的发呆也足够我们采取行动了。”

“你们制服了他？”

“唉，他虽然发呆从而影响了他下杀手，而且我们的人也一哄而上，可是要制服他，又谈何容易？转眼间，他像发疯似地拳打脚踢，不一分钟，我们的十来个保镖都东倒西歪，缺胳膊断腿的，不过，这一分钟

已经足够我们把古月总书记拖走了。”

“后来怎么样，快点！”菲利浦催促道，挥舞了一下手里的手枪。

“刺客亨利·杨并没有追过来，可是我们却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且不说我们的计划泄露，单说这克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行为，不但是现存国际环境和国际法所不容，也是犯了反人类罪。所以我们当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获刺客亨利·杨——想搞清楚他的名字并不难，因为他在白宫工作，我们都有照片存档。可是，这亨利·杨好像有超能力似的，不但会飞墙走壁，而且甚至可以轻松躲过子弹——没有办法，我们出动了六千名警察，三十部直升飞机，封锁了海关，截断了……”

“停、停，你不是胡扯吧，”菲利浦疑惑地看着赖恩，“我也在美国，如果你们出动这样的阵势，我不可能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只是你不知道我们干什么而已。记得两年前由白宫直接指挥的反恐演习吗？全美国都卷入其中了，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反恐演习……”

“啊……”菲利浦嘴巴张得大大的。

“不错，那就是为了对付亨利·杨的全国大追杀行动，表面上搞成了反

恐演习，也让军队和警察在其他州真正搞了些反恐演习，但都是为了掩盖我们的追杀行动。”

菲利浦鼓励地看着赖恩。赖恩盯了眼墙上的钟，只剩下十分钟了。他没有等菲利浦开口，继续快速地讲下去。

“我们使用了人海战术，一路追杀他，为了防止他使用电话和外界联系，每当我们看到他到了一个地方，就预先把那里整个地区的电话线路和卫星信号掐断。可是，有一次他还是接通了路边的电话，幸亏被我们的直升飞机发现，及时切断了信号。他一路从弗罗里达向西北横穿美国大陆，最后接近洛杉矶……”

“这一路很多不毛之地和小地方，你们出动了几乎全美的警力，竟然没有办法对付一个人？”菲利浦不解地摇摇头。

“我说过，他像超人一样，我们好多次都层层包围了他，可是他几个起落，就飞走了——我们知道，如果在这样的地方都抓不到他，那么到了洛杉矶，就更难了，而且很难切断洛杉矶的所有通讯信号，他一旦到了那里，就可以把自己知道的都捅给国际媒体，那我们就完了。万不得已之下，我，不是，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招数。”

“什么招数？”

“我们想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四

四个人前一晚都没有睡好，但第二天一早都准时起床出发了。按照预先计划的，四个人搭乘租借的一艘台湾渔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然后，放下渔船上的充气救生小艇，把一吨炸药装到小艇上，由杨文峰和李昌威划着充气救生艇到目标礁石完成爆破任务。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蔡建瑛和魏建国在附近海域徘徊，负责任务完成后的接应。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一眼望过去，大海蔚蓝一片，没有被风吹皱的白色波纹。四人忙过一阵子后，魏建国和蔡建瑛留在了渔船上，负责操作电子监控和联络接应工作。杨文峰和李昌威擦擦头上的汗，向渔船挥挥手，开始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向使劲划船。

二十分钟后，回头看到那艘渔船渐渐消失在海天之间，两人都有些失落。过去两个月里，他们两人虽然执行了大大小小不下二十几次任务，而且一次比一次危险和艰难，然而像今天这样，置身于茫茫大海而不是人海之中还是第一次。李昌威在山里的河沟里学会的游泳，并没有到过大海，虽然体能和内功深厚，但还是有些头晕。杨文峰说自己会

游泳，但无论是在宾馆还是在海边，他都不愿意下水，皱着眉头。这次一到海上，杨文峰的头痛毛病就发作了。

这次行动，两人都带着救生圈和潜水衣。

“昌威，”在搜寻目标中的岛礁时，杨文峰轻轻喊了声，李昌威回头看着他。

“昌威，昨天晚上，大家都说出自己的心事时，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我不是说了吗——”李昌威说了一半就停下来，他盯着杨文峰那双忧郁的眼睛，同时也看出，那双眼睛看透了自己的心。于是他停了下来。

“你可以告诉我的，现在，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杨文峰鼓励地盯住李昌威。

“我——”李昌威把头转过去回避了杨文峰的目光，“我那天刺杀许长征部长，并不是林将军鼓动的，是我想杀他——”

杨文峰心头一震，想起了许长征当时谈到此事时的忧虑表情，责怪自己没有早想到这点。然而，他当时不可能想到，眼前从来没有到过北京的孩子对国家安全部部长会怀有如此深仇大恨，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甚至听到这句话后，他仍然认为这孩子肯定搞错了。

这时，已经看到那个礁石，半个小时后就要涨潮了，必须在这之前炸沉礁石。于是他手上使劲划船，但转向李昌威的眼睛里仍然充满了询问。

李昌威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也是古光爷爷告诉他的故事。这时受到涨潮的影响，海风渐渐强劲，为了让杨文峰听清楚自己的话，李昌威不时提高声音。海风海浪夹杂李昌威这孩子讲述故事的悲愤声音，听在杨文峰的耳朵里如泣如诉。

“他杀死了我的爸爸！”李昌威提高声音喊道。

杨文峰凝视着他，说道：“可那人只是北京逃亡过去的大学生，不是你的爸爸。”

“我没有爸爸，我一直想要个爸爸！”李昌威固执地说。

杨文峰叹了口气，寻思着，这故事听起来很离奇，毫无疑问，任何政府都会杀人，北京政府就尤其喜欢杀人。而且，他们在 1989 年的天安门上还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全绝后的杀人记录：一个拥有四百万军队六千万党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政府，公然使用装甲坦克屠杀手

无寸铁的年轻的学生。

不过，李昌威的故事让他疑惑。北京杀人杀得理直气壮，并没有秘密处决什么人。世界上的恶魔都杀人，但比恶魔更邪恶的是杀了人还引以为荣。更何况，听李昌威讲，当时的许长征率领一帮国家安全部特工一路追杀那位孤零零的学生，从北京到湖北，最后直到看到那年轻学生流血而死，才满意收兵。当时的许长征已经是国家安全部的局长，他会亲自带领大帮人马追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吗？于理于情说不过去。

“如果……如果我出事了，你可以帮我问他吗？”李昌威声音中有恳求但更多的是坚持。

杨文峰重重地点点头，他当然会问，他决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问清楚许长征。不过，听到李昌威的话，他心情沉重之极，这孩子，话说得让人心酸，如果他出事了，自己又怎么会是“帮”他问，问来真相后又如何让他知道？

这时，小艇已经来到礁石边，这块礁石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退潮时，这礁石足足有三百平方米大，确实堪称岛礁。然而，涨潮时，露出海面的就只剩下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块石头。按照国际法，确定是否是岛屿的标准是看涨潮时是否有露出海面的陆地。这个凸起的礁石以前在

涨潮时，全部被淹没在海里。但日本人别出心裁，使用运送石头过来的办法，垫起一块礁石，使得这礁石在涨潮时也露在海平面上。按照国际法，在下一次勘查岛屿归属时，这块礁石附近的海域和礁石上面的领空就都是日本人的了。虽然已经开始涨潮，但还有一百多平米的陆地露在外面，两人跳上岛礁，开始把炸药搬到中间凸起的礁石下面。在李昌威往礁石四面的缝隙里填塞炸药时，杨文峰仔细观察了凸起礁石的构造。他发现许长征所言不虚，这个凸起的礁石果然是人为垫高的，此时的他，对日本人是又佩服又仇恨。

由于要造成渔民无意炸沉此岛礁的表象，所以他们不能使用军用的高性能炸药，现在使用的渔民炸鱼的炸药威力不大，于是需要的量就比较大。两人用了足足十分钟时间才把足够的炸药填好。这时杨文峰腰间的对讲机信号突然响起来。

两个人都吓了一跳，这里的任何信号都会被日本自卫队截获，所以虽然配备了联系用的对讲机，但双方约定好，不到紧急关头尽量不用。他们两人刚刚填好炸药，紧急信号就响了。

杨文峰低头看对讲机上的信号，上面显示的是：敌人来犯!

他疑惑地抬起头，扫了眼四周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时，他突然听到风声中夹杂着“嗡嗡”的声音。

“停止行动，赶快潜水！”杨文峰喊道，两人赶紧从小艇上拿出潜水衣，匆匆套上，这时直升飞机的影子已经出现在天边，渐渐变大。两人显然没有时间给充气橡皮艇放气，杨文峰掏出匕首，刺向橡皮艇，李昌威硬生生拉起一大块礁石，搬到已经割破了正在放气的橡皮艇里。直升飞机清晰地向这边飞过来时，泄气的橡皮艇已经被那块沉重的礁石压到海平面以下。两人迅速跳进海里。

这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军用直升飞机冲到礁石上空时，两人都刚好沉进海里。但直升飞机并没有离开，而是很不甘心地低空盘旋在岛礁上。

李昌威第一次潜到冰冷的海水里，紧张得闭上眼睛，但当他进入海水后，发现通过这套高级潜水罩呼吸如常时，他慢慢睁开了眼睛——这时，他看到面前的杨文峰正在挣扎——

杨文峰双腿拼命地踢着，双手绝望地挥舞，好像要抓住什么东西，露在呼吸面罩外的脸因痛苦而严重扭曲——李昌威以为他抽筋了，但随即想到，穿着潜水衣，有呼吸面罩，就算抽筋不能动，也不用担心。然而，他显然错了。因为这时的杨文峰竟然发疯似地往他自己身上乱抓，最后竟然一下子扯掉了呼吸面罩。李昌威暗叫不好，使劲朝他游过去，想把他扯掉的面罩重新给他戴上。

潜到杨文峰身边时，他伸手想抓住他的手，然而，从杨文峰的手上传来一股巨大的力，把李昌威推开。他再次凝聚力量，向杨文峰冲过去，可是，晚了一步。陷入狂乱的杨文峰已经脱下了潜水衣，由于他张大嘴好像在喊叫，所以，海水迅速灌进他肚子里。这并没有影响他狂乱的动作。李昌威又试着抓了两次，都失手了。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杨文峰突然向海面冲上去。李昌威大叫一声“不好”，向杨文峰脚上抓去，结果还是被他挣脱了。

李昌威透过冰冷的海水，模糊看到狂乱失去了理智的杨文峰冲出了水面，双手抓住一块礁石，向还剩一小块的礁石上爬过去。这时，还在水里的李昌威感到整个天空暗淡下来，原来，那个一直在盘旋的直升飞机静止在头上的半空中。

李昌威准备伸出一个头观察周围情况，看能不能把杨文峰拉进水里，两人可以合用一个呼吸面罩。他的耳朵刚刚露出水面，就听到了两个声音。

第一个声音是杨文峰发出的狂乱的喊叫：“儿子，儿子——你在哪里……爸爸在这里，爸爸来了——”

李昌威心里涌过一股热流，两人相处这么久，杨文峰没有结婚，更没

有提起过有儿子，那么这里只有他和自己两人，他在呼喊谁？喊我吗？

第二个声音打断了李昌威的思索，那是从头顶上的直升飞机上发射出的一排机关枪扫射的声音，那机关枪正在朝在礁石上边爬边喊叫的杨文峰开火。

李昌威没有犹豫，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双脚猛一蹬，双手使劲拍向身边的海水，借助这四肢的力量，身子立即像飞一般跃出水面，直直扑向礁石上的杨文峰。

年轻健壮的躯体为身下的杨文峰挡去了二十七粒机关枪的子弹，担心这些子弹穿透自己身体而伤到失去了理智的杨文峰，小李子在伏到杨文峰身上的刹那，让浑身的肌肉绷紧，把二十七粒子弹都留在了自己的身体里……

“爸爸，爸爸，爸……”

杨文峰听到了儿子微弱的呼唤声，感觉到海水的沸腾——他吃力地睁开眼睛，转过身来，正好看到李昌威喊出最后一声“爸爸”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海水已经涌上礁石，杨文峰身边的海水都被李昌威的鲜血染红，他感觉到这海水也是热的，像李昌威身上那一个个血窟窿里涌出的鲜血——

恢复了理智的杨文峰一把抱起李昌威，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汹涌的海潮一涌而上，也冲开了杨文峰紧紧关闭的记忆的闸门……

五

“你们怎么都无法抓住亨利·杨，于是你们想用他的老婆孩子做要挟，你们可真卑鄙！”听到这里，菲利浦咬牙切齿，握枪的手捏得紧紧的。

“我们卑鄙？”赖恩脸上露出嘲笑，“你现在在干什么，你不也是拿我的妻子女儿要挟我……”

“闭嘴，不想你妻子女儿死的话，就快点讲下去！”菲利浦挥舞着手枪，愤怒地吼道。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家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而生活工作和奋斗，美国是这样，中国更是这样。我们任何人都负不了让亨利·杨逃脱的责任。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抓到洛杉矶，作为诱饵或者要挟，引他上钩或者和他谈判。”

“这是在美国本土，你们竟然使用美国公民的家属作诱饵，你们……”菲利浦没有说下去。

“我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第一，我们是情报机关，我们不是执法机关，但我们有‘licensetokill’（杀人执照）。第二，我们克隆中共总书记本身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又还顾及什么违反人权？第三，我们当时只是利用他妻子儿子，也并不想连他的妻儿一起杀害……”

“什么？”菲利浦暴跳起来，俯身过去，一个重重的耳光打得赖恩眼睛和嘴角都喷出了血。摇晃着身子坐回到沙发上时，他眼角里滴出泪水。他现在才知道，亨利·杨一家人都牺牲了。

赖恩这才知道，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抓了亨利·杨妻儿并害死了他们的事，他心里后悔莫及，深怕眼前的亚洲人会为亨利全家报仇，杀了自己的妻女。再说话时，他声音都哆嗦了。

“这些事也不都是我一人干的，我上面还有尼古拉斯，尼古拉斯上面还有局长、安全部长和总统……”

“我知道，你别罗嗦，如实讲出来！”菲利浦擦了下眼角的泪，沉声道。

“我们把他的妻儿带到直升飞机上，在亨利·杨躲藏地附近飞来飞去，用高音喇叭向他喊话，我想他大概相信美国是个法治和讲人权的国家，不能对他妻儿怎么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出现。后来我们两个大兵

抓着他儿子的手，吊在飞机外面，那孩子吓得哇哇直哭……结果，很快他就举着手走了出来。可我们并不敢掉以轻心，仍然用他儿子和妻子作要挟，要求他把自己双手双脚铐上，然后，我们又给他加了三倍的镣铐，这才放心……”

“放心了，为什么不放了他的妻儿？”菲利浦厉声问。

赖恩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们还想审问他。我们觉得他的妻儿在我们手里，是一个保险，我们被他折腾怕了。我们审问他，问他知道多少内容，问他北京是否已经知晓我们的克隆计划……”

“他不会告诉你们的，”菲利浦冷冷地说，“他不告诉你们，你们就对他下了毒手。”

“不是这样，”赖恩辩解道，“他什么都交代了，虽然也没有多少内容，然而，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唯一打通的电话中要求国家安全部派人过来接应，我们也让他交代了接头方法，然后按照他的交代，抓获了国家安全部一名副局长……”

“他妈的，你闭嘴，这不可能！”菲利浦怒吼道，站起来又准备冲过去打赖恩耳光。

赖恩害怕地摆摆手，急忙说：“不要、不要，我如实告诉你，你不能打我。先生，让我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想任何人都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倒出来的，就像我现在这样……”

“当时的情况？什么情况？”菲利浦慢慢坐下来。

“我们折磨他，把他的指甲都一个个拔掉，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可是完全没有用，他什么也不说。最后，我们就把他妻子的头套在一个上吊的绳圈里，把、把他三岁的儿子按在桌子上，扯着他小小的腿，另外一个举着大砍刀，只要亨利·杨不老实交代，他的儿子就会失去一条腿，如果继续抗拒，直到他儿子失去四肢，然后我们再吊死他妻子，布置成妻子残杀了他们的儿子，最后上吊自杀的现场……”

菲利浦握着手枪的手筛糠似地哆嗦，眼睛暴睁，怒发根根竖起，但几秒钟后，他突然松了口气，使劲摇头道：“不可能，不可能，你是想故意激怒我，让我杀了你，然后赶快离开，救你妻女的命，所以你才编造这样的故事——你忘记了，我也是美国公民，我对美国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你少。在美国，任何执法部门里都不可能发生你所说的那样的惨无人道的事，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没有发生过。伊拉克虐待战俘的事已经够过分了，你们不可能……，不是你们不想这样做，而是没有人和政府能够承担后果……”

赖恩满脸遗憾地摇着头，喃喃道：“对不起，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了，美国执法部门当然不能够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遗憾的是，上面发生的事，和美国法律部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没有发生在美国……”

菲利浦抬起了头，凌厉地盯住赖恩。赖恩低下了头，声音低沉地说：“抓到亨利·杨后，我们中央情报局全面接管，让 FBI 和警察军队都退出了。你知道，我们这部门是干什么的，就像你现在用枪指着我，在你为之服务的国家看，你是在为正义而战——为了避免困惑，我们把亨利·杨一家用飞机运送到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关岛军事基地，而且审问他的地点就设在美军军舰上。”

“啊……”菲利浦一下子都明白过来，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的，只是在暴怒之中，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情况。他当然知道什么是“licensetokill”（指未经正当法律审判程序而杀害生命的权力）。这是全世界最普遍描写情报机关的口头禅。也包含了普通民众对为非作歹的情报机关的讽刺和痛恨。在一个提倡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无论是执法警察，还是军队、官员甚至是总统，都绝对没有不经正常法律程序就杀害个体生命的权力。然而，有一个机关却除外，这就是并不是执法机关的情报机关。情报机关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牌子，具有随机应变、先斩后奏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杀害无辜生命的“正当权力”，这也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和无可奈何的。“licensetokill”直接翻译为“杀人执照”。在这个牌子下，全世

界的情报机关都作恶多端。就像美国在伊拉克战场虐待俘虏，在美国内部报告中，归结为美国情报机关为了获得情报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在赖恩讲述的过程中，已经多次暗示他们对待亨利·杨的“正当性”。而且，赖恩他们为了不在美国本土犯罪，有意把亨利·杨一家运送到太平洋上予以杀害。菲利浦早该想到，既然他们想出用他妻儿作为要挟，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放他们生还。否则，作为美国公民的妻子，只要把这些丑闻暴露出来，美国的媒体和愤怒的大众，绝对不会放过中央情报局。菲利浦捏枪的手滴下一滴滴汗水，把他自己的裤子都打湿了一片。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杀害他全家的？”

菲利浦说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赖恩。当赖恩看到他的眼睛时，心里一阵痛苦，因为他看到了冷酷的杀机。这说明，刚才，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吓唬自己，并不想杀人，而现在，却准备杀人了。但想到妻女，他忍住恐惧快速地讲道：

“我们没有办法不杀他，同时也不能放过他的妻子，如果放了他的妻子，他妻子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的话，就绝对不可能放过我们。一开始，我们本来不想杀他的儿子，可是经过这些天的折磨，那三岁的小孩断了一条腿和一条手臂，浑身是伤，气若游丝……所以，我们决定把三人都杀掉，不过要做得好一点。我们用军舰把他们运到中国南海附近，

然后——你知道亨利·杨还带着三重锁链，我们想把他推到海里，可是又怕他反抗。那天，我们六位大汉把他带到甲板上，他刚刚走到甲板上，就看到在船尾的左右两边各站着两个士兵，他的妻子和儿子分别被他们抓着。亨利·杨想冲过去，这时，我们的人同时把他的儿子妻子从船的两边丢进大海里，随即，我喊道："亨利·杨，你自由了，快去救你的儿子和妻子吧！'他像疯了一样跳进了大海，谁都知道，他不但救不了他的儿子和妻子，而且，他也不可能活下去，于是我们很快地离开了中国南海，回到关岛军事基地。"

"记得那是哪一天？"菲利浦冷静地问，他要记住这一家人，为他们烧香，为他们祈祷。现在他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知道，当面前的人说出日期后，他的手指头就会扣动扳机。

"具体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件大事在第二天发生，我们一架 EP-3 侦察机在南海上空和中国飞机相撞，我们的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中国的飞机撞毁，飞行员失踪……"

"行了，我知道是哪一天了。"菲利浦慢慢抬起了右手，乌黑的枪口慢慢从赖恩的膝盖裤裆到小腹、胸口。停在胸口，他活动了一下扣动扳机的指头，慢慢按下去……

"别，不要，我还有话说！"赖恩惊恐而绝望地喊道，"我可以让你回去

当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我可以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在中国作威作福，让中国人民都匍匐在你的裤裆下面——只要你不杀我，我就可以做到！”

菲利浦硬生生停住手指，不解地看着赖恩，以为他失去了理智。

“我能够做到！相信我，如果你杀了我，你们总书记迟早会惩罚你的，而且会让你生不如死，让你不得好死……”

菲利浦突然脸色煞白，他明白了赖恩的意思，浑身颤抖起来，脸色比赖恩的还要苍白。一个小时前，从走进这个房间，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来了解自己心中崇拜的英雄受害的经过，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而来。

因此他竟然忘记了自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编号 096 的情报战士，因此，他忘记了关系到全中国人民安危、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他刚才差一点杀了这个人，而忘记问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他开口时，声音里的恐惧远远超过了赖恩，这恐惧让他的声音结结巴巴。

“告诉我，否则我一定杀你妻女，告诉我：现在那个克隆人在哪里？”

“四个月前已经送到中国，一直在等机会调换你们的总书记，至于现在换了没有，我不清楚，为了绝对保密，我们暂时不联系。但即使现在没有换成，我们迟早会换掉的。到时，我可以指挥那个新的总书记给你加官进爵，否则，如果你杀了我，当你回去把杀了我当成绩汇报的时候，他迟早会置你于死地——”

菲利浦在扣动扳机前又停顿了一下，问道：

“我去查过亨利的档案，都被你们消除了，他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美国的，你应该知道他在加入美国籍前在中国使用的名字吧？”

“他好像叫杨，对了，杨、文、峰！如果你一定要杀我，那就快点吧，我求你了！”赖恩一脸配合和诚恳的样子，眼神中竟然有期待，期待菲利浦快点杀死自己，赶快离开，放过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命。

菲利浦扣动了扳机。

六

国家安全部三楼部长专用办公室里，坐了十几个人，烟雾缭绕、愁云弥漫，却安静得听得见每个人的呼吸声。几位副部长和局长们都保持

沉默，因为在房间里自顾自踱着步子的许长征已经沉默了近十分钟……

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还是那个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的样子，眉宇间充满智慧和计谋，然而，谁都看得出来，他变了——可是，谁都说不准，他到底哪里变了。

让他们心中极度不安的是眼前这个一向宠辱不惊、喜怒不现于色的共和国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最高首长今天竟然让面前这一大帮部下看出了自己的变化——发自内心的变化。

他突然停在沙伟旁边严厉地问：“我通知的人都到齐了吗？”

“只少康伴智。”沙伟答道。

许长征欲言又止，他想起来，是他派康伴智二十四小时“保护”接受了手术的总书记的。他踱了两步，又停下来，面色柔和地问：“杨文峰和096呢？”

“096已经到达首都机场，现在正在前往这里的车上。杨文峰等三人也刚刚登上厦门前往北京的专机，估计三个小时后可以到达。”一位副部长的声音从沙伟旁边响起。

许长征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脸上重新布满荫翳。他转向沙伟，说道：“汇报一下你审问毛主席纪念堂负责人的情况。”

沙伟清了清嗓子，把这两天的情况作了介绍。虽然并没有证据证实毛主席纪念堂杀人凶手就是纪念堂负责人，但他绝对脱不了干系，而且现在的情况异常危急，根据上面的指示，沙伟秘密逮捕了纪念堂负责人。从他口中问出了以下的情况：

按照计划，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将于毛主席的忌日九月九日在天安门广场露天举行，主要舞台就搭建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新排演的《东方红》像以前一样分成多幕剧，最后加一幕，伟大领袖去世后躺在水晶棺材里，接受万民哀悼的感人场景。演出快结束时，舞台后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大门缓缓拉开，由工农兵代表们缓缓推出毛主席的水晶棺材，也就是说，使用真正的毛主席遗体作为舞台剧的道具。按照他们的设想，广场上集中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而且，他们获得了向全国人民电视实况转播的授权。无论是广场上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伟大领袖出现在舞台上，都一定会群情激动。为了逼真，他们在毛主席水晶棺材旁边安排了一个长相酷似二十年前的那个给毛主席送终的小护士。当水晶棺材缓缓推进到舞台中央并缓缓旋转三百六十度后，舞台上的演员都齐齐跪下，双手高举过头，有的人手里献出西藏的哈达，有的手捧红宝书，有的高举的是捍卫毛主席思想的武器——当然，他

们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都会让全国人民看出来，他们献出来的其实是自己一颗热爱领袖的心——也就是灵魂。

那位负责人说，这个镜头大概停留三分钟，然后，盛装毛主席的水晶棺材的棺材盖缓缓移动，与此同时，悠扬优雅的“东方红”的音乐缓缓响起——通过电视广播和高音喇叭，这个乐曲将要响遍全中国。伴奏音乐响到第二遍的时候，水晶棺材的盖子已经完全滑开。这时，优美的乐曲被奶声奶气的女声取代，那声音唱出了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

也就在这同时，水晶棺材里的毛主席缓缓坐了起来，为了显示出毛主席是睡了二十多年才起来，旁边的小孟护士深情地过去扶住红太阳。大救星坐起来后，缓缓站起来，然后迈出了水晶棺材，走向舞台，也走向中国政治的大舞台——那个负责人透露，毛主席走向舞台的第一句该说什么，颇费了他们一番周折。最后，他们确定的情景是这样的，毛主席站在那里，以九十度的角度缓缓摇动身子，以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接待红卫兵的手势挥着手，当人群的欢呼声稍微平息下来的时候，毛主席以他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喊道：“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我说过，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

沙伟不知道是抱着什么心理，讲起来竟然充满感情，他讲完后，不经

意地看看许长征和在场的各位，发现每个人的脸色都发白了。

“真是没有想到，本来，如果他们使用冒牌的毛主席，或者使用演员，那么充其量是一场闹剧。可是他们竟然克隆了毛主席。前天连那四人小组也发回情报，说他们推测出有人克隆了毛主席。这下子可真不好办了。对了，美国克隆人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已经克隆了很多动物，可是林将军这帮人怎么也会克隆技术？”

“他们笼络了几个在美国获得医学文凭，混得很不得志，最后不得不假装热爱祖国，宣称拒绝了美国高薪聘请，跑回来当‘海龟’的所谓学者。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在美国学到克隆技术的，不过，显然，他们很快就克隆了一个毛泽东。据负责人交待，这是他们克隆的第一个毛泽东，林将军把克隆人锁在一个防空洞，养在一个关老虎的笼子里，结果一年半后克隆人长得倒是和毛主席一模一样，可是不但没有毛主席的神态和大脑，没拥有毛泽东思想的脑子，而且像个白痴。林将军只带他出去过一次，就是到毛主席纪念堂排演《东方红》歌舞剧最后一幕的‘毛尸复活’那出戏。也就是那个武警小战士被杀那天晚上在纪念堂看到的面无表情的克隆人。后来林将军他们都觉得这个克隆人像木偶一样，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无法理解。于是他们就把他处理掉了。要求这几个海龟重新克隆一个。那几个海龟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又克隆了一个，而且使用催化剂催长他，几个月就成熟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也是我们

当时偷听到的‘它’和‘他’，最后又变成了‘您’和‘老人家’。”沙伟干巴巴地说。

“沙伟，”许长征突然严肃地打断问道，“你是怎么让毛主席纪念堂负责人开口的？”

全场都一怔，大家都以为沙伟要倒霉了，要知道沙伟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让这位忠心耿耿死守着毛主席尸体的老左开了口。

沙伟脸上竟然浮现一丝笑意，他顺手举起一本书，说：“部长，我按照你的指示，一直在读杨文峰的《致命弱点》，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位负责人的致命弱点，这不，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

许长征先是皱了皱眉头，随后又掩饰不住好奇地问：“说来听听！”

“要找出这位负责人的致命弱点其实并不难，这位负责人出生于红色家庭，从小沐浴在毛主席的光辉之下，在文革中不但积极投身各种运动，而且还亲手打死过好几个阶级异己分子。为此，毛泽东死后，他差一点被划分为‘三种人’，但由于他自己的家庭里也有人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所以他得到了从宽处理。不过非常可笑的是，经过我后来查证，他自己家里那个受难者正是他亲手迫害致死的。可笑吧！他把自己的亲人迫害致死了，后来，人家因为他的家人中有受害者而原

谅了他！”沙伟说这到里也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当看到只有他一个人笑时，他马上硬生生收回了笑容。继续说道：“不过，他也知道，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安排的工作不但没有油水，而且还都是别人不想干的。他凭着一颗仍然燃烧的热爱毛主席的心，靠勤勉和吃苦耐劳，终于混到纪念堂代理负责人的位子。这可是个日日伴死人的清水衙门，他也曾经蠢蠢欲动，想发财致富，甚至想在退休之前，包一个四五十岁的二奶，可是，据我的调查，都失败了。问题在于，他手里除了毛主席尸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卖的。他也多次建议纪念堂采取公开卖门票的方式，但被上面拒绝了——”“沙伟，你别罗嗦了，你到底是怎么拷问他的，回答部长的问题。”国家安全部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打断了沙伟津津有味的讲述。

沙伟咽了口口水，继续说：“我们对这个人有很深的研究，不能使用肉体折磨，这一点我们谨记部长的教导。更何况，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研究这个负责人的档案时，发现他不但残暴，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有一定的被虐待倾向，对于这种人，怎么使用肉体折磨都没有用。那么，使用精神折磨呢？说实话，我们心里更加没有谱，这种人顽固不化，长期受到某种教育，然后他们自己又根据自己的情况延伸这种教育，到最后，几乎都成了花岗石的脑袋，顽固不化。任何精神和心理的审问，对他们都无异于对牛弹琴。可是，我也研究了他这种人，特别是他们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虽然喜欢毛主席的时代，但也都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支配人，可以

支配一切——这些人一旦在现在拥有同样的可以让他们发财致富或者胡作非为的权利，他们也会马上改弦更张的。于是，在第二天，当我亲自提审那位昂首挺胸一副大义凛然的负责人时，我小声告诉他：只要你配合，我们可以随便你挑选一个工作单位，去当一把手，你知道，你只有两年就要退休了——他听后一愣，随即就感激得眼泪直流，最后他选择到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去当党委书记。我当即立了字据，也向他再三保证，然后，他就忘记了毛主席，一鼓作气坦白了他所知道的一切，连我没有想到、没有问到的，他也倒了出来。”

“原来他喜欢这样的工作？”许长征疑惑地问。

“不是他喜欢，”沙伟脸上带点嘲笑，“是因为这工作是管理国有资产的，也就是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该卖的卖，该管理的管理，而且有权决定国有资产值多少钱，卖给谁。”

看到许长征还有些不解，沙伟索性说了出来：“这位负责人一生清贫，不是他高风亮节两袖清风，而是他没有机会。眼看就要伴随着毛主席尸体光荣退休了，在这个时候，我让他选择一个工作，他一下子就选择了这个目前最多油水最能受贿最可以贪污的职位，可见他也是一直与时俱进的。虽然得到这个美差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但，这一年多里，他至少可以收一千万的回扣和贿赂。”

许长征脸上的疑惑没有了，但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强烈的困惑。他的心一阵紧缩，好像要把胃里的苦水挤出来。他也看出来，眼前的沙伟也变了，平时口吃木纳，动不动就脑门冒汗的侦查局长变得有点无所谓和玩世不恭，对自己说话再也没有那种恭恭敬敬的感觉。

许长征却生不起气来，而且，他心里还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他对自己都越来越无法理解，又怎么让部下尊重自己呢？

七

沙伟从杨文峰的《致命弱点》得到启示，找到了纪念堂负责人的“致命弱点”，揭露了林将军的惊人计划中那不为人知的一面。据沙伟讲述，那个负责人为了感激知遇之恩，甚至把沙伟没有问到的细节也一股脑倒了出来。

原来，当初林将军他们最早也是考虑使用演员和替身来扮演毛主席的角色，然而，不但心里发虚，而且，对那些演员也没有信心，要知道，只要是个人，一旦被推到红太阳的位置，搞不准就变成了鬼。如果这些演员变成了独裁魔鬼，又有谁能够控制住他们呢？他们当然也想到，利用毛主席唯一的孙子——那个微微有些弱智的作家来替代毛主席，然而，经过几次排演，他们放弃了，而且产生了怀疑：这孩子的爷爷或者父亲那一辈可能有人红杏出墙了。

他们当然一直想让毛主席复活，也就是克隆毛主席，然而，科学技术又绝对不是他们的强项。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美国归国的‘海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开始也抱怀疑态度，认为这几个年轻人在美国都混不下去，能有什么能耐？不过，试试何妨，何况这几个海龟开价不高，只要求到时主席上台后，能够吸收他们进入政治协商会任一个委员。

抱着这种试试的态度，他们称呼为“东方红太阳升”的计划悄然开始了。第一个克隆毛泽东出来后，虽然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脑子，然而，长得一模一样，让林将军他们心中充满了希望。于是开始第二次克隆。那几个人解释了克隆技术，以及使克隆人生长迅速的理论，特别是克隆人体和大脑，但却无法克隆思维和思想，最后，他们建议说，为了让毛主席长大后能够拥有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必须使他拥有那位躺在天安门的毛主席相似的经历。于是，林将军他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那个第二次克隆出来的婴儿出发到湖南韶山，让那个裹着尿布的婴儿在毛主席踏过的足迹上爬。这之后，为了让婴儿快些长大，那几个海龟决定实行催长计划，可惜他们没有美国那种特制的催长药丸。于是他们只好专门去收购前阶段中国很流行的“大头婴儿奶粉”，再加上一些禁用的激素。每天吃这种有毒的奶粉和激素，那婴儿果然迅速长大起来。看到那孩子下巴上的那粒和身体一起长大的痣，林将军是又惊又喜。然而，看到这孩子智力低下，长了十岁还尿裤子，林将军

又有些泄气。心里暗想，这就是让我们终身崇拜，让全中国人民如痴如狂了三十年的毛泽东的种子吗?

有了这种想法的林将军自然也表现在言语上，他们称这个克隆的毛主席为“它”，有时，当“它”爬到自己身边时，甚至会伸腿踢开他。然而，当这位克隆人经过南昌、武汉、上海，广州，一步步踏着毛主席足迹走过来，又一路被林将军灌输毛泽东思想，加上精心安排的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老左派们每天围绕它温情脉脉地看着它后，情况发生了巨变，那克隆人开始把自己当一个人看待了，而且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看待。这时，那克隆人已经在大头奶粉的催长下，长出了一个大大的头颅，活脱脱像毛主席本人。林将军暗暗吃惊，也在言语上恭敬起来。

来到遵义时，没有人再敢怀疑眼前的克隆人不是毛主席了。林将军乘这个机会，邀请北京几位退休的领导人来到遵义，重演了几十年前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那位智商因为大头婴儿奶粉而搞得很低的毛主席也看出了大家对他的尊重，逐渐地非常适应了自己一人独大的领导地位。在长征的途中，为了让他挺过来，林将军安排他看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崇拜他的全民大疯狂录像带。据说，这一招不但鼓励了那个克隆的弱智毛泽东，而且，让他产生了立即挺进北京城，让历史重演的冲动。

这时林将军并没有忘记灌输他毛泽东思想之精华。林将军开始讲述那

位躺在天安门的毛主席是如何成为红太阳的。他说，进入北京城掌握政权后，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中国所有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一个个消灭掉。如果可以从精神上消灭，那么就让他们保持行尸走肉也无所谓，如果他们的思想顽固不化，那么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同时，把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切权威消除掉，把神庙砸掉，把基督徒关起来，当人民没有可以寄托的信仰时，当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东西都被否定后，就唯他独尊了。当然还要记住，不能妇人之见，不能心慈手软，要借助阶级斗争，借助整风和文化革命，一个个收拾政敌，最后把全国人民的思想都统一在自己的思想里来。在他的晚年，全国八九亿人民都在为他一个人活着。

那位克隆的毛主席如醉如痴地听着，当场激动地表态道：我一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往开来！这之后，他偷偷询问林将军是否可以在现有的电影明星中挑选一位扮演他的“江青”，他又试探着问，毛主席当年身边的几位年轻漂亮的护士是否准备好了。

这之后，林将军再见到“毛主席”时，已经不敢和他正眼相向，而是毕恭毕敬，以“您”和“主席”来称呼。

最后，那位负责人再次询问沙伟是不是骗他，是否真让自己调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后，神秘地说：“他们正在西柏坡待命，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沿着毛主席当年乘坐吉普车入京的线路进入北京城！”

“必须阻止他进入北京城！”听完汇报，许长征忍不住大声喊道。

“是的，如果毛主席进入北京城，我们就完了！”一位副部长绝望地附和道。

许长征不满地盯了他一眼，他知道这位副部长在主管情报一摊时，放走了中国头号贪污犯赖昌星，而且贩卖了几十个作为情报员派遣之用的香港单程证。

“什么毛主席，你说话注意一点，毛主席已经死了，这只不过是克隆他的一块肉而已。”许长征严肃地说。说过之后，他自己也感到一阵恐惧。

“大家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那个东西进城。《东方红》舞剧可以取消，我们宣布天安门戒严就行了，可是如果那个东西突然出现在北京，那——”

许长征说不下去了，大家都面面相觑。

“去围追堵截，干掉他们！”一位军队出身的局长吼道。

许长征看看他，没有说话。

“不行，”沙伟习惯性地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珠，“那位负责人说，他们早想到了这一点，已经把毛主席当年的‘八三四一’部队集合起来，加上他们在军中的势力，我们可能不是对手，而且可能引起内战。还有，他还透露，他们目前已经没有必要那么保密，而且也希望我们派人对他们围追堵截，正好营造出 1949 年初毛主席进城时的情景和氛围，既可以用以锻炼培养克隆人，也可以让全国人民看到主席是如何被敌人围追堵截的！”

许长征的头上冒出了冷汗，他一点也没有掩饰这些冷汗，更没有想到要擦掉它们。他心里乱极了，总书记已经没有决定事情的能力，老军委主席又宣称正在研究杨文峰的《致命武器》，说要从中找到解决共和国和共产党所有面临问题的办法。

现在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站在这里，他心里不但没有底，而且还空虚得厉害。造成现在这种失落和空虚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自从那次李昌威刺杀自己，让自己一刹那间想到死亡的时候开始，加上后来不停和杨文峰接触，他的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虽然他至今不知道是如何变化，向哪个方向变化。

他可以感觉到以前很少有的感觉，那就是寂寞空虚和孤苦伶仃。以前，

他给人的印象也很孤僻寂寞，然而，他不管干什么，好像都感觉到背后有党的支持，有老军委主席的目光，还有十三亿人民的拥护——

现在，房间里挤满了人，都在为他出谋划策，然而，国家安全部长许长征却感到空虚寂寞和孤立无援，感觉到心里和身后都空空荡荡的。

八

“我有了，使用暗杀的办法，把毛——把那个东西干掉？”这是一位副部长的声音。

他的建议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暗杀？”另外一个声音透出嘲笑说道，“自从 1949 年我们取得政权后，就再也没有用过暗杀这种卑鄙的手段，现在你怎么提起暗杀？”“你这是什么意思，情况不同了，为什么不能使用暗杀？”有人帮副部长打抱不平。

“为什么？因为暗杀是卑鄙的，不然我们 1949 年上台后，为什么一直没有使用？”那人不平地说。

“你是白痴吗？既然 1949 年后我们掌权了，自然就不用了。如果我们

想杀谁，抓起来杀掉不就行了，还用得着鬼鬼祟祟去暗杀吗？”

“哈哈……说得对，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必须使用暗杀！因为我们要杀的是毛——那个东西！”

“派谁去暗杀？”沙伟的级别并不高，然而，他的声音冷冷的，一下子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看到大家都停下来盯着他，他补充道：“派你去吗？”

所有人都没有声音。以前一向不抢着发言的沙伟再次开口，声音里有冷冰冰和嘲弄的意味：“且不说他们防卫森严，而且，派去刺杀那个玩意的人肯定会被判谋杀罪，很可能还会当场被他们杀死。请问，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能够叫得动谁去执行任务吗？更何况，他要去刺杀那个、那个——”

“用你的方法可以呀，”下面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来，“只要答应他，刺杀成功后，就马上让他当经贸委的主任，或者当中国银行信贷部经理，或者让他负责海关、出入境管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职位都可以保证他子子孙孙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不要胡闹了！”许长征大声喊了起来，“谈正经的事，这个时候你们还有心思胡闹。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你们当初是为了理想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又或者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而加入国家安全工作的，可是告诉你们，不管是来自左的还是来自右的势力上台，都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所以，大家还是齐心协力，看有什么人选可以派遣去杀掉那个家伙，最好能够找到好的理由和借口，我们不能在自己土地上搞违法的暗杀！”

许长征的话音刚落，一个声音响起来。

“许部长，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

“等一位立了大功的情报员回国。”沙伟帮部长回答。

“那么，他是情报员，而且立了功？”

“是的，他在美国杀死了人，所以，立了功！”沙伟不耐烦地说。

“那么说，他能够杀人，而且有权力——”

那人没有说完，许长征突然明白过来，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不错，在座的各位不管用什么方法杀掉那个家伙，都是犯罪。从法律上说，国家安全部部长也无权不经审判杀死任何一个公民，总书记也没有这个权力，虽然他们借助法律每天可以杀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刚刚那人的话，却提醒了许长征。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种人可以杀人而不受到追究甚至还可以受到表扬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人。

间谍！——这个拥有杀人执照的职业！

“096 什么时候到？”许长征问。

第十四章

一

菲利浦扣动扳机后，匆匆逃离赖恩的家，把包在报纸里的手枪丢进垃圾桶。他本来是抱着有去无回的复仇的心情而来，但他现在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必须活着回去，活着回去亲自向许部长汇报。而且，现在他心里总算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初当 006 有机会把这一情报直接汇报给北京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菲利浦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获得的情报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难道现在给北京打电话，告诉他们此时此刻统治中国十三亿人的总书记有可能是克隆人吗？

如果那个总书记已经被调换，这个情报回去不是要危及所有知情人？如果现在的总书记还是原装货，而不是从自己的大便克隆出来的，那么就没有比这个情报更能让他产生反感和厌恶的了。

带着这种想法，他加快油门朝墨西哥边境赶过去。必须亲自汇报，不但要汇报刚刚了解的情报，还要汇报自己脑袋里想到的。大脑里闪过这个念头后，他的两腿突然感觉到软弱无力，而且这种无力感从他两腿慢慢上升，最后占据他大脑的时候，他生出一阵无奈和悲哀。

这时，他才敢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杀了人！他轻轻扣动手枪扳机，然后就站起身——站起身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赖恩的胸口开了一朵大红花，他觉得很美，美得让人恶心。于是一路上，他强迫自己忘记那朵怎么都无法忘记的大红花。只是当他想起另外一件事时，他才勉强忘记了那朵大红花。那就是他瞥见大红花时同时瞥见的——赖恩临死前看到自己站起身离开时那感激期待的眼光！

他杀了人，杀了一个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而感激自己杀了他的人！

到墨西哥边境时，他抛弃了小车，开始步行。096 一路都在思考，他试图让自己轻松起来，于是，他拼命设想出这样的情景：赖恩把 006 的妻子推进海水里，然后把 006 三岁的儿子从船的另外一边抛进水

里。以 006 的武功，这时完全可以逃生，甚至可以杀掉赖恩他们，然后再逃生，因为赖恩手里已经没有作为要挟他的人质。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必须跳进黑暗的海水里去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而谁都知道，他不可能救得了他们——但他还是跳下去了。他选择了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大海中死去……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儿女而生活而死亡，我在为什么活？又为什么而杀人？最后，他的思想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来——自己效忠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和人民的主人，那位三位一体的接近神的精英中的精英、领导中的核心，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从大便中克隆出来的、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关在地下室的透明笼子里培植出来的傀儡而已。

想到这里，096 心中充满无奈、彷徨、忧伤甚至绝望，两条腿好像绑上铅块似的。他东张西望，突然又一个念头袭过来——算了，不走了，就停在这里，因为这一切好像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已经到了墨西哥境内，这里烈日炎炎，荒芜人烟，到处都是仙人掌，远处有些破乱的好像废弃了很久的房屋被太阳烤焦了似的，他想停下来，就在这里住下去，永远住下去。

他仿佛失去了再向前走一步的动力，失去了面对人生面对自己的理想面对自己的动力。

他又感到一阵无尽的悲哀和痛苦，这次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当时的006.006 当时要在自己的孩子和祖国之间选择的时候，是何其痛苦呀。而尤其痛苦的是，当你猛然发现，自己祖国和十几亿人民竟然被人家用大便克隆一个人就可以抓在手里玩弄的时候，那种悲哀绝对比绝望和死亡更让人难以忍受！

然而，他一次次从想停下来的强烈愿望中勉强自己站起来，他必须站起来，继续走，回到北京汇报这一让他精神差一点垮下来的情报，然后——然后他想结婚，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抚养孩子——那家庭、那妻子和那孩子将赋予他疲惫绝望的生命以新的意义，将给他的人生注入新的动力！

到达墨西哥后，联系上中国大使馆。通过使馆安排，直接飞回香港，接着坐中联办的专车到达广州白云机场，随即被护送上一架即将起飞的波音 757 客机。

三个小时后，到达首都国际机场。四十分钟后，有警车开道的小车停在国家安全部主楼前。上到三楼，随行人员替他打开会议室的大门，

096 菲利浦紧张地走进去。

“辛苦了！”许长征迎上来，和他握手。菲利浦抬起手的时候，发觉自己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双腿一软，向下倒去。

他没有倒到地上，沙伟和另外一位局长扶住了他。把他安放在一张沙发上，许长征俯下身，亲切地抚摸他的额头。“先送你去休息，好吗？”

“不，不，”菲利浦连连摇手，“我只是有点累，没有事。”

为了证明自己没事，他勉强自己坐了起来，接过沙伟局长送来的一杯糖水，连喝了几口，脸上恢复了些颜色。他看着许部长，恳切地说：“我必须先汇报，许部长，没有时间了！”

许长征默默地点点头，这时，会议室里的领导都自动围过来，坐在菲利浦周围。

“我审问了赖恩，了解到更进一步的情况。他们克隆的是新一代领导核心，身兼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古月同志！”

菲利浦说完，用眼光扫视了一周，可是他并没有看到惊讶，这倒让他感到惊奇。他早前已经报回了中央情报局秘密克隆了一个中国人的情

报，就是 006 给儿子的信中所言。但那信并没有说出克隆了谁。菲利浦是从赖恩那里得到详细情况的。他以为他的情报会让在座的各位大吃一惊。他哪里知道，许长征和在座的各位都或多或少地猜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克隆了谁。他们对这个体制比眼前的 096 不知道要熟悉多少倍。

菲利浦断断续续把他从赖恩那里听到的他们如何谋杀 006 一家的情况讲了出来。周围好几位领导的眼圈都红了。

“你应该好好休息。”许长征强忍住悲愤，拍拍菲利浦的肩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等你休息好之后，还有一个任务在等着你。”

菲利浦微微一怔，急切地问，什么任务。

许长征叹了口气，讲道：克隆总书记的事不用担心，老军委主席料事如神，而且先下手为强了，已经切除了古月总书记的大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克隆人，那就是林将军克隆的毛泽东——他们正准备挺进北京城，接掌政权，妄图复辟，让历史重演。现在，只有他菲利浦的身份还是海外情报员，也就是说只有他仍然拥有为了国家安全随时可以先斩后奏也就是未经审判就可以杀人的权利，所以部党委会议刚刚决定派遣他去执行这个刺杀任务。部长最后心情沉重地强调，这是 1949 年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情报机关第一次执行暗杀任务，没有想

到暗杀的对象竟然是毛泽东……

许长征大概是累了，说话的声音很低沉但也很平和，然而，听在菲利浦的耳朵里，却句句像针，直刺他的心窝。听到最后，他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声音来。憋了好一会，才挤出一句："到底怎么回事，到处都在克隆？"

"哎，科学进步了——"许长征悲哀地叹道，把后面的一句"我们却没有进步"的话省掉了。

菲利浦百感交集，沉默不语。身边的国家安全部领导议论了一会，至于议论的是什么，他也没有在意听。最后，下了决心，鼓足勇气，抬起头说：

"许部长，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我实在太累了，不光是身体的累，我的心也累了，而且，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杀人了——"

他看到许长征眼里流露的不是责怪而是理解的时候，菲利浦接着讲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和要求。这也是在他逃亡墨西哥的路上一次次鼓励他站起来的念头和动力。

“许部长，我想安定下来，到大学教书。我——我还想结婚，请您批准____”

他说罢，感觉到身边的副部长和局长们火辣辣的眼光，他有些惭愧，这时，他听到许长征部长疲惫但慈祥的声音。

“小赵，我完全理解，我可以安排你到大学去教书，你也可以自己找，不过，要结婚，就不用我同意了，国内现在已经进步了。”

许长征说罢，苦笑了两声，菲利浦有些尴尬，但还是鼓足勇气说：“不，我结婚一定需要您批准，因为——因为，我想和上次到墨西哥接我的蔡建瑛结婚！”

他说罢，感觉周围的人都一怔。随即他听到许长征部长和蔼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也不用我批准，快点去问她吧！”

随即许长征掉头问秘书，蔡建瑛三人什么时候到。

菲利浦精神立即恢复了，内心感到一阵阵温暖。眼前的许部长和领导们都和蔼可亲，关心部下达到细致入微的地步，而且思想开放，作风开明。这些也是促使他自愿成为间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他心里也有隐痛，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个和善的中国人组成的中华民族，好

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什么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民族摆脱厄运呢？为什么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只是用克隆猫和狗的技术克隆了一个中国人，就把我们民族的命运捏在了手心里？大家就都束手无策了？！

不想了，他立即警觉起来，让自己打住。眼前的许部长，眼前的每一位领导和同志都比自己有智慧有见识有思想，他们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我又何苦来哉？我不是已经决定去教书，去结婚了吗！

许部长建议菲利浦去休息一会，等蔡建瑛回来后，可以精神饱满地向她求婚。菲利浦感激、腼腆地点着头，站起身准备离开时，才发现，忘记汇报最重要的情报："许部长，赖恩死前透露，四个月前他们已经把克隆的总书记送到中国边境，伺机用克隆人调换真总书记，而且他说，很可能在两个月前已经——"

菲利浦没有说完，许长征和在场的各位都脸色煞白。四个月前？两个月前？这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明确，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那么很可能已经——

许长征没有说任何话，他好像要休克似的，在场的各位不管是否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看到许长征的反应，也都吓得半死。

许长征绝望了，两个克隆人！两个可以掌握十三亿人命运的克隆人同时登场，而他竟然毫无办法。他甚至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被这两个克隆人捏在手心里了。

他一只手扶着沙发，让自己没有滑倒，颤巍巍地坐到沙发上。他挥挥手和菲利浦再见，却怎么都挤不出一丝笑容。

菲利浦犹豫了一下，心情沉重地转身离开。门打开的时候，他停下来，犹犹豫豫地转过身，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事吗？”送他到门口的沙伟小声问道。

“是的，不重要，但我想说出来的好，”菲利浦声音低沉地说，好像怕惊扰了坐在那里出冷汗的许长征似的。“赖恩死前还告诉我，那位牺牲了的 006 情报员在移民归化美国之前的中国名字，叫——杨文峰！”

菲利浦说罢就离开了，身后的门被关上后，他隐约听到一声惊呼。不过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犹豫，他离开了。他想，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他不后悔自己所为，他心里很满足。他心里装着 006 情报员一家人，这让他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力量。他始终没有告诉许长征自己是如何破解杨文峰的密码信的，更没有告诉他们那更加完整的信至今还保存在杨文峰当时设立的信箱里。他已经都破译打印出来了，但却舍不得

删除那些密码信。他觉得那是他和 006 情报员杨文峰最好的联系。每次看到那些密码信，他的眼睛就会湿润，而通过湿润的眼睛他就仿佛看到 006 情报员当时在华盛顿一盏孤灯下一页一页翻阅着中国名著，一个字一个字地编排密码——如果 006 天上有知，如果他复活了，那么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来到那些密码信旁边来继续写完他给儿子的信——时间到来的时候，菲利浦将在那里等着他！现在，他要去求婚，要去结婚，要去生孩子，要去爱——等孩子长大后，他会把那些信再次一个字一个字破译出来，给儿子读……

二

许长征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惊心动魄大起大落荡气回肠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的一生就像坐着迪斯尼乐园的过山车，惊险刺激此起彼伏。自从 1989 年执行了那个秘密的追杀任务而获得上面的赏识后，他进入到国家安全部的核心领导层，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国家安全部部长的位子。

十几年来，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他带领共和国的无名英雄们一次次击退了美国人接二连三发动的和平演变计划和“没有硝烟的战争”。对内，他怀着崇高的目标，对那些也许会损害共和国安全和利益的异议分子、练功者和宗教分子决不心慈手软。这些年，他失望过，但更多的是希望；他也经常被深深的恐惧折磨，但这恐惧往往会化成坚强；

他孤独，然而，这孤独带给他的是力量——

可是此时此刻，当他看到过去十几年自己左砍右杀游刃有余对付的左右两派力量突然都用克隆的方式来对付他，来控制共和国，来决定十三亿人民命运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他垮下来了。失望正向绝望滑落，过去他一直恐惧的但从来就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孤独——这是一种绝望和恐惧到极致的孤独——这孤独剥夺了他的力量，甚至带走了他的意志。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菲利浦说出“杨文峰”三个字——杨文峰就是006，006 是共和国最优秀的情报战士，他不但揭露了美国的克隆阴谋，而且，早在两年前，他就宣称找到了对付美国克隆阴谋计划的对策！

许长征怔住了，直看到菲利浦离开后，才像触电似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句：“杨文峰没有死！”

房间里的各位看到许长征突然从瘫痪状态弹跳而起，都大吃一惊。

“我们有救了，共和国有救了，人民有救了——”许长征嘴里发出不连贯的哆嗦声，随即，招手让大家坐到身边。

希望、睿智、沉着和自信这些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表情又渐渐回到许长征部长的脸上。

身边的人只有沙伟了解杨文峰的详细情况，所以他完全理解许长征的变化。如果这个杨文峰就是 006，既然没有死，那么他两年前就宣称找到了对付美国克隆人计划的对策，他也正是因为发现了美国的阴谋和找到了对策，才遭到杀害灭口的。那么，现在他没有死，他一定可以让共和国化险为夷。

“我现在需要杨文峰被捕后的所有资料，包括审讯记录和录像带！沙伟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向我们汇报，杨文峰还有多久可以到达这里？”许长征连着一边发令，一边发问。

秘书告诉他，两个小时就能到办公大楼。现在飞机已经进入山东境内——

许长征一听，脸色陡变，稍微沉吟片刻，没有咨询部党委成员意见，就下达了让人骇异的命令：“启动国家安全紧急机制，控制机场，严禁任何飞机起降，然后出动国安敢死队，封锁机场，等飞机降落后，直接把杨文峰带过来！”

房间里的各位又是大吃一惊，有些人脸上的表情甚至显示出他们在怀疑许长征是否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许长征没有理睬他们，他知道，只有在政治局会议瘫痪，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牺牲的情况下，他才有宣布启动国安紧急机制的权力，然而，他现在就启动了。因为在他看来，总书记和军委主席都不存在了。

“有人要暗杀杨文峰——”许长征说出这句话，除了沙伟外，国家安全部其他领导成员都满脸不解。“我原来也以为杨文峰在执行炸沉钓鱼岛任务的过程中遭到直升机射杀是日本人所为。所以当日本人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抗议，说有不明飞机飞进他们的领空，并且在那里乱枪扫射时，我还以为他们在做戏。现在想想，才发现，我错了。那个要置杨文峰于死地的没有标志的军用直升飞机根本不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或者防卫厅情报部的。你们想想，日本人在自己的所谓领海，为什么要出动没有标志的军用飞机？再说，他们本来就一直想抓到中国人擅闯所谓日本领海的证据，现在就在眼前，他们会杀死人证吗？而且，他们既然已经得手，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杀害了目标，又为什么会到我们外交部抗议？现在看来，很清楚了，能够出动军用直升飞机到东海扫射杨文峰的，只有一个人——林将军！”

房间里的副部长和局长都凝神静气，大气不出。一位副部长轻声问：“这我就有三点不明白了，第一，特别行动组的计划绝对保密，只有我们今天在场的高层领导知道，那么，林将军怎么知道杨文峰他们的具

体所在？第二，他们杀了李昌威，而不是杀了杨文峰呀。第三，如果说林将军杀李昌威是为了掩盖他上次指示李昌威谋杀你的阴谋，还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杀杨文峰？”

许长征点点头，显然觉得这些问题问得好，这也正是他要解释的问题。

“我现在解释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我们在场的某一个人一定知道答案。”许长征说着，扫视了一圈周围，他并没有把眼睛停留在沙伟那惨白的脸和渗出黄豆般大小汗珠的秃脑门上，他看出来了，但他并不相信沙伟是有意背叛，最多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失去一位自己最得力的局长。这时的许长征心里恢复了冷静，他知道，上次自己遭到刺杀时沙伟正好拦下自己的车，但那时的沙伟绝对不是林将军的人。沙伟这种人是共和国的忠实走狗，任何人掌握共和国的大权，他都会立即宣誓效忠。

“你的第二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林将军根本不担心我们知道他是谋杀我的幕后指使，因为，他们这次是背水一战，志在必得。还有最重要的是，据魏建国赶到现场时判断，那直升飞机谋杀的目标本来应该是杨文峰，只是李昌威当时舍身救人，飞扑到杨文峰身上，牺牲了自己。那个直升飞机上的杀手肯定以为自己的机关枪子弹一定打穿了李昌威，射杀了杨文峰。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李昌威身怀绝技，肌肉不同一般常人，他死之前已经收紧了自己的肌肉，吸住那些机关枪的子

弹……”许长征说着说着，声音低沉下来，眼眶中闪动着泪光。“你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最主要的。林将军为什么要杀杨文峰，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致命追杀》这部小说！”

许长征说完，停了下来，整个房间都陷入了不解和交头接耳之中。不到一分钟，有好几位局长和副部长都提出了相同的疑问：为了一部还没有出版的政治间谍小说，而出动军用直升飞机杀人？

许长征沉吟了一会，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不久，有人敲门，是刚刚吩咐去取杨文峰档案的秘书回来了。他手里捧着一包档案资料。

“我看，我们先看看杨文峰的情况，然后，我再回答这个问题。”许长征说着，亲自接过那些档案袋，从两个袋子里倒出审讯记录，又从另外的两个袋子里取出录像带——那是审讯时拍摄的录相带。秘书把录像带拿过去，打开墙角的播放机。

许长征把一些档案材料分给副部长和局长们看，同时，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以便清楚讲出自己的推理和分析。

三

沙伟督促副部长和局长们互相交换手里的有关杨文峰的材料看，等到

大家都基本上浏览了一遍，而且，墙上的录像带也放过一遍后，许长征缓缓地开口了。

“是我下令通缉杨文峰的，其实我并不是要逮捕他判他的刑，我只是想找到他，搞清楚一些问题。我喜欢看政治间谍小说，这点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一直没有这方面的书，这大家也知道。所以，当我听网管处处长汇报说，宣传部的同志来询问是否要禁止网络小说《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时，我心中一喜一惊。立即让处长把那两本小说打印下来，我说等我看过后再决定。这一看，我就发现了问题。这两本书虽然只能算是勉强自圆其说的间谍小说，然而，小说中隐含了太多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关的东西，而且，这小说竟然很准确地预测了我们国家安全面临的好几个大问题。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坚信，作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在这两本小说里隐藏了密码——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可笑，但如果你们知道在这两本小说贴上网之后半年到一年期间，小说中所写的内容正好出现在我们从美国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当时我很想见到作者，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你们知道，在我读这些小说前一年，我们失去了在美国最重要的情报员 006，他当时发现了美国暗中策划的对华的惊天大阴谋，并宣称找到了对付这阴谋的办法，从而被杀。我一直被这件事情困扰着，老军委主席也很关心此事。这个时候，看到杨文峰的书，我产生了奇怪的想法，既然

前两本书准确地预测了共和国面临的威胁和危险，那么他宣称即将推出的第三本政治间谍小说《致命追杀》是否隐藏着更加惊人的秘密。这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最重要原因。

“大家刚才都看到了，杨文峰是被本市东北郊区大山子派出所两名见习警察抓获的，那两名警员把当时抓获杨文峰的情况详细写了下来，大家应该可以看出一点问题，杨文峰对自己的右手指甲被拔掉很困惑，而且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是谁，但在两名警员用枪指着他，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两名警员都同时感到一股强烈的威胁氛围……”

许长征讲到这里，声音已经哽咽了，他任凭眼泪流在脸上。

“他失去了记忆，这个病症叫‘失忆症’，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但当那两个警员用枪指着他的时候，有那么一刹那，他差一点想起自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追杀的镜头。如果我没说错，杨文峰的手指甲是在被捕后被中央情报局的人拔掉的，他们必须折磨他，问出他知道了多少，以及找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当然，最后，他们还是杀害了他的全家。我们再看一看杨文峰被捕后每次被审问时的情况就清楚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又隐隐约约从强烈的灯光中看到他那被海水吞噬了的妻子和儿子在向他召唤——按照已经知道的，杨文峰当时是为了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而跳进了太平洋，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把他们运到太平洋公海上杀害，是为了摆脱自己的负罪感，毕竟他们三人都是美国

公民。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本土根本没有执法权，更不要说杀人。可是，在美国领土以外，例如公海上，CIA 就可以肆无忌惮，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只要是符合所谓美国国家安全这个最高目标就可以了。他们当然知道杨文峰跳进太平洋既救不了自己的妻儿，而且，自己也别想活着。可是美国人估计错了两点，一点是杨文峰的身体状态，他救不了自己的妻儿，但如果他想活下去，却可以做到。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杨文峰显然没有想活下去的意志了。我们后来对杨文峰的大脑作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的失忆症不是大脑受损造成的，而是强迫性思维造成的。也就是说，杨文峰当时可能因为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妻儿在眼前挣扎、死亡，自己却无能为力从而痛不欲生，失去了记忆。也可能是精神受到太强烈的刺激而强迫自己永远关闭了这部分记忆，不要忘记，杨文峰是异于常人的武林高人。正因为杨文峰当时失去了记忆，所以使得他的本能发挥出来，也就是让他求生的本能发挥出来，这可能是他在茫茫太平洋上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但另外一个原因，却更加重要，那就是，我曾经派沙伟到当初收留杨文峰的广州白云医院去调查，据医生说，杨文峰是被海上搜救队送过来的。当初怎么正好有海上搜救队呢？因为，就在杨文峰一家人被抛到海里的第二天，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飞行员王伟的飞机和美国 EP—3 侦察机相撞，王伟同志落海失踪。全国的海上搜救队都出动了，不但搜索南海，也搜索了东海，杨文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误打误撞捞了上来。否则，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在太平洋里生存。”许长征的讲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连紧张不安的沙伟也听得聚精会神。在

这种讲话的过程中，许长征时而激动，时而悲伤。完全不像以前大家眼中永远冷静和自信的许长征。

许长征永远改变了，周围的同志都看出来了，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因为，在自己的部下面前，恢复了冷静和睿智的许长征第一次在讲话的过程中没有掩饰自己心里的感情，他任凭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四

许长征充满感情的声音继续在会议室里回荡。

“我曾经反复询问精神科医生，什么样的痛苦才可以让一个人硬生生关闭自己的记忆。医生告诉我：”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我相信部长您也没有经历过吧！‘我听后很惭愧，也为杨文峰曾经经历过的痛苦而痛苦。但精神科医生的另外一段话引起了我注意，那就是，被痛苦折磨得失去记忆的人，事实上并不能说是’失去‘了记忆，因为那记忆并没有’失去‘，而是被他们自己封闭了起来，尘封在大脑里某个黑暗的角落里，散失在记忆无穷无尽的空间里。而且，最主要的是，患者总会或多或少不时受到这些记忆的折磨、牵引和影响。大家从审问记录中可以看出来，杨文峰经常突然糊涂，又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另外，他忘记了自己身怀绝世武功，可是那次当他听到我儿子被美国人害死，并且又当场受到了袭击，他潜意识

里的对自己儿子的爱突然猛醒，武功也即刻发挥到极致，击败了武功本来高过他的偷袭者李昌威。

“当然，这一情况，从他一年半前开始写的中国第一套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里可以看出来。现在当我知道了杨文峰就是 006 情报员，就是国家安全部最优秀的间谍后，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只有他可以写出《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因为他本身就是最优秀的情报员，一直战斗在美国的心脏。他了解美国，他热爱中国，虽然他已经失去了记忆，可是他并没有失去那颗充满热爱的心，而且他仍然保持那种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读他的书，就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欲罢不能，而且很快就感觉到字里行间隐含着密码。这迷雾般的密码倒并不是他有意设置的，而是他那失去记忆的大脑无意识造成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和心理医生的谈话中得到答案。他说，不是他在写小说，倒好像是小说在牵引着他，他不得不写，仿佛不写下去，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如果他不写下去，什么事情会发生？当然是对国家安全不利的事情会发生。其实我当时就应该想到这一点，然而，我更多的想到文学上去了。因为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大文学家，都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写作，他们都是怀着更崇高的目的，怀着更伟大的目标，是去警醒世人，是去唤醒沉睡的良心，是去拯救堕落的灵魂——一句话，是神秘的使命感召唤他们去写作去创作的。正因为想到这些，我就忽视了更重要的。我当时不应该忽视，杨文峰的创作还有另外一

层意思。那就是，虽然他失去了记忆，但发自内心的感情特别是对国家的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让他把朦胧的记忆写了下来。这些似是而非的记忆加上他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测，都被他融合进小说中。

“在第一部小说《致命弱点》里，他揭露美国情报机关的阴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体制上的‘致命弱点’，这些致命弱点如果不能够勇敢地面对和克服，迟早要断送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部小说里，他还提出了 2008 年奥运会的安全问题。在他的第二部小说《致命武器》里，他揭示了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农民问题，在一个几千年来农民为了追求平等而从没有停止过揭竿而起的国家，杨文峰的书明确告诉我们：不要假装看不见八亿农民，总有一天——当然除贯穿全书的大情节，正如我所说，他书里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是对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思考，很多内容直接涉及到我们情报机关及其运作。那么，杨文峰的第三部小说是写什么的呢？这其实非常容易回答，他当初被追杀，最后全家人被丢进太平洋的起因不正是涉及到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惊天大阴谋吗？不错，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测，第三本书《致命追杀》就是写这个阴谋的！杨文峰在揭露这个阴谋的过程中被追杀，他还来不及把这个情报送回来，就被害了。好在他幸存下来，不过失去了记忆。那么，就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他心里仍然有个声音在呼喊他，呼唤他去完成未竟的事业——最后促使他坐到电脑前，写起了小说，也是用小说的形式，慢慢恢复失去的那段记忆中他想记起的部分——美国的阴谋和他找到的

对应之策。所以，可以这样说，他当时觉得小说在引导他写，而他写小说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致命追杀》的内容公布于众，让美国的阴谋见光死，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把小说在互联网上贴出来。”

许长征说到这里，停下来，接过沙伟递过来的纸巾，擦干了流到脸上的眼泪。

“那赶快找那本《致命追杀》来研究吧。”一位不明真相的局长急切地建议道。

沙伟白了他一眼，许长征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显然已经写完了《致命追杀》，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贴到互联网上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当时，两位见习警员没有经验，带走了人，却忘记了他的包裹。结果包裹里的书稿落到正好和他住在一个工棚里的李昌威手里，后来又阴差阳错，书稿落到林将军手里。林将军当时一定偷偷看了书稿，感到事态严重，在他后来还包裹给李昌威时，只还了前两本书，声称没有看到那本叫《致命追杀》的书稿。”

“我明白了，林将军看到杨文峰书中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克隆总书记的阴谋，害怕连带暴露了他们克隆毛泽东的阴谋，所以就很紧张。”部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自作聪明兴奋地说。

许长征表情凝重地点点头，随即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政治部主任疑惑不解。过了一会，许长征才轻轻说道："你的推测不错，当时林将军看到杨文峰的书稿，读到美国克隆了总书记的时候，一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成功克隆了毛泽东。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份书稿留下来。要知道，那是唯一一份稿件。这之后，当林将军又打听到杨文峰失去了记忆后，他就更加放心了。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可这绝不是林将军前几天派遣飞机去追杀杨文峰的原因！因为，早从一个月前开始，他们已经不那么介意自己的克隆秘密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们倒希望我们派遣特工去围追堵截'毛主席'进城。可是他们还是要追杀杨文峰，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房间里集中了共和国所有情报和反情报头子，他们先是面面相觑，但很快几位副部长明白过来，沉思地点点头。他们并没有开腔，把机会留给了局长。沙伟局长最先明白过来，他擦着头上豆大的汗珠，开口道："我明白了，他们并不是为了掩盖克隆事件而去刺杀杨文峰，因为在杨文峰的《致命追杀》里确实写了克隆阴谋的前因后果，可是最主要的，不容忽视的，则是杨文峰，也就是 006 情报员在出事前，也就是在失去记忆前所说的，他发现了阴谋，而且找到了对付阴谋的办法！所以在他的书中，不但写出了克隆阴谋，而且也写出了对付之道。虽然杨文峰写的对付之策是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克隆计划，然而，也正好戳到了林将军的痛脚。所以，他在计划进行到关键时刻时，对杨

文峰丧失记忆一事不太放心了，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杀掉杨文峰，因为那本书在他手里，只要杀掉杨文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如何对付克隆人的秘密了！”

沙伟说完，大家都恍然大悟，许长征也赞赏地点点头。

“最重要的是，”许长征补充道，“我们虽然一开始就不怀疑 006 的情报，而且也看重他说的对策，然而，直到我们知道他在华盛顿的真实身份是白宫的‘精神卫士’后，才知道美国的克隆计划一定很难对付，然而，直到林将军也刺杀杨文峰，我才意识到，杨文峰找到的对策一定也是对付他们的克星，否则林将军没有必要冒险去除掉他。”

许长征和沙伟的话回答了政治部主任的第三个问题，同时，也让大家理解了许长征为什么如此紧张杨文峰的安全。

这时，沙伟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心中升起了一个疑问，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可是，就是杨文峰回来，也没有用处，因为他失去了记忆！”

办公室一片唏嘘声，不错，杨文峰自己也不记得那本《致命追杀》里写了些什么。

可是，许长征不这样想，他想见到自己的情报员 006，他感觉到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会克服记忆的障碍而出手的。或者，退一步说，就算 006 情报员杨文峰确实无法想起任何内容，刚刚从绝望中爬出来的许长征感觉到，只要有这位出生入死的情报战士和自己并肩战斗，或者站在自己的身边，站在自己的身后，他就拥有了信心、意志、决心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所以，当警卫员轻轻从外面推开门，说杨文峰已经到了的时候，许长征忍不住再次热泪盈眶。

五

杨文峰出现在门口，他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房间里的人，房间里的人也没有看清楚他，因为已经率先冲到门口的许长征激动地拥抱了他，紧紧地拥抱了他。

杨文峰感觉到许长征在哭，因为他感觉到许长征的眼泪弄湿了他的肩膀；许长征也感觉到杨文峰在哭，因为杨文峰双肩微微颤抖，虽然没有眼泪，但他知道，杨文峰心里在无声无泪地哭泣。

过了好一会，许长征才松开被自己紧紧拥抱的杨文峰，他细细打量着他，心中微微吃惊：眼前的杨文峰整整消瘦了一圈，头发蓬乱，脸上

有伤痕，表情中少了迷茫，多了份沉思，变化最大的还是他那双眼睛，那双仿佛如太平洋海水般深邃的眼睛……

这海水般深邃的眼睛并没有盯住许长征的泪眼。许长征的眼泪让房间的气氛异常怪异，那些副部长和局长没有一个敢正面盯住他看，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冷静冷酷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像今天一样哭得像个赤子似的。

杨文峰坐下后，大家对他问寒问暖。他都是简单回答是或者不是，到后来，就只点头或者摇头了。但他脸上始终挂着沉思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当他的沉默和沉思让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杨文峰突然开口，轻声说："许部长，可以和你单独谈一下吗？"

许长征点点头，朝大家扫了一眼，房间里的副部长和局长们都自觉地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沙伟最后一个离开，走到门口停下来，然后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沙发上的许部长和杨文峰，不忍心地轻轻关上了门。

"许部长，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问我，不过，这之前，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杨文峰仍然轻轻地说。"当然可以，"许长征深情地说，"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而且，我都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你！"

“十几年前的 1990 年，”杨文峰抬头看着对面的墙，仿佛那上面有字幕似的。“你还记得那一年吗？当时你带领一队人马，从北京一路追杀一个青年学生，在湖北境内时，你们完成了任务。记得吗？”

许长征脸上的表情先是凝固，霎那间又换了不同的好几种表情，这正好反映了他心中的好几种想法和内心的斗争。最后有一种想法占了上风。那种想法是，眼前的杨文峰是 006 情报员，共和国最优秀的无名英雄，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共产党而像自己一样献出了儿子的生命。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呢？这样的人，又怎么会不理解自己即将讲出的事件呢？

“我记得，”许长征调整了呼吸，平静地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前一年，也就是 1989 年，北京发生了动乱，当时——”

“我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你不用解释，我如果想知道你说的，可以去看报纸。你直接一些吧。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杨文峰冷冷地说。

“好，开门见山吧，当时中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宣布戒严，把坦克开进了北京城，顺着长安街，坦克朝天安门广场缓缓行进——虽然坦克所到之处，受到躲在两边的暴徒的袭击，但他们没有能够阻挡坦克的车轮朝天安门进发！而且，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坦克车所到之处，暴乱分子纷纷出逃，包括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们，他们

大多逃之夭夭了——”

“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没有什么不对！”杨文峰打断许长征。

“是的，”许长征叹了口气，“生命确实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如果不是威胁到共和国安全和人民政权，我们也不会使用军队，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我也知道使用坦克进入北京城镇压暴乱实为下策，但当时却别无他策！”

杨文峰嘴角露出一丝嘲笑，眼睛却仍然不看许长征，冷冷地说：“你们当然都有理由，在这个国家，你们垄断了权力和利益，而且理直气壮，因为，你们认为自己还垄断了真理和道理。不过，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些，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就是那个被你们追杀的人……”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你听我讲。我刚才说我们的坦克虽然受到埋伏和从旁边飞过来的袭击，但基本上还是所向无敌，匀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就在快要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在北京饭店前，长长的坦克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坦克队伍的最前面冒出一个青年学生，他手里提了个塑料袋，里面是他为戒严部队买的餐点——坦克想绕过他，但他却左右移动用身体挡住坦克的去路。第一辆坦克在等了一分钟后，正准备冲过去碾杀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就像他们好多次碾过学生那样——这时，我紧急接通了戒严总指挥部……”

“我不明白，你当时在哪里？你看到了这一幕？”杨文峰头也没有回，打断问道。

“我当时在北京饭店，负责监视那些住在里面没有来得及撤走或者根本不想撤走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当时的那一幕就发生在北京饭店下面的长安街上，我住在一号楼，从那里看得很清楚，其实，就是住在二号楼的也应该看得很清楚。我当时是情报局局长，我看着坦克行进过来，突然看到一个青年学生头也不回地向前迎上去，我就暗叫大事不妙。我知道，戒严部队总指挥部让各装甲部队立下了限期抵达天安门占领北京城的军令状。在这种情况下，坦克车对妄图抵抗的手无寸铁的群众一般采取先是礼让回避，之后采取向天鸣枪的威慑，之后如果还不行，就用真枪实弹扫射，开坦克硬闯。本来那队坦克部队到北京饭店楼下时，已经冲过了最艰难的市民的封锁线，我当时从楼上都可以看见坦克车的履带上沾满了血迹。就在他们坦克部队认为马上就可以抵达天安门广场时，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年轻学生。我当时心里暗叫不妙。因为，我知道，坦克车经过几次绕弯如果仍然无法摆脱那年轻人的话，就会采取不得已碾杀他的办法。可是——我紧急接通了戒严总指挥部，让他们立即下令停止行进中的坦克——”

“没有想到，”杨文峰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你那时还有些良心！”

许长征感到尴尬。他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说："我之所以要他们立即停止行进，更不要射杀或者碾死那个挡路的青年学生，是因为——因为我很清楚，现在正在观看这一情景的不止我一人，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几乎都在观看，而且他们手里都有照相机和摄像机。"

"哦——"杨文峰轻声叹息，声音里夹杂着痛苦。

"总指挥接到我的电话，及时制止了前进中的坦克，总算避免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要知道，大队坦克进城是在夜晚，当时虽然是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但没有人可以用摄像机摄取当时发生的情景。而且就算是白天，长安街两边的房子也受到警告，不得开窗拍照，否则乱枪扫射，可是，大家没有考虑到这里有一个北京饭店，更没有想到，有那么一个不怕死的学生突然跳了出来——"

"不过，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有一个叫许长征的情报局长及时英明地防止了一起暴露你们暴行的事件。"杨文峰嘲弄地说。

"不错，"许长征却有些自豪，"我不经过国家安全系统，就直接干涉戒严部队的行进，本来是要秋后算账，甚至上军事法庭的。但不几天，当全世界都播放了某个西方记者偷带出去的录像带，播放了当时一个年轻学生只身挡坦克的画面时，我受到当时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

自嘉奖，被授予‘共和国卫士’和‘无名英雄勋章’两个最高荣誉。”

“当之无愧呀，”杨文峰开口道，“想想，如果不是你英明果断，如果当时那个坦克按照你们的计划碾向学生，如果后来那段录像带播放出碾死一个青年学生的画面，那你们真是——你完全是当之无悔的‘共和国卫士’！”

“不错，我确实当之无愧！”屡次听到杨文峰口气中有嘲笑，许长征也有些不耐烦，他口气稍微强硬了一些，继续说：“后来那画面成为天安门事件的经典画面，被国外电视台反复播放。前任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心怀叵测的美国媒体当场播放这段录像，咄咄逼人的记者当场质问总书记：你怎么看这段录像？我们的总书记谈笑风生地说：这段录像不正说明我们没有杀害无辜的青年学生，否则他一个人能够挡得住几十辆坦克吗？……”

许长征没有说完，就被杨文峰鼻子里的哼哼声打断，杨文峰阴阳怪气地说：“真不简单，你们的总书记为此很自豪，对不对？用几十辆全副武装的装甲车开进天安门，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你们没有碾死他，没有杀害他，倒看出你们的正义来了？这世道真是乱了套。”

两人沉默了一会，杨文峰突然转过头，盯住许长征，一字一句地说：

“可是，你并没有放过那个只身挡坦克的年轻学生，你一路追杀他，直到盯住他血流干而死才放心，为什么？”

六

许长征大吃一惊，杨文峰的话，仿佛把他拉回到十几年前那个荒山野岭之中。他用脑袋里的眼睛拼命搜索，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回忆起当时荒山野岭某个阴暗的角落里躲藏着一双眼睛。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本来想问问杨文峰为什么会那么清楚，但当他看到杨文峰死死盯着自己的眼睛的时候，他决定，最好还是先回答他的问题。

“你知道，当时那个青年学生已经成为反华反社会主义、煽动推翻共产党统治的图腾。他和那些天安门的学生运动领袖不同，他显然不善于演讲，也不善于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热情；他也和天安门幕后黑手不一样，他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指挥别人冲锋陷阵；后来的调查还显示，他和天安门那些游行的学生，甚至和那些被误杀的学生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些人绝大多数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后代，例如现在在美国的王丹和那个被我们误杀的丁子霖的儿子……而眼前这个只身挡坦克的学生，他是一个农民的后代！”

“他叫什么名字？”杨文峰问。

许长征犹豫了一下，当他看见杨文峰的目光时，欲言又止，低下头说：“名字有什么重要？”

杨文峰知道问不出那人的名字了。而且，转眼之间，他想明白了，幽幽说道：“我明白了，对于这个人，名字确实不重要，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你们才惊恐万分，才必除之而后快！”

许长征抬头看着杨文峰，眼神表现出对他所言似懂非懂。

“你不会不明白吧？”杨文峰声音透出鄙视，“正因为这个年轻学生没名没姓，他不是振臂一呼的英雄，更不是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的知识精英，他只不过是 1989 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中默默无闻的学生和民众中的一员，他们无法被代表，也不想代表别人，但那场伟大的运动正是这些走上街头的无数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和延续下去的，他们其实才是你们最害怕的无名英雄——普通民众。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一员，突然闷声不响地走出来，采取了那种让你们胆战心惊的方式，你们感觉到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不错，就是天就要塌下来了，你们可以把那场所谓的暴乱归结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和所谓幕后黑手操纵的。你们可以罗织罪名把天安门活跃分子抓起来或者赶到海外，而且煞有其事，理直气壮，可是，当你们面对这普普通通的只身挡坦克的学生的时候，你们发现天——你们总算知道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才是你们的‘天’——要塌下来了。”

杨文峰眼里含着泪水，许长征心情复杂之极，他选择了保持沉默。

“所以，对于那些和你们讲道理的人，你们用你们的道理把他们关了起来；对于那些和你们对抗的，你们用手中的钢枪把他们杀掉；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生，你们却失去了主张。更因为摄像机捕捉到的镜头而使他成为图腾，所以你采取了连你们也认为是可耻的秘密追杀的方法除掉了他。你们感觉到就算把他关在牢房里也不会让你们安心——”

“杨文峰，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安定团结，为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了这些年高度发展的经济——”许长征拉长了腔调，突然想起了今天还有重要事情要求杨文峰，马上换了一副口气。“我们今后再慢慢谈这个，今天——”

“我还没有问完，你们当时追杀他时，他怎么会抱着一个婴儿？”

许长征脸色变得煞白，他不知道杨文峰知道什么，知道多少，觉得还是如实回答为妙。“那个婴儿是这个大学生逃到湖北境内，在东躲西藏时捡到的弃婴，他大概想交给某户人家抚养，但我们追他追得很紧，他又不愿意把婴儿随便丢在别人家的门口，所以就一直抱着那个婴儿，这也让我们的追杀变得简单，否则他一个年轻人，随便消失在人群中，

我们还真没有办法，最主要的是，我们无法发通缉令，绝对不能让他的面孔和名字曝光！”“那个婴儿——”杨文峰嘴里喃喃道。

“我可以保证，”许长征接过杨文峰低声的话语，“我们绝对没有为难那个婴儿，当时他在山上，被一个老不死的老道士拾到，当然他不可能活下去，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没有杀他，婴儿是无辜的——”

“那个无辜的婴儿就是李昌威！他昨天才为了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杨文峰悲愤地说。

许长征惊得目瞪口呆。

两人沉默了一会。这中间，沙伟借口递一个材料，探头进来。许长征知道他是为自己担心，因为谁都知道，眼前的杨文峰不但可以用手杀人，而且也可以用大脑把一个人逼疯。就像他当初让“死魂灵”变成行尸走肉一样。

许长征自己也很担忧，如果有选择，他永远不想和杨文峰对抗，特别是当他已经知道眼前的杨文峰正是自己排名第一的六号情报员，曾经是美国总统的“精神卫士”的时候，他还有自知之明，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今天没有选择。他本来想采取和气引导的方法，和杨文峰促膝谈心，开诚布公。然而，没有想到杨文峰一上来就提起十几年前的事，两人徒然间处于对立面。他冷静地评估目前的形势。杨文峰还是以前的杨文峰吗？他刚才话里有些内容显示他很冷静，他眼睛有意回避自己，他说了这么久的话那头疼毛病竟然没有犯，他刚才还在话里带出了“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那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恢复了记忆？按照心理医生的话，他如果再经历当初失忆前相类似的经历时，可能会突然恢复记忆的。他不是刚刚从东海回来吗？他不是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李昌威惨死吗？——如果杨文峰已经恢复了记忆，为什么不立即站出来承认自己是 006 号情报员，把自己两年前就找到的对应之策讲出来呢？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这句话千真万确。现在，眼前的杨文峰无论恢复还是没有恢复记忆，他都是自己今天唯一的希望，也是共和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唯一希望！就算冒着被他反精神分析弄神经的致命危险，今天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如果他已经恢复了记忆，我得让他说出对应之策，如果他没有恢复记忆，那么我得说服他去刺杀“毛泽东”，保护总书记！

下定了决心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立即调整了心态，恢复了冷静，他凝聚如炬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射向杨文峰。

杨文峰也转过头，两人目光相遇。许长征锐利的目光像匕首一样直刺进杨文峰眼睛里，却消失在那有如大海的深邃中。

七

许长征没有退缩，因为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身后站着党、站着人民和国家。此时此刻，共和国和共产党政权面临致命危机，能够化解这危机的却只有面前的杨文峰。他许长征是在为共和国冒险，他以此来鼓励自己。于是，他开始说话，声音低沉但却铿锵有力。他要一口气说下去，不让杨文峰打岔。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杨文峰，他需要随时观察他的表情变化，探测他内心的斗争。

“两年前，我在美国最优秀的情报员 006 突然失踪，应他要求前去接应的周副局长也一去不返。第六号情报员是因为截获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对华大阴谋而被他们一路追杀，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由于我尊重 006 在合作开始时定下的规矩，所以始终没有去调查他的背景。他出事了，我心中极其不安，共和国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无名英雄。于是我动用潜伏在华盛顿的 096 情报员全力以赴去找出真相。当 006 情报员的身份慢慢揭开的时候，当初他发现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中情局对华大阴谋也渐渐暴露出来。这个大阴谋是惊天动地的。中情局借助先进的生物科技和单细胞遗传新发现，研究出以前靠飞机大炮、

靠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都无法达到的目的——一夜之间控制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政权，掌握十三亿人民命运的和平演变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的政权在国内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革余孽们多次利用改革开放制造出的一大批弱势群体对政府的不满一边搞‘万言书’，指责我们的改革开放，一边组织残余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积极策划阴谋政变。但由于他们逆历史潮流，都被我们一一压了下去。可是，不久前，他们竟然想起了躺在天安门纪念堂里的毛主席——

“文峰，你也许早就想起来了，就算你仍然失去了记忆，那么以你的才能，也应该推测出来。不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中国的文革余孽老左们都想出了同一个方法，一个科学的方法——他们都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克隆出自己的代言人。老左们克隆了毛主席，让毛尸复活。目前这个毛主席已经转战大半个中国，经过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现在正在西柏坡红色革命根据地，正准备挺进北京城，接掌中国政权，复辟闭关自守的毛时代！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则卑鄙地克隆了现任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古月，他们的技术更加成熟，使用的时间也更加久，据说，那被克隆出来的总书记外表和真的总书记一模一样，而且四个月前已经悄悄运送到中国大陆边境，等待机会调换真的总书记——

“文峰，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告诉你，中华民族正面临万劫不复，或者可以说是徘徊在地狱的边缘。林将军他们克隆的毛主席到底怎么样，是否有健全的大脑，又或者那些克隆他的人到底给他灌输了什么样的毛泽东思想，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哪一部份，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国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造成的社会不公早已经远远超过 1949 年解放前，毛主席如果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势必引起轰动，而且当今中国将没有政治人物是他的对手。现任总书记上台后为了收紧舆论和控制人民的思想，也一度抬出毛主席这个主神牌，那更使得他绝对不是毛主席的对手。毛主席回来了，他第一要做的就是再次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他当初说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诺言——有识之士都知道，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中华民族如果再经历一次十年浩劫，那么——”

许长征讲到这里，真正地动了感情，声音都有些哽咽。但他的眼睛仍然盯住杨文峰，杨文峰表情却越来越木然。

“文峰，再看看美国人的把戏，他们一直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妄图和平演变中国，从开始花大力搜集我最高领导人的想法发展到研究新科技控制我们领导人的大脑，我们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由于担心新任总书记和领导核心古月经验不足，左右摇摆，老军委主席提心吊胆了很长一段时间，忍辱负重，不顾全世界人民的讽刺，而不得不在军

委主席职位上多呆了两年——最后，也就是前不久，他老人家在读你的《致命弱点》时，突然悟出了反和平演变和控制大脑的方法，而且是科学的方法。结果，在政治局多数常委委员民主表决通过后，我们对古月总书记大脑进行了脑外科切除手术，把他脑袋中那负责独立思考和作决定的部分一刀切除了。现在的古月总书记虽然仍然是核心，是集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共和国、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基本上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更不会胡思乱想。这也是老军委主席最后放心把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他的原因，而且，老军委主席说，这样就可以避免重蹈当年苏联被一个戈尔巴乔夫脑袋里的'新思维'就硬是搞垮了整个苏联的覆辙。”

许长征说到切除古月总书记大脑时，特别留意杨文峰的反应。他注意到杨文峰眼睛中闪过一丝极度的不安，但那不安停留的时间也不过是一刹那，之后，杨文峰目光很快恢复了木然和漠然。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怎么也没有想到，美国的科技发展已经更上一个台阶，他们已经放弃了控制我最高领导人大脑的办法，而干脆克隆了一个总书记。这个总书记虽然外表和我们真的总书记一模一样，可是他却是在美国 CIA 的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他满脑子美国利益，为美国主子效劳。甚至，他对那些克隆抚养他的美国人像对亲老子一样，孝顺有加，有求必应。可想而知，如果他被调换到现在总书记的职位上，那么整个中国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掌握之中。中华民族将跌落

进地狱。美国人只要在关键时刻，借助这个克隆的总书记轻轻一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完蛋了……

“这次，连老军委主席也束手无策，他说既然第一个解决办法能够从你第一本小说《致命弱点》里悟出来，那么对付克隆人的办法一定可以从你第二本小说《致命武器》里找到答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已经看了六遍《致命武器》。可是，你和我都很清楚，对付克隆人的方法一定隐藏在你第三本小说《致命追杀》里。林将军派遣直升飞机要置你于死地，也是因为他看了那本草稿，知道那方法很厉害——文峰，如果你已经恢复记忆的话，我求你，把方法告诉我们，共和国需要你出手，共产党将把你作为恩人，人民——也是你最热爱的人民——需要你去拯救！”

许长征停顿了一下，他声音里充满着激动和感情，到后来，已经近似哀求杨文峰了。

“文峰，一个克隆人已经够中华民族受的，现在同时出现了两个，其中任何一个掌握了中国政权，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尽的灾难。可是如果两个中任何一个都无法暂时取胜，内乱和内战就会爆发，那么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就更为巨大。

“文峰，自从我看到你写的中国第一部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的那一

天起，我就没有把你当敌人，我能够感觉到你心里装着国家和国家安全，你关心的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前途命运，你对抗的始终是想压榨人民的政府和政府中的那股萌生于人类自私和丑恶灵魂的邪恶势力——我说的没有错吧？你的第三本书《致命追杀》我没有看到，但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你对付克隆人的独到方法，也有你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对中国前途的期盼。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那些内容，我可以告诉你，我的那位失踪的第六号情报员在美国的名字叫亨利-杨，出国前在中国的名字叫——”

许长征再次犹豫了，他从杨文峰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恢复了记忆的迹象。那么，现在突然说出“杨文峰”三个字是否会要了他的命？许长征清楚记得心理医生和催眠师的话，那就是，像杨文峰这样的人，恢复记忆，也就是当他恢复了当初强迫忘记的记忆时，就是他崩溃甚至死亡的时候。

如果现在突然告诉他，他就是 006 情报员，他没有死，而他的妻子和儿子则永远留在了太平洋海底的话，他会怎么样？

许长征把自己即将说出的“杨文峰”三字硬硬打住，他不敢冒险。因为，即使杨文峰失去了记忆，忘记了当初他找出的对付克隆之道的锦囊妙计，那么另外一种挽救共和国挽救共产党政权的方法仍然只掌握在杨文峰手里。这也是许长征希望他去做的。于是，他把那个名字吞下去，

清楚地说道：

“文峰，就算你记不起有什么锦囊妙计挽救共和国，我还有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完成。”

杨文峰抬起了头，漠然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疑问。

许长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最后的办法：

“你潜入目前已经层层封锁保护起来的西柏坡红色革命根据地，杀掉他们克隆的‘毛泽东主席’，然后回到这里，亲自保护古月总书记，确保他不被掉包！我不放心康伴智——事实上，现在除了你我谁也不放心！我相信，以你的武功，以你的机智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以你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爱，你能够做到，也只有你能够做到！”

许长征说完最后这句话，仿佛要垮下来似的。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讲，杨文峰一句话没有说，可是，当他盯住杨文峰的眼睛的时候，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眼前这个人的对手，那人还没有开口，就让他受不了了。如果开口，会不会让自己失去理智，失去灵魂？

八

许长征讲完了，杨文峰眼睛里露出复杂的表情，许长征搞不懂他在想什么。不过，他很快就听到了杨文峰的话，听到了这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国最优秀的第六号情报员脑袋里在想什么。

“许部长，我好像完全明白了你的意思，又好像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至于我恢复记忆没有，这和共和国的前途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命运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也许恢复了，也许没有，又或者，也许我从来就不曾忘记。”

杨文峰开口说话，声音平和而低沉。他嘴唇有些干燥。许长征把一杯水递给他。许长征知道，眼前的杨文峰曾经是‘精神卫士’，是自己第六号情报员。他集中精神注意听杨文峰的话，又得随时提高警惕，深怕像自己的部下“死魂灵”一样陷入里面而不能自拔。他现在想听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杨文峰的承诺。

“许部长，我首先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去杀人，更不会去杀那位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至今还被你们供奉在天安门广场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也不会去保护总书记古月，更不会保护一个大脑被阉割掉的总书记，保护他不被从自己大便克隆出的怪物调换！至于我的《致命追杀》里是否有对付克隆人的办法，以及我是否还记得，那都没有任何意义，你今天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答案！”

许长征心里骇然，暗中叫苦，杨文峰摆明了自己已经恢复记忆，可是也表明了他不会透露书中的内容。不过当他看到杨文峰的目光霎那间有了变化，那目光充满了爱意和温柔的时候，他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许部长，我不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比我更加清楚对付克隆之道的方法，而那方法一直掌握在你们手里。我的方法说出来，你们不会听，也不会使用。然而，等你们自己意识到，或在中华民族面临灭顶灾难的时候，你们如果还有良知和良心，如果你们的大脑不是都像那位总书记一样被切除被阉割掉了的话，你一定可以拿出行之有效而且也是唯一的办法！”

许长征目瞪口呆地看着杨文峰，他不知道杨文峰是在讲办法，还是在借机开导教育自己，他深吸了一口气，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沦落到“死魂灵”的地步。

“许部长，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放心！”杨文峰好像看透了许长征的心，及时说出这么一句话。“我一直很尊重你，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在你自己的原则和心中好恶标准的指导下，你能够做到从善如流嫉恶如仇，这一点你有别于你很多部下，甚至也比那些在你上面指挥你的人强很多，他们只是一帮根本没有信仰，唯利是图、以一己一党之利

强奸中华民族的民族败类。所以，我才愿意对你开诚布公，愿意与你一起为国家而忧，为民族而愁。

“许部长，你刚才向我描述的中华民族的前景确实暗淡无光，危在旦夕，稍微处理不好，就会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武斗、内乱甚至内战也会接踵而至。这次中国面临的危机显然不同往常，以往你们使用各种手段，例如舆论导向控制、思想改造和洗脑教育，政治运动个人崇拜，残酷批斗消灭异己，精神改造和肉体消灭相结合等等基本上都行之有效，当然，这些方法也要与时俱进。例如，用这些方法来对付千百万人民自发的集体游行示威就行不通了，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们毕竟拥有军队，于是你们就用坦克车，把那些大脑没有被你们洗干净，又无法被你们切除大脑的优秀的中国儿女碾死或者关进监狱——基本上这些方法暂时还管用。不过这次显然不行了，否则，不要说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就是仅仅为了维护你们的领导核心和长治久安，也会毫不犹豫再次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可见，这次就算把轰炸机调进来，也无法解决燃眉危机。

“许部长，这次危机真那么可怕吗？多少年前我对此没有怀疑，可是经过这些年的经历和磨难，我心中的问号越来越大——还是让我们从头，从这次危机的根源说起吧，造成这次危机的是什么？不用分析，因为很简单。就是那两个克隆人——毛泽东和现任总书记古月！

“克隆技术的发展也是循序渐进，克隆猫狗早就不是新鲜事，科学家之所以不克隆人类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但即使是这样，世界上关于克隆人的议论还是此起彼伏。其中美国科学家主张尽快克隆爱因斯坦和牛顿，让他们复活重返人间，继续他们的发明创造，造福人类；也有声音主张克隆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德国人要克隆希特勒，然后让他跪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纪念碑前赎罪。1970 年 12 月 7 日，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然而大家都知道，本来应该永远跪在那里的人是希特勒，人们要克隆他是为了让他下跪，让他现身说法揭露自己丑恶和肮脏的灵魂。同样我们亚洲人要克隆东条英机，是为了把他带到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让他长跪不起，最后把他第二次判处绞刑，然后把他的尸体抛进靖国神社，让那里成为恶魔纪念馆……

“今后，随着克隆技术的提高，我相信，人们对克隆什么人，克隆他们会有什么作用等等会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有规范。不会出现混乱的。可是，可是他们克隆了一个毛泽东——

“结果，就让中华民族万劫不复了，让中国前途走到了尽头，让你们无法统治下去了，为什么？毛泽东不是你们的主神牌，不是被你们供奉在天安门供全中国人民缅怀和景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的缔造人吗？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如果他真是那个‘他为人民谋幸福’的‘红太阳’，那么克隆他无异于克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你们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使般被你们供奉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复活了，你们应该欢欣鼓舞载歌载舞热泪盈眶才对呀？！

“许部长，算你良知未泯，因为你害怕，那是因为你知道真相。那真相就是被你们供奉在那里的毛泽东不但不是一个天使，而且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比魔鬼还邪恶的恶魔。他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无限深重，他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毒害在他尸体腐烂百年之后将仍然无法消除，你们比谁都清楚，他如果复活，中华民族将会万劫不复。

“可是，许部长，既然是魔鬼，克隆出来有什么可怕的？让我们把他弄出来为人民谢罪吧，让人民把他当克隆的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一样踢来踢去吧！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但供奉着这个魔鬼，而且还一直对广大的中国老百姓隐瞒真相，以致直到现在，被你们塞住耳朵，堵住眼睛的中国人民仍然不知道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行，不知道他要为几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负直接责任，不知道他为了自己一人之权力和一党之利，而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摧残殆尽，不知道他为了搞个人皇帝般的崇拜，而彻底阉割了中国人的大脑——可是你们却知道，因为你们心里清楚这一切！然而，为了你们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你们一党之利，为了继续延续毛泽东的独裁统治，采取他愚弄人民的愚民政策，你们不得不把他的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诺大的一个天安门广场，除了一个纪念人民英雄——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的纪念碑——就剩下你们供奉独裁皇帝的毛泽东纪念堂。你们心里能够平安能够平静吗？

中国牺牲了多少优秀儿女才让我们民族不灭亡，得以延续。仅仅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三元里抗英的广东人民，禁烟的林则徐，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们，无数的抗日将领，以及被日本人屠杀的几百万无辜的同胞兄弟姐妹，还有在毛皇帝时期被屠杀被活活饿死的中国人民，他们都值得我们在天安门建立一座纪念堂——一座科学和民主的纪念堂，一座八年艰苦抗战的纪念堂，一座文革受难者的纪念堂，一座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抗击外国侵略、反抗本国统治者压迫的纪念堂——永远纪念，以示不忘——可是，你们却在那诺大的纪念堂里摆放了一具独裁者的尸体——你们在侮辱中国人民，也在侮辱你们自己！

“许部长，克隆了一具毛尸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人民都了解真相的话，那么让他们克隆吧，人民自然会做出选择的。可是，由于你们一直维护这个独裁，他死了二十年还在掩盖他的罪恶、为他的暴行辩护，甚至还在那里对他控制人民、压制异己的高超手段顶礼膜拜——所以，你们现在害怕了，束手无策了。你们害怕什么？你们不是害怕那具复活的毛尸，你们害怕的是人民，是想得到真相的人民！

“其实，许部长，方法就在你自己手里！你还有大脑，还没有被他们切除，对不对？想一想就清楚了！”

杨文峰的声音由低沉到高昂，说到最后有些颤抖。与他相反的是许长

征，听到后来，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最后，眼睛却透出了木然的表情，就像刚刚杨文峰眼中的木然。

杨文峰旁若无人的激动的声音继续在房间里激荡。

九

“许部长，再来说说你们那个被切除了独立思考大脑的总书记。我不知道我的书中竟然隐含着这样的密码，让老军委主席、上一代领导核心豁然开朗。真是可笑，竟然连你也没有看出来，这只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新招数，只是打着反对专制独裁的幌子而已。老军委主席以怕被人家控制新一代领导人的大脑、像对付前苏联那样和平演变为幌子而把总书记古月的大脑阉割了，那么请问，被阉割后的决定权落在谁手里？对了，既然古月总书记没有大脑了，做不了决定，那么决定权不就又回到老军委主席手里，回到这位接近八十岁的糊涂脑袋里？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的斗争，我没有兴趣讨论。现在还是看看你们要对付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克隆人吧。美国人在地下实验室里克隆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由于和我们的总书记长得一模一样，结果你们感到中国大限已到，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真是可笑，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一切都只因为一个人吗？不错，就是因为一个人，而他们就正好克隆了这一个人。我倒想知道，在全世界都实行民主自由讲究人权的政

治制度的今天，是谁把‘中国的前途十三亿中华民族儿女’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的？不正是你们吗？！你们把人民当阿斗，长期采取愚民政策，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你们一党专政，维护你们的独裁和精英统治而已。”你们到处宣扬中国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特别不能接受西方人的民主。可是，这人民的低素质不正是你们精心培育出来的？你们至今仍然在用舆论控制、精神压迫来竭力维护人民的低素质？！从你们 1949 年用枪杆子夺取中国政权到现在，那年怀孕的婴儿也快六十岁了，为什么素质还是低的？不正是你们的一党独裁教育让人民素质低吗？你们最害怕的是高素质的国民，害怕的是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你们害怕所谓西方民主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什么叫西方民主？马克思主义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难道还有一种民主叫东方民主吗？看看你们周围，看看你们共产党高级干部，你们坐着西方人发明的小车，使用的豪华用品无一不是西方发明甚至制造的，你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可是一提到西方的民主，你们就好像被人挖了祖坟似的。为什么？因为，西方民主哪怕一点点渗透到中国，你们就会失去作威作福，失去欺压人民为己敛财的东方式帝王享受!

“其实，民主政治和政体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在各个民族特别是古老文明基础上逐渐发扬光大起来的人类智慧的结晶。西方过去没有民主，欧洲中世纪的残酷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而中华

民族的先贤哲人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思想也为世界民主启蒙做出了巨大贡献。你们看看自己，现在乘坐西方式的飞机，坐西方式的车，看西方人发明的电视，使用西方人发明的电话、微波炉、电冰箱、洗衣机等等，可是，一说到民主，你们马上冠上‘西方’两字，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怀念秦始皇的统治，怀念秦二世指鹿为马的时代!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民主只不过是让人民起来决定自己的事情，选出自己的政府来管理人民大众和国家的事务，同时人民有权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弹劾自己的政府，重新选出自己的政府，这让你们听起来很害怕吗？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人民对立起来？你们不是声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你们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吗？那么为什么那么害怕，害怕人民起来推翻你们而发抖呢?

“你们知道，为了维护这个地球上只有古巴北朝鲜这些暴政独裁还在继续的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你们对中国人民采取愚民教育，堵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封锁信息，剥夺十三亿人民的知情权。然后，你们在那里得意洋洋地声称，看呀，中国人愚昧，啥都不懂！你们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积累个人财富，可是解放至今五十多年了，就在此时此刻，中国农村还有三千万失学儿童——他们不是正好又成了你们的宣传工具——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素质低! 于是你们继续盘剥中国老百姓，继续愚弄民众——你们树立一个核心，让人们崇拜，

眼看一个个红太阳和核心都成为历史的罪人，你们不甘心，又树立一个让人崇拜的图腾——中国共产党！为了让全国人民崇拜共产党，什么共产党是三个代表，是最先进的，是唯一能够解放全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无耻谎言，你们竟然不脸红？！”

杨文峰声音颤抖，仿佛在背诵心底早已经记熟了的话。

“你们害怕民主、害怕人民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我一直在思考，你为什么派遣我们四人小组到海外执行那些任务。不错，那些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炸毁钓鱼岛的任务是我们向往的，也是正义的，可是那次行动之前的各项行动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总算想通了，不就是为了对抗民主政治的世界大趋势，为了维护你们一党专政吗？你们害怕中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害怕这些国家一个个变成了民主政体，从四面八方包围中国这个一党独裁专制国家。什么保护侨民，完全是放屁，印度尼西亚当局纵容暴民强奸抢夺华人华侨，把他们的尸体在地上拖，作为中国人的政府，你们抗议了吗？为了和美国在那里争夺所谓势力范围，你们对同胞受苦受难置若罔闻。

“你们表面上对所谓美日军事包围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紧张兮兮，其实，你们心里也明白，你们一点也不担心。你们只不过把这些拿出来愚弄那些愤青——愤青就是那些不经过思考就愤怒的青年。其实，你

们害怕的是另外一个包围圈，是周边国家逐渐走向民主，以民主国家独立于中国周边而形成的包围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贫困的如阿富汗，人民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中国，但人家也享受了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有权投票选举自己的政府——

“再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吧，才几万中国民众愤怒地走上街头，你们就害怕了。害怕什么？害怕失控，害怕引火烧身！什么南京大屠杀，什么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游行，只要稍微让你们联想到人民的自发游行和自由意志，你们就神经过敏，夜不能寐。只要能确保你们政权稳定，你们就可以置民族利益和人民感情于不顾。

“再拿香港来说，那里的人民的教育水平在全世界都是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他们只不过想自己选出自己的特首，可是你们又紧张了，深怕民主自由选举的火种延烧到中国大陆。结果，你们挑选了一个叫董建华的特首，我真怀疑，你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大脑切除了？还有，还有很多，我今天就不想说了。许部长，回到你的担心，回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吧。

“正是你们让中华民族的命运面临威胁。科学和民主是孪生兄弟，他们并肩战斗，齐头并进。八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五四青年们就喊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可是到今天你们还在竭尽全力打压要求民主和科学的人民。科学和民主缺一不可，你们没有选择。随着科学的进

步，互联网的发达，信息的传播，克隆技术的改进，各种新思想和各种旧思想都会涌进中国，而且，到时人们还会克隆出秦始皇、毛泽东、邓小平、汉武帝等等，你们阻挡得了吗？你们控制得了吗？你们能够切除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吗？

“你们手里有办法，而且办法一直掌握在你们手里，甚至在 1949 年以前为了争取民心时，你们就躲躲闪闪使用过那些办法。那就是不要把人民当阿斗，放弃一党一己之私利，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开放舆论和人民的监督——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实行人民靠自己的意志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你们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的公仆。这是历史大潮，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当人民当家作主了，任何反动派，不管他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不管他们复活哪具尸体，不管他们推出什么样的代言人和傀儡，都逃不过人民的火眼金睛，也逃不出十三亿人民的手掌心。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军委主席也好，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可以选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人民掌握着他们的命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本末颠倒，由一两个靠枪杆子保护，靠上一代领导核心精心挑选和培养的所谓‘爱民如子’的人民的主人，掌握着十三亿人民的命运！

“许部长，民主制度是世界的潮流，绝对不是西方人的独有，中国迟早要走向民主政体，这一天早点到来，中华民族就会早一天崛起于世界

民族之林。现在，我求求你，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为自己，为了中华民族，抛弃个人私利，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使用你一直掌握在手里的办法，挫败一切妄图颠覆中国控制人民命运的阴谋诡计——”

杨文峰擦了擦眼泪，突然停了下来。许长征仍然表情木然。过了好一会，他抬起头，感激地看了杨文峰一眼。他知道，杨文峰怀着善意，并没有想把他逼疯。虽然他外表木然，但他内心正在疯狂。

“许部长，言尽于此，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杨文峰站起来，朝阳台走去。“你的最优秀的情报员 006 向你提前致敬，再见！”

许长征猛地抬起头来的时候，杨文峰已经消失在阳台上。他收回目光，已经泪流满面。杨文峰没有把他逼疯，事实上，他突然觉得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十

办法就在我们自己手里！他想着杨文峰的话，霍地站了起来。他没有什么害怕，为了共和国，他连自己的儿子都牺牲了，他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他甚至突然想，我过去都不应该一直胆战心惊的，我害怕什么？

难道真像杨文峰所说，我其实是一直在害怕人民，害怕中国人民吗？

杨文峰说出了我心底的害怕，表面上，我害怕美国的颠覆，美国的和平演变，害怕一切反华反中国政府的势力，可是，如果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真正是代表了中国十三亿人民的利益，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党的话，我们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世界上任何邪恶的势力，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不管是来自左，还是来自右，都不可能，永远不可能颠覆一个十三亿人民选举产生的、为了十三亿人民服务的十三亿人民自己的政府！

我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这办法一直在我们手里！许长征忍不住高声叫出来。

现在就可以去采取行动，把毛泽东的尸体搬出纪念堂，把人民英雄的牌位请进去，把过去一百年中死于战乱，死于屠杀，死于政治迫害，死于人为造成的饥饿的人民请进去，让我们纪念，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把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世，肯定他的功绩，但同时揭露他皇帝般的独裁和残忍暴戾。让人民自己来评判他！这样，当那个克隆的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人民会心平气和地像对待一具埃及的木乃伊一样议论他、评判他，最多为和平智慧的人民增添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而已。

然后，让总书记公开站出来，面对人民的质疑，面对人民的呐喊，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说出自己的施政纲领，人民接受的话，就让他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不满意，那么就根据人民手中的最神圣的权利——投票——去换一个。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克隆总书记就毫无作用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甚至欢迎那个克隆总书记也来竞选，如果他维护的是美国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民会当场唾弃他。——好，我的最优秀的第六号情报员杨文峰说得没有错，他根本没有解决之道，解决的方法其实一直在自己手里——不，解决的方法其实一直在广大中国人民手里！废除独裁，废除专制，废除一党专政，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好！我找到了好办法！”许长征再次兴奋地大喊一声，迈步朝门口走去。他要立即采取行动！

他还没有走到门口，门自动打开了，挡在门口的是皮笑肉不笑的康伴智。

“康——你怎么不坚守岗位，跑到这里来——”许长征话没有讲完，就被康伴智脸上嘲笑的表情咽了回去。

“你——”

“怎么，许先生！”康伴智迈前一步，顺手把门关上了。“你要干什么去？”

“你问我？”许长征感觉不对，心中升起一阵强烈的不安。“你不是在监视总书记吗？为什么跑过来？”

“你是什么职务？也敢监视总书记？”康伴智脸上现出一丝阴毒，“我到这里来是古月总书记的意思，难道我不能来吗？”

许长征霎那间明白过来，脸色变得苍白如纸。然而，他心里存有一丝侥幸，或者说，他并不愿意立即承认事实。他怔怔地盯住康伴智，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许先生，是总书记古月让我来的，我通知你一声，你的部长职务被解除了，我接任你的职务！正式的任命要等人民代表大会的橡皮图章，但实际任命今天生效！”

许长征脑子陡然涌进许多个念头：总书记古月不是已经失去了大脑吗？难道康伴智挟持古月，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那三位为古月切除大脑的脑专家为自己留了后路，故意没有切干净或者切除了错误的部位？又会不会，现在的古月已经不是那个古月——

许长征浑身冒出虚汗，双腿发软。他不愿意也不敢再想下去，一切都

结束了。

“许先生，你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了吧？”康伴智提高了声音，声音里仍然带着嘲笑。“你是前辈，比我更了解我们的体制，所以，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那样对你没有好处，对你一直坚决维护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也没有好处。”

后面的话已经是威胁了。许长征万念俱休。他想走到门外，透透气，却被康伴智挡住了。

“你软禁我，还是逮捕我？康伴智！”许长征怒目而视。

康伴智只是笑笑，“随你怎么说，不过，我提醒你，你应该叫我康部长，你知道我以前一直很尊重你，虽然我知道你从来不尊重我，至少你从来不尊重我向你提供的情报，你认为那些情报是假的，对不对？可是，你们又舍不得，因为不正是我的假情报让你们可以随心所欲，镇压异己吗？不过，那天，你让我把那份情报呈送给杨文峰看，可真是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你知不知道？”

“原来你也知道廉耻，也有自尊心。”许长征强迫自己不要发作，让自己显得无所谓，脸上挂上嘲笑。“你想怎么样？康伴智部长！”

“这里已经被包围，呆在里面对你更安全。回答我几个问题，杨文峰在哪里？”

许长征看了看阳台，嘲讽地说：“他走了，从阳台走了。”

“这里是三楼——”康伴智想起杨文峰的武功，没有说下去。“你们刚才谈什么了？”

许长征想了想，没有开口。

“不说也没有关系，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杨文峰是否恢复了记忆？”康伴智脸色突然阴沉沉地问。

许长征心口一阵紧缩，但反应敏捷的他迅速做出了判断。他平静地说：“他没有恢复记忆，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再说，你想想，他如果恢复了记忆，你还能够站在这里说话吗？”

康伴智倒吸一口凉气，脸上变色，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我可以走了吗？”许长征冷冷地说。

康伴智浑身再次哆嗦了一下，摇摇头，让自己回过神来，脸上随即又换上那玩世不恭皮笑肉不笑的面具。“走？到哪里去？”

许长征刚想发火，房门被推开，几个全副武装的武装警察走进来。康伴智虚情假意地叹了口气，幽幽地说道：

“许长征先生，你对共和国有功，对我有义，我不会那么绝情的。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为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当然也为了你自身的安全，我想，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尾声

一

西柏坡红色根据地，原毛泽东主席办公室。

林将军那一头灰白的头发两天内变得白发苍苍，他跪在地上，双手抱住“毛主席”那流着口水的大头，一边哀求一边辱骂，泣不成声：“站起来，我求求您，老人家，您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可都靠您了，美国人已经采取行动了！站起来，您是人，不是一头猪，您——你他妈的站起来呀，你——”

他声音全哑了，喊不出来，浑身颤抖，干枯的眼睛里不停涌出混浊的眼泪。他勉强自己站起来，当他低头看到趴在地上的“毛主席”，又顿时怒火中烧，恶狠狠地踢出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毛主席”的屁股上，然后，他又踢出一脚，这一脚踢在胸口上，他没有停下来，又朝“毛主席”脸上踢过去——

踢打的声音掩盖了敲门声，三个原“八三四一”部队的解放军军官推门而入，前面的一个声音比人先进来：“林将军，主席挺进北京城的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外，军队整装待发，城市里夹道欢迎的群众也已经组织起来，时辰已到，挺进北京城吧——”

说话的军官声音渐渐小下来，最后嘴巴张得大大的，发不出声。尾随他进来的两个军官随即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林将军正发疯似地踢着趴在地上的“毛泽东”。

“林将军，林将军，住手！”三位军官不约而同地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怎么回事，将军，你竟敢——”

披头散发满脸眼泪鼻涕和汗水的林将军踢出的一脚停在空中，收回时差一点跌倒。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然后，倒退两步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地上的“毛主席”抬起头，口水夹杂血水流得满脸都是，看到林将军呜呜地哭，那克隆人像头猪一样爬过去，用脸在林将军的脚上磨擦。林将军放下两手，厌恶地移开自己双脚。那“毛主席”像追逐臭水沟的猪一样再锲而不舍地爬过去的时候，林将军提起一只脚踩在它的肩膀上，然后一使劲，“毛主席”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嘴巴发出猪吃食的“吧唧吧唧”声。

三位“八三四一”出身的军官满脸通红，怒目而视。林将军悲哀地叹了口气。

“关键时刻，出事了，他从两天前开始渐渐神志不清，现在变成了一头猪，我那天正好把全部的毛泽东思想灌输给他，结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现在已经像猪一样失去了说话能力、只会爬，大小便失禁。完了，完了，功亏一篑！去，去，赶快把那三个美国回来的海归给我抓过来——”

林将军说到后来，突然想起了三个海归。两位军官立即冲出去。不一会，就把三位已经换上了毛式服装剪了平头并早已把五光十色的头发染黑的海归连推带拉地弄了进来。三位海归一见到地上到处爬来爬出、用鼻子到处闻、用嘴巴到处拱的“红太阳”就明白了。

“哎呀，都是那些自配的催长药和大头娃娃奶粉造成的，”一个海归油腔滑调地辩解道，“说他不听，老喜欢吃辣椒，你知道湖南产的辣椒都不纯，加了很多稻草杆和染色杂草，辣椒油又有苏丹红，这不是，吃成这个样德行——”

“他妈的，闭嘴！”林将军暴跳如雷，重新找到了发泄对象。“你们到底在美国学到什么鸡巴克隆技术没有，回来糊弄老子？”

“别这样，”第一个海归脸上现出惊恐，他的同伴却一步跨了出来。“我们技术怎么样，你也都看见了，再说，就你们出的那点钱和设备，你还能指望找到比我们有水平的吗？我估计问题出在控制生长速度上，他长得太快，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脑子不清，瘫痪在地，也在所难免——”

“放屁！”林将军紧紧握住了拳头，边说边挥舞着。“他老人家正是在七十多岁时才发动指挥了让八亿人民如痴如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脑子怎么可能不清楚？”

“那很难说，”第三个海归冷笑道，“你那时又见不到他，也许，他那时早就变成猪了。再说，我们听说，这些天你为了他能够顺利接掌北京政权，可以进城后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专门找自己的人民斗，拼命向他灌输什么狗屁毛泽东思想，你这不是成心害他吗？正常人被那些思想

武装起来也成怪物，更别说他本来就是我们克隆出来的怪物……”

“他妈的，你在胡说八道，我——老子枪毙你们！”当林将军再次瞥了眼地上大小便失禁的克隆人后，脸上显出死人般的绝望。他骂着，跳着，然后到处找武器要杀人似的。

三位“八三四一”部队的军官看到主席在地上已经变成猪狗不如，知道大势已去。心想目前的单位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勾当，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不然就得下岗了。于是，三位不约而同地悄悄退出房间，匆忙去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

看到林将军暴怒的样子，三位海归同时把自己故意洗得有些发白的毛式外套扯下来，露出颜色鲜艳的时髦的T恤衫，林将军惊奇地看着三个T恤衫上写的字：“小平，您好！”“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

就在林将军发怔的时候，三位已经恢复了潇洒样子的海归分别提醒了他，认清现实。

“我们是回来报效祖国的。克隆成功的话，我们就准备冲击外交部，成立革命委员会，掌握权力，我们三位连职务都选好了——可是，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吧，不就是个克隆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准备到深圳发展，当然，如果你愿意，或者你出得起钱，我们还能为你工作，

可以再试，如果怕失败，这次可以批量生产毛泽东，我就不信，克隆一百个毛泽东，总有一两个可以变成‘红太阳’的——”

“老林头，你激动啥，我们尊重你，不过是因为地上这个玩意，现在你看他的样子，你还在那里跳什么呀？没有他，你只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头，再激动我们把你丫的废了，老不死的东西——”

“你想怎么样？我们克隆技术虽然没有学好，可是，我们对西方人权可是挺了解的，你想把我们怎么样？不要干侵犯我们哥们人权的事，否则你日子不好过的！”

林将军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三个怪物，彻底崩溃了，他软软地跪下去，慢慢躺下来，正好躺在那位克隆失败了的“毛泽东”身边。

二

国家安全部三楼部长会议室。

房间里坐满了副部长和各局正副局长，他们都很安静，聚精会神，眼睛集中在站在讲台上的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康伴智身上。

康伴智嘴角露出一丝得意，他扯了两下嘴角，当那得意的表情慢慢转化为他平时那种玩世不恭的皮笑肉不笑的时候，他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马上挂上一副严肃矜持的面孔。

“同志们，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古月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这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运动中，很多优秀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证明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并不主张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牺牲’敌人的生命！用敌人的鲜血再次染红我们的红旗，让敌人的鲜血保持我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破格升到国家安全部部长位置的康伴智第一次作报告，看起来有些生硬，但开场白一说完，他自己心里就习惯了。他朗声说道：

“我们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现在，我部署下一段时间的工作。首先，加强互联网监管，扩大网络警察队伍，建立一支高水平，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网络特警队。为此，我建议在这方面增加经费开支。这笔开支除了主要用于网络警察队伍建设之外，还要注重技术开发，加厚防火墙，扩大敏感字词筛选功能。记住，只要我们不让那些邪恶的思想和自由民主的毒素接近我们的人民，那么我们国家就安全，我们党的统治就能千秋万代！注意，我们不妨从正反两方面控制网络，

不光是禁止，还要引导。例如对年轻人上网聊天打游戏看文艺作品，我们要鼓励，但对于任何涉及到政治和歪曲中国现状的文字图片，要坚决一删到底。我们还准备建立全国性的上网卡，登记上网人的具体资料，以对付互联网的崛起。争取下一个十年内，可以建立所有上网人的资料。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呀，同志们!

“另外，我正在考虑建立手机短信检查过滤制度，必要的时候，不排除成立专门的手机短信警察，防患于未然。

“好，让我们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内部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就是关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委员会、村长选举的制度。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最落后愚昧的一群农民竟然越来越拥有所谓西方的民主意识，真是愚昧呀！所以，我们要严格监控，确保任何形式的村民选举不能再向上蔓延一步，对于有些胆大妄为，不顾国家法纪，妄图把农民的选举扩大到镇、县一级的任何言论和行为都必须防微杜渐，斩尽杀绝!

“从外部世界来看，大家看看这张中国地图，注意一下周边国家，不错!这就是我的意思，我们周边的国家一个个都建立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对我们形成了严密的包围，现在只有北朝鲜和越南是两个突破口，我们要保持这两个突破口的社会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同时保持香港不沦陷在自由民主的手里——

“还有——”

康伴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

三

北京西北郊西山政治精神病院。

当厚厚的铁门在身后“咔嚓”一声关上的时候，许长征浑身哆嗦了一下，但他并没有回头。他站在那里，手里提了个装着牙膏牙刷的购物袋，打量着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圆桶形精神病院，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没有人注意他，他们都在忙自己的。许长征缓缓朝宿舍走去。他来过这里很多次，而且还是那种悄悄进来，混迹于众人之中的来法。他一直认为，只有那样，才能生出独特的看法，产生独到的见解，悟出常人难以明白的道理。

现在他又是一个人来，但这次他不是自己悄悄混进来，而是被康伴智强迫送进来的。康伴智阴笑着说是为了许长征自己的安全、为了共和国的安全。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康伴智的安全。

一辈子为共和国的安全奋斗的许长征突然变成了危害共和国安全的人。

怀着不一样的心情，缓缓走过去。一张张熟悉而漠然的面孔在他身边闪现，“死魂灵”正对地上的小虫子做心理分析，郭律师正在——这里又加了一些新的面孔，他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让人送来的——

我要在这里呆多久？当初为什么把封闭得铁桶般的高墙设计成十米之高？有人来放我出去吗？谁会来救我？

上一代核心老军委主席完全沉迷在研究杨文峰的《致命武器》里不能自拔，说什么一定要破译密码，救共和国于危难之中。许长征觉得好笑，不知道他会找出什么样子的方法。

他又想到了古月总书记。他到底是谁？他的脑子还是自己的脑子吗？他还是他吗？他突然生出一个怪念头，希望现在的古月总书记是克隆的，他庆幸地想，如果是克隆的，哪怕是大便克隆的，哪怕是在美国人的透明房间里长大的，那么他应该学习了一些美国的人权和自由思想吧，那么他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允许康伴智未经审判就把自己送进疯人院。想到这里，明明知道周围没有人在注意他，他的脸还是一下子红了。可耻呀，自己一辈子在维护共和国不受西方的人权观念影响，没有想到，到最后，自己竟然偷偷盼望着那种人权思想能够惠顾自己

——原国家安全部部长许长征就这样在西山精神病院住了下来，和那些被他亲自送进来的疯子们住在一起。

太阳从高墙上冒出，匆匆扫了一眼铁桶内的许长征，然后很快又消失在另外一边的高墙后面。许长征就是靠太阳从头顶上匆匆而过来计算日子的。到后来，他不愿意再计算日子。他停止了期待，也不再等待。而且他也认识到，那个总书记即便是美国培养的，但一旦到了那个位置，谁又会放弃那种被封建皇帝们保持了几千年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呢？把希望寄托在那个不知真假的古月身上，实在可笑。任何人到了那个位置上，都会成为神，也同时成为魔鬼。

那天在杨文峰的点拨下，他找到了对付克隆人的办法，找到了解救共和国出燃眉危机的办法，可是就在这时，他被康伴智软禁，并且被送进这个他自己建造的疯人院。他的身体失去了自由，然而，他的思想却获得了自由。康伴智阻止了他采取任何行动，却无法阻止他继续驰骋的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思想让他彻底地摆脱了那种恐惧，那种杨文峰在这个疯人院里一见到他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的深埋在许长征心底的恐惧。

在这里的日子，他想得最多的人是杨文峰，也就是自己的最优秀的第六号情报员。

他那自由驰骋的思想并没有停下来——

他思考中国的过去，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从现在回到一百年前的中国，又从百年中国屈辱的历史跳跃到未来的中国。他发觉自己终于揭示出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根源所在——百年的中华民族受尽列强的欺凌，受尽日本帝国主义的侮辱，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船利炮，并不是我们的人民一盘散沙，而是因为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自己的政府！就在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人民的时候，中国残暴的政府从清朝到军阀割据，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到更加腐败的共产党独裁政权，都以百倍程度搜刮中国人民、欺凌人民。只有人民拥有自己的政府，热爱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才能团结一致，那时，哪怕世界上的反动邪恶势力就是一起来侵略中国，也会被亿万中国人民消灭的！

许长征的思想继续自由自在地驰骋——接着，他从过去想到未来，中华民族如果要有尊严地受世界人民尊敬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选择自己的政府，由人民组成的政府，为人们服务的政府——

在这个高墙内，他激动了，他兴奋了，他不但找到了解决目前燃眉危机的办法，而且也认清了百年中国屈辱历史的根源，他甚至寻求出民族复兴的阳光大道——然而，他却被关在这个疯人院中。

他突然意识到，那些被他关进来的疯子们不正是早就悟出了这些道理，才被自己当作疯子关进来的吗？！

于是，他真的疯了。

四

厚厚的米黄色的天鹅绒窗帘，粉红色的高级羊毛地毯——

房间的光线很暗，上一代领导核心躺在躺椅上，脸色蜡黄，好像一具供人展览的僵尸。他的身后，坐着秘书。那秘书满脸疲惫和无奈——他已经借助微弱的台灯，把手里的书读过两遍了。

那是杨文峰的《致命武器》。

“停，这一章再读一遍！”上一代核心闭着眼睛，伸出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秘书怔了怔，这一章“长生不老”已经反复读过六遍，秘书只好又读了起来，很多段落，他不用看也可以背诵出来了。

“这一章很有意思，”老军委主席半睁了一下眼睛，“你看懂了没有？”

秘书忍住不耐，疲惫地说：“很容易懂的，我看懂了。”

“那说来听听！”老军委主席声音里透出压抑的兴奋。

“杨文峰描写了香港的一些大富翁，为了延年益寿，使用器官移植的方式，在自己将要老迈和坏死的器官即将不中用的时候，换上年轻人的内脏器官，于是，又可以多活几十年。因为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人体的衰老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都来自于人体内部的器官。作者杨文峰说，这道理大家都明白，只是要找新鲜的年轻人的器官并不十分容易，如果克隆技术成熟——”

“如果可以克隆一个自己，”老军委主席接着说，“把他那从来没有用过的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那么再活四五十年也没有问题！”

秘书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主席，作者就是这意思。不过，主席，这是一本小说，而且，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延长人类的生命，将会给地球带来灾难，因为老人太多，人满为患，粮食和能量都供不应求，最终甚至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杨文峰的书是不是有些玄？”

“不，”老军委主席支撑起自己颤抖的身子，斩钉截铁地说。“杨文峰的书都是有理有据的，他的每本书不但是一本关系国家安全的密码书，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启示录!！”

老军委主席突然停下来，房间死一般寂静。然后，那本来似僵尸的老军委主席的身体突然弹跳而起，惊得秘书失声喊叫了一声。

“我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之道，哈哈，我找到长治久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保持稳定政治局面的方法了！”老军委主席在房间里手舞足蹈，秘书以为他疯了，怔怔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

老军委主席在房间里跳来跳去，然后，一下子冲到秘书面前，神秘地说：

“你不信我？听我说，自从我下来后，他们就乱七八糟了。美国人克隆了总书记，搞得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现在的总书记到底是他自己呢还是他自己的大便，那帮左派和文革遗老们又克隆了毛主席，目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但这还不是全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大家都有了克隆技术，听说，各方势力都在科学精神的鼓舞下，在到处发掘古坟墓，有的在找秦始皇陵墓，要克隆秦始皇，有的要克隆蒋介石，借助他反攻大陆，有的正在打孙中山的主意，要搞三民主义——中国要乱了，天啊，要乱了呀。可是，你想想，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好，

不用你想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下台了，就是因为现在的核心不管用。想想我在台上那十几年，我一边采取铁腕政策，对付异己和宗教人士，一边忽左忽右——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把中国搞得风风火火的——”

老军委主席说到这里，脸色有些阴沉。

“可是，我一下来，就出事了。那么我为什么要下来，如果我还在台上，继续为人民当家作主，继续身兼三职，中国不就没事了？可是，我不得不一一交出三个最宝贵的职务，为什么？我不是被赶下来的，经过十几年的统治，在中国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凡是对我有一点威胁的，就是八十岁的老人，我也会把他软禁到死，哪怕十几岁的娃娃，我也要把他赶到美国。可是，我还是不得不下台，把那三个职位让给我并不信任的新一代，为什么？”

老军委主席转过身，口里重复着“为什么”，然后作了个向苍天发问的姿势。之后，突然转向秘书。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面临一个最终无法战胜的敌人——死神！没有人可以赶我下台，可是死神在逼近我，所以我才不能不下台。哈哈，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将改变，我破译了杨文峰第二本书《致命武器》的密码！那小子在写这本书时早就知道了美国在克隆古月总书记，

而且他也一定知道靠使用克隆人的器官可以延年益寿，所以他把这样的科技信息隐藏在书里，因为他也是聪明人，他知道这些科技迟早会在政治上取得超级作用，改变人类的政治社会——没有想到被我破译了。”

老军委主席挥舞着双手，高声喊着。秘书满头大汗，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在房间里激动得到处跳跃的老军委主席。秘书在评估，老人是老糊涂了，抑或是疯掉了。

“你！”老军委主席用手指着秘书，“你立即去找全国最好的基因和克隆专家，马上克隆一个我，然后尽快安排手术，把克隆人的器官都移植给我，特别是心脏，我最近经常无法控制我的心，它跳跳停停，一会跳得快一会跳得慢，就是正常跳时也常常让我心慌，有时又跳得很微弱，让我感觉不到我是一个有一颗心的人。等我全身器官焕然一新，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啊，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又可以为你工作至少四十年，我要为你奋斗——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和我的党——我要长生不老了——中国有希望了，十三亿人民有救了——”

秘书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边擦汗边朝外跑。他现在已经百分之百地确定，眼前的老军委主席彻底疯了！

五

北京三里屯网吧。

这是最大的一个网吧，大厅里摆放了一百二十多台电脑，几乎每一台电脑后面都坐着一个网民。上网大厅乌烟瘴气，上网打游戏的年轻男女的惊呼嬉笑谩骂声此起彼伏。网吧管理设在二楼，通过一个居高临下的窗户，对下面大厅的情景一览无余。

这个网吧的老板三十多岁，正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当地公安局长带了四个西装笔挺的人走进来。两个年轻的西装分别站在门口，一看就知道是特工警卫员。网吧老板感到紧张异常。

“你不用紧张，这几位上面来的同志今天只是想随便了解一些情况。”公安局长安慰道。

两位中年西装，一高一矮，高的瘦削，风度翩翩，矮的胖，秃顶。那位高个子显然是头，正是脸上挂着皮笑肉不笑表情的康伴智。他走到玻璃窗前，看向下面的大厅。旁边的秃顶沙伟局长跟上前来，踮起脚附在他耳根小声说：“第六排从右数第八个座位——”

康伴智在心里数着，很快找到了。其实，上网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且大概有一半的头发都染得五颜六色，另一半不是像鸟窝，就好像瀑布。只有第六排第八个座位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从头发就可以看出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上网大厅光线很暗，靠电脑屏幕发出的荧光照在那人脸上，康伴智认出了杨文峰那张木然的脸，和那双混杂迷茫、呆滞和深邃的眼睛。

“那个人经常来吗？都干些什么？”康伴智转身问网吧老板。

“是的，他经常来，有时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哦，是吗？”康伴智有些诧异。

“他主要是玩游戏，有时也看看新闻，聊聊天，不过，大多时间是玩游戏——”

“玩游戏？有意思，玩些什么游戏？”康伴智嘴角忍不住流露一些嘲笑。

“例如最近，他对一个新游戏【虚拟帝国】特别感兴趣——”

“【虚拟帝国】？”康伴智饶有兴趣地重复着。

“是的，就像虚拟城市和模拟机场一样，这个游戏是建立网络虚拟的帝国，这个帝国把网民作为国民，有网民选举的政府，有属于国家的军队，还有互相竞争的党派团体——不过，这里的年轻人都不是太感兴趣，但那个中年人就如痴如醉地玩，简直废寝忘食了，有时他玩得忘记了，超时了，我们去收钱，他又拿不出——”

“呵呵，好，喜欢玩游戏就好。”康伴智对网吧老板点点头，又回过头冲沙伟笑呵呵地说。

“康部长，”沙伟在旁边小声说，“你看他这样子，我是不是撤掉二十四小时监视他的特警小组？”

康伴智收起了笑容，盯住矮了自己整整一个头的沙伟思考了一会，说，“沙局长，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想想你以前为他们干，得到了什么？”沙伟想起下岗的妻子和家徒四壁的家，表情沉重地点点头。

“你刚才说什么？”康伴智换了一幅轻松的面孔，在他肩膀上亲热地拍了一下，“你能够确定他没有记起任何东西吗？”

“我可以保证，实际上，他不但没有记起，而且，我发现，他的记忆能力继续减退，上次为了证明这点，我故意和他迎头相撞，结果，他竟

然认不出我了。”沙伟说着，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康伴智沉吟了一会，再次把目光停留在电脑屏幕后面那呆滞的目光和茫然若失的苍白的脸上。

过了好一会，康伴智才转过身，冲沙伟点点头：“撤掉对他的监控吧！”然后他掏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五张壹佰圆的钞票，递给网吧老板。“今后只要他在上网玩游戏聊天，你就不要去打搅他，更不要赶他走，钱不够，就从这五百里扣吧！”

那网吧老板哪里敢要，何况五百元可以上两年的网了。他看到公安局长冲自己点头，才哆哆嗦嗦地接了过去，连说谢谢，对眼前这个他自以为一定是朝阳区宣传部的“部长”感激不尽。

康伴智不再说话，朝外走去，沙伟和另外两位特工也无声地跟在这位年轻的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后面离开了网吧。

惊魂未定的网吧老板回过神来，满脸疑惑地回到窗子前，不解地看着那位电脑后面的中年男人。这时，他感觉到那位中年男人的眼睛无意中向这边瞟了一眼。

不错，杨文峰向上瞟了一眼，只是一眼，随后他收回的目光重新投射

到电脑屏幕上，他已经进入游戏的第四关，该建立军队了……

他双眼盯着屏幕，沉思着。在他又瞥了眼二楼的窗户，确认那些人已经离开后，他移动鼠标，把那个游戏画面缩小到屏幕的左下角。这时屏幕上出现一个记事栏，他松开鼠标，慢慢移动双手，小心放在键盘上，手指轻轻敲动起来——随着他的手指敲动，屏幕上的小字像星星之火，在屏幕上蔓延开来——

孩子，爸爸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你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给你的信，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桥梁连接我所在的人间和你所在的天堂，那么一定是这沟通真实和虚拟的互联网。所以，爸爸坚信，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些信——

爸爸很想过来牵着你的手，陪伴你、照顾你，看着你慢慢长大成人，伴你每一个春夏秋冬，然而，爸爸还有未了的心愿，还有未竟的事业，还有未能实现的理想——

等到这块我所热爱的土地上一切妖魔鬼怪都无处藏身，等到人心的魔障被驱除；等到这里再没有什么值得我牵挂，再没有什么让我放心不下的时候，就是我们父子团聚的日子。

今年你都六岁了——

全书完